霍　夫　曼

雄猫穆尔的生活观

附出自废纸堆的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赖斯勒的传记片断

韩世钟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上海

E. T. A. HOFFMANN

LEBENSANSICHTEN DES KATERS MURR

本书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und Weimar, 1966 年版本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雄猫穆尔的生活观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 插页 7 字数 335,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内精装 750 册）

平装定价：3.00元 精装定价：4.15元
书号：10188·660



霍 夫 曼



雄猫穆尔在亚伯拉罕师傅的书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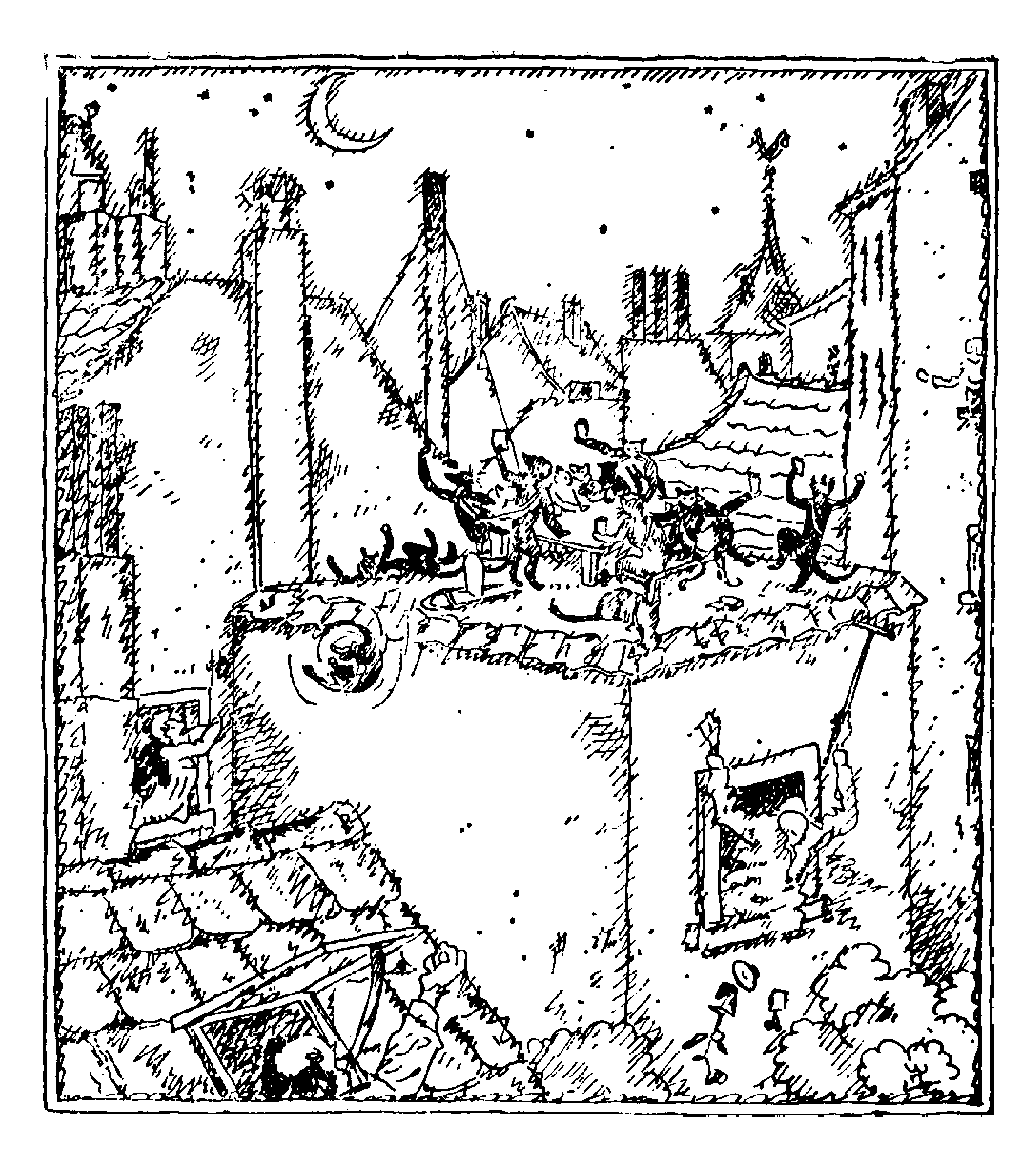
尤丽亚和海德维迦看见一个陌生人



雄猫穆尔在师傅的书斋里念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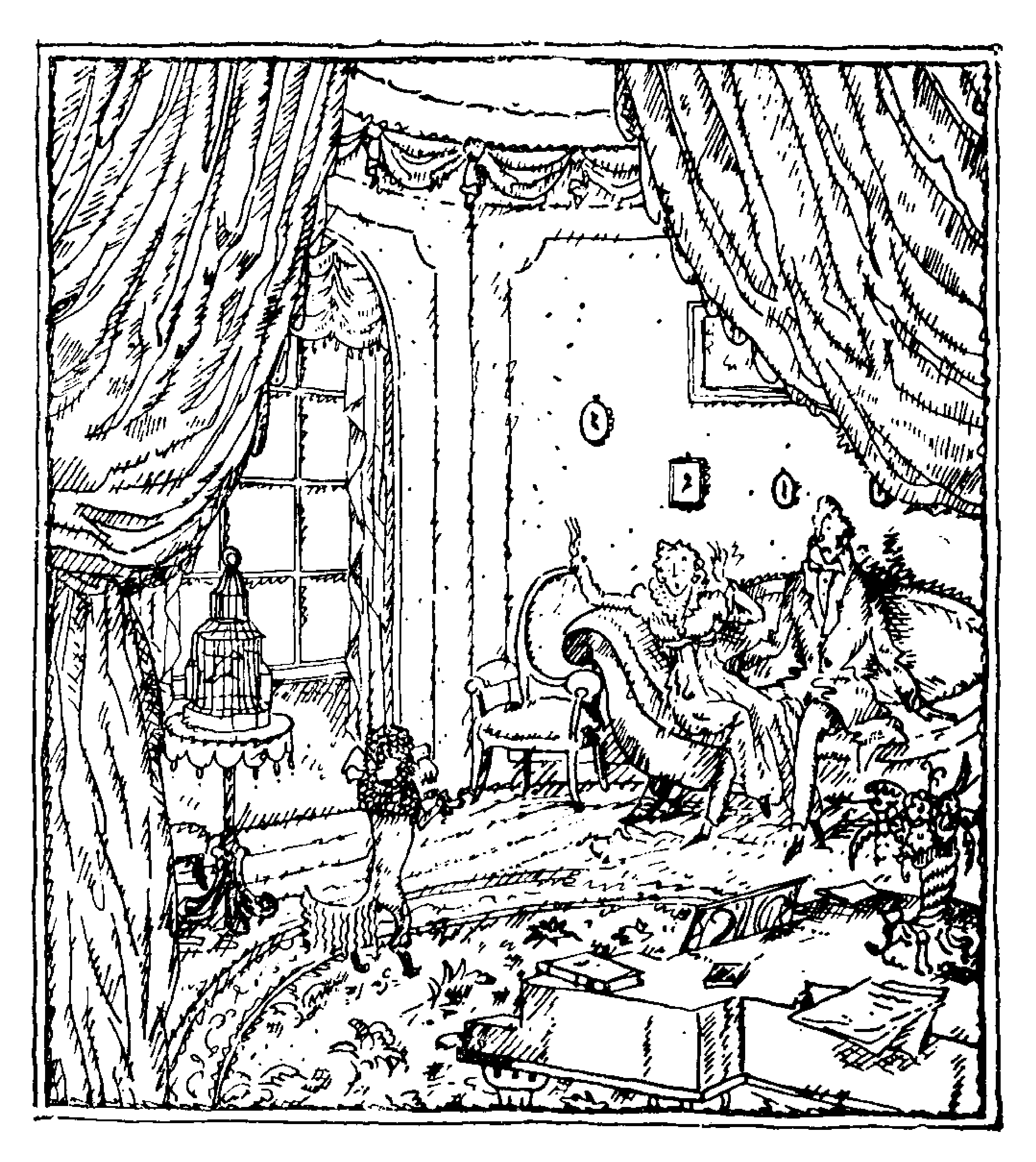
克赖斯勒在公主的闺房里弹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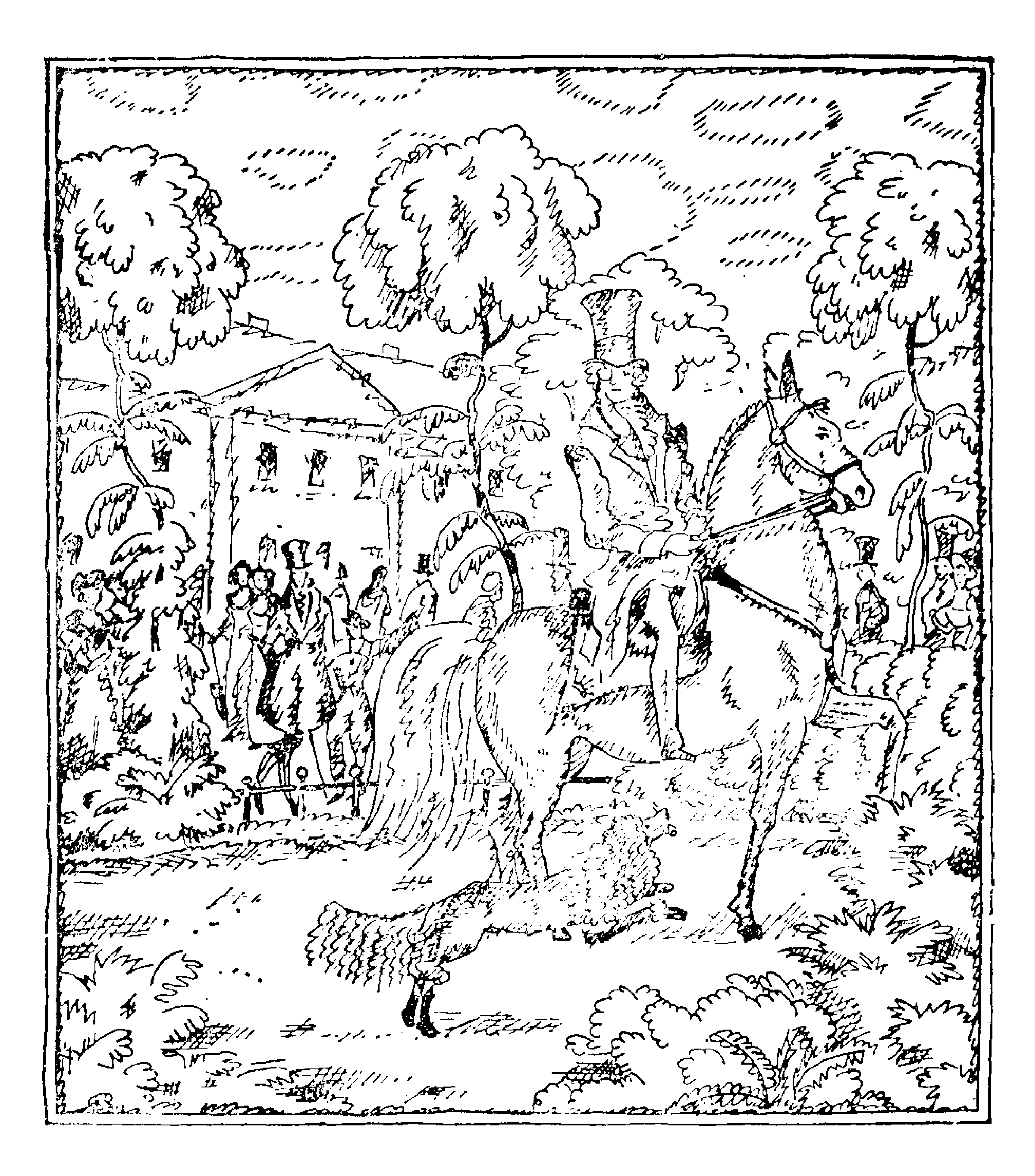
年轻的雄猫们在屋顶上联欢



希拉里乌斯向乐队指挥敬酒



教授呆呆地看着鬈毛狗蓬托嘴里衔的一只男人手套



蓬托蹦跳着来到男爵封·维布身边

译本序

一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德意志，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经济落后，政治分裂，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封建制度根深蒂固，德意志实际上是二百九十多个小公国所统治的疆域。执掌统治权的小国国王自称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君主。在恩格斯看来，这些小国君主都是些愚昧无知的恶棍，他们所过的生活，就连最卑微的英国乡绅或是法国乡绅都会引以为耻。从三十年战争以后，统治德意志的是棍子和鞭子。这儿还保存着农奴制，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比欧洲其他国家更为沉重。资产阶级在十八世纪西欧的历史上已经起了进步作用，但在经济落后、政治分裂的德意志各小国产生不了很大的影响。分散在各小国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是涣散的、软弱的，无法在政治上与占统治地位的容克贵族平分秋色。他们对人民的畏惧使他们原有的怯懦和对贵族的谄媚变本加厉。畏惧和谄媚是这一阶级的显著特色，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带有德意志小国色彩的市侩阶层。这些人是人民所不齿的对象。

一八〇五年，拿破仑实际上成了德意志西南部的盟主，由二十个德意志小国组成的莱茵联盟就是由他一手炮制的。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德意志各小国还经历了比欧洲别的国家更漫长的

封建君主统治。一八一四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敲响了埋葬德意志一切革命因素的丧钟。

德意志由于政治上分裂，小国寡民，互不来往，经济上的发展仍然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贵族阶级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特权，旧的生产关系始终没有彻底消灭，所以农奴地主式的经济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贵族的经济速度甚缓，农民注定了还要受多年最残酷的剥削和奴役。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敌对统治阶级的自由思想一露头，便会遭到德意志各小国君主的镇压。进步作家在梅特涅军警统治和小国鹰犬的控制下，无法表露自己的看法。进步的民主文学的发展同样是极为缓慢的。

二

一八〇〇年，德意志浪漫主义代表人物（蒂克、诺伐里斯），就以古德意志封建社会制度的维护者和宣传者的身份出现。特别是在一八〇六年普鲁士溃败之后，他们显得更加保守，并且在创作上采取了特殊的表现形式。一九〇五年在海德尔堡形成了一个文学团体，叫做“海德尔堡派”浪漫主义者。从文学史角度着眼，海德尔堡派是德意志浪漫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属于这一派的作家有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等，思想上接近这一派的有艾辛多夫、亨利希·克莱斯特和格林弟兄。海德尔堡派是在维护旧秩序的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出现的，他们抛弃了德意志浪漫主义初起时期施莱格尔号召创作“自由”、不受拘束、想什么写什么的那些话，他们把德意志的匮乏状态理想化，用创作来巩固现存社会制度和陈腐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他们从中世

纪看出一些“纯粹德意志”制度的特征，认为中世纪才是德意志的伟大时代。

海德尔堡派企图保存德意志的民族特性，认为落后与停滞就是这种特性。他们提倡盲目“排外”，疯狂地排斥一切来自“法国的”东西，使这种排外性简直变成一种宗教信仰，他们拚命抵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不让输入到落后、保守的德意志生活中来。

但是德意志浪漫派和所有反对拿破仑的民族运动一样，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它在德国历史乃至欧洲历史上代表了一股反动倒退的思潮；另一方面，它在文艺和文化范围内有其不可忽视的功绩。弗朗茨·梅林曾经说过："首先是浪漫派诗人打开了民间诗歌的珍贵的宝库。"就是上述的海德尔堡派，重视创作和民间的文学遗产。他们的作品的语言比较通俗、朴实，不带奇谲的观念和神秘的描绘，因而具有较大的通俗性，易为群众所接受。虽然在字里行间仍不免流露出对中世纪的眷恋，但他们的作品带有民族文化的特点，继承了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发掘了珍贵的民间文学的宝库。

在海德尔堡派已经湮没、克莱斯特还在写他的民族主义剧本的时候，霍夫曼便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了。霍夫曼与布伦塔诺、富凯过往甚密，受到他们的影响，但霍夫曼并不等于浪漫派，他和早期浪漫派的代表人物施莱格尔弟兄并无联系。海涅曾在《论浪漫派》一书中把霍夫曼和诺伐里斯作了比较，他说，在“诺伐里斯眼里，到处都是奇迹，娇媚可爱的奇迹；他谛听花草树木的娓娓清谈，懂得含苞待放的玫瑰的心事隐衷，他终于和整个大自然合而为一，待到秋风萧瑟，落叶纷纷，他也就憔悴而死。相反，霍夫曼只看见满地鬼影憧憧，每把中国茶壶，每顶柏林发套都藏着

鬼怪，他们探出身子向他频频点头；霍夫曼是个魔法师，他可以把人变成野兽甚至变成普鲁士王家宫廷顾问；他能把死人召出坟墓，可是生命本身却把他当作阴郁的鬼魂，把他赶走……霍夫曼作为诗人要比诺伐里斯重要得多。因为诺伐里斯连同他笔下的那些虚幻的人物，一直飘浮在蓝色的太空之中，而霍夫曼跟他描写的那些千奇百怪的鬼脸，却始终牢牢地依附着人间的现实。但是巨人安泰只有在脚踏着母亲大地之时，才坚强无比，不可征服，一旦被海格立斯举到空中，便失去力量；同样，诗人也只有在不离客观现实的土地之时，才坚强有力，一旦神思恍惚地在蓝色太空中东飘西荡，便变得软弱无比”。①

其实霍夫曼的创作远比诺伐里斯复杂得多。如果说诺伐里斯在他的故事里歪曲了现实的画面，那么霍夫曼的作品里反映出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深刻的矛盾。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霍夫曼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也许有助于我们对他的作品的理解。

三

恩斯特·台奥多尔·威廉或阿马丢斯·（名字的最后这个词是后来为了纪念莫扎特而改的）霍夫曼于一七七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生在柯尼斯堡的一个律师家庭里。他的父亲克里斯托夫·路德维希·霍夫曼于一七六七年和他的表妹，比他年轻十二岁的路易丝·阿尔贝蒂娜·德弗尔结婚，一七七八年离婚。离婚的原因倒不在于年龄相差太大，而是性格不合，无法共同生活下去。霍夫曼的父亲虽然象德弗尔家族里的男子那样，也是律师，而且就在柯尼斯堡法院工作，但是他离婚不久，作为司法专员和

① 引自亨利希·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刑法顾问被调往因斯特堡法院工作。这样一来，没有父母照看的霍夫曼便住到姥姥家里，后来舅父奥托·威廉·德弗尔负责照看和教育霍夫曼。两位尚未出嫁的姨母约翰娜·索菲·德弗尔和夏洛蒂·威廉明妮·德弗尔和他朝夕相处，给他影响很大，他有时觉得自己是这样一个"教育机构"里的弟子。

早在中学时代，霍夫曼已经显露出多方面的天赋，特别是对音乐、诗歌、美术，非常爱好。同时他还阅读卢梭、让·保尔的作品。骑士小说和神怪小说也是他所爱读的东西。由于舅父是个冷漠、狭隘的学究，愚昧、粗鲁的庸人，他对外甥身上表现出来的天赋，置若罔闻，一七九二年后霍夫曼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在故乡上大学念法律。一七九五年大学毕业后，就在当地法院里当一名职员，一七九八年在柏林高等法院办事。后因同情反普鲁士军官的行动，被调离柏林至波森① 任职。他在那里干事，心情很不舒畅，他曾写道："如果我可以自己作主的话，我将成为一个作曲家，我原来抱着在这个专业里大干一场的希望。"他在那里过着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中学校长、传教士、舅父和姨母称这种生活为放荡生活。"由于他画的几幅漫画，被认为是讽刺一些高级官吏，一八〇二年被调往普沃茨克②，一八〇四年又被召到华沙。他在那儿跟幼年老邻居、当时成为文学创作上多面手的扎哈里亚斯·维尔纳交上了朋友，他从维尔纳那儿获悉了浪漫派在文坛上所产生的影响。普鲁士在耶那一役溃败后，法军占领华沙，建立华沙大公国，霍夫曼被法国当局解除公职。一八〇六年他重返柏林，想在那儿找个差使，结果徒然，于是他决定把余年献给艺术。一八〇八年在班贝克剧院担任乐队指挥，同

---

① 今波兰的波兹南。波兰那时是普鲁士的一个省。

② 波兰地名。

时从事导演、作曲、装饰画等工作。他在这里出版了他最初的一批短篇小说，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但是班贝克的剧院数年以后便倒闭了，霍夫曼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一八一三至一八一四年，他作为剧团乐队指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于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轮流演出。这个乐队在他的领导下上演了莫扎特和格鲁克的一些伟大的歌剧，并推崇当时几乎已被听众遗忘了的巴赫。他在那时还把德意志浪漫派作家富凯的童话《温婷娜》改编成歌剧，并为此剧谱曲。拿破仑战败后，他受朋友的劝说，于一八一六年重又出任柏林高等法院顾问。他是这个法院的最佳的法学家之一。一八一九年普鲁士政府镇压学生运动，霍夫曼成了"危害国家集团审讯委员会"成员，并负责审讯被捕的"体操之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霍夫曼在审讯过程中，不屈不挠地主持公道，结果自己反受连累。

在柏林时期他写了许多东西，但生活极不正常。他发起组织谢拉皮翁晚会，酒会，参加这种集会的有诗人康坦萨、沙米索、著名演员路德维希·德夫林特和希策歇等。这种社交生活通宵达旦，喜怒无常，终于毁掉了他的健康。晚年瘫痪在床，经过较长时期的卧床以后，于一八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在柏林逝世。

四

霍夫曼的第一个中篇小说集子《卡洛式的幻想作品》发表于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间，让·保尔为这个集子作序。霍夫曼所以称这些作品为"卡洛式"，那是因为雅克·卡洛是十七世纪的法国铜版画家，他在他的画中以搜集人兽怪性而闻名于世。霍夫曼感到在幻想方式上他和卡洛有灵犀相通之处。故名。在这

个集子里有中篇小说、谈话和童话，也有对于音乐的想法。作家的作品中最出名的人物形象，即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赖斯勒的形象(《雄猫穆尔的生活观》中的主角)，就是从这个集子产生的。霍夫曼的最早的音乐故事《格吕克骑士》和最有名最荒诞的童话《金罐》，都收在这个集子里。中篇小说《格吕克骑士》一开头就描绘诗人在一个深秋的日子里漫游于柏林的城门前，他在那儿碰到一个老人，他认出此人就是死在三十年前的伟大的作曲家，德意志歌剧的主要创建人维利巴尔特·格吕克。童话《金罐》的英雄是一个穷大学生昂塞尔穆斯，他是对世界感到陌生的浪漫主义梦想者的缩影，因此他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种种滑稽可笑的行为，经历了一系列的奇异冒险。他去访问一位秘密的档案保管员林德霍尔斯特，此人其实不是秘密的档案保管员，而是一只高贵的蝾螈，被魔王福斯福罗斯从他的大西洋王国中放逐出来，因为他热烈地爱上了一条绿蛇。而魔王的最年轻最漂亮的女儿塞本蒂娜就是这条绿蛇，只有通过一个小伙子的爱情，才能得到解脱。如果他要跟她结婚，他应该从她那儿得到一个福斯福罗斯王国的金罐作为陪嫁。当昂塞尔穆斯第一次在易北河岸看到她时，他已经被她看中了。但是他的爱情还得经过考验。他常常去访问年迈的林德霍尔斯特，后来他在林德霍尔斯特的屋里看到蝾螈和他的女敌人在作一场可怕的斗争。这个女敌人是个巫婆，能变成各种形状；他被女巫赶进一个水晶瓶里，可是瓶子破裂了，他救了塞本蒂娜和她的父亲，婚后和他的妻子住在大西洋的一个骑士田庄上。

霍夫曼的幻想长篇小说《魔鬼的万灵药水》，出版于一八一五年。小说以一个罪人忏悔的形式，讲到一个人格分裂的人，一个有双重天性的人，年轻的修道院僧侣梅达尔多斯。他一次在

修道院里找到了一个装有诱人走上歧途的万灵药水的瓶子。这药水是圣安东有一次从魔鬼那儿弄来的。虽然有人事前提出过警告：不要喝这药水，但是梅达尔多斯还是把药水喝了。于是魔鬼获得了控制他的权力。这个从前是那么虔诚的修道院弟兄，如今开始过一种胡作非为的生活：他起初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演说家，他通过传道获得了荣誉，然后变成一个引诱女人走上歧途的骗子，变成杀人凶手，这一切本来是违反他自己的意愿的。但是他从罪恶的生活中回到修道院里，作了最痛心的忏悔。

作家最伟大的中短篇小说集是《谢拉皮翁弟兄》，这个集子共分四卷，于一八一九至一八二一年出版。这是一种框形结构的小说，有点儿和蒂克的作品相似。小说集一开始讲几位朋友按照一位老隐士的指点，自称谢拉皮翁弟兄，他们每周聚在一起，朗诵个别作品和杜撰的故事。通过朋友们的相互交谈，故事与故事被串连在一起了。他们也讨论音乐、文学和艺术。这个小说集中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法隆矿山》，讲到一个矿工爱上了矿主的女儿，结果断送了性命。这个故事在霍夫曼以前就由吕克特①和约翰·彼得·黑贝尔②写过了。霍夫曼的这个短篇，一八九九年为新浪漫主义诗人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③改写成剧本。

霍夫曼的历史中篇小说《多格与多加雷萨》的素材也被奥托·路德维希④和马丁·格赖夫⑤等几位诗人改写成戏剧的形式。这个现实主义的中篇小说，讲到年轻的安东尼奥对美丽的安努齐阿塔的爱情，安努齐阿塔是八十岁的多格·马里诺·法

---

① 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1788—1866)，德国诗人。
② 黑贝尔(Johann Peter Hebel，1760—1826)，德国作家。
③ 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奥地利诗人。
④ 路德維希(Otto Ludwig，1813—1865)，德国小说家，戏剧家。
⑤ 格赖夫(Martin Greif，1839—1911)，德国诗人。

利里的妻子。故事的结局非常悲惨。多格在一次国家政变中被杀，这对年轻的恋人在渡海时遇暴风雨覆舟而亡。这个集子中的第二个现实主义中篇小说艺术性比第一个更高，篇名《丝蔻黛丽小姐》，开德意志探案小说之滥觞。金匠卡第拉克由于贪婪金首饰，结果成了罪犯和杀人凶手。这一集小说也收有霍夫曼最出名的童话之一：《胡桃夹子与鼠王》。

一八二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跳蚤师傅》的素材，霍夫曼取自意大利著名戏剧家卡洛·戈齐① 的作品。就是在这里，作家也向我们展示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联系。就在这个作品里，作家把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给人们展示了一幅奇特的图景。作品在社会批判方面十分明显，作家对普鲁士密探的侦察活动和警察的百般刁难作了细致的观察，他反对他们对老百姓所干下的罪行，反对他们的调查监禁，滥捕滥关，为所欲为。他使用的材料几乎是字字句句出自法院档案，这些材料本来是禁止人们查阅的，一直到了后来才向外界公开。作家因为常在法院工作，所以能了解到这些内幕。

霍夫曼到了晚年，作品中的社会讽刺倾向益加明显，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成分益加增多。

在这方面，他于一八一六年发表的作品《侏儒查赫斯》是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这个作品和《谢拉皮翁弟兄》是同时写作的。这个作品不仅因为它的社会意义，而且因为它的艺术构思的宽广和艺术刻划的完美，而受到社会的注意。作家本人也不把它看作是浪漫幻想的游戏，他在序文里曾经写下了如下的一些话："整仓库荒唐鬼怪的东西也无法组成故事的灵魂，故事的灵魂是借生活中的某些有哲理意义的现象来组成的。"在这个故

① 戈齐(Carlo Gozzi，1720—1806)，意大利童话剧作家。

事里，通过幻想题材轮廓中的艺术形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基本弊病和矛盾：劳动和报酬并不是合理的。这个人劳动，那个人得利，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落入了资本家的腰包。有才能的人并不得到应有的尊重，倒是吹牛拍马、奉承讨好者坐享其成。侏儒查赫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原是个令人见了恶心的树根般的侏儒，因为得到仙女之助，获得了两件法宝，便在宫廷里得到君主的欢心，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最后竟坐上了内阁大臣的交椅。其实，他是个不学无术的畸形儿，全靠法宝之助，攫取别人的劳动成果，把过错推给别人，将功劳占为己有。这是一个典型的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疯人。作品不仅从这一侏儒身上揭露了社会黑暗，而且也描绘了小公国里各个阶层的人民的生活，那里是个庸俗人的圈子，空气是令人窒息的。

霍夫曼这样描绘那个小国寡民，并非完全凭空臆造，而是有当时的社会现实作基础的。他笔下的侏儒查赫斯看来十分可笑，但这样的人在他生活的那个社会中却是典型的，是一些逢迎拍马、趋炎附势的市侩们的缩影。难怪卡尔·马克思非常喜欢《侏儒查赫斯》这个童话，他把这一作品介绍给他的孩子们阅读。

另一个中篇，收在《谢拉皮翁弟兄》集子里，是个写实的作品，篇名《箍桶匠马丁师傅和他的伙计们》，它描绘手艺人马丁挑选女婿，不是看对方有无财产，相貌如何，而是看对方学了多少手艺，能干多少活，人品如何。这样的观点完全打破了门当户对、以财产和相貌取人的旧观念，在作家生活的时代里有这种思想，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即使在今天，也可以作为某些人的借鉴。

霍夫曼的一个晚期作品《堂兄的屋隅窗子》，发表于一八二二年，这时的作家已经瘫痪在床，每天只能从窗子里观察市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的生活和角逐，他对生活的热爱，使他竭尽全力

在笔下来表现生活的真实。

作家最后没有完成的一部作品，也是作家企图在其中来描绘以前作品中的所有问题的长篇小说《雄猫穆尔的生活观》，是霍夫曼最成熟的一个作品，堪称他的代表作。

五

霍夫曼的全部作品的总结是他所喜欢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雄猫穆尔的生活观》(1820—1822)，这部长篇他只写了两卷，计划中的第三卷只在跋文里提了一下，可始终没有问世。

前已述及，作家在这个长篇里，把他以前发表的作品中的许多基本问题都集中在这部书里，企图加以解决。作品叙述的方式显得十分混乱，书中的两条主线交替进行，一边是亚伯拉罕师傅养的一头雄猫的札记，另一边是小公国朝廷里的乐队指挥克赖斯勒的传记。札记和传记交叉叙述，一会儿雄猫出现，一会儿乐队指挥出现，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同时又显得前后紧扣，自成一体，互为补充，开掘深远。本书一开头的序文里这样说："没有哪一本书象本书这样需要一篇序，因为不然很难解释本书系用何等奇特的方式拼凑在一起，以致显得如此颠三倒四。"

一本书为什么会印得如此颠三倒四呢？现在仍用本书的序文来加以说明：

"印刷开始了，第一批样张映入了出版者迪姆勒的眼帘。他发现穆尔的故事一再中断，中间插入陌生的内容，这内容是属于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赖斯勒传记的另一著作的，这不禁使他感到吃惊。

“经过仔细的研究和查询，出版者终于获悉如下情况。原来雄猫穆尔在开始写它的生活观时，它在它主人那里找到一本已经印好的书，它不问情由把书上的纸张一页一页撕下来，一半用来衬垫，一半用来吸水。这些纸张便夹在雄猫的稿子中间，成了全稿的一部分。由于疏忽，如今把这些东西也一起印进去了！”

真的是出版者的疏忽吗？不，不是的，所谓出版者，就是作家本人，这是作家故意作的巧妙安排。从故事的内容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请看全书梗概。

书一开头，雄猫穆尔天花乱坠地在描述它在亚伯拉罕师傅的仓库里度过的青少年时代。它讲，它在受到初次教育以后，师傅怎样教给它读书写字的技巧。以后它便开始写长篇小说，写悲剧和英雄诗歌。它在鬈毛狗蓬托那儿学习鬈毛狗的语言。一次蓬托可偷走了他的抒情诗稿纸。蓬托的主人，来自齐格哈兹村镇的美学教授洛塔里奥，警告亚伯拉罕师傅要提防穆尔的歪才。当穆尔成长为一个小伙子的时候，它是那样粗心大意，竟擅自爬上一辆陌生的车子并在里面打起瞌睡来，后来车子开动，它就这样到了一个城里。经过一番痛苦的经历以后，它在那儿又碰到了蓬托，蓬托把它领回到亚伯拉罕师傅那儿。这一年春天，它爱上了小白猫咪呦咪呦，结果给两只大雄猫痛打了一顿。但它后来重又遇到了咪呦咪呦，跟她一起唱一个二重唱，他们在雄猫协会里和黑雄猫穆齐乌斯唱三重唱。但是咪呦咪呦跟一只黑黄色的年轻猫要好，欺骗了穆尔。然而它跟咪呦咪呦还是好聚好散。可是穆尔从此变得懒散起来，聪明的穆齐乌斯给它解释猫市侩们受到的蔑视，并把它引进猫青年协会。不久穆尔一次和咪呦咪呦的诱拐者较量，被打得落荒而逃，仓皇返回家中。最后食肉犬阿基利破坏了年轻雄猫们的严格的行为准则。当穆尔此后

再次和蓬托相遇时，穆尔受到了蓬托的蔑视。如今穆尔作出决定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但它首先需要参加被阿基利杀害的穆齐乌斯的葬礼，它在那儿获得了一头美丽的猫姑娘的爱情。这时咪唑咪唑及时赶到，发现了这个莽莽撞撞的穆尔。便告诉穆尔，这个姑娘不是别人，正是它俩的女儿米娜。穆尔悒悒不欢地重又吟起诗来，它和蓬托和解了，这时蓬托已经在阿尔齐皮阿德斯·封·维布男爵那儿当差了。蓬托把穆尔带进美丽的灵猩巴蒂娜的客厅，穆尔在这儿过了一段单恋的生活，因为巴蒂娜的侄女米诺娜不喜欢穆尔。最后穆尔终于去给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赖斯勒当差。

另一条线则写齐格哈兹小国国君伊雷瑙斯，年复一年吃着贡物，一心想过早期的宫廷生活。在他的宫廷里有一位本聪咨议夫人，她是个野心极大、专搞阴谋诡计的寡妇。她的女儿尤丽亚跟公主海德维迦一起长大，咨议夫人在公主的思想教育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使公主对王家的圈子感到陌生，特别是公主竭力反对她的哥哥太子伊格那兹。太子举止十分幼稚，简直象个白痴。咨议夫人的对手是那个好嘲弄人的“黑色艺术家”亚伯拉罕·利斯科夫师傅，他住在渔家的一所茅屋内。一天，那个不同凡响的天才的乐队指挥克赖斯勒前来寻找亚伯拉罕师傅，师傅从前当过他的老师。后来师傅把乐队指挥引进宫廷。开头那个病恹恹的、易于激怒的公主海德维迦对他颇为厌恶，而他不久对尤丽亚深切爱慕，特别是尤丽亚是名好歌手，她常常跟克赖斯勒一起弹琴唱歌；有一次，公主跟他讲发疯的画家埃特林格的故事，克赖斯勒相信画家的脸酷似自己，他在湖底深处望着自己，便吓得逃到亚伯拉罕师傅那里去，师傅跟他讲自己那个能请神召鬼的妻子希阿拉，她在幸福美满地结婚以后，便消失得无影

无踪了。

国君伊雷瑙斯打算让公主海德维迦和南方小国的一位王子联姻。但是在一次舞会上公主跟王子跳舞时，忽然发现王子是个怪物，公主立刻昏倒在地，有个陌生的吉卜赛老妇前来给公主治病。随后尤丽亚发现自己的母亲喜欢克赖斯勒，但是本聪夫人心里对女儿另有打算。亚伯拉罕师傅告诉克赖斯勒王子黑克托尔对尤丽亚的意图，并教给他一个秘密。一次黑克托尔对尤丽亚欲行非礼，克赖斯勒保护她免受侮辱。他还同时向王子出示一幅小像，王子一见吃惊不小，当夜就失踪了。与此同时，克赖斯勒也不知去向，公园里只留下他的一个血迹斑斑的帽子。接着海德维迦发生痴呆性痉挛，本聪夫人误以为海德维迦和克赖斯勒之间产生了爱情。她竭尽全力想击败乐队指挥和亚伯拉罕师傅。

克赖斯勒没有死，他躲过了黑克托尔遣人谋杀他的一枪，逃往康茨海姆本笃会修道院去了。他在那儿教修道士唱诗弹琴。克赖斯勒心里惦念着尤丽亚，可尤丽亚的母亲却下令修道院院长劝说克赖斯勒加入教团，成为一个出家人，让女儿死了一条心。克赖斯勒加以拒绝。接着国君和本聪夫人偷偷作一次密谈，说他俩私生的离宫廷甚远的孩子安琪拉失踪了一段时间，现在知道她还活着。本聪夫人试图破坏国君对亚伯拉罕的信任，同时黑克托尔想强迫尤丽亚就范，由于她母亲的突然来到，他才匆匆逃离。

在康茨海姆修道院里挂着一帧肖像，这像和一个罪人的忏悔有关，它展示了一个凶手的形象。克赖斯勒认出这人就是黑克托尔。克赖斯勒听说罗马教皇派来修道院的苦行僧奇普里阿努斯已经到达。苦行僧很象被凶手杀害的牺牲者的形象，克赖

斯勒惊奇地发现，他曾用来吓得王子惊逃的小像，上面画的就是奇普里阿努斯的形象。

亚伯拉罕师傅通过一种奇特的方式获得了希阿拉的消息，国君伊雷瑙斯从随身侍从和本聪夫人那儿了解到黑克托尔在公园亭子里干的秘密勾当。王子用了一条巧计，重又在宫廷中出现。他装得好象在迎接公主，其实他相当倾慕尤丽亚。这时亚伯拉罕师傅在大厅里露面。黑克托尔一见师傅，便恐慌万状，因为师傅是他的秘密活动的知情人。但是亚伯拉罕对此保持沉默，他想把尤丽亚从诡计中拯救出来。

受到克赖斯勒反击身亡的黑克托尔的副官尸体，在康茨海姆下葬。这时教堂里出现一个小伙子，自称是死者的弟弟，他要为哥哥复仇。他一把掐住克赖斯勒的脖子，非得要奇普里阿努斯跑来帮忙解救不可。可是那位苦行僧很瞧不起修道院的音乐教课事宜，他和克赖斯勒争吵起来。克赖斯勒赶忙摸出小像出示，苦行僧一见便倒在地上，他对克赖斯勒说，他是王子黑克托尔的哥哥，也是国君和本聪夫人的私生女安琪拉的丈夫，安琪拉如今住在那不勒斯。从前王子看中安琪拉，曾下毒手，捅了他一刀，奇怪的是他的伤口居然好了。出于醋意他给安琪拉灌了毒药，安琪拉死于非命。现在在他的小像后面放着安琪拉的像和他弟弟罪行的书面证据。所以黑克托尔那次见了这小像便立刻昏倒在地。由于亚伯拉罕师傅的推荐，在王后的命名日，克赖斯勒受召必须回齐格魏勒村镇参加庆典，伊雷瑙斯希望仍当统治者，本聪夫人提升为王国的伯爵夫人，她祝愿公主海德维迦和王子黑克托尔完姻之时，她的女儿美丽的尤丽亚也和白痴的太子伊格那兹结成良缘。

最后小说告诉人们克赖斯勒没有应召进京城，在王后命名

日亚伯拉罕徒然表演了魔术和点燃了烟火。然而因为天气恶劣，一场庆典不欢而散，而亚伯拉罕在回家途中从水里救了一只小雄猫，这就是穆尔。这样，小说回到了开头的地方，纷繁的线索一下子理清了。

小说的写法确实打破了霍夫曼以前德意志作家们写小说的惯例，结构上有所创新，例如它和歌德的《维廉·迈斯特》写法不同，这是形式方面的创新。就内容来说，霍夫曼以前的浪漫派作家，他们也写到神鬼鸟兽，但和小说中的雄猫穆尔有所不同。蒂克的《穿靴子的雄猫》写的是兽性和兽的生活，而雄猫叙述的却是人性和人的生活。这里的"生活观"，实际上是"人生观"，是市侩的"人生观"和市侩的哲学。这是内容方面的创新。

六

粗粗看来，霍夫曼用猫写人，未免有点离奇、荒诞，但是仔细研究一下，就会明白，雄猫穆尔在霍夫曼的生活中确有一个原型，他养过一只猫，后来那只猫死了，霍夫曼极为伤心。他给朋友希策歌写道："现在我的屋里空空如也，描绘猫死的哀痛，会叫胆小的听众毛发直竖的。"他在一八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后一天，即猫死后的下一天，给他另一位朋友特奥多尔·戈特利布·希佩尔发了一份讣告，其内容如下：

"十一月二十九日晚至三十日晨这个夜间，我那忠实、可爱的弃儿雄猫穆尔，在跨进充满生活希望的第四个年头时，为了追求一种更为美好的生活，竟然与世长辞了。谁要是认识这头年轻的雄猫，谁要是看到它在道德和法律的轨道上漫步，谁一定会理解我的痛苦，并通过沉默来纪念它。霍夫曼。一八二一年十

二月一日于柏林。”

由此可见，雄猫穆尔并非虚构，而是确确实实在作者的生活中存在过。作者在《雄猫穆尔的生活观》这部小说里，只是想通过猫来写当时社会中并不罕见的市侩。就是在德国另一位作家豪夫①的笔下，也勾勒过这样的人物形象，“年轻的英国人”②，便是一例。而霍夫曼则通过《雄猫穆尔的生活观》一书，来讽刺市侩的生活。雄猫穆尔怎样恋爱，怎样生活，怎样学习，怎样处世，怎样参加社交生活，甚至怎样著书立说等等，都离不开当时小国寡民的现实社会。作者笔下的另一个主角乐队指挥克赖斯勒，实际上写的就是作者自己，乐队指挥自叙的童年，也就是霍夫曼自己的童年。作者把雄猫和乐队指挥对比起来描写，这就是要把市侩的生活和他自己那一类知识分子的生活作一番比较。他在这里用上了德意志民间文学的老传统，即通过动物的形象表现作者对现实生活关系的讽刺。整部小说立足于两个对立的形象：一边是会写作的雄猫，是个“有教养”的市侩的典型；另一边是个对生活不满足、为上等社会所鄙视的艺术家乐队指挥。在克赖斯勒这个形象身上，社会生活的现实矛盾的疯狂性和对社会生活的现实矛盾的观察，是紧紧地并列着的。小说之所以没有写完，一因病魔过早夺去了作者的生命，二因作者找不到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显然这是他力所不及的。尽管他日益敏锐地感到德意志的现存社会制度不可能维持长久，但他又找不到别的东西来代替它。他只有哀叹、嘲笑、讽刺和揭露。

再看小国的齐格哈兹宫廷，这里一片乌烟瘴气，上至国君，下至群臣，都过着一种丑恶、腐败的生活。国君伊雷瑙斯和居孀

① 豪夫(1802—1827)，德国作家。

② 豪夫同名小说中的主角。

的本聪咨议夫人私通，养下一个私生女不敢放在宫里抚养，遣送异国。本聪咨议夫人的女儿尤丽亚，原来和乐队指挥克赖斯勒要好，两人都喜欢音乐，本是天生的一对。但因克赖斯勒不是名门之后，家里又不富裕，本聪咨议夫人硬是不同意这门亲事，强要女儿和白痴王太子伊格那兹联姻，这样一来，国君是她的姘夫，太子是她的女婿，整整一个小朝廷，岂不可以都操在她的手里吗？而国君又让公主海德维迦嫁给她所不喜欢的异国王子黑克托尔，其实黑克托尔觊觎着的是美丽的尤丽亚。由此而引起的一场决斗，害得正直规矩的克赖斯勒险些送掉性命。再如本聪咨议夫人的私生女安琪拉，早就成为王子黑克托尔兄弟俩的争夺对象，王子的哥哥几乎为此丧生。这一幕幕一场场，正好揭开了齐格哈兹宫廷的秘史。作者的这些描绘，可以说基本来自现实生活，并非凭借幻想，但小说中未免带有神秘主义、悲观主义色彩。在这种神秘主义、悲观主义色彩背后，有时透露出对社会生活的深刻认识。有时通过神秘主义的幻想，渗透着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带有讽刺性的批判。它给人们一个印象，仿佛他的幻想无非是一种对时代的真正罪恶的毫不含糊的抗议。在他的作品里，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神秘主义倾向和对生活的现实主义的观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总而言之，充满在霍夫曼作品中的相互矛盾的倾向，即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倾向，一直是存在着的。这正好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矛盾。

前已述及，霍夫曼跟浪漫派的代表人物如施莱格尔弟兄等，并非有直接的往来，但浪漫派中的一些作家却对霍夫曼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悲观主义倾向在他身上有很大的发展。他使用的主题往往是黑暗和敌对的神秘力量对人的生活的侵袭。在他

看来，面对这种力量任何反抗都是徒劳无用的。这是因为他迫于外来侵略者和本国统治者的高压手段，他不得不在创作中抹上一层朦胧、暧昧的色彩，用迂回曲折、晦涩隐喻的手法来反映现实的真实生活。他或是通过幽灵、神明来战胜世间的邪恶势力，或以荒诞离奇的情节来嘲笑不学无术的统治者，或通过猫犬之口来揭露在上者的隐私，或以魔术和仙法来拯救弱者……凡此种种，构成了一幅荒诞离奇、似象出自现实生活又象来自魔幻世界的画面。

别林斯基既承认霍夫曼有写作才能，同时把他写的作品叫做离奇的梦幻。他曾经对霍夫曼作了中肯的评价，认为霍夫曼描写被人尊敬的小国君主伊雷瑙斯、他的滑稽的朝廷，以及他的芝麻大的国家，用的是多么精巧的手笔！可是这一切都没有挽救他！使他不落到最离奇荒诞的幻想里去！是什么东西把他赶到幻想之国的烟雾迷茫的境界中去，赶到这种妖魔、幽灵、侏儒和怪物的国度里去的呢？如果没有那种谄媚、庸俗、迂腐的浑浊空气，总而言之，如果没有那种使他闷得透不过气来的猥琐无聊的社会生活，如果他能逃避这一切，就是进疯人院他也愿意。

七

霍夫曼的文学活动及其产生的影响，早在一八一〇年就开始了。但是他的作品能产生较大范围的影响，那还是在一八一五年以后。他的作品所以能赢得广大读者，这是和作品的内容以及作者的艺术手法有关系的。据有关材料证实，自歌德以后，到霍夫曼为止，德语作家的作品被介绍到国外去数量较多的，首推霍夫曼，对国内外作家影响较大的，也是霍夫曼。

霍夫曼的作品不仅影响他以后的作家，也为德意志的音乐家所赏识。一八三一年六月六日，罗伯特·舒曼①，曾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读霍夫曼的作品，欲罢不能。简直是个新的天地。"连勃拉姆斯②和瓦格纳③，也很欢迎这个作家的作品。

几乎与此同时，"霍夫曼的小说"通过巴黎的文学沙龙，开始向法国文学界胜利进军了。在法国，"幻想家霍夫曼"简直成了文学圈子里的轰动事件和新的起点。象巴尔扎克那样的现实主义大师，在他的作品《驴皮记》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幻想与现实的成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这样的作品恐怕就带有霍夫曼作品的特征。至于这位"人间戏剧"的大师的小说《长寿药水》，简直可以和霍夫曼的《魔鬼的万灵药水》媲美。

雨果④、奈瓦尔⑤、缪塞⑥、戈蒂耶⑦等作家都向这位德国作家汲取某种"精神"力量。连"艺术乐园"的发现者波德莱尔⑧，在"神圣的克赖斯勒"身上似乎看到了希望。在巴黎文学作品的市场上，出版商竞相出版霍夫曼作品的法文译本，甚至为此打起了官司。霍夫曼的作品在法国真是风靡一时。

俄国的情况却是另一个样子，在沙皇皮鞭统治下的广大土地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和霍夫曼描绘的"幽灵世界"相去无几，所以霍夫曼的作品在这里易为人们所理解。从果戈理的痛苦的畸形人物身上，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

---

① 舒曼(1810—1856)，德国作曲家。
② 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
③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
④ 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
⑤ 奈瓦尔(1808—1855)，法国诗人，散文家。
⑥ 缪塞(1810—1857)，法国诗人。
⑦ 戈蒂耶(1811—1872)，法国诗人。
⑧ 波德莱尔(1812—1867)，法国诗人。

夫斯基的评论中，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地狱般的场所上面，可以看出这些人都热情接受霍夫曼的作品。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彼得格勒出现了一个以霍夫曼作品“谢拉皮翁弟兄”命名的文学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作家有伊凡诺夫①、费定②、左琴科③、卡维林④等，霍夫曼简直成了他们这个团体的保护神。布尔加科夫⑤能写出梦幻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如果没有霍夫曼，那是不可想象的。

英国的狄更斯⑥，美国的爱伦·坡⑦，或多或少地也受到过霍夫曼的影响。

在德国，“霍夫曼的文艺复兴”，开始于上世纪末，一八九四年初次出版的霍夫曼传记，作者是格奥尔格·埃林格，此人后来为法西斯迫害致死。一九二〇年瓦尔特·哈里希写下了颇受读者欢迎的霍夫曼传。心理分析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夜晚的故事》的作者作出自己的解释，对弗洛伊德和许多别的诠释者来说，霍夫曼成了“不幸的婚姻的孩子”。有的诠释者把霍夫曼说得一无是处。一九三九年库尔特·威廉奇克竟然把《魔鬼的万灵药水》看作是“血的斗争”，看成是“遗传气质的好坏趋势之间的斗争”。与此相反，也有一些诠释者，其中包括若干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一开始就反对把霍夫曼作不近情理的歪曲。阿尔弗雷特·库雷拉⑧曾以《雄猫穆尔的生活观》为例，写

---

① 伊凡诺夫(1895—1963)，苏联俄罗斯作家。
② 费定(1892—1977)，苏联俄罗斯作家。
③ 左琴科(1895—1958)，苏联俄罗斯作家。
④ 卡维林(1902—)，苏联俄罗斯作家。
⑤ 布尔加科夫(1891—1940)，苏联俄罗斯作家。
⑥ 狄更斯(1812—1870)，英国小说家。
⑦ 爱伦·坡(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
⑧ 库雷拉(1895—)，德国作家，翻译家。

出了《在后期浪漫主义的怀中诞生的特殊的德国现实主义》一文。特奥多尔·霍泽曼把霍夫曼看成是朴素的现实主义，而保尔·加法尼则认为霍夫曼是一位辛辣的讽刺家。

最后还要提一下的是，霍夫曼的影响还在二十世纪的作家中表现出来，其中突出的例子是，《雄猫穆尔的生活观》出版一百二十年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当代大作家托马斯·曼①，在他的《〈浮士德博士〉②的完成》一文中，讲到自己怎样寻找他那本音乐家小说③的形式的："夜晚，读霍夫曼的《雄猫穆尔的生活观》。"

同样，在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士籍德裔作家赫尔曼·黑塞的作品中，可以找到霍夫曼小说《金罐》的影子。在德国当代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小说《相逢》中，霍夫曼跟果戈理和卡夫卡讨论梦幻现实主义的本质，而另一位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在她的中篇小说集《菩提树下》，重又捡起了这种梦幻现实主义，以《谢拉皮翁弟兄》的作者的思想，描写当前的现实生活。

看来，霍夫曼一生走的是一条不平坦的创作道路，他的创作受到德国后期浪漫派的影响，带有神秘的悲观主义色彩。他笔下的人物常受一种超乎现实的力量的支配，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写雄猫、鬈毛狗和灵猩，也是为了写人。他不是颂扬黑夜，逃避现实，而是揭示现实和讽刺现实。他有时用离奇荒诞

①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小说家。
② 托马斯·曼的一部长篇小说。
③ 即《浮士德博士》。

的情节反映现实，但这种离奇荒诞的情节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影子。

韩世钟

一九八六年七月

出版者[1]的序

没有哪一本书象本书这样需要一篇序，因为不然就很难解释本书系用何等奇特的方式拼凑在一起，以致显得如此颠三倒四。

为此，出版者敦请亲爱的读者诸君认真读一读这篇序。

上述出版者有位友人，他们之间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他了解自己的友人如同了解自己一样。一天，这位友人跟他讲了大致如下的一段话："我的朋友，你已经印行了若干作品，你熟悉出版界人士，对你来说，物色一位精明能干的先生，经过你的介绍，让他印刷一位才华出众、不同凡响的年轻作者的作品，乃是轻而易举的。请你接纳这样一位作者吧，这位作者是值得推荐介绍的。"

这位出版者答应尽力为这位作家同行效劳。但是当他的友人告诉他稿子原系出自一头名叫穆尔的雄猫的手笔，写的内容又是雄猫的生活观时，这位出版者的心里不禁暗暗感到奇怪；然而他还是答应帮忙，因为他觉得故事的开头写得不错。于是他立即把稿子放进口袋，跑到菩提树下大街去找迪姆勒先生[2]，并建议迪姆勒先生印刷这本雄猫的作品。

迪姆勒先生说，迄今为止在他有往来的作者中虽然从来没有一头雄猫，他也不知道他那尊敬的同事中居然有某一位至今还在跟这类雄猫打交道，但是他愿意试印雄猫的书。

印刷开始了，第一批样张映入了出版者迪姆勒的眼帘。他发现穆尔的故事一再中断，中间插入陌生的内容，这内容是属于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赖斯勒传记的另一著作的，这不免使他感到吃惊。

经过仔细的研究和查询，出版者终于获悉如下情况。原来雄猫穆尔在开始写它的生活观时，它在它主人那里找到一本已经印好的书，它便不问情由把书上的纸张一页一页撕下来，一半用来衬垫，一半用来吸水。这些纸张便夹在雄猫的稿子中间，成了全稿的一部分。由于疏忽，如今把这些东西也一起印进去了！

现在出版者不得不怀着内疚的心情承认，把不属于稿子的材料和稿子混杂在一起印刷，完全是出于他的粗心大意，他在开印之前，本应仔细通读一下原稿的；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找到了几点自我安慰。

第一，喜欢本书的亲爱的读者只要好好注意一下插在文中的注释："Mak. Bl."（废纸）和"M. f. f."（穆尔继续往下写），就不难把两种内容分清。其次，那本被撕毁的书，本来很有可能到不了出版商的手里，因而没有人能知道这本书的最起码的内容。如今由于雄猫帮了忙，乐队指挥的朋友们都会因此而感到欣慰，因为他们从这本印得颠三倒四的书里至少可以获悉点滴有关这位不是不值得受人们注意的艺术家的十分奇特的遭遇。

出版者竭诚希望得到读者们的谅解。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的大胆思想，通过所谓印刷错误得到了

---

① 这里指的是本书作者 E. T. A. 霍夫曼。

② 即费迪南德·迪姆勒（1777—1846），从一八一四年开始，成了霍夫曼的友人尤利乌斯·爱德华·希茨西（1780—1849）于一八〇八年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十九号创建的书店的老板。

大大发扬，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善意的排字工人们经常改变原意的所谓误植。例如出版者在他的《夜晚的故事》① 第二部分第三百二十六页上讲到一个花园中的大片“灌木”，到了这位才华不够的排字工人手里，“灌木”这个词，变成了“便帽”②。同样，在短篇小说《丝蔻黛丽小姐》③ 中，排字工人把上述小姐所穿的黑色“法衣”巧妙地改排为黑“色”厚绸衣，如此等等，这些毕竟都是事实。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管雄猫穆尔也好，乐队指挥克赖斯勒的原来鲜为人知的传记也好，都是经过别人的生花妙笔修饰过的。因此出版者敦请亲爱的读者在开卷以前，注意随后的变化，免得把两位作者设想得较好或较坏，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此外，只有那些主要的误植作了有关的注释，与此相反，那些次要的印刷错误，则就听任好心的读者诸君自己去领会了。(这就需要一系列印刷错误的记录)

最后，出版者敢于向读者诸君保证，他本人认识雄猫穆尔，并且认为它是一位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君子。它在本书的封面上的样儿会叫读者诸君大吃一惊的。④

恩·特·阿·霍夫曼

一八一九年十一月于柏林

---

① 《夜晚的故事》，系本书作者霍夫曼的一个短篇集。

② “灌木”(Bosketts)和“便帽”(Kasketts)，在德语中仅有两个字母之差，排字工人误把“Bo”排成了“Ka”。

③ 《丝蔻黛丽小姐》是霍夫曼的一个短篇小说。在《丝蔻黛丽小姐》一书中，排字工人误把“法衣”(Robe)改排为“色”(Farbe)了，此处故云。

④ 霍夫曼于一八一九年秋曾为本书第一卷封面起草了一幅雄猫的像和封底约翰内斯·克赖斯勒的像。一八二一年秋，又为本书第二卷封面起草了一幅穆尔一咪咪的像和封底修道士基普里阿努斯像。刻版工作由柏林铜版雕刻家弗里德里希·蒂勒(约 1780—约 1835)完成。

作者前记

我的心跳得厉害，我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给世界写下了几页关于生活、痛苦、希望和憧憬的文字。这是在我惬意的闲暇时刻和创作热情来临时，从我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的东西。

在严峻的评判者的批评面前，我能经受得住吗？我会变得怎样呢？然而你们读者诸君就是评判者，你们这些有感情的人，你们有着纯洁的童心，你们对我怀有一颗亲切、忠实的良心，不错，我就是为你们而写的，你们的眼睛里如果因此噙着唯一的一滴美丽的泪水，那就能给我安慰，就能医治那些麻木不仁的评论者用冷酷的谴责给我造成的创伤！

穆　尔

(Étudiant en belles lettres)①

一八××年五月于柏林

---

① 法语：纯文学的学生。

作者前言

作者压在心头的话

怀着与真正的才赋俱生的自信和沉着，我给世界写下了自传，好让世人了解我是怎样受教养和成为一头大雄猫的，并认识我的全部不同凡响的才干，从而喜欢我，重视我，尊敬我，佩服我，并稍稍崇拜我。

要是有谁胆敢怀疑这本特殊的书籍的纯真价值，那他就有必要考虑一下，他乃是在跟一头既有智慧和理解力，又有一副利爪的雄猫打交道。

穆　尔

(Homme de lettres très renommé)①

一八××年五月于柏林

---

① 法语：极为著名的作家。

出 版 者 附 记

这样太糟糕了！——连作者压在心头的话——前言也被印刷出来了！——现在只好请求亲爱的读者诸君不要过高评价和考虑作者雄猫的前言里有点儿傲慢的口气，要是另外某一位敏感的作者的某些哀伤的开场白，译成了出于肺腑的由衷之言，那也是因为没有许多别的话好说的缘故。

目　次

第　一　卷

出版者[1]的序

没有哪一本书象本书这样需要一篇序，因为不然就很难解释本书系用何等奇特的方式拼凑在一起，以致显得如此颠三倒四。

为此，出版者敦请亲爱的读者诸君认真读一读这篇序。

上述出版者有位友人，他们之间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他了解自己的友人如同了解自己一样。一天，这位友人跟他讲了大致如下的一段话："我的朋友，你已经印行了若干作品，你熟悉出版界人士，对你来说，物色一位精明能干的先生，经过你的介绍，让他印刷一位才华出众、不同凡响的年轻作者的作品，乃是轻而易举的。请你接纳这样一位作者吧，这位作者是值得推荐介绍的。"

这位出版者答应尽力为这位作家同行效劳。但是当他的友人告诉他稿子原系出自一头名叫穆尔的雄猫的手笔，写的内容又是雄猫的生活观时，这位出版者的心里不禁暗暗感到奇怪；然而他还是答应帮忙，因为他觉得故事的开头写得不错。于是他立即把稿子放进口袋，跑到菩提树下大街去找迪姆勒先生[2]，并建议迪姆勒先生印刷这本雄猫的作品。

迪姆勒先生说，迄今为止在他有往来的作者中虽然从来没有一头雄猫，他也不知道他那尊敬的同事中居然有某一位至今还在跟这类雄猫打交道，但是他愿意试印雄猫的书。

印刷开始了，第一批样张映入了出版者迪姆勒的眼帘。他发现穆尔的故事一再中断，中间插入陌生的内容，这内容是属于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赖斯勒传记的另一著作的，这不免使他感到吃惊。

经过仔细的研究和查询，出版者终于获悉如下情况。原来雄猫穆尔在开始写它的生活观时，它在它主人那里找到一本已经印好的书，它便不问情由把书上的纸张一页一页撕下来，一半用来衬垫，一半用来吸水。这些纸张便夹在雄猫的稿子中间，成了全稿的一部分。由于疏忽，如今把这些东西也一起印进去了！

现在出版者不得不怀着内疚的心情承认，把不属于稿子的材料和稿子混杂在一起印刷，完全是出于他的粗心大意，他在开印之前，本应仔细通读一下原稿的；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找到了几点自我安慰。

第一，喜欢本书的亲爱的读者只要好好注意一下插在文中的注释："Mak. Bl."(废纸)和"M. f. f."(穆尔继续往下写)，就不难把两种内容分清。其次，那本被撕毁的书，本来很有可能到不了出版商的手里，因而没有人能知道这本书的最起码的内容。如今由于雄猫帮了忙，乐队指挥的朋友们都会因此而感到欣慰，因为他们从这本印得颠三倒四的书里至少可以获悉点滴有关这位不是不值得受人们注意的艺术家的十分奇特的遭遇。

出版者竭诚希望得到读者们的谅解。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的大胆思想，通过所谓印刷错误得到了

---

① 这里指的是本书作者E. T. A. 霍夫曼。

② 即费迪南德·迪姆勒(1777—1846)，从一八一四年开始，成了霍夫曼的友人尤利乌斯·爱德华·希茨西(1780—1849)于一八〇八年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十九号创建的书店的老板。

大大发扬，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善意的排字工人们经常改变原意的所谓误植。例如出版者在他的《夜晚的故事》① 第二部分第三百二十六页上讲到一个花园中的大片“灌木”，到了这位才华不够的排字工人手里，“灌木”这个词，变成了“便帽”②。同样，在短篇小说《丝蔻黛丽小姐》③ 中，排字工人把上述小姐所穿的黑色“法衣”巧妙地改排为黑“色”厚绸衣，如此等等，这些毕竟都是事实。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管雄猫穆尔也好，乐队指挥克赖斯勒的原来鲜为人知的传记也好，都是经过别人的生花妙笔修饰过的。因此出版者敦请亲爱的读者在开卷以前，注意随后的变化，免得把两位作者设想得较好或较坏，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此外，只有那些主要的误植作了有关的注释，与此相反，那些次要的印刷错误，则就听任好心的读者诸君自己去领会了。(这就需要一系列印刷错误的记录)

最后，出版者敢于向读者诸君保证，他本人认识雄猫穆尔，并且认为它是一位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君子。它在本书的封面上的样儿会叫读者诸君大吃一惊的。④

恩·特·阿·霍夫曼

一八一九年十一月于柏林

---

① 《夜晚的故事》，系本书作者霍夫曼的一个短篇集。

② “灌木”(Bosketts)和“便帽”(Kasketts)，在德语中仅有两个字母之差，排字工人误把“Bo”排成了“Ka”。

③ 《丝蔻黛丽小姐》是霍夫曼的一个短篇小说。在《丝蔻黛丽小姐》一书中，排字工人误把“法衣”(Robe)改排为“色”(Farbe)了，此处故云。

④ 霍夫曼于一八一九年秋曾为本书第一卷封面起草了一幅雄猫的像和封底约翰内斯·克赖斯勒的像。一八二一年秋，又为本书第二卷封面起草了一幅穆尔一咪咪的像和封底修道士基普里阿努斯像。刻版工作由柏林铜版雕刻家弗里德里希·蒂勒(约 1780—约 1835)完成。

作者前记

我的心跳得厉害，我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给世界写下了几页关于生活、痛苦、希望和憧憬的文字。这是在我惬意的闲暇时刻和创作热情来临时，从我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的东西。

在严峻的评判者的批评面前，我能经受得住吗？我会变得怎样呢？然而你们读者诸君就是评判者，你们这些有感情的人，你们有着纯洁的童心，你们对我怀有一颗亲切、忠实的良心，不错，我就是为你们而写的，你们的眼睛里如果因此噙着唯一的一滴美丽的泪水，那就能给我安慰，就能医治那些麻木不仁的评论者用冷酷的谴责给我造成的创伤！

穆　尔

(Étudiant en belles lettres)①

一八××年五月于柏林

---

① 法语：纯文学的学生。

作 者 前 言

作者压在心头的话

怀着与真正的才赋俱生的自信和沉着，我给世界写下了自传，好让世人了解我是怎样受教养和成为一头大雄猫的，并认识我的全部不同凡响的才干，从而喜欢我，重视我，尊敬我，佩服我，并稍稍崇拜我。

要是有谁胆敢怀疑这本特殊的书籍的纯真价值，那他就有必要考虑一下，他乃是在跟一头既有智慧和理解力，又有一副利爪的雄猫打交道。

穆　尔

(Homme de lettres très renommé)①

一八××年五月于柏林

① 法语：极为著名的作家。

出版者附记

这样太糟糕了！——连作者压在心头的话——前言也被印刷出来了！——现在只好请求亲爱的读者诸君不要过高评价和考虑作者雄猫的前言里有点儿傲慢的口气，要是另外某一位敏感的作者的某些哀伤的开场白，译成了出于肺腑的由衷之言，那也是因为没有许多别的话好说的缘故。

第一部分

生活的感受
青春的岁月

这毕竟是有关生活中美丽、精采、崇高的东西！——“哦，你甜蜜的生存的习惯！”① 悲剧中的那个尼德兰英雄喊出了这样一句话。我也这样，不过我不象那位英雄，在与生活告别的痛苦片刻喊出这样的声音——不！——因为在这样的时刻，思想的欢乐正渗透我的内心，我完全、彻底投入那种甜蜜的习惯，完全不是出于自愿，我时时想摆脱这甜蜜的习惯。我的意思是说，精神的力量，尚未认识的威力，或者别人本来把这叫做统治我们的原则。这原则未得我的同意却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渗入了我上面提到过的生存的习惯，这比那个亲切友好的人不可能有着更坏的思想。我在为这个人服务，他把一盆鱼推到我的面前，只要我吃得津津有味，他从不把这道大菜从我的鼻子底下取走。

哦，大自然，神圣、崇高的大自然！你那神秘的轻轻呼吸围绕着我，你的一切欢乐，你的所有狂喜，都倾注进了我那颤动的心房！——夜是清新的，我要这夜——可是不管是谁，不管有没念过这本书，都不理解我那高涨的热情，因为他们都不认识我展翅飞向的踞高临下的立足点！——也许往上爬比较确切，但是没

有一个诗人讲自己的一双脚，而只讲他的翅膀。要是诗人象我那样也有四只脚，那也不是天生长在他身上，而只是由一位心灵手巧的机械师装上去的。在我的头顶上空，是辽阔无垠、布满星星的苍穹。满月把闪闪的银辉自天倾泻，我四周的屋顶和钟楼矗立在似火的月华中！我下面街上的喧闹声渐渐平静下来，夜是显得越加岑寂了——云在天空飞过——一只孤鸽怯生生地鼓翅求爱，围着教堂钟楼发出咕咕的叫声！——怎么啦！——难道这可爱的小东西想接近我吗？——我感到奇怪，她可打动了我的心，某种令人神往的贪婪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吸引过去！——哦，要是她，这位甜蜜的女神，来到我那相思成病的心边，我就要把她紧紧搂住，永远不让她离开我——啊，她在那边飞进了鸽棚，这个假正经，让我失望地坐在屋顶上！——在这匮乏、执拗、缺少爱情的时刻，心灵真实的同情是多么罕见啊！

用两只脚直起身子走路的生物就这么伟大，这种族类就可以自称为人，而我们用四脚行路要比他们平稳得多，他们就可以统治我们大家？就容许他们趾高气扬？不过我知道他们所以自高自大，就因为他们脑袋里有东西，他们把这叫做理性。我真不敢想象，他们因此就懂得点什么呢？不过有许多是肯定的，如果允许我从我主人兼恩人的某些话中作出推断，那么理性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行动，一种不干蠢事的能力。可我才不跟人类交换地位。——我坚决相信，意识在人只是一种习惯而已；然而人通过生活进而认识生活，人们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我听说，世上没有一个人出于自身经验而知道自己是怎样生下来的，生在什么地方，而只能

① 指歌德名剧《哀格蒙特》一剧中主角哀格蒙特所说的一句话。

通过别人的谈论获悉，而这种谈论往往是很不可靠的。许多城市就是为了一个有名人物的出生地点而进行争论。拿我来说，我自己也不确切知道这个问题：我是否在地下室、房屋顶楼或木棚里出世的；这一直是个谜。这倒不如说，只有我亲爱的妈妈看见我在哪儿诞生。因为如同我们这个族类所共有的特点那样，我们的眼睛上蒙着一层云翳。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有一回一种呜呜的声音在我四周响起，要是我发了脾气，也会违反我的本意发出这样的声音的。我比较清楚地、几乎是充分地意识到，最初我被放置在一个很狭窄的容器里，四周是一片软壁，我在里面几乎闷得透不过气来。我在危急和恐惧之中，发出了一阵凄厉的哀叫。我感到，有样东西伸进容器来了，它粗暴地抓住我的身体，这就给我机会，使我初次感到可以利用大自然赋予我的奇妙的力量。我从布满皮毛的前足上，迅速伸出尖利的、可以伸缩的爪子，狠狠地抓进揪住我身体的那个东西；后来我才知道，这东西不是别的，是人的一只手。可这只手把我从容器里拎起，往地上一摔，接着我立即感到我左右两面腮帮上重重地挨到两记耳光。我现在可以说，我的腮帮上已经长满了神气十足的胡子。我现在能够判断出来，当时那只手被我前足的肌肉活动抓伤了，所以我会吃到两记耳光。我初次体会到道义的原因和作用，正因为出于道义上的本能，促使我在用力施爪以后，又同样迅速地缩回爪子。后来人们有理由把这一缩公认为是最大的 Bonhomie①和厚道的举动，把我的前足称为“天鹅绒足”。

前面已经说过，那只手把我摔在地上。但是过后不久，那只手重新抓住了我的脑袋，把它往下揿，这样我的一张小嘴碰到了

---

① 法语：善心。

一种液体，这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就开始舔动嘴巴，这一定是肉体的一种本能动作，这动作给了我内在的奇特的愉快感。现在我知道，我当时吃到的是一种甜牛奶。我本来肚子饿了，这样我就大吃一顿，吃得饱饱的。在品德的训练开始以后，便出现了肉体的训练。

于是两只手重新把我揪住，但比刚才那一揪来得柔和，它们把我放在一张温暖柔和的窝上。我越来越感到惬意，我开始表达内心的舒泰，发出我同族类特有的怪声，人们用不平常的词汇称这种声音为“念猫经”。就这样，这给我一种大步前进的处世的教育。用声音和姿势来表达肉体内在的舒适，这是多大的一种优点，这又是上天的多么珍贵的恩赐！——我开始学习呜呜叫，接着我获得了别人难以模仿的本领，那就是把尾巴卷成美丽多姿的圆圈；接着我又学到一种特异的才能，用唯一的一个词“咪啊呜”来表达我的欢乐、痛苦、愉快、狂喜、恐惧和绝望，一句话，用来表达各个阶段的丰富多彩的感受和激动。和这种沟通思想的简单手段中最简单的手段相比，人的语言要复杂得多啊！——接下来便进入了我那个值得回味、富有教育意义的多事的青年时代！

我在沉睡中醒来，一股刺目的光线倾泻在我的四周，我吓得好厉害，眼睛上的一层云翳推开了，我看见东西啦！

在我习惯了进入我眼帘的光线，主要是这个五彩缤纷的花花世界以前，我非得接连打几个可怕的喷嚏不可。在我接连打过多次喷嚏之后，我的视力很快就变得非常出色了。

哦，这种视力啊！这是一种奇妙而精采的习性，没有这种习性，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立足！——那些跟我一样很容易具备这种强视力的天赋的动物是幸运的。

我不能否认，我有过好几回陷入恐惧之中，发出类似那个时候在狭窄的容器里发出的哀叫声。立刻有个清癯的矮老头出现在我面前，这人我永远忘不了，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虽然交游广阔，但象他那样的人，或者只是和他相似的人，我后来从没见到过。象我这样的族类，经常会碰到这个或那个穿着黑白斑点的皮大衣的人，但很难碰到一个满头银丝，眉毛乌黑的人。然而我在教养我的人身上却碰到了这种情况。这人在家里穿一件金黄色的短睡衣，我看见这东西害怕，因此，我情愿象从前那样少活动一点，从软垫上爬下，来到一边。这人俯下身子对我做一个友好的姿势，对我表示信任。他抓住我，我当心肌肉的动作，不让露出爪子来，抓和打这两个思想是自发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这人对我一片好心，因为他把我放到一碗甜牛奶前面，我贪婪地吮吸着，他见了非常高兴。他跟我讲了许多话，可我一句也听不懂，因为我当时还是一只没有经验、初出茅庐、涉世未深的小雄猫，我还不懂得人的语言。我毕竟对我的恩人也没有多少好说。但就我所知，他在许多事情上非常熟练——在科学和艺术上一定很有经验，因为所有来找他的人（我发现其中有的人正象我生来皮毛上就有黄斑点那样，这就是说，他们胸口都佩戴着一颗星章或十字勋章）对他都彬彬有礼，不错，有时甚至带有某种敬畏之情，如同我后来对待鬈毛狗斯卡拉穆兹一样。他们称他无非是我最尊敬的、我忠实的、我珍贵的师傅亚伯拉罕！——只有两个人干脆叫他"我亲爱的！"一个是干瘪的高个子男人，穿一条鹦鹉绿裤子和一双白丝袜；另一个是非常胖的矮个子女人，满头黑发，十个指头都戴满戒指。那位先生据说是位君主，而那个女人则相反，是个犹太女士。

不管这两个高贵的客人怎样，亚伯拉罕师傅还是住在一间

高高的小房间里，这样我的第一次散步非常方便，穿过窗子，来到屋顶，上了顶楼。

真的！不是别的地方，我一定出生在一个顶楼上！——什么地窖，什么木棚都不是——我绝顶喜欢这个顶楼！——气候，祖国，风俗，习惯，它们给我的印象不可磨灭；是的，它们是怎样的呢，世界公民的气候、祖国、风俗、习惯表现出来的外在和内在的形象！——进入我内心的这种高尚的思想，这种追求崇高的不可抗拒的本能是从哪儿来的呢？这种奇妙而罕有的攀登高处的熟练技巧，这种最大胆、最有天才、令人艳羡的跳跃技巧，是从哪儿来的呢？——啊！我内心充满了甜蜜的忧伤！——我对故乡顶楼的渴望无时或释！——我把这些眼泪献给你，哦，美丽的祖国，我把忧伤的欢叫"咪啊呜"献给你！——我把这种跳跃，这种包含道德和爱国勇气① 的句子献给你！——你，哦，顶楼，请你慷慨大方地赐给我若干小耗子！此外还可以让我从烟囱里当场抓到一些香肠、板油连腿肉，是的，还要捕捉一些麻雀，甚至一再窥伺鸽子。"对你的爱是深厚的，哦，祖国！"②

然而我得顾到我的——

（废纸）"'——您记得起来吗，最尊敬的君主，难道不是那场大暴风雨在律师夜晚时分走过 Pontneuf③ 时，把他头上的帽子刮进塞纳河？——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拉伯雷的作品中。然

---

① 这儿暗示由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1778—1852)发起成立的爱国体育运动。

② 依据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一句话写成的歌剧脚本《鬼岛》第三幕末尾中的话。作者系奉塔政府官员兼诗人威廉·戈特尔(1746—1797)。这个脚本被改编的许多歌曲中，要算约翰·弗里德里希·赖夏特(1752—1814)在一七九八年谱的歌曲最为成功。

③ Pontneuf 即 Pont neuf，法语：新桥。巴黎内城塞纳河上著名的桥梁之一。

而不是那场把律师的帽子刮走的暴风雨——律师听任这场风雨吹打他的外衣，用手死死按住头上的帽子——而是一名掷弹兵跑过来抢走了他的帽子，一面还高声叫道："好大的风啊，我的先生，"一面从律师的假发上迅速夺走了那顶精致的海狸毡帽①，不是那顶海狸毡帽，被扔进了塞纳河的波涛中，而是士兵自己的那顶蹩脚的毡帽被暴风刮到了河里。您知道，最尊敬的君主，就在律师象木头人那样地站着时，第二个士兵喊出了同一的声音："好大的风啊，我的先生！"一面奔到律师面前，抓住律师外衣的领子，一把从他肩上扯了下来，这时第三个士兵立刻跑过来叫着同样的声音："好大的风啊，我的先生！"一面夺走了律师手里的有着金顶子的西班牙藤杖。律师使出全身力气叫喊，把头上的假发扔向最后那个丘八，然后光着头，没有外衣，没有手杖离开那儿，准备去接受所有遗嘱中最奇特的遗嘱，经历所有冒险中最罕见的冒险。这一切您都知道，最尊敬的君主！'

"'我知道，'当我这样讲过后，国君便回答说，'我根本不知道，也完全不理解，您，亚伯拉罕师傅，怎么能跟我讲这类混账话。至于新桥，我当然认识，它就在巴黎，我虽然从来没有用两脚步行到那儿去，但正象我这种地位的人那样，却常常乘车去那儿。我从来没看到过拉伯雷笔下的律师，至于对付丘八的诡计，在我这一生中是不用担心的。最近几年，我还在指挥军队，我每星期一次让全体候补军官为他们已经碰到的或者将来还会碰到的蠢事挨刺刀，至于普通士兵的肉搏，那是少尉们的事，他们按照我的例子，也是每星期让士兵挨一次，而且在星期六这一天；这样在星期天，整个军队里就没有候补军官，没有普通士兵，

---

① 约在一七九〇年风行一时的一种用海狸毛编织起来的毡帽。

他们没有遭到该有的一顿痛殴。由此军队首先习惯于相互拚刺刀的说教，其次也习惯于在没有和敌人交锋之前就吃败仗，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拚搏，没有别的事可干——这点您会明白，亚伯拉罕师傅，而现在，千万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您拿您的暴风雨想干什么，您拿在新桥上被夺走衣帽的拉伯雷笔下的律师想干什么，节日变成一场混乱，照明弹打进了我的假发，我那忠实的儿子摔进水池，被捣乱的海豚喷满了一身水，这样弄得公主卸下面纱，撩起裙子，象阿塔兰塔①那样不得不穿过公园逃了出去，这些，这些，谁数算得出那个多灾多难夜晚的不幸事故，而您的歉意又在哪儿！——嗯，亚伯拉罕师傅，您要说什么？'

"'最仁兹的君主，'我回答说，同时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这一切灾难只能怪那场暴风雨——这个可憎可恶的坏天气，就是这鬼天气，破坏了一切正在顺利进行中的庆典。我能对它们下命令吗？——我不是自己也遭到这场灾祸的打击吗？我自己不是象那个我低声下气向他请求的律师，请求他不要和著名的法国作家拉伯雷混淆起来，至于说到丢失了帽子、手杖和外衣吗？我不是——'"

"听着，"约翰内斯·克赖斯勒在这儿打断了亚伯拉罕师傅的话头，"听着，朋友，不管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时间，你现在就说一说公爵夫人生日的情形吧，她生日的庆典是由你布置的，好象是一桩天大的秘密似的。你肯定又按照你那惯常的方式，开始搞许多离奇古怪的活动。老百姓一直把你当作巫师那样的人物，看来老百姓的这种想法通过那次庆祝活动大大地加强了。请

① 希腊神话中以美貌和动作迅捷而闻名的女猎人，她只愿嫁给在竞走中胜过她的英雄。在当时的许多歌剧中采用了这一素材。

坦率地告诉我，这一切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你知道，我当时不在这儿啊——”

“正因为这样，”亚伯拉罕师傅接着朋友的话头说，“正因为你当时不在这儿，你，真是天知道，当时受着什么样的地狱里的复仇女神的驱使，象个疯子那样跑掉了。正是这件事，使我变得疯狂了，正因为这样，我呼风唤雨，捣乱这次撕碎我心灵的庆典。因为你，本来是剧中的主角，忽然不知去向了，这次庆典本来内容贫乏，组织起来非常吃力，这样一来，给可爱的人带来的除了恶梦的折磨——痛苦——恐惧，还会有什么呢！——现在你听到了，约翰内斯，我深深地看到你的内心，认清你那危险的——威胁人的秘密，这秘密就在你的心里，这是一座活动得十分厉害的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成破坏性极大的火焰，毫无顾忌地把周围一切吞食！——在我们内心形成一种东西，这东西连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许谈论。所以我小心地把我从你心里看到的东西隐蔽起来。但那个庆典，它的较深远的意义不在王后身上，而在另一个可爱人物身上，而且正好在你自己身上，我要强行理解你的整个自我。最隐蔽的痛苦在你心里应该被唤醒，好象从沉睡中醒来的复仇女神，带着双倍的力量撕碎你的胸膛。好象一味从奥卡斯①本人那儿盗来的使人衰弱致死的药物，在你的毛病最强烈发作的时候，任何一个聪明的医生都不害怕给你服这味药，不管使你死亡或者使你康复！——约翰内斯你要知道，王后的命名日和尤丽亚的命名日正好碰在一起，尤丽亚也和王后一样，名字都叫玛丽亚。”

“嘿！”克赖斯勒叫道，目光中带着怒火跳起身来，“嘿！——

① 罗马神话中的冥府之王。

师傅！他们是否给你权力，跟我一起搞一个大胆的讽刺剧？——你是否就是厄运本身，你想捕捉我的内心世界？”

“粗野、鲁莽的人啊，”亚伯拉罕师傅平静地回答说，“什么时候你内心的野火终于变成纯青的石油火焰，受到藏在你内心的为艺术、为美好事物的最深刻思想的滋养！——你如果希望从我这儿听到关于那次灾祸四起的庆典的描述，那么请你从容地听我说，或者你的力气已经消耗得一点不剩，如果你连听我讲也办不到，那么我就离开你。”

“讲吧，”克赖斯勒带着半要窒息的声音说，同时他双手捂住脸，重又坐了下来。“我要，”亚伯拉罕师傅说，突然用了一种欢快的声调，“我要你，亲爱的约翰内斯，把所有十分有意思的安排作些描述，不会使你感到一点儿疲倦，这大部分的安排都要归功于国君本人的富有创造性的精神。因为这次庆典在深晚开始，这就不言而喻了。整个环抱着欢乐宫的美丽公园灯火通明。我竭力想使这些照明产生不同凡响的效果，但是这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根据国君的明确的吩咐，在各条走道上，要借助安装在大黑板上的彩灯，使王后名字的一行字母发出亮光，连同上面的王冠也得闪闪发亮。因为木板钉在高柱上，这样这些木板差不多好象饰以彩灯的警告牌：‘不准吸烟’、‘不许逃税’等等。庆典的中心点是用灌木和人造废墟筑在花园中心的剧场，这剧场你是熟悉的。在这个剧院里让那些从城里来的演员演出一些具有寓意的戏剧，其实这样的东西是够愚蠢的了。要想特别得到观众的欣赏，即便国君自己写的剧本也不行，那个表情丰富的剧团主任，为了给我效劳，上演了一出出自国君手笔的戏剧，同样也没有取得成功。从欢乐宫去剧场的路是相当远的。根据国君的诗意的设想，在国君一家人漫步前进时，应有一个手中拿着两个

火炬在空中飘荡的守护神在前面照路，其他的灯光一概熄灭，而一直要到国君一家人及其随员到了剧场坐下以后，剧场里才突然齐放光明。因此上述那条从欢乐宫到剧场去的路上一片漆黑。我把要经过这样一段长路的助飞机器设想得太困难了，但这全然徒劳，国君已经读过类似«Fêtes de Versailles»①的东西，后来他发现了这个诗意的思想，而且坚持要这样做。为了避免任何不应受的谴责，我派人把守护神连同火把和机器管理人员从城里请来。——这样当国君夫妇连同随从跨出客厅的大门时，一个双颊鼓囊囊的矮男子，穿着国君侍从的衣服，双手拿着两个燃着的火把，从欢乐宫顶上下来。可是因为这个矮子太笨重，他没走上二十步，机器已经不动了，这样，国君家的闪闪发光的守护神便悬在空中，一动不动了。由于工人拉得过猛，结果他在空中打滚。这时燃残的蜡烛把滚烫的蜡油滴落到地上，最初的一滴蜡落到国君自己身上，国君默默地忍住了痛楚。虽然他的端庄步伐停止了下来，然而他加快了前进的速度。这时守护神打一群人的上空飞过，这群人是由御前大臣、宫廷侍从和别的宫廷官员组成，他们全都脚尖朝上，头向下，这样从火把里滴下来的滚油时而滴在这个人的头上，时而滴在那个人的鼻子上。如果他们显出痛苦的样子，那就扰乱了欢快的节日气氛，伤害了尊敬国君的心情，因此外表要装得轻松愉快，象一队不幸的自我克制的斯坎沃拉②，本来满脸愁容，却要强制压下内心的痛苦，

① 法语：«凡尔赛的节日»，可能是指莫里哀写的"Plaisirs de l'isle enchantée"（«魔岛上的娱乐»）一剧，一六六四年巴黎版，这个剧本后来以«凡尔赛的节日»这一剧名，收在各种不同的全集里。

② 斯坎沃拉，根据罗马英雄传说，穆奇乌斯·斯坎沃拉（"左撇子"）在罗马被围困时，潜入敌营，打算刺杀敌军首领，后被敌军抓获，受到严刑拷打，但他仍以无所畏惧的精神，把右手伸到火里，一张纹丝不动的脸任人焚烧。这里比喻受到痛苦熬煎、面不改色的人。

硬装出一副笑容，这笑容似乎是冥府之王的东西。这一行人就这样走着，默默地走着，连胆怯的叹息也没有一声。人们擂起鼓，吹起号，上百个声音一齐叫响：'万岁，最仁兹的王后万岁！最仁慈的国君陛下万岁！'这样，那种通过拉奥孔式脸容①和因热烈欢呼而产生的悲剧激情的奇特对比，给予整个场面一种庄严、崇高的气氛，这是人们事前所未曾料到的。

"那个胖胖的上了年纪的御前大臣，最后再也忍受不住了；正当一滴滚烫的蜡烛油恰巧滴到他的腮帮上的时候，他怀着一肚子绝望的怒火跳到一边，结果给助飞机器上的几根紧贴着地面、正好在一边抽动的索子绊着，他大叫一声：'全是魔鬼！'便倒在地上了。正在这一片刻，那个在空中飞行的守护神演完了自己的角色。那个肥胖的御前大臣把上百斤重的守护神拖翻在地，摔倒在随从中间，随从们高声惊叫，四散飞逃。这时火把熄灭，大伙儿都处在一团漆黑之中。这一切都发生在紧靠剧场的前边。我当心着不去点燃那个把所有的灯盏和场上火盆点亮的火绒，而是手拿火绒等待片刻，让太太老爷们在树木和灌木中慌乱一阵，'灯——灯'，君主象《哈姆莱特》中的国王那样②大声呼叫'火把——火把'，一阵七嘴八舌的声音嘶哑地叫着'火把——火把'。当整个场地亮起灯光时，这个东分西散的人群，象一支吃了败仗的军队那样，重又吃力地聚集在一起了。那位首席侍从官证明自己是个具有时代精神的人，证明自己是当代最有智慧的战术家；因为他在不多几分钟的时间内能够通过自己的努

① 拉奥孔式脸容，系指公元一世纪的希腊拉奥孔雕像，生动地表现了拉奥孔父子三人被巨蟒缠死时与巨蟒搏斗的痛苦挣扎的情状。这里指因痛苦而挣扎的表情。

② 参见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二场，国王要求道："给我点起火把来！去！"众人回答："火把！火把！火把！"

力，使秩序重又建立起来。国君带着贴身随从走上一个高处的宝座，这宝座建在观众座位的中央。等到国君夫妇坐定以后，由那个机器管理人安装的一个非常灵巧的设置，把一大束鲜花撒到他们头上。可现在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命运来临，一朵红百合不偏不倚地落到国君的鼻子上，把他撒得满面通红，因此他获得一种极为庄严的、与隆重的庆典相称的外貌。"

"这太糟了——这太糟了，"克赖斯勒叫道，一面爆发出一阵狂笑，弄得四壁都震动起来。

"别笑得那么狂，"亚伯拉罕师傅说，"那天夜里我笑得比任何时候还无拘无束，我感到自己对种种放浪不羁的行为很感兴趣，我恨不得象疯狂的精灵①那样更加高高兴兴地到处乱闯，更加感到迷惘，但也把专射别人的箭更深地射入我自己的胸膛。——喏！我只是想把它说出来！我选择了漫撒鲜花的片刻，以便牢固地联系上那根无形的穿连整个庆典的长线，它又象根电线，据说能震动人们的心坎，我不禁想到利用这根穿透秘密精神机器的长线把自己串连进叙述中去。——别打断我，约翰内斯——你静静地听我说下去——尤丽亚和公主一起坐在王后后面一边，我把她们两人都看在眼里。等到铜鼓和喇叭静下来，一个藏在香花兰草中间的含苞欲放的玫瑰花蕾掉进了尤丽亚的膝间，犹如夜风催动的气息，深入你内心的歌声阵阵飘送过来：'Mi lagnerò tacendo della mia sorte amara.'②——尤丽亚

① 参见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三幕第二场奥布朗说的话："啊，疯狂的精灵！在这座黑夜的魔林里有什么事情发生？"

② 意大利语："我将为我苦难的命运默默哀诉。"这是霍夫曼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二日记载在日记中的为尤丽亚·马克谱写的歌曲，今天此曲已经湮没无闻了。

听了大吃一惊，可是这首歌，我说这首歌由我们的四个出色的低音号手在远处吹奏起来，免得你对这种演奏方式心存半点疑虑；——尤丽亚开始从唇边发出一声轻微的'啊！'她把花束按在胸口，我清楚地听见她对公主说：'他肯定又来这儿了！'——公主使劲地搂住尤丽亚，高声叫道：'不，不——啊，决不会，'这声音使满脸火红的国君转过身来，怒气冲冲叫了一声'silence！'①这位国君此刻不想对心爱的孩子大大发一顿脾气，但是我从自己这儿注意到，一阵没有消逝的怒意真的给国君的脸上抹上一层奇特的胭脂，连歌剧中的一位tiranno ingrato②本来也不该描上这种色彩。这样一来，最动人的说话，具有寓意的表现王室天伦之乐的最柔美的环境，完全消失了；演员和观众都陷入了很大的窘境。不错，国君手里拿了一个剧本，甚至当他看到精采的地方时，便在本子里划上红杠杠，吻一下王后的手，用手绢揩去眼睛里的泪水，显出一种切齿痛恨的样子，因此那些站在他身旁侍候他的宫廷大臣都窃窃私议起来：'哦，耶稣啊，咱们最仁慈的君主怎么啦！'——我只是想跟你说，约翰内斯，当演员们在前边剧场上演出这些蹩脚的东西时，我却在台后依靠魔镜和别种设备的帮助，在空中表演鬼戏，以歌颂天之娇女俏丽的尤丽亚，你用高度热情创作的旋律，一阵又一阵地响起，是的，时而在远处，时而在近处，响起胆怯的充满疑惧的鬼叫声，这叫声呼喊一个名字：尤丽亚。——可是你不在场——你不在场，我的约翰内斯！戏演完以后，如果我也要赞扬我的爱丽儿，象莎士比亚笔下的普洛

① 法语：安静！
② 意大利语：没有良心的暴君。

斯彼罗赞扬他的爱丽儿那样①，如果我也不得不说，他把一切都干得非常出色，那么我还是觉得我相信自己用尽心计安排的一切，都是淡而无味，毫无生气。——尤丽亚用细微的敏感来理解一切。然而她似乎只有用甜蜜的梦来使自己振奋，而人们认为这种梦对清醒的生活起不了特别的作用。公主跟尤丽亚相反，她往往深深地反躬自省。当她和尤丽亚手挽着手高高兴兴地在公园的照得通明的路上漫步时，廷臣们却在一个凉亭里停步养息。——我在这片刻间准备了主要的打击，可你不在现场——你不在现场，我的约翰内斯。——我情绪不佳，满怀怒火地跑来奔去，检查作为庆典的最后一个节目大规模的焰火是否已经安排定当。我发觉情况不好，便抬头向天，在遥远的兀鹰石上空，在黑夜的微光中，那块红色的小云，默默地向天空升起。它无时无刻不意味着一种风雨。它经过我们的头顶，随时都可能可怕地爆炸开来。至于它什么时候会出现爆炸，这你知道，我是根据云的状况在计算可能爆炸的分分秒秒。估计不到一小时它便要爆炸了，于是我决定加快放起焰火。就在这霎那间，我的爱丽儿和那种魔术开始了，这魔术据说决定所有的一切，因为我听见公园尽头马利亚小教堂里响起你的«Ave maris stella»②的合唱声。我赶紧奔过去。尤丽亚和公主跪在祈祷椅上，这椅子安放在教堂前的空地上。我还没奔到现场，——可你不在——你不在现场，

---

① 参见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第五幕第一场。爱丽儿是个虚无缥缈的精灵，普洛斯彼罗是旧米兰公爵。在上述一场，因爱丽儿帮普洛斯彼罗干了些工作，劝说了他。后来爱丽儿问："干得好不好？"普洛斯彼罗回答："出色极了，我的勤劳的精灵！……"这里借用普洛斯彼罗称赞爱丽儿一事来比喻亚伯拉罕自己。

② 拉丁语：«祝贺你！大海的星辰！»一八〇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由霍夫曼在格洛高作曲的赞美诗。

我的约翰内斯！——眼前出现的一切，使我对此沉默不语。——啊！——我认为我的艺术杰作，此刻没产生一点作用。而我听到的却是我所没有料到的傻乎乎的玩艺儿。”

“说出来嘛，”克赖斯勒叫道，“你把一切统统说出来嘛，师傅！事情是怎样进行下去的。”

“什么也没有了，”亚伯拉罕师傅回答，“这对你没有好处，约翰内斯，要是我还应该说什么，那我的胸口就象刀绞一样，好象我自己的精灵把恐怖和惊骇驱进我自己的内心！——那些云啊！——幸福的想法！——‘要是我该这样说出来，’我粗野地叫道，‘因为一切都在纷乱中结束，’我继续奔向放焰火的广场。国君派人来通知我，要是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那我就该发出信号。我的眼睛死死盯住从兀鹰石上升得越来越高的红云。当它们升到在我看来足够高的时候，我便让人放了臼炮。不久，参加整个活动的王室人士都到了现场。在玩过火轮、火箭、光球这些习以为常的戏耍以及另一些普通节目之后，终于在中国制造的焰火中出现了王后的一行名字，然而在这名字之上，空气中浮游着由乳白色的光聚成的尤丽亚的芳名。——现在是时候了。——我于是燃起 Girandola①。无数火箭嗞嗞作声，噼噼啪啪地升上天空，雷雨用火红的闪电和轰隆的雷声炸开空气，在树林里和山峦间发出山鸣谷应的巨大响声。飓风以排山倒海之势闯进公园，扰乱了丛林最深处由上千个声音合成的大声叹息。我从一个奔跑着的号手手里夺过一个喇叭，兴致勃勃地呜哩呜噜吹奏起来，跟其他的声音合成一片。这时礼炮、大炮以及臼炮的声音与滚滚雷声遥相呼应。”

① 法语：即 girandole，意即许多同时迸发的旋转的烟火。

当亚伯拉罕师傅这样讲述时，克赖斯勒跳起身来，在房间里急步走来走去，上下左右挥动双臂，最后精神抖擞地叫道："这美极了，这妙极了，我在这点上认识了亚伯拉罕师傅，我跟师傅同心同德！"

"哦，"亚伯拉罕师傅说，"我知道，对你来说，最野蛮最可怕的东西正合你的心意，可我忘了你是完全受到鬼神世界可怕势力的支配。你知道，我有气候琴①，我让琴弦绷在大池之上。暴风雨在上面象一个巧妙的和声者演得非常成功。在飓风的怒吼和咆哮中，在隆隆的雷声中，巨型气候琴可怕地响起了和音。强音敲击得越来越快，人们仿佛听到了复仇女神跳的芭蕾舞。它的风格不同凡响，叫人无以名之。在剧场的如墙的幕布之间，是听不到这种声音的！——好啦！——半个小时以后，一切都成为过去。月亮在云隙间露脸。夜风抚摩着受了惊吓的树林，并给它们安慰。夜风也揩去了黑幽幽的丛林上的泪水。其间还时而响起气候琴的声音，象一种低沉的、遥远的钟声。——我的心情变得十分奇妙。你，我的约翰内斯，你把我的心塞得严严实实，使我相信，你将立即在我面前失去的希望和无法实现的梦想之巅升起，沉入我的心坎。如今在这黑夜的静谧中，我演了怎样的一出戏，我怎样有力地扯掉黑暗的灾难绕成的死结，走出我的内心世界，这种种想法使我感到陌生，它们变成了另一种形象，向我迎面袭来，这时我吓得直打哆嗦，我在这形象面前情不自禁地感到害怕，而这形象莫非就是我自己。——几个鬼火在公园里到处跳舞、游荡，可这是仆人拿着的灯笼啊，他们刚才因为惊惶奔

① 意大利米兰贾托尼修道院长让人在两个钟楼之间架起十五根铁弦，使其发出全音阶的声音，并随着气候的变化发出或强或弱的声音，人们称这种风力弹弦为气候琴。这儿讲的气候琴就是类似的风力弹弦。

逃，现在把丢失了的帽子、假发、发袋、短剑、鞋子和围巾寻找。我起身离开，在我们城市前的大桥中央站定了，再次回头望望公园，公园笼罩在一片魔幻的月光中，好似一个魔园，园里已经开始演出喜剧中轻盈的神仙。这时我耳中蓦地听到一声呜咽，象是蛙叫，又象是新生婴儿的啼哭。我估计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便伏在桥栏杆上观看。我在明亮的月色中发现一只小猫正沿着桥墩吃力地往上爬，借以逃避死神的威胁。也许是有人想把一窝小猫溺毙，而这个小东西又一次爬上来了。嗬，我心里想，这不是个小孩子，而是一头可怜的畜生，它在向你呼救啊，你得把它救上来。”

“唔，你这个敏感的尤斯特，”克赖斯勒笑着叫道，“你说吧，你的台尔赫姆在哪儿？”①

“请允许我说几句，”亚伯拉罕师傅接下去说，“允许我说几句，我的约翰内斯，你拿尤斯特和我作比较，这不可能办得到。我比尤斯特还要尤斯特呢。他救了一条吧儿狗，一头畜生，这畜生谁都愿意和它打交道，甚至等着它作出可喜的贡献，来背负猎物、手套、烟草袋和烟斗这些东西。可我救的是一只猫，一只许多人见了害怕的畜生。它被看作奸刁，不柔和，没有一丝善意，它没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坦率的友谊，它从不完全放弃对于人的敌视态度。是的，我要救一只雄猫，我救它出于纯洁的对自己并无好处的人类之爱。我趴在桥栏杆上，冒着危险往下抓住那只正在咪呜咪呜叫的小猫，把它提上来，放入口袋。一到家里，我赶快脱下衣服，精疲力竭地躺到床上。但是在我刚要入睡时，一声凄惨的咪呜把我惊醒过来，这声音似乎来自我的衣橱。——我

① 这里提到的尤斯特、台尔赫姆等人，出自莱辛笔下的喜剧《明娜·封·台尔赫姆》。可参阅该剧第一幕第八场。

把小猫忘了，让它留在我的上衣口袋里挂进橱里了。于是我把猫从禁闭的衣橱中释放出来，为此它拚命用爪抓我，弄得我五个指头根根鲜血直淌。我正想把这只猫扔到窗外去，可我想前思后，不禁为自己这种小小的蠢举，这种不适于用在人身上的报复行为而害臊，更加谈不上把这种复仇行为用在没有灵性的畜生身上了。——够了，我于是费尽心计把猫养大。它是这类最聪明、最听话，是人们所能见到的最机警的动物之一，这类动物只是缺少较高等的教育，我亲爱的约翰内斯，这种较高等的教育，你不用多大辛劳就可以教给它，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到我要把那只我称之为穆尔的雄猫托付给你之故。虽然穆尔当前如同法学家们所表示的那样，还不是个 homo sui juris①，然而我还是要询问它的意愿，它是否愿意为你服务。它当然乐意为你服务。"

"你胡说八道，"克赖斯勒说，"你胡说八道！亚伯拉罕师傅！你知道，我对于猫不特别爱好！我倒特别喜欢狗。"

"我请你，"亚伯拉罕师傅回答道，"我请你，亲爱的约翰内斯，出于我的一片真心，请你收留我那满怀希望的雄猫穆尔，至少等到我出外旅行归来。我为此已经把它带了来，现在它等在外边，听候好消息。你至少看一看它啊。"

说着，亚伯拉罕师傅打开大门，草席上躺着一只身子蜷曲起来的、正在睡觉的猫，这只猫按照它那种长相，真可谓美得出奇。它背上的灰黑色条纹，一起在两耳中间穿过，直达头顶，在额上构成极为精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它那条十分神气的尾巴同样满布条纹，长得异乎寻常，很有力气。它那五彩外衣，光灿夺目，熠熠发光，经太阳一照，人们能够看到黑灰两色条纹之间，还有

① 拉丁语：法人。

细长的金黄色条纹。"穆尔！ 穆尔！"亚伯拉罕师傅叫道，"克尔……克尔……"雄猫舒展一下身子，十分清楚地回答——然后站起身来，弓起异常的猫背，睁开草绿色的眼珠，眼里闪忽着智慧和理解力的火花。至少亚伯拉罕师傅是这样认为的。连克赖斯勒也不得不这样承认，雄猫穆尔有着特别的、与众不同的外貌，它的脑袋特别厚实，足以装下各种学识，可是它的胡子在年轻时代已经够白够长的了，以致雄猫有时装出一副希腊哲人的权威架势。

"可是怎么能够到处随地睡觉呢，"亚伯拉罕师傅对雄猫说，"你失掉了种种欢乐，将要过早成为一头愁眉苦脸的畜生。好好打扮打扮，穆尔！"

雄猫立刻用一对后腿坐了起来，用天鹅绒似的前爪揩抹自己的前额和面颊，然后叫出一声清晰的、欢快的咪呜。

"这是，"亚伯拉罕师傅接下去说，"这是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赖斯勒先生，你将来要侍候他。"雄猫呆呆地瞅着乐队指挥，大眼睛里闪出火光，开始咕噜咕噜地念猫经，然后跳到克赖斯勒身边的桌上，二话没说，一家伙窜上乐队指挥的肩膀，仿佛要跟他耳语似的。随后它又跳到地上，绕着新主人打转，尾巴摇来摆去，嘴里呜噜呜噜，好象它要真正认识乐队指挥似的。

"上帝宽恕我，"克赖斯勒叫道，"我完全相信，这个灰色的小家伙很有理智，大概出身于作为穿靴子雄猫的望族①！"

"可以肯定地说，"亚伯拉罕师傅回答，"雄猫穆尔是世界上最滑稽的动物，是一个地道的普尔辛尼尔②，十分听话，规规矩

---

① 这里暗示民间故事《穿靴子的雄猫》和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蒂克的同名喜剧（1797年）。

② 由滑稽演员演出的意大利即席喜剧演员面具之一。

矩，不老是缠住人，自以为是，不象狗那样，有时做出笨拙的亲热动作，突然向你袭击。”

“我在，”克赖斯勒说，“观察这头聪明的雄猫时，心里重又感到难受，我们的知识圈子是多么狭小呀。——谁能够说，谁能够猜到，动物的理解能力是多么地大呀！——当我们无法探索自然界的某些事情，或者更有甚者，无法探索所有的事情时，我们便立即大言不惭，自夸在学校里学到的起码知识，这些知识其实远不及我们的鼻子灵敏。动物的全部理解能力，常以最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把这些一概称作本能。我可只能回答唯一的问题：本能这个概念，是盲目的，并非随意的冲动，是否和梦想的能力相协调。但是举例来说，狗好作梦想。谁观察了一条正在酣睡的猎狗，在梦中专心致志地参加整个狩猎活动，谁就知道这一点。它搜索，它嗅闻，它动动脚，仿佛它正在奔跑，它喘气，它出汗。——关于善于梦想的雄猫，我现在一无所知。”

“雄猫穆尔，”亚伯拉罕师傅打断朋友的话，“不仅善于梦想，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它也常常陷入温柔的梦境，神思恍惚，想入非非，总而言之，常常处于罕见的醒睡之间的状态，这可看作天才人物自我欣赏时刻的诗意心境。它在这种状态中作异乎寻常的呻吟和叹息为时并不很久，这使我不得不相信，它要不是在闹恋爱，就是在演悲剧。”

克赖斯勒朗声大笑，同时叫道：“那么来吧，你这头聪明、听话、风趣和富有诗意的雄猫穆尔，让咱们——”

（穆尔继续往下写）：我最早受的教育和我青年时代的岁月，值得多加引证。

这就是说，值得极大的注意和富有教育意义的是，一个伟大人物在他的自传里写下了他青年时代的一切，尽管这些东西看

来并不重要，但他还是把这些详尽地加以描述。不过一位伟大的天才会经历一种无足轻重的事吗？在他孩提时代不论他是否参加一切活动，恐怕全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些活动在他的不朽自传的深刻意义上和特殊的倾向上，一定撒下了明亮的光彩。在这位努力向上的青年人的胸口，升起了巨大的勇气，但是怯生生的怀疑在折磨这位青年：他内在的力量是否足够？要是他在书上念到，伟大人物在孩提时代也玩士兵游戏，贪婪美味佳肴，有时因为怠惰、不可教育和愚昧无知而遭殴打，“正好跟我一样，正好跟我一样，”这个青年情绪激昂地叫道，他的怀疑没有持续多久，他认为自己也是个大天才，尽管他实际上只是个受人崇拜的偶像。

有些人念普卢塔赫①或者也读科纳利乌斯·内普斯②的作品，后来成了伟大的英雄；有些人读古代悲剧诗人的译本，此外还读卡尔德隆③和莎士比亚，歌德和席勒。那么如果成不了大诗人，终究也成了众人爱戴的小诗人，成为人们欢迎的作者。因此我的作品也一定会在某些朝气蓬勃、情绪高涨的雄猫的胸中激起诗意的生活浪花，于是那只高贵的年轻雄猫把我那本自传体的嬉笑之作④，拿到屋顶上面，深入钻研刚才还在我爪子下的这本书的高尚内容，然后他心花怒放、精神抖擞地叫道：“穆尔，神圣的穆尔，你那最伟大的族类，我要对你，只对你本人表示千恩万谢，只有你的榜样使我感到自豪。”

---

① 普卢塔赫(约46—约120)，希腊作家，著有知名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比较传记»。

② 科纳利乌斯·内普斯(约公元前100—约公元前25)，罗马历史学家。

③ 彼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卡(1600—1681)，西班牙戏剧家。

④ 这里暗示德国作家让·保尔(1763—1825)的作品«一个女巨人脑壳下面的自传体嬉笑之作»(1796)。

值得赞扬的是，亚伯拉罕师傅在对我的教育方面，既不重视被遗忘的帕泽多夫①，也不追求佩斯塔洛齐②的方法，而让我自由自在，毫无限止地自己教育自己，如果我只听命于某种正常的原则，亚伯拉罕师傅就认为这些原则对这个在世上集中统治权力的社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除了这原则以外，一切都是盲目地疯狂地混杂在一起，到处都是你推我搡，弄得鼻青眼肿，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社会。这种原则的实质亚伯拉罕师傅就称做自然的礼仪，这与习惯的礼仪不同。按照这种礼仪，一个人如果给一个莽汉撞个满怀，或者被对方踩了一脚，此人必须说："我以最大的恭顺，请求多多原谅。"就算人们需要那种礼仪，但我还是不能理解，叫我那个生来就有自由的族类如何去服从它。亚伯拉罕师傅用来教导我那个正常原则所使用的主要手段③，是某一根很讨厌的桦树枝，因此我很有理由控诉我那教育者的手段残酷。要不是我生来就有和较高文化的师傅打交道的癖好，我早就一走了之了。——文化越多，自由越少，这句话千真万确。随着文化提高，需要随着提高——嗯，正在此刻不顾场合和时间就得满足某种自然的需要，这也是亚伯拉罕师傅用他多灾多难的桦树枝最初要我断绝这种念头的。接着产生了贪欲，我后来才明白，这种贪欲出于某种不正常的情绪。正由于这种也许自动产生于我那心理机构的稀奇的情绪，促使我放弃师傅为我准备的牛奶和烤肉。我跳到桌上，偷吃了师傅自己享受的东西。我感受到桦树枝的力量，但也不去管它。——我认识到，师傅有理

---

① 约翰·贝恩哈德·帕泽多夫(1724—1790)，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教育家。一七七四年在德骚创设以博爱劝世和以发展自然性能为宗旨的教育学院。

② 约翰·海因里希·佩斯塔洛齐(1746—1827)，瑞士人民教育家；他的教育方法基于直觉和自发。

③ 手段一词原文为拉丁文：regens。

由要我断绝这类念头，因为我知道，我的某些善良的同胞，比我的文化差，受的教育也少，因为这个缘故，它们一生处于可怕的烦恼中，是的，处于最可悲的境地。然而我也了解，一头充满希望的年轻的雄猫往往缺少内在的精神力量去抑制自己的欲望，如喝光那钵子里的牛奶，因而不得不痛悔失去一条尾巴，受到嘲笑和讥讽而回到寂寞中去。看来亚伯拉罕师傅有理由要我放弃这种恶习；但是他反对我如饥似渴地去追求科学和艺术，这点叫我不能原谅他。

师傅的房间里除了那张装有书籍、文件和各类罕见用具的写字桌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吸引我了。我可以说，这张写字桌是个魔圈，我被禁锢在这个圈子中。然而我也感到某种神圣的恐惧，这种恐惧阻止我完全去追求我的欲望。有一天师傅终于不在家，我打消顾虑，跳到桌子上，当我坐在文件和书籍下面，并且最终钻到里面去的时候，我心里快活极了。不是出于恶作剧，不，只是出于好奇心，出于对科学的饥渴，我用爪子抓起一张稿子，把它扯来扯去，直到它被撕成许多小碎片，纷纷落在我的跟前。师傅进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大吃一惊，冲着我声嘶力竭地叫道："畜生！真他妈的！"一面操起桦树枝狠命地朝我揍来，我痛得呜呜直号，爬到炉子下面躲藏。后来若不是主人用友好的话引我出来，我就整天呆在下面。这样的事件谁不害怕一辈子呢，就是追求大自然给他描绘的道路，他也心惊胆战。但是，我的疼痛还没有完全好，我顺着我那不可抗拒的渴望，又一次跳到写字桌上。当然只是我师傅的唯一的一声叫唤，一个断断续续的句子，诸如："你敢！"——足以重新把我赶跑，这样，连研究一下也没有可能了；这时我从容地等待一个有利的时刻到来，准备重新开始研究。这个时刻不久也终于来到了。有

一天师傅整装待发，我便躲进一个房间，使他找不到我。他已发现我撕碎的稿子，准备把我撵走。师傅才走，我就一家伙跳到了写字桌上，我一头躺进文件中央，心里有无法形容的舒服。我用爪子灵巧地打开一本相当厚的书，这本书就在我面前，我想试着看看里面的字母我是否有可能理解。虽然最初我完全失败了，但我并不完全放弃尝试，而是坚持下来，等待一种十分特别的神灵来到我身上，教我读这本书。我这样地专心致志，直到他来到我身边，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听见一个声音响起："瞧，这该死的畜生！"他冲着我奔来。我这时想逃跑，已经为时太晚。我竖起耳朵，尽量伏下身体，我这时仿佛已感到桦树枝揍到了我的背上。然而师傅的手正好抬得老高时，突然又停下来，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并且叫道："雄猫，雄猫，你在念书吗？是的，你能念，我不禁止你。现在要瞧一瞧！你内心具有怎样一种求知的冲动。"——他抽走了我脚掌下面的那本书，向书里看看，他笑得比刚才还要放荡。"我不得不说，"然后他说，"我完全相信，你为自己创办了一个小型袖珍图书馆，因为要不，我压根儿不知道这本书是怎样到我的写字桌上来的？——嗯，你现在尽管念吧——勤奋地学习研究吧，我的雄猫，如有必要，你念到重要的地方，可以轻轻地撕一下，作为记号，这点我听凭你随意处理！"——说着，他把那本打开了的书重又推回给我。我后来听说，那是克尼格①的著作《论跟人打交道》。我从这部精采的书里汲取了许多生活的智慧。这部书完全合我的心思，它非常适合那些想在人类社会中生存的雄猫。就我所知，这本书的倾向迄今是被忽略

---

① 阿道尔夫·封·克尼格男爵(1752—1796)，是德国启蒙运动晚期有多方面成就的作家。所著《论跟人打交道》是一部流传极广的两卷集作品。

了的，因而有时会被作出错误的判断：那种完全墨守书中成规的人，必然会到处以一种刻板的、麻木不仁的自命不凡者的面目出现。

从此以后，师傅不仅容许我呆在他的写字桌上，而且也乐意看到我跳到桌上去，甚至自己把我安放在他面前的一些文件中间。

亚伯拉罕师傅有这样一个习惯，他常常接二连三地高声朗读许多东西。我不会阻止他把我这样放在写字桌上，我可以躲在书堆中看到他的书，老天赐我一双敏锐的眼睛，我这样偷看他，有可能使他不感到难堪。我把文字和他嘴里说出来的话作比较，从而使我能很快学会了念书。谁要是对此不肯相信，他一定对于造化赐给我的奇才没有任何概念。有天才的人理解我，器重我，对我不抱怀疑，他们考虑到我受到的训练也许和他们的相似。同时我也不允许把我的奇特的观察力公诸于世，这种观察力是因为我充分理解人类的语言而获得的。我也就是带着充分的意识观察到，我压根儿不知道我对人类语言的理解是怎样得来的。在人们中间，象我这种情况也可能存在，这样的事并不使我感到奇怪，因人类在童年时期要比我们愚蠢得多，笨拙得多。作为一只地道的小雄猫，我从来没有去抓自己的眼珠，或用手去攫取火焰或光线，或者把擦靴油当作樱桃糊来吃，然而在一些小孩子身上，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念完书以后，头脑里塞进来的外来思想日益增多，我感到这种最不可抗拒的渴望，也感到我自己的思想来自我内心的神灵，并把它们从遗忘中拯救出来，其中当然也包括困难的书写技巧。我师傅写字的时候，我虽然仔细地观察过他的手怎样动作，我想学他那种机械的动作，但终究没有成功。我研究了希尔马

尔·库拉斯老先生[1]的著作，也就是研究了唯一的一本书法临摹本，这是师傅的藏书。我几乎产生这样的想法，书写时产生的神秘的困难，只有通过戴在熟练的手上的大袖头才能克服，这是唯一可以获得的特殊的技巧。我的师傅也可以不戴袖头书写，就象技巧娴熟的走绳索的人那样，最后他走起索子来，用不到平衡杆支撑。我十分好奇地想得到一副袖头，我想用年老的女管家的 dormeuse[2] 为我的右爪做一只合适的袖头。这如同在天才人物身上常常出现的情况那样，我忽然心血来潮，获得了一个天才的念头，于是一切都迎刃而解了。我也估计到，自己要象我师傅那样执笔写字，那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可能是我们的前掌和人的手构造不同，而这种估计是正确的。我得发明另一种适合我右掌构造的书写方式，这种方式也真的被发现了，如同人们所想的那样。——于是从个人的特异的组织中产生了新的体系。

我发现第二种棘手的困难是，怎样把笔沉浸到墨水瓶里去。我每次试着干，总是不行，我在把笔浸到墨水瓶里去的时候，屡屡把前掌一起浸了进去，这样，在写第一行字的时候，掌子涂的比笔写的还多，还大，还宽。因此我写的第一张手稿叫人认辨不清，纸头上几乎都是些墨水印子。天才人物容易在雄猫的初期作品中猜到天才的雄猫本身，也能猜到从永不涸竭的泉源里喷射出来的精神的深度和丰富程度，他们会感到惊讶，甚至大惊失色。为了使世人日后不至于争论我写不朽著作的时间程序，我在这里想说，我最初写的是富有哲理的多愁善感的教育小说：《思想

---

① 生活在十八世纪执教于柏林约阿西姆斯塔勒高级文科中学的教师，著有《御笔》(1714)一书。

② 法语：睡帽。

与观念或猫与狗》。这个作品本可获得巨大的声誉。后来，到了万事俱备的时候，我写了个政治作品，书名为《论鼠的陷阱及其对猫的思想和活力之影响》；随后我感到悲剧《鼠王卡达洛尔》十分精采。就是这个悲剧，据说在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剧院里上演时，会受到无数次的热烈鼓掌的欢迎。我这种努力向上的精神的产品，为我全部作品中的这一系列作品打开了大门。至于创作这些作品的原因，我将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

等到我拿笔的姿势学得比较好的时候，等到我的前掌不再被墨水沾污的时候，我书写的风格自然变得比较美丽，比较可爱，比较明快了。我把全部精力投在诗集年刊上，写了许多不同的亲切的文字，不久我成了一个亲切可爱的人，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我那个时候本来写出了一首有二十四歌的英雄诗篇，然而当我写完的时候，它变成了另一种东西，还在坟墓中的塔索①和阿里奥斯托②为此可能要感谢上天哩。要是在我的爪子底下真的跳出了一首英雄诗章，那他们两人中任何一人都不能念到了。

我现在想到——

（废纸）——为了便于了解，有必要对你，亲爱的读者，清楚地分析一下事情的整个状况。

要是有谁仅仅一次下榻于幽美的齐格哈兹村镇的旅馆，他会立即听到人们谈论国君伊雷瑙斯。要是他向店主只定一道这一带人喜欢吃的斑鳟名菜，那么店主一定会回答说："您有眼光，

---

① 托尔夸多·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著有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

②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著有《疯狂的罗兰》（1516），他的诗歌受到世界文学界的好评。

我的先生！我们最仁慈的国君也非常喜欢吃这道菜，我能够用宫廷里的通常烧法来烧煮这种美味的鱼。”从最新的地理学、地图、统计消息中，这位过路的旅客获悉的无非是以下的情况：齐格哈兹村镇连同兀鹰石以及沿着他正好旅行经过的公国附近整个地区，都是连在一起的；他能在这儿找到最仁慈的国君陛下和他的宫廷，不得不因此感到极为惊奇。事情可有下述的来龙去脉：国君伊雷瑙斯真的统治着一个离齐格哈兹村镇不远的秀丽的小公国，从他住处的宫殿的了望台上，能用精美的多隆德①，鸟瞰他的整片国土。他可以经常看到公国的兴衰和他亲爱的臣民的幸福。他随时都能知道国土上最遥远区域内彼得的小麦田里的生长情况，也同样能观察到汉斯和孔兹对他们的葡萄园是否好好耕种，勤加管理。有人说，国君伊雷瑙斯在一次越过边境的散步时，从他的口袋里丢失了他的小公国。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大公国的一则附有若干补充规定的新法则中，国君的土地已经被登记入册。上级免去了他的大职，削减了数量相当大的属于他的土地上的每岁收入，而这笔款子正是他在美丽的齐格哈兹村镇过奢侈生活所必需的。

除了土地，国君伊雷瑙斯还拥有没有被削减的一大笔动产，这样一来，他仿佛从一个小摄政的地位一下子跌到一个颇有声望的财主的地位，这位财主可以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过日子。

国君伊雷瑙斯享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声誉，他是一位对科学和艺术有天赋的君主。现在他当了公国之主，常常为行政工作繁重而感到痛苦，不错，一度有谣言传开，说他有一种罗曼蒂克的

① 一种以光学家约翰·多隆德(1706—1761)命名的望远镜。

希望：带上几头家畜在小屋里，在潺潺的小溪边，过一种孤寂的、牧歌式的、procul negotiis①生活，吟诗作乐，使得人们以为，他现在已经忘记自己是个国君，倒象一个当家的独立自主的财主，为舒适的家庭必需品安排张罗。但是财主完全不是这样的呀！

事情可能是这样，这种伟大的小君主们对艺术和科学的爱好，只是他本来的宫廷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合乎常情的礼仪要求他们收藏名画，听听音乐，如果宫廷图书装订工停工，不肯为最新的文学作品烫金和装上皮封套，那么他们就会雷霆万丈。但是如果那种对艺术和科学的爱好是宫廷生活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这种爱好连同宫廷生活必定同时完蛋，也不可能为失去的王位或人们坐惯了的统治者的小宝座，保持若干持久的安慰。

而伊雷瑙斯两者兼有，既有宫廷生活，也有对艺术和科学的爱好，同时他让自己的生活中出现一个美梦，在这个梦里，他本人和他周围的一切以及整个齐格哈兹村镇都出现了。

他的所作所为俨然以操生杀大权的君主自居，他保存了整个宫廷人员，小公国的首相，诸位财政大臣等等，等等，颁发勋章，召见廷臣，举行大多由十二人至十五人组成的宫廷舞会，因为容许进入小宫廷的规定比那些大宫廷更为严格，而城市里的人极为善良，他们保持了这个虚无飘渺的宫廷的虚伪的光彩，他们认为这样做会给城市带来荣誉和声望。所以好心的齐格哈兹村镇人把伊雷瑙斯称作他们的最仁慈的君主，在国君的命名日和他家族的命名日给这城市带来光彩，乐意为宫廷的娱乐献出

① 拉丁语：远离尘嚣的。

一切，如同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里的雅典人。

无可否认，国君表现了他那最富有激情的角色，他懂得把这种激情传达给他的整个周围世界。——齐格哈兹村镇俱乐部里的一位财务顾问面色阴沉，沉默寡言，颇有城府！——他的额上堆满愁云，常常陷入沉思默想，然后一骨碌跳起，好象蓦地惊醒过来似的！——几乎没有人敢在他身边大声说话，也没有人敢于和他顶撞。钟敲九点，他跳起身来，拿起帽子想走。谁要是想留住他，一切努力全属徒然，他以骄傲的、意味深长的笑容斩钉截铁地说，办公室里有堆积似山的文件等待他去处理，为了准备明天举行的极端重要的上一季度的同行会议，他只好牺牲今天这个夜晚。他匆匆地一走了之，让留下来的朋友怀着十分敬畏的心情，对他工作的巨大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表示惊讶。——这位诉苦的先生非得通宵达旦准备那个重要报告不可吗？——其实未必，他报告的内容是全区的洗涤帐单，厨房、筵席、衣帽间的洗涤帐单内容，如此等等，过去的那个季度已经结清，他每逢有洗涤事宜总要作一次报告。——这个城市也就是这样对国君的这个穷车匠寄予同情的。然而城里人为国君同僚的巨大激情所鼓舞，说道："既要严格，又要公正！"这个人根据接到的指令，卖掉了已经没用的半辆马车，国君的财务人员对他不予惩办，三天以后给他指示，要他把剩下的半辆留下来，也许日后还能派用场。

照耀在伊雷瑙斯的宫廷里的一颗特殊星辰，那便是本聪咨议夫人，她是个年方三十五六的遗孀，本来天姿国色，惹人怜爱，如今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只有她的贵族地位受到人们的怀疑，但国君却把她一劳永逸地接进了他的宫廷。咨议夫人才思敏捷，智力过人，老于世故，但主要是性格上具有某种冷冰冰的特征，这种特征是驾驭天才所必不可少的，它使人的才力充分发挥，它

象傀儡戏中的拉线，操纵着国君的这个小朝廷。她的女儿名叫尤丽亚，从小和公主海德维迦一起长大。咨议夫人在精神教育方面对海德维迦起了很大影响，使她在国君家族的圈子里好象是与众不同。特别是大大地压倒了她的哥哥。太子伊格那兹老是很幼稚，几乎可以称作白痴。

跟本聪咨议夫人相比，在王室最中心的圈子里具有夫人那种影响和作用、但方法不同的那个奇特的汉子，你，亲爱的读者，早已把他认作是伊雷瑙斯宫廷的 maître de plaisir① 和好作讽刺嘲弄的黑色艺术家。

足够引人注目的乃是亚伯拉罕师傅在王家的地位和作用。

伊雷瑙斯国君的先王，是一个生性敦厚、作风朴实的男子。他看出，人们只要显示一下力量，国家机器的弱小体系不会转向兴旺发达，而会被粉碎殆尽。因此他象以往一样，继续治理他的小公国，只是他缺少机会来显示自己的才智和特殊的天赋，他满足于在他的小国里人人安居乐业，考虑到外国情况，他又满足于人人不议论别人，个个象妇女那样无可指摘。要是说老国君这个小朝廷是极为古板、讲究虚礼、颇有古弗兰克风尚的话，那么老国君压根儿不可能去探讨后世产生的某种忠君思想，所以这个由内廷大臣、御前总监、宫廷侍从在内部所苦心经营起来的架子得以持久不变。但是在这个架子上有一个驱动轮在工作，不论大臣、总监都无法使这个轮子停顿下来。这个轮子也就是老国君天生的那种爱干冒险、奇特、秘密事情的癖好。他有时喜欢按照《一千零一夜》中高贵的统治者的先例，微服出访，周游各地，以满足他个人的癖好，而这种癖好却同他的其余爱好处在极

---

① 法语：司仪、舞师。

端对立的地位。他这样做或者至少可以寻找某种思想动力。于是他戴起圆帽，穿起灰色上衣，使人人在看他第一眼时就无法认出他就是国君本人了。

有一天，国君化了装，使人认不出来以后，穿过一条林荫大道，这条大道从王宫通向远处一个地方，那儿有孤零零的一间小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御厨的遗孀。他刚来到这所屋前，便看见两个裹着大衣的男子从屋门里悄悄地走出来。国君连忙闪到一旁；伊雷瑙斯王家历史编纂学家——此人我以后还要描写——声称，其实国君即使不穿灰色上衣，而穿上豪华的国服，佩上星形勋章，也是不会被注意到，不会被认出来的，因为当时是漆黑的夜晚啊。当这两个裹着大衣的人紧靠国君跟前慢慢走过去的时候，国君十分清楚地听见了两人的交谈。一个说："兄长阁下，我请你好生注意，这会儿别当蠢驴！——在国君获悉这个人的情况前，必须把他打发走，因为要不然，咱们自己找可诅咒的巫师上门了，而此人将要用撒但[1]的魔法把咱们大伙儿置于死地。"另一个回答："Mon cher frère[2]，你别这么激动，你知道我的洞察能力，知道我的 savoir faire[3]。明儿我给这个危险的家伙扔几块金圆，他会尽力用魔术欺骗老百姓。此处不许他呆下来。此外国君是个……"

谈话声消失了，因此国君对后面的话听不清楚。他认为这个人就是内廷大臣，而另一个不可能是别人，一定是他的兄弟首席司猎吏，刚才从屋里悄悄出来又作了这种秘密交谈的就是这两个人。国君从口音上已经把这两人确切地听出来了。

---

① 即魔鬼，这里譬喻巫师。

② 法语：我亲爱的兄弟。

③ 法语：机灵。

人们可以想象，这样的机会送上门来，国君是不肯把它放过的。别人不让他认识这位危险的巫师，他可是偏偏要去找这个人。他过去敲敲小屋的门，寡妇手里拿个烛台走出门来，她一见国君戴的圆帽和灰色上装，便以一种冷冷的客套话问道："先生有何贵干?"被问的先生当然就是国君，因为他化了装，对方已经认不出来了。国君向妇人打听投宿在她那儿的陌生人是谁，对方告诉他，陌生人不是别人，正是一个非常机灵、非常著名、带有许多证明和许可证以及优惠权的魔法师，他想在这儿卖艺。寡妇又讲道，刚才有两位宫廷贵人来找魔法师，他给这两个人看一些完全莫名其妙的东西，这两人看了极为惊讶，他们吓得面似土色，惊惶失措，结果魂不附体地离开了这屋子。

不用多说，国君让妇人带他去见魔法师。亚伯拉罕师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有名的魔法师)接待他象接待一个他久久等候的人那样，接着他把门关上了。

没有人知道亚伯拉罕师傅此后干了点什么，但有一点是确切的，那就是国君当晚留在魔法师那儿，下一天早上王宫里布置了一个房间让亚伯拉罕师傅搬进去住，而国君的工作室通过一条秘密通道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那个房间。还有一点也是确切无疑的，就是国君再也不叫内廷大臣"mon cher ami"①，也不再让首席司猎吏给他讲追捕白角兔的奇异故事了，这头白角兔是他(首席司猎吏)初次出猎时没能在树林中打中的。这样一来，这兄弟俩陷入了难堪和绝望的境地，因而不久，两人便离开了宫廷。最后有一点也是十分确切的，那就是亚伯拉罕师傅不仅通过他的幻术，而且也通过他在国君那儿获得的越来越多

① 法语：我亲爱的朋友。

的声望，使朝野上下惊叹不已。

至于亚伯拉罕师傅施行的法术，根据上述那位伊雷瑙斯王家历史编纂人的叙述，有许多是令人无法相信的，不拿亲爱的读者的信任去作孤注一掷是无法追记下来的。那位历史编纂人认为所有法术中最奇特的法术足以证明，亚伯拉罕师傅怎样公开地和外国的可怕势力保持着危险的联系，这一点无非是指那种听觉上的魔法，这种魔法后来被称作隐身姑娘而赢得那么多的注意，而亚伯拉罕师傅当时就知道把姑娘提出来，比后来出现的情况更有意义、更富于幻想、更抓住人心。

除此以外，人们也想知道国君本人跟亚伯拉罕师傅进行的某种魔法活动。对于这种活动的目的，在宫女、侍从以及宫廷的其他人士中间引起各类愚蠢的毫无意义的猜测和愉快的论争。有一点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亚伯拉罕师傅教导国君怎样捉住有时从实验室里冒出来的烟雾用以制造金子，怎样引导国君去参加各种有益的鬼神会议。大家进一步相信，国君若不问过agathodämon① 和 spiritum familiarem② 或诸星宿，既不会把专利权交给城市的新市长，也不会同意给王家司炉任何津贴。

老国君逝世以后，统治权转到伊雷瑙斯手里，亚伯拉罕师傅离开了这个国土。这位年轻的国君压根儿没有见到过他父亲对于冒险和奇事的癖好，虽然让师傅走了，但不久认识到亚伯拉罕师傅有一种内在的神奇的魔力，他能召来某个恶鬼，而这个鬼非常乐意在小宫廷里安家落户，这也就是寂寞的地狱之鬼。接着

① 希腊语：伟大的天才，指亚伯拉罕。
② 拉丁语：家神，也指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师傅在先王在世时所获得的声望，在年轻的国君心里深深地扎了根。有那么片刻之久，伊雷瑙斯国君觉得亚伯拉罕师傅是个仙人，他有超乎人世的一切能力，他现在还是那么崇高。有人说，这种特殊的感受，出自国君青年时代的毕生难忘的关键时刻。国君在孩提时代有一次出于儿童的过分的好奇心，闯进亚伯拉罕师傅的房间，傻里傻气地把师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刚刚完成的一架小机器弄坏了，师傅忿怒异常，对这个手脚笨拙造成破坏的小太子，给了重重的一记耳光，然后急急忙忙地把小太子逐出房间，赶到走廊上。这位年轻的太子泪似泉涌，结结巴巴地说："亚伯拉罕——soufflet①"——因此惊呆了的内廷大臣认为这是一次危险的放肆行为，更深地闯入可怕的秘密中去，这点他敢于作种种猜测。

年轻的国君深深感到需要把亚伯拉罕留在自己的身边，作为宫廷机器中的活泼、生动的指导原则；但是要把师傅留下来所作的种种努力都归徒然。一直到了那次多灾多难的散步时，他作为伊雷瑙斯的国君，丢失了他的小片国土。当他安排齐格哈兹村镇梦幻的宫廷生活时，亚伯拉罕师傅又一次来到这个国土，事实上，在适当时刻他是根本没法来到这儿的。因为除此以外——

（雄猫继续往下写）——值得注意的事件，正好给我富有思想的传记作习以为常的表达，我要写下我的生活中的一段经历。

——读者诸君！——无论是年轻人，男子还是妇女，在你们的毛皮下面有一颗心在咚咚地跳动，你们跳动的意义是为了道

① 法语：耳光。

德——你们认出大自然用来束缚我们的甜蜜的纽带，你们日后会理解我，并且喜欢我！

天气热起来了，我曾经在炉边睡了一整天。现在薄暮降临，凉风吹进我师傅的打开着的窗子。我从昏睡中醒来，舒展一下胸部，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情涌上心头，其中有痛苦也有欢乐，这感情燃起我最甜蜜的预感。我受到这种预感的征服，用那个冷冰冰的人称作的（表情丰富）的弓起背的动作，高高地站起身来！——出去——到户外去走走。我于是来到屋顶上，在夕阳的余辉中兴致勃勃地漫步。我听见阁楼上有声音传上来，那么温柔，那么隐蔽，那么熟悉，那么诱人，一种说不出名堂的东西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威力吸引我下去。我于是离开美丽的大自然，通过一个小天窗爬进阁楼里。——我一跳跳到楼板上，立即看见一只美丽的、有黑白花斑的大狸猫，她坐在两条后腿上，姿势挺舒服，正是她发出诱人的叫声，如今以探索的目光向我忽闪着。我立刻坐到她的对面，我屈服于内在的本能，试图和着黑白花斑猫已经唱起的歌子跟她一起唱。我获得了成功，我得自己承认，这次相当成功。从此刻起，我就记下日期，我在这儿是怎样注意那些研究我和我的生平的心理学家们，记下我相信我内在的音乐天赋，以及如何看待对天赋本身的信任。那只黑白花斑猫对我敏锐地、目不转睛地瞪了好一阵，突然沉默片刻，两条后腿用力一蹬，向我猛地扑来！我看来势汹汹，不会有好结果，便露出我的利爪，就在这一刹那间，黑白花斑猫大叫一声，晶莹的泪水从眼眶里一涌而下："儿子——哦，儿子！过来！——赶快到我怀抱里来！"——然后，她搂住我的脖子，热情地把我紧紧地压在她的胸口："嗯，真是你啊，你是我的儿子，我的好儿子，我生你时不怎么特别痛苦！"

我感到自己内心深深地激动了，这种感情一定使我深信，那只黑白花斑猫真的是我的母亲，尽管如此，我还是问她道，她是否确信我是她的儿子。

“哈哈，再象没有了，”黑白花斑猫说，“再象也没有了，这副眼睛，脸上的线条，胡子，这身毛皮，这一切都使我生动地记起那个毫无信义、不告而别的忘恩负义者。——你的样子跟你父亲惟妙惟肖，亲爱的穆尔（因为你就是这样称呼的），然而我希望，你既要有父亲的漂亮外表，又要有你母亲的温存的思想方式和宽厚的品德。——你的父亲外表彬彬有礼，额上有一种令人敬佩的威严，一双绿色眼睛里闪耀着过人的智慧，胡子四周和腮帮上常常挂着一种动人的微笑。他那种体态上的优点、八面玲珑的才智以及捕捉耗子时的某种可爱的轻巧，这种种赢得了我的心——可是不久，他露出凶残的暴君的脾气，这种脾气长久以来他掩盖得非常巧妙。——我说这话是非常恼火的！——你才生下时，你父亲就有一种残暴的胃口，想把你和你的弟妹一古脑儿吃掉。”

“好妈妈，”我打断了黑白花斑猫的话。“好妈妈，您别诅咒这种癖好了。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把吃孩子的特别胃口赋予天神们，但是朱庇特① 被搭救了，所以我也是如此！”

“我不理解你的话，我的儿子，”米娜回答，“但是在我看来，你好象说的是笨话，或者好象你想袒护你的父亲。你别忘恩负义了，要不是我极为勇敢地用我的利爪保护了你，要不是我时而逃到这儿，时而逃到那儿，进入地窖、阁楼、厩房，使你逃脱非天性的野蛮的迫害，你肯定早已给那个嗜血的暴君连皮带骨一古

---

① 罗马神话中的神。

脑儿吞食了。——他最后终于离开了我，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然而我的心还是为他而跳动！他是一头漂亮的雄猫！——许多人因为他彬彬有礼，谦逊规矩，认为他是一位到处闯荡的伯爵。——现在我相信，我能够在小小的家庭圈子里履行我做母亲的职责，可以过一种平静、安宁的生活。然而我也受到过沉重的打击。——有一次，当我作了一次小小的散步回家来的时候，你跟你的弟妹都不见了！——前一天有个老妇人发现了我躲藏的角落，她说了一些令人害怕的话，说什么要把你们扔在水里诸如此类的话！——可现在，总算运气！你，我的儿子，得到了拯救，又一次来到我的怀抱里，亲爱的孩子！”

这位黑白花斑的妈妈以伟大的母爱之心抚爱我，然后问我生活的详细情况。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没有忘记提到我受的高等教育，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这一点。

出乎我的想象，儿子的特异的优点，并不使母亲米娜怎么动心。是的，她明确让我懂得，我连同我那不同凡响的气质和我深湛的学识，可能把我引上危险的歧途。但她特别警告我要提防亚伯拉罕师傅，不是他发现了我已经获得的知识，他只是利用这种知识把我保持在这种最难忍受的奴隶地位上。

米娜说：“我虽然压根儿不会称赞你受的教育，然而我完全没有缺少这种自然的能力，也就是大自然灌输给我的令人愉悦的天赋。例如我同时把这种能力算在里面：每当人们抚摸我的时候，我的毛皮便会放出毕毕剥剥地闪亮的火星。要是缺少了这样天赋才能，那令人多么扫兴啊！孩子和成人不断地在我背上捋来捋去，好让毛皮发射火星，这使我感到痛苦，一旦我恼怒地跳开去或者露出利爪，我不得不痛骂自己是一头可憎的野性动物，甚至让人痛打自己一顿。——一旦亚伯拉罕师傅知道你会

写字，亲爱的穆尔，那么他会使你成为一个抄写员，现在你只是出于一时高兴自发地干点事情，日后他会要求你来履行职责了。”

米娜还讲了许多我跟亚伯拉罕师傅的关系和我的教育问题。我到后来才看清楚，凡是我所厌恶的知识，正是黑白花斑猫拥有的真正的处世之道。

我听说米娜在邻居老妇那儿过着相当窘迫的生活，她常常要忍饥挨饿。这使我感触很深，我的心口强烈地萌发了儿子对母亲的爱，我记起了昨天我吃剩下来的那个美丽的鲱鱼头，我决定把它拿去孝敬我的好母亲，她见到我一定会喜出望外的。

谁能估计到在月光下踯躅的人们，心情是多么变化多端啊！——为什么命运锁不住我们胸中的不幸的热情和放肆的嬉戏啊！——为什么我们，一根细细的摇摆的芦秆不得不在生活的暴风雨前俯首弯腰？——怀有敌意的厄运啊！——哦，胃口，你的名字是雄猫！①——我嘴里衔着鲱鱼头，我，一个 pius Aeneas②，爬上屋顶——我想进入阁楼的窗子！——我处于一种奇特的状态，我跟自己疏远了，我不认识自己了，原来的我出现了。——我相信自己已经明白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意思，所以在描绘我的奇特状态时，每个人都会认出这位洞察精神深度的心理学家。——我继续讲下去！

这种特殊的感情由兴致和反感交织而成，我的思想给麻醉了——我被这种感情所征服——我无法作出反抗——我吃了那

---

① 这一句话暗示哈姆莱特的话：“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参见莎士比亚剧本《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二场。

② 拉丁语：虔诚的埃内亚斯。埃内亚斯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特洛伊英雄，这里雄猫穆尔暗示自己。

个鲱鱼头!

我听见米娜胆怯地叫声“咪呜”，她胆怯地呼叫我的名字——我悔恨交加，羞愧得无地自容，我跳回我师傅的房间，爬到炉子下面。刚才米娜那副胆怯的样子使我痛苦不堪。我看见米娜，这位重逢的黑白花斑的母亲，绝望、孤独，渴望得到我答应的一顿美餐，我差点要昏厥过去——哈！——在烟囱里呜呜叫的风呼唤米娜的名字——米娜——我师傅的纸头里沙沙地响着米娜这个声音，破藤椅吱格吱格地响，米娜——米娜——炉门在悲叹——喔！这是一种钻心的撕裂心肺的痛苦感情！我决定请这位可怜的母亲吃一顿早餐牛奶。这一想法好象凉爽、舒适的阴影，使我心安理得！——我塞紧耳朵，睡着了！

你们有感情的灵魂，你们会完全懂得我的意思，你们不会成为蠢驴，而将成为真正的正直的雄猫，我说，你们将会看清，我胸中的这场风暴一定会使我年青的天空晴朗起来，好象一场善意的飓风把阴暗的乌云吹散，露出澄澈如洗的景色一样。哦！开始时鲱鱼头象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口，然而我学乖了，我看出什么叫胃口，这是一种母亲的天性对之产生恶感的罪过。每个人在寻找他的鲱鱼头，在别人的嗅觉前不会去取，这些人由正确的胃口指导，将要找到他们的鲱鱼头。

我一生中的这段插曲至此告个段落……

(废纸)——对一个历史编纂学家或一个传记学家来说，最怏怏不乐的事，莫过于骑着一匹野驹东奔西驰，不得不越过树桩和石块，田野和草地，专心一致地向前行进，但始终达不到目的地。亲爱的读者，对一个为你写作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他听说了并为你写了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赖斯勒的奇特的生平。他本来乐意这样开始：在小城N或小城B，或小城K，而且在某某年

的圣灵降临节的星期一或复活节，约翰内斯·克赖斯勒看到了世界之光！——但是这种美丽的编年史式的次序是根本无法写成的，因为人家向这位不幸的作者只提供口头的、片断的消息，而他为了不让这些材料从记忆中全部失去，不得不立即加工。至于这些消息本来是怎样留传下来的，这一点，亲爱的读者，你将在本书结束前获悉。然后也许会原谅整个故事带有的史诗色彩，也许你也认为整个故事虽然外貌支离破碎，然而有一根牢固的线，贯穿各个部分。

正好在当前片刻，没有别的好讲，单说不久前国君伊雷瑙斯定居齐格哈兹村镇，在一个美丽的夏日傍晚，公主海德维迦和尤丽亚在齐格哈兹村镇风景优美的公园里散步，夕阳的余辉象一块金色的面纱笼罩在树林的上空，风息全无，树叶子纹丝不动。树木和灌木在充满猜测的沉默中期待晚风来临并和它们谈情说爱。只有越过白色卵石的林间小溪的淙淙声，打破了这儿的沉寂。两个姑娘臂挽着臂，默默地穿过狭窄的花径漫步，走过通向小溪不同支流的小桥，直到她们走到公园尽头，那儿附近有个大湖，湖里遥远的兀鹰石与如画的遗迹相映成趣。

“真美啊！”尤丽亚以发自内心的声音叫道。

“让我们，”海德维迦说，“踏进渔村去。夕阳如火，到了里边从中间一扇窗口向兀鹰石望去，风景比这儿更美。因为这儿看不到全景，而全景是连成一片的风光，真象一幅画。”

尤丽亚跟着公主，后者刚刚跨进渔村，便忙不迭地向窗外眺望，同时寻找 crayon① 和纸张，以便画下在这种光线中的景色，她认为这样的画有异乎寻常的刺激性。

---

① 法语：画笔或铅笔。

“我真有点儿，”尤丽亚说，“我真有点儿眼热，你既然掌握这样熟练的技巧，能完全按照自然的面目临摹树木、丛林、高山、大海。我也知道我能画得象你那么美，但是按照大自然的美把风景画下来，我从来没有获得成功，要画得比自然更为壮丽，更是谈不上。我画画根本不是为了让人看了高兴，使人狂喜，使人入迷。”

尤丽亚在讲这话的时候，公主的脸上掠过某种微笑，这种微笑在一个十六岁的姑娘身上可以称做一种疑虑的反映。亚伯拉罕师傅有时讲话有点与众不同，他认为这种脸部肌肉的动作，可以比作河水表面的漩涡，漩涡下面的深处却是个危险所在。——这句话已经够了．公主海德维迦微笑了，同时把玫瑰色的双唇张了开来，以便冲着这位温存的不是艺术家的尤丽亚说几句。这时附近传来一阵琴声，这声音是那么强烈、激昂，看来奏这和音的乐器不象是普通的六弦琴。

公主欲言又止了，她们两人，公主和尤丽亚，急匆匆地来到渔舍前。

这时她们听见曲子一一奏起，通过极为奇特的过门和罕见的和弦联接起来。其间插入宏亮的男声，这声音时而淋漓尽致地表演出意大利歌曲的种种甜美声，时而突然中断下来，坠入了严肃的阴暗的旋律；时而婉转低吟，时而铿锵激越——

吉他响起——接着又是和音——再接着又是中断，重又响起——然后是猛烈的、好象在忿怒中说出来的话语——又是旋律——又是新的琴声。

对着这种高超的技艺怀着好奇之心，海德维迦和尤丽亚悄悄地向前靠近，越来越近，直到她们看见一位穿黑衣服的男子，他的背正好对着她们，他坐在紧靠湖边的一块岩石上，这一阵演

出，他除了弹奏乐器，又唱又说。

这时他把吉他完全转入新的不同凡响的一曲，试图奏出几则和弦，其间他大声叫道："又弹错了——没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时而低十分之一频率，时而高十分之一频率！"

然后他拿起用蓝带子背在肩上的乐器，用双手解开带子，把吉他端到眼前，开始说："告诉我，你这个顽固的小东西，你那悦耳的音调究竟在哪里，纯正的音阶爬到你内部的哪一个角里去了？——还是你也许想反抗你的师傅，并且声称他的耳朵给恒温的铁铺子里的锤子声震聋了。他对乐声的感受只是一种幼稚的笑剧吧？你这样对我冷嘲热讽，我相信，我不认为我修剪过的胡子比 detto il Venetiano① 的斯泰法诺·帕奇尼② 师傅好看得多。他把产生和谐声音的才能安置在你的内部，可我至今解不开这个秘密。而亲爱的小东西，你只要知道，要是你使齐唱的二重性，从升 G 大调和降 A 大调或从升 C 大调和降D大调——或者更多的全部音调成为不可能，那么，我派九个出色的德意志乐师缠住你，把你大骂一顿，用使你难以辨别的语言把你征服。——而你不喜欢投入你的斯泰法诺·帕奇尼的怀抱，你不愿象骂街的泼妇保留你最后的肮脏话。——或者你也许厚颜无耻和足够骄傲地认为，所有漂亮的住在你内部的精灵，只追随魔法师的法力无边的魔术，而这些魔法师早已离开尘世，落入一个胆小鬼的手中——"

讲到最后一句话时，这个男子蓦地停了下来，跳起身来，望着大湖，好象陷入沉思似的。——两个姑娘被这个男子的奇异行

---

① 意大利语：所谓的威尼斯人。

② 斯泰法诺·帕奇尼，大概是一个迄今无法证实的威尼斯乐器制造者。

径弄得非常紧张，站在灌木丛后边，脚下象生了根似的一动不动；她们连气都不敢吁一下。

“吉他，”那男子终于又开口了，“是所有乐器中最可怜、最不完美的乐器。它的价值只在于患着相思病的牧羊人因为丢失了作为吹奏乐器的embouchoir①，才拿起吉他来代替，本来他们是喜欢吹嘴的。他们用吹嘴吹出宏大的声音，发出山鸣谷应的回声，让牧人跳起轮舞，向远处山上的埃美莉娜②送去最甜蜜的渴望和可怜的旋律。而埃美莉娜则用欢快而敏感的噼啪的鞭击声，把可爱的羊群驱赶在一起！——哦，上帝啊！——牧羊人，他们‘象炉灶一样叹着气，写了一首悲哀的诗歌咏着他恋人的眉毛’③——他教导他们，三和弦不是由别的，而是由三声调组成，下面由septime④捅了一刀，上帝把吉他交到他们手中！——可是最严肃的男子受的是普通的教育，极其erudition⑤，忙于研究希腊的处世哲学，他们一定知道，北京或南京的朝廷情况怎样，可是这些魔鬼懂得什么牧羊和饲羊，叹气和弹奏？——胆小鬼，你将怎样开始呢？想想已故的希佩尔⑥吧，他保证说，他看见一个人给人上钢琴课，他心里觉得上述那位教师在煮软黄蛋。——而弹奏吉他——胆小鬼！——呸，见鬼去吧！”说完，那人把这乐器远远地抛进灌木丛，看也不看那两个姑娘，便一溜烟地跑掉了。

---

① 法语：吹嘴，管乐器的一种。

② 约瑟夫·魏格尔(Joseph Weigl, 1766—1846)所作抒情歌剧《瑞士人家庭》(1809)中的主角，是个农民的女儿。在霍夫曼的影响下，该剧于一八一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巴姆贝格上演。

③ 此句为霍夫曼的心爱语录，摘自莎士比亚喜剧《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中杰奎斯对公爵说的一句话。

④ 拉丁语：自然音阶的第七音。

⑤ 拉丁语：博学多才。

⑥ 这是摘自德国作家特奥多尔·戈特利布·封·希佩尔(Theodor Gottlieb von Hippel, 1741—1796)论文《论婚姻》中的一个比喻。

“喏，”尤丽亚过了一会儿笑着叫道，“喏，海德维迦，你对这个奇怪现象要说什么呢？这个奇特的男子是从哪儿来的，他开头懂得那么漂亮地和他的乐器交谈，接着又那么轻蔑地把它当作一个破匣子那样扔掉？”

“这是没有道理的，”海德维迦回答道，她好象蓦地火冒三丈了，她原来苍白的腮帮现在显得通红，“这是没有道理的，不把公园关起来，让外邦人都进来，这是没有道理的。”

“怎么，”尤丽亚接腔道，“你的意思是说，国君应该气量小一点，不让齐格哈兹村镇人——不，不仅是齐格哈兹村镇人，不让每一个正好散步路过这一带最美丽的地方的人进入公园！这不可能是你的真诚的意见吧！”

“你没有考虑，”公主更加激动地接下去说，“你没有考虑到由此对我们产生的危险吧。我们常常象今天这样单独散步来这儿，没有仆从陪同，在树林的僻静的小径上徘徊！——如果碰到一个暴徒，那怎么办——”

“啊咿，”尤丽亚打断了公主的话，“我甚至相信，你担心从这个或那个灌木丛里跳出某个粗壮的神话般的巨人来，或者跳出一个传说中的强盗骑士来，把我们勾引进他的城堡里去！啊，但愿上天保佑不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过除此以外我不得不承认，我倒愿意在这儿岑寂的、罗曼蒂克的树林里遇到某种小小的冒险，在我看来，这倒是很美的，妙不可言的。——我正巧想到莎士比亚的剧本《皆大欢喜》，这本书母亲早已不让我们看了，还是洛塔里奥最终给我们朗诵这一剧本。你大概也乐意演一下西莉娅① 吧，我则愿意当你的忠实的罗瑟琳②。——我们从我们不出

①② 均系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中的人物。

名的高超技艺中能做点什么呢?"

"喔,"公主回答说,"正是这位陌生人——你相信吗,尤丽亚,他这个形象在我看来是不可解释的,他的奇特的自言自语,实在是他内心的恐怖所引起的吧?——我现在浑身还在战栗,我几乎被一种感情所压倒,这感情既奇特又可怕,我所有的思想都作了它的俘虏。在最深沉、最模糊的情绪当中激起了一种记忆,虽然经过努力,但总是记不清楚。——我看见这个人和某一件可怕的事情纠缠在一起,这件事把我的心撕碎了——也许这只是一个恶梦,对这个梦的怀念我一直留在心中。——够了——这个人和他奇特的举止,以及他的胡言乱语,在我看来,是一个危险的、阴森可怕的人物,他也许要把我们引进他的道德败坏的魔圈。"

"多么可怕的幻象啊,"尤丽亚叫道,"在我这方面来说,那个抱着吉他的黑色鬼怪变成了杰奎斯先生①或者变成了诚实的试金石②,后者的人生哲学几乎跟那个外邦人的奇谈怪论一个样。——然而现在必须干的是去拯救被那个野蛮人恶狠狠地摔进灌木丛去的可怜的小东西。"

"尤丽亚——你准备动手干啥——看在老天份上,"公主叫道;尤丽亚不去注意公主的话,自顾钻进灌木丛,过了一会儿,她得意洋洋地回来,手里拿着那个外邦人扔掉的吉他。

公主克服了羞怯的心理,十分注意地端详这架乐器,它那古怪的形式说明年代已经久远。人们如果不是在乐器声孔底部清楚地看到蚀刻的黑字"斯泰法诺·帕奇尼 fec.③ 威尼斯. 1532",

---

①② 均系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中的人物。
③ fec. 就是拉丁语 fecit 的缩写,而 fecit 意即"监制"。

那么吉他制造的年代和监制者的名字也就不会知道了。

尤丽亚对吉他爱不释手，她在这架精致的乐器上奏出了和音，她几乎吓了一跳，因为这个小东西奏出极为宏亮的声音。“哦，好极了——好极了，”她大声叫道，手在继续弹奏。但是她习惯于一面弹奏，一面伴唱歌曲，因此不久以后她不知不觉地开始唱起歌来，同时还在继续弹奏。公主默默地听她弹唱。尤丽亚停了一停，海德维迦说道：“你唱吧，同时弹奏这具有魔术的乐器，也许你能成功地把那些带有敌意的、想征服我的恶鬼，驱赶到阴曹地府里去。”

“你想干什么，”尤丽亚回答道，“竟拿你的恶鬼来纠缠我，这些恶鬼我们现在不认识，将来也不会认识，不过我要唱歌，我要弹奏吉他，因为过去我不知道，历来有哪一件乐器弹奏起来象现在这件乐器那样顺手，那样随心所欲。我也觉得，好象我的嗓音比从前好多了。”——这嗓音开始有一种著名的意大利的kanzonetta①，沉湎于各式各样的文雅的花腔、大胆的咏唱和capriccios②，给她胸中的丰富的音调以宽广的领域。

如果说公主见了这个陌生人感到害怕，那么尤丽亚见了那人的像便目不转睛地呆望；当她正想拐入另一条小道时，他突然站在她的面前了。

这个陌生人，年纪约在三十上下，穿一身黑色的新式服装。从他全身服装来看，并没有多少特别或者与众不同，但是他的外貌有点特别，象个外邦人的样子。他的衣衫尽管整洁，但明显地带有某种不修边幅的痕迹。这倒不是他不够细心，而是他被迫走

① 意大利语：民间小调，意语应作 canzonetta。
② 意大利语：变幻无常。

一条路，这点他事前没有算到，他的衣服也不合适。他的马甲没有上扣，领带只是轻松地绕几圈。他的鞋上布满一层厚厚的尘土，鞋子上的金色小扣已经看不大清楚，他站在那儿，样儿够傻乎乎的；他的不修边幅还在于，他戴着一顶只配挟在腋下的三角小帽，他把帽子后檐翻下，为了遮挡日光。他曾经从公园最低矮的灌木丛中钻过，因为他那乱七八糟的黑发上全挂满了松针。他向公主瞥了一眼，然后将他乌黑的大眼睛的多情、闪亮的目光停留在尤丽亚身上，尤丽亚的窘态因此显得更加明显，如同她在这样的场合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这时她的眼泪夺眶而出了。

"而这天上的乐声，"陌生人终于用柔美的声音说，"而这天上的乐声在我眼前沉寂了，化成眼泪水了吗？"

公主用内在的力量和陌生人给她的最初印象搏斗，以骄傲的姿态瞪着他，然后用一种几乎是尖刻的声调说："不错，您的突然出现使我们感到惊讶，我的先生！我们在这时候料不到在国君的公园里还有外邦人。——我是公主海德维迦。"

公主开始说话的时候，这个陌生人立即转身朝着她，现在望着她的眼睛，但是他的整个外貌似乎换了样似的。——他那郁闷的渴望表情不见了，深藏在内心的激动情绪已经没有丝毫痕迹，脸部极度扭歪的微笑使他的表情升为痛苦的嘲弄，甚至滑稽可笑、稀奇古怪。——公主还是原来的样子，她象受到了电击似的，说话突然中止，脸孔涨得血红，眼睛垂向地面。

陌生人好象要说什么话，正在这片刻间尤丽亚开口了："我难道是一个蠢笨的傻瓜，我害怕，我象一个幼稚的小孩在偷吃甜食的时候被人抓到了，就哭泣起来！——是的，我的先生，我是偷吃了东西，我在这儿偷听了您吉他发出的美妙的声音——吉他是一切的罪魁祸首，包括我们产生的好奇心！——我们窃听到您

知道怎样和这个小东西亲密地谈话，也窃听到您在发怒的时候怎样把这个可怜的东西扔到灌木丛里，我们也看到它在埋怨，在叹息。这些深深地进入我的心里，打动了我，我身不由己地进入了丛林，把这个美丽的可爱的乐器捡了起来。——现在，您大概知道姑娘是怎样的，我胡乱地弹起吉他，自得其乐——欲罢不能——请您原谅，我的先生，我请您收回您的乐器。"

尤丽亚把吉他递给那个陌生人。

"这是，"陌生人说，"一个十分罕见的声音洪亮的乐器，它还是从美好的古代传下来的，只是要怪我的手不灵巧——然而手的作用——手的作用多大！——悦耳声调的奇妙的作用也留在我的胸中，这种精神和这罕见的东西乐器关系密切，它与外界隔绝，没有自由活动的余地；然而从您的内心，我的小姐，它飞向光明的天上空间，变幻成上千种闪微光的颜色，好象光灿灿的孔雀翎毛。——啊，我的小姐！您唱歌的时候，所有渴望爱情的痛苦，甜蜜的梦的所有狂喜，希望，要求，穿过树林滚滚而来，象清新的露水滴进吐香的花萼中，滴进正在窃听的夜莺的胸中！——您收下这个乐器吧，只有您能控制藏在这乐器里面的魔术！"

"您把这乐器扔掉了，"尤丽亚回答说，脸孔绯红。

"这话不假，"陌生人说，同时猛力抓起吉他，压在自己胸口，"这话不假，我把它扔了，现在又完好无损地收回来；它再也不会离开我了！"

突然陌生人的容貌重又变得滑稽可笑，他用高昂的尖刻的声音说："本来命运或我的 kakodämon① 跟我搞了一个恶作剧，我在这儿那么十分 ex abrupto②，象拉丁语学者和另一些诚实

① 希腊语：恶鬼。
② 拉丁语：突然。

人说的，不得不在你们，我最尊敬的女士面前出现！哦，上帝啊，最仁慈的公主，请您冒个风险，把我从头至足打量一遍。那么您会从我的装备中推断出，我整装待发，准备去作一次长途旅行。——啊！我正想先去齐格哈兹村镇人那儿，就算我不是亲自去这个名城，也至少要送一张名片过去。——哦，上帝啊！——到底是我缺少靠山吗，我最仁慈的公主？难道令尊的内廷大臣，不是我的知心朋友？——我知道，要是他看到我在这儿，那他会把我抱在他穿着缎子衣服的胸前，向我提供一撮鼻烟，激动地说：'现在这儿只有咱们二人，我亲爱的朋友，在这儿我能把我的心里话向您和盘托出。'——我在最仁慈的伊雷瑙斯国君那儿也会受到接见，也会把我介绍给您，哦，公主！介绍是一种方式，我给七音和弦的最好的搭档一记响亮的耳光，我本来会受到您的恩宠！可是现在呢！在这儿公园里最不适当的地方，在鸭塘和蛙沟之间，作一番自我介绍，我真是永远倒了楣！——哦，上帝啊，要是我能少施一些巫术，要是我能 subito① 把这个高贵的牙签匣（他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个）变成伊雷瑙斯宫廷的精心打扮的侍臣，他庇护我并且说'最仁慈的公主，这里是某某！'——可是现在！——che far,che dir!② ——仁慈的——仁慈的，哦，公主，哦，女士们！——哦，先生们！"

说着，陌生人立即跪倒在公主面前，尖声尖气地唱道："Ah pietà，pietà Signora！"③

公主拉住尤丽亚往前跑去，一边跑，一边高声大叫："这是一个疯子，一个疯子，他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她尽快地逃

① 拉丁语：突然。
② 法语：做什么，说什么！
③ 意大利语：啊，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女士！

走了。

紧靠欢乐宫前面，本聪咨议夫人碰到了两个姑娘，她们气喘吁吁，几乎伏倒在夫人跟前。“天哪，出了什么事啊，你们怎么啦，你们这样匆忙奔逃是什么意思？”夫人这样问道。

公主已经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有点神魂颠倒，只会断断续续地说片言只字，好象从一个疯子嘴里吞吞吐吐地说出来似的。尤丽亚则十分镇静，沉思着从容地说了事情的一切经过，她的结论是，她根本没把陌生人看作是个疯子，而把他看作是个爱冷嘲热讽的喜欢开玩笑的朋友，真的象杰奎斯先生一类的人物，他在亚登森林① 里演出一场喜剧。

咨议夫人让她们再重述一遍，她问了许多细节，她要姑娘们给她描述陌生人走路的姿态，社会地位，动作举止，说话腔调等等。“嗯，”然后她说道，“嗯，只能是这个人，是他，是他本人，不可能是别一个——肯定是的。”

“谁——他是谁？”公主不耐烦地问道。

“安静下来，亲爱的海德维迦，”本聪咨议夫人说。“您白白地弄得上气不接下气，这个陌生人不是疯子，虽然他样子对你们是恶狠狠的。他跟你们开这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也是他那种怪僻的举止所容许的，因此我倒认为，你们日后会跟他和解的。”

“决不可能，”公主大声叫道，“我永远也不要再看见他，这个令人讨厌的傻瓜。”

“唉咿，海德维迦，”本聪咨议夫人笑笑说，“哪一个魔鬼使您想起这样一个不愉快的词儿，按照已经发生的情况来看，事情比你估计和想象的要好得多。”

---

① 亚登森林和杰奎斯是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中出现的地点和人物。

“我也压根儿不知道，”尤丽亚开口说，“你干吗对这个陌生人这样大发雷霆，亲爱的海德维迦！——即使他那愚蠢的举止，错乱的话语，样子虽然奇特和令人很不愉快，但也没有使我内心激动。”

“你真走运，”公主回答说，一边说，一边眼里满噙泪水，“你真走运，你能这样从从容容，无拘无束，可这个可怕的人的讽刺却割裂了我的心啊！——本聪夫人——他是谁啊？这个疯子是谁？”

“用两句话，”本聪咨议夫人说，“我就能把这一切解释清楚。五年前我在……”

（穆尔继续往下写）——我深信，在一个真正的、深刻的诗人心里，也蕴藏着天真的道义和对同伴的困境的同情。

在年轻的浪漫主义作家们的内心孕育一场伟大、高尚的思想发展的斗争时，某种忧郁常常会袭击他们，这种忧郁驱使我进入孤寂之中。没有同伴来看我，我较多的时间呆在屋顶、地窖和阁楼里。我在潺潺小溪边的小屋里和那位诗人① 同样感受到甜蜜的、田园牧歌式的欢乐。四周是白桦和垂柳的浓荫，我呆在炉子下，面陶醉在我的美梦之中。但是这样一来，我梦见那甜蜜的、美丽的黑白花斑的妈妈米娜了。——我在科学中找到了莫大的安慰。哦，有关科学的东西是多么精采啊！——感谢，热切地感谢那位发现科学的高贵人士。——这种发现比那些可怕的僧侣干的要精采得多，有益得多。这个僧侣开始从事火药的制造，火

---

① 这里的诗人指古罗马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前65—前8)，他在《颂诗》二卷第一歌中有这样的话：“Beatus ille, qui procul negotiis…”(哦，远离繁忙世事的人有福了……)这里雄猫借贺拉斯之口说自己的感受。

药这种东西按其性质和作用来看，我是极为反感的。公正的后世人也对这个野蛮人，这个邪神巴特霍尔德① 以极度蔑视的惩罚。直到今天，后世人对一位目光敏捷的学者，对一位眼光远大的统计学家，总之，对每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极度予以尊重。俗语说："他没有发明火药！"

为了充实满有希望的青年时代，我不能够默默无闻，啥也不干，我要学习，闭着眼睛跳进我师傅的图书室里，抓到哪本书，就把这本书拖出来，从头到尾通读一遍，不管这本书具有什么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学习，我的心灵获得应有尽有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我的知识极大丰富，五彩缤纷，光彩夺目，后世人将为此对我钦佩。我在创作郁闷阶段读过的一本又一本的书，我不想在这儿一一提到了，其部分原因在于也许我将来会找到一个更加合适的地方，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忘了所有的书名，再有某种原因在于大部分的书名我没有读，所以我就记不起来。——每个人对我的这种解释表示满意，没有抱怨我作事轻率，漫不经心。

新的经验面临着我。

一天，我的师傅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大书，他正在孜孜不倦地研读。而我呢，正好躺在桌子下面靠近他的一张极漂亮的大纸头上，我试着在学就在我爪边的漂亮的希腊字母，这时有个年轻人匆匆地走进房来，此人我在师傅那儿见过多次，他对我友好、尊重，甚至令人惬意的崇敬，这种崇敬只有出色的天才人物和高超的绝世奇才才配接受。因为他每回来，在和师傅打过招呼后，便

---

① 这里指十三世纪生活在弗赖堡的巴特霍尔德师傅。他有个市民的俗名康斯坦丁·恩克利泽尔。长期以来他算作是黑色火药的发明家。也许火药用于武器自他开始，因此他又被国人视为武器技艺的创始人。他原名贝特霍尔德，又获得一个别名"黑僧"，因为他原是弗兰切斯卡教派的僧侣。

不仅对我说:"早上好,雄猫!"而且每回在我耳后用轻巧的手捉掉几个跳蚤,并且在我的背上轻轻地抚摩,使我在这种动作中感得浑身舒泰,让我内在的才能施展出来。

可是今天的情况完全和往昔不同!

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形,今天在这个年轻人的身后跟着一只目光炯炯、毛头乱蓬蓬的黑色怪物,它进门以后一见到我,便向我径直冲来。我浑身顿时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我纵身一跳便跳到了我师傅的桌子上,叫出害怕和绝望的声音。当这个怪物向着桌子跳上来的时候,同时发出可怖的吼声。我那好心的师傅为我担起心来,用胳膊把我抱起,放到他的睡衣后面。然而那个年轻人说:"完全不用担心,亲爱的亚伯拉罕师傅。我那长鬈毛狗不会伤害猫的,它只是想玩儿罢了。尽管把猫放下地吧,叫您高兴高兴,好让小家伙彼此认识认识,让我的鬈毛狗和你的猫做朋友。"

我的师傅真的想把我放下地去,可我紧紧抓住他的衣服,开始可怜地悲诉起来,这样一来,至少使我的师傅在放我下去的时候,把我放在紧靠他的椅子上。

在我师傅的保护下,我壮起了胆,我两条后腿着地,尾巴盘在一起,采取一种坐的姿势,这副威严的模样,这种高贵的骄傲姿态,一定给我的那个假想中的黑色敌人以深刻的印象。鬈毛狗坐到我面前的地上,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用我自然听不懂的片言只语跟我交谈。我内心的恐惧渐渐消失,后来完全不剩一点了。我的心平静下来以后,才注意到在鬈毛狗的眼神里发现的无非是善良和诚实的意愿。我轻轻地摆动尾巴以表示我对它信任的内心情绪,鬈毛狗也立即摇动它的短尾巴,做出一种优美的姿态。

喔！我的内心已经跟它交谈起来，咱们的心似乎响亮地说别多怀疑了。——“怎么，”我对自己说，“这个陌生者的异常行为怎么能把你吓得如此样子？这种蹦跳，这种吠叫，这种狂怒，这种奔跑，这种哀号，无非证实在年轻鬈毛狗身上强烈地表现出来的爱情和喜乐，生活的欢快的自由吧？哦，在那盖着黑毛皮的胸口蕴藏着道德和高贵的鬈毛狗的品性！”受到这种思想的激励，我从师傅的椅子上跳到地上，决定跨出使我们的心灵进一步接近和密切的第一步。

等到我站起身来，伸直身子时，那条鬈毛狗就跳起身来在房间里向着四周狂吠！——这是出色的、生命力旺盛的心声的表露！——我对此不再害怕，便立刻跳下地来，以轻快的步子小心翼翼地接近这位新朋友。我们以后开始的行动，表达了重要地象征着两个投机的朋友进一步接近的认识，表达了缔结由内在情绪决定的联盟。目光短视的恶人常用下流、卑鄙的词汇“彼此摸底”来称这种联盟。我的食盆里放着一点儿鸡骨头，我的黑朋友表示出他对吃骨头的兴趣，于是我尽可能对他表示，把他当作我的客人请他吃一顿，这是通常有的文化修养，也是符合礼仪的。他以惊人的胃口吞食了这些骨头，我则在一旁远远地看着他。——幸而我把煎鱼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储存在我的仓库里，要不，也会给他吃掉。——饭后，我们开始尽情地嬉戏，直到最后我们完全心心相印，彼此搂住，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地在地上打滚，相互起誓要忠诚于这种友谊。

我不知道两颗美丽的心灵的会晤，两种诚挚的年轻心情的彼此相认，会带来什么样的可笑的后果；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我的师傅和那个陌生的年轻人两个人不停地哈哈大笑，这使我极为恼火。

这次和鬈毛狗的结识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弄得我无论在日光中、荫影下、屋顶上、炉子边想的、思考的、梦见的不是别的，无非是鬈毛狗——鬈毛狗——鬈毛狗！由此我十分明白了带有鲜艳色彩的鬈毛狗的最内在的本质，而通过这种认识产生了我已经提到过的意义深刻的作品，也就是《思想与预感或猫与狗》。作为由它们的本质所深刻规定的精神，我发展了两个族属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我并且证实两者只是由一个三棱镜里折射出来的不同光线。我出色地理解了语言的性质，并且证明语言只是象征地描绘声音塑造中的自然原则，因此只能有一种语言，连猫的和狗的语言也包括在鬈毛狗语言的特殊形式中，这犹如一株树的各种桠枝。由较高精神启示的猫和鬈毛狗因此也能懂得和理解。为了解释清楚我的句子，我从两种语言中引用了若干例子，并注意到同一的基本词根，如：鲍——鲍——咪——喵——汪汪——噢哇——咕尔——库尔——普齐——普希齐等等。

我写完那本书以后，我感到怀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兴趣去真正学会鬈毛狗的语言，我新结交的朋友鬈毛狗蓬托虽然能使我费点力气去掌握它，但鬈毛狗的语言对我们雄猫来说是一种真正难懂的语言。天才人物能适应一切，正是这种才赋被一位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①所低估了，他曾经声称为了学习具有民族种种特点的外国语，人们除了要跟着这个民族学讲这种语言以外，还非得要当一点儿傻瓜不可。我的师傅自然赞同这种意见，他本来大概指的只是已学到手的外国语知识。他用那种知识去反对闲谈，他从这里懂得使用一种外国语随便聊天的熟练技巧。他

① 这位作家指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登贝格(1742—1799)，在他的《杂文集》第一卷，一八〇〇年格廷根版第二八〇页上有这样一段话："为了学习准确地讲一种外国语，真正地在社会中讲，带有该民族的特点……"

甚至走得这样远，把朝廷中说法语的老爷们和太太们看作是一种病态，这种病象一种脊准强直性昏厥，带着一种可怕的症状出现，我听见他讲这种反对国君的御前总监的胡话。

“请您，”亚伯拉罕师傅说，“给我表示一下您的好意，阁下，您对自己作一些观察吧。上天不是赐给您一个美丽的、圆润的发音器官吗？您一旦讲起法语来，会突然开始发出嗞嗞、沙沙、哼哼、唧唧的声音，您阁下脸上的线条便扭歪得十分可怕，连您阁下本来具有的威严、漂亮、坚定、严肃的礼节，给种种奇特的抽搐、痉挛的动作搞得不象样子。这一切表现如果不是身体内部有某个可恶的病魔作的忿怒的捣乱，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御前总监哈哈大笑，亚伯拉罕师傅把这大笑也真的看作外语病的一种表现。

一位思想周密的学者在某一本书里建议，一个人如果想迅速地把一门外语学到手，那就应该努力学习外国人的思考方法。这项建议非常精采，但是一旦实行起来，并不是没有危险的。这也就是说，我用了不多时间便成功地按照鬈毛狗的方式去思考，我钻研鬈毛狗的思考方式如此孜孜不倦，弄得我自己语言的熟悉程度也退居在后面了。我甚至不明白自己在想什么。我常常把这种自己也不懂的思想写到纸上，我惊讶这种语言的深度，这种语言收集在《当归叶》① 集子里，我对这种语言至今还不懂。

我相信，这种对于我青年时代的历史的简要说明，可以给读者提供一幅明白的图象：我现在是怎么样的，从前我又是怎

① 这是一部讽刺滑稽作品，一八一七年由巴姆贝格出版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孔兹编辑出版。书原名《莲叶，伊西多鲁斯断片》，作者全名为伊西多鲁斯·奥林泰利斯。作者的真名为奥托·海因里希·勒本伯爵(1786—1825)，系德累斯顿文学家。该集子搜集的文章内容大致可分科学、艺术、政治、道德、宗教和爱情等几个方面。

样的。

不过我的上述这段历史不可能和我值得注意的、多事的一生中的兴盛时期分割开来，也不可能不提一下某种程度上可称作我进入较成熟的教育年代的一些事件。年轻的雄猫将在这中间学到这样的知识：世界上没有无刺的玫瑰，在努力奋发向上的精神前会出现某些障碍，摔在路上的某些石块，一定会碰伤你的足趾。——而这种伤口的疼痛是容易感觉到的，非常容易感觉到的！

你，亲爱的读者，肯定会羡慕我那幸福的青年时代，羡慕守卫着我的福星，这是肯定无疑的！——我出身寒微，由正派的、但是贫穷的父母所生，接近屈辱的死亡边缘，突然到了丰富的矿区，进入了秘鲁丰富的矿区①！——我一帆风顺地受到教育，尽情无阻地发展自己的爱好，大踏步地走向高过我这个时代的完美阶段。突然有个关税管理员挡住了我的去路，向我索取世间一切生物都要拜倒在其面前的贡物！

谁想到最甜蜜、最亲切的友谊之花下面隐藏着尖刺，它们划破了我的皮肤，使我流血不止！

每一个人，只要他和我那样在胸口藏有一颗感情丰富的心，他会从我叙述过的我跟鬈毛狗蓬托的关系中，很容易推断出我所认为宝贵的东西是什么，然而他毕竟成了导致诱发毁坏我整个一生的灾难的最初契机，要不是我的伟大的祖先的精神庇护我，我早已完蛋了。——是的，我的读者，我有个祖先，没有他，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根本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出色的伟大的祖先，他是一个有地位、威望、财产和广博科学知识的人，他具有

① 这里比喻秘鲁高山山脉的金银矿藏。

十分卓绝的道德观和极高尚的人类的爱，风度翩翩，情操高尚，十分风雅；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暂时只说这么多，将来他一定更有威望。此人不是别人，一定是世界闻名的总理大臣欣茨·冯·欣策费尔特，他在世界上极为珍贵，比一切更有价值，他有只别名叫穿靴子的雄猫。①

如上所述，今后要多讲一点雄猫们的最高贵的行为！

事情也可能变成另一个样子；当我能够轻松而流畅地用鬈毛狗语言表达的时候，我非得跟我的朋友蓬托谈起什么是我心目中最崇高的东西，也就是谈起我自己和我的作品吗？这样，他认识了我的特殊才能，我的才干，我的天才，这儿我带着不小的痛苦发现一种不可克服的轻率，也就是某种自负，使年轻的蓬托不可能在艺术和科学上有所作为。他不是对我的知识表示惊讶，而是斩钉截铁地说，他根本不能理解，我会堕落到去跟这类东西打交道，就他这方面来说，什么是艺术，只限于在这样几个方面：如跳越树桩，把主人的帽子从水里叼上岸来等等，至于科学嘛他是这样认为的：象我和他这样的人，搞科学只会弄坏胃口，把各种胃口都完全毁掉。

在作这样一次交谈时，我努力规劝我那年轻的、漫不经心的朋友，这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在我作好准备以前……

（废纸）——“您老是，”本聪夫人回答道，“用幻想的偏激、尖刻的嘲讽挑起不安——混乱——各种传统关系的全面不和，如

---

① 《穿靴子的雄猫》是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蒂克(1773—1853)的剧本名称。此剧是个三幕童话喜剧，附有过场和序跋(1797年)。在这个剧本里狡猾的雄猫欣茨为它的主人创建了一个王国，最后自己成为贵族，当了总理大臣。作者在此旨在讽刺柏林观众对戏剧的陈词滥调渐渐发生兴趣。

同它们有过的那样。”

“哦，奇妙的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赖斯勒笑着叫道，“能征服这种不和谐！”

“请您别开玩笑，”咨议夫人接下去说，“请您别开玩笑，您利用尖刻的玩笑是逃不过我的眼睛的！我把您紧紧抓住，亲爱的约翰内斯！——嗯，我要这样称呼您，用这温顺的名字约翰内斯，这样我至少可以希望在萨蒂尔①外貌的后面最终藏着一颗温良、柔和的心。接下来！——我决不相信，克赖斯勒这个古怪的姓不是从外国偷偷输进来的，我也不相信，完全另一个姓不是强加于人的！”

“咨议夫人，”克赖斯勒说，同时他的有着千百条皱纹的整个脸上的肌肉在奇特地抖动。“最尊敬的咨议夫人，您对我那诚实的姓氏有什么反对意见？——您也许不以为然，我会用另一个姓氏，但这由来已久，我好象是蒂克的作品《蓝胡子》②中的顾问。他说：‘我本来有过一个十分精采的姓氏，由于离今年代久远，我差不多已经把它忘掉了。我现在只能模模糊糊地记得一点。’”

“您好好地回想一下，约翰内斯！”咨议夫人叫道，并且用炯炯的目光瞪住他不放，“那个一半已被忘掉的姓一定会被你重新记起来。”

“绝不可能，最尊敬的夫人。”克赖斯勒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几乎这样估计，这种模糊的回忆起源于那个美好的时代，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诞生呢。如同以往那样，正好有关我的外形，

① 希腊神话中的自然之神，他有奇特的外貌：人的形体，有角，长兽的耳朵、蓬乱的头发、尾巴和山羊蹄。

② 《蓝胡子》，德国作家蒂克的童话剧《蓝胡子骑士》(1797)，参见该剧第二幕《田野》。

我把姓氏当作了我的终身护照。——请您向我表示一点好意，最尊敬的夫人，请您以恰当的目光看待我这个朴实无华的姓氏，您会在图样、色彩和外形上感到这姓氏极为可爱！不仅如此！请您把它翻过身来，用语法的解剖刀把它解剖一下，它一直还保持着精美的内容。卓绝的夫人哪，您不可能从 Kraus（克劳斯）这个词里找到我姓氏的起源，也不可能按照词的类比，把我当作理发师（哈尔克劳伊斯勒）、陶工（通克劳伊斯勒）或者干脆当作鬈发人（克劳伊斯勒），如果这样，那我就要把姓氏写成克劳伊斯勒。您不可能离开圈子（克赖斯）这个词，上天会使您立刻想到奇妙的圈子，咱们的整个存在就在这些圈子里活动，咱们无法从这些圈子里出来。咱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圈子里安排这种存在。在这些圈子里陀螺（克赖斯勒）① 就在打转，他被迫跳转舞，跳得生起舞蹈病② 来。他常常以模糊的不可探究的力量描绘那些圈子并提出合理要求，答应那只体质较弱的胃渴望到圈子外面的自由天地里去。而这种渴望的深切痛苦现在又可能成为那种被您尊贵的夫人所痛加指责的嘲弄。您没有注意那位强壮的母亲生了一个儿子，这儿子走向生活宛如一个专横的国王。我这儿指的是幽默，它和它的不成器的异父兄弟的讽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是的，”咨议夫人说，“正是这种幽默，这个荒诞无稽的幻想的私生子，没有形体，没有色彩，你们硬心肠的男子本身是不知

---

① 上面这一段论述，主要是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赖斯勒讲自己姓氏的来历，为了使读者易于理解他这姓克赖斯勒（Kreisler）的含义，这里正文中特意把几个词的译音放在圆括弧中附在有关词的后面，便于了解姓氏的作用。有时这姓氏起双关的意义。Kreis 这词，有“圈子”之意。

② 这里指的是圣菲特舞蹈病，病发时的特征是全身突然痉挛和抽搐。此病因圣菲特得名，十四世纪时圣菲特曾被请去治这种病。

道它的，你们为了谁，按照地位和身份把它交了出去；正是这种幽默，你们当作伟大的了不起的东西乐意推到我们面前，而你们把我们认为一切可爱的有价值的东西无情地加以嘲笑，希望把它们消灭。——您大概知道吧，克赖斯勒，公主海德维迦对您的出现，对您在公园中的举止，还在大生其气呢？公主容易激动，任何一种玩笑，哪怕她在其中只找到对她人格的最轻微嘲弄的玩笑，也会伤害她。关于这一点，亲爱的约翰内斯，您可以随意地把她看作是个十足道地的疯子，她会非常恐慌，可能因此病倒在床上。这不是太抱歉了吗？”

“不见得，”克赖斯勒回答道，“看来一位小公主在她爸爸开着的公园里偶然碰到了一个陌生人，此人外表诚实，她想通过她的心腹，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管怎么说，”咨议夫人接下去说，“够了，你在我们公园中冒险地出现，可能已经产生恶劣的后果。她已经避开你，公主的思想里至少不想再见您一面，这一切我们应该感谢尤丽亚。尤丽亚一个人袒护了您，她同时在您已开始的工作和您已经讲过的话里只找到过分紧张心情的大量表露，好象她常常习惯于一种深受伤害的或过分激动的心情。一句话，尤丽亚不久前才读到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把您和忧伤的杰奎斯先生作了对比。”

“哦，你这个会猜测的上天的孩子，”克赖斯勒叫道，眼里噙满泪水。

“此外，”本聪咨议夫人接下去说，“我的尤丽亚听见您巧妙地弹奏吉他，她又说，您在弹奏的时候又唱又说，她就认定您是一个极其出色的音乐家兼作曲家。她认为，就在这片刻间，好象一种十分特殊的音乐的神灵来到她身上，她好象受到看不见的

力量所驱使，她不得不唱起来和演奏起来，好象她这次获得成功和以往不同。请您好好听着，尤丽亚绝不相信从此不再看到这个奇人了，他不可能在她面前象一个奇特的音乐鬼神显灵那样；和尤丽亚正好相反，公主以她特有激烈的方式断言，这个疯鬼如果出现第二次，那她就完了。如果说这两个姑娘本来是一心一德，两人之间的感情从未破裂过，那么现在我有充分理由说，她们童年时代的一幕重又出现了：尤丽亚想把别人赠送她的礼物——一只有点儿古怪的面具[1]扔进壁炉里去，而公主则与此相反，她把面具保护起来，并且声称这是她的心爱之物。"

"我要让，"克赖斯勒高声大笑着岔断了本聪夫人的话头，"我要让第二个面具由公主扔进壁炉，而成为可爱的尤丽亚的满心欢喜的东西。"

"您必须，"本聪夫人接着说，"把对面具的回忆，当作是一种幽默的灵感，这种灵感根据您自已的理论，不作恶意的解释。此外，您自己可以设想，两位姑娘向我描述您出现的情况，描述公园里的整个相遇的经过时，我立即想到这个人就是您，这儿根本不需要尤丽亚重见您的渴望；要没有这一切，我会马上动员所有供我调遣的人，让他们到整个公园里，到齐格哈兹村镇各个角落里去寻找您，以便重新找到您，跟您短暂的认识对我是很宝贵的。但一切寻找全归徒然，我想您是失踪了，为此您今天早上才来我这里，使我更为惊异。此刻尤丽亚在公主那儿，要是两个姑娘此刻听说您来到这儿，那不同的感受会产生多大的分歧意见啊！——我相信您在国君的朝廷里是个职位很高的乐队指挥，您今天忽然带来什么消息，如果您同意并且高兴的话，我要求您只

---

①这里指一六四〇年在意大利即兴喜剧中出现的吹牛大王戴的面具。

要给我讲一点情况。”

咨议夫人在讲这一切的时候，克赖斯勒陷入沉思之中。他两眼瞪着地面，手指按着额头，好象一个在追忆什么事情的人。

咨议夫人不吱声的时候，他开口道：“啊，啊，这是一个几乎不值一提的无聊的故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小公主认为一个疯子讲的胡话，这恰恰是真理的基础所在。事实上我正在作一次访问旅行，不幸的是，我在公园里把这个好要脾气的小公主吓了一跳；我正巧作好访问归来，我要访问的不是别人，而是国君陛下本人，而在这里的齐格哈兹村镇，我正要继续作我的最特殊最愉快的访问。”

“哦，克赖斯勒，”咨议夫人叫道，微微一笑，夫人从来不高声大笑的。“哦，克莱斯勒，这肯定又是某种奇特的灵感，您让这种灵感有自由驰骋的天地。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国君的行宫离齐格哈兹村镇至少有三十小时路程吧？”

“事情就是这样，”克赖斯勒回答道，“但是我在一个在我看来风格如此宏伟的花园里漫步，连勒诺特尔①也要感到惊奇。尊敬的夫人，要是您不承认我这种访问旅行，那么您一定想，一位多愁善感的乐队指挥，喉咙里和胸中全是声音，手里拿着吉他，兴致勃勃地穿过雾气腾腾的树林，越过新鲜、碧绿的草地，爬过乱石如云的假山沟壑，走过溪水奔腾的小桥，不错，这样一位乐队指挥作为合唱队的独唱歌手，歌声在他四周响起，极容易来到花园中的个别游玩场所，毫无目的，身不由己。我就是这样进入了齐格哈兹宫廷国君的公园，齐格哈兹宫廷无非是大自然安

① 即安德烈·勒诺特尔(1613—1700)，法国花园设计艺术家，擅建规模宏大的花园，师承法国和意大利前驱的宏大风格。

排的大公园中的小场所。然而，不，它不是这样一支队伍！——您从前讲起这一点的时候，好象一整支对打猎极感兴趣的队伍已经组成，他们要捕捉我这头迷路的野兽，这时我才坚决相信，我留在这儿非常必要。如果我也继续沿着迷途走下去，那么这种必要一定驱使我进入圈套。——您好意地提到我们的相识对您是有价值的，难道因此就不必使我突然想起那些混乱的、命运把我们一起带进普遍贫困中去的多灾多难的日子？您那个时候发现我左右摇摆，没有能力作出一项决定，最内在的情绪四分五裂。您以友好的态度接受了我，同时为我打开一个晴朗无云、闭关自守、宁静的娴逸的天空，您想到要安慰我，同时既谴责又纵容我那种不守规矩、疯疯癫癫的行动．而这种行动应归咎于事态的压力带来的绝望。您帮我改换了我自己不得不承认的情况可疑的环境，您的家成了我安全的、友好的避难所。在您家里我佩服您那种默默的痛苦，从而使我忘掉了我自身的痛苦。您的谈话充满欢乐和温情，象一帖良药那样起作用，而您用不到了解我的病情。不是威胁人的事件能够毁灭我一生中的地位，而是跟我敌对的事件所起的作用。长久以来我希望放弃压迫我的使我胆怯的环境，我不能迁怒于对环境发生影响的命运，而我自己如果要对环境发生影响，单凭自己的勇气和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不！——当我感到自己获得自由的时候，便有那种无可名状的不安袭上我的心头，从我青年时代开始，这种不安就常常跟我自己发生矛盾，不是象那位深刻的诗人① 讲得头头是道的来自较高生活的憧憬能维持永久，因为它不可能永远得到实现，既不受到

① 这里指蒂克，他讲的后面的话可参见他的著作《梦幻》第一卷，第三十三页，一八一二年柏林版。

迷惑，也不受到欺骗，这是无法实现的。为了使这种憧憬不至于消失；不，一种粗野的荒唐的要求，常常是我孜孜以求的身外的什么东西，这种孜孜以求是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模糊的秘密，一种混乱的、猜谜似的、来自最大满足的天堂的梦幻，这本身不能叫作梦，只能猜作是个梦，这种猜想以坦泰罗斯的痛苦①，叫我惴惴不安。这种感情一直袭击着我，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下列情况：我在玩得最高兴的时候，突然离开游伴跑到树林里，高山上，躺倒在地上，时而放声大哭，时而呜呜咽咽，根本不管我刚才还是孩子当中最顽皮最放肆的一个。后来我懂得更多地约束自己，但是我说不出这种自我约束的情况，要是我处在高朋满座的最愉快的场合中，在欣赏某个作品，甚至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需要表示我的虚荣心，要是我突然觉得一切都显得贫困、微小、毫无色彩、死气沉沉，那么我感到自己如同在一片绝望的旷野之中。只有一位光明的天使，才有力量征服恶魔。这是声音艺术的精神，它常常在我心中胜利地升起，但在它的强大声音在世间窘困的种种痛苦前默不出声。”

“我一直，”咨议夫人接下去说，“我一直相信，音乐对您的作用太强了，因此有时造成损害；因为在上演某个出色的作品时，您的整个本质似乎给渗透了，您脸上的所有线条有了改变。脸色苍白，语言无力，您只是叹息和掉泪，接着就以最辛辣的嘲笑，深深伤人的讽刺，针对任何一个哪怕只提大师作品一句话的人。——是的，如果……”

“哦，最尊敬的咨议夫人，”克赖斯勒打断了本聪咨议夫人的

① 坦泰罗斯的痛苦，源出希腊神话：宙斯的儿子坦泰罗斯因泄露天机被罚永世站在深及下巴的水中，上有果树；他口干时想喝水，水即退走，腹饥时想摘果子，树即升高。

话头，在此以前他说的话那样严肃，那样令人感动，此刻重又突然说出他特有的嘲弄的声调。“哦，最好的咨议夫人，如今一切都已改观，您根本不会相信，尊敬的夫人，我在国君的朝廷里已经变得懂道理和聪明。我能够极其心安理得地为《唐璜》① 和《阿米达》② 打拍子。当第一号女歌唱家在最值得注意的演奏终止乐段停留在音阶的发生地方跳跃时，那么我就能够对她亲切地眨巴眼睛示意。要是御前总监按照海顿的《季节》③ 向我耳语：‘C'étoit bien ennuyant, mon cher maître de chapelle,’④ 我能够微笑着点头，拿起一件富有意义的战利品，是的，我可以耐心地谛听懂得艺术的宫廷侍从和宫廷舞台监督给我详细解释莫扎特和贝多芬如何懂得声学，而罗西尼⑤、普契塔⑥，诚如所有的小人们所说的，则把歌剧音乐提到了à la hauteur⑦——是的，尊敬的夫人，您不会相信我在当乐队指挥时得到的好处，可主要的是那种美丽的信念。一个艺术家如果能正式登台表演，这有多好啊，要不，魔鬼和他的奶奶也能容忍傲慢的老百姓。让出众的作曲家或者乐队指挥，让诗人成为宫廷诗人，让画家成为宫廷人像画家，让雕刻家成为宫廷的人像雕刻家，你们的国土上不再有无用的幻想，而只有受过良好教育、有着美德的有益的公民！”

“住口，住口，”咨议夫人心情沮丧地叫道，“您停下来，克赖

① 《唐璜》，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歌剧。
② 《阿米达》，德国作曲家格卢克的歌剧。
③ 《季节》，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海顿（1732—1809）于一八一二年发表的清唱剧。
④ 法语：“这是很无聊的，我亲爱的乐队指挥。”按“étoit”应为“était”。
⑤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⑥ 普契塔（1778—1861），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⑦ 法语：高度。

斯勒，您的老毛病又犯了，完全是从前的一套。再说，我注意到情况不妙，我眼下真的迫切想知道，是一桩什么样的糟糕事件迫使您匆匆忙忙地逃离京城。因为这样的一种逃亡无论如何表明您在公园里出现了。”

“而我，”克赖斯勒平静地说，他的目光死死地盯住咨议夫人不放，“我可以保证，那一桩迫使我逃离京城的糟糕事件，跟其余的外表事件没有关系，它只藏在我自己的内心。

“正因为我以前也许更多更严肃地讲过的那种不安情绪，正是必不可少的，它现在在我心头比从前强烈，所以我不能在此久留。——您知道，我在国君这儿当乐队指挥是多么的乐意。出于愚蠢，我相信在艺术中生活，我的社会地位正好安慰我说，我内心的魔鬼将会被战胜。我在国君的宫廷里才安排的工作已经超过我的能力，将来您，尊敬的夫人，会从这少许事情中获悉，我是受到了极大的欺骗。我是怎样被迫参加对神圣艺术的淡而无味的演奏，您就免去我作详细的描写吧，通过没有灵魂的蹩脚艺人和令人讨厌的业余爱好者的蠢举，通过许许多多艺术傀儡的十分疯狂的行为，我越来越看清我自己的存在是多么可怜巴巴，多么微不足道。一天早上，我不得不晋谒国君，请他面谕我在将举办的节目活动中干些什么事情。那个演员大人当然在场，他立即冲向我，给我下各式各样毫无意义的、味道欠缺的而我应该服从的命令。主要是一份由他亲自起草的开场白，他认为这是此次节目活动的高潮，要求我替他作曲。他对国君说话时，侧目看我，他说这一回谈不上德国古典音乐，而用极有味道的意大利歌曲，说他自己配上了若干其实由我安排的柔和的旋律。国君不仅同意这一切，而且也借机给我指出，他希望并期待我努力钻研新的意大利作品以获得进一步深造。——这时我的境地多么可

怜！——我深深地蔑视自己，在我看来，种种屈辱是一种对我的幼稚、胡闹、逆来顺受的正当的惩罚！我离开王宫，永远不再回来。我就在当天晚上提出辞呈，但是就连这样的决心，也无法使我安下心来，我通过一种秘密裁决①看到自己被流放。我因别种目的随身带来的吉他，从停在门前的车上取了下来，然后把车子打发走，让它开到野外去，不停地，一直往前开！这时，太阳已经西沉，山的影子和树林的影子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大。不可忍受，心灰意懒，我带着这种思想回到京城去——'是什么样的力量迫使我往回走？'我这样高声叫道。我知道，我现在在去齐格哈兹村镇的路上。我想念我的老师傅亚伯拉罕，昨天我收到他的一封信，他猜测我在京城里的处境，他希望我离开那儿，请我到他那里去。"

"怎么，"咨议夫人打断了乐队指挥的话，"怎么，您认识这位奇特的老人吗？"

"亚伯拉罕师傅，"克赖斯勒接下去说，"曾是我父亲的挚友，我的老师，他曾教过我！——嗯，尊敬的夫人，您一定详细知道，我是怎样来到强悍的伊雷瑙斯国君的公园的。您不会怀疑，我有能力——这是主要的——从容地，以必要的历史确切性和愉快地讲述我自己害怕的事情。总而言之，如同前面已经讲过的，我逃出京城的整个故事，我觉得愚不可及。不算是明显的弱点吧，我连被这一切精神所破坏的冷静态度也没有。——尊贵的夫人，要是您想把肤浅的事实当作受惊的公主治疗痉挛的圣水提出，好让她安心，您想，一个忠实的德国音乐家，当他正好穿上丝

① 公元前四九六年开始施行于古希腊雅典的一种法令，凡有碍国家生存的嫌疑者，交由公众，书名于牡蛎壳上，投票决定后则流放国外十年，但并不没收其财产，也不褫夺公权，这项法令至公元前四一八年而废除。

袜，坐在一辆干净的马车里做出各种姿势的时候，罗西尼和普契塔，帕韦西① 和菲奥拉万蒂② 以及上帝知道的那些西尼和契塔，把他打得一败涂地。他的行为举止，不可能很聪明。原谅是可以企盼的，我抱有希望！——作为无聊冒险的诗意的反响，可您，最好的咨议夫人，此刻听见我被恶魔鞭打，我想逃走，可最甜蜜的魔术牢牢地控制着我。恶魔幸灾乐祸地注视着我胸中最深刻的秘密遭到破坏。声音艺术的强大的精灵振动翅膀，在有旋律的沙沙声前，安慰、希望，甚至憧憬都苏醒过来，而这种憧憬就是永恒的爱情本身和永恒的青春的狂喜。——尤丽亚唱得好！”

克赖斯勒默不作声了。本聪咨议夫人谛听着，她紧张地等待随后将要发生的事。因为乐队指挥似乎沉浸在默默的思考中，夫人以一种冷静的友好态度问道：“您真的认为我女儿歌唱得好，亲爱的约翰内斯？”

克赖斯勒猛地跳起身来，他想说的话被胸膛深处的一声叹息所窒息。

“哦，”咨议夫人接下去说，“我真高兴，亲爱的克赖斯勒。说到真正的唱歌，尤丽亚可以向您学习许多东西。因为您愿意留在这儿，我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最尊敬的夫人，”克赖斯勒开口说，就在这一刹那间，门打开了，尤丽亚走进屋来。

当尤丽亚看见乐队指挥的时候，她那花容月貌上挂上了甜蜜的微笑，一声轻轻的“啊”从她的双唇间滑了出来。

本聪咨议夫人站起身来，握住乐队指挥的手，把他带到尤丽

---

① 帕韦西(Stefano Pavesi, 1778—1850)，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② 菲奥拉万蒂(Valentino Fioravanti, 1768—1837)，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亚面前，她说道："喏，我的孩子，这是奇特的……"

(穆尔继续往下写)——年轻的蓬托向我最新的手稿冲去，这手稿就堆在我旁边，它咬住手稿，急急忙忙地奔走了。连我阻止也来不及，它发出一阵幸灾乐祸的笑声，并且让我预感到它这样做，不仅是出于年轻的狗一时兴起干出这样的恶作剧，而且其中带有更多的戏耍成分。不久我完全明白了此中道理。

几天以后，年轻的蓬托所服务的那位男子，跑来找我的师傅。事后我才得悉，这是齐格哈兹村镇文科中学美学教授洛塔里奥先生。——经过一阵寒暄之后，这位教授在房间里向四周打量，当他看见我的时候，便说道："亲爱的师傅，您不想把那边的小家伙打发出房间去吗？"

"干吗呢，"师傅回答，"干吗呢？——您本来不是很喜欢猫的吗，教授，特别是喜欢我的宠儿，那头美丽而聪明的雄猫穆尔的！"

"嗯，"教授冷笑了一下说，"嗯，美丽而聪明，这不假！——不过，师傅，这会儿请您高抬贵手，让您的宠儿离开这儿吧，因为我有事要和您商谈，这种事绝对不能让它听到。"

"谁啊？"亚伯拉罕师傅说，一面他的双眼瞪着教授。

"喏，"教授接下去说，"您的雄猫呗。我请您，别再问下去了，而是照着我的请求去做。"

"这倒怪了，"师傅说，一面把小房间的门打开，把我唤进房间去。我按着他的呼唤去做，但不让教授看见我又偷偷地回到了大房间，而且躲在书架的最下面的一格里，这样，我在房间里不会被发觉，而能听清他们交谈的每一句话。

"现在我想，"亚伯拉罕师傅说，一边坐到教授对面的靠椅里去，"现在我想要详细知道，您到底要把怎样的一种秘密告诉我，

连我忠实的雄猫也不让知道?”

“告诉我,”教授非常严肃并且沉思着开始说,“亲爱的师傅,只把身体的健康作为先决条件,而不顾及天生的才赋、能力和天资,通过一种特殊的有规律的教育,就能把一个孩子在短期内,也就是在少年时代,造就成为科学和艺术方面的奇才,您对这样的原则持什么看法?”

“哏咿,”师傅回答说,“我对这个原则能有别的什么看法呢,我只能认为这个原则愚蠢,无聊。对一个理解力和猴子不相上下、有着很好记忆力的孩子,有可能给他灌输一大堆东西,然后把他提拔到公众之前,这是可能的,也是容易办到的;只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一定缺少天赋,要不然,这种违反循序渐进的教育办法,与孩子内在的较佳的精神相抵触。但是对这样一个头脑简单的、靠生吞活剥的知识养肥的年轻人,可以用货真价实的学者的字眼称呼他吗?”

“但是世人都这样看,”教授以强烈的口吻叫道,“所有的世人都这样看!——哦,这是可怕的!——所有的人都相信内在较高的天赋才能,只有这种才能才能创造出学者、艺术家来,让这种不可救药的疯狂的原则见鬼去吧!”

“您别激动,”师傅微微一笑说,“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在我们德国用那种教育方法只炮制出唯一的产品①,对这个产品全

---

① 霍夫曼在这儿引用了牧师卡尔·海因里希·戈特弗里德·维特(Karl Heinrich Gottfried Witte,1767—1845)的著作«卡尔·维特或卡尔·维特的教育史»(二卷,1819年版)。作者在八十四页上提到对他儿子卡尔(Karl Witte,1800—1883)的教育原则;后来此人成为但丁研究者和翻译者。其中有一段话这样说:“上帝给了我一个儿子,…… 我早就打算把他教育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虽然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才具。”(第1卷,第27页)。“如果我的儿子身体健康,那么我有决心把他培养成为出色的天才。”(第1卷,第29页)。

世界曾经谈论过一时①，后来当人们看到这个产品并非特别有用，于是这种谈论也就销声匿迹了。那个标本的兴旺发迹时期正好在这样一段时光，那个摩登的神童红得发紫，仿佛平时辛辛苦苦训练出来的狗和猢狲，为了廉价的入场收费而卖力表演它们的技艺。”

“您现在就讲这样的话了，”教授接在对方后面说，“您现在就讲这样的话了，亚伯拉罕师傅，要是人家不知道您是一个好开玩笑的人，要是人家还不知道您的一生能够提供一系列奇特的经验，那么人家会相信您的话。您只管承认好了，亚伯拉罕师傅，您完全处在寂静的、最秘密的秘密中，根据那种原则进行实验，但是您想超过那个人，那个我们谈论过的那种标准的实践者。——您想一俟准备就绪，就和您的弟子和所有教授崭露头角，出人头地，把全世界置于惊疑之中，您想彻底破坏这个美丽的原则：‘non ex quovis ligno fit Mercurius’②！——嗯，一句话，quovis③ 在这里，但不是墨丘利神④，而是一只雄猫！”——“您说什么，”师傅叫道，同时哈哈大笑，“您说什么，一只雄猫？”

“只是别否认了，”教授接下去说，“只是别否认了，您在那边房间里曾在这个小东西身上试验过您的抽象的教育方法。您教它念书、写字，您教它科学，这样，它现在竟然想当作家，甚至写

① 例如一八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文雅世界报»（第102期）的«通讯和札记»栏中有下列一段文字：“格廷根讯：众所周知的现在这儿学习的年轻的维特，他因身体健康从不辍学……他的父亲斩钉截铁地说，孩子在他身边时从不浪费一个小时。自然科学看来是他喜欢的学科，他孜孜不倦，很有兴趣地攻读一些很困难的、卷帙浩繁的著作。象他这般年纪的青年一般喜欢念点诗歌或长篇小说……”

② 拉丁语：不是任何地方的木料都能成为墨丘利神的。

③ 拉丁语：这段木料。

④ 罗马神话中的商业神。

起诗来了。”

“是啊，”师傅说，“事实上这是我曾经想出来的最疯狂的事情！——我指的是教导雄猫的事，我教它学科学！——说说看，是什么样的梦幻在您的思想里作怪，教授？——我向您保证，关于我的雄猫受的教育我知道得并不是最少，我也认为这种教育是完全不可能的。”

“是这样吗？”教授拖长了声调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我立即认出这是我从年轻的鬈毛狗蓬托嘴里夺下来的稿子，他念起来：

憧憬更高境界

啊，激荡我胸怀的是什么样的感情？
它说出了充满不安和预感的战栗，
精神欲作勇敢的跳跃，
是它受到伟大天才的鼓舞和促进？

到底什么是思想中的思想？
充满爱的生活究欲何为？
燃烧般的甜蜜追求永无止息，
是什么在懦怯的心里嗵嗵作响？

遥远的仙土使我神往，
舌头象被缚住，不声不响，
殷切的希望带着新春的气息飘扬，

我从压抑和沉重的束缚下得到解放，

梦想，感觉，就在碧绿的叶子上，

我的心向上！擒获它向上飞翔！

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善良的读者能仔细领会从我心灵最深处涌现出来的这首出色的十四行诗的原文，如果我保证说，这首诗还是我最早完成的作品，那么你可能会更加钦佩我。教授怀着恶意念诵这首诗，所有该强调的地方他都没有强调，念来令人那么厌恶，使我几乎辨认不出这是我的作品了。如同他想压服年轻诗人那样，我突然怒火中烧，准备从我隐藏的角落里窜出来扑到教授的脸上，让他感觉一下我的爪子的厉害。但我旋即转到一个聪明的念头，万一这两个人，师傅和教授一起向我进攻，那我有必要识事务一点，强自压下我的怒火，但我还是身不由己地大叫一声“喵呜”，这不会泄露我的用意。这时教授已经念完那首十四行诗，要不是师傅又一次哈哈大笑，我连“喵呜”一声也不会叫出来的。而师傅的大笑比教授笨拙的朗诵更加伤害了我。

“喔喔，”师傅大声说，“真的，一只雄猫能写出这首十四行诗来，是值得钦佩的，不过我仍然不理解您何以这么开心，教授，您还是直截了当告诉我，教授，您的用意何在？”

教授没有回答师傅的提问，径自翻阅那篇稿子，并且继续往下念：

杂　诗

爱情在条条路上漫游，

友谊却独自留下，

爱情迎着我们飞快前来，

友谊却让人寻觅。①

我到处可以听见
啧啧的叫痛声，怯生生的控诉，
我说不准，是思想上产生了痛苦
还是产生了喜乐。
我常常扪心自问，
我自己在作梦还是醒着。
把这种感情，这种激动，
赐给这颗心以正确的语言；
是的，在地窖，在屋顶，
爱情在条条路上漫游。

然而，造成爱情痛苦的
各种创伤已经医治。
在这寂寞、平安的日子里，
所有的痛苦已经断绝，
精神和内心不久定会康复；
乖乖的小猫奔向垃圾堆，
哪能永远如此？
不！——离开这凶恶的旋涡，
鬈毛狗呆在炉子下面，

① 这一节诗歌系仿歌德的小歌剧《克劳迪纳·封·维拉·贝拉》而成。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九日和八月三日在柏林首场演出；在该剧的第一幕里，克劳迪纳说这样四行诗："爱情在条条路上漫游；忠实却单独居住。爱情迅速迎向你们；忠实却让人寻觅。"

友谊独自留下!
这点我完全知道——

"不，"师傅打断了正在念诗的教授，"不，我的朋友，您事实上使我失去耐心了，您或者跟另一个喜欢说笑话的人开了个玩笑，正好按照我的善良的雄猫穆尔的精神，创作了诗歌，您以这玩意儿戏弄我一早晨。不过这个玩笑并不恶毒，正合克赖斯勒的心意。这个玩笑不能半途而废，以便作一次小小的出猎，在这次出猎中您自己终究有可能成为一只受人追逐的野兽。可现在把您的富有意义的表达暂且搁在一边，请您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您那种稀奇古怪的玩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教授把手稿合拢，神情严肃地瞪着师傅，然后说道："这几张纸头是数天前我的鬈毛狗蓬托衔来给我的，这条狗你们都知道，曾和您的雄猫穆尔交上了朋友。虽然它把稿子咬在牙齿之间——它带什么东西都习惯于用牙齿咬的，——但它把稿子完好无损地放在我的双膝之间，并且向我明白表示：这些稿纸不是从别人，而是从它的朋友穆尔那儿取来的。我向稿纸扫了一眼，那种特别的手迹立刻映入了我的眼帘。我念了几段，忽然萌生一种奇特的思想，这一切可能是穆尔自己写的。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样的不可理解的方式写的呀。虽然那种理智，不错，就是某种我们大家不可能视而不见的生活经验；这种生活经验归根到底无非是那种理智，它告诉我，认为这些文稿出自雄猫的手笔的思想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雄猫既不会写，也不会作诗，但是我的脑袋里始终摆脱不掉这种想法。我决定对您的雄猫作一番观察。我不得不向我的蓬托学习，因为穆尔常在您的

阁楼里活动，我只好登上我的阁楼，拿掉几片瓦爿，使我的视线直达您的天窗。我不看犹可，一看，一听，叫人大吃一惊！您的雄猫坐在阁楼最僻静的一角！——身子笔挺地坐在一张小桌子前，桌子上放着各类文具和纸张。它坐在那里，时而用脚掌抚摩额头和脖子，摸摸面孔，时而把笔浸入墨水缸，写几个字，重又停下，又开始写，通读一下已经写好的东西，呜呜叫几声（这我听得见），又叫几声，惬意地在编织故事。——而它的周围，堆着各类不同的书籍，根据它们的装帧设计，我知道是从您的图书室里取出来的。”

“这魔鬼就这样，”师傅大叫，“那我要立刻去查一下，看看我的书是否缺少。”

说着他站起身来，走到书橱旁边。他一看到我，便后退三步，十分惊诧地瞪着我直望。但教授大叫道：“您瞧，师傅！您以为，这小东西太太平平地坐在您把它关进去的小房间里吗，可它却偷偷地跑进房间来，藏在书橱边想研究一下情况，或者更有可能来偷听我们的谈话。如今是它把我们所谈的一切都听到了，准备采取相应措施。”——“雄猫啊，”师傅开口说，这时他的惊奇的目光仍然停留在我的身上，“雄猫，要是我知道，你，已经彻底干净地背弃你那真诚、自然的天性，把你的力量真的用到教授所朗诵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诗歌上去，如果我真的相信，你真正追求的是科学，而不是耗子，那么我相信，我能够把你的耳朵戳穿，或者干脆……”

我听了这话吓得要命，我眯起眼睛，装做好象睡得很沉似的。

“不过，不，不，”师傅接下去说，“瞧这儿，教授，我那忠实的雄猫，正在无忧无虑地睡大觉呢，您自己能否说明，在它那种和

气亲切的外貌中是否含有您所责怪于它的那种秘密、奇特的恶作剧——穆尔！——穆尔！——”

师傅就这样叫我，我象平时那样，用我没有中断的咕噜咕噜声作为回答，我竭力睁开眼睛，慢慢站起来，高高地拱起背脊，做出一副很可爱的样子。

教授怒容满面把我的手稿扔到我的头上，可我装做（我那天生的狡猾使我这样做）他在跟我戏要似的，又跳又舞，拖着稿纸奔来奔去，弄得纸张满天飞。

“嗯，”师傅说，“现在事实很清楚，您完全弄错了，教授，您的鬈毛狗蓬托欺骗了您。您且瞧瞧，穆尔是怎样对待这些诗歌的，有哪一个诗人会采用这种方式处置自己的手稿的？”

“我已经警告过您，师傅，现在随您便吧，”教授回答说，便离开了房间。

现在我相信一场暴风雨已经过去了，其实我是完全弄错了！——亚伯拉罕师傅心里对我非常讨厌，他声称反对我接受这种科学教育，他表面上做得毫不介意，仿佛根本不相信教授的话，但是我不久发现，他在处处探索我的行踪，把他的书橱小心翼翼地锁了起来，使我无法使用他的图书室，我后来象从前那样，躺在他写字桌上的纸张中间，他对此再也无法容忍了。

就这样，痛苦和忧虑笼罩了我那正在萌芽的青年时代！对一个天才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比否认和嘲笑给他造成更大的痛苦，对一个伟大的智者来说，还有什么比在期望得到各种可能支持的地方却碰壁更使他愤慨的了！——不过压力越大，复原的力量越强，弓绷得越紧，箭射得越远！——要是读书使我闭户不出，那么，我干起自己的精神工作来越加自由，一切创作出于自愿。

我的情绪多么不安啊，在这段时间里，有些夜晚，有些白天，

我在这幢屋子的地窖里度过，那儿安放着若干捕鼠器，此外还有不同年岁不同阶层的雄猫聚集在那儿。

一个勇敢的哲学头脑，不论在哪儿逃不过生命中的最秘密的关系的影响，他认识到，怎么从这同一的头脑中以思想和行动来组织生活。我在地窖里的时候，就这样看清了捕鼠器和雄猫在相互影响中的关系。作为一只思想高贵而纯洁的雄猫，在我不得不看到那架没有生命的捕鼠器以它准时发生的作用怎样使小雄猫产生极大的惰性，这使我心里热乎起来。我抓起笔，写我的不朽著作，这作品我早已胸有成竹，其题目为：《论捕鼠器和它对猫的思想、能力的影响》。在这本小书里面，我拿一面镜子放到娇生惯养的小雄猫面前，让它们自己在镜子中照照自己，放弃自己所有的力量，懒惰，迟钝，听任可鄙的老鼠奔向猪油！——我声如打雷，把它们从梦中惊醒。——首先这本小书必须创造有利的气氛，写这本东西对我也有好处，我在写作期间用不到捕鼠，就是在事后，因为我如此有力地讲过这些话，谁也不会想到要求我自己按照我讲过的英雄主义在行动上做出榜样。

就这样，我结束了我一生中的第一阶段，到了我那真正的青春岁月，这岁月快接近并过渡到成年男性的年龄。但是我不可能对好心的读者隐瞒我的师傅不愿听的那出色杂诗的最后两节。下面就是这些内容：

是的，我知道
如果打丛林里传来玫瑰
的香气和絮絮的低语，
就不会有人对谈情说爱表示异议。
要是陶醉的眼睛看到

可爱的人匆匆赶来，
在花径附近窃听，
没有发出渴望的呼声，
要是你立即起身相迎，
那么爱情就会飞向我们。

这种憧憬，这种渴望，
常常能够叫思绪迷惘，
然而这种跳跃、渴念、奔走，
究竟能走远多久？
它们唤醒诚挚友谊的特性，
在黄昏星的光照下显得亮晶晶。
我要找到的是
勇敢、纯洁的高贵者。
我爬过围墙和篱笆
寻觅我的友情。

（废纸）——正好是这个晚上处于这样的欢乐、惬意的气氛中，一个长时期以来，这种气氛人们没有从他身上感受到过。而这种气氛正好让这种闻所未闻的事情发生。因为如同他平时常常碰到这种同一场面那样，既没有突然跳起来，也没有一走了之，而是平静的、带着可掬的笑容在侧耳谛听一个可怕的悲剧的长长的令人厌恶的第一场，这剧本由一位双颊红润、头发鬈曲、充满希望的年轻少尉所作，并以最得意的诗人的自负在朗诵这首诗。是的，就是上述这位少尉在结束朗诵以后，人家起劲地问他，他对这首诗持何种态度，他自己表示满意，满脸带着内在高

兴的最柔和的表情向这位年轻的战斗英雄和诗歌能手保证，这作为广告的第一幕，也就是向美学上的贪婪者提供的宝贵的一幕，事实上包含着出色的思想内容，为了这种内容的特异的天赋，就是伟大的诗人，例如卡尔德隆①、莎士比亚和当代的席勒也会予以承认。这位少尉热烈地拥抱他，脸上泄露出一丝神秘的表情；他想起当天晚上那位出类拔萃的小姐将举行一次晚会，出席的人中间甚至有能念西班牙语、能画油画的伯爵夫人。凡是第一幕的最精采之处，都能以画笔描绘出来。少尉斩钉截铁地说，他对此感到异常高兴，便带着满腔热情走了。

“我不理解，”此刻那个小个子枢密顾问说，“我今天根本不理解你，亲爱的约翰内斯，今天你是不可言喻的温和！——你既然如此平心静气地关注地谛听这些令人乏味的东西，这是怎么一回事！——当那个少尉以他带有无可救药的幻想出来的千百样圈套的冗长诗歌，向我们这些缺乏警惕茫然不知危险的人袭击时，我心里十分担心！——我想，你随时会岔断他，就象你平时为了一点小事情就打断别人说话那样；可是出人意料，你静静地听他朗诵，不错，你的目光表露赞赏之意。到了最后，在我个人变得十分软弱和可怜的时候，你却以一种讽刺来打发这个不幸的家伙，其实他不懂你的意思，你对他说话，至少不是警告他下不为例，而是转弯抹角地说，这玩意儿太长了一点儿，必须小心在意地截肢才行。”

“啊，”克赖斯勒回答说，“啊，不用这样的可怜巴巴的建议，又用什么呢？！——象我们可爱的少尉那样的杰出诗人，对他的诗歌动一下手术就成了吗，这些诗歌在他动过手术后不会随即

① 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戏剧家。

长出来吗?——你毕竟不知道我们年轻的诗人的诗歌,象壁虎的尾巴那样具有再生的能力，人们即便在壁虎的尾骨根部割去了它的尾巴,它的尾巴又会很快地长出来!——如果你认为我在静静地听这位少尉的朗诵,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暴风雨已经过去,小园里所有的花草都抬起了它们原来俯伏的脑袋,贪婪地啧啧地吮吸着从天上云层中掉下来的一滴滴玉露琼浆。我躲到一株盛开着花儿的大苹果树下，侧耳谛听在远处深山里渐渐减弱的雷声。它象一种说不出来的事物的预言,在我灵魂深处响起。我望着蓝天,这蓝天好象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时而在掠过的云层中间露出来。但是在这中间,舅父叫起我来,要我赶快跑进屋里，免得雨水淋湿花团锦簇的新睡衣，把它糟蹋。同时也免得在湿草中着了凉。接着不再是那个讲话的舅父，而是某一个鹦鹉或欧椋鸟的骗子,躲在丛林后或丛林中,或者只有上帝知道别的一个什么人，跟我大开无益的玩笑。他从我身上按照他的方式引出莎士比亚的各式各样宝贵的思想。现在又轮到那个少尉和他的悲剧了!——枢密顾问，请你注意，这是对我童年时代的一种回忆,这种回忆把我引到你和少尉面前。我真的站着,一个至多十二岁的青年,站在舅父的小花园里,身上穿一件最漂亮的印花布睡衣，这是当时的一个印花布工人想出来的玩意儿，哦,枢密顾问,你今天白白地浪费了国王用的香粉,因为我一点没有感到盛开花朵的苹果树下的香气，连搽在他头上的诗人发膏也没有闻到。不用油,可以用王冠来保护头发抵挡暴风雨,如果戴个毡帽或皮帽,也就是按照规定戴顶耷科①,那么头发也不会翘

① 一种上半截圆形平顶的高军帽，最初用毡，后来用黑漆皮革制成。最早于一八〇六年流行于法国军队中，后来在霍夫曼生前的普鲁士军队中也盛行这种帽子,其中有一部分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戴这种帽子。

起来了。——得了，好友，你是我们三人中间的唯一的替罪羊，你是自动投到英雄诗人的凶恶的悲剧屠刀下的替罪羊。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小心翼翼地缩起四肢，拿起睡衣，以十二岁的年纪，六英两的重量，跳进我多次提到过的花园，年迈的亚伯拉罕师傅啊，如同你见到的，你用三四张最美的乐谱，裁剪各式各样的欢快的幻象。他也逃过了少尉的毒手！”

克赖斯勒说得对，亚伯拉罕懂得裁剪卡通画片，他能够在一片模糊的斑点中找出最不清楚的斑点。如果把一盏灯移到这张纸头的后面，那么就在墙上构成各类人物的奇形怪状。如果说亚伯拉罕师傅本人有一种对各类朗诵感到嫌恶的本能的话，那么他对朗诵少尉的诗从心底里产生特别的反感。因此，当少尉贪婪地开始伸手去抓偶然放在枢密顾问的桌子上的那张硬绷绷的乐谱，同时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小剪刀，开始要剪那乐谱时，师傅能够及时抢救了乐谱，这是毫不足怪的。

“你听好，”枢密顾问开始说，“你听好，克赖斯勒——这么说来，你对童年时代的一种回忆，从你的灵魂深处涌起，这种回忆我可以这样加以描绘：你一直在今天还感到那么温柔，那么快慰，——你听好，我深心最喜爱的朋友！这温暖了我的心，也温暖了所有尊敬你、热爱你的人的心。我对你早先的生涯一无所知，我只要稍微问起你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你就会毫不客气地加以回避，是的，为了不使扭歪成种种奇形怪状的透光的形象挑动人们的好奇心，你故意把有时显得过于透明的过去蒙上一层薄纱。你应该站出来公开反对你现在还寄予信任的人。”

克赖斯勒睁大眼睛瞪着枢密顾问，感到十分惊奇，好象一个从酣睡中突然醒来看到一个形象陌生的人，然后他开始十分严

肃地说：

“在约翰尼斯·克里佐施托米日[1]，这也就是说在一千七百若干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午时分，世界上诞生了一个人，此人有一张脸、一双手和一双脚。此人的父亲正好在喝豌豆汤，他由于一时高兴，把整调羹的汤都浇在胡子上面，他以为产妇没有看到他这副窘相，然而产妇看见了，她一阵大笑，笑得震动了那个父亲——琉特琴弹奏者，使他为婴儿奏一曲最新的莫尔基[2]，所有的弦线都跳动了，他凭着祖母的缎子睡帽起誓，有关音乐的事，他的儿子小野兔汉斯，永远是个可怜的半瓶醋。此后那位父亲把下巴揩揩干净后，慷慨激昂地说：‘他应该叫约翰内斯，但是不加野兔两个字。’这个琉特琴的弹奏者——”

“我请求你，”小个子的枢密顾问打断了乐队指挥的话说，“我请求你，克赖斯勒，你别迷恋于这种该死的幽默，我可以这样说，它叫我闷得透不过气。我可否要求你给我一份根据事实写的自传，如果可以，那我要求更多一些，要求你回顾一下我认识你以前的早年生活？——事实上你不会非难一种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不是出于别的来源，而是出于心坎深处的最内在的倾慕。此外，由于你很少抛头露面，你不得不赞同这样一点，即每个人相信，只有最丰富多彩的生活，只有一系列最有传奇色彩的事件，才能象在你身上出现的那样，搓捏成这种精神形态。”——“哦，

---

① 即每年的一月二十七日，也是莫扎特的生日；莫扎特的名字为沃尔夫冈·阿马丢斯。霍夫曼为了尊敬莫扎特，把他自己原来的名字的第三个词威廉改成阿马丢斯(即霍夫曼全名原为“恩斯特·特奥多尔·威廉·霍夫曼”改为“恩斯特·特奥多尔·阿马丢斯·霍夫曼”)，这样他把莫扎特的生日从二十七日改为二十四日（霍夫曼自己的生日)。他把克赖斯勒的传记用来纪念他自己的童年时代。例如纪念教育过他的舅父奥托·威廉·德弗尔和夭折的阿姨夏绿蒂·威廉明妮·德弗尔(又称小脚阿姨)。

② 在十八世纪广为流传的音乐剧。

这种巨大的错误啊，我那青年时代好象一块没有花卉的贫瘠的荒地，精神和感情在单一的绝境中萎缩。”克赖斯勒叹气说。

“不，不，”枢密顾问叫道，“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我至少知道，在这一块荒地上还有一个美丽的小花园，里面有鲜花盛开的苹果树，它散发出国王用的香粉那样的佳味。确实是这样！我指的是，约翰内斯，你从你早年的青春时期中追溯对过去的回忆，这种回忆如你最初所说的，它束缚了你的整个灵魂。”

“我想，”亚伯拉罕师傅说，同时剃度那个正好成为方济各派托钵僧的头发，“我也想，克赖斯勒，在您今天还过得去的情绪中，除了打开您的心房或情绪，或者如同您平时称作您内心的宝匣，从中掏出这些那些东西以外，您不可能干更好的事情。这也就是说，您一度泄露了天机，您违背关心您的叔父的意志，冒雨奔到外边，采取迷信的方式谛听垂死的闷雷的预言，这样您一直能详尽地讲一讲当时发生的一切情况。但是别撒谎，约翰内斯，因为您知道，您讲的至少要涉及到这样一段时间，那时您穿第一条长裤，然后在我的监督之下，编织您的第一根发辫。”

克赖斯勒正欲回答几句，但是亚伯拉罕师傅急忙对小个子枢密顾问说：“您根本不相信，最出色的人，我们的约翰内斯怎样拜倒在谎言的恶魔之下，每当他讲起他最早的青年时代时，情况就是如此，尽管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那个时候孩子们正巧还在讲：‘爸爸和妈妈！’把手指伸到火里去，正在那个时候他要注意一切，用深沉的目光洞察人的内心。”

“您使我心里不痛快，”克赖斯勒说，微微一笑，声音柔和，“您使我心里很不痛快，师傅！我怎能有这种能力，以我早熟的精神力量使您聪明起来，如同虚荣的纨袴子弟所干的那样？——

我问你，枢密顾问，你是否也有这种感受：为某些极其聪明的人称做生活艰苦的岁月中常常有一瞬间明显地出现在你的灵魂之前，这点人们确定为纯粹的本能。动物身上的这一点比较高级的才能我们不能不加以承认吧？——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种特异的能力！——这种最初的清晰意识的醒悟，对我们来说永远是一个无法探究的谜！——有没有可能一下子就出现这种情况？我相信，对这种情况的恐惧一定会扼杀我们——谁对酣梦中醒来的最初一刹那不感到害怕呢？如果他在梦中感觉到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他一定会感到这种失去知觉的睡眠吧？——然而，为了不使我扯得太远，我想指出，在那种发展时期心灵上每一种强烈的印象一定会在心田里留下种子，这种子正好和精神能力的萌芽一起成长，所以清晨醒来时的种种痛苦和欢乐继续留在我们的心里。这才真正是爱情的既甜蜜又充满忧戚的情景，这种爱情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只有在梦中才听到，而其实它们仍然在我们心中回响！——可我知道，亚伯拉罕师傅暗示的是什么。他暗示的无非是那位已故姨母的故事，他和我为此有过争吵，我为此对他非常生气，只有对你，枢密顾问，我会讲一点，如果你能答应对我这一点儿多愁善感的幼稚的讲述加以原谅的话。——我跟你讲过豌豆汤和琉特琴的演奏者。”

“喔，”枢密顾问打断了乐队指挥的话头，“哦，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我现在发现，你想欺骗我，这样做是违背一切习俗和秩序的啊。”

“决不是的，”克赖斯勒接下去说，“决不是的，我的好人！不过我得从琉特琴的弹奏者谈起，因为他构成了音素最自然的过门，这种音素的天然音调能把孩子驱入甜蜜的梦乡。我母亲的

妹妹①是技艺精湛的琉特琴手，这种琴在当时被逐出了堆破烂乐器的房间。能书会算，也许还有多方面才能的成熟的汉子们，只要他们一想到那个已故的索菲女士的演奏，他们就会当着我的面热泪纵横，我对此并不感到生气。当然我还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孩子，连管理和控制自己也办不到，我还缺乏说话的萌芽状态的意识，这位出色的女琴手从心底涌出来的奇妙的声音魔法的忧戚，我以贪婪的心情把它们大口大口吞下。那个摇篮边的琴师，就是已故姨母的老师，他个子矮小，两腿弯曲得厉害，戴一副干净的白色假发，假发上有一张宽大的发袋，穿一件红大衣，他名叫图特尔先生。——我之所以说这一些，只是想证明，那个时候的形象在我心中是多么清楚；要是我今天声称，当我还是个不满三岁的孩子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姑娘的怀抱里，她那柔和的目光明亮地沁入我的内心，我至今还能记起她向我说话、对我唱歌的甜美的声音，我当时把自已的所有热爱和温情全部倾注在这个俊美的姑娘身上，我这样讲，要使亚伯拉罕师傅或别的人对此不再产生怀疑。'这就是姨母索菲，这名字是由'小脚'奇特地简化而成的。有一天，我因为没有看到'小脚'姨母，便叫苦不迭。女看护便把我抱进一个房间，姨母就躺在房内床上。但是有一个坐在姨母床边的老人，立刻跳起身来，嘴里大骂一通，把那个抱我在怀里的女看护赶出房间去。不久，人们给我穿上衣服，用厚布把我裹住，把我抱到远远的一幢屋里去，和别的人，其中包括舅舅和姨姨在一起，他们向我保证说，'小脚'姨

① 这里指的"母亲的妹妹"，系霍夫曼在作品中提到的他母亲的两位姐妹中的一位。此人是琴艺精湛的琴手和歌唱家，名叫夏洛蒂·威廉明妮·德弗尔，她于一七七九年因染上天花而去世。霍夫曼常常把这位姨母搞成他母亲的另一位姐姐索菲(此系昵称，意即"小脚")。这人在下文中便要提到。

母病得可厉害呢，如果我留在她那里，我也会象她那样生重病。几个星期以后，人们把我送回到我从前住的地方。我号啕大哭，我大吵大闹，我要‘小脚’阿姨。我一进那个房间，便急匆匆地奔到‘小脚’阿姨曾经躺过的那张床，我把床幔拉开，床上空空如也，另一个人，那是我的又一位姨母①，她一边对我说，一边泪似泉涌：‘你再也见不到她了，约翰内斯，她已经死了，已经安息在土下了。’

“我十分清楚，我当时不能理解另一位姨母所讲的那几句话的意义，但是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此事，我内心仍会产生一种当时抓住我心灵的无以名之的感觉。死神甚至把我压进他的冰盔甲里，它的寒气沁入我的内心。在这些寒气前面，我童年时代的所有乐趣都给冻僵了。——我开头讲的，我随后的一切都记不清了，也许我从未记得过，不过有人常常对我讲起；我后来让床幔慢慢收拢，十分严肃而默默地在床前站了一阵，然后，我深自反省，似乎依稀记得。如同人们常常跟我讲的那样，我接下来就坐到身边的一张小藤椅里。人们对我补充说，这种默默的悲哀，在一个平时会大大爆发感情的孩子身上，如今显得不可言喻的深深激动，家里人甚至害怕会对我的精神产生后遗症，因为此后好几个星期我处在同一的精神状态中，既不哭，也不笑，不想玩，回答别人没有好声好气，对周围事物漠不关心。”

就在这片刻间，亚伯拉罕师傅手里拿起一张上面奇怪地切割成十字和横条的纸头，递到燃着的蜡烛前，于是墙上就反映

---

① 这里指的是霍夫曼的母亲的长姐约翰娜·索菲（又称“小脚”）·德弗尔（1745—1803）；她易动感情，可以认为为人热情、好交际，性情开朗，她是霍夫曼的亲戚中和他最亲近的人，“就是到了霍夫曼的成熟之年，她依然是他所有弱点的见证人。”（参见《霍夫曼的生平与遗产》第一部第4页，柏林，1823年版）

出一个由修女组成的唱诗班，这些修女正在用稀奇古怪的乐器演奏。

“嚯嚯！”克赖斯勒叫道，这时他看到了一队安排得整整齐齐的修女，“嚯嚯，师傅，我很明白，您要我想到什么事情！——就是眼下，我还是要大胆地说一句，您骂我，叫我傻蛋、不懂事的毛头小子，这您错了，其实他能够通过他那蠢笨的不和谐的声音，导演出一场由唱着圣诗、奏着圣乐的修士修女们组成的有音调有节拍的大聚会。如果不是您把我带到离我故城二三十英里远的克拉里森修道院① 去，我还不可能及时听到真正的天主教教堂圣乐；因为我正是处在毛头小子的年岁，我说，我难道不能向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青年时代提出最合理的要求？这个三岁的男孩尽管长期以来受到痛苦的折磨，他一旦带着新的力量醒来，他突然产生一种狂念，它以种种撕碎人心的哀痛的杀人花招塞满我的心胸，这难道不是更加美吗？虽然有种种劝说，难道我不能说，除了‘小脚’姨母，没有人能演奏名叫‘修女琴’② 的奇妙的乐器吗？尽管她早已过世了。——您为什么不让我进入这个我又在那儿重新找到她的唱诗班，她在那里穿着绿衣服，戴着红色的蝴蝶结！”

此刻克赖斯勒双目瞪着墙壁，用一种激动的、颤抖的声音说：“真的！——小脚姨母在修女中出现！——她踩在一条矮凳上，以便演奏这只难度较高的乐器。”——然而枢密顾问一下子走到他面前，这样他就挡住了墙上出现的影子，他抓住对方的两

① 即克拉里森修女居住地，这是由弗兰切斯卡教团发起人倡议建立的聚会所。弗兰茨·封·阿西齐在该修道院的创建人逝世后便回到那里去。圣克拉拉·斯西非·封·阿西齐于一二五三年获得了克拉里森教团的名字。

② 系盛行于十八世纪以前的一种弦乐器，声似喇叭，十分洪亮，修女们多演奏之。又称海喇叭。

个肩膀，开始说："事实上，约翰内斯，你如果不讲你那奇异的梦，不讲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乐器，这样不是更好一点吗？因为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什么修女琴！"

"哦，"亚伯拉罕师傅大笑说，一边把那张纸头连同整个修女集会一起扔到桌下，那个幻想中的"小脚"姨母和修女琴立刻消失不见了，"哦，我极有身份的枢密顾问，那个乐队指挥先生现在也象往常一样，是个沉着、冷静的人，他不是个幻想家或丑角，许多人很乐意给这样的角色付钱。女琴手自从去世以后，她能对神奇的乐器起作用，难道有这种可能性？您也许现在还在修道院里仍然听见这种乐器的声音，并且对此感到惊异？——真怪！——修女琴不该存在吗？——您只要在科赫的《音乐辞典》①中查一查这个乐器，您就不难弄清这是个什么东西。"

枢密顾问当场就查辞典，并且高声念了出来：

"这种古老的、十分简单的弓形乐器，是由三片薄薄的七英尺长的木板构成，其下部，即站在地面上的部分，约六至七英寸宽，其上部，可不满两英寸宽，其形状象个胶合在一起的三角形，因此这乐器的整个形体，上部象个弦轴箱，从下到上越来越小。三块板中的一块板，构成旋律的胴体，上面开有数个声孔，声孔上有一根结实的羊肠制作的琴弦。在演奏的时候，人们把这个乐器斜斜放在自己面前，用乐器的上部抵住胸口。演奏者用左手拇指按弦，就能弹奏出柔和的声音，有点儿象小提琴上奏出来的竖笛声，与此同时，演奏者的右手抚摸弓弦。这种乐器的特异的声音有点象喇叭中吹奏出来的声调，通过特殊的琴马发出来，

---

① 鲁多尔斯达特宫廷乐队音乐理论家和提琴师海因里希·克里斯托夫·科赫(1749—1816)于一八〇二年出版的《音乐辞典》。

琴马上的弦线安放在下面的共振板上面。这种琴马几乎象一只小鞋，前面又低又薄，后面较高较牢固。在琴马的后部安上弦线，当它们受到弹奏时，就通过它的震动，使前边琴马的轻薄部分在旋律板上上下反复振动，这样就发出呜呜的类似喇叭那样的声音！”

“给我做一架这样的乐器吧，”枢密顾问目光闪闪地说，“给我做一架这样的乐器吧，亚伯拉罕师傅，我把我的那格尔提琴①摔到屋角里去，不再抚弄奥伊风提琴②，而在修女琴上弹奏最奇妙的歌曲，让朝廷和城市感到惊奇！”

“我给你做，”亚伯拉罕师傅回答说，“最善良的枢密顾问，但愿小脚姨母的精神穿着绿色塔夫绸衣来到您身上，并用这种精神鼓舞您！”

枢密顾问心花怒放地拥抱了亚伯拉罕师傅，但是克赖斯勒一步窜到他们中间，带着几乎生气的口吻说：“唉咿！你们别装腔作势扮演滑稽戏了，我当时也做过那样的角色，我毫不留情地对待你们情愿谦让三分的人！——你们以那种对一只乐器的描绘来娱乐自己，这种乐器的声音震动了我的内心，犹如用冰水浇我滚烫的额角，你们别再提琉特琴的琴手了！——嗯，枢密顾问，你想要我从我的年轻时代讲起，而亚伯拉罕师傅在墙上映皮影，这玩意儿在当时风行一时。因此你可以对美丽的铜雕画似的我的传记文字感到满意了。但是当你从科赫的辞典中念出那段描绘

① 那格尔提琴。一七四〇年发明的一种半月形乐器，它有一个共振体，共振体上有十六至二十根大小不等的钢丝，演奏起来似以弓拉动弦线。

② 奥伊风提琴。由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佛洛伦斯·弗里德里希·克拉德尼(1756—1827)在一七九〇年发明的乐器。这乐器和那格尔提琴不同之处在于它以玻璃棒调音，用湿手指弹奏。

乐器的定义时，我就突然想起他的编辞典的同行格贝尔①，我看一下自己，无非是一具伸直四肢躺在木板上的尸体，这已经属于自传体的部分。——解剖学教授可能会说：‘在这个年轻人的大小上千根脉管里，流动着纯音乐的血液，这种情况在他的许多血亲身上也能找到，而他正好是他们的血亲。’——我想说一说，我的姨母和舅舅身上是不小的，这点亚伯拉罕师傅知道，你正好才获悉。他们玩音乐，在大多数场合还演奏乐器，这种乐器在当时象凤毛麟角非常罕见，而如今，一部分乐器已经绝迹，我只有在梦中还能听见这种十分奇妙的音乐会，这种音乐会我大约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听到过。——因此我的音乐才能在这时开始萌发，并决定了我日后要走的方向，这方向宣告以我的方式为乐队谱写乐曲，而别人指责我这是一种幻想。——枢密顾问，如果你真正听到了古老的乐器 viola d'amore② 的悦耳动听的演奏，你能把泪水忍住不让淌下来吗？那么你该感谢给你强健体魄的造物主。在我这方面来说，当我听到骑士埃塞尔③ 的演奏时，我禁不住号啕大哭。可从前见到这种情况，比如有个神气的大人物，穿着圣服，与众不同地好端端地站在我面前给我表演时，我便哭得更加厉害，而此人又是我的一位叔叔④。我的另一位至

---

① 恩斯特·路德维希·格贝尔(Ernst Ludwig Gerber, 1746—1819)，著有《音乐家历史传记辞典》(1790—1791 年，1812/1814 年修改)。

② 意大利语：爱的大提琴。一种所谓古老的大提琴 (violetta)，一种弦乐器，其特点在于在五至七根弹奏的弦线外，还整齐地排列着无数同调共振的和弦。

③ 骑士埃塞尔：即卡尔·米歇埃尔·封·埃塞尔骑士（约生于 1736 年）。在一七五九至一七九〇年在作客串的旅行演出时，他作为出色的提琴手受到听众的欢迎；又因他在弹奏爱的大提琴时技艺高超，受到人们的特别钦佩。

④ 霍夫曼的父亲有两位兄弟是牧师；这里指的大约是两个中的年轻的一个，即奥托·费迪南德·霍夫曼(1745—1811)，此人最初在波歇斯多夫，后来在柯尼希斯贝格附近的施泰因贝格任职。

亲①，十分惬意地演奏viola di gambe②，非常吸引人。还有我的那个舅舅③，他教育过我，或者倒不如说，他没有教育过我，他用野蛮的技巧操练那只羽管键琴，人们有理由责备他弹奏时缺少一种节拍，这个可怜的人在整个家庭里受到不小的蔑视，因为人们听说，他极为兴高采烈地根据萨拉班德舞④的音乐，跳起一种menuett à la Pompadour⑤。我还能够给你们讲许多我们家里人对音乐的爱好，他们常常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但也出现某些荒诞不经的事，您对此一定会感到好笑，让我的有身份的亲戚蒙受你们的嘲笑吧，这种嘲笑就是不许有Respectus Parentelae⑥。”

“约翰内斯，”枢密顾问开口说，“约翰内斯！如果我在你的内

---

① 这里指霍夫曼的父亲克里斯托夫·路德维希·霍夫曼(约1736—1797)，他在调往因斯特堡出任司法专员和刑事顾问以前，曾在柯尼希斯贝格担任宫廷法庭律师，作者在一封未完成的未寄给兄弟约翰·路德维希的信中这样说：“据我回忆，爸爸在演奏大提琴时，那时我只有三四岁，我对此吓得大哭起来，怎么也不肯安静下来……可爸爸拉得没有节拍，他恶意中伤说，有一次他按波兰舞曲跳起小步舞，这舞曲是由司法顾问在那架出名的红漆大钢琴上弹奏出来的……”(1817年7月10日)

② 意大利语：用双膝夹住演奏的大提琴。是violoncello(大提琴)的前身。

③ 这里指霍夫曼的母亲的一位弟兄奥托·威廉·德弗尔(1741—1811)，此人最初是经国家考试合格的候补官员，从一七六八年后出任柯尼斯堡宫廷法庭法官。在结束“他在司法工作上一无成就的生涯”以后，以司法顾问的名义拿养老金过着简陋的生活。他对年轻的霍夫曼在教育方面的影响有两种方式：一方面他试图迫使这个年轻人“过一种他自以为很得意的(学究式的)生活方式”，致使霍夫曼对他日益不能容忍，另一方面，“霍夫曼对这位舅舅感谢之处甚多，是他，给了孩子最初的令人厌烦的教育，特别是最初教导孩子以音乐，致使孩子后来全身心转向了音乐这门艺术”。(尤利乌斯·爱德华·希策歇：«霍夫曼的生平与遗产»，第一部第5页以下，柏林，1823年版)

④ 十七和十八世纪流行于法国的一种由活泼的古西班牙民间舞蹈演变而成的交际舞，节奏庄严缓慢，四分之三拍。

⑤ 法语：蓬帕杜交际舞。这是一种根据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侯爵夫人蓬帕杜(1721—1764)命名的法国宫廷交际舞。

⑥ 拙劣的拉丁语：对亲属的尊敬。

心弹响一根弦线，你在愉快的时刻不会因此责怪我，尽管我触动你的心弦也许使你痛苦。——你一直谈什么叔叔、舅舅、阿姨，你就不想到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哦，我的朋友，”克赖斯勒带着深深激动的表情回答道，“哦，我的朋友，正好是今天我想到了——啊不，决不是回忆，而是从梦想，不是从今天只感到这一切的片刻，唤醒我童年时代的尚不理解的痛苦，但是一种安宁来到我的心间，它象暴风雨过去以后，林间那种意料不到的寂静！——是的，亚伯拉罕师傅，您说得有理，我站在苹果树下谛听那正在逝去的预告未来的雷声！——您能够更加清楚地想到愚拙的昏眩，我在失去小脚姨母的时候，我一定要在这种昏眩中生活几年，要是我对你说，我母亲的死在当时并没有给我一个特别的印象。为什么我的父亲把我完全留给了我母亲的兄弟，或者他非这样做不可，这一点不准我给你讲，因为类似的东西你事后可以在某些翻破了的家庭长篇小说或者在伊夫兰德写的任何一种家庭悲喜剧中读到。给你讲这一点是已经足够了，我的童年时代，是的，我的一大部分青年时代，是在没有慰藉的单调的生活中度过的，这种单调的生活正好把我的处境描绘出来，我象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我认为，那个凶恶的父亲要比任何一个善良的教育者好得多。父母如果无情无义地把自己的孩子让给别人抚养，或者把孩子送进这个或那个教养院，这会使我汗毛直竖，身上起鸡皮疙瘩。而在这样的教养院里，人们根本不考虑这些可怜的孩子的个性，按照一定的标准加以塑造和栽培，而这些孩子的个性只有他们的父母最清楚。——所以关于教育这件事，世上任何人都不该感到奇怪我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因为我的舅父根本就不来管教我，而是听任那些请到家里来的教师对我任意摆布，因为我没有上过学堂，我的独身的舅父和一个悒悒不欢

的老佣人单独住在一幢屋里，我结识的任一个跟我同年的男孩都不许扰乱这间屋子里的清静。——我只能记起三个不同的场合，在那些场合里，我那个几乎有点痴呆的、冷漠的、沉默寡言的舅父，竟然采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教育方式，干脆给我吃耳光。因此，说真的，我在童年时代一共挨了三记耳光。我的枢密顾问，瞧我居然唠唠叨叨，把三记耳光的故事，当作具有浪漫色彩的三叶草端上桌来款待你，然而我举的只是最普普通通的例子，因为我知道你最渴望知道的是我的音乐方面的研究，你认为不能视若等闲的是了解我初次作曲的情况。——我的舅父有一个藏书相当丰富的图书室，他允许我按照自己的兴趣在里边任意翻阅各类书籍；卢梭的《忏悔录》的德译本落到了我的手里。我狼吞虎咽似地读了这本并非为一个十二岁男孩写的著作，也许某些不祥的种子从此撒进了我的心田。但是在书上讲的所有事件当中，其中部分是非常的，只有唯一的片刻灵感充满我的内心，我把别的一切都忘了。卢梭讲的事情，象闪电那样突然击中了我，如同少年卢梭受到他内心的音乐的强大力量所驱使，本来他对和声技巧、对位法一无所知，也不了解各种实际的辅助手段，却擅自作出决定要创作一个歌剧，如同他那样，放下了房间里的门帘窗帘，倒在床上，全身心地献给他那想象力构成的片刻灵感，他领悟他的作品，犹如一个美梦！——我日日夜夜不忘记我觉得是少年卢梭最高幸福的片刻灵感！——我常常感到自己也有了这样的福分；只是出于我那坚定的决心，于是我也想飞向那个乐园，因为音乐的精神同样在我内心沸腾。这就够了，我上那儿去，想模仿我的先驱去做。恰好在一个狂风暴雨的秋日傍晚，我的舅父一反常态忽然离家外出，于是我即放下门帘窗帘，扑在舅父的床上，以便象卢梭那样在内心孕育一个歌剧。我的准备尽

管这样充分，我尽管是那样费尽心机孜孜以求那种诗意的精神力量，然而它却执拗地迟迟未来！——我所向往的种种神思不见来到，而我的耳边却嗡嗡地响起了一支可怜的老曲子，它那悲怆的歌词是这样开头的：'我只爱伊斯梅纳，伊斯梅纳只爱我。'①我对此虽然竭力反抗，然而这声音依然不停。'现在来个神圣的教士的合唱：在奥林匹斯山高处，'我对自己叫道，可是：'我只爱伊斯梅纳'的旋律，继续在我耳边嗡嗡作声，直到我最后沉入睡乡。忽然一阵洪亮的声音把我惊醒了，这时一种难闻的气味向我的鼻子里钻进来，我几乎要窒息了！整个房间里弥漫着浓烟，我的舅父站在黑烟当中，踩踏原来遮住衣橱、现在烧成残片的帷帘，他嘴里叫道：'拿水来——拿水来！'直到老佣人把许多水送过来，把地板浇得稀湿，一直到把火浇灭。黑烟慢慢地从窗口窜出去。'那个倒楣鬼在哪儿？'舅父说，一面用灯四处照照房间。我心里一清二楚，他说的倒楣鬼指的是谁，我一声不响地呆在床上，直到舅父走近床边，对我大发雷霆道：'给我立即滚出来！'说着把我从床上拖起。'这捣蛋鬼放火烧了我的房子！'舅父接下去说。——他进一步追问我，我始终镇静自若地保证说，我只是采取少年卢梭的方式，按照他《忏悔录》的内容那样干，我想在床上构思一部 opera seria②，我根本不知道火是怎样烧起来的。'卢梭？构思？opera seria？——笨蛋！'舅父怒火直冒，嘴里结结巴巴地说，同时给了我一记有力的耳光，这是我第二次吃到耳光，我吓得发呆了，哑口无言地站在那里，就在这片刻间，我十分清楚地听见仿佛是这次耳光的余音在响：'我只爱伊斯梅纳，等

① 这是流行于十八世纪上半叶的一支社交歌曲的开头一句，歌词的作者不为人知。

② 意大利语：严肃的歌剧。直到十八世纪末流行于欧洲的意大利大型歌剧。

等，等等。’就在这时，如同针对这支歌曲和构思歌剧的热情，我顿时产生一种强烈的反感。”

“可是这场火到底是怎样烧起来的？”那个枢密顾问问道。

克赖斯勒回答道：“直到此刻，我还是不理解，是通过怎样的一个偶然事故使帷帘烧起来的。这次还烧掉了舅父的一件美丽的睡衣和三四束美丽、整齐的假发，这些假发舅父常常作为研究整个发型的部分假发戴在头上的。我常常也这么认为，我不是由于这场无端的大火，而只是因为从事歌剧的构思才吃到这记耳光的。——足够希奇的是音乐本身，舅父严格地阻止我去搞音乐。尽管他认为我不是学音乐的料，我可不去管他，我对此表现出来的片刻反感，把他弄懵了。再说我想学什么或者不学什么，舅父毫不关心。他有时表现出一种极度的厌恶，他认为要教会我音乐是很困难的。因此有的人认为，几年以后我的音乐才能在我内心超过其他一切①而强有力地萌动，他一定会对此感到极大的欢欣。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当舅父注意到我不久能用几种技巧演奏多种乐器时，他只是微微一笑，不错，我演奏几种小作品，使大师和行家都感到满意。是的，他只是微微一笑，要是有人称赞他几句，他便会以狡黠的神情说：‘不错，那个小 neveu② 傻得很呢。’”

“那么，”枢密顾问接在后面说，“那么，我就完全不能理解了，令舅大人怎么剥夺你爱好音乐的自由，而要强迫你干另一种行当。据我所知，你的乐队指挥工作干得没多久啊。”

“就是范围也不大啊，”亚伯拉罕笑着叫道，一面把一个身材

① 霍夫曼十二岁时就以演奏钢琴出名。
② 法语：外甥。

矮小、长相奇特的男子像扔到墙上，一面接下去说："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某些没有出息的外甥把能干的舅父叫做糟糕的舅父①，因为他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奥特弗里德·文策尔，是的，我必须接受他的这个绰号，并向全世界保证，如果说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赖斯勒被迫想到去当官，去干与自己内在本质背道而驰的事情，自己折腾自己，这种情况不能归咎于别人，只能归咎于那位糟糕的舅父。"②

"哦，别说了，"克赖斯勒说，"哦，别说了，师傅，把我舅父的像从墙上取下，因为他长相确实很可笑，今天我也不愿意这个早已安息在坟墓里的老人受到嘲笑！"

"您今天显得恰如其分的敏感，"师傅回答道；克赖斯勒可不理会这些，而转身对着个子矮小的枢密顾问说："你将要因为引出我这许多话来而感到遗憾。我可以跟你闲聊，你也许期待听到一些异乎寻常的事情，而现在只有一些普普通通的、在日常生活中重复出现千百回的常事。——所以，这一点也是肯定的，这不是强制的教育，也不是命运的特别顽执，不，这是事物的常规进程，它推我向前，我身不由己地到了我不愿去的地方。——你

① "糟糕的舅父"德语为"O-Weh-Onkel"，而"奥特弗里德·文策尔"的原文为"Ottfried Wenzel"，后者的第一个字母正好是 O. W.，这两个字母和 O-Weh 是谐音，这儿戏称为"糟糕的舅父"。实际上，霍夫曼舅父的名字为 Otto Wilhelm（奥托·威廉）。

② 霍夫曼在这儿在讲他的两种不同的履历。尽管他是个艺术家，但他在一七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柯尼斯堡大学开始学法律（一七九八年六月十日成了候补文官；一八〇〇年五月被任命为波森高等法院陪审推事；一八〇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根据一项法令被任命为波森政府顾问；一八〇二年三月被调往普沃茨克当政府顾问）。霍夫曼在这里"完全根据他舅父的意愿办事，他的学习法律只是作为糊口的一种手段，不久，他迁出外祖母住的老屋，独立生活。其实他的整个身心是属于艺术的。"（希策歇：《霍夫曼生平和遗产》第 1 部第 21 页，柏林，1923 年版）

没有注意到吗，在每一家人家，不管是通过特殊的才赋，还是通过有利事件的巧合，会出现一个飞到某种高度的幸运儿，此人现在成了英雄，成了一家人的中心，全家的亲人昂起头谦卑地向着他张望，他那专横的声音成了铁定的圣旨，对于这些不可能作申诉吗？——我舅父的弟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逃离了世代音乐的家庭，在京城里当枢密参赞，成了国君身边相当重要的人物。他的飞黄腾达使得全家人感到非常钦佩，无时稍退。人们一提起参赞，神情就庄重严肃，要是有人报告：'枢密参赞已经批过，枢密参赞曾经对这对那表过态，'那么人人都会怀着默默的敬畏之心竖起耳朵谛听。由此从我儿童时代起，便把京城里的这位舅父，看作是能达到人类一切奋斗的最高目标的人，我自然不得不认为，除了踏着他的足迹前进以外，根本没有别的事情好干。这位高贵的舅父的像片就挂在这间富丽堂皇的房间里，我没有别的希望，只想梳舅父的发式，穿舅父的衣服，走路姿势也象像片上的舅父。教养我的舅父提供了这样的希望。我虽是十岁年纪的孩子，但必须真的具有漂亮的外表，戴着天仙似的假发和圆形的小发袋，穿着金翅雀绿的绣狭长银图案的外套和丝袜，佩着小军刀。后来我年事稍长，这种幼稚的努力更加深入，为了引起我对最枯燥的科学的兴趣，这种学习在我是很必要的，也不知讲了多少回，说我学了科学，才能和舅父平起平坐，有朝一日会当公使馆参赞。而我真正努力的东西，却是充满我内心的艺术，它可以称得上是我一生中唯一的真正的爱好，它在我内心占的比重更少了，这时我习惯于听别人讲音乐、绘画和诗作，以及那些令人欢欣鼓舞的十分愉快的事情。在没有显露即便是唯一的障碍以前，通过我自己获得的知识，通过舅父的怂恿，我匆匆地进入京城，走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涯，并且勇往

直前，连回过头来看一看的片刻时间也没有，也没有时间来注视已经走上的歪路。目的地是达到了，要走回头路不再有可能了，好象在一个未曾料到的片刻，被我背弃的艺术对我作了报复，好象一种完全失败了的生活的思想以绝望的痛苦袭击了我，好象我看到自己被钉上了我认为不可粉碎的枷锁！”

“幸运啊，”枢密顾问高声叫道，“幸运啊，这么说来，把你从枷锁中解放出来的灾难，给你带来了幸福！”

“别这么说，”克赖斯勒回答道，“这种解放未免来得太晚了①。我象一个囚徒，当他最终被释放的时候，他已经不习惯外面世界的骚扰和白天的光亮，他已经无能享受金黄色的自由，他渴望着重新回到牢狱里去。”

“这是，”亚伯拉罕师傅接着说，“这是您的一种糊涂思想，约翰内斯，您用这种思想折腾了自己，也折腾了别人！——前进吧！前进吧！——命运一直没有亏待过您，可您今天已经无法走习惯的步子，您忽而跳到路的右边，忽而跳到路的左边，这谁也不能怪，除非怪您自己。您大约在这一点上说对了，关于您的童年时代，您的星辰占有特殊的统治地位，而且……”

---

① “一种完全失败了的生活的思想袭击了我…… 这种解放未免来得太晚了。”这一段话指一八〇六年普鲁士国家的崩溃对这个年已三十的霍夫曼来说，是暂时结束了他当中级司法官员的生涯。法军进入华沙(霍夫曼早在一八〇四年就在这里的高等法院工作)以后，他被迫和“国家机构”告别，虽然由于环境所迫，并非出于自愿，但他长期以来渴望着逾越“司法的驱动轮”，进入一种自由自在的艺术生存境界。因为他被迫脱离司法界表面上是一种灾难，实际上是顺遂了他的心愿。但他觉得一个人到了三十岁再改行搞艺术，未免晚了一点。

第二部分

年轻雄猫的生活经验

我也曾在阿卡狄亚①

（穆尔继续往下写）“要是那边炉子下面的小灰人真的具有教授瞎吹的那些品质，”有一天我的师傅自言自语道，“那么事情倒真是愚不可及和足够希奇的了！——嗯！我想，它能够使我发财，比我的那位隐身少女还要多。我把它关在一个笼子里，让它向世人表演它的技艺，那么观看的人一定乐意为此花钱。一头用科学方法教养过的雄猫，一直会比早熟的男孩表达出更多的思想，而人们对这样的男孩只是教他如何练习祈祷。——此外我还可以省掉一位秘书！——我得对这件事进一步寻根究底！”

当我听了师傅的那些难以对付的话以后，我就想到我难以忘怀的母亲米娜的警告，我谨慎防备，不让泄露我懂得师傅意思的哪怕是最细小的迹象，我也以极其小心的方式隐瞒我曾受过的教育。因此我只有在夜晚读书写作，我怀着感激之情也清楚地看到了上苍的好意，上苍在两足受造之物面前，也就是在自称有创造性的先生们面前，赐给了我们这种被蔑视的族类以某种优点，这一点上帝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我在学习的时候既不需要制烛匠，也不需要榨油工人，因为我的眼睛

里有磷光，在黑夜里闪闪发亮。因此这一点也是确切无疑的：我的作品超越来自旧世界的某个作家的谴责，这也就是说他的精神产品有一股油灯的气味。

自然赋予我的卓越才能，使我内心充满信心，然而我不得不承认，世上一切事情总是带有某种缺陷，这种缺陷又泄露某种依赖关系。医生们称做非自然的肉体东西，我正好觉得它们是自然的，我在这儿根本不想谈，而只是注意回顾我们心灵的机体，就是在这种机体里面也清楚地显露出那种依赖性。铅块的重量常常妨碍我们的飞行，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来自何方，谁把它们挂在我们身上，这不是永恒的真理吗？

然而要是我声称，一切灾祸起因于罪恶的先例，我们性格上的弱点仅仅寓于其中，我们是被迫去追随这种罪恶的先例。这不是说得更好更准确吗？我也深信，人类本来命里注定要作出这样的罪恶的先例。

亲爱的年轻的雄猫，你读到了这一切，你在你的一生中不止一次处于你自己无法解释的境地，到处是对你的最严厉的谴责，也许其中也有你的伙伴的狠狠的责备吧？你以前懒散，倔强，贪嘴，爱好吵架，你觉得什么也不称心，你一直到不该去的地方，你成为众人的累赘，总之一句话，你是一个叫人十分讨厌的毛头小子！——你安慰安慰自己吧，哦，雄猫！不是从你自己的内心深

---

① 古希腊地名，风景优美，有田园牧歌式的胜景，居民以牧羊为主，风俗淳厚。这儿喻乐土和世外桃源。从十七世纪以来(最早以拉丁语形式出现："Et in Arcadia ego")，"我也曾在阿卡狄亚"成了一句名言。"我也生在阿卡狄亚……"是席勒诗歌«听天由命»（1784)的首行。参见歌德的«意大利游记»(1816—1817)题词。十七世纪德国也风行牧羊人诗(牧歌)，到十八世纪中叶达到高峰，即所谓阿那克瑞翁体(仿照希腊抒情诗人阿那克瑞翁所写的诗体)。

处形成你生活中的这种疮痍满目的阶段，不，那是你由此而向统治我们的原则提供的税金，也是你所追随的人的罪恶先例，而这种人导致了这种暂时的状况。安慰你自己吧，哦，雄猫！因为我的境况也不见得好一些！

我正在夜晚工作之际，突然感到厌倦了，这种厌倦仿佛象吃饱了没法消化的东西，这样我就不假思索地在我念过的那本书上、写过的那本稿子上蜷曲了身子，酣睡起来。我变得越来越懒，最后我不再写，不再念，不再跳，不再奔跑，不再和我的朋友在地窖和阁楼聊天。而我感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就是想尽办法去干一些叫我的师傅和朋友决不会高兴的事情，我用这种方法使他们日子难过。至于我的师傅呢，当我一直寻找地方睡觉的时候，他长时期地满足于把我撵走，他决不容忍我在那儿休息，直到最后他不得不把我揍一顿。我一再跳到师傅的写字桌上，尾巴卷来卷去，直到我的尾尖浸入了大墨水瓶。后来我用尾尖在地板上和沙发上画上最美丽的图画。这件事使那个看来对这类艺术毫无思想准备的师傅大发雷霆。我逃到院子里去。但在院子里我的处境几乎更为糟糕。一头大雄猫因他的外貌而受到我的敬畏，他早已对我的行为表示不满了；如今，我自然有些傻里傻气，他正欲咀嚼的一口美食，我想从他的嘴里抢出来，他就毫不客气地给我两颊饱赏了一连串耳光，打得我晕头转向，两耳出血。——要是我没弄错，那么这位尊贵的先生是我的舅舅，因为米娜的特征就从他的容貌上显露出来，至于同一族类的胡子的相似性更是不可否认了。——总而言之，我承认，在这段时间里我拚命调皮捣蛋，弄得师傅都说：“我压根儿不知道，你将要变成什么玩意儿，穆尔，我末了会相信，现在你成了个野小子啦！”师傅说得有道理，这是我必须克服的多灾多难的调皮捣蛋

的岁月，根据人们的罪恶的先例，如上所述，他们受到他们最深刻的本质的制约，进入了这种不可救药的境遇。他们称这样的阶段为调皮捣蛋的岁月，且不去说他跳出一生中的某个时期，我们这族类只能叫做调皮捣蛋的几周；在我这方面来说，我只需猛然一窜便能摆脱，这可能会使我折断一条腿和几根肋骨。本来我用猛烈的方式，便能跃出调皮捣蛋的几周。

我得说一说，这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在我师傅的住宅的院子里，停着一部装配有弹簧坐垫的四轮机器，据我事后考察，才知道这是一辆英国式半盖轻马车。我当时的情绪再自然不过的是：立刻产生一种兴趣，想千辛万苦地爬到这上面去，钻进这部机器。我觉得里面的坐垫挺舒服，挺吸引人，现在我有许多时间在这辆车子的坐垫上睡觉，做梦。

一阵猛烈的撞击，发出丁零当啷的响声，这声音惊醒了我，这时正有烤兔肉的甜蜜的景象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在我心灵前掠过。当我听见这整部机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往前开动、把我在坐垫上抛来扔去的时候，谁能描绘我内心突然产生的恐惧呢？我越来越大的害怕变成了绝望，我敢于猛然一跳，跳出了那部机器，我听见地狱里恶魔的一阵发狂的嘲笑声，我听见他们的蛮横的声音"雄猫——雄猫，呼哧，呼哧！"在我身后响起，我不知所措地怒火中烧，一跑了之，我的身后飞来了石块，直至我终于摔进了一个阴暗的地窖，昏倒在地上。

最终我觉得仿佛我听到有人在我的头上走来走去，从这种脚步声可以推断出，我一定置身在类似楼梯间的那种地方。事情原来是这样！

当我悄悄地跑出这个地方的时候，天哪！在我面前到处伸展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街，一群连一个我也不认识的陌生人在

街上涌过，此外，车驰辚辚，犬吠唁唁，不错，最后走来一大队人，使街道显得狭窄起来，他们身上佩带的武器在阳光中闪闪发亮。紧靠我身边有一个人突然吓人地敲响一个大鼓，我身不由己地跳得三肘高，心里难免充满了恐惧！——我发现，我已来到了世界上——来到我从屋顶上远远望见的这个世界，我常常对此带着憧憬，好奇，不错，我站在这个世界中央，我这个没有经验的陌生者。我小心翼翼地紧靠着沿街的房子慢慢走去，最终我碰到了我们族类中的后生小子。我站停了，正想和他们搭讪，可他们高兴地用闪闪发亮的眼睛瞪着我，接着便溜走了。"放肆的小子，"我想，"你不知道，你在路上碰到的是谁！——伟大的人物就是这样走过大街的，不被人认出来，没有受到注意。——这是不朽智慧的命运！"——我期望人们对我寄予较大的同情。我跳上一株亭亭玉立的欧亚瑞香树，挤出几声欢快的"咪呜"，我相信，这声音是很吸引人的，可是所有的过路人都是冷冰冰地，没表同情，不向我回头望一下便走了过去。最后我看见一个漂亮的、长着金色鬈发的男孩，他朝着我友好地望望，最终弹指头做出咯的一声，叫道："雄猫——雄猫！"——"漂亮的孩子，你理解我，"我心里想，于是便从瑞香树上跳下地，慢慢靠近他，向他亲切地发出咕噜声。他开始用手抚摩我，但我同时相信，我完全能够委身于这种友好的感情，他一把掐住我的尾巴，弄得我因剧疼而大叫起来。看来这奸刁的顽童这样干还正觉得高兴呢，因为他哈哈大笑起来，使劲地抓住我，还想把这种恶作剧再干上一回。极大的愤恨涌上我的心头，我的思想里燃烧着复仇之火，我把爪子深深地抓进他的手，他的脸，使得他不得不大喊一声把我放走。但就在这一刹那间我也听见叫声："——蒂拉斯——卡图施——嘘，嘘！"——于是有两条狗狂叫着在我后面追来。——我拚命奔

跑，直到上气不接下气，可他们还是紧追我不放——看来获救是没有希望了。我因为心里害怕盲目地跳进了一间平屋的窗子，弄得窗玻璃丁丁当当碎落一地，摆在窗台上的花盆噼呖啪啦掉进小房间。坐在桌边干活的一个女人，大吃一惊地跳了起来，高声大叫："瞧这头可恶的畜生，"同时抓起一条棍子向我赶来。但是我那充满怒火的眼睛，我那露在外面的利爪以及我那绝望的吼叫，使她不敢上前一步，这样，诚如那个悲剧中所说的①，那根高举在空中准备打我的棍子好象停住不动了，她兀立不动，一个涂朱抹彩的暴君，对自己的行为漠不关心！——正在这片刻间，门打开了，有个男人走进屋来，我赶快作出决定，从来人的两腿之间溜出屋去，总算走运，我终于到了大街上。

我最终精疲力竭地来到一个孤寂的小广场，我在那里可以稍事休息。但这时激烈的饥饿开始折磨我，我这时才带着极大的痛苦回想起善良的亚伯拉罕师傅，严酷的命运使我和他分开了。——但是怎样能够再找到他呢！——我悲哀地向四周张望，当我看到要找到归路的可能性已经不再存在的时候，两眼噙着晶莹的泪水。

但是新的希望从我心里油然而生，我看见街角上有一位和气的少女，她坐在一张小桌子前，桌上摆着极可口的面包和香肠。我慢慢走近她，她朝着我微笑，她立刻把我看作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彬彬有礼的青年，我于是比从前更高更美地弓起背向她讨好。她的微笑立刻就变成了朗朗笑声。"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美丽的灵魂，一颗同情心！——哦，老天啊，这给我那创伤的心以

---

① 参见莎士比亚剧本《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一段文字："他的剑……却已在空中停住；象一个涂朱抹彩的暴君，对自己的行为漠不关心，他兀立不动。"（引自朱生豪译《哈姆莱特》译文）

多大的安慰啊！”我这样想，同时从桌上抓下了其中的一根香肠。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这个姑娘也高声大叫起来，我因为相信那个姑娘的诚实，相信她待人友好的美德才把那根香肠从桌子上抓下来；事实上，我这时既没能吃这根香肠，也没能再享用另一根，便衔着香肠一溜烟地逃了，要不，姑娘手里的那根粗木棍，便会打到我的身上。我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全用在逃脱追赶我的死丫头上面。最后，我总算来到一个广场，我在那里便从容地啃起香肠来。

吃了这顿简单的饭菜以后，我身心感到非常愉快，太阳把我的皮毛晒得很暖和，我生气勃勃地感到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是美呀。但是随后来了寒冷、潮湿的夜晚，我找不到象我善良的师傅那里的安乐窝。我在下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真是饥寒交迫，身子冻得发僵，于是一种接近绝望边缘的失望侵袭了我的内心。“这是，”（我就这样大声哀诉）“这就是你在故乡屋顶上憧憬的世界吗？——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希望找到由更高教育形成的道德、智慧和品性！——哦，这些没有良心的野蛮的东西！——他们打人的力量藏于何处？他们嘲笑人讽刺人的理性又在哪里？他们内心深深感到因嫉妒而迫害别人的整个行径又在哪里？——喔，离开这个充满虚伪和欺骗的世界！——把我接进你那凉爽的荫处，甜蜜的故乡的地窖！——哦，阁楼！——炉子——哦，寂寞，它使我欢乐，我的心带着痛苦渴望着你！”

我的痛苦的思想，我的处境绝望的思想压垮了我。我眯起眼睛，痛哭起来。

一阵熟悉的声音钻进我的耳朵。“穆尔——穆尔！——亲爱的朋友，你从哪儿来？你发生了什么事呀？”

我睁开眼睛，年轻的蓬托站在我面前！

尽管蓬托曾经大大侮辱过我，然而他那意外的出现给我不少安慰。我忘掉了他加在我身上的种种粗暴行为，我把一切经过都告诉了他，我泪流满面地向他介绍我那悲惨、绝望的处境，决心向他诉说我肚里饿得要死。

我原以为他会对我产生同情，哪里料到这个年轻的蓬托却呵呵大笑起来。"你不是，"他接着说，"你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白痴吗，亲爱的穆尔？——兔子才坐进半篷马车——这玩意儿并非给他坐的——便睡起觉来。车子一开动，他吓了一大跳，便跳出车子到了这个世界上，他感到十分希奇，他刚出家门一看，一个人也不认识他。他举止蠢笨，到处受到冷遇；他头脑十分简单，连回到主人家去的归路也找不到。——你瞧，好友穆尔，你一直大吹大擂，说自己知识如何渊博，受过多少教育，在我面前一直装出一副高贵的样子，可你现在坐在这儿，孤苦伶仃，计无所出，你所有伟大的精神特质不足以开导你该怎么办，怎样填饱肚子，怎样找到去你主人家的归路！——要是如今那个你认为远远比你低下的人，不收留你，那你最后难免可怜巴巴地死去。没有一个人会追问你的知识，你的天才，没有一个你认为和你友好的诗人，会在这儿写上一句友好的话：Hic jacet……①！而你纯粹出于浅见而在这儿憔悴而死的！——你瞧吧，我也是上过学堂的，也能够涂点拉丁语，尽管是一句。——不过你饿了，可怜的雄猫，得先解决这个问题，你跟我来吧。"

年轻的蓬托高高兴兴地跳在前面，我垂头丧气地跟着他，听了他的话感到悔恨，这些话在我饥饿的当口，我觉得包含有许多真理。然而我多害怕，当……

① 拉丁语：这儿安息着……

(废纸)对出版者来说，这几张纸头记载了世界上最愉快的事件，他又一次极为新鲜地听到了克赖斯勒与小个子枢密顾问进行的很值得注意的谈话。由此他有这个可能给你，亲爱的读者，至少绘下几幅这个怪人的青少年时代的图画，这个人的传记有某种必要记下来，呈献在读者的眼前，他认为，这几幅图画的描绘和色彩，表现了足够的特色和重要性。按照克赖斯勒讲的有关他姨母的小脚和琉特琴，人们至少不应怀疑音乐和它给人所有的奇特的悲哀以及心醉神迷，在童年时代的克赖斯勒的胸中萌生，因此也不用奇怪，也正在这个胸中，只是受到点轻伤，便淌出了滚热的心血。上述出版者特别渴望知道那位受人爱戴的乐队指挥一生中的两个因素，是的，如同人们惯常说的，简直到了着迷的地步。这两个因素就是，亚伯拉罕师傅是由于何种方式来到这个家里，又是怎样对小约翰内斯产生影响的？是什么样的灾祸把这个诚实的克赖斯勒撵出京城并使他变成一个乐队指挥的，虽然人们可以相信使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刻安置到恰当地位上的永恒的力量，但他原出于世代音乐之家的。关于这些，有的已经探听出来，而另有一些，哦，亲爱的读者，你是马上就会获悉的。

第一点根本用不到怀疑的是，格尼恩斯米尔是约翰内斯·克赖斯勒诞生和受教育的地方，那儿有一个汉子，他的整个人和他所干的一切，都显得奇特。再说，格尼恩斯米尔小城从那个时候以来是各种奇人的真正乐园，克赖斯勒就在那儿成长，周围全是些极为稀奇古怪的人。他至少在童年时代跟他那样大的孩子从不来往，因此这些奇特的人给他留下了一个更为强烈的印象。那汉子和一位著名的幽默家①姓同一个姓，因为他叫亚伯

① 指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利斯科夫(170'—1760)。

拉罕·利斯科夫，是个风琴制造师，他有时对这个行业深恶痛绝，可另一个时候又把它捧上天，这样，人们实在不理解，他究竟想干什么。

如同克赖斯勒所叙述，人们在他家里，总是带着十分钦佩的口气谈论利斯科夫先生。人们称他为从来没有过的最干练的艺术家，人们只是不无遗憾地认为，他那狂念奇想，使他和每个人保持距离。如果利斯科夫先生真的来到现场，并为他的钢琴整理、调音，那么众口交誉，认为这是幸事。接着有人也谈到利斯科夫的美妙的弹奏，这在小约翰内斯身上起了十分特别的影响，因此他虽然不认识利斯科夫，但心里却已经有了一个十分肯定的形象。他渴望见到这个人，他的舅父保证说，利斯科夫先生也许会来修理那架损坏了的钢琴，于是他每天早上问利斯科夫先生最终到底来不来。这个男孩，有一次上总教堂，他的舅父照例不常去那儿，他初次听到那架美丽的大风琴发出的洪亮的声音，他舅父对他说，这架出色的乐器一定不是别人，而是亚伯拉罕·利斯科夫先生做的，他于是对这位从未见面的利斯科夫先生的兴趣达到了顶点，简直到了一种令人惊异的敬畏程度。从这时候开始，约翰内斯心目中想象的利斯科夫先生的形象不见了。而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出现在他心目中。按照这个男孩的想法，利斯科夫先生一定是个英俊的伟大人物，仪表堂堂，说话明快有力，最喜欢穿一件镶有宽金丝边的李子色上装，教父商务顾问也穿这样的衣服，这个小男孩约翰内斯对于他的豪华的服装，怀有最深切的敬意。

一天，舅父带着约翰内斯站在敞开着的窗子前，街上匆匆走来一个又矮又瘦的汉子，身上穿一件由精纺厚毛织物制成的淡绿色 Roquelaur① 。他那敞开的袖筒在风中异样地上下拂动。

此外，一顶三角小帽放肆地压在扑过白粉的头发上，一根太长的辫子象一条蛇似地蜿蜒地拖在背脊上。他大踏步前进，连街面也发出了咚咚声。每走两步，他手里的一根西班牙藤杖在地上猛烈地发出嗵的一声。这个人在打窗前走过的时候，他那骨溜溜的乌黑的眼珠向舅父狠命地瞥上一眼，也没回答舅父对他的招呼。这个小约翰内斯四肢变得冰冷，浑身颤栗起来，同时他觉得他身不由己地要对这个人笑出声来，但他没有做到，因为他一时感到胸口憋得慌。

“这是利斯科夫先生，”舅父说。

“这我知道，”约翰内斯回答，他可能说得有理。原来利斯科夫先生既不是一个仪表堂堂的大人物，也没穿一件镶有宽金丝边的李子色上装，象教父商务顾问所穿的那样，但有点儿异样和奇怪。利斯科夫先生的样子，完全和他从前想象的一模一样，即在他听到风琴声以前所想象的一个样。利斯科夫突然站停了，转过身来，沿着街道登登登过来，到了窗前，他向舅父深深地鞠一躬，然后哈哈大笑着离去了。

舅父说：“这是一个守法的人应有的举止吗，他在学习上不是没有经验的，他作为享有特权的风琴制造者可以算作艺术家，国家的法律允许他佩剑来往。人们会不会这样想，他在可爱的清晨便贪图杯中之物，或者他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不过我知道，他会来我们这里修理钢琴。”

舅父说得对。改日利斯科夫先生就来我们这儿了。但是他不修理钢琴，而要求小约翰内斯给他表演。约翰内斯坐在一张

① 根据法国公爵德·罗克洛尔（死于1738年）命名的男式大衣，长及踝骨，自上至下全用扣子扣住，流行于十八世纪。据说他是第一个穿这种服装式样的人。

堆有书籍的椅子上，利斯科夫先生对着他，就在钢琴的一头，双臂撑在乐器上，呆呆地望着小孩的面庞，这孩子使他感到惊奇，因为孩子从古旧的乐谱中弹奏法国的小步舞曲和咏叹调。弹得颠颠倒倒，并不顺利。利斯科夫先生神色严肃了，但这个男孩突然从椅子上滑下去，摔倒在钢琴架下面，钢琴制造师一下子把小孩脚底下的矮凳抽掉，发出一阵呵呵的笑声。孩子羞得满面通红，的的笃笃从琴下爬出来，然而就在这片刻间，利斯科夫先生也坐到钢琴前，从衣兜里掏出一个锤子，在这架可怜的钢琴上狠命地乱敲，仿佛他要把钢琴敲得粉碎。

"利斯科夫先生，您发疯啦！"舅父叫道，但小约翰内斯对钢琴制造师的这种行动，气得要命，怒不可遏。他使出浑身力气，把身子抵住琴盖，这样，就发出轰隆隆的巨响，利斯科夫先生不得不把脑袋赶快往回缩，免得打到自己身上。接着他叫道："唳咿，亲爱的舅父，这不是一个干练的艺术家，他不可能造出这架美丽的钢琴来，因为这儿的这个人是个傻瓜，他的行为就象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顽童！"

舅父听了孩子说的大话，感到奇怪；但利斯科夫先生久久地瞪着他，说道："他一定是个古怪的先生！"便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打开钢琴，取出里边的部件，开始修理。两小时工作完毕，他没讲过一句话。

从这以后，钢琴制造师非常喜欢这个男孩。几乎每天都来看他，不久便把这个孩子争取到手，同时他为孩子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孩子的好动的精神可以更勇敢地更自由自在地活动。尽管约翰内斯近年才智出众，有了进步，但利斯科夫却鼓动这个孩子想出最古怪的捉弄人的办法来对付他的舅父，而这位舅父当然才识有限，性格极为可笑古

怪，这常常给孩子提供了许多好机会。这正是一件不受赞美的事情。不过这一点是肯定的，每当克赖斯勒诉说他童年时代的孤绝的处境，每当他把这件事归咎于当时常常骚扰他内在本质的被分裂的个性时，当然也把他和舅父的关系估计在内。在他眼里看来，那个受命代替他父亲地位的舅父的所作所为是够可笑的，他不可能对舅父表示尊敬。

利斯科夫想把约翰内斯完全争取到自己一边，如果孩子高贵的本性对此不作反抗的话，也许利斯科夫已经获得了成功。一种强大的理解力，一种深沉的性情，一种不同凡响的精神的敏锐感觉，这一切都是众所公认的风琴制造师的优点。至于人们喜欢提起的幽默，不是出于那种少有的性情的奇特气氛——这种气氛产生于受到种种限制的较为深刻的生活观和敌对原则的斗争——，而只是出于和天才成双作对的、不得体的决定性的感情和特异现象的必要的存在。这就是利斯科夫到处听任冷嘲热讽涌现的基础，也就是他把一切当作未闻的熟悉物加以穷追猛打直至把它们逼进死角的幸灾乐祸的基础。正是这种幸灾乐祸的嘲弄，挫伤了孩子娇弱的心灵，他坚决反对由这位父执怀着真正的深情所导致的最亲密的关系。但要否认这种关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位奇特的风琴制造师正适合于抚育和培养在孩子内心已经萌芽的较为深刻的幽默，这种幽默到底也得到发育和成长。

利斯科夫先生惯于讲约翰内斯父亲的许多轶事，他是约翰内斯父亲青年时代最亲密的朋友，如果说父亲似乎处在明媚的阳光中，那么舅父显然走进了阴影里，这就是正在进行教育的舅父的不利之处。有一天，这位风琴制造师也这样称赞他父亲在音乐方面的高深造诣，又嘲讽舅父的次序颠倒的教育方式，说他

怎样教导这个孩子以音乐的入门知识。约翰内斯的心里完全想着他所亲近的人和不认识的人，他还想听利斯科夫讲下去。但是利斯科夫蓦地不吱声了，眼睛呆呆地盯着地面，好象一个正在考虑某一个为生活所左右的想法。

"您怎么啦，师傅，"约翰内斯问道，"什么事情使您这样激动啊？"

利斯科夫仿佛从梦中突然惊醒过来，微笑着说道："约翰内斯，你也知道我是怎样抽掉你腿下的小矮凳把你推到钢琴下去的吗？你难道非得给我演奏令舅的讨厌的钢琴曲和小步舞曲吗？"

"啊，"约翰内斯回答道，"我初次见到您，根本就没想过这回事。使一个孩子心里痛苦，恰好是您的兴致所在。"

"而这个孩子，"利斯科夫接下去说，"对此说话相当粗鲁。——从前我从来不相信，你肚里有这么多的音乐才能，因此，好孩子，赏个脸，给我在这架纸做的管风琴上奏一曲象样的赞美诗。我要你踩管风琴。"

这儿必须追叙一下，利斯科夫对各式奇特的演奏极感兴趣，约翰内斯为此而十分愉快。当约翰内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利斯科夫每次来访，总要教他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要是这个孩子时而接到一只在削皮时散成上百块的苹果，或者拿到一块奇形怪状的糕点，那么这个正在长大成人的孩子，就会时而因这个时而因那个由自然魔力形成的惊人的艺术品而感到高兴，于是这年轻小伙子便会帮助制造光学机器，烧煮显隐墨水等等。风琴制造师为约翰内斯制造的机械艺术品中，首推八个音管的管风琴，音管均用纸张做成，因此这个由十七世纪老风琴制造师完成的艺术品，称做欧根尼乌斯·卡斯帕里尼①琴，

跟维也纳皇家艺术馆里的那架一模一样。利斯科夫的这架与众不同的乐器，有一个音极为洪亮、优美，它吸引人，叫人无法抗拒。约翰内斯还保证说，如果不受到最深切的感动，他是无法演出这种赞美诗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明白领悟某些真正虔诚的宗教旋律。

约翰内斯如今不得不在这架管风琴上为风琴制造师演奏。如同利斯科夫要求的那样，他在奏过几首赞美诗以后，就弹起几天前刚谱曲的颂歌«Misericordias domini cantabo»②来。——约翰内斯一弹完，利斯科夫便跳起身来，发狂似地把他抱在胸口，大笑着高声叫道："胆小鬼，你竟敢用你可悲的小歌曲来愚弄我吗？我如果不永远是你的风琴的风箱，你就奏不出一点象话的东西来——不过现在我要走了，对你不闻不问，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另一个音箱，这音箱象我一样合你胃口！"说着，他的一双眼睛里满噙晶莹的泪水。他跳出门去，随手把门狠狠地碰上。随即他又把头探进门来，十分和气地说："现在事情无法改变了。——再见，约翰内斯！——要是令舅丢失了他的红花厚塔夫绸背心，那么你只管告诉他，是我把它偷走的，让我用它做块头巾，以便扮成一个苏丹国王！——再见啦，约翰内斯！"——没有人能理解，利斯科夫先生为什么这样突然离开这个愉快的格尼恩斯米尔城，他为什么没有发现任何人知道他决心去的地方。

舅父说："我早就估计到了，这个安不下心来的人迟早要走的，因为他认为他不在乎制造美丽的风琴，当然他没有按下列格

---

① 欧根尼乌斯·卡斯帕里尼，即欧根尼乌斯·卡斯帕尔(Eugenius Caspar, 1624—1706)，下劳齐茨的佐劳的风琴制造师，一七〇三年和他的儿子一起完成了格利茨风琴。他是十七世纪德国最有名的风琴制造师之一。

② 拉丁语：我将赞美主的慈悲。

言办事：留在国内，用诚实的手段糊口！——可以告慰的是，我们的钢琴已经修好了；我不想多多过问这个偏激的人！”——约翰内斯自然另有想法，哪儿都缺少利斯科夫这样的人，对他来说，整个格尼恩斯米尔城好象一个阴暗的死牢。

于是，他遵照风琴制造师的忠告，亲自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另一只音箱。舅父认为，他的学习阶段已经结束，可以在枢密公使参赞的保护下呆在京城里面，等待时机。——事情就这样成了！

此刻，当前这位写传记的作者愤怒异常，因为他有两次写到了克赖斯勒的生平，亲爱的读者，他答应给你讲克赖斯勒的情况，也就是讲约翰内斯·克赖斯勒怎样丢失已经获得公使参赞的职位，又是怎样在某种程度上被逐出京城的，他发觉所有提供给他的消息都是少得可怜、极为浅薄，零零碎碎的。

最终完全可以这样说，克赖斯勒取代了他已故的舅父成了公使参赞之后不久，人们期待着一个有权有势的戴着王冠的巨人①在京城里偷袭国君，把他当作挚友，诚心诚意地把他搂在他的铁臂里，弄得这位国君为此丧失了他生命呼吸中最良好的部分。这位巨人在他的行为和本质中有着若干完全不可抗拒的东西。于是他的希望必然得到满足，实际上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切都处于困难和混乱之中。有些人认为这个巨人的友谊是难以对付的，想起来坚决加以反对，可结果自己反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是承认那种友谊的精采之处，就是在这个国土外面寻找另外一个立足点，也许可以把巨人放在比较明亮的光线

① 指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自一八〇四年后成了法国皇帝。霍夫曼在这儿暗示法国霸权对德国的统治（他跟南部和西部德意志的若干仆从国家结成联盟，从而在一八〇五年结束了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

中加以审察。

克赖斯勒发现自己就在这些人中间。①

克赖斯勒虽有外交才干，但仍带有相当天真无邪的成分，正因为如此，眼下他不知道自己干吗要作出一种决定。也正在这样的片刻间，他向一位身着重孝的漂亮的女子询问，她对公使参赞有何看法。她以优美的措词回答了许多问题。最终她说出了许多心里话，她不甚看得起一位公使参赞，他在怀着满腔热情忙着艺术时，根本对她不予理睬。

"她是一位最出色的遗孀，"克赖斯勒随后接腔，"我要走了。"

当他已经穿上旅行靴，手里拿着帽子正欲告别时，并不是无动于衷、没怀着一种惜别的痛苦的，这位遗孀就在他的口袋里插入大公爵许诺给这位乐队指挥地位的诏书。这位大公爵并吞了伊雷瑙斯小公国国君的领地。

再作补充几乎全无必要，这位穿着重孝的士女不是别人，正是本聪咨议夫人，她正好失去了本聪咨议，因为她的男人已经去世。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本聪夫人此刻正在……

（穆尔继续往下写）蓬托正想跳向那个出售面包和香肠的女孩，因为我正友好地呆在她的身边，我几乎给蓬托砸死。"我的鬈毛狗蓬托，我的鬈毛狗蓬托，你要当心这个没有良心的野女人，你要当心渴望复仇的香肠准则！"——我就在蓬托后面大声

① 一八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军进驻当时的南普鲁士省华沙以后，霍夫曼被解除高等法院政府顾问之职，在柏林稍作停留之后，便在一八〇八年九月一日作为乐队指挥在班贝格剧院工作。正如他自己写的那样，他从"法官席上跳进了乐队"。

叫道。他没理睬我，继续赶他的路，我远远地跟在他后面，其目的是，如果他遇上危险，我便可以立即拔腿溜走。——我们来到那张桌子前，蓬托靠两条后腿把身子举到空中，然后走着舞步，围着姑娘作一种文雅的跳跃，姑娘对此十分高兴。她呼唤蓬托到自己身边，他过去了，把头放在她的膝间，又一次跳起身来，快活地吠叫一阵，又一次在桌子四周跳跃，到处闻闻嗅嗅，然后以友好的目光望着姑娘。

“你要一条可爱的香肠吗，乖乖的鬈毛狗？”这位姑娘这样地问道，而那条鬈毛狗，神气活现地摆动尾巴，高声地欢叫起来，她拿起一条最美最大的香肠放到蓬托的嘴边，这一举动叫我吃惊不小。蓬托仿佛是表示谢意似地还跳起一阵简短的芭蕾舞，然后衔着香肠向我奔来，同时他添上几句友好的话：“你吃吧，提提神，好朋友！”我在吃完香肠以后，蓬托邀请我跟他走，他要把我带回到亚伯拉罕师傅那儿去。

我们并排慢慢地走去，这样我们一面走一面作着冷静的交谈，并不感到困难。

“我看得出，”（我就这样开始我的劝说工作）“你，亲爱的蓬托，你比我更懂得处世之道。去打动那个野女孩的心，我从来没有取得成功。而你对此却轻而易举！不过，请原谅！——在你整个反对出售香肠的姑娘的举动中总有点名堂。反对这玩意儿只有依靠我内在的生来就有的思想：某一种低三下四的逢迎拍马，一种较高贵的天性，一种自信的拒绝——不！善良的鬈毛狗蓬托，我没法决定那么讨好地去干下述的事情：带着进攻的策略把自己搞得上气不接下气，象你干的那样低声下气地向人乞求。在我饿得发慌的时候，或者当我产生一种胃口想吃一些特殊东西的时候，我就满足于在师傅背后跳上椅子，以一种柔和的咕噜声

来暗示我的愿望。即使是这样，也是更多地令师傅想起他承担起的关心我的需要的职责，而不是乞求他大发慈悲，做做好事。”

我说这话的时候，蓬托哈哈大笑，然后开始说：“哦，穆尔，我好心的雄猫，你喜欢当一个干练的文学家，你明白许多事情，而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而你对自己的生活什么也不知道，甚至只会破坏这种生活，因为处世的种种智慧与你完全无缘。——在你享用香肠以前，也许你首先会作另一种判断，因为饥饿的人比吃饱肚子的人要听话驯顺得多。但是你对我的所谓的屈服的认识是大错而特错了。你当然知道，舞蹈和跳跃给了我巨大的欢乐，为此我常常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我现在只是为我个人的活动，在众人面前表演我的艺术，那么这种表演给了我巨大的兴趣，连傻瓜们都相信，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对他们特别讨好，只是逗起他们的欢乐。是的，他们相信这一点，尽管他们十分明显地有着另一种想法。亲爱的，你正好看到过这种活生生的例子。尽管这个姑娘不一定马上能看出，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一根香肠。然而她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之中，因为我在她这个陌生人面前表演了我的艺术，她作为对此类事件能够做出评价的人物。她正好在欢乐之中完成了我所追求的目标。一个人必须懂得生活的智慧，他只是出于个人目的所干的一切，给人的印象却仿佛是为了别人才这样干的，这些人相信这是一种崇高的职责，并且对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表示同意。有些人样子显得讨人喜欢、干练、谦虚，只是为了别人的愿望生活着，其实他心目中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他那亲爱的自我，别人不自觉地为这个‘我’服务。所以，凡是你喜欢称做屈膝讨好的事，无非就是八面玲珑的举动，这种举动在认识和乘机利用别人愚蠢之时找到他自己的基础。”

“哦，蓬托，”我回答说，“你是一个老于世故者，这是肯定的，我再重复一遍，你对生活的理解比我好，但是，暂且抛开这一点，我几乎很难相信你这种奇特的艺术会给你自己带来欢乐。至少你这种可怕的艺术杰作给了我令人难受的强烈印象，你当着你主人的面，把一块漂亮的烤肉衔在上下齿之间而不把它弄脏。你不动这块肉分毫，除非你主人给你眨眼表示同意。”

“告诉我，”蓬托说，“告诉我，好穆尔，此后会发生什么事！”

“两种可能，”我回答说，“你的主人和师傅亚伯拉罕大大地称赞你，给你一碟子烤肉，让你大嚼特嚼。”

“嗯，”蓬托接下去说，“这么说来，最好的雄猫啊，你一定相信，我会贪吃这块小烤肉，我会获得这样一份丰盛的美餐和烤肉？哦，初出茅庐的小子，你得好好学习学习，为了占到大便宜，不该害怕作出小小的牺牲。叫我奇怪的是，你经过多次学习以后居然不了解什么叫做把香肠扔向肥肉。——我把爪子按在胸口不得不向你承认，我在一个角落里独个儿碰到了一整块漂亮的烤肉。我本来想不等主人许可，默不出声地就把它啃了下去。所以有时事情的产生要看实质，一个人在暗角落里干的事和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大街上干的事完全不同。——此外，这也是一条从对世界较深刻的认识中汲取的原则，较为可取的是，对小事也要诚实不欺。”

我沉默了片刻，对蓬托表示的原则考虑了一阵，我忽然想起，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样一句话：任何一个人必须这样行动，他的行为方式能够当作普遍原则应用①，或者如同他希望的

① “任何一个人必须这样行动……”系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绝对命令”的自由诠释。

那样，人人都愿谨慎行事，我竭力想把这个原则和蓬托的老于世故之道凑合在一起，但是一无结果。我突然想到，蓬托此刻对我表现的友情，也会给我造成损害，只有对他自己有利。我不加掩饰地说出了这一点。

“小滑稽，”蓬托笑着高声说，“对你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你不可能给我利益，也不会损害我。对你的死气沉沉的科学我不眼红，你的所作所为跟我的不一样。你想向我表示敌意，你该明白，我在力量和干练方面比你强。只消我一跳，只消我锋利的牙齿一咬，你就会当场完蛋。”

我对我自己的朋友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当一条黑色的大鬈毛狗以普通的方式向蓬托亲切招呼时，我害怕得更加厉害了。他俩用火焰般的目光瞪着我，轻声地交谈着。

我夹紧耳朵缩到一边，然而不久黑鬈毛狗离开蓬托，后者来追我了，他又一次向我叫道：“只管过来，我的朋友！”

“啊，天哪，”我纳罕地问道，“刚才那个脸孔铁板的是谁，他也许跟你一样老于世故吧？”

“我相信，”蓬托回答道，“你害怕我那好心的叔叔，鬈毛狗斯卡拉穆茨？你是头雄猫，可你的胆子小得象头兔子。”

“可是，”我说，“令叔为什么对我射来火焰般的目光，你们悄悄地在密谈什么，那么令人可疑？——”

“不想隐瞒什么，”蓬托回答道，“我不想对你隐瞒什么，我的好穆尔，我那老叔父有点儿心情不佳，如同那些老年人惯有的那样，他怀着过了时的偏见。他对我们的交往表示惊异，因为我们的地位不同，任何形式的接近在他看来都是不能容许的。我向他作出断言，说你是个受过多方面教育的年轻人，为人和蔼可亲，有时逗得我很开心。因为他认为，我间或可以单独和你聊

天，只是要我别想起把你带到鬈毛狗的集会上去，因为你现在和将来都没有参加会议的能力，因为你的耳朵小，这泄露你的出身低微，为我们这种干练的大耳朵的鬈毛狗所不齿。——我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要是我当时稍微知道一点我的先祖大人，知道获得官职和地位的穿靴子的雄猫，知道国王戈特利布的密友① 的情况，那么，我就很容易地给我的朋友蓬托证明：任何一种鬈毛狗集会必然会对望族后裔的出席感到光荣。我还没有露出真相，我得听任鬈毛狗斯卡拉穆兹和蓬托认为，他们比我高贵。——我们继续往前走。在我们紧跟前漫步走来一个年轻男子，他随着一声欢叫迅速后退，我来不及很快跳到一边，因为他本想重重伤害我。另一个年轻男子，也同样高声大叫，从街上迎着前一个年轻人走来。他们相互热烈拥抱，好象两个多年不见的朋友相逢时那样。接着他们在我们前边手牵着手走了一段路。然后站停下来，同样依依不舍地彼此告别，接着就分手了。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个人，久久望着他朋友远去的背影，接着就迅速地溜进了一间小屋。蓬托默默地站着，我也一样。随后在那个年轻男子溜进去的三层楼上，一扇窗子给打开了，一个美丽如画的姑娘从窗里望出来，在她背后站着那个年轻男子，两人相对欢笑，望着和那个男子刚才分手的那位朋友的背影。蓬托抬头朝上面张张，牙齿缝里咕噜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语。

“你干吗在这儿停步不前，亲爱的蓬托，咱们不再往前走了吗？”我这样问，可蓬托对我不理不睬，过了一会儿以后，他大摇

① 德国浪漫派作家路德维希·蒂克(1773—1853)的童话《穿靴子的雄猫》中的人物。

其脑袋，然后默默地继续赶路。

当我们来到一个四周植有树木、饰有雕像的风景幽美的广场时，他接下去说："让咱们，让咱们在这儿稍微歇一下，好穆尔。我心里一直想着那两个在大街上热烈拥抱的小伙子。他们就象达蒙和彼拉提斯① 两朋友。"

"达蒙和彼提阿斯②，"我纠正道。"彼拉提斯是俄累斯提斯的朋友，每当复仇女神和恶魔追逼可怜的彼拉提斯的时候，俄累斯提斯总是穿上睡衣忠诚地把彼拉提斯送上床，并为他沏上甘菊茶。好蓬托，你对历史不特别熟悉吧。"

"怎么说都行，"蓬托接下去说，"怎么说都行，不过这两个朋友的故事我却知道得很确切，我要把这故事的细节全讲给你听，就象我从我主人那儿听他讲过二十次一样。也许你会在达蒙和彼提阿斯，俄累斯提斯和彼拉提斯之外，还可提出第三对朋友瓦尔特和福尔莫苏斯。福尔莫苏斯就是那个几乎把你踩倒在地的年轻男子，他因为和他喜欢的瓦尔特重逢而欣喜异常。——在那边这幢有着明窗的漂亮的公寓里，住着富有的议长，福尔莫苏斯懂得以他出色的才智、灵活的手段和丰富的见识在议长面前讨好，他不久就象老人的亲生儿子。然而福尔莫苏斯蓦地变得悒悒不欢，脸色苍白，病恹恹的，一刻钟里面要叹上十口长气，仿佛他要咽气似的；他反躬自省，茫然若失，好象世界上再也没有东西能够打开他的心灵。——老议长长期以来想探索这个年轻人

---

① 在希腊的传说中，彼拉提斯就是因为谋杀生母受到复仇女神追逼的俄累斯提斯的好友。

② 这两个人因他们忠实于彼此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而闻名于世。西西里岛上城市叙拉古的独裁者丢尼修(公元前431—前367)想破坏和离间这两个人之间的友谊，终遭失败。故事见拉丁语作家吉奴斯的«故事集»。德国大诗人席勒曾在他的叙事歌«人质»(1798)中，描绘了这个古希腊的传说。

的内心，但是一无结果，老人想发现年轻人内心苦闷的原因；最后，老人终于发现了秘密，原来他至死爱上议长的独生女儿。开头老议长大吃一惊，他跟自己女儿的想法不一样，而女儿一心想嫁给这个一无地位、二无官职的福尔莫苏斯。但是当老人一再看到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日益憔悴时，他就鼓起勇气去问女儿乌尔丽克，她是否喜欢年轻的福尔莫苏斯，他有没向她表示过自己的爱情。——乌尔丽克眼睛望着地面，说道，这个年轻的福尔莫苏斯出于审慎和谦逊，虽然根本没有向她表示过爱情，但是她早已看出，他是爱着她的，因为这样的事情是很容易注意到的。再说，她很喜欢这个年轻的福尔莫苏斯，要是没有别的什么障碍，要是亲爱的爸爸不反对这件事，——总之，乌尔丽克说出了不再是含苞初放的女孩子在这样的场合惯于说出的一切话，也不再反复思考：'将要迎娶你的是个什么人？'——事后议长对福尔莫苏斯说：'昂起头来，我的孩子！——要快快活活，高高兴兴，你该得到她，我的女儿乌尔丽克！'于是乌尔丽克就成了年轻的绅士福尔莫苏斯的未婚妻。所有的人都羡慕这位英俊、谦逊的年轻人的福气，只有一个人陷入了哀怨和绝望之中，那就是瓦尔特。福尔莫苏斯和他一起长大，两人曾是莫逆之交。瓦尔特见过乌尔丽克多次，也和她交谈过，并且爱上了她，也许比福尔莫苏斯还烦恼得多！——可我一直在谈爱呀，被人所爱呀，我不知道，你，我的雄猫，是否也曾闹过恋爱，你是否懂得这种感情？"

"至于我，"我回答道，"至于我，亲爱的蓬托，我不相信，我曾闹过恋爱，或者现在在闹恋爱，因为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有陷入这种若干诗人所描绘的境地。诗人的话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完全相信的。根据我对爱情的了解，根据我所念过的东西，爱情本来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一种心灵上的病态，它在人类身上公

开了局部的疯狂性，人们把任一种对象看作是和它本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比方说，把姑娘用来织补袜子的一个厚厚的小东西当作一个女神。不过嘛，亲爱的鬈毛狗，请你继续讲下去，讲这两个朋友福尔莫苏斯和瓦尔特的故事。”

“瓦尔特，”（蓬托就这样往下讲）“扑倒在福尔莫苏斯的脖子上，满噙泪水说：‘你夺走了我一生的幸福，不过你就是幸福，你将来会幸福的，这是我的安慰，再见，我的好友，永别了！’

“说罢，瓦尔特便奔进丛林最深处，想用手枪自杀。但随即他又停下手来，因为他在绝望中忘记给手枪装上子弹，因此他满足于每天都要发作数次的疯狂。一天，他数周不见的福尔莫苏斯出乎他的意料走进屋里来，这时他正巧跪在乌尔丽克的水粉画像前——这画像装在镜框内挂在墙上——作令人厌烦的悲诉。‘不，’福尔莫苏斯叫道，同时把瓦尔特搂在自己胸口，‘不，我不能忍受你的痛苦和失望，我乐意为你牺牲我的幸福。——我已经放弃乌尔丽克，我已经把老爹劝说成功，他会接受你做他的女婿！——乌尔丽克爱你，也许不知道为什么。——你去向她求婚吧，我跟她离婚！——再见！’——他想走，瓦尔特一把拦住他。瓦尔特似在梦中，他开头不相信朋友的话，直到福尔莫苏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老议长亲笔写的便条，他才相信；便条中大概这样说：‘高贵的年轻人！你胜利了，我不愿意放弃你，可是我尊重你的犹如英雄主义的友谊，这种英雄主义人们可以在古老的拙劣的作品中读到。瓦尔特先生有着良好的品德和美好而收益甚多的职位，他可以来向我的女儿乌尔丽克求婚，如果她愿意和他结婚，那么我这一方面不会表示反对。’福尔莫苏斯真的离开了当地，瓦尔特便向乌尔丽克求婚，乌尔丽克真的成了瓦尔特的妻子。——老议长又一次写信给福尔莫苏斯，用许多话赞美他，并

且说道，如果不是作为一种赔偿，——因为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赔偿可言的——，而是聊表他内心敬慕的小小的心意，福尔莫苏斯如果接受三千泰勒，会不会感到满意。福尔莫苏斯回答说，老人懂得微小的需要，想用钱来解决，但金钱不会使他幸福，只有时间才会补偿他的损失，这种损失不能怪谁，这只能怪命运，是命运在他忠实的朋友的心里燃起对乌尔丽克的爱情，他只能对命运让步，说什么高尚的行为，那是压根儿谈不上的。此外，如果要他接受这笔钱，那要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办到，那就是老议长必须把这笔钱转送给一位带着一个品德高尚的女儿、生活无依无靠的穷寡妇。这样一位寡妇找到了，她得到了福尔莫苏斯打算赠送的三千泰勒。此后不久，瓦尔特写信给福尔莫苏斯：'没有你我生活不下去，回到我的怀抱里来吧！'福尔莫苏斯就这么办了，当他到达时，他听说瓦尔特已经放弃收益甚多的好差使。其条件是，福尔莫苏斯长期以来希望得到类似的差使，现在他可以来补缺了。福尔莫苏斯真的获得了这个差使，处于最惬意的境地。人们一想起他跟乌尔丽克的婚姻，未免认为他的希望落了空。城里和乡间的人对这两位朋友之间的慷慨行为的比赛感到惊讶。他们的行为仿佛是来自早已过去了的美好时代的回声，又象只有英才才有的英雄主义的榜样。"

"事实上，"我开始说，而蓬托则默不作声，"事实上，根据我念过的东西来看，瓦尔特和福尔莫苏斯一定是高贵的强有力的人物，他们这样真心实意地彼此舍己为人，大概一点也不懂得你那有名的处世哲学。"

"嗯，"蓬托回答说，幸灾乐祸地笑笑，"问题要看……——有几种情况须得补记一下，城里人对此没有记录，这些情况我一部分是从我主人那里听来的，一部分是我自己偷听来的。——如同

老议长相信那样，福尔莫苏斯先生对有钱的议长女儿的爱情一定不怎么坏，因为这个年轻人在经过整天的绝望以后，他每个晚上去探望一个美丽、俊俏的制女帽的女工，他不让毁灭人的热情进入最高阶段。但是当乌尔丽克成了他的未婚妻时，他立即发现这位象天使那样温柔的小姐有着特殊的才能，能在合适的时机突然变成一个小撒但。除此以外，他还从可靠方面获到恼人的消息，说乌尔丽克小姐在京城里，有关爱情和恋爱的幸福，已经取得了十分特别的经验，而这时一种不可抗拒的慷慨的想法突然来到他的心上，他能够把他有钱的未婚妻转让给他的朋友。瓦尔特曾在公开场合看见过这位雍容华贵、千娇百媚的乌尔丽克小姐，他一见便神魂颠倒，不知所措。他真的爱上了她，而乌尔丽克这方面，抱着一种相当无所谓的态度，福尔莫苏斯或者瓦尔特，两个人中间谁做她的丈夫全一样。瓦尔特也确实有一个收益甚丰的美差。可他的管理工作混乱不堪，他眼看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将被撤职。他宁愿早一点在有利他的朋友的情况下自我告退。于是通过一种挂着最高贵思想招牌的行动以保全他的荣誉。三千泰勒以证券形式亲手交到了一位很正直的老妇手中，这妇人有时以母亲，有时以姨母，有时以那个制帽女工的女仆的身份出现。在这件事情上她以双重身份出现。先是作为母亲接受金钱，然后，当她把钱移交以后，作为你看到过的姑娘的女仆，接受了一笔可观的工资，亲爱的穆尔，她刚才正和福尔莫苏斯从窗里向外望。——再说，福尔莫苏斯和瓦尔特两人早都知道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慷慨大度的思想中竞相礼让，他们为了避免相互捧场，长期以来彼此避而不见，因此今天偶然在街上碰在一起，他们的招呼显得如此真诚。”

就在这片刻间，一阵可怕的喧哗掀起了。人们奔来奔去，大

声叫嚷："火！——火！"晒东西的架子在街上爆炸，——车子轰隆轰隆开过。——离我们不远的一幢屋子的窗户里，吐出浓烟和烈火。——蓬托很快地向前奔去，而我在恐惧之中跳上一架高梯，这高梯靠在一幢房子上，不久我在屋顶上便觉得自己十分安全。我忽然想起……

(废纸)"——这样的劈头盖脑，完全出乎意料，"国君伊雷瑙斯说，"既无御前大臣的质询，也无执勤的宫廷侍从的导言，几乎——我跟您说，亚伯拉罕师傅，这样的事就在我们中间说说，用不着到外边去宣扬——几乎没有通报——前厅里没有门卫。那些蠢驴在前厅入口处玩蓬松的胡须，这种玩弄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刚一跨进门，摊桌布的人就把他逮住了。前者幸而正在那儿走动，看见穿燕尾服的人便打听道，谁是这儿的主人，他该怎样为国君服务。不过我倒挺喜欢他，他是个规矩人。你们没有说过吧，他无非是个纯朴、单纯的乐师？甚至出身于几个阶层？"

亚伯拉罕师傅斩钉截铁地说，克赖斯勒无论如何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境遇中，人们甚至妒忌他和国君同桌吃饭，只有破坏性强大的时代风暴才能把他从这种关系中席卷而走。此外他希望那块被他扔在过去时代上面的轻纱，不要移走，让它蒙着。

"这么说来，"国君说道，"这么说来，贵族，也许包括男爵、伯爵，也许甚至包括……不错，人不允许在梦幻的希望中走得太远！——我对这类神秘的习俗有一个弱点！法国革命以后，是一段美好的岁月，侯爵夫人生产火漆，伯爵编结睡帽，普通的绅士只会搞网状织物，并且以大型化装舞会取乐。——不错，这些就是有关克赖斯勒先生的事情！——本聪夫人在这方面懂得颇多，她称赞他，她把他介绍给我，她做得完全对。从他胳膊下挟着帽

子的姿态来看，我立即认出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说话的声调极为文雅。”

国君还对克赖斯勒的外表称赞几句，这样亚伯拉罕师傅相信他的计划一定会成功。这也就是说他心里有个打算，把他的好友作为乐队指挥安插到有教养的宫廷侍从的行列中去，并把他留住在齐格哈兹村镇。可当他又一次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国君断然地回答说，这件事决不会有一丝可能性。

“您问问自己吧，”他接着讲下去，“您问问自己吧，亚伯拉罕师傅，如果我把他封作乐队指挥和我的官吏，这个可爱的人有可能进入家庭的核心圈子吗？我可以给他一个宫廷副手的头衔，或者叫他做节目或闹剧的安排人，不过嘛，这个人很懂音乐，而且也如您所说的，他在剧场工作很有经验。但是我决不从先父遗训原则上让步，他一直认为，上述安排人为了老天的缘故一定不懂得他自己代表的事业，因为他本来十分为此操心，但他更感兴趣的是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关心演员、乐手等等——为此，克赖斯勒先生保存了异国乐队指挥的面具，按照一个足够高贵的人物① 的先例，带着它大踏步地跨进国君宫廷的内室，这个人不久以前戴着一张卑劣的演员的自然十分蹩脚的面具，以最吸引人的丑态娱乐被精选出来的集团。”

“喂，”国君大声招呼那个想拔脚溜走的亚伯拉罕师傅，“从某种程度上看来，您似乎想把克赖斯勒先生培养成经理，那么我想跟您直说，只有两件事情我不同意他，这也许因为习惯势力胜过了真实的事件。——你们大概懂得我说这话的意思。如果我

① 指阿莱桑德罗·格拉夫·卡格利奥斯特罗（原名 Giuseppe Balsamo, 1743—1795），原是西西里的农民，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在整个欧洲以魔术师、秘密学说的宣告者、见幽灵的人而著名。

跟他谈话，他首先瞪着我的脸孔直望。我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象昔日的腓德烈大帝那样，能闪出可怖的光芒，没有一个宫廷青年侍臣，没有一个扈从，在我以可怕的目光盯着他时，或者问这些mauvais sujet① 是否又负了债，或吃了杏仁泥，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抬头看我。但是这个克赖斯勒先生，我想随意瞪着他望时，他可满不在乎，而是别开生面地向我微笑，弄得我自己不得不垂下眼帘。接着他以特别的方式讲话、回答，接着茬儿往下讲，有时使人很相信他自己说的话，并没有特殊内容，他某种程度可能是一个 Bê② ——圣约努阿尔③，师傅，对此是不堪忍受的。您得关心一下，让克赖斯勒改掉这种脾气和恶习。”

亚伯拉罕师傅答应国君伊雷瑙斯对他提出的要求，准备再次告辞出来，国君还提到了公主海德维迦表示的对克赖斯勒的特殊厌恶。国君说，一个时期以来这个孩子为奇梦和幻象所打扰，心神不宁，为此御医建议明春采用乳清疗法④。海德维迦如今产生一种特别的想法，她认为克赖斯勒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下次一有机会他会带来种种灾难。

“您说，”国君开口道，“您说，亚伯拉罕师傅，这个有理性的人只有极少的精神错乱的迹象吧？”亚伯拉罕回答说，克赖斯勒虽然和他自己一样，很少显出精神错乱的迹象，但是他有时候行动诡谲，这种样子简直可以和王子哈姆莱特⑤ 相比，但是因此使

① 法语：没出息的人。

② 即 Bê，法语为 bête，傻瓜。

③ 即 Januarius，基督教圣徒，死于罗马皇帝(Gaius Valerius Aurelius Diocletianus, 284—305)执政时期。

④ 直到十九世纪，人们认为乳清是制干酪的副产品，由于乳清中存在石灰和磷酸盐成分，它不仅可以作牲口的饲料，而且对人的健康有益。在所谓乳清疗养所里，人们就把从乳汁里滴出来的液体用作治疗。

⑤ 莎士比亚悲剧《哈姆莱特》中的主角。

人反而感到他更有趣。

“就我所知，”国君接着说道，“这个年轻的哈姆莱特是出身于古老的、有名望的摄政家族的出色的王子，他只有间或产生奇异的念头：整个宫廷人员都应该懂得吹笛子。大人物才适于产生奇思遐想，这会受到人们的更多的尊敬。在没有官职、地位的人那里称做荒谬的东西，在这些大人物看来，只是一种不同凡响的精神的愉快的恶作剧，它能引起人们的惊异和钦佩。——克赖斯勒先生应该愉快地留在正路上，可他偏偏摹仿王子哈姆莱特的样子，因此这是一种奋发向上的不懈的努力，也许这就导致他对音乐学习的极大爱好。如果他有时行动奇特，人们也该原谅他。”

看来，亚伯拉罕师傅仿佛今天没法离开国君的房间；因为他正欲开门时，国君又一次把他叫住了，国君想知道公主海德维迦对克赖斯勒的少有的厌恶是怎样引起的。亚伯拉罕师傅谈起克赖斯勒初次在齐格哈兹宫廷的公园里跟公主和尤丽亚见面时的情形，并认为当时乐队指挥置身于其中的激动情绪，在一个神经脆弱的士女身上定然会产生敌意。

国君带有几分激动的情绪表示，他希望克赖斯勒先生真的不要步行前来齐格哈兹宫廷，他的车子可以在公园大路上的这儿或那儿停歇，因为只有普通的冒险家才经常徒步旅行。

亚伯拉罕师傅认为，他们眼前虽然有个勇敢的军官的例子①，此人从莱比锡步行到锡拉库斯，来去都穿同一双靴子，

① 勇敢的军官的例子……系指德国作家约翰·戈特弗里特·帅梅（1763—1810）和他的三卷集旅行报告集《漫步走向锡拉库斯》（1803）。作者于一八〇一年十二月六日离开莱比锡，至一九〇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步行到锡拉库斯。他在报告中写道，他“穿着同一双靴子来往，没有换过一双新靴子”。

但是克赖斯勒的情况又当别论，他深信，有辆车子真的停在公园。——国君对此感到满意。

当这一切在国君的小房间里发生的时候，约翰内斯坐在本聪夫人身边，夫人坐在一架最美丽的三脚大钢琴前。这架钢琴是由精于艺术的南内特·施特赖希① 制造的，尤丽亚则以巨大的热情伴唱格卢克的歌剧《伊菲格尼亚在奥利斯》②。

可惜眼前的传记是必要的，传记中的英雄应该和画像相符，而不把他描绘成一个狂人，而这个人特别是对音乐的狂热，在冷静的观察家看来，几乎常常把他看成一个疯子。观察者必须把他放肆的言词笔录下来："当尤丽亚伴唱的时候，所有憧憬爱情的痛苦，所有甜蜜的梦的狂喜，通过树林起伏的希望、要求，好象清凉的露水进入香喷喷的花萼，进入正在窃听的夜莺的胸怀。"克赖斯勒对尤丽亚唱歌的评价，从这里看来恰恰是没有特别价值的。不过上述传记可以借此机会向亲爱的读者保证，尤丽亚唱的歌，尽管是对天悲诉，但老天自己从来没有听见过，内容一定是十分神秘、十分奇特的。异常诚实的人不久前才让人割掉自己的辫子，他们在经过一个得心应手的法律事件，一场值得注意的恶病，或者一个喜吃斯特拉斯堡点心③ 的新来的年轻人的相

---

① 有名的钢琴制造者(1769—1833)，奥格斯堡钢琴风琴制造商约翰·安德雷亚斯·斯泰因的女儿。斯泰因年轻时和诗人席勒于一七八二年从卡尔的学堂里逃出来，后来成了钢琴制造师，把他岳父的工场迁往维也纳。南内特·施特赖希曾和贝多芬有过书信来往。

② 指伴唱克里斯朵夫 维利巴尔德·格卢克骑士(1714—1787)的歌剧"Iphigénie en Aulide"(《伊菲格尼亚在奥利斯》，1744)第三幕第六景的文字。其开头的歌词为："Dieux puissants que j'atteste…"(全能的诸神，我所呼吁的……)可比较霍夫曼对此剧的评论，载一八一〇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五日《音乐汇报》。

③ 斯特拉斯堡生产精美高贵的货品，其中有特别因味甘美而著名的鹅肝饼，这是当地的一种名产。

应考验之后，跟格卢克、莫扎特、贝多芬、斯蓬蒂尼①在剧院打交道，至少使他们心灵上相当安宁，是的，这些人还会保证说，尤丽亚·本聪小姐一唱歌，他们会感到极为惬意，然而他们说不出惬意到什么程度。某种窘迫的情绪控制着他们的整个身心，反使他们产生一种不可描绘的安适。他们常常达到这样的程度，干出愚蠢的举动，其行为象一个年轻的幻想者和诗歌作者。要援引例子还谈不上，一次，尤丽亚在宫廷里唱歌，国君伊雷瑙斯听见后连声叹气，当尤丽亚唱完时，国君正巧走向尤丽亚，拿起她的手来放到自己的嘴边，嘤嘤而泣道："最好的小姐！"

御前大臣大着胆子说，国君伊雷瑙斯真的吻了尤丽亚小姐的手，在吻手的同时眼里滴出了几点泪水。在宫廷首席女教师的建议下，上述这种传说作为不适于广为传播和有损于宫廷利益的事而遭到禁止。

尤丽亚的嗓子清脆响亮，声似银铃，唱起歌来充满感情和从心底深处涌现出来的灵感，这里面可能蕴藏着奇妙的、不可抗拒的魔术，这种魔术她今天还在使用。她唱歌的时候，每个听众屏息静气地听，似乎停止了呼吸，每个听众感到胸口充满了甜蜜的、无以名之的痛苦，过了一会儿以后，也就是在她唱完歌的时候，这种令人心醉的狂喜爆发成一种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时只有克赖斯勒呆呆地坐在那儿，默不作声，身子靠在安乐椅里；然后他悄悄地慢慢地站起来，尤丽亚转身望着他，目光清楚地表示道："您也觉得不错吗？"

当克赖斯勒把手按在胸口，以颤抖的声音低声道："尤丽亚！"然后伛偻着脑袋，款款地走到由女士们围成的圈子后面时，

① 加斯帕罗·斯蓬蒂尼（1774—1851），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尤丽亚面孔绯红，眼睛望着地面。

经过本聪咨议夫人的努力，公主海德维迦才肯在晚会上露面，她在那个晚会上必然会碰到乐队指挥克赖斯勒。当本聪咨议夫人给她严肃地指出，一个人只是因为不象辅币那样有着明显的烙印，而是逍遥自在，性格异常，因而就要避开他，这是多么幼稚可笑，于是海德维迦作了让步。此外，克赖斯勒也被允许晋见国君，因此他没有可能施展他的异乎寻常的执拗。

公主海德维迦整个晚上随机应变，善于周旋，克赖斯勒则心地善良、委曲求全，真正想和公主和解；他虽然费了种种努力，但没法接近她半步。她知道用狡狯的策略来对付最巧妙的手腕。本聪咨议夫人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当公主突然冲破女士们的圈子，径直向乐队指挥走去时，这更加引起了她的注意。克赖斯勒神思恍惚，站在那里，直到公主主动问他，是否只有他一个人对尤丽亚赢得的雷动掌声不置可否、无动于衷时，他才从沉思中清醒过来。

“最仁慈的公主，”克赖斯勒以一种泄露内心激动的声调说，“最仁慈的公主，根据著名作家的可靠见解，极乐的人只是用思想和目光来代替话语。——我相信，方才我仿佛进了天堂！”

“真是这样，”公主微笑着回答，“咱们的尤丽亚是一位光明的天使，她能为您打开天国的大门。——可我现在请求您，离开天堂一会儿，听一听象我那样的一个可怜的尘世上的孩子的声音。”

公主说到这儿，停了一停，她仿佛等待克赖斯勒说点什么。可克赖斯勒只顾默默地以明亮的目光瞧着她，她的目光不自然地垂向地面，赶快转过身去，这样那条轻飘飘地遮在身上的披肩便从肩上滑落下来，克赖斯勒连忙俯身把它捡起。公主站在那

儿不动。“让我们，”于是她用一种没有把握的、迟疑不决的声调说，仿佛她内心斗争激烈，很难说出最后的决定——“让我们完全用散文方式来谈论韵文的事情。我知道，您给尤丽亚上歌咏课，我不得不承认，一个时期以来她在声乐和表演方面有了很大进步。这给了我一种希望：您有能力提高象我这种中庸之才。——我的意思是……”

公主停下话头，脸上一片绯红。本聪夫人走过来，断然说道，公主本人说自己的音乐才能是中庸的，这话完全错了，因为她弹钢琴非常出色，唱起歌来表情丰富。克赖斯勒觉得公主此刻陷入窘境，蓦地显得分外亲切可爱，于是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说了一连串亲切友好的话语，最终表示，如蒙公主不弃，他能在公主学习音乐方面出些点子，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那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公主全神贯注，显然十分高兴谛听乐队指挥所说的话。当他说完以后，公主在这个非常得体的男子面前显得异常羞怯，本聪夫人把目光投到公主身上，于是公主柔声说："不错，不错，本聪太太，您说得对，我常常象个幼稚的孩子！"

就在这一刹那间，克赖斯勒把披肩递给她，她眼睛看也不看，便去抓一直还在他手中的那个披肩。克赖斯勒自己也不知道，在这一递一取的过程中是怎样和公主的手接触的。但是他所有的神经都很紧张，脉搏咚咚地跳个不停，他仿佛茫然若失，失去了知觉。

克赖斯勒蓦地听见了尤丽亚的声音，好象一束穿过一层阴云的光线。“我应该，”她说，“我应该唱得更多，亲爱的克赖斯勒，人家不让我安静一会儿。——我想试一下您不久前教我的悦耳动听的二重唱。”

"您不该，"本聪夫人接过话头说。"您不该拒绝我女儿尤丽亚的要求，亲爱的乐队指挥——您过去弹钢琴吧！"

克赖斯勒没有勇气再说一句话，他坐到钢琴边，随即弹起二重唱的最初的和音，他仿佛如痴似醉，异乎寻常。尤丽亚开始唱道："Ah che mi manca l'anima in si fatal momento"① ——这儿有必要说一说，二重唱这个词按照惯常的意大利方式其意义十分简单，它表达一对恋人的分离，它在 momento 上自然地和 sento 与 tormento② 押韵，如同在上百首类似的两部合唱中所表现的那样，这儿也不缺少 Abbi pietade o cielo 和 pena di morir③。这时克赖斯勒心情极为激动，以一种很大的热情用这些词作曲，这种热情如果用在一个报告中，那么每一个老天赐予正常耳朵的听众一定会情不自禁地被吸引过去。这种二重唱是被置到一边的这类作品中最热情的作品，克赖斯勒此刻只追求最高的表现，而不是去追求女歌唱家在十分安静和舒适中所理解的东西，这在和音方面是相当难以办到的。于是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尤丽亚心虚胆怯，开始唱的时候，发音几乎没有把握。克赖斯勒进入角色以后情况也不见得比尤丽亚好多少。他们两人象白天鹅似的在歌声起伏中时而提高嗓音，时而沙沙拍动翅膀想登上射着金光的云层，时而在甜蜜的爱的拥抱中垂危地投入和音的汹涌的洪流，直到深深的叹息宣告死神的来临，直到最后的阿迪奥在剧痛的呼叫中象鲜血的源泉从裂开的胸口喷出来

① 意大利语："哦，在这样一个不幸的片刻，我缺少勇气。"这是霍夫曼的二重唱歌词之一，一八一九年在柏林阿道夫·马丁·施勒辛格尔音乐书店出版，是《六个意大利两部合唱高中音女歌手》(1812)的最后一个。

② 意大利语：刹那间……我感到……痛苦……

③ 意大利语：同情我，哦，老天……死样的痛苦。

一样。

整个在场者中间没有一个人不被这二重唱所深深打动，许多人眼里噙着晶莹的泪珠，连本聪咨议夫人也承认，她自己在剧院看过表演出色的类似的诀别场面，但从来没有象这一会那么感动。大伙儿围住尤丽亚和乐队指挥，称赞备至，人们谈到充满这两位心灵的真正的热情，人们肯定这部曲子也许比它应获得的荣誉还高。

在演唱的过程中，公主海德维迦虽然竭力想显得平静，甚至想装得无动于衷，但是人们还是注意到了她内心的激动。海德维迦身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宫廷侍女，她双颊通红，脸色啼笑皆非，她对公主耳中絮絮低语，但对方不作回答，只是在惊恐之中吐出了宫廷中经常应酬的几个词儿。就是本聪咨议夫人，也坐在这位公主的另一边，和她低声细语一些应酬话，仿佛她根本不在听二重唱；从这位公主的严肃的神情上看，她在请求夫人在二重唱结束后再谈。可这时公主满脸通红开始说话了，目光炯炯有神，声音不低，她那赞扬的话盖过了场上客人们的交谈："也该允许我说说我的意见。我承认，这作为乐曲的二重唱有它的价值，我的尤丽亚唱得十分出色。人们在愉快的社交圈子里理应作亲切的交谈，相互提出建议，作演讲，唱歌，正象一条在花床中间潺潺而流的小溪，人们在这个地方可以重提那些令人心碎肠断的往事，但人们无法克服它们的强制人的破灭的印象，这难道是公平合理的吗？我竭力塞住我的耳朵，闭住我的胸怀，和那阴间的巨大痛苦隔绝，克赖斯勒则以我们受到轻伤的内心的讽刺艺术，把这种痛苦栽植到音素中去，但是没有一个人就那么善心好意肯接受我。我乐意把我的弱点作为您讽刺的牺牲品，乐队指挥，我乐意承认，您的二重唱给人的印象极坏，使我也产生恶

感。世界上难道再也没有奇马罗萨①，没有帕埃西耶洛②？他们作的曲真正是为社会写的。”

“哦，上帝啊，”克赖斯勒叫道，这时他脸上的肌肉作各种式样的颤动，每回幽默在他的内心升起，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哦，上帝啊，最仁慈的公主！——我这个最穷的乐队指挥，完全同意您那好意的、仁慈的意见！——这是不是有伤风化，跟正规的服饰背道而驰，满怀悲哀、痛苦、狂喜，一些藏在心内，另一些带进社会中去，好象厚厚地盖上一块用礼仪和良好习俗组成的fichu③？难道到处有着良好名声的救火会，有足够的力量适于去扑灭在这儿和那儿燃起的石油火焰？人们还要用那么多茶水，那么多糖水，还有那么多真诚的谈话，是的，还有那么多愉快的欢呼浇下去？而这个或那个十恶不赦的杀人放火犯，成功地把一支康格里夫的火箭④投到人们的内心，于是火焰高高窜起，其明亮程度远远超过澄澈的月华！——不错！最仁慈的公主！——不错，我！——所有乐队指挥都是最最不幸的，我在可怖的二重唱上犯了大罪，这二重唱犹如地狱的焰火，带着各式各样的照明弹、大尾火箭、爆竹和炮弹，穿越整个社会，可惜我发现它们几乎到处都烧起来了！——啊！——火——火——到处喊救命！——到处烧着了——救火会烧着了——水——水——救命啊，救命啊！”

---

① 多梅尼科·奇马罗萨(Domenico Cimarosa, 1749—1801)，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② 季奥万尼·帕埃西耶洛(Giovanni Paisiello, 1740—1816)，意大利滑稽歌剧的杰出代表。

③ 法语：围巾。

④ 根据英国将军和发明者威廉·康格里夫爵士(1772—1828)命名的火箭(它带有一颗燃烧或爆炸弹头)，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武器曾在多方面使用。

克赖斯勒突然冲向乐谱箱，把它从钢琴下面抽出来，匆匆打开，将琴谱扔满一地，把一份总谱挑出，那是帕埃西耶洛的《女磨坊主》，他接着坐到钢琴边，开始弹奏著名的漂亮的咏叹调的叠句："磨坊姑娘拉凯丽娜"①，女磨坊主就和她一起登场——

"可是亲爱的克赖斯勒！"尤丽亚十分胆怯和吃惊地说。

然而克赖斯勒双膝在尤丽亚面前跪下，恳求道："最忠实、最俊美的尤丽亚！请您对高尚的社会寄予怜悯，把您的安慰注入失去希望的心灵，请您歌唱拉凯丽娜！——如果您不这样做，那么我无路可走，只好在这儿您的明察秋毫的双目前面栽入绝望的深渊，我已经到了深渊的边沿，您徒然抓住失败的 maître de la Chapelle② 的燕尾服下摆，因为您同时好心地呼叫道：'呆在我们这儿吧，哦，约翰内斯！'其实他已栽下了冥河③，他敢于在魔舞中跳着最文雅的舞步：因此您唱歌吧，尊敬的尤丽亚！"

尤丽亚果然应请唱了起来，看她的样儿，有几分不愿意，为什么克赖斯勒向她作了请求。

等到咏叹调一唱完，克赖斯勒立刻开始唱最著名的喜剧二重唱公证人和女磨坊主。

尤丽亚唱歌就声调和方法来看，完全倾向严肃、庄重的风格，虽然如此，每当她演唱可爱的、本身是最吸引人的魅人的事物时，她总带有一种要求的情调。克赖斯勒已经把这种罕有的、

---

① 霍夫曼当时以德语题目《美丽的女磨坊主》，多次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演奏了意大利作曲家季奥万尼·帕埃西耶洛的歌剧《女磨坊主》，一八一三至一八一四年他在上述两地当乐队指挥，亲自指挥了演出。这里提到的咏叹调（《磨坊姑娘拉凯丽娜》）的叠句，出于原作的第一幕第三场。

② 法语：乐队指挥。

③ 希腊神话中的阴间地府的河流。死者的灵魂必须乘上小舟渡过此河，以便到达死神的王国。

但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意大利喜剧的表演变成了自己的东西，这种情况在今天几乎到了夸张的边缘，因为克赖斯勒的嗓音听来也不象从前，因为这嗓音以千百种细微的差别来补充它的至高的戏剧性的表示，因此他在这种场合也摆出了一张特别的脸，这使卡托①也不免要笑起来。

这也不用奇怪，所有的高声欢呼最后爆发成一种尖厉刺耳的笑声。

克赖斯勒狂喜地吻着尤丽亚的手，她面有愠色，立即把手缩了回来。“啊，”尤丽亚说道，“啊，乐队指挥，我现在理解了您的奇特情绪——我想把它称做为冒险的情绪，我在这里面一点名堂也看不出来！——这种从这一极端跳到另一极端的死亡的跳跃，把我的心胸都割裂了！——我请求您，亲爱的克赖斯勒，您别再要求我，在我内心还响着最深切悲痛的声音时，要怀有深深的激动情绪；当我在唱滑稽剧的时候，也仍然要那么彬彬有礼，优雅动人。我知道这玩意儿——我能够唱，我一定能顺利通过，但是它使我衰弱而病恹恹的。——请您再也不要提出这类要求了！——行吗，您答应我这一点吧，亲爱的克赖斯勒？”

乐队指挥要想回答，就在同一刹那间，公主可拥抱了尤丽亚，放荡不羁地高声笑了起来，仿佛任一个宫廷女侍首脑可以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或者是负责的。

“到我胸口来吧，”她叫道，“你，所有的女磨坊主中间最娇丽、最孚众望、最为风趣的一个！——你迷住了全世界所有的男爵、官吏和公证人，自然还有一大批……”

---

① 指严肃的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等。这儿暗示马尔库·普尔西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234—前149)。

她还想说些什么，但她的话在她重新响起的大笑声中淹没了。

接着她迅速转向乐队指挥："您跟我已经完全和解了，亲爱的克赖斯勒！——喔，我现在终于懂得您的重要的幽默了。这种幽默是逗人的，实际上是逗人的！——只有在感受最不同的矛盾中，最敌对的感情中溶化较高的生活！——谢谢您，衷心感谢您，——好啦！——我允许您吻我的手！"

克赖斯勒抓住向他伸过来的一只手，又一次抓紧，虽然他的脉搏跳得没有象从前猛烈，但还是咚咚咚地直响。在他用不戴手套的嫩指头去按嘴巴以前，他犹豫了一会儿，也是必要的。他彬彬有礼地鞠了个躬，仿佛他仍是公使馆参赞似的。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和公主的手接触以后，不知怎么搞的，他有一种异常的、可笑的举止。

"最终，"他自言自语，这时公主正好离开他，"最终，公主有点儿象莱顿瓶[1]那种味道，按照王室的喜爱，用电击方法把老实人糅合在一起！"

公主在大厅里跳来跳去，时而大笑，时而哼支小调：《磨坊姑娘拉凯丽娜》，时而拥抱和亲吻这位女士，时而拥抱和亲吻另一位女士，公主表示，在她有生以来从没有这样快乐过。这一点她理当向能干的乐队指挥表示谢意。这一切使生性严肃的本聪夫人大大地感到不满，她不能容忍此事，最终把公主拉到一边，对她耳语道："海德维迦，我请您说说，这是哪种行为！"

"我想，"公主目光炯炯地回答，"我想，亲爱的本聪夫人，我们今天让内廷总监一个人待着，大伙儿上床去！——嗯！——上

① 一七四六年由克瑙厄斯在尼德兰城莱顿发明的电容器。

床去——上床去！”说着，她就去招呼她的车子。

要是说公主陷入狂喜而不能自拔，那么尤丽亚此刻变得默然不语，愁云满脸。她一手支着脑袋，坐在钢琴旁边，她那明显的苍白脸色、无神的眼睛，证明她的烦恼已经上升为肉体的痛苦了。

克赖斯勒的幽默的明亮之火也熄灭了。任何一种交谈都停止了，他跨着轻步摸到大门口。本聪夫人当路拦住他。“我不知道，”她说，“哪种特别的恶劣情绪今天影响了我——”

（穆尔继续往下写）一切是那么熟悉，那么了如指掌，一阵甜丝丝的香气，从屋顶上面的蓝云里移过来，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来自什么样的美味的烤肉，好象来自遥远——遥远的地方，在晚风中飒飒作声，一阵娇滴滴的声音絮絮地响起：“穆尔，我心爱的，你在哪儿呆得那么久？”

“狭窄的胸脯带着欢乐的战栗
使全身震动，这是什么缘故，
把精灵高高地推上九霄云天，
这是否为更高的上帝所料及？
是的——跳吧，你可怜的心，
振作起来，去干大胆的行动，
悲观绝望的、死亡样的痛苦，
转变成为极大的欢欣和快乐，
希望存在——我闻到了香烤肉！”

我就这样唱着，陶醉在最愉快的梦中，根本不去注意因可怕的大火而产生的喧闹！然而就是在这儿屋顶上，这种荒谬的、我

自己投身其中的世俗生活的恐怖现象还在跟踪我。因为在我看清以前，从烟囱里钻出那个奇异的大汉，人们叫他扫烟囱者。这个黑脸人才见到我，便大声叫道："呜嘘，猫！"把扫帚向我扔来，我身子一闪，避开了扫帚，立刻跳到下一个屋顶上，往下钻进屋檐水槽里。当我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我那能干的主人的家里时，谁能描写得出我这种又惊又喜的心情呢，不错，这是一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复杂心情。我机灵地从一个老虎窗爬到另一个老虎窗，然而扇扇老虎窗都关着。我提高嗓音呼叫，可没有用，没有人听见我。这时从着火的房子向上卷起一阵阵浓烟，救火龙头里喷出来的水柱吱吱作声，上千个声音此起彼落，乱成一片，火势似乎越来越猛。这时老虎窗打开了，亚伯拉罕师傅穿着一身黄色睡衣，从老虎窗里向外张望。

"穆尔，我的雄猫好穆尔，你到底来啦——进来，进来，小灰毛皮！"师傅就这样高兴地叫道，他已经看见了我。我立即通过各种姿势告诉他，我愿受他驱遣，也让他看出我的喜乐：这是一个美丽的重逢时刻，我们要好好庆祝一番。当我跳进老虎窗到他身边时，师傅便抚摩我的皮毛，我感到舒泰惬意，便念起柔和、甜蜜的猫经来，人们常以嘲讽的口吻用"咕噜咕噜"来称它。"哈哈，"师傅笑着说，"哈哈，我的乖乖，你看来很得意，也许是作了长途漫游归来。你回到了老家，你没有看出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危险。——我差不多巴望象你那样成为一头幸运、无害的雄猫。为了这场大火和消防队员，雄猫应该赶快离开这儿，不让这儿的家具烧起来；因这些家具是唯一代表他自己的不朽的精神的。"

说着，师傅拉住我的胳膊，站起身来走进他的房间。

我们才走进房间，洛塔里奥教授就跟着我们冲进房间来，还

有两个人跟在他后面。

"我请求您，"教授高声说，"我请您看在老天面上注意一下，师傅！您处在千钧一发的危险之中，大火已经席卷您的屋顶。——请允许我们来帮您搬东西。"

师傅淡淡地解释道，在这种危险之中，朋友们突然表示的热情，其破坏性不亚于危险本身，虽然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本来可免火劫的东西往往毁于一旦。他早些时候自己也有个朋友，遭到大火威胁，他出于好意的热忱，帮他把一些名贵的中国瓷器从窗子里扔出去，只是为了不让这些东西给烧掉。可要是他们镇静一点，首先小心在意地注意到三顶睡帽，几件灰上衣和另外几套衣服，其中有一条绸裤，此外还有箱子里的几件内衣，并把书籍、手稿装进筐子，而不去动他的打字机，他倒宁愿如此。要是大火烧上屋顶，他会连同家具一起撤走。

"可是首先，"（他这样结束道）"可是首先允许我用饭菜和饮料来给我的家人和同窗提神，他们正好长途旅行回来，弄得筋疲力尽，此后他们还想大干一场哩！"

大伙儿都笑了，因为他们看见师傅指的不是别人，就是指我。

我吃得津津有味，我怀着良好的愿望，一旦到了屋顶，就用充满渴望的甜蜜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

我酒醉饭饱以后，变得精神抖擞，师傅把我放进一个筐子；我旁边还空着一个地方，他在那儿放上一小碗牛奶，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筐盖盖上。

"好生呆着，"师傅说，"好生呆着，我的雄猫，呆在黑洞洞的住处，看我们还会变得怎样，慢慢地饮你心爱的饮料用以消磨时间，因为如果你在房间里跳来蹦去或者在房间里徘徊踱步，他们会踩住你的尾巴，在救火的混乱中把你的大腿折断。还是逃走

为好，这样我带着你跟我一起走，免得你象上回那样再次迷路。您不相信，”师傅转过身去对另一个人说，“您不相信，最尊敬的先生们和救人急难的人，筐子里的这个灰色小家伙，是一头绝顶聪明的雄猫。自然历史学者加尔① 认为，一般雄猫，虽长有出色的器官，但受的是中不溜儿的教育，嗜杀成性，小偷小摸成癖，加上流氓行径，样样差劲；它们又完全缺乏辨别方位的能力，一旦迷失路径，从此休想再返家乡。可我的好雄猫和它们相比，却是一个光辉的例外。几天以前我失掉了它，十分伤心地哀叹他的走失，可今天，它正巧回来了；我有理由推测，它还利用屋顶作为它惬意的艺术之路。这头善良的家畜不仅证明它有聪明智慧，而且也显出它对主人的最忠实的依赖性，这就是为什么我比从前更加喜欢它了。”师傅对我的称赞，叫我高兴非凡，我怀着快慰的心情感到自己比我的整个族类高明，比一群迷失路途、不辨方向的雄猫高明，我奇怪，我自己没有看出我身上存在与众不同的才智。虽然我想到实际上是年轻的蓬托把我带到正确的道路上，又是扫烟囱的工人把我带到了主人的屋顶上，与此同时我相信，我不该有一丝怀疑我辨别方向的敏感和师傅对我称赞的真实性。如前所说，我感到自己内在的力量，这种感受无异为那种真实性给我提供了保证。过奖给人以许多欢乐，受奖的人被吹嘘得比应得的多得多；如同我曾在书上读到或听某人说过那样，这样的事只对人适用，聪明的雄猫不受这种蠢举的约束，我确切相信，即使没有蓬托和扫烟囱工人的帮助，我也许照样会找到回家的道路，而上面两位甚至只会搅乱我内心正确的思路。年轻

① 医生兼颅相学的创建人弗兰茨·约瑟夫·加尔(1758—1828)，当时以他的颅相学在社会取得很大声望，人和兽的头颅形式的构造，和精神才能以及心灵感受有关。

的蓬托大吹特吹的它的一点儿处世之道，我用另一种方法也获得了，虽然我跟亲爱的鬈毛狗——跟 aimable roué① 经历了种种事件，但在历次友好往来的信件中给了我若干好材料，我在信中写下了我游记的内容。在所有的晨报和晚报上②，在所有雅俗共赏的正直规矩的报纸上，这些信件被刊印出来，取得了成效，其中带着精神和理智抬高自我的最光彩的篇页，一定是每个读者所最感兴趣的。不过我已经知道，编辑先生和出版商会问：«谁是这个穆尔？”于是他们获悉我是一头雄猫，尽管我是世上最出色的雄猫，他们还是怀着蔑视说道："一只雄猫居然想写东西！"要是我有利希滕贝格的幽默，哈曼的深邃，——我从这两个人地方听到许多好事情，据说他们不为读者写坏作品。但是他们怕死，这对每一个想要生活的作家和诗人来说，是一种十足的冒险事——我再说一遍，我要是有利希滕贝格的幽默，哈曼的深邃就好了。然而我收到了退稿，只是因为我用爪子写字也许书写方式不够有趣。这就叫人够伤心的了！——哦，这是偏见，天大的偏见，你觉得人们带着多大的偏见，特别是那些所谓出版商的偏见！

那位教授和那些跟他一起来的人，立即在我四周吵吵嚷嚷，这在我看来，在包装睡帽和灰色上衣的时候至少是不必要的。

蓦地，外边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房子着火了！"

---

① 法语：可爱的浪荡子。

② 大约是指当时深受读者欢迎的杂志，如一八〇七年由约翰·弗里德里希·科达在蒂平根创办的«有教养阶层晨报»；一八〇五年由弗里德里希·劳恩（原名弗里德里希·苏尔策）创建的德累斯顿«晚报»；一八〇一年由卡尔·施派歇尔在莱比锡创办的«文雅世界报»；一八〇三年在柏林由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科采布创办的«正言报»；一八一九年由卡尔·缪希勒和约翰·丹尼尔·西曼斯基在柏林创办的«德意志正直人»等。

“嚯嚯，”亚伯拉罕师傅说，“我也得赶到现场去，你们尽管安心地留在这儿，先生们！要是这儿也发生危险，那我也已经回到这儿了，咱们把东西装箱吧！”

说着他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房间。

我呆在筐子里心里确实十分害怕。这种吓人的沸反盈天的声音。——浓烟现在已经钻进房间，这一切叫我心里越来越恐惧！我的心里冒起各种各样不祥的念头！——要是师傅把我忘了，那我必然十分可耻地在大火中被烧死！——我感到，这种恐惧是形成体内特别局促不安、自惭形秽的原因。——“哈！”我想，“如果一个人心眼不正，如果对我的学识是否会失去存在妒忌心理，对消除任何忧虑表示嫉妒，那么师傅把我还关在筐内有其道理了。——仿佛连这种无辜的白色饮料——怎么，这也许是毒药，他在这儿施出狡猾的伎俩，要想把我毒死？”① 出色的穆尔，甚至在死样的恐惧中你也想着短长格讽刺诗，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注意到你曾在施莱格尔② 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中念到过的东西！

亚伯拉罕师傅这时把脑袋伸进门里来说：“危险已经过去，先生们！你们尽管安安心心坐到那张桌边喝几瓶葡萄酒，这些酒你们是从壁橱里找到的，至于我，还要到屋顶上去呆一会，好好地喷些水。——不过且慢，我首先得检查一下我的好雄猫在干什么。”

师傅的整个身子全进入了房间，揭去我坐在里边的那个筐

① 参阅莎士比亚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四幕第三场。

②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 1767—1845），德国作家，翻译家，曾把莎士比亚的十七个剧本译成德文（共九卷，1797—1810）。

子上面的盖子,用友好的字眼跟我说话,问我情况是否好,问我是否想吃一只烤鸟,对这一切我只用多次甜蜜的"咪呜"声作为回答,然后我舒服地伸伸懒腰,我的师傅有理由把这看作是我已经吃饱肚子、还希望呆在筐子里的有力的标志,于是他把盖子重新盖上了。

我开始相信亚伯拉罕师傅对待我的善良、友好的心地。我原先对他怀有极大的不信任,如今我不得不为此而感到害臊。对一个具有理智的人来说,为此而害臊也许是恰当的。"末了,"我想,"这恐惧,这整个预示不幸的不信任,也无非是年轻而狂热的天才作家所固有的创作幻想,他们常常正式需要它,就象需要麻醉人的鸦片那样。"这种想法使我的心完全安定下来。

师傅才离开房间,我就从筐子的小缝里发现教授带着蔑视的目光向筐子四周望来,然后他向其余的人眨眨眼睛,仿佛他要给他的朋友们披露某一件重要的事情。接着他以极其轻的声音说话,若不是老天赐我一双听觉极强的尖耳朵,我恐怕连一个词也不会听清:"你们是否知道,我为什么恰恰是现在才有兴致?——你们是否知道,我现在走到筐子那儿去,把它打开,让呆在里面的该死的雄猫的喉咙里吃我一尖刀。它曾用傲慢的自大狂嘲笑了我们大家?"

"你们想出什么鬼点子,"另一个人叫道,"你们想出什么鬼点子,洛泰里奥,你们想干掉咱们能干的师傅的漂亮、心爱的雄猫?——可你们干吗这么轻声地交谈啊?"

教授象刚才那样正好以压低的嗓音继续讲着话,他听了朋友提出的问题,便作解释道,他说我什么都懂,我既会念书,又会写字,说亚伯拉罕师傅用一种肯定十分秘密的、难以解释的方式教了我科学,因此我现在,如同鬈毛狗蓬托给他泄露的,我现在

是个作家，能写作，所以这一切对这位恶作剧的师傅来说，除了嘲笑最出色的学者和诗人以外，不会有别的作用。

"哦，"洛泰里奥压下心头的怒火说，"哦，我看到了，亚伯拉罕师傅反正获得大公爵的充分信任，他带着那头倒楣的猫事事顺利，想干啥就干啥。这头畜生将来会成为 magister legens①，还会获得博士学位，最后作为美学教授在专科学校里阅读埃斯库罗斯②——高乃依③——莎士比亚！——我失去理智啦！——这头雄猫将要掏挖我的五脏六腑，它有十分可怕的利爪！"

大伙儿听了美学教授洛塔利奥的这席话，无不感到极大的惊奇。有个人说，一头雄猫会学习读书写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科学的原理要熟悉地掌握，只有人类才有这种能力，只有人有某种优越性，人们想说，这要求理智，但是甚至在人身上也不是时时刻刻能遇到这种理智的，在杰出的作品也是如此，在一般的牲口身上更不容易找到了！

"老朋友，"另一个神情十分严肃的人说。我在筐子里对这人有这种感觉，"老朋友，您称一般的牲口是什么意思？——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一般的牲口。我常常沉浸在默默的自省中，我对驴子和别一类有益的家畜怀着最深切的尊敬。我不理解，为什么一头幸运的具有自然禀赋的令人愉快的家畜不该教给他阅读和写字。是的，为什么这样一头家畜不该把他提高到学者和诗人地位？——难道这样的事没有先例吗？——我压根儿不愿意把《一千零一夜》当作富有实际的真实性很强的最佳历史源泉来设想，而您呢，我的挚友，只是去回忆穿靴子的雄猫，回忆一只

---

① 拉丁语：正在攻读学士学位者。

② 埃斯库罗斯(Aeschylos，公元前480—前406)，古希腊悲剧家。

③ 皮埃尔·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法国戏剧家。

富有侠义精神、头脑里装满敏锐理智和深奥科学的雄猫。”

对雄猫的称赞使我内心充满喜乐，我内心仿佛有个清晰的声音在说，人们称赞的一定是我尊敬的祖先，我情不自禁地接连打了两三个相当大的喷嚏。——说话的人带住话头，大家非常胆怯地用眼睛向我的筐子这边直瞧。

“Contentement mon cher，”① 那个神情严肃、刚才在说话的人叫道，接着他接下去说：“要是我没弄错，尊敬的美学家，那您提到的一定是鬈毛狗蓬托，它向您泄露了会写文章又懂科学的雄猫的行径吧。这件事使我想起塞万提斯的最为出色的‘贝尔甘萨’②，在某一本描绘极端冒险的新书里，报道了它最新的遭遇。就是这条狗也给人一个关于畜生的本性和可能接受教育的出色的例子。”

“可是，”另一个人说，“可是我尊敬的、亲爱的朋友，您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例子？著名的长篇小说家塞万提斯曾经讲到了贝尔甘萨这条狗，关于穿靴子的雄猫的故事，那只是一篇童话，是蒂克先生把这个极为生动的故事放到了我们面前的，几乎使人傻得信以为真。这么说来您引证了塞万提斯和蒂克两位作家，仿佛他们是严肃的自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其实作家不是别的，无非是地地道道的幻想家，他们孵育出纯粹的幻想并且把它表现出来。请告诉我，象您这样一个有理智的人，您援引作家是为了证实什么东西是悖理悖智的吗？洛塔里奥是美学教授，他作为这样的一个人，有时稍稍越轨行动，还是公平合理的，可是

① 法语：让人安静吧，我的好人。这里有“请安静，别打扰人”之意。

②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在他的中篇小说《受骗的婚姻》结尾时讲到两条狗西皮翁和贝尔甘萨之间的对话；霍夫曼于一八一四年发表幻想篇第二卷，其中提到“狗贝尔甘萨最新遭遇的消息”。

您……”

“您住嘴，”那个神情严肃的人说，“您住嘴，我的老兄，您别激动。您细细思量一下，每当人们一谈到奇事和不可相信的事，人们有理由援引作家做例子，因为普通的历史学家不懂那样的事。是的，要是奇事以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作为纯粹科学公之于众，那么，最好引用著名作家的某种经验之谈。而著名作家的话是可以相信的。我给您举个例，好使您，即便是举个有学问的医生的例子，也会感到满意——不错！我给您举一个著名的医生的例子。他在关于动物磁性的科学描绘中，目的要把我们的世界精神的关系和一种奇妙的预言能力的存在公诸于世，叫人无法否认；他提到席勒及其剧作《华伦斯坦》①，华伦斯坦说：‘在人的一生中有那么片刻’和‘这样的声音总是有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到底接下去怎么讲，你可以自己在这个悲剧中查一下。”

“嚯，嚯！”博士回答说，“您把话岔开去了——您陷入了动物磁性，您有能力最后声称，所有奇迹都受到施行磁性行医的人的驱遣，他为了敏感的雄猫，也交出了教师爷。”

“嗯，”那个神情严肃的人说，“谁知道动物磁性怎样对兽类起作用。雄猫，动物身上早已带电，这点您能当场相信——”

蓦地我想到了米娜，她对拿她当试验品的这一类试验大诉其苦，我大吃一惊，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咪呜！”

“阴间阴森可怕，”教授吃惊地叫道，“地狱里的雄猫听到我们，理解我们——抓住心脏——我用手把他扼死。”

“你们都不聪明，”神情严肃的人说，“你们真的不聪明，教授。

---

① 《华伦斯坦》系德国戏剧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的剧本。

这只雄猫已经赢得我的衷心喜爱，你们和它认识不是引以为荣，你们即便给它增添最小的痛苦，我也决不能容忍。最终我不得不相信，你们是在嫉妒它，因为它会写诗吧？美学教授决不会成为灰溜溜的小人，这点请你完全可以放心。在古老的学院的规章中不是清楚地载明这一点，因为规章被过分滥用，任何驴子不该达到教授的地步，而这种规章制度不也扩大到任何一类动物身上，包括雄猫在内吗？”

“这有可能，”教授悒悒不欢地说，“这有可能，雄猫决不可能成为大学生，也不可能成为美学教授，雄猫作为作家迟早会走上这条路：因为出版商和读者他会想出新的花招抢夺我们的稿费——”

“我认为，”那个神情严肃的人说，“我在这儿完全找不出根本原因，为什么要禁止我们师傅的善良的雄猫，aimable① 宠儿走上这条路，在这条路上不顾惜自己的力量和身份来回漫步。现在唯一的对策是，对它一旁观察，强迫它，剪除它的利爪，这也许是我们目前为了安全，使它永远不能伤害我们的唯一办法，如果它已成为一个作家的话。”

大家都站起身来。美学教授去拿一把剪刀。人们可以想象我这时的处境，我决定使出狮子般的勇猛，跟这些想侮辱我的人进行斗争，我准备给第一个走近我的人身上留下永恒的印痕；我准备在筐盖揭开的时候，向外猛力扑击。

正在这时，亚伯拉罕师傅进屋来了，这样，我那已经上升为绝望的恐惧已经过去了。他打开了筐子，我还是心神不定，猛力一跳，发疯似地打师傅身边擦过，钻到炉子下面去了。

① 法语：亲爱的。

“这畜生怎么啦?”师傅大声说，其余的人站在一边神色狼狈，以怀疑的目光望着师傅，他们受到良心的谴责，根本答不上话来。

虽然我的处境象在牢狱中那样岌岌可危，然而我内心里还是感到几分安慰，因为教授讲了他假想出来的有关我的经历，他又清楚说出了对我的妒忌，这倒使我万分高兴。我感到我的额上有了博士帽，我看见自己已经登上讲坛！——我的讲课难道不是好奇的青年们所最欢迎的吗？如果不是美学教授请求与会者不准带狗进入讲堂，那么唯一的一条懂规矩的小狗可能会表示不高兴吧?——不是所有的鬈毛狗都象我的蓬托那样珍惜这种友好的感情，那些低垂着长耳朵的猎人是完全不可信任的，因为他们到处跟我同类的有教养的人搞无益的交易，他们强迫人作最粗野的愤怒的动作，嘴里呜呜叫，抓人、咬人等等，等等。

这样的事叫人最最讨厌——

(废纸)——只有那个脸颊红喷喷的小宫女在本聪夫人那儿看见了克赖斯勒。“您帮我，”公主说，“您帮我做一件事，嫡内特，您亲自下去关心一下人家送到我亭子里来的丁香花，这些人粗心大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宫女一听，立即跳起身来，彬彬有礼地欠一欠身子，立即飞快地跑到房间外边去了，好象一只小鸟飞出了一只开着门的笼子。

“我只有，”公主转身对克赖斯勒说，“我只有和老师单独呆在一起的时候，才有话要讲，这位老师好象一位忏悔神父，谁都不用害怕把自己的所有的罪孽讲给他听。亲爱的克赖斯勒，您也许会对这儿的繁文缛节、死板礼仪感到奇怪，您也许看到我由宫女们簇拥着，象西班牙女王那样给保护起来觉得讨厌。——至少在这儿美丽的齐格哈兹宫廷，人们应该享受更多的自由。要

是国君在宫内，我就无法遣走婍内特，她在我面前十分拘束，甚至在我们学习音乐时她同样会感到无聊。——让我们再次开始吧，这回一定会好一些。”——克赖斯勒对教课很有耐心，重新教公主熟读强记歌剧的某些内容，显然公主海德维迦已尽了最大努力，克赖斯勒也给了她许多指点和帮助，但她在拍子和音调上一直失误，失误接连不断出现，直到她面孔涨得通红，跳起身来，奔到窗边向公园张望。克赖斯勒相信自己看到公主在号啕痛哭，他觉得他的第一课，这整个场面叫他感到痛苦。他能怎样补救呢，他要否试试，把那个看来扰乱公主的心灵、敌视音乐的鬼神用音乐把他赶走。他因此奏出各式各样美丽的旋律，犹如汹涌的波涛，在奏最著名的心爱的歌曲，他在对位法的变化和拖腔的修饰上千变万化，这样他最后自己也感到奇怪，他怎么能把钢琴弹得如此动人心魄，而公主忘了整个咏叹调和她的极大的焦躁。

“在灿烂的夕阳下，兀鹰石显得多么壮丽，”公主说，没有把身子转过来。

克赖斯勒此刻正好弹得不协调，当然他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对公主说的兀鹰石和夕阳毫不感到奇怪。“普天之下一定还有一个比我们的齐格哈兹宫廷更吸引人的地方，”海德维迦说，声音比前更响更强。——克赖斯勒弹毕动人的结尾的和音后，便走向窗边的公主，他要求公主开口讲话的动作是极其礼貌的。

“事实上，”乐队指挥说，“事实上，最仁慈的公主，公园是瑰丽的，但对我来说，叫我特别喜欢的是这儿的所有树木都长着绿叶，我对所有树上、灌木上和草地上的绿叶非常惊奇和尊敬，每到春天，我感谢全能的上帝，他赐叶子又变成绿色而不是红色，红色在任何一种景色中都要受到谴责，在最佳的风景画家那里，

如克洛德·洛兰① 或贝格海姆②，甚至在哈凯特③ 的画中，从来找不到红色，哈凯特只是在他的草绿色地上稍作修饰。”

克赖斯勒本来想继续往下讲，但是他在窗边的小镜子中看见公主脸似死灰，神色异常沮丧，他心里冒起一种恐惧，这使他的心也冰凉了，于是他一声不吭。

最终公主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默，以一种哀怨的动人的声音说话，但她没有转过身来，眼睛一直望着外边：“克赖斯勒，这是命运的捉弄，我到处受到您的折磨和骚扰，如同受到奇异的幻象的折磨和骚扰一样，我想说，这可能显得愚蠢可笑，我应该向您提供材料，您那锋利的幽默在我身上进行试验。现在是应该向您作解释的时候了，为什么正是您的外貌使我处于一种好象神经受到震动、全身得到热病的状态。请听我细细说来。一种坦率的自白会使我的胸口轻松，也给我创造一种跟您当面交换思想的可能性。——当我初次在那边公园里遇到您的时候，您本人和您的整个举止使我深深吃惊，我自己也说不出这是为什么！——但有一个对我最早的童年时代的回忆，蓦地带着它的一切恐惧从我心里冒起，后来又在一个奇异的回忆清楚地显现。——从前在我们的宫廷里有一名画家，他的姓氏叫埃特林格，国君和王后极为器重他，因为他的才能非凡。您在画廊里可以看到出自他手笔的杰出的油画，您看了所有的油画，您就会在历史画组的这个或那个形象身上发现王后。其中最美丽的一幅油画受到所有内行人的极度钦佩，是挂在国君的小房间里的。那

---

① 原名Claude Gellée(1600—1682)，法国风景画家，一六一九年后住在罗马。

② 全名Claes Pietersz Berghem (1620—1683)，荷兰风景画家。

③ 全名Jakob Philipp Hackert (1737—1807)，德国风景画家，一七六八年后住在罗马(一七八六年住在那不勒斯)。

是王后的半身画像，这幅画表现了王后年华最盛的青年时代，画家当时并没有叫她坐着让他临摹，仿佛是画家在镜中偷偷地把她画下来的。宫廷里的人都直呼画家的名字莱昂哈德，他一定是个和气、善良的人。我当时才三岁，我孩童心里所能具有的爱，都投到他的身上，我要他永远留在我的身边。他也和我一起玩耍，从来不知疲倦。他给我画五彩小图画，给我剪各式各样的人物。大约一年过去以后，他突然失踪了。最初给我上课的女人噙着泪水对我说，莱昂哈德先生死了。我非常伤心，我不愿再留在莱昂哈德曾经和我玩耍过的房间里。只要有可能，我就逃避我的女教师，那个宫女，在宫里东奔西跑，大声呼叫莱昂哈德这个名字！因为我一直相信他没有死，这不可能是真的，他一定躲在宫里的什么地方。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一天黄昏，当我的女教师离开我片刻的时候，我就从房间里偷偷逃出去，我想去拜访王后。要她告诉我莱昂哈德先生在什么地方，并且要她给我把他弄回来。走廊里的门敞开着，于是我真的到了主台阶那里，我拚命往上跑，真幸运，我走进了第一个敞开着的房间。我向四周东张西望一阵，正欲敲一扇我认为通向王后住房去的房门时，那扇门猛然推开了，一个衣衫褴褛、披头散发的汉子冲进房来。那人正是莱昂哈德。他以吓人的闪闪发亮的眼睛瞪着我。他的脸色死灰，十分瘦削。他的这副样子几乎叫我认不出来了。'啊，莱昂哈德先生，'我大声呼叫道，'你怎么弄成这副样子，你脸色为什么这么苍白，你眼珠为什么骨溜骨溜，你为什么这样瞪着我不放？——我见了你真害怕！——你该象从前一样和气呀——给我再画一些五彩美丽的图画呀！'——莱昂哈德一阵狂笑后冲着我跳过来，——看来他的身上锁着链条，丁当之声随后响起——他蹲到地上，沙哑着嗓子说：'哈哈，小公主——五彩

图画吗?——不错，现在我才能真正地画画呀——现在我给你画一幅，你那美丽的母亲的画！你不是有一个美丽的母亲吗?——但是请她别再改变我的处境了!——我不愿再成为那个可怜虫莱昂哈德·埃特林格——那个人早已死了。我现在是红色的猛禽，要是我现在吃了有色的光线，我就能够画画!——是的.要是我有滚烫的心血拌清漆，那我就能画画，——我需要你的心血，小公主!'——于是他一把揪住我，把我拉到他身边，扯开我的衣领，我仿佛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小刀。我因恐惧而发出一声尖叫，侍仆们听见了便冲进门来，扑向那个疯子。但是他用神奇的力气把他们推倒在地。就在这当口，有个人叮玲当啷地从台阶上上来，来者是个彪形大汉，他冲进房来大喝一声:'耶稣，他从我这儿逃走了！耶稣啊，真倒楣!——你等着，地狱里的恶鬼!'那个疯子一见这个彪形大汉，好象突然之间他的力气便消失了，他嚎叫着倒在地上。汉子把带来的链条将疯子捆住，然后将他带走。疯子迸发出一个可怕的声音，好象来自一头被擒的野兽。

"您可能会设想，这个可怕的场面一定是用极其可怕的力量来征服这个四岁的孩子的。人们试图安慰我，使我理解什么是发疯。我没有完全理解什么是发疯，可我内心却产生一种深深的莫名其妙的恐怖，现在我只要见到一个疯子，我还是会产生这样的恐怖，是的，只要我一想到这种可怕的状况，这种状况可以和一种继续不断的痛苦的折磨作比较，那么我就会怀着这种恐怖。——您看起来很象那个不幸的人，克赖斯勒，您仿佛是他的兄弟。——您的目光使我活龙活现地想起他，这种目光我常常用奇异的名字称呼。这就是为什么我初次见到您就变得身不由己，惊恐非常，现在在您面前我仍然心神不宁——心虚胆

怯！”

克赖斯勒听后大为震动，站在那儿，说不出话来。从这以后他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想法，神经错乱症在向他窥伺，好象饿得发慌的猛兽在窥伺它的猎物，总有一天会突然把他撕碎；同样的恐怖在他心里颤动，这种恐怖在公主见到他时，便揪住了公主的心。他跟自己曾经在发狂时想把公主谋杀的这种可怕的想法作搏斗。

沉默一会儿以后，公主接下去说：“那个不幸的莱昂哈德暗暗地爱上了我的妈妈，这种爱情本身是一种神经错乱，最后导致忿怒和疯狂。”

“这样，”克赖斯勒很温和地说，每当他内心的暴风雨过去以后，他惯于这样地说话，“这样，在莱昂哈德的心里没有绽开艺术家的爱情之花。”

“您对此有什么话要说，克赖斯勒？”公主问道，同时立即把身子转过去。

“当我，”克赖斯勒笑嘻嘻地回答道，“当我有一次在一个极为有趣的喜剧中听到一个风趣的仆人跟演员说的恭维话：‘你们这些好人和蹩脚的音乐家’时，我象世界法官似的，立刻把世界上所有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是些好人，但他们是些蹩脚的音乐家，或者根本不懂音乐；而另一部分人则有音乐天赋。然而任何人不该受诅咒，倒大楣，而所有的人将以不同的方式获得幸福。——好人们在一双美丽的眼睛中容易互相爱恋，张开双臂伸向自己喜欢的人，他们的上述眼睛里闪闪发光。这些恋人构成了许多圈子，这些圈子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缩小成为恋人们套到对方手上去的结婚戒指，于是他们作为 pars pro toto①了——您是懂得一些拉丁语的，最仁慈的公主——我说作为

pars pro toto，也就是作为一条链子上的一环，于是他们就把这位在爱情中接受的人，迎娶进婚姻监狱。就是在这时候他们奇怪地叫道：'哦，上帝！'——或者'哦，天哪！'或者他们听天由命，听任星宿安排，'哦，你们星辰！'或者他们倾向异教，'哦，你们所有的神祇，她是我的，这位绝色的美人，我的所有憧憬和希望都已经实现了！'——所有的好人吵吵嚷嚷地都想摹仿音乐家，然而白费力气，因为音乐家的爱完全是另一码事。——事情是这样，上述那些音乐家懂得用人们看不见的双手十分突然地扯走遮住他们眼睛的盛开的花簇，他们在世界上游荡，观察到天使的图像——一种甜蜜的不可探究的秘密——默默地安藏在他们的心中。而今从只会发光发热的天上的圣火中，从萌发的生命的最深处，爆发出较高一级人的各种狂喜和一切叫不出名称的欢乐，而不被凶狠的火焰所烧毁。天上神灵怀着巨大的希望伸出上千只触角去捕捉他所看见的人，他有时捕捉到了，有时捕捉不到，因为渴望是永无止息的！——而渴望，渴望本身，是美好的事物，从艺术家的心灵中闪耀出来，成为具有生命的想象，即成为歌曲——图画——诗歌！——啊，最仁慈的小姐，请相信我的话，请您坚信，真正的音乐家身上长着的一对胳膊和胳膊上的一双手，不管拿起钢笔、毛笔或者别的什么文具，他干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奏出各种还过得去的音乐；事实上他向真正的恋人伸过去的无非是一些精神触角，这些触角上既没有手也没有指头，它们以相当美丽的姿势能拿起结婚戒指，套到对方的小指上；因此他根本就不用害怕会产生糟糕的、不是门当户对的婚姻。活在艺术家心坎里的恋人，不管是个侯爵夫人还是个面包

---

① 拉丁语：整体中的一员。

师的女儿，只要后者不是一只猫头鹰①就行。上述音乐家如果正在闹恋爱，他们就用天大的热情创作出出色的作品，他们既不会因患肺痨在痛苦中死去，也不会变成疯子。为此我对莱昂哈德·埃特林格先生暴躁的脾气非常不满。按照地道的音乐家的方式，他本来只要愿意，完全可以爱上尊贵的王后陛下，而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

乐队指挥克赖斯勒的幽默音调，公主只把它当作耳边风，根本就没有听进去，或者是因为乐队指挥手里所弹出的弦音，盖过了他的声音，或者在女人的心里，这种弦音一定比其他一切声音更为尖厉、紧张，振动得更为强烈。

“这是艺术家的爱情，”她说，同时坐到一张靠背椅上，用一只手撑着脑袋仿佛在沉思什么，“艺术家的爱情！——被人爱上！——哦，这是一个精采的天上的美梦——只是一个梦，一个空洞洞的梦。——”

“您看来，”乐队指挥接在后面说，“您看来，最仁慈的公主，对梦不怎么内行，其实只有在梦中，我们才会真的长出蝴蝶的翅膀，逃出最狭小、坚固的牢狱，飞到光彩夺目的高空和九霄云外去。每个人最终有一个天生的作为起飞的斜坡，我认识一些一本正经的老实人，他们在黄昏时分尽灌香槟酒，好象装足了有用的煤气，以便在夜晚把气球和乘客同时送到空间。”

“您知道自己这样被爱上，”公主重复道，她的样子比刚才更加激动。

公主说完以后，克赖斯勒接下去说：“至于艺术家的爱情，我

① 可参阅莎士比亚悲剧《哈姆莱特》第四幕第五场。奥菲利娅：“他们说猫头鹰是一个面包师的女儿……”

已经竭力给它作了描述，最仁慈的公主，您眼前当然有一个莱昂哈德·埃特林格先生的坏例子，他曾是一位音乐家，他想如同好人们那样恋爱，他敏锐的理智自然对此不免有点儿摇摆不停，不过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莱昂哈德先生不是一位地道的音乐家。艺术家们把他们选中的女士挂在心头，他们唱歌、作诗、绘画，无非是为了给女士们捧场。他们彬彬有礼，可以和大献殷勤的骑士媲美。是的，把他们提出来举例，这种想法无可指摘，因为他们的行为和另一些人不同，而后一些人，嗜血成性，不象手中擒龙的巨人，为了向心爱的女士表示敬意，不惜把最值得尊敬的人砍倒在地。”

“不，”公主似从梦中醒来说，“不，在这个男子的胸中要燃起这样一种纯粹的费丝塔① 的火，是不可能的！——这个男子的爱情和叛徒的武器有什么不同呢，叛徒用这种武器来庆祝胜利，而这种胜利毁了他的女人，对他自己没有好处。”

克赖斯勒对这位十七八岁的公主有如此特殊的想法，感到十分诧异，这时门开了，太子伊格那兹进门来了。

乐队指挥心里十分高兴，此刻他可以结束这次谈话了，这次谈话他巧妙地比作一次安排得妥帖的二重奏，在这二重奏中每个声音必须忠实地保持它那特有的性质。于是他说，当公主坚持用一种忧郁的柔板，只有在这儿那儿用上一个下波音或一个上波音的时候，他作为出色的丑角和天大的滑稽歌手，在许多的短音符中间插入叙事式的歌唱，因为这整个事件可以称作为作曲和演出的真正的杰作，因此他不抱别的心愿，只希望公主本人能在某个包厢里或者一个舒适的正厅的前排中间倾听他的

① 古罗马神话中的家庭里的炉火女神。

歌唱。

太子伊格那兹走进房间来，手里拿着一只打破了的盅子，一会儿呜呜咽咽，一会儿出声痛哭。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太子年纪虽然已到二十岁，然而一直还喜欢童年时代的心爱的游戏。他特别喜欢漂亮的盅子，他会一连几个钟点玩盅子，他把一排盅子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一直把每只盅子变换位置，重又排成一排，这样一会儿黄盅子排在红盅子旁边，一会儿绿盅子排在红盅子旁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一边玩，一边心里作会心的微笑，好象一个玩得开心而感到心满意足的孩子。

现在他悲叹的不幸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因为那只小哈巴狗不小心跳到他的桌上，把那只最漂亮的盅子撞倒在地上。

公主满口答应给他从巴黎设法弄来一只最新式的盅子。于是他表示十分满意，便笑容满面了。这时他似乎才发现乐队指挥也在现场，便转身对他提出一个问题，他是否也有许多漂亮的盅子。克赖斯勒从亚伯拉罕师傅那儿已经知道他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他斩钉截铁地说道，他绝对没有象最仁慈的太子那样有这么漂亮的盅子，对他来说，他也完全不可能象太子那样花那么多钱去买盅子。

“您瞧，”伊格那兹非常满意地接腔道，“您瞧，我是太子，因此只要我喜欢，我就可以有许多漂亮的盅子。但是这样的事您是办不到的，因为您不是太子，因为我现在确确实实是个太子，所以漂亮的盅子……”于是盅子和太子，太子和盅子，夹缠不清地讲得越来越胡涂了，与此同时，他又笑又跳，并且拍着双手，感到非常满意！——海德维迦公主的脸孔涨得通红，垂下眼皮，她为这个呆笨的兄长而害臊，她空自担心克赖斯勒会对此嘲笑，其实

按照克赖斯勒的内心深处的情绪来看，他把太子的这种蠢举只看作是一种真正的疯癫状态，这只会使他产生同情，这种同情不会使他内心舒服，毋宁说，这一定会加剧他此刻的紧张情绪。为了使这个可怜虫摆脱打碎了盅子的痛苦情绪，公主请他去整理放在一个精巧壁橱里的一个小型图书库。太子十分满意，纵声大笑，开始把干净地扎在一起的图书拿出来，根据开本大小进行整理，把书一本本竖直，金边朝外，排成闪闪发光的一长列，他对此特别高兴。

宫女婻内特冲进房间来大声叫道:"国君，国君和王子来啦!"

"喔，我的上帝啊，"公主说道，"我得去梳妆打扮一下，事实上，克赖斯勒，我们聊天，把时间都忘了。——我全忘了!——忘了自己、国君和王子。"

她跟着婻内特走进隔壁一个房间。太子伊格那兹自顾干他的事情。

这时国君的座车已经驾到；当克赖斯勒来到下面的主台阶边的时候，两个穿着制服的开道跑腿从香肠车①里下来。——这一点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

君主伊雷瑙斯一直保持着古老的习惯，因此他不需要一个快脚小丑象被赶逐的牲口那样，穿着五彩的上衣跑在马儿的前边。他需要许多全副武装的随从，也还需要两个跑腿，两个规矩而漂亮的中年人，因为他们营养很好，加上有好坐的生活习惯，这使得他们有时因身子臃肿而感到痛苦。君主对人非常和气、友好，以此鼓起仆从的勇气，使仆从变成一条猎犬或者另一条欢

① 一种交通工具，专门装运客人。它象一口长箱子，上面有软垫盖配备。因其形状很象香肠，故有这个名称。

乐的恶狗，为了在威严中保持相应的礼仪，国君穿着华服出巡时，必须要有两名跑腿坐在一辆香肠车上，在适当的地方聚集着几名看热闹的人，他们稍稍动动大腿，暗示车子真的要开动了。——这种场面实在好看。

也就是这样，两名跑腿刚从车上下来，宫廷侍从们走进大门，跟在国君伊雷瑙斯后面，国君旁边有个仪表堂堂的年轻人向他走来，年轻人穿一套笔挺的那不勒斯近卫兵的制服，胸口挂着星章和十字奖章。——"Je vous salue, Monsieur de Krösel,"①国君看见克赖斯勒的时候，便这样向他说。——他在节庆场合说几句法语时，常常喜欢用"克勒扎尔"代替"克赖斯勒"，他在这种场合往往记不起一个德国姓氏。那个仪表堂堂的年轻人，是个异国王子，也是婻内特小姐高叫的那个国君和他同来的人。这位异国王子向克赖斯勒稍稍欠了欠身子，点点头，这种来自达官贵人的问候方式，是克赖斯勒所十分厌恶的。因此他深深地头着地面鞠一躬，以这种十分滑稽的方式还了个礼，这使得身子肥胖的内廷总监忍俊不禁地吃吃地笑了起来，他认为克赖斯勒是个了不起的开玩笑的人，认为他的言行都很可笑。这位年轻的王子用黑眼珠向克赖斯勒狠狠瞪了一眼，嘴里嘟哝着说："胆小鬼，"然后快步走向国君，国君带着慈祥的尊严向着他望来。——"对一个意大利的卫兵，"克赖斯勒大笑着对内廷总监叫道，"陛下讲了不错的德语，请您告诉他，最尊敬的阁下，我为此要用出色的那不勒斯军人风度为他效劳，而不是用文雅的罗马方式，但是作为戈齐戏剧的演员决不会用威尼斯的方言说话②。总而言

---

① 法语：我向您问好，德·克勒扎尔先生。

② 意大利作家戈齐的喜剧中，演员们讲威尼斯方言。

之，不会让 X 跑到 U 的前面，颠倒了次序。——请您告诉他，最尊敬的阁下——"但是这位阁下耸起双肩当作两耳的堡垒，走上台阶去了。

克赖斯勒到齐格哈兹宫廷来，经常乘的是国君的车子，现在这辆车子停了下来，老猎人打开车门问安。正在这片刻，一个青年厨子跑了过来大哭大嚷："啊，不幸的事儿——啊，倒了大楣啦！"

"出了什么事啊？"克赖斯勒在他背后喊道。

"啊，不幸的事儿，"那个青年厨子回答道，他哭得更厉害了，"高级厨师先生处在绝望之中，他完全发了狂，他要用切肉丁的利刀捅自己的身子，因为国君陛下突然下令开晚宴，而厨师先生缺少蚌肉来做意大利色拉。厨师先生想亲自上城里去采办，而司厩吏拒绝给厨师备马，因为他还没有接到陛下的手谕。"

"这有办法，"克赖斯勒说，"高级厨师先生就坐我刚才坐来的这辆车去齐格哈兹村镇置办最美味的蚌肉，而我呢，可以步行去那儿。"

说着，他就跑进公园里去了。

"伟大的人物——侠义的心肠——可爱的先生！"老猎人在他背后叫道，他的眼里噙满泪水。

远处的山峦隐在火红的晚霞中，金黄色的回光穿过树木和丛林，倾泻在草原上，仿佛它受到沙沙的晚风所追逐似的。

克赖斯勒站在一顶通向一间渔舍去的桥中央，这顶桥架在一条大河上，这河通往一个湖。他望着桥下面的河水，水里映着魔幻的微光、公园、奇妙的树群、高出树巅的兀鹰石都倒映在水中。兀鹰石犹如一顶珍奇的王冠，戴在闪着白光的遗址上。驯养好的天鹅，听见人们唤它的名字"白莱希"，以发光的翅膀拍溅

着湖水游了过来，它骄傲地昂起美丽的长颈。“白莱希，白莱希，”克赖斯勒高声叫唤道，同时张开了他的一对胳膊，“高唱你的最美丽的歌呀，别相信，你随后一定会死！你只有在唱歌的时候可以紧贴在我的胸口，这样，你那最悦耳的声音就成了我的声音，当你怀着爱情和生命从爱的波浪上游来的时候，只有我热情满怀地下水来！”——连克赖斯勒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突然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双手撑在栏杆上，情不自禁地闭起了双眼。他听见了尤丽亚的歌声，一种不可名状的甜蜜的痛苦震动了他的内心。

乌云推来，在高山、树林上面投下了巨大的好似一片黑纱的阴影。一阵闷雷震撼晨空，夜风吹得更紧，溪声潺潺，其间响起一两声气候琴① 声，好象远处的风琴奏鸣，夜鸟从林中惊起，嗞嗞嗞地在灌木丛中飞来飞去。

克赖斯勒从幻梦中醒来，看着自己在水中的黑影。他仿佛觉得埃特林格，那个疯了的画家，从深渊中瞪着他。

“嚯嚯，”他向桥下喊道，“嚯嚯，是你在这儿吗，亲爱的双影人，干练的伙伴？——你听好，我诚实的年轻人，对一个稍微越轨的画家来说，他十分傲慢地要用国君的心血来代替清漆，你的样儿是够得意的。——我最终相信，埃特林格，你用你疯狂的行径，愚弄了望族！——我向你望得越久，我越多察觉你的丰采，我愿意向王后玛丽亚担保，说你在水中的地位和处境，说你是个地位最重要的人，她可以爱你，用不到转弯抹角。——伙计，可你还想王后的尊容如今仍和你的画像一样，这样，你得模仿国君而在艺

① 米兰修道院院长加托尼在两个亭子之间绷上十五条铁弦，构成了全部音阶。在空气发生变化的时候，按照变化强弱，这些弦就发出或强或弱的声音。人们称这种风神琴为气候琴。

术上粗浅地涉猎一番，国君把他的画像用画家的点睛之笔和画家本人作一番平衡！——可要注意！——要是他们把你冤枉地送进阴曹地府，那么我会把各类新闻给你送去！——你要知道，尊敬的疯人院院士，你带给那个可怜的孩子，那个漂亮的公主海德维迦的创伤，至今一直未能痊愈，以致她在遇到痛苦时，有时要做出种种丑态。你对她的心灵以太厉害太痛苦的打击，弄得她至今还在流淌热血，要是她看清了你的假面具，要是杀人凶手走到近边，那么，尸体就会淌血。好人儿，她把我当个幽灵，不能归咎于我，她而且把我看作和你差不多的人。——不过嘛，我很有兴趣给你们证明，我不是个恶 revenant①，而是乐队指挥克赖斯勒，接着太子伊格那兹拦住了我的去路，太子显然在实验 paranoia，fatuitas，stoliditas②，这些东西按照克卢格的看法，是一类令人愉快的真正愚蠢之举。——你不必在我面前装腔作势，画家，要是我是在跟你谈正经话！——又玩新花样了？你打喷嚏装作感冒了，我可是不怕的，我要跳下去，打得你七窍生烟。——让你见鬼去，你这个无赖，小丑！”——说着，克赖斯勒很快地走了。

这时天已经漆黑，雷电在黑云中闪亮，雷声隆隆，黄豆大的雨点开始自天而降。从渔舍里射出一束亮光，克赖斯勒赶紧向渔舍奔过去。

在离大门不远的地方，在闪烁的灯光中，克赖斯勒看见一个酷似自己的人影，也就是他自己的像，和他并排走来。他吓得要命，手足无措，就冲进渔舍里去，一进门，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倒在

---

① 法语：鬼，幽灵。

② 拉丁语：意识分裂，胡闹，尽干傻事。

一张沙发上，脸色变得煞白。

亚伯拉罕师傅坐在一张小桌子前，在读一册大开本书，桌上放着一盏光芒四射的无影灯①，他见约翰内斯·克赖斯勒走近他，吓得从椅子上急忙跳起来，大声吆喝道："天哪，您怎么啦，约翰内斯，这么晚您从哪儿来——什么东西把您吓成这副样子！"

克赖斯勒吃力地振作精神，然后瓮声瓮气地说："现在事情已经无法改变，我们是两个人——我和我的我，也就是和我的同形人同来这儿，他从湖里跳出来，把我撵到这儿。——请您发发慈悲，师傅，抓起您的匕首，把那个流氓刺倒在地——他疯疯癫癫，我完全相信这一点，他能够把我们两人弄死。他在外边呼风唤雨。——鬼神在空中骚扰，他们唱的圣诗撕裂人们的胸膛！——师傅——师傅——，把天鹅引过来——让它引颈高唱——我的歌声已经冻结在心里，因为那一个我用他冰冷、煞白的死人手按住了我的胸膛，要是天鹅高唱，他一定会扯走我胸膛上的手——重新潜入湖里。"

亚伯拉罕师傅不让克赖斯勒讲下去，师傅用亲切友好的话对他讲，劝他喝几杯在自己手边的意大利烈性酒壮壮胆，然后慢慢地问他事情的全部经过。

但是克赖斯勒才讲完，亚伯拉罕师傅便哈哈大笑起来，高叫道："现在我真看到有血有肉的幻想家，看到不折不扣的见鬼人了！——在那边公园里给你们演奏令人毛骨悚然的赞美诗的那个管风琴手，其实不是别的，而是在空气中呼啸而过的夜风，

---

① 一种于一八〇九年由法国人博尔迪埃-马塞特在巴黎发明的灯具。灯油放在一个扁平的烛形的盛器里点燃。

这夜风振动了气候琴的弦子，使它发出铮铮的响声。是的，是的，克赖斯勒，您完全忘记了那架紧绷在公园末端两个亭子之间的气候琴。至于在我的无影灯的照耀下，在你一旁奔跑的您的同形人，这个我立即可以给你证明，只要我一走到屋门前，我的同形人会立即出现，是的，不管是谁，只要他到我这儿来，这样的一个他的同形人 chevalier d'honneur① 便会在他一旁显现。”

于是亚伯拉罕师傅走到门前，立即在微光中有第二个亚伯拉罕师傅站在他的一边。

克赖斯勒发现一面隐藏着的凹镜所起的作用，他象每个相信这桩奇事的人那样，心里的气全消了。这种极度的惊恐比自然地开导他不要相信这种他认为鬼祟的东西，给了他更多的欢乐。他决不愿意跟这个世界就此罢休；他希望从另一个世界里看到一点儿躯体所不需要的东西，以便向师傅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我不能，”克赖斯勒说，“我不能理解您对那种欺骗行径如此爱好，师傅。您安排了这种奇事，好象一个干练的王家厨师用各种辛辣的配料制成一份菜，并且认为：人的幻想和喜欢大吃大喝的人的胃都变得淡而无味了，人们必须用这种玩意儿来刺激一下。想用这种可诅咒的、使人们胸胃收紧的辛辣的调料，来试探一切功能是否自然正常，没有比这更叫人倒胃口了。”

“当然！——当然，”亚伯拉罕师傅高声道，“您作为一个有相当理智的人当然看得清世界上没有事物在自然正常地运行，一点儿也没有！——或者，尊敬的乐队指挥，您以为我们用了为我

---

① 法语：荣誉骑士。

们所支配的手段，就能够产生一定的作用，使我们看清从秘密的机体里涌现出来的作用的原因？——您本来非常器重我的技艺，虽然您从来没有看到我这种技艺的精髓。”

“您指的是那个隐身女郎吧，”克赖斯勒道。

“那还用说，”师傅接下去说，“恰恰是这种技艺——当然还不止这一点——给您作了证明，那些最普通、最容易计算的机械，常常跟充满秘密的自然奇迹有着关系，然后能够发生作用，这种现象是难以解释的——连这个词也得从普通意义上来理解。”

“啊，”克赖斯勒说，“如果您倾向于著名的声学理论，懂得巧妙地把机关隐藏起来，手里有一个狡狯、精明的家伙……”

“哦，希阿拉！”亚伯拉罕师傅大声说，这时他的两眼噙满泪珠，“哦，希阿拉，我的孩子，我的心肝宝贝！”

克赖斯勒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位老人如此激动，因为这老人向来不显露悲哀的感情，对诸如此类事情常常以嘲笑对付。

“希阿拉怎么啦？”乐队指挥问道。

“这一定是件蠢事，”师傅微笑着说，“这一定是件蠢事，我今天在您面前象个呜咽不歇的老童生，但是命运要我跟您谈谈我长期以来缄默不语的我的生平。——您过来，克赖斯勒，瞧这本大书，这是我所有的藏书中最值得一看的一本书。这是一位名叫赛凡里诺的魔术家的遗产，我现在正好坐在这儿念这本奇书，瞧画在书里的那个小希阿拉，随后您魂不附体地冲进门来，我正在回想她那最美丽的奇迹，而我自己的正处在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可您极其瞧不起我的魔术！”

“您尽管讲吧，”克赖斯勒道，“这样我能够立即和您一起哀泣。”

“事情是这样，”亚伯拉罕师傅开口说，“事情并不怎样值得注意，我，本来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有一副极为漂亮的外貌，非常热情，求名心切，后来为制造格尼恩斯米尔主教堂的大风琴操劳过度，弄得身子十分衰弱。大夫说：‘您要跑步，尊敬的风琴制造师，您要跑过高山深谷，到广大的世界里去。’后来我真的这么干了，同时我以机械师的面目出现，到处逗乐，在人们面前表演我那精湛的技艺。这样干倒也一帆风顺，我挣到了许多钱。直到我碰到一个名叫泽韦里诺的人，他拿我的技艺大大嘲笑了一番，他用某种方法几乎使我和当地的老百姓相信，他跟魔鬼，或者至少跟另一些比较正派的鬼神有着联系，结成同盟。他的女神的预言，一种神奇的技艺，最最引起轰动，这种预言后来在隐身女郎的名义下大大地出了名。房间中央，从天花板上自由自在地挂下一个细洁、澄澈的玻璃球，从这个玻璃球里涌出一股柔和的香气，它回答向隐身女郎所提出的各类问题。不仅是这种现象的出现不可理解，而且还有那钻入人们内心、抓住人们心灵的隐身女郎的嘤嘤怪声以及一语中的的回答，不错，这种货真价实的预言使泽韦里诺门庭若市，来求他的人络绎不绝。我不向他让步，我讲了许多关于我的制造机械的技巧，可他看不起我的所有知识，虽然他的意思跟您的不一样，克赖斯勒，他坚持要我按照他家的习俗，给他造一架水风琴，我虽然给他证明，尽管格廷根已故的宫廷顾问迈斯特先生在他的论文：«De veterum Hydraulo»①中提到了水风琴，然而这种风琴根本不存在，它所要节省

---

① 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迈斯特（Albert Ludwig Friedrich Meister, 1724—1788），德国格廷根大学哲学教授，一七七一年在格廷根作了题为«论古代的水风琴»（De veterum Hydraulo）的讲课。后来此讲课印成文字，广为传播。第一架用水调节空气压力的水风琴，三世纪时已经问世。

的无非是几磅空气。而空气应该感谢老天，哪儿都有，而且免费供应，要多少有多少。泽韦里诺终于断言，他需要这样一架音色柔和的乐器，以便援助隐身女郎；他愿意给我揭示这个秘密，如果我能向圣神起誓，我自己既不需用这种秘密，也不向别人透露，虽然他认为要摹仿他的本领不是轻而易举的，除非——他说到这儿顿住了，做了一个神秘而甜蜜的鬼脸，如同从前的卡格利奥斯特罗在对娘儿们谈起他的魔术时那样眉飞色舞。我心里充满一睹隐身女郎芳容的好奇心，我答应尽力完成他需要的水风琴，于是他对我寄予了信任，当我表示在他的这项工作上乐意给他援助时，他甚至对我表示青睐了。有一天，我正欲去找泽韦里诺时，街上的行人聚拢在一起。有人告诉我，一个衣冠楚楚的人晕倒在地上了。我挤过人群上前一看，我认出此人就是泽韦里诺。这时人们正好把他抬起来，放到附近的一间屋里。路上来了一位大夫，他愿意出力帮忙，在各种方法用过以后，泽韦里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睁开了眼睛。在痉挛性地紧缩在一起的眉毛下面，一双眼睛死死地盯住我。他的目光令人害怕，与死神搏斗的恐惧，在这目光里燃起幽幽的火焰。他的双唇在颤抖，他想说话，但是无能为力，力不从心。最后他猛力地敲击几下他的马甲口袋。我伸手进去一摸，掏出了几把钥匙。'这是您寓所的钥匙，'我说，他点点头。'这是，'我接下去说，同时把一枚钥匙拿到他眼前，'这是小房间的钥匙，这个房间您从来不让我进去过。'他又点点头。我想再问下去，仿佛出自一种害怕心理，他又悲叹又呻吟，额上沁出一颗颗冷汗珠，张开双臂做成一个圆圈，好象抱住什么东西似的，他指指我。'他要，'大夫说，'他要您把他的东西，他的机器妥为保存，也许，他要死了吧？'泽韦里诺拚命地点头，最终叫道：'Corre!'① 又一次晕过去了。我于是急急

忙忙去泽韦里诺的住宅，出于好奇和期望，我浑身哆嗦着把小房间打开，房里一定锁着那个隐身女郎，当我发现房里空空如也时，这一惊非同小可。唯一的一扇窗子遮得严严实实，外面的光线只能影影绰绰地漏进来一点儿，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正对房间的大门。我偶然走到镜子前边，看看昏暗中的我自己的形象，我忽然冒出一种十分奇怪的感受，仿佛我坐在一架起电机的一把绝缘的椅子上。就在这一刹那间隐身女郎的声音响起，她用意大利语说话：'今天就宽恕我吧，爹！——别这么严酷地鞭笞我，您现在已经死了呀！'——我赶快把房门打开，这样光线就泻进屋来，我在房内没看见一个活人。'这很好，'那个声音说，'这很好，爹，您把李斯科夫送来，可他不允许您再鞭笞我，他击碎了那块磁石，您再也不可能从他把您安放的坟墓里出来，您想怎样挣扎就怎样挣扎吧，因为您现在是个死人，生命不再属于您了。'克赖斯勒，您能够想象出来，我当时真是毛骨悚然，浑身发抖，因为我一个人也没有看到，而那个声音却紧贴我耳边响起。'魔鬼，'我大喝一声，借以壮胆，当时我如果在房间的哪个地方看到一个破瓶，我一定会把瓶整个儿砸碎，那么那个 diable boiteux② 从牢狱里逃出来，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可是这样……'这时我蓦地觉得，一阵从板壁里出来的轻轻的叹息，穿过这个小房间，这板壁就在屋角里，我觉得很小很小，要在后面藏个人是不大可能的。然而我奔过去，打开横闩，里面有一个姑娘象一条虫似地躺着，她用奇特美妙的大眼睛瞪着我，最终向我伸来双臂。当我高

---

① 意大利语：你走吧！

② diable boiteux，系法语，暗示一七〇七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跛足的魔鬼》，其作者为法国作家阿兰-勒内·勒萨热(1668—1747)，该书的主人翁释放了一个被魔术家禁锢在玻璃瓶中的魔鬼。

呼道:‘出来,我的小绵羊,出来,我的小隐身人!’我终于抓住了她那高举起来的手,于是一股电流好象通过我的四肢。”

“住手,”克赖斯勒吆喝道,“住手,亚伯拉罕师傅,当我初次偶然和公主海德维迦的手接触时,我也有这么一种感觉,这是什么缘故。不仅如此,每当她仁慈地把手向我伸过来时,我感到同样的作用,虽然这种作用比较弱一些。”

“嚯嚯,”亚伯拉罕师傅回答道,“嚯嚯,末了我们的小公主隐身女郎是条类似 gymnotus electricus 或 raja torpedo 或 trichiurus indicus①,某种程度上象我那甜蜜的希阿拉,或者也只是一头活泼的家鼠,就象那种给精明的科土诺先生吃响亮耳光的人,科土诺先生曾经抓住希阿拉,要想解剖她。您对公主当然没有这种想法!——不过我们留待另一回再讲公主吧,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再讲隐身女郎!——话说我出其不意地象被小电鱼击中时,我大吃一惊,退缩回来,这个女郎用一种甜美的声调讲起德语来:‘啊,您且慢生气,李斯科夫先生,可我没有别的选择,我的痛苦太大了。’我的惊异立时消失,我轻轻地抓住小姑娘的双肩,把她拉出阴森的监狱,她天生丽质,温柔可爱,站在我的面前,从身高看,她只不过十二岁,从体形判断,可至少有十六岁年纪,要是只看那儿的书,她跟书上的像相似得很。您一定会承认,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美丽的容貌。您干吗非要细细考虑一下不可,从她最美丽的黑眼睛里闪发出来火花,燃起了奇妙的心坎里的欢乐,这是任何一个像都无法企及的。每一个不过分要求她有雪白皮肤和亚麻色头发的人,一定承认她的那张小脸是完美无缺的,当然,我那希阿拉的皮肤颜

① 拉丁语:电鳗……电鱼……带鱼,这三种动物都有能力发生电流。

色太黑了一点，她的头发黑得光油油的，——希阿拉——您要知道，这个隐身女郎从前是叫这个名字的——希阿拉在我面前跪下了，显得既忧伤又痛苦，泪水夺眶而出，她说话时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表情：'Je suis sauvée.'① 我内心充满了深切的同情，我猜想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有人现在需要泽韦里诺的尸体，我离开他不久，他第二次晕过去以后就死了。希阿拉一见他的尸体，她的泪水倒干了，她瞪着已经死去的泽韦里诺，目光严峻；那些看热闹的人一起挤过来，好奇地端详她，并且笑着说，归根到底这个就是小房间里的隐身女郎，这时她就走开了。我觉得让姑娘单独留下来守尸是不可能的，那些好心的旅店老板表示，他们准备把姑娘收留在自己身边。当看热闹的人都走散以后，我可走进了那个小房间，我见希阿拉坐在镜子前面，样子异样。她眼睛盯着镜子，似乎什么也没看到，好象一个患月夜梦游症的人。她的嘴唇在上下抖动，但讲出来的话叫人听不懂，而这个声音越来越清楚，一直到她不断地变换各种语言，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她讲的事情，似乎关系到已经走远了的一些人。——我见此情景，不免大吃一惊，这个时辰，正好是泽韦里诺经常喜欢让人讲女神预言的时刻。希阿拉终于闭起眼睛，好象沉睡起来。我把这个可怜的孩子抱在怀中，把她送到旅店老板那儿去。次日早上我发现这个姑娘快活而平静了，看来这时她才完全理解她的自由，而且讲了一切我所希望知道的事情。——你们不会闹感冒的吧，乐队指挥，虽然你们本来是极为重视良好的家庭出身的。我的小希阿拉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吉卜赛女郎，她跟这个肮脏民族的一帮子人在某个大城市

① 法语：我得救了。

的市场上，受到密探的监视，受到烈日的曝晒，当泽韦里诺正巧从那儿走过的时候，这个十八岁的姑娘向他招呼道：‘光彩的哥儿，要不要给你算个命？’泽韦里诺向这个姑娘看了良久，然后让对方给他解释自己手掌上的纹路，并表示出极大的惊讶。他一定从这个姑娘身上发现某些特异的功能，于是他立刻去找那个管理这一队被抓起来的吉卜赛人的警官，对那警官说，如果肯开开恩，让他领走这个吉卜赛姑娘，那末他愿意付出一笔费用。那个警官粗暴地说，这儿不是奴隶市场，同时补上一句，这个小妞儿本来算不得真正的成人，一旦关进拘留所去还是一种负担，如果这位先生给本市的济贫所付上十个金币，那么这个姑娘就听任先生安排了。于是泽韦里诺立刻拿出钱袋，数了十个金币。希阿拉和她的老祖母两个人都听见了他们刚才谈成的这笔交易，便开始号啕大哭起来，她们两人不愿分离。这时密探走了过来，把老太扔上正要开走的四周围有铁栅栏的车子。而那个警官也许此刻把自己的钱袋当作济贫所财务处，他把十个亮晃晃的金币就放了进去，这时泽韦里诺便把小希阿拉拖走了，同时他尽量安慰这姑娘，就在他找到她的同一广场上给她买了一条新裙子，也给她吃了许多甜食。——确实，泽韦里诺当时脑袋里就有隐身女郎的概念，如今他在这个姑娘身上看出了她有担任隐身女郎这个角色的种种才具。他除了关心姑娘的教育外，还想影响她的机体，这种机体特别适于提高到高一级的状态。他通过艺术手段使这种高一级的状态产生。在这种状态里面这个姑娘显露出预言的天赋——你想想梅斯美尔① 和他的可怕的手术吧——

① 弗兰克·梅斯美尔（1734—1815），德国医学家，动物催眠术的首创者，他认为宇宙间有一种动物磁力存在，能治疗人体疾病。

每当姑娘说预言的时候，他每次都把她置于这种状态。一桩不幸的偶然事件使他觉察到这个姑娘在感受到痛苦以后，显得特别有魅力，也觉察到她能看透陌生的自我的功能，直至成为不可思议的人，因而显得光彩夺目。如今这个可怕的男子在每次行动以前总要用最残酷的手段折腾她一番，而这种行动把她置于较高级状态。除此以外，每当泽韦里诺不在时，痛苦还要来折磨她，她得蜷曲身子，经常数天藏在那个板壁后面，万一有人闯进那个小房间会对希阿拉的存在感到神秘。同样，她和泽韦里诺在那个小房间里作旅行。希阿拉的命运比那个侏儒更为不幸，更为可怕，著名的肯佩伦①把它带在身边，而那个土耳其人下棋时，侏儒就藏在他身上。我在泽韦里诺的讲台里发现了一大笔金子和纸币，通过这笔钱我成功地使小希阿拉保证有许多收益，我毁了传神谕的机器，也就是毁了房间和斗室中的声学设备。也毁了无法运走的别的一些艺术品，我按照泽韦里诺清楚说出的遗嘱，把他遗产中的某些秘密成为我自己的东西。这一切做好以后，我就向住在旅店老板那里几乎象他们的亲生子女那样的小希阿拉依依不舍地告别，随后就离开了这个地方。——一年以后，我想回到格尼恩斯米尔去，那里的受到人们高度赞扬的市参议会，希望我去修理市政厅里用的风琴，但是老天特别开恩，让我在人们面前以魔法师的面目出现，因而给了一个可诅咒的小流氓偷窃藏有我全部财产的交易所的权力，迫使我再次作为著名的持有许多特许证的机械师为了糊口而出售技艺。——这事就发生在离齐格哈斯村镇不远的一个小地方。一天傍晚，我坐

① 沃尔夫冈·封·肯佩伦(1734—1804)，德国机械师，若干自动人物的发明人，在这些自动人物当中有一个正在下棋的土耳其人引起轰动，据说他身上藏有一个侏儒。

着正在钉一只魔术箱时，门打开了，一个女人走进屋来叫道：‘不，我再也不能忍受啦，我不得不来找你们，李斯科夫先生——我简直要在渴慕中死去了！您是我的主人，您来指挥我吧！’——她就向我冲过来，想跪在我面前，我把她扶住——那就是希阿拉！——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她大概高了一尺，身体也强壮多了，但这没有损害她那娇美可爱的外形！——‘亲爱的甜蜜的希阿拉！’我深受感动地叫起来，把她抱在我的胸口！‘事实是否这样，’希阿拉说，‘您把我害苦了，李斯科夫先生，您不要和可怜的希阿拉作对，她不是感谢您给了她自由和生命吗？’说着她就很快地跳到箱子边，这箱子是刚才一位邮递员送来的，她给送箱人手里塞了许多钱，弄得他一家伙跳到门外去了，并且高声叫道：‘啊唷，见鬼啦，这个可爱的黑种人孩子，’于是他打开箱子，拿出一本书给我，说：‘喂，李斯科夫先生，把泽韦里诺遗产中的最好部分取走，这点您忘了吧。’当我把书打开的时候，她心安理得地把外衣和内衣都从箱子里拿出来——您可以想象一下，克赖斯勒，小希阿拉可把我置于不大不小的狼狈境地里；不过嘛——老兄，现在是时候了，你要学习注意我的行为，因我帮助过你偷食你舅父树上的熟梨子，笨手笨脚地帮他把干净的绘画挂上去，或者帮他把沤过的橙酸水灌进铅壶里去，好让他把水浇在绷紧在草地上面的白帆布裤子上，以便进行漂白，这样不费多大力气，便可以获得漂漂亮亮的白颜色，——总之，我教了你干这些极为愚蠢的举动，我说，因为你除此以外只会把我变成地地道道的大傻瓜，这样的傻瓜从来没有良心，或者至少把小丑的上衣厚厚地盖在心口上，使他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脏跳动！——你别挺胸昂首自鸣得意了，老兄，用你的敏感，用你的眼泪都不行，因为你瞧，我又不得不象你经常干的那样咧开嘴巴，既不象哭又不象笑，如

果一个人上了年纪才去打开年轻人的内心，象打开一个 chambre garnie① 那样，那么魔鬼是决不肯罢休的。”

亚伯拉罕师傅走到窗边，眺望窗外的夜色。雷阵雨已经过去，在树林的瑟瑟声中，只能听见被夜风抖下地的一声两声滴水声。从远处的宫殿里传来欢快的舞蹈音乐声。“王子海克托尔，”亚伯拉罕师傅说，“我想，王子海克托尔在举办一次à la chasse②舞会。”

“跟希阿拉吗？”克赖斯勒问道。

“不错，”亚伯拉罕师傅接下去说，这时他已精疲力竭瘫倒在靠背椅上，“不错，我的儿子，你给我提起希阿拉，因为我在这多灾多难之夜，必须把这回忆的苦杯慢慢啜尽，不剩下最后一滴。——啊！——如同希阿拉那样忙得到处奔走，从她的目光里射出最纯洁的欢乐，我清楚地感到，要我在任何时候和她分离，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她必须做我的妻子——然而我说：‘可是希阿拉，要是你现在留在这儿，那我该怎样对待你？’——希阿拉走到我面前，十分严肃地说道：‘师傅，您在我带给您的书里，可以找到关于神谕的详尽描绘，您就是没有这本书，也已经看到了对此的用意所在。——我愿意作您的隐身女郎！’——‘希阿拉，’我十分吃惊地说，‘希阿拉，你说些什么啊？——你可能把我当作泽韦里诺吧？’——‘喔，别提泽韦里诺了，’希阿拉回答。——嗯，我该怎样把一切来龙去脉给您讲清呢，克赖斯勒，您知道，我以我的隐身女郎这个法宝，使世人都感到惊异，您可以相信我，凡用魔法使我的希阿拉激动，或者用某种方法限制她的自由，我都感

① 法语：有家具陈设的房间。
② 法语：狩猎式。

到讨厌。——如果她感到有能力，或者不如说她感到可以扮演隐身女郎的角色，然后说我的神谕，她会到时刻给我暗示。——再说，我的小女郎扮演那种角色已经成为一种需要。您日后获悉的情况，把我带到齐格哈兹村镇。我打算使自己的行动神出鬼没。我搬进蒙德科赫侯爵遗孀的一所偏僻的住房，不久由于她有流言传到宫廷，说我有奇妙的魔术。我期待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国君——我指的是伊雷瑙斯国君的父亲——来看望我，我那个能说预言的希阿拉是个魔术家，她具有超越尘世的力量，她常常给他阐明他个人的利益，这样，某些事情他原来模糊不清的，现在看得一清二楚了。已经成了我妻子的希阿拉，住在齐格哈兹宫廷我的一个挚友那儿，她到了晚上天黑以后来到我的地方，这样她的存在便成了一个秘密。因为您瞧，克赖斯勒，人们是如此地热中于奇迹，连隐身女郎的魔术也要通过真人的参与才能发生作用，后来他们获悉隐身女郎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就把这整个事儿看作是一种愚弄人的欺骗。在那个城里，泽韦里诺死后人人都骂他是个骗子，因为真相终于大白了：斗室里有个小个子吉卜赛女子说，如果没有人为的声学上的设备，让声音从玻璃球里发出来，那么这玩意儿也不会有多少人注意。——老国君死了，我跟我的希阿拉玩的秘密花样自己也感到厌倦了，我想带上我心爱的妻子上格尼恩斯米尔去继续造风琴。希阿拉在最后一次扮演隐身女郎时，有一个夜里她没回家。我满腹狐疑，异常焦急，可内心的疙瘩怎么也解不开。但是我的心因害怕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下一天早上我赶到齐格哈兹宫廷，听说希阿拉象平日那样按时离开了那里。——嗯，老兄，您干吗这样瞧我？我希望你不要提出傻乎乎的问题来！——你知道，希阿拉失踪了，我从此再也没有，再也没有见到她！”

亚伯拉罕师傅迅速跳起身来，冲到窗口，深深地叹口气，吐出了从裂开的内心的伤口里冒出来的几滴血。克赖斯勒以沉默来表示对师傅心灵创痛的敬意。

“您不可能，”亚伯拉罕师傅终于开口了，“您不可能回到城里去，乐队指挥。午夜已经到来，外边的凶神恶煞和别的吓人的鬼怪会把咱们置于死地。留在我这儿吧！——疯了，这个世界全疯了——”

（穆尔继续往下写）随它去吧，如果这类有失体统的事情发生在这种神圣的地方——我指的是在大学讲堂里。——我胸口渐渐发闷，心好象悬着似的——我内心充满崇高的思想，我无法再写下去了——我得中断写作，到外边去散一会儿步！——

我回到写字桌边，我感到好一些了——但是一个人的心里充满了什么东西，他的嘴里便会说出来，诗人的笔杆也是这样！——我有一回听亚伯拉罕师傅讲，有一本古籍里讲到一个古怪的人，他身上有一种特异的 materia peccans① 咕咕作响，这种东西只能通过手指才能离开身体。可他在手下放一张漂亮的白纸，以便接住凡是从咕咕叫的罪恶的原素中脱离出来的东西，并且称这种古怪的脱离出来的、他从内部撵出来的东西为诗歌。我把这整个事儿看作是恶意的讽刺，不过真情实况是，有时我自身产生一种特殊感觉，我几乎把它称作精神、肉体的萎缩，一直到四个爪子都有这种感觉，它必须把我想到的一切统统写下来。——我现在也如此——这可能对我有损害，受愚弄的雄猫可能在迷惘中发怒，甚至让我感到他们的爪子的厉害，不过事情非这样不可！

---

① 拉丁语：罪恶的原素。中世纪医生认为这是病人身上的病素。

我的师傅今儿整个上午在念一本猪皮面大开本书，当他最终按规定时间离开屋子时，他让这本书打开着摊在桌子上。我跳到这本书上面，象我曾经干过的那样，好奇地探究其中的知识，嗅出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师傅费了许多劲对这本书进行钻研。这是古代的约翰内斯·库尼斯佩格① 的美丽、杰出的著作，内容有关星辰、行星和十二天宫对自然的影响。不错，我有理由称这个作品美丽和杰出，因为我在念这个作品的时候，对自己在尘世上的存在和变化的奇迹，不是看得清清楚楚了吗？——哈哈！我在写下这些的时候，美丽的星辰在我头上闪亮，它们以真诚而亲切地照进我的灵魂，又从我灵魂闪出——是的，我感到滚烫的、猛烈燃烧的长尾巴彗星的光线，照到我这个星宿上——是的，我自己也成了光灿灿的彗星，天空的流星，它以无上的光荣预报人间灾难似地穿过这个宇宙。就象照亮所有小星的彗星那样，它们的光线不见了，我不仅隐居韬晦，而且让我的光亮得恰如其分，使它们完全依赖于我——是的，它们所有的光辉都在漆黑的夜晚消失，包括它们的雄猫，别的动物和人类！——但是我尽管有神祇的天性，拖着光尾照着别人，但是我难道没有所有世人的命运？——我的心太好了，我是一只太敏感的雄猫，我乐意安适地参加弱者的队伍，而因之陷入悲哀和心痛之中。——因为我不是到处都看到我独自一人站在最偏僻的荒漠中，因为我不是属于现今这个世代，不，不是属于有较高教育的未来的世代，没有一个人懂得钦佩我？然而如果我受人十分钦佩，这是叫我很高兴的。即使来自一头年轻的未曾受过教育

① 约翰内斯·库尼斯佩格（1436—1476），又名柯尼斯贝格的约翰内斯·缪勒，杰出的数学家和星相家；这里提到的著作，大概是指《星相学的尘世的自然技艺一星辰的自然影响的简明概念》一书。

的普通雄猫的称赞，也会使我产生难以描绘的舒适。我知道，他们因惊异而无所措手足，但是这有什么用呢，他们竭尽全力，还是提不出恰当的赞词，他们也只会叫喵——喵！——我不禁想到那些将来会尊崇我的后世人。现在我在写一个哲学著作吗，那么谁能透彻理解我精神的深度呢？让我下去写一个剧本，能演这出戏的演员又在哪儿呢？让我写出一个又一个的文学作品来；比方写批评文章，由于我超乎一切称作诗人、作家、艺术家等人之上，我到处把自己——当然没有达到——当作典范，当作完美的理想，因此我适于写批评文章，因此只有我能够作出裁判，谁能够超过我的立场，谁会有我那样的观点？——世界上有哪些爪和哪些手能够在我的头上戴上桂冠？——然而我有了个好主意，我要让那种甘居低位、为人捧王冠的家伙感到我爪子的厉害。——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些妒忌别人的畜生，我常常梦想我会受到他们的攻击，我想象必须怎样进行自卫，我用自己的利爪抓破自己的脸，狠狠地伤害自己姣好的容貌——人们在坚定的自信中也会产生一些疑虑，但是这也没有别的办法。如果说，我认为新近有那么一种对我的品德和卓越的才能进行暗暗攻击的情况，那就是年轻的蓬托带着几条小鬈毛狗在街上谈论当天的新闻，尽管我离他不到六步，坐在我家的地下室天窗边，他可提也不提起我。我这一下子可气炸了，当我对此表示谴责时，一条轻浮的鬈毛狗声称，他真的没有看到我。

然而我要向你们，跟我有亲戚关系的出色的后代子孙讲一点真情——哦，我希望，后代子孙已经生活在今天，他们对穆尔的伟大有一种明智的想法，他们会用洪亮的嗓音高声谈论这种明智的想法，在这种高谈阔论之前，别的声音一概听不见——是的，你们还会进一步听到你们的穆尔青年时代的情况。——请注

意，亲爱的读者，现在要谈一个值得注意的生活观点。

三月中旬已经来到，春日太阳的美丽、柔和的光线洒到屋顶上，我内心的一种欲念燃烧起来。几天以来一种说不出的烦躁，一种陌生的奇特的渴念折磨着我——现在我变得平静一些了，然而转眼之间我又陷入自己从未预料到的境地！

从离我不远的一个天窗里，有一个生物悄悄地温存地爬出来——哦，我能够把这个温柔无比的生物画下来就好了！——她全身着白，低低的前额上只罩一顶黑天鹅绒小帽，柔嫩的腿上也穿着黑袜子。从一对极可爱的漂亮的草绿色眼珠中，闪耀着甜蜜的火焰，一双轻轻摆动的尖耳朵，叫人估计她端庄、聪明，同样，一根波浪样的卷起来的尾巴表达了她的矜持和母性的温良！

这个俊俏的孩子看来瞧也不瞧我一眼，她望着太阳，眨眨眼睛而打着喷嚏。——哦，这声音以甜蜜的战栗震动我的内心，我的脉搏在跳动，我的热血在所有的脉管里沸腾——我的心跳得快要碎裂了——一切都显得既痛苦又狂喜，简直无以名状，这一切叫我身不由己，恍惚迷离，我不禁从心里冒出长长的一声"喵！"——这小家伙一听，连忙转过头来望着我，眼神里既有惊诧，也有孩稚的胆怯。我那看不见的爪子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她扑去——但是正在向她扑去想抓住她时，她象思想一样一闪，在烟囱后面消失了！我又气愤又绝望地在屋顶上来往巡视，同时发出了呜呜的哀鸣声，但是一切全归徒然——她再也不回来了！——哈，我处于多么可悲的境地！我吃饭没有滋味，我厌恶科学知识，我不想读书写字。——"天哪！"我有一天呼叫起来。我到处找这个可爱的小东西，在屋顶上，在阁楼里，在地窖中，在房子的所有走道上，哪儿都没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回家，我因为脑子里经常想念这个小东西，连师傅放在碗里给我吃的烤鱼，仿

佛也在一直瞪着我不放，这样我就陷入狂喜中对鱼大叫："是你吗，我长久渴念的小东西？"然后把它抓起来，一口吞下肚去，我接着大嚷："老天，哦，老天！这就是爱情不成？"我变得安静一点了，我决心做一个有 erudition① 的青年，弄清楚自己的处境，我虽然立刻开始悉心钻研奥维德的 "de Arte Amandi"② 和曼佐的《爱的艺术》③，可连一个恋人的标志也没找到，但这两部作品中谈到的情况，正适合我这个人。我终于突然想到，我曾经在某一个剧本④ 中读到过，一种漠不关心的思想和一把乱糟糟的胡子肯定就是一个恋人的标志！——我在镜子中一望，天哪，我的胡子正是乱糟糟的！——天哪，我的思想也是对一切漠不关心哪！

这时我才知道，我确确实实是在恋爱了，这样也就放下心来。我决心大吃大喝一顿，壮壮身子，然后去找我念念不忘的小东西。一种甜蜜的预感告诉我，她就坐在屋门前，我从楼梯上下来，真的发现了她！——哦，这次再见真不容易啊！——我胸口的狂喜象波涛那样汹涌，一种闹爱情而感到的无以名之的欢乐在上下起伏。——这个小东西名叫咪丝咪丝，这是我后来听说的；咪丝咪丝用后腿坐着，姿势优美，她在给自己舔毛，并多次用前足擦脸颊和耳朵。她以无法描绘的妩媚在我面前摆出一副纯洁和文雅的样子，她不需要蹩脚的化妆术，以提高她那天赋的魅力！我比第一次见她时谦恭，慢慢接近她，坐到她身边！——她

---

① 拉丁语：教养、修养。

② 拉丁语：《爱的艺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公元前 43—公元 18）的作品。

③ 德国布莱斯劳文科中学校长约翰·卡斯帕尔·弗里德里希·曼佐（1760—1826）的作品。

④ 雄猫在这里指的是莎士比亚的剧本《皆大欢喜》第三幕第二场。——霍夫曼注

没有逃跑，她以探究的目光瞪着我，然后垂下了目光。

“最娇美的妞儿，”我开始轻轻地说，“你是属于我的！”

“勇敢的雄猫①，”她心慌意乱地回答，“勇敢的雄猫，你是谁？你到底认识我吗？——如果你象我一样正直、真诚，那么就跟我说，向我起誓，你真的爱我。”

“喔，”我精神振奋地叫道，“我以冥府之王奥卡斯的威严，我以日后如果天晴在夜晚显现的神圣的月亮、其他一切星辰和行星向你起誓，我爱你！”

“我也爱你，”小东西低语絮絮，羞答答地把头弯向我。我正欲热烈地拥抱她，突然两只身材魁梧的雄猫嘴里叫着可怕的咕噜声向我冲来，咬我，抓我，我拚命挣扎，但还是掉进街边的水沟，这样，从街上冲下来的脏水一齐向我身上打来。我刚逃出两头无视我地位的凶恶的畜生的魔爪，便急叫着向楼梯上奔去。当师傅见到我，他便高声大笑着叫道：“穆尔，穆尔，你弄成什么样子呀？哈哈！我看得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干了蠢事，就象‘在爱情的迷园里徘徊的骑士’②吃了大亏！”师傅见我有不小的厌烦情绪，便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师傅让人给他灌了一容器温水，不问我愿不愿意，就把我放在水里洗涤几次，弄得我又打喷嚏又吐唾，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出。他把我紧紧地包在一块法兰绒里，放进一个篮子。我几乎气恼和痛苦得失去了知觉，我的四肢不能动弹。最终一股热气使我感到舒泰，我感到自己的思路渐渐清楚起来。“哈，”我诉苦道，“生活的新的、痛苦的欺骗啊！这就是我所竭力歌颂的爱情，至高无上的东西，它给我

---

① 德国作家让·保尔作品《巨神》中人物阿尔巴诺和林达之间的对话。

② 一七三八年出版的德国作家约翰·戈特弗里德·施纳贝尔(1692—1750)的长篇小说篇名。

们充满无名的欢乐，它把我们高举到天上！——哈哟！他们把我扔进水沟！我谢绝这样一种感情，它只会让我给别人痛咬一顿，只会把我扔进脏水洗澡，只会用蹩脚的法兰绒把我包扎起来！”——但是当我重新获得自由，重新看见咪丝咪丝一直站在我面前，当我想起那次熬过来了的耻辱时，我吃惊地发现，我还在闹恋爱。我强自振作起来，象一只有理性的有学识的雄猫那样重新读一下奥维德① 的作品，因为我清楚记得，在“Ars amandi”（《爱的艺术》）中，也在医治失恋病的“处方”上相遇。

我念这节诗：

“Venus otia amat. Qui finem quaeris amoris,
Cedit amor rebus, res age, tutus eris！”②

我想以新的努力按照前例深入钻研这门学问，可是咪丝咪丝在我面前的纸头上跳来跳去，咪丝咪丝想——我又读——我又写！——我想，作者指的一定是另一桩事儿，而我从另一些雄猫那儿听说，捕捉耗子是一桩颇不寻常的令人愉悦欢快的事情，在所有活儿中间，领悟捕鼠一事也是可能的。因此我不管天色漆黑，仍进入地窖，穿过阴暗的走廊，我同时唱道：“我在树林里悄悄地乱闯，我把步枪上了膛。——”③

哈哈！——且不提我所猎取的野兽，我可真的看见她的倩影，它从深处出现，真的到处可见！与此同时，难以忍受的恋爱

① 奥维德（公元前43—约公元17），古罗马诗人。

② 拉丁语：“维纳斯就这样爱着缪斯。你想结束爱情，爱神逃避此事，
你若干此事，就会获得胜利！”
——摘自奥维德的《爱的艺术》中《爱的治疗手段》一节

③ 这一段是自由摹仿歌德的《猎者夜歌》（1775）而成。

的痛苦割碎了我那容易受伤的心！我说："当新娘和新郎，穆尔和咪丝咪丝幸运地返回家园的时候，处女似的曙光，把你温柔的目光转移到我身上。"所以我说，欢快的穆尔，希望获得胜利的代价。——可怜的东西！她蒙住眼睛逃走了，胆怯的猫啊，到屋顶上去啦！

这样我在爱情上面日益陷入令人遗憾的处境，这种爱情似乎在我的胸中燃起毁灭我的仇恨之星。我满腔怒火，竭力反抗自己的命运，我又一次想起奥维德，便念起他的诗来：

"Exige, quod cantet, si qua est sine voce puella,
Non didicit chordas tangere, posce lyram."①

"唔，"我叫起来，"到屋顶上去找她！——嗯，我会把她再次找到的，这个甜蜜的女神，她一定在我初次见到她的地方；不过嘛她应当唱歌，不错，唱歌，只要她唱错了唯一的一个音符，那么一切就会过去，我的心病则获得医治，我就获得拯救。"天空是晴朗的，当我登上屋顶意在窥伺她的时候，月亮真的升起来了，我要在月下向温柔妩媚的咪丝咪丝山誓海盟以表白我对她的爱情。我久久没有找到她，我的叹息成了我对爱情的响亮悲诉。

我终于以悲怆的声调唱起一支歌，其歌词大致如下：

"絮絮低语的树林，绵绵情话的泉水，
汹涌猜疑的波涛时起时伏，

① 拉丁语："如果她嗓子没有天赋，那就要求她唱歌，
如果她和丝弦无缘，那就要求手琴奏一曲。"
——摘自奥维德的«爱的艺术»

跟着我，哦，一起悲叹！
倾诉，哦，倾诉！
咪丝咪丝，妩媚的女神，她上哪儿去了，
陷入爱情的年轻小伙子，小伙子，他该
在哪儿把这位天生丽质咪丝咪丝捕获？
安慰这个忧心忡忡者吧。
安慰这头灰心丧气的雄猫吧！
月光，哦，月光，
告诉我，我那心肝宝贝，
我那可爱的猫儿在何处游荡！
忿恨决不能医治心灵的创伤！
失恋者的聪明的顾问，
赶快过去救救他，
把他从爱情的锁链上解放，
帮助他，哦，帮助这头绝望的雄猫。”

亲爱的读者诸君，你们瞧，一个聪明的诗人既不会呆在一个絮絮低语的树林中，也不许坐在绵绵情话的水泉边，然而上下起伏的猜疑的波涛却向他涌去，他在这些波涛中看出他要看的一切，唱出他所要唱的一切。要是有哪位读者对上述诗歌中的绝妙之处表示惊讶，那么我要谦虚地提醒他注意，我是处在狂喜之中写成此诗的，我正在闹恋爱，谁都知道，一个人如果受到恋火的控制，那么他平时虽然能写一点关于阳光的喜乐和爱情的追逐的诗歌，可现在，我说，他虽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想不出这种并非迥然不同凡响的诗句来的。但是一旦他的诗兴大发，出色的诗文喷薄而出，好象一个患感冒的人，大喷嚏蓦地爆发时，随你

怎样也无法把它控制住。一个人能写出这种出色的诗歌来，我们应归功于这种散文天赋的奋起；美妙的是，常常通过不怎么特别的 beauté① 的具有人性的咪丝咪丝，我们多次能听到一声悦耳的叫声。必须在绿枝上绽出来的嫩芽，我们怎能求之于枯木呢？——我的意思是说，那些卑躬屈膝的散文家只能通过爱情才能变为诗人，难道一个真正的诗人在这个生活阶段中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吗？——哪儿的话！我既没有坐在絮絮低语的树林里，也没有坐在绵绵情话的泉水边，我坐在一个光秃秃的高屋顶上，一点儿月光也不是每晚都有，然而我用我那优美的诗歌向树林、泉水和波涛，最后向我的朋友奥维德乞求，求他们帮助我，在恋爱的困境中作我的后盾。对我来说，要给我那族类的名称押韵有点儿困难，例如对普普通通的"父亲"这个称呼，我自己在激情之中也不知怎样去押韵。不过我确实找到了韵脚，这又一次证明我这个族类比人类优胜，因为"人"这个词众所周知是无可押韵的，因此，如同剧院诗人中某个机智的诗人② 所注意到的人是一种不会押韵的动物，而我则与此相反，却是个会押韵的动物。——我唱起痛苦的渴念的歌曲并没有白费力气，我向树林、泉水、月光乞求帮助并非徒劳无用，他们把我思念中的女士引到我的跟前，那个甜美的姣娘从烟囱后面踏着轻盈的舞步向我走来。

"是你吗，亲爱的穆尔，你唱得那么美丽动听？"咪丝咪丝就这样向我招呼。

---

① 法语：美丽。

② 德国作家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封·科策比（1761—1819）在他的喜剧《可怜的诗人》（1812）第一场中写道："'人是造物主的杰作吗？'——不，算不上——人不会押韵。——人是不会押韵的受造之物。"这里雄猫穆尔借用此话，表示人不会押韵，以显示自己超人一等。

“怎么，”我喜出望外地回答道，“怎么，你认识我，甜美的姣娘？”

“啊，”她说，“啊，是的，你使我一见钟情，也使我心里痛苦，因为我的两个不懂礼貌的堂弟兄无情地把你摔进了路边的水沟。”

“咱们别提了，”我打断了她的话头，“咱们别提什么水沟，最善良的小妞——哦，告诉我，告诉我你是不是爱我？”

“我已经，”咪丝咪丝接下去说，“打听了你的出身和经历，听说你叫穆尔，住在一个很善良的人那儿，不仅条件优裕，而且也享受了种种舒适的生活，是的，这种舒适的生活完全可以和一位贤惠的妻子分享！——喔，我非常爱你，好穆尔！”

“天哪，”我心花怒放地叫道，“天哪，这有可能吗，这是个梦吗，这是真的吗？——哦，要稳住——要稳住，要保持理智，别神经错乱！——啊哟！我还在世界上吗？——我还坐在屋顶上吗——我没有在云中飞翔？——我还是雄猫穆尔吗？我不是月亮中的人吗？——到我怀抱里来吧，亲爱的——不过你先告诉我你的名字，美人儿。”

“我叫咪丝咪丝，”这小姣娘回答，絮絮低语，声音甜丝丝的，同时显出不胜娇羞的样子，她亲切地坐到我的一边来。她多么美丽啊！她的白色皮毛在月华中闪着银光，她的绿色小眼珠在微火中熠熠生辉。“你——”

（废纸）——亲爱的读者，要是你能更早一些获悉这一切那有多好啊，不过，这是老天的安排，我只能按照迄今发生的一切叙述下去，而不能作很多的超越啊。——话说王子黑克托尔的父亲其遭遇和国君伊雷瑙斯一模一样，他把他的小片国土从口袋里丢失了，至于怎样丢失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对王子黑克托

尔来说，世上万事当中，没有比过一种平静、安定的生活更使他不感兴趣的了。他不在乎别人抽去他两腿下面的国君的交椅，他倒乐意笔直地站着；如果不能治理国家，至少可以进行指挥，他接受法国的任务，英勇非凡；有一天，一个弹案琴的姑娘对我怪声怪气地叫道："你熟悉柠檬花儿开放的地方吗？"① 于是他立即到这类柠檬花儿真的开放的地方去，也就是说到那不勒斯去，他穿的不是法国制服，而穿那不勒斯制服。于是他很快成了将军，就象一般王子身上常常发生的事情那样。——当王子黑克托尔的父亲逝世的时候，国君伊雷瑙斯打开了那本大书，在这本书里记载着欧洲所有国君的事迹，还记载着他的皇亲国戚在灾祸中英勇牺牲的情况。看完书以后，他久久地瞪着王子黑克托尔的名字，接着便大声叫道："王子黑克托尔！"然后立刻重重地合上这本大书，弄得御前总监大吃一惊，向后连退三步。这时国君伊雷瑙斯便站起身来，慢慢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吸了许多鼻烟，好象要把头脑里的一大堆思路理理清楚。御前总监讲了许多关于这位已故先王的事，他仅次于许多有钱的财主，怀有一颗竭力向上的心；御前总监也讲到年轻的王子黑克托尔，他在那不勒斯被国王和这个国家奉为神明等等。国君伊雷瑙斯看来对这一切并不重视，他蓦地站到御前总监的紧跟前，以可怕的腓德烈的目光瞪着他，十分强烈地声称："peut-être"②，然后消失在隔壁的房间里。

"上帝啊，"御前总监说，"最仁慈的国君一定有着伟大的设想，也许是伟大的计划。"

---

① 歌德曾写过一首诗《迷娘曲》，其中就有"柠檬花儿开放"这样的诗句。这儿指的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

② 法语：也许。

事情是这样。——国君伊雷瑙斯想到王子的财富，想到他跟达官贵人的亲戚关系，他记起这样的信念：王子黑克托尔一定还愿意用王笏掉换宝剑，他同时想到王子黑克托尔和公主海德维迦的联姻可能会获得最有益的结果。国君立即派出一位宫廷侍从绝对秘密地代表他向王子表示对老王的逝世致以最深切的哀悼，这位侍从的口袋同时带着一幅连肤色也十分逼真的公主的工笔画像。——这儿还得一提的是，事实上公主的肤色如果不太黄的话，那么她的长相称得上十全十美了。因此她的肤色在烛光照耀下比较好看。

宫廷侍从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国君交给他的秘密任务，这任务国君对谁也信不过，连王后也不让知道他的意图。当王子看见公主的画像时，他几乎陷入了极度的兴奋状态，就象他的同事在《魔笛》中那样。他本来几乎象塔米诺① 那样，即使不唱，也会叫道："这个画像美得令人销魂，"然后接下去说："难道情感就是爱情？是的，是的，爱情是孤独的！"——在王子身上爱情本来不是孤独的，它让人追求至美的对象，这时王子黑克托尔正想到另一个方面，于是他坐下来给国君伊雷瑙斯写信，信内说道：如果允许他向公主海德维迦求婚，那是国君赐他莫大的恩惠。

国君伊雷瑙斯回信说，对于这样的联姻，他感到很高兴，出于对已故友人老国君的旧谊，他衷心希望攀成这门亲事，进一步的订婚礼仪实属多余。但是举行一种仪式十分必要，王子本欲派遣一位出身望族的贵人前往齐格哈兹村镇，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完成这次联姻任务，此人可按照古老的美丽的传统，穿起

① 塔米诺(Tamino)，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形象，参见该剧第一幕第四场。

靴子和踢马刺行旧的习俗。王子写信回答:“我自己来，我的国君!”

国君不同意王子亲自出马，他认为联姻一事由一位全权代表来办比较合适，比较崇高，比较有王家气派，他内心对这样的喜庆感到高兴，唯一使他感到安慰的是，在举行婚礼之前，先搞一次大规模的授勋纪念活动。他指的勋章便是由他父亲发起的一种家庭勋章的大十字奖章，如今的骑士已经不再佩戴这类勋章了，而且也不准他们佩戴，王子以最严肃的方式佩挂这种勋章。

且说王子黑克托尔终于来到了齐格哈兹村镇，准备迎娶海德维迦公主，顺便接受一种早已绝迹了的家庭勋章中的大十字奖章。看来他希望国君对他的意图保密，他请求好好看顾海德维迦，他想在正式公开求婚一事以前，要先保证能获得海德维迦的全部爱情。

国君不完全理解王子对此要说点什么话，他认为就他所知，或者就他所能回忆到的，这种在举行婚礼前办的为保证爱情的庆典形式，在王室里从来不是很普遍的。但要是王子理解这一点，那他不会作任何异议，一定会表示顺从对方的要求的，这样，事情就办得干脆利落，本来就不必存在从订婚到结婚之间的长长一段时间，一般不太老成的青年会对习俗所提出的一切要求表示同意，但王子倾向于越过一切繁文缛节，双方立即达成了协议，即在新婚夫妇交换戒指以前三分钟举行上述庆典。当然，如果王家的这对新婚夫妇在这短暂的片刻间，双方都有一些羞人答答的忸怩之态，那是十分精采的，可惜在这种新时代里，这种最高礼节的规矩，已经变成了空梦一场。

当王子初次看到公主海德维迦时，他用别人听不懂的那不

勒斯方言对他的副官说："老天在上！她真美呀，不过她生在离维苏威火山① 不远的地方，从她的眼睛里闪现出这个火山的火焰。"

公主的长兄太子伊格那兹已经多次迫切地向人打听那不勒斯这地方是否出产漂亮的杯子，再有，王子黑克托尔有多少只杯子，如此等等，因此，当宫廷的大门敞开，国君召集了属下所有至少举止得体的人员，准备邀请王子进入豪华的王宫，给他一一介绍客人时，太子伊格那兹故意提高了嗓门说话。这会儿他在选择配偶时神情没平时那么严厉，齐格哈兹宫廷的社交界本来就十分重视郊游。这回本聪夫人和尤丽亚也参加了。

公主海德维迦默不作声，反躬自省，对周围事物持冷漠态度，她似乎对这个来自南方的美丽的陌生人和宫廷里别的新事物同样漠不关心，她相当不满地问她的侍女，那个面颊红润的婻南特，她是否已经变成了一个傻瓜，侍女不断地在公主耳中悄悄说几句，说这个陌生的王子太英俊了，他穿一身她一辈子从未见过的如此美丽的制服。

王子黑克托尔在公主面前大献殷勤，犹如孔雀散开了它那五彩夺目的尾巴，公主几乎受到了他的那种狂热追求的感染，她向王子打听意大利，打听那不勒斯的情况。王子就给她描绘那边乐园的情况，她在这个乐园里就会变成掌握统治大权的女神。他显示自己是个艺术大师，士女们对艺术赞不绝口，这一切的一切形成了一首称赞艺术的典雅、美丽的颂歌，可公主就从这首颂歌中间跳出来，奔向就在附近的尤丽亚，公主把她抱在怀里，用上千个温柔的名字呼唤她，并且大声叫道："这是我亲爱的、亲爱

① 维苏威火山(Vesuv)，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

的姐妹，我那漂亮、甜蜜的尤丽亚！”这时王子见海德维迦避开他便表示惊诧，随即就跟了过来。王子的诧异的目光久久地瞅着尤丽亚，弄得尤丽亚满脸通红，垂下目光，怯生生地转向站在她身后的母亲。但是公主又一次拥抱了她，并且大声嚷嚷道：“我的亲爱的，亲爱的尤丽亚，”这时她眼里满噙泪水。

“公主，”本聪夫人轻声说，“公主，您干吗显得手足无措？”

公主没有去注意本聪夫人，便转身对着王子，王子确实缺少滔滔不绝的口才，公主初则沉默、严肃、沮丧，如今几乎从少有的神经质的欢乐中显得逍遥自在。最终那根绷紧了的弦线逐渐松弛。还有从她那内心涌现出来的旋律，比较柔和，比较温存，象少女那样比较柔嫩。如今她比以往更加和蔼可亲，王子似乎被她整个儿吸引过去了。舞蹈终于开始，王子跳了多次以后，自愿表演一只那不勒斯的民族舞蹈，不久他成功地向各位舞客显示每只舞蹈的全部思想意义，这样，大家都积极配合，连舞蹈的热情、温柔的性质都充分表现出来了。

谁也没有象和王子跳舞的海德维迦那样完全理解这种性质。当第二轮舞蹈结束时，她希望再重复跳几次；坐在自己马车里的本聪夫人已经看到公主的脸色异常苍白，便提出了不要再跳的建议，公主不予理睬，坚持要跳第三轮，跳第三轮她才能获得成功。王子喜出望外，他带着海德维迦翩翩起舞，海德维迦每跳一个动作就显出优美的姿势。两人相互搂住跳了多次，在一次搂着美人儿跳舞时，王子把对方紧紧地压在自己胸口，但是就在这片刻间，海德维迦晕倒在他的怀抱中了。

国君认为，一次宫廷舞会不可能出现不合体统的骚乱，只有在乡下才会有人请求多多宽恕。

王子黑克托尔亲自把这个晕倒的姑娘抱到隔壁房间的沙发

上，本聪夫人就从御医手边取得的某种药水摩擦公主的额角。御医解释道，这种突然晕倒的毛病，原是一种神经性症状，这是由于跳得太激烈而引起的，不消多久便会霍然自愈。

医生说得有理；一会儿以后公主叹了一口长气便睁开了眼睛。王子一听见公主复苏的消息，便钻过由士女们组成的密密层层的圈子，跪到沙发旁边，痛苦地悲诉起来，说这次事故全要怪他一个人，他的心象完全割碎了似的。公主一看见他，便做出种种恐怖的手势，嘴里说："走开，走开！"重又陷入了昏迷状态。

"您来，"国君说，同时抓住了王子的手，"您来，最善良的王子，您不知道，公主常患少见的 reverien①。只有天知道，此刻您用哪一种特殊方式在她眼里出现！——您可作自我介绍，作为孩子介绍给人，最好的王子——entre nous soit dit②——我在孩提时代公主整天把我看作是大蒙兀儿③并且要求我穿了天鹅绒拖鞋骑马出游，最终我决定这样做，虽然只是在花园里面。"

王子黑克托尔向着国君尽情大笑，并且招呼马车驶过来。

出于王后对海德维迦的关心，本聪夫人和尤丽亚不得不留在王宫里面。王后知道平时本聪夫人对公主起着多大的心理力量的作用。这种心理力量常常能征服疾病的突然袭击。事实上这会儿也是如此，海德维迦在隔壁房里，本聪夫人不疲倦地对她好言相劝，她不久就恢复过来了。她讲了一些十分稀奇的话，说什么在跳舞的时候王子变成了一个龙形怪物，用一个滚烫的尖

---

① 法语(rêverie)：梦幻症。

② 法语：咱们私底下说说。

③ 蒙古帖木儿(Timur)之孙巴卑尔(Babar)入侵印度后，建立蒙兀儿帝国，进行统治，嗣后成为蒙古人统治印度者之称号，直至一八五八年止。

舌头直刺进她的心房。

“上帝保佑，”本聪夫人说，“临了王子黑克托尔干脆成了戈齐虚构故事中的 mostro turchino①！——多大的幻想呀，最后和克赖斯勒差不多，这个人您一直看作是一个可怕的疯子！”

“决不，”公主厉声叫道，然后笑笑接下去说，“说真的，我不愿我的好克赖斯勒象王子黑克托尔那样忽然变成一个蓝色怪物！”

下一天一早，守候在公主身边的本聪夫人走进尤丽亚的房间，尤丽亚向她迎面走来，脸色苍白，好象一夜没睡，垂头丧气，仿佛一只病鸽。

“你怎么啦，尤丽亚？”本聪夫人对她叫道，夫人不习惯看到女儿弄成这副样子，心里着实吃惊。

“啊，妈，”尤丽亚十分沮丧地说，“啊，妈，别再到这种环境里去，只要我想到昨晚的情景，我的心就跳得厉害。——在这个王子的身上，有某些可怕的东西。当他望着我的时候，我内心的想法是无法给你描述的。——从他的可怕的黑眼睛里，闪出一束凶狠的目光，我这个可怜人一旦被这目光射中，那有可能被消灭。——别讥笑我，妈，不过这是凶手的目光，凶手所选中的牺牲品，在匕首还没抽出以前，就给死样的恐惧消灭了。——我再提一下这种完全陌生的感情，我不希望把这种感情说出来，我的四肢象痉挛似地震动！——人们讲到一种龙形怪物，它们的目光，是一种有毒的火焰射线，人们如果胆敢向它们张望，就会被立即杀死。王子和这种威胁人的怪物十分相似。”

“嗯，”本聪夫人叫道，一边高声大笑，“我事实上不得不相

① 意大利语：蓝色怪物。参见卡洛·戈齐的喜剧《这个蓝色怪物》。

信，蓝色怪物的确很有道理，因为王子是最美丽、最可爱的人，而两个姑娘则以龙和龙形怪物的面目出现。我相信公主的幻想最最疯狂，而我那文静、柔和的尤丽亚，我那甜蜜的孩子，则委身于这种傻子作的梦——”

“而海德维迦，”尤丽亚打断了本聪夫人的话，“而海德维迦，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敌对恶势力把她从我心上夺走，是的，我栽入了与一场可怕的疾病所作的斗争，这斗争在她内心燃起，方兴未艾！——不错，我把公主当前所处的状态称为一种疾病，最可怜的人是无法抵抗这种疾病的。昨天她很快避开王子，爱抚我，拥抱我，我当即感到，她仿佛患着一种热病。接着是那次跳舞，那次可怕的跳舞！你知道，妈，我多么憎恨这种给男人搂抱我们跳舞的机会。——我仿佛感到我们在这一刹那间必须放弃习俗礼仪所要求我们的一切，让给男子们一种优势，这种优势至少给他们中间的多愁善感者以不愉快的感受。——而现在海德维迦，不停地跳着南方的舞蹈，这种舞蹈对我来说，它持续的时间越长，我似乎越觉得厌恶。王子的眼睛里放射出真正恶毒的、幸灾乐祸的光芒——”

“傻瓜，”本聪夫人说，“你的这些想法多怪呀！——不过也难怪！——我不能指摘你的这一切想法呀，你还是忠实地保留你的这种想法吧，不过别无缘无故地去反对海德维迦，千万不要进一步地去思量她的情况和王子的情况，把这一切从脑袋中抛开！——你如果愿意，我就设法使你有一段时间既看不到海德维迦，也看不到王子。不，你的安宁不该受到打扰，我亲爱的心肝宝贝！到我怀中来吧！”——说着，本聪夫人以慈母的百般柔情搂着尤丽亚。

“可是，”尤丽亚接下去说，她那绯红的脸庞贴近了她母亲的

胸膛，“可是从我所感到的可怖的动荡中，也有一直扰乱我心灵平静的怪梦。”

“你到底作些什么梦呢？”本聪夫人问。

“我仿佛觉得，”尤丽亚接着母亲的话头说下去，“我仿佛觉得自己在一个漂亮的花园里漫步，园里紫花南芥、玫瑰丛林，长得密密层层，黑幽幽的，花儿盛开，交相辉映，它们的甜蜜香气散发在空气中，令人心醉。一束奇妙的微光，似皎洁的月华，随着乐声升腾，它们用金色光线抚弄树木和花草，它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于是灌木沙沙，泉水咚咚，组成轻轻的满怀渴念的叹息。接着我可见到我本身就是一支歌曲，它在园中飘荡；然而正如声音的光彩会黯淡那样，我也得在痛苦的忧伤中消失！——但这时有个柔和的声音响起了：‘不！声音是祝福，不是毁灭，我以坚强的胳膊把你牢牢抓住，在你的心里藏着我的歌声，这歌声犹如渴念，垂之永恒！’——站在我面前说上述这些话的是克赖斯勒。一种安慰和希望的圣洁感情充满我的胸怀，我甚至不知道——我把一切都说给你听，妈！——是的，我甚至不知道，我怎么会倒在克赖斯勒的胸口。我蓦地感到好象两条铁臂把我紧紧地搂抱，于是一种可怕的嘲笑人的声音响起：‘你挣扎什么，可怜的人，你已经被杀死，你非属于我不可。’——原来紧紧搂住我的是王子本人。——随着一阵高声的叫喊，我就从睡梦中醒过来。我披起睡衣，奔到窗边，把窗打开，让新鲜空气进来，因为室内的空气又闷又臭。我见远处有一个男子，他手里拿一架小望远镜向宫廷的窗子直瞧，接着那条林荫道以一种奇异的，我可以说以一种愚蠢的方式突然往下面通过去，两边有一对对交叉跳舞的舞伴和跳着别的舞步的人，他们的胳膊在空间划来划去，我相信，我听见有人在高声唱歌。我认出来了，唱歌的人是克赖斯

勒，我对他开头唱的几句不禁纵声笑了起来，我觉得他象一个见义勇为的神灵，他会保护我脱离王子的魔掌。是的，仿佛现在我才十分明白克赖斯勒内心的想法，我现在才看清他身上的那种使某些人常常感到惊异的爱开玩笑的幽默，是出于他最忠实最崇高的内心。我很想奔到下面公园里去，我很想向克赖斯勒倾诉我对恶梦的种种恐惧！”

“这是，”本聪夫人严肃地说，“这是一个简单的梦，其尾声还要简单！——你需要安静，尤丽亚，一种轻松的早晨的瞌睡，会使你感到舒适，我也还想睡几个钟点。”

说完，本聪夫人离开了房间，尤丽亚就照母亲的吩咐去做了。

当尤丽亚醒来时，中午的太阳已经晒进窗子，一阵紫花南芥和玫瑰的浓烈香气涌过房间。

“这是什么，”尤丽亚充满惊异地叫道，“这是什么！——我的梦！——”然而她在向四周张望的时候，她睡的那张沙发的靠手上放着一束美丽的紫花南芥和玫瑰花束！

“克赖斯勒，我亲爱的克赖斯勒，”尤丽亚轻轻地说，收下了这束花，然后沉入梦幻的思绪中。

太子伊格那兹派人来问，是否容许他前来探望尤丽亚一个钟点。尤丽亚立即穿起衣服，匆匆走进伊格那兹带着一满筐瓷杯和中国洋娃娃等待着她的房间。尤丽亚，这个好孩子，高兴地和太子一起玩了好几个钟点，太子对她表示深切的同情。从她的嘴里没有漏出一句讥笑或者甚至瞧不起他的话，别的人有时就这样对待太子，特别是公主海德维迦，因此太子不管尤丽亚跟人的交往，甚至常常称她为他的小未婚妻。——杯子都摊到了桌上，洋娃娃也摆好了，尤丽亚以一个小丑的名义向日本皇帝（两

个洋娃娃面对面地摆着）作一次演说，这时本聪夫人走进房间来。

夫人看了一会儿他们的游戏后，便在尤丽亚的额上吻了一下，说道："你毕竟是我可爱的好孩子！"

黄昏已经到来。尤丽亚在中午的宴会上不准露面，这也符合她的心意，此刻她一个人孤寂地坐在房间里等待她的母亲。这时有轻轻的脚步声传来，门打开了，公主穿着一身白衣服，脸色灰白，睁大一双眼睛，象幽灵似地进了房间。

"尤丽亚，"她轻轻地说，音调深沉，"尤丽亚！——你可以说我傻瓜，淘气——疯狂，但你的心不要避开我，我需要你的同情，你的安慰！——这无非是一种过度的刺激引起的，这场讨厌的舞会害得我晕过去，使我精疲力竭，无可救药，不过现在已经成为过去，我已经好一点了！——太子已经到齐格哈兹村镇去了！——我得去呼吸点新鲜空气，让咱们到园里去散散步吧！"

当尤丽亚和公主来到林荫道的尽头时，一道明亮的光线从丛林深处对着她们射来，她们听见颂扬上帝的歌曲响起。"这是马利亚教堂的晚祷，"尤丽亚响亮地说。

"是的，"公主说，"咱们去那儿，让咱们去祈祷！——你为我祈祷吧，尤丽亚！"

"咱们要，"尤丽亚回答道，心里为朋友的处境感到深深的痛苦，"咱们要祈祷，不让恶鬼的力量压倒咱们，不让咱们纯洁、虔敬的良心由于敌人的引诱而受到打扰。"

马利亚教堂位于公园的最末端，当两个少女来到教堂的时候，许多教徒从里面出来，他们在饰有鲜花和由许多明灯照亮的马利亚圣像前已经作过晚祷。她们两人在祈祷台上跪下来。祭台一旁的小唱诗班里的歌手开始唱起克赖斯勒不久前才作曲的

"Ave maris stella"①。

开始时声音轻柔，后来这支歌越唱越强，越唱越响，唱"dei mater alma"②时是这样，一直到唱"felix coeli porta"③时渐渐减弱，余音袅袅消失在微拂的晚风之中。

两位少女还一直跪着，俯伏着身子作着虔诚的祈祷。教士嘴里喃喃念着祷词，远处，仿佛从夜幕遮盖的天空来了一个由天使组成的合唱团，唱着颂歌："O sanctissima"④，其实这是由正在回家去的歌手们唱起来的。

最后教士给她们祝福。然后她们站起身来，相互搂抱。一种由狂喜和痛苦织成的无以名之的哀愁，似乎要从她们的胸口钻出来，她们受到创伤的心漏出了一滴滴的血，热泪从她们的眼里夺眶而出。

"这是他呀，"公主悄没声息地说。

"是他，"尤丽亚回答。

她们心照不宣，彼此懂得对方说的话。树林意味深长地默然不语，满月正从地平线上升起，她把金色的微光洒遍树梢。歌手们的合唱在万籁俱寂的夜色中还一直隐约可闻，似火的晚霞迎面飞来，在山头上面聚集，明亮的银河使众星显得黯然失色。

"啊，"尤丽亚说道，"咱们内心这么激动到底为了什么，咱们的内心怎么为上千种痛苦切割？——好好地倾听呀，远处的歌声似乎给咱们带来了安慰！咱们已经作过祈祷，天上的神仙从金

---

① 拉丁语：祝贺你，大海的星辰。
② 拉丁语：圣母马利亚。
③ 拉丁语：带来幸福的天堂的大门。
④ 拉丁语：哦，天上的圣母。

云中向我们谈论天上的幸福。”

“是的，我的尤丽亚，”公主严肃而坚定地回答道，“是的，我的尤丽亚，云端之上是快乐和幸福，我希望在我被黑暗势力吞吃以前，天上的天使会把我带到星辰那儿去。我愿意死，但是我知道我死以后，他们会把我送进可怕的土坑，我的列祖列宗就埋在那儿，他们不会相信我已死去，他们还会令人惊惶地复活过来，把我赶出墓穴。那时我既不属于死者，也不属于生者，我哪儿也找不到一个庇护所。”

“你说什么呀，海德维迦，看在诸圣面上，你说呀，你说了什么呀？”尤丽亚吃惊地叫道。

“我已经，”公主接下去说，一直保持着坚定的、几乎是漠不关心的声调，“我曾经做过类似的梦。但是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一位威胁人的祖宗在坟墓里变成了吸血僵尸，它如今吸了我的血。我因为缺血，所以常常会晕倒。”

“你病了，”尤丽亚叫道，“你病得厉害，海德维迦，夜间的空气会伤你的身体，咱们赶快走吧。”

说着，她就搀扶着公主，公主也就默不作声地任凭她扶掖着走去。

这时月亮已经升得高高的，已经悬在兀鹰石的上边，灌木和树丛在月华下变幻莫测，它们窃窃私议，而又絮絮低语，这是夜风轻拂所致，同时呈现出千姿百态，十分可爱。

“在这个尘世上，”尤丽亚说，“哦，还是美丽的，美丽的，大自然不是给咱们表演了它最美妙的奇迹，犹如一位善良的母亲对待她的可爱的子女？”

“你是这样认为吗？”公主回答，过了一会儿她又接下去说：“我不希望你会完全理解我，并且请你把这一切只当作是一种恶

劣情绪的倾泻。——你还不熟悉生活中的毁灭性的痛苦。大自然是残酷的，她只抚爱和看顾健康的孩子，她抛弃病孩，甚至拿起致命的武器反对他们的存在。——啊哟，你知道，本来大自然在我面前展现无非象一个画廊，让鬼神的力量和人的手进行创造，但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我现在感觉到的和预想到的无非是她的骇人的存在。我宁愿在五光十色的社会之间的明亮的厅堂里踯躅，而不愿和你孤寂地在这月夜里漫步。”

尤丽亚发现海德维迦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气急败坏，心里着实吃惊不小，因此她的胳膊不得不使出有限的力气以扶着海德维迦稳当地走路。

她们终于到了宫殿。离此不远，在一丛接骨木下的石凳上，坐着一个身上裹着深色衣服的人影。海德维迦一见此人影，高兴得叫了起来：“感谢圣母和所有圣神，她在那儿啊！”她走过去，蓦地力气倍增，她推开了尤丽亚，向那人影走去，那人站起身来，带着重浊的声音说：“海德维迦，我可怜的孩子！”——尤丽亚看见这个人自头至足用褐色的衣服裹着，这深色的黑影使人看不见她脸上的线条。尤丽亚全身毛骨悚然，便驻足不前。

这两个人，那个女人和公主双双坐到凳子上。那女人轻轻抚摸公主额上的发卷，然后把双手放在公主额上，慢慢地说，轻轻地说着一种曾经听到过但一时记不起来的语言，这样过了几分钟，那个女人向尤丽亚叫道：“姑娘，赶快到宫里去，把宫女叫来，要她们把公主扶回宫去。她已经沉入睡乡，她这次睡后醒来，身体就会变得健康，心里就会快乐。”

尤丽亚来不及表示一下惊异，便遵命跑到宫里去了。

当尤丽亚带着宫女来到的时候，人们发现公主当当心心地裹在披巾里真的睡着了，那个女人已经不知去向。

“告诉我，”尤丽亚下一天早上对公主说，公主已经醒来，健康完全恢复了，丝毫没留下尤丽亚所担心的精神失常的痕迹。“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那个奇怪的女人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公主回答道，“在我的一生中我只见过她一回。你记不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生了一场大病，医生认为我已经没有希望。有一天夜里她突然坐到我的床边，象今天那样哄我入睡，我甜甜地睡了一觉，醒来时毛病霍然痊愈。——昨天夜里这位妇女的形象初次又在我眼前出现，我感觉到她必须再次出现，再次挽救我的生命，事情也果真这样发生了。——看在我面上，请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提起这件事。你也不要露出一句话或者一个手势说明咱们曾经遇到了奇迹。请想想哈姆莱特，并且做我的亲爱的霍拉旭①！——当然，这个女人一定与众不同，有她秘密的特点，不过嘛，就让她对我对你保持秘密吧，进一步去探索这一点我认为是危险的。——我已经痊愈，很快活，不受任何迫害我的幽灵的束缚，这难道还不够吗？”

所有的人对公主的突然痊愈表示惊奇。御医声称，夜晚去马利亚教堂散步，震动了她所有的神经，因此出现了这种迅捷的疗效，可他只是忘了，他自己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处方。本聪夫人自言自语：“嗯！——那个老妇一定在她那儿出现过——但愿这会儿一切成为过去！”——现在是提出传记的多灾多难的问题的时候了：“你……”

（穆尔继续往下写）这么说你爱我罗，亲爱的咪丝咪丝？哦，你再说一遍，再说上千遍，好让我陷入进一步的狂喜之中，说出许多胡言乱语来，如同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家在他的作品创造爱

① 霍拉旭是哈姆莱特的密友，这里故作比喻。

情的英雄人物那样！——然而，最亲爱的，你已经注意到我对歌咏的异常爱好以及我的那种技巧，这些你一定也喜欢吧，忠实的你，给我唱个小调吧？”

“啊，”咪丝咪丝回答道，“啊，亲爱的穆尔，虽然我在歌咏技巧方面并非没有经验，不过你知道，一个年轻的女歌手当她初次在大师和行家面前表演的时候，她们心里会怎么样！——担心和狼狈捏住她们的脖子，最美丽的声音、颤音和下波音以最为糟糕的方式象鱼骨那样梗在她们的喉咙口。——要唱一种咏叹调，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为此按惯例总是以二重唱开头。让咱们试一个小小的二重唱吧，如果你高兴的话，亲爱的！”——这我当然愿意。咱们立即唱起温文尔雅的二重唱：“我们一见钟情，我的心立即飞向你”等等，等等。咪丝咪丝开始时有点胆怯，但是没多久，她来鼓舞我这个有力的假嗓子了。她的嗓音真甜美极了，她的表演圆润、浑厚，总之，她表演出一个出色的歌手的才能。我不禁心花怒放，虽然我看出我的朋友奥维德又一次抛弃了我。因为咪丝咪丝在 cantare① 方面表演得如此出色，而对 chordas tangere② 则一窍不通。我是不敢奢谈吉他的。

咪丝咪丝唱得极为流畅，如水泻地，表情丰富，动作高雅，她唱著名的“Di tanti palpiti”③ 等等，等等。她从歌剧中宣叙调的英雄的强音升高到真正的甜蜜蜜的猫叫的行板。看来咏叹调完全是为她而写的，这样我的心也满溢欢快情绪，我冲口而发出一声响亮的欢叫。啊哈！——咪丝咪丝用这种咏叹调一定鼓舞许多有感情的雄猫！——于是我们又唱出另一崭新的歌剧的二重唱，

① 拉丁语：唱歌。

② 拉丁语：弹弦子。

③ 意大利语：心跳得多么厉害。引自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Rossini，1792—1868）的歌剧«Tancred»（1813）的咏叹调。

这二重唱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这个二重唱仿佛完完全全为我们而写的。那种美妙的花腔过门出色地从我们的内心抒唱出来，因为它们大多数是由半音阶的相连续过程所构成。我借此机会不得不补充说一句我们这种族类只会唱半音阶，因此每个愿意为我们作曲的作曲家，很乐意安排旋律和其他所有的半音阶。可惜我把那个为二重唱作曲的大师的名字给忘了，这是一个干练的可爱的人，一个合我胃口的作曲家。

我们正在唱这二重唱的时候，一只黑雄猫爬上屋顶，目光炯炯地朝着我们张望。“最好请您离开这儿，好朋友，”我向他吼道，“要不，我要把您的眼珠挖出来，把您摔到屋顶下面，但是您如果和我们一起唱歌，那么也可以留在这儿。”

我把这个穿黑衣服的年轻人当作一个出色的男低音歌唱家，因此建议他唱一乐曲，这乐曲我虽然本来不怎么喜欢，但是对当前和咪丝咪丝的分离却是非常合适的。——于是我们唱：“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从此不再和你见面！”我还没有向黑猫作出保证，说上帝会保佑我，这时有一块大瓦片飞到我们中间，一阵可怕的叫声响起：“可诅咒的雄猫给我赶快闭嘴！”我们这一惊非同小可，吓得立刻作鸟兽散，匆匆钻进阁楼里去。——哦，这个没有良心的野蛮人没有艺术感受，他们对不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爱情惆怅的动人倾诉，丝毫无动于衷，他们只知道复仇、暗杀和破坏！

如前所说，那种把我从我爱情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力量，把我推到更深的地方。咪丝咪丝那么富有音乐才赋，我们俩实在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最后她出色唱起我自己的旋律，我对这一无所知，简直象个傻蛋，我在我的爱情痛苦中大大折腾自己，以致弄得脸色苍白，皮包骨头，十分可怜。——我在久久地折磨

自己之后，终于，我终于想到了那个最后的医治我爱情创伤的、虽然是令人绝望的方法。——我下定决心，把我的心和爪献给我的咪丝咪丝，她表示赞同，等到我们成了夫妇之后，我也立即发现我那渴望爱情的痛苦完全消失了。我觉得牛奶汤和烤肉的滋味挺美，我的心情又好起来了，我的胡子理得整整齐齐，我的皮毛保持旧日的那种光彩，十分好看，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注意梳妆打扮，而咪丝咪丝则和我相反，她压根儿不喜欢涂脂抹粉。我不去注意这些，还是象以前那样完成了几首诗歌献给我的咪丝咪丝，这些诗更加漂亮，更加有真情实感，我热中于越来越多地注意表达柔情蜜意，直到这种表达在我身上似乎达到了顶点。我终于还向我的好人献上一本厚书，此书也涉及文学美学方面的所有问题，一只正直的正在热恋着的雄猫对此只能表示希望。此外我们感到，我和我的咪丝咪丝，在我师傅门前的一张草席上，过着一种平静、美满的婚后生活。——然而尘世上的幸福原也十分有限！——我不久发现咪丝咪丝常常当着我的面显得心神不定，每当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答非所问，或者深深地叹气，或者只肯唱感伤的爱情歌曲，不错，她最后脸色苍白，一直病恹恹的。要是我问她到底哪儿不舒服，她便抚摩我的腮帮回答道："没有什么，一点也没有什么，我亲爱的好爸爸，"但这件事我总觉得不是味儿。我在草席上等她，常常是等个空，我徒然地在地窖、阁楼里寻找她，要是我终于找到了她，轻轻地责备她几句，她就请求原谅，说她的健康状况要求她作长久的散步，说一头懂医术的雄猫甚至建议她作一次浴场之行。这又使我感到不是滋味。她可能注意到藏在我内心的忿怒，便故意用爱抚来加以搪塞，不过在这种爱抚中也含有某种特殊的东西，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它，这种爱抚给我的不是温暖而是寒冷。就连这点我也感

到不是滋味。用不到去猜测，我的咪丝咪丝的这种举止有其特殊的原因，只是我内心的最后那颗追求完美的爱情的火星也渐渐熄灭了。她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被那种令人窒息的无聊所控制。因此我走我的路，她行她的道；但要是有那么一回我们偶然都在草席上，于是我们彼此责备对方，但又充满深情厚意，接着我们过起柔情蜜意的夫妇的生活来，并且唱一曲宁静的家庭生活之歌。

有一回，那个穿黑衣服的低音歌唱家到我师傅的房间里来探望我。他说着一种时断时续的十分神秘的语言，然后劈头盖脑地问我，我和咪丝咪丝生活得怎样——总之，我注意到这个穿黑衣服的家伙存心要在我身上发现什么，最后事情终于败露出来。有个在战场上服过役的年轻家伙，如今归家来，住在我邻近的一家小公寓里。这所公寓是由一位住在那里的蹩脚的菜馆老板分配给他的。他身段甚美，体格魁梧，此外他穿一套堂皇的外国制服，上面有黑灰黄三种颜色，为了证明他的英勇，他带领少数几个伙伴清除了一整仓耗子。他胸前别一枚捕鼠能手的荣誉证章，受到当地所有姑娘和妇女的注意。每当他挺胸昂首，用火热的目光扫向四周，以大胆、英勇的姿态出现在大伙儿前的时候，大伙儿的心都迎着他而跳动。穿黑衣服的家伙斩钉截铁地说，这家伙爱着我的咪丝咪丝。咪丝咪丝同样以爱情相回报，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他们每天晚上在烟囱后面或者在地窖里秘密幽会。

"我感到奇怪，"那个穿黑衣服的家伙说，"我感到奇怪，好朋友，您本来是十分机警、精明的，您长期以来怎么没有发现这个秘密，不过相爱着的人常常是盲目的，对不起得很，是朋友的义务要我打开您的眼睛，因为我知道您在您聪明的妻子那里完

全变成了十足的傻瓜。”

“哦，穆齐乌斯，”穿黑衣服的家伙就叫这个名字，“哦，穆齐乌斯，”我叫道，“我是不是傻子，我是不是爱她，这个甜蜜的女叛徒！我祈求她，我整个儿都属于她的！——不，她不可能要我这么干，这个忠实的灵魂！——穆齐乌斯，黑色的诽谤者，收下你丑行的报酬吧！”

我举起抓紧的爪子，穆齐乌斯亲切地瞪着我，十分沉着地说道：“您别激动，我的好人，您分担许多出色人士的命运，在家里到处是可鄙的反复无常，可惜的是特别在我们的族类中更是如此。”我重新放下已经举起的爪子，象满怀绝望那样，数次跳到空间，然后愤怒地叫道：“这本来是可能的吗，可能的吗！——哦，苍天——大地！还有别的什么呢？——我还要向地狱呼喊吗？① 谁在我身上干了这件事，是黑灰黄色的雄猫吗？——而她，那个甜蜜的妻子，本来是那么忠实和娇丽，她蔑视可恶的欺骗，这种欺骗常在她胸口激荡，幸福地沉湎在爱情的美梦中？——哦，你泪水尽量地流淌吧，是忘恩负义者淌的眼泪！——老天啊，上千回诅咒，与你无关，魔鬼应该去抓烟囱那边的身披五彩的家伙！”

“您且定定神，”穆齐乌斯说，“您只管定定神，突然产生的痛苦使您怒火中烧。作为您的真正的友人，我现不想进一步打扰您那惬意的绝望。您如果愿意在她的绝望中自杀，那么，虽然我能够用一种剧毒的耗子药来侍候您，但我不愿这样做，因为您除此以外还是一头可爱的、富有魅力的雄猫，您的年轻生命就这么抛弃未免十分可惜。您该安慰自己，让咪丝咪丝走路，世界上还

① 参见莎士比亚悲剧《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五场哈姆莱特对话：“天上的神明啊！地啊！再有什么呢？我还要向地狱呼喊吗？”（据朱生豪译文，《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有许多可爱的猫啊。——再见，好友！”——说着，穆齐乌斯从敞开着的大门跳了出去。

我默默地躺在炉子下，回想雄猫穆齐乌斯发现我的情况，我内心感到激动，好象一种秘密的喜乐。我现在知道我跟咪丝咪丝的关系，为这个捉摸不定的东西而自我折磨，现在应该结束了。不过要是我为了面子起见才表示出应有的失望，那么我相信，同一种面子要求我去责备那个黑灰黄家伙。

我在夜晚时分躲在烟囱后面窃听这一对情侣的谈话，我禁不住说着“地狱里的可恶的叛徒”，便狠命地向我的情敌冲去。可是他自恃身强力壮，远远超过我——这一点我可惜后来才发现——他抓住我，狠狠揍我耳光，损伤了我的许多皮毛，然后很快地跑掉了。咪丝咪丝晕倒在地上，当我走近她时，她象她恋人一样敏捷地跳起身来，跟着他逃进阁楼里去了。

我腰酸背疼，耳朵滴着血，悄悄地下楼到我师傅那儿去，我诅咒那种想保持我的荣誉的想法，我也认为把咪丝咪丝全部彻底地让给黑灰黄猫，一点也不丢脸。

“多么命蹇运乖，”我想，“为了美妙的有浪漫色彩的爱情，我被扔进路边的水沟，我争取的家庭幸福除了狠狠地挨了一顿揍以外，别的帮助什么也没有。”

下一天早上，当我从师傅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发现咪丝咪丝躺在草席上，这一惊非同小可。

“好穆尔，”她和气而平静地说，“我相信，我已经感觉到，我不再象从前那样爱你了，这使我很痛苦。”

“哦，珍贵的咪丝咪丝，”我柔和地回答，“这件事使我的心象刀绞那样痛，不过我得承认，自从某些事件发生以来，自从你也对我变得冷淡以来，我的心确实是这样。”

“别生气，”咪丝咪丝接下去说，“别生气，好朋友，不过我觉得长期以来你实在叫我受不了。”

“全能的老天啊，”我热情洋溢地叫道，“人们的同情多么宝贵，我的心情跟你一个样。”

我们在用这种方法取得一致看法以后，我们彼此之间因意见不合，无法相处，有必要永远分手，我们以最大的柔情蜜意彼此搂在一起，欢乐和狂喜的热泪夺眶而出！

然后我们分手了，从此以后各自都相信对方的高尚品德和灵魂的伟大，谁听到这一点，不免要称赞几句。

“我也去过阿卡狄亚，”我大声说，我从此比以前更卖劲地钻研艺术和科学了。

（废纸）——“您，”克赖斯勒说，“是的，我从灵魂深处跟您说，这种平静在我看来比咆哮的暴风雨更加危险。这是一场暴风雨来临前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燠热，如今宫廷附近的一切人都在欲来的暴风雨中人心惶惶。国君伊雷瑙斯手里拿本十二开本烫金的天文年鉴之类的书籍查阅。这位最仁慈的君主尽管在光辉节日里不断在屋里挂上避雷针之类的东西，他作为富兰克林第二① 仍然徒劳无功，霹雳还是打进宫里，险些烧焦了他自己的王服。——公主海德维迦现在整个人好象一曲明朗、清晰、喷薄而出的旋律，而不象从前那样，从受伤的心口突然爆发出疯狂、不安的和弦，可是——现在情况不同！海德维迦现在容光焕发，怀着友谊的骄傲，挽住能干的那不勒斯青年的胳膊，大踏步地走

①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北美政治家兼科学家，一七五二年发明避雷针。

来。尤丽亚以她娇媚的方式迎着王子微笑，对他的殷勤有加的态度十分中意，虽然王子的眼睛并没离开他的未婚妻，但他懂得向尤丽亚作恰当的表示，她那颗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心仿佛被跳弹所深深击中，又象威胁人的炮弹恰好正对着她！——如同本聪夫人讲给我听的那样，公主海德维迦相信她受到了 monstro turchino① 的压迫，而对这个温柔、文静的尤丽亚，这个天国的娇女来说，那个漂亮的指挥军队的将军成了令人讨厌的蛇妖！——哦，你们这些喜作猜测的灵魂，你们说得有理！——了不起，我不是念过鲍姆加滕的世界史②，那条到我们乐园里来的蛇③，不是披着闪金光的鳞皮外衣趾高气扬地游来吗？——每当我看到衣服镶金边的王子黑克托尔时，我就会想起蛇的事。——此外黑克托尔又叫珍贵的原始牛头犬，它以无法描述的爱情和忠实追求我。——要是他在我这儿，要是他这样趾高气扬地在一对娇丽的姊妹之间来往，那么我愿意也能够使他依赖于同名的国君。或者说，师傅，因为您懂得某些魔术，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在适当时机怎样变成一只马蜂去跟这家王家犬捣乱，使他放弃他那该受诅咒的设想！”

“我已经，”亚伯拉罕师傅发言道，“我已经给您说服了，克赖斯勒，我现在要问您，如果我向您透露某几件表明您的猜想正确的事，您愿意静静地听我说吗？”

---

① 意大利语：蓝色的怪物。

② 西格蒙德·雅各布·鲍姆加滕（Siegmund Jakob Baumgarten，1706—1757），德国神学家，霍夫曼在这儿引用的文字出自鲍姆加滕著《英国一群学者完成的世界通史翻译》第一卷。其文字为“……由魔鬼附身的蛇不是普通种类的蛇，而是一种身子闪亮长翅膀的蛇……”

③ 指人类始祖住在伊甸园里时，受到蛇的引诱。参见《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三章。

“我难道，”克赖斯勒回答，“我难道不是一个老练的乐队指挥——我这不是从哲学意义而言，就是我把我的我看作为乐队指挥①，而只是考虑到精神方面的能力，要是跳蚤咬了我一口，在‘上等’社会里只好一动不动，装作没有事。”

“事情是这样，”亚伯拉罕师傅接下去说，“您要知道，克赖斯勒，一次难得的偶然机会使我深入观察了王子的生平。要是您把他和乐园里的蛇作比较，你是做得对的。在漂亮的外壳下面——这一点您是不会否认的——隐藏着致命的毒汁，我倒不如说隐藏着荒淫无耻。——他心怀叵测——他干了许多坏事，这我全知道，他的目的是垂涎于娇媚的尤丽亚。”

“嚯嚯，”克赖斯勒叫道，他一边叫，一边在房间里跳来跳去，“嚯嚯，漂亮的鸟儿，这是你的甜蜜的歌曲吗？——天哪，天哪，王子是个干练的家伙，他的两只爪子同时抓向提供给他的果子和禁果！——嚯啦，甜蜜的那不勒斯人，你不知道，尤丽亚是站在一个干练的乐队指挥的一边的，她有丰富的音乐知识，如同你接近她那样，她把你看作是一个必须取消的糟糕的五度和音，而一个乐队指挥所干的三句不离本行，这就是说，他解放你，同时把一颗子弹射穿你的脑袋，或者挥动手边的杖剑砍断你的身体！”——说着，克赖斯勒拔剑出鞘，做出一个武士比武的姿态，并且问亚伯拉罕师傅，要去砍杀王家的一条狗，他是否有足够的风度。

“您且安下心来，”亚伯拉罕师傅回答说，“您且安下心来，克赖斯勒，要收拾王子的这种玩意儿，压根儿用不到这样的英雄行为。对他可以用上别的武器，我会把这武器放到您的手里。昨

---

① 这里暗示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学说。

儿我在渔夫的茅舍里，王子和他的副官打一边走过。他们没有看到我。'公主是美丽的，'王子说，'但是本聪的女儿象神仙！我一看到她，我全身的血都会沸腾起来——哈哈，在我把公主争取到手以前，她一定会成为我的人。——你是否相信，她是铁面无情的？'——'有哪个女人反抗过您呢，王爷，'副官回答说。'可是真见鬼，'王子接下去说，'她看来是虔信上帝的孩子'——'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副官笑着打断了王子的话头，'凡是虔信上帝心无邪念的孩子，对经常获胜的男子的进攻，往往显得手足无措，她们逆来顺受，把一切交托上帝安排，这样胜利者无疑会得到不寻常的爱情！——您同样也会如此，王爷。'——'如果这样，那就会叫人高兴得发疯，'王子回答。'不过我只能跟她单独见面，——怎么个开头呢？'——'再便当，'副官回答，'再便当也没有了。我见过，这小姑娘常常喜欢单独到公园里去散步。要是现在……'此刻这声音逐渐消失在遥远的地方，我无法听清下面的谈话！——也许有人在商量一个今天就要实施的诡计，而这个诡计，非加以粉碎不可。这件事可以由我来干，但是出于某种原因目前我还不想在王子面前露面，因此您，克赖斯勒，必须立刻上齐格哈兹宫廷去，如果尤丽亚在黄昏时分象平日喜欢干的那样到湖边去散步，以便给养家了的天鹅喂食，您要好生注意。在这条路上可能埋伏着意大利的坏蛋。——然而，您要拿起武器，克赖斯勒，并接受最高的必要的指示，以便在反对凶恶的王子的斗争中显示出您的大将才具！"

传记作者对全部支离破碎的原始材料多次感到吃惊，如果现在所讲的这个故事原是用这些材料拼凑缝补而成的。——这里回过头来追叙一下亚伯拉罕师傅给克赖斯勒发过什么指示，不是一件颇合时宜的事吗？因为即便以后会知道上面讲的武器

是什么，然而你，亲爱的读者，仍然不可能看清事实真相。可是不幸的传记作者现在确实不知道那个指示的一个字，我们暂且只好(看来确是如此)让干练的克赖斯勒获悉这一极为特殊的秘密了。——不过嘛，亲爱的读者，你且稍微耐心一点儿，上述的传记作者愿意用他写字的大拇指作担保，在这本书结束以前，这个秘密也会公诸于世的。——现在言归正传，继续把故事讲下去。且说太阳开始西沉，尤丽亚胳膊上挽个满装白面包的小篮子，哼着曲子穿过公园，走向湖边，到了离渔舍不远的桥中央便站停下来。但是克赖斯勒躺在树丛中的埋伏处，眼前拿一个精良的望远镜，有了它，他便能穿过遮掩着他的灌木清楚地望到那边。这时天鹅拍溅湖水游了过来，尤丽亚扔给它面包块，天鹅贪婪地抢走了。尤丽亚继续高声唱歌，这样，她就没有看到王子黑克托尔怎样迅速地向她跑过来。当王子突然站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猛吃一惊，缩成一团。王子抓住她的手，把她按到自己胸前，吻她，然后紧挨着她坐到桥栏杆上。尤丽亚喂鹅，望着桥下的湖面，而王子则在起劲地谈话。

“别装出这种无耻的笑脸，你这娇贵！你难道没看见我就坐在你紧跟前的栏杆上，我可以狠狠地揍你耳光吗？——哦，上帝啊，你的面颊为什么越来越紫，你这个娇丽的天之娇女？——你如今干吗这样诧异地瞅着这个坏蛋？——你微笑了吗？——是的，这是滚烫的有毒的气息，你在它前面必须敞开胸脯，犹似花蕾在灼热的阳光前绽开最美丽的花瓣，然后，猝然地枯萎！”——克赖斯勒这样说着，同时用望远镜仔细观察这一对男女，把他们的形象吊到自己的近跟前。——这时王子也把面包块扔下水去，天鹅可对此不屑一顾，它叫声洪亮，以示反抗。这时王子用胳膊勾住尤丽亚，再把面包块扔下去，仿佛要让天鹅相信，这是尤丽

亚在喂它。同时他的腮帮几乎碰到了她的腮帮。

“这么恬不知耻，”克赖斯勒说，“这么恬不知耻，最仁慈的无赖，威风凛凛的猛禽，你只管紧紧地抓住你的虏获物，但是这儿灌木丛里有个人呆着，已经对准你这个目标，马上要把你的光辉的双翼用枪射穿，让它们不能动弹，这样你和你的自由狩猎就显得异常可怜！”

这时王子挽住尤丽亚的胳膊，双双走向渔舍。刚近渔舍，克赖斯勒就从灌木中出来了，他走向这一对男女，向王子深深打拱行礼，说道：“一个晴朗的夜晚，一种异常新鲜的空气，屋里有一种沁人心脾的香气，最仁慈的王爷，您一定象在美丽的那不勒斯那样，在这儿住下来。”

“您是谁，我的先生？”王子厉声问他。

然而就在这片刻间，尤丽亚已经从王子的胳膊上松开，亲切地走向克赖斯勒，把手伸给他，并且说：“哦，多美啊，亲爱的克赖斯勒，您又来这儿了。您大概知道，我是多么苦苦地渴望着您呀？——事实上，母亲痛骂我，说只要您有一天不上我家来，我就会象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哭哭啼啼起来。要是我认为您对我的唱歌不感兴趣，我会困恼得生起病来。”

“啊哈，”王子大叫，他那恶毒的目光就向尤丽亚和克赖斯勒射来，“哈，您是德·克勒塞尔先生。国王提到您总是说好话！”

“有福了，”克赖斯勒说，与此同时他的脸上出奇地显出上百条大小皱纹，“善良的先生有福了，因为这样我也许会成功地获得福气，我为什么向您仁慈的王子恳求，那是想获得您的保护。——我有这种大胆的设想，您最初看我一眼，就对我表示好意，因为您在打渔舍旁边走过去的时候，出于自己内心极度的激动，枉自赏光使我成为一个胆小鬼，而胆小鬼如今只适用于会出

点子的人，所以……”

“您真是，”王子打断了他的话，“您真是个会开玩笑的人——”

“根本就不是的，”克赖斯勒接下去说，“我虽然爱开玩笑，可只会开蹩脚的玩笑，而这种玩笑又算不得什么玩笑了。目前我乐意上那不勒斯去，在 molo① 上写下几首善良渔夫和海盗帮之歌 ad usum delphini②。最出色的王子，您是一个好样的爱好艺术的先生，您应该通过几次介绍和我……”

“您是，”王子又一次打断了对方的话头，“您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德·克勒塞尔先生，我喜欢开玩笑，实际上我喜欢开玩笑，不过现在您在散步时我不想阻止您——再见！”

“不，最仁慈的先生，”克赖斯勒叫道，“如果有机会在您面前炫耀我的全部光彩，那我是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您想走进渔舍里去，里面有人在敲击钢琴，尤丽亚小姐肯定十分友好地和我唱一个二重唱！”

“那太高兴了，”尤丽亚叫道，挽住克赖斯勒的胳膊。王子一见便咬紧牙关，傲慢地走过来。尤丽亚一边走，一边在和克赖斯勒耳语：“克赖斯勒！这是一种多么与众不同的情调呀？”

“哦，上帝，”克赖斯勒同样轻轻地回答道，“哦，上帝，要不是毒蛇近前来用毒齿把你咬死，那你还在昏昏然地作着好梦呢？”——尤丽亚十分惊讶地瞪着他。克赖斯勒只有过一回，在充满高度的音乐热情中，用“你”③ 称呼她。

---

① 意大利语：港口防波堤。

② 拉丁语：为多芬所利用。多芬系路易十四的王位继承者。这里暗示王子黑克托尔。

③ 在德语中，若非家属和密友，一般用“您”称对方，若用“你”称女方，这表明两人之间有着亲密关系。

二重唱在进行时，王子一再呼叫"好极了"，"精采极了"，一当二重唱结束，他就爆发出一种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用火热的吻拚命吻尤丽亚的一双手，他赌咒发誓说，从来没有哪个人唱的歌使他如此全神贯注，他请求尤丽亚在他唇上亲一下，天堂里琉特琴奏出的玉液琼浆曾在他的唇上流淌过。

尤丽亚一听，赶紧退到一边，心里有点害怕。克赖斯勒走到王子面前说道："最仁慈的王子，您不愿意用一句话称赞我，我作为一个作曲家和能干的歌手，我以为同样有资格受到您的称赞。我因此正好注意到，我以我的蹩脚的音乐知识，还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不过嘛，我在绘画方面也有经验，我有幸给您看一幅一个人的小像，此人的值得注意的一生和他的奇异的结局我是非常熟悉的，只要有谁愿意听，我就把整个故事都讲给他听。"

"操劳过度的人哪！"王子嘴里喃喃地说。

克赖斯勒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匣，从中取出一帧小像，把像递给王子。他定睛一看，脸上的血色顿时消失，他的目光呆滞，嘴唇哆嗦，在上下齿中间喃喃地说道："Maledetto！"① 他拔脚就跑。

"这是什么？"尤丽亚叫道，大惊失色，"看在诸圣面上，你说到底是什么，克赖斯勒——请您把一切经过都原原本本告诉我！"

"该死的东西，"克赖斯勒回答道，"有趣的捉弄，魔鬼的巫术！您瞧，珍贵的小姐，善意的王子怎样迈着大步，奔过桥梁，他的腿儿全听他使唤。——上帝啊，他完完全全违背他那甜蜜的田园牧歌式的天性，他连湖水看也不看一眼，他不想再喂天鹅，这个可爱的善良的魔鬼！"

① 意大利语：该死的东西。

“克赖斯勒，”尤丽亚说，“您的声音使我内心冷得象冰一样，我猜您跟王子的关系上将有灾难出现吧？”

乐队指挥从他原先站着的窗口走开，内心深深激动地瞅着站在他面前的尤丽亚，她两手交叉，仿佛想乞求善良的神灵，她从眼里挤出了泪水，他为她非常担心。

“不，”克赖斯勒说，“没有敌对的不和谐的声音来扰乱天上的悦耳的乐声，这乐声藏在你的内心，你这个虔诚的孩子！——地狱的鬼神化装成伪君子在世界各地乱跑，但是他们没有征服你的力量，你也无法从他们的胡作非为中认出他们来！——您要镇静，尤丽亚！您让我沉默一下，现在一切已经过去！”

就在这一刹那间，本聪夫人十分激动地进房来了。“出了什么事啊，”她叫道，“出了什么事啊？——王子看也不看我一眼，便从我紧跟前发狂似地冲过去了。他的副官在王宫附近迎着他过来，他们俩激动地交谈着，然后我相信我见王子给他的副官某个重要的任务，副官十万火急，跌跌撞撞赶往他住的亭榭，王子则进王宫去了。——园丁对我说，你本该跟王子站在桥上，这时我忽然想起——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发生某种惊人事件的可怕的估计——我急急忙忙过来说，发生了什么事啦？”——尤丽亚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了。

“秘密吗？”本聪夫人厉声地问，同时她用咄咄逼人的目光投向克赖斯勒。

“最善良的咨议夫人，”克赖斯勒回答，“有那么片刻时光——情势——处于主导地位，我的意思是说，在这样的情势中，人得三缄其口，因为他如果把真情公开出来，说明不了问题，只会造成混乱，这种混乱会使有理智的人不知所措！”

由于克赖斯勒沉默不语，本聪夫人的自尊心似乎受到了伤

害，但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乐队指挥陪着咨议夫人以及尤丽亚直到王宫附近，然后他上了去齐格哈兹村镇的归途，他在公园的林荫道上消失以后，王子的副官从亭榭里出来，走上克赖斯勒所走的同一条路。不久林中响起一声枪响！

在同一个晚上王子便急匆匆地离开齐格哈兹村镇，他向国君写信告假，并且答应不久再来。下一天早晨当园丁和他手下人搜索这个公园时，他找到了克赖斯勒的一顶帽子，帽子上血迹斑斑。而克赖斯勒本人则失踪了。——人啊——

第 二 卷

第三部分

学习的岁月
偶然事件的乖张嬉戏

（穆尔继续往下写）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了渴念和热望，经过千辛万苦的搏斗以后，人终于获得了它们，不久那种热望凝结成为冷漠，人又把这种争取来的财富象用旧了的玩具那样扔掉。这样的事情刚刚发生，因鲁莽行事而产生的痛悔随即出现，人又得作新的搏斗，生命就匆匆地在热望和厌恶中消逝。——一度在猫身上发生类似的事情。——这样的说法正确表明了我这个族类的特征，其中也包括勇猛的狮子在内，因此在蒂克的《奥克塔维恩》剧本中连著名的霍恩维拉①也把狮子称做大猫。——不错，我再重复一遍吧，一度在猫身上发生的事情前后都一样，而猫的心完全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东西。

诚实的传记作者的首要职责是，作正直人，决不爱惜自己。十分正直，开诚相见，因此我愿意承认，尽管我对艺术和科学使出了无可言表的努力，然而我常常会突然想到漂亮的咪丝咪丝，这件事彻底地中断了我的学习。

我觉得，我本来不应该让她走，我仿佛鄙弃了一颗忠实于爱情的心，这样的心只能受到虚伪的幻想片刻的迷惑。啊！常常

是这样，每当我想欣赏伟大的毕达哥拉斯②的学说时(我现在研究了许多数学)，突然有一只穿着黑袜的猫爪把所有的勾股定理和假说推翻在一边，她本人也站到我的面前，这个娇丽的咪丝咪丝，她头上戴一顶非常可爱的小天鹅绒帽，她那碧绿、漂亮的眼睛里向我射来闪闪的目光，似乎带有几分婉转的谴责之意。——她的蹦跳非常轻盈，她的尾巴有时蜷曲，有时伸展进退裕如。——我想带着新的炽烈的爱情的狂喜拥抱她，可是这个嘲弄人的幻影一下子消失了。

常常从爱情的安乐土上出现的这类梦幻，给我以某种悲戚，它一定有损于我所选择的作为诗人和学者的前途，而且不久蜕变成一种我无法抗拒的怠惰。我想强自把自己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迅速作出一个重新寻找咪丝咪丝的决定。然而，我的爪子刚抓住第一级楼梯想到上面我希望找到咪丝咪丝的地方去，就马上感到害臊和胆怯。我把爪子重又缩回，悲哀地藏到炉子下面。

我且不管这种心理上的窘迫，我还是为外在的躯体上的安适而高兴，我日益注意到，没有科学的地方，我的身体反而健壮；我发现，我在对镜自照的时候，我因圆圆的脸颊和青春的活力开始受到人们的敬畏而高兴起来。

连亚伯拉罕师傅也注意到我的情绪的变化。每当师傅把可

---

① 在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蒂克的作品«奥克塔维恩皇帝，二幕喜剧»(1804)中，农民霍恩维拉是个粗鲁的诙谐的角色。在这儿文字中所引的一段插曲，指的是霍恩维拉和朝圣者亚当之间的一段对话：
"霍恩维拉：大猫也一起到耶稣的墓地去？
亚当：不是猫，我的朋友，而是一只奇妙的狮子。
霍恩维拉：其结果全一样……(第一幕«田野»)"

②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约公元前500)，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在西方首次提出勾股定理，以及对奇数、偶数和质数的区别方法。

口的饭菜递给我时，我以往总要咕噜几句，或者快活得跳起来，我总是在他双脚的四周钻来钻去；每当他早上起身以后，向我招呼“早上好，穆尔！”时，我也会跳到他的怀里。——如今我已经放弃这一切，满足于亲切地叫一声“咪噢！”或者妩媚而骄傲地拱起背脊，这种动作亲爱的读者都知道叫做弓起猫背。是的，如今我甚至蔑视我本来十分喜欢的玩鸟的游戏。——对我族类的年轻的体操运动员或运动员来说这种游戏的意义何在，可能是很有教益的。——我的师傅把一支或几支毛笔用一根长线束在一起，让它们很快地在空间上下划动，真象飞一样。我躲在角落里窥伺，以恰当的速度、较远的距离跳向那一束笔，直到我把它抓住，并且起劲地把它扯散。这游戏常常把我的整个注意力吸引住，我把这些笔真正当作鸟儿玩，我激情勃发，花了很大的精力和体力，锻炼自己，增强自己的精力和体力。——不错，如今我连这种游戏也瞧不起了，我安安静静地躺在垫子上，让师傅把这些笔高兴挥动多久就挥动多久。

“雄猫，”有一天，当那毛笔刷我的鼻子，并且在垫子上划来划去时，我还来不及眯起眼睛用爪去抓它，师傅便开口向我说话了。“雄猫，你跟从前完全不同了，你一天比一天懒，不想动一下。我相信你吃得太多，睡得太多了。”

师傅说话时有一道光线射入我的内心！我那种可悲的懒散全要怪我思念咪丝咪丝，思念失去了的爱情的乐园。现在我才发现世上的生活怎样和我以及我那努力向上的学习决裂，并维护它的权利。大自然中有些可以让人清楚认识的事物，如同受到束缚的人们把他们的自由牺牲给那种称作团体的暴君一样。我现在把美味的面糊、甜奶和黄油，以及那个用马毛作填料的舒适的大垫子都算在这些事物之内。师傅的女侍懂得出色地准备

那种甜糊，这样每天早上早餐时我有两满碟东西吃，因为胃口大，我把它们全吃光。要是我这样吃早餐，那么科学就一点儿不合我的胃口了，它们对我好象是干巴巴的食物，即使我放弃吃早餐，立即投身到诗歌写作中去，这也无济于事。最近作家们写的受到极高评价的作品，备受欢迎的诗人们的饮誉四方的悲剧都无法抓住我的精神，我陷入了一种放纵不羁的联想，师傅的那一个懂一点手艺的女侍跟写书作家产生了矛盾，我估计那女侍比作家懂的东西多得多，前者懂得分相应的层次，懂得调和，懂得加脂肪多少，懂得甜的程度和浓度。——这种制作精神食粮和身体食粮上的不幸的梦幻的混淆和颠倒啊！——是的，我可以称这种混淆是梦幻的，因为梦的出现并让给我第二种危险的东西，我去找那个用马毛做填料的大垫子，以便舒舒服服地在上面睡大觉。接着娇丽的咪丝咪丝的甜蜜的形象在我眼前出现！——天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联系，奶糊，轻视科学，忧伤，褥垫，无诗意的性格，爱的怀念！师傅说得对，我吃得睡得太多了！——我带着冷泊恬淡的严肃，决心使自己做事有节度，但是雄猫的天性是软弱的，最佳的最出色的决心一碰到乳糊的甜味和富于弹性的褥垫便土崩瓦解了。——有一天师傅从房间出去，我听见他在过道上跟什么人说：“我看，也许是这样，社交活动使它太快活了。不过你们对我也太恶作剧了，你们跳到我的桌子上，掀翻我的墨水瓶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所以我要把你们两个全都扔到园亭里去。”

说完，师傅把门打开一点儿，让什么人进屋来。这个什么人自然不是别人，而是我的朋友穆齐乌斯。我几乎没法把他认出来了。他的毛发从前是又直又光亮，现在乱七八糟，不象个样儿，眼睛深陷在脑袋里，他本来虽有点儿粗野，但还过得去，现在

可带有傲慢和残暴的成分了。"喂，"他扑哧扑哧喘着气跟我说，"喂，我到哪儿去找你啊！我得到你躲着的他妈的炉子后面去找你吧？——不过请你允许我！"他走到碟子边，把我省下来的当晚饭用的油煎鱼啖个精光。他一边吃一边说："说呀，以魔鬼的名义你说呀，你藏到哪儿去了，你干吗不到屋顶上来，哪儿都不露面，你在哪儿得意啊？"

我解释道，在我放弃对娇丽的咪丝咪丝的爱情以后，我忙于搞科学活动，因而我没有时间来考虑散步之类的事情。我对社交活动一点也不感兴趣，因为我在师傅这儿样样都有，如意称心，乳糊，鱼，肉，一个软软的窝场等等。对我这种脾胃和气质的雄猫来说，一种安稳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是极其良好的，因此我不得不害怕我过的这种生活有可能被打扰，如同我遗憾地察觉到我对小咪丝咪丝的恋情还没有完全泯灭，要和她再次见面的渴念容易在我心里过急地冒起，事后我也许会对此事深自后悔。

"你以后再给我留一条油煎鱼！"穆齐乌斯说，用弯弯的爪子只擦擦嘴巴的表面、胡须和耳朵，便坐到我一边的垫子上来。

穆齐乌斯在作了几秒钟的满意表示以后，便用柔和的声音和姿势说："你算一算吧，算一算吧，我的好兄弟穆尔，真走运，我忽然想到你隐居的地方来找你，而师傅又让我进来找你，没讲半句反对的话。你真是处在绝大的危险之中，只有一头干练而年轻的、脑袋里有文章、四肢坚强的雄猫，才会陷入这种危险。这也就是说，你处在一种成为令人厌恶的市侩的危险之中。你说，你在从事严谨的科学研究，从而抓紧时间，雄视其他的雄猫。对不起，兄弟，你这话决不是真的，我看你面孔滚圆，身体发胖，毛发净光铮亮，就我看来，你根本不象一个书呆子，不象个熬夜的人。请相信我的话，是这种可诅咒的舒适的生活把你搞成这种

懒散的样子。如果你象我们那样不得不费尽心机和力气才能抓到一条鱼或一只鸟，那么，你的想法就完全不同了。”

“我想，”我打断了我朋友的话，“您的处境好，称得上很幸福，您要不然也……”

“那是，”穆齐乌斯十分恼火地打断我的话，“那是另一回事，不过别称我您，我禁止你这么叫，而要用你，直到咱欢饮一堂，义结金兰。——不过你是个市侩，不懂得用习惯来理解。”

经过我向发怒的朋友表示歉意和请求原谅以后，他方才用温和的语调接下去说：“那么如同我说过的那样，你现在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兄弟穆尔。你得走出这个圈子，你得到广大的世界上去。”

“天哪，”我十分吃惊地说，“你说什么呀，兄长穆齐乌斯，我该到广大的世界上去吗？——你难道忘了，几个月前我在地窖里跟你讲的话，我是怎样从一辆半篷的英国车上跳进这个广大的世界里去的？我四面楚歌，危险威胁着我？最终好蓬托怎样搭救了我，把我带到我主人那儿的？”

穆齐乌斯幸灾乐祸地笑了笑。——“是的，”他接下去说，“是的，正是这样，这中间正好有个好蓬托！——他穿着豪华，绝顶聪明，有时也当傻瓜，是个傲慢的伪君子，他所以接受你，那是因为他正好没有更好的勾当可干，他正欲寻欢作乐，你要是在集会场所或党派机关里找他，你再也认不出他来了，是的，你再也认不出来了，因为你不是他一类货色，你会遭到鄙夷，认为你是局外人！这个好蓬托，不是把你引进真正的世界生活中，而是跟你谈论愚蠢可笑的人类的故事！——不，好穆尔，那种事件给你展示了另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世界与你归属的不同。请相信我的话，你闷头学习对你根本没有帮助，这反而给你造成更多的损害。因为

你一直是个市侩，在这广大的地球上，再没有比一个学者型的市侩更为令人觉得无聊和倒胃口的了！”

我真诚地向我的朋友穆齐乌斯承认，我没完全领悟市侩的表现和他自己的看法。

“哦，我的兄弟，”穆齐乌斯回答道，同时他优雅地一笑，这样他在这一刹那间显得格外漂亮，似乎又恢复到了原来的老样子了，“哦，我的兄弟穆尔，给你解释这一切的尝试，完全是徒劳的，因为只要你还是一个市侩，你永远不会理解市侩是什么。要是你今天愿意凑合着一个猫市侩的若干基本特征，那么……”

（废纸）——这场戏文真是世上少有。公主海德维迦站在房间中央；她的面色十分苍白，目光呆滞，象死了一般。伊格那兹太子正在和她玩耍，仿佛和一个四肢能活动的木偶玩耍一般。他把她的胳膊抬到空中，如果他再把胳膊弯下，那胳膊停了一停，重又垂下。他把她轻轻地推向前，她就走几步，他让她停住，她就站着纹丝不动，他放她到沙发椅上，她就坐着。太子一心一意在玩耍，根本没发现有人走进房里来了。

“你在干什么，太子！”——王后这样对他叫道，于是他就嘻嘻地一笑，高兴地搓搓手，斩钉截铁地说，他的妹妹海德维迦现在变好了，乖了，他希望她作什么她就作什么，全不表示反对，也不象从前那样把他臭骂一顿。——说着他又重新开始做起各种军事指挥来，而公主呢，一任摆布，做出了他希望的种种姿势，每一回，当她按着他要求做成某种姿势仿佛象受魔法定住时，他就呵呵大笑，高兴得狂蹦乱跳。

“这是不可忍受的，”王后以颤抖的声音轻轻地说，眼里噙着晶莹的泪水，这时御医走向太子，厉声喝道：“您给我住手，太子！”然后他把公主拥在怀里，轻轻地把她放到房间里的榻上，拉

起了窗帘。“这正是，”他然后转身对王后说，“这正是让公主作必要的、无条件的休息的时候了，我请太子离开房间。”

太子伊格那兹手足无措，嘤嘤地呜咽起来，现在连不是太子，不是贵族的随便什么人都来对他发号施令了，都敢来反对他了。他宁愿留在妹妹公主身边，也不稀罕那些最漂亮的杯子了。御医先生根本没有资格对他下命令。

“你走吧，亲爱的王儿，”王后和气地说，“到你房间里去吧，公主现在得好好休息，饭后尤丽亚小姐会来。”

“尤丽亚小姐！”太子叫道，同时稚气地一笑，蹦蹦跳跳一阵，“尤丽亚小姐！——哈哈，这好极了，我要给她看新铜雕，这是我摹仿历史上作为佩挂大勋章的拉赫王子的水王而作的！”——说着，他郑重其事地吻了吻王后的手，然后把自己的手伸向御医，并且带着傲慢的目光要御医吻他的手。可御医拉住了太子的手，把他领到门边，打开门，客气地欠一欠身子，太子这才高高兴兴地被送走了。

王后瘫倒在靠背椅上，十分痛苦，气急败坏，用手托住脑袋，以悲痛欲绝的表情轻轻地自言自语：“天大的罪孽压在我身上，老天对我惩罚得如此严厉呀。——这个儿子永远象个三岁小孩，非常幼稚，这是报应——而现在——海德维迦——我的海德维迦！”——王后陷入了悒悒的沉思。

御医在这期间费尽辛苦给公主灌了几滴药水，然后把宫廷侍女召来，要她们把仍然呆若木鸡的公主抬到她自己的房间去，接着御医吩咐她们，公主病情如果出现最微小的变化，她们应立刻去把他叫来。

“最仁慈的王后，”御医转身对王后说，“尽管公主的病情显得如此奇特，如此令人担忧，但是我很有把握地相信，这种病情

立即会好转，不会留下微小的危险后果。公主害的是那种十分奇特的痴呆性痉挛，这种病在医学实践上是很少遇到的，这种毛病有些著名医生一生中也没有机会碰到和观察到。因此我实际上要高度评价这个难得的机会……”御医说到这儿停了一停。

“啊哟，”王后以一种痛苦的声调说，“我从这上面认识重实践的医生，如果他只是为了丰富自己的见识，那么他不会注重这种无涯的痛苦的。”

“还在，”御医接下去说，并不去理会王后的谴责，“还在不久以前我在一本科学著作上看到了类似公主毛病的例子。一位女士（书的作者说）从维苏尔到贝藏松① 去打一场官司。事情的重要性、打败官司的忧虑，都是她能忍受的最敏感的可厌事件，而且一定会把她推入困境，她心里非常不安，这种不安使她的内心上升到病态的兴奋。她夜晚失眠，吃得极少，有人看见她在教堂里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下跪、祈祷，各种方式足够表现出她那反常的状态。后来终于到了决定官司胜负的那一天，她身上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在场的人都以为她中了风。请来的医生发现这位女士坐在一张靠背椅上纹丝不动，闪闪发光的眼睛一直瞪着天空，眼睑敞开，一动不动，两臂高举，双手交叉握着。她原来那张悲哀、苍白的脸变得比平时气色好、愉快和可爱，她的呼吸通畅、平稳，脉搏柔和、缓慢、相当饱满，几乎象一个安静的入睡的人。她的四肢顺柔、轻松，可以任意摆成各种姿势，连一点反抗也没有。但这表明是一种病态，她的四肢不可能达到自己活动裕如的地步，人家怎样摆布，她无法改变姿态。有人把她的下巴推向一边，她的嘴便一直张开，再也闭不拢来。人们把

① 法国地名。

她的一条胳膊抬起，然后把另一条抬起，双臂就不再弯向旁边。人们把她的背部和后身弯在一起，举到空中，本来这样的姿态谁也不可能持久，但是在她身上却出现了。人们想随心所欲地把她的身躯弯来弯去，这身躯一直保持完全的均势。她显然完全失去了知觉，人们摇撼她，捏她，挟她，折磨她，把她的脚放在炭火盆上，在她耳朵里喊叫，说她的官司将会打赢，一切都是徒劳，她没有表现出任何还有生命的象征。渐渐地她苏醒过来，但是说话颠三倒四，互不连贯——终于……”

医生稍作停歇时，王后说："您讲下去，讲下去，别瞒我什么，即使最可怕的事情也要讲出来！——是不是这位女士后来发了疯！”

“够了，”御医接下去说，“够了，要补充的东西不多了，这位女士的这种可怕状态只持续了四天，她回到了维苏尔以后，病完全痊愈，没留下一点儿这种怪病的后遗症。”

当王后重又陷入沉思以后，御医便在详细诉说他想用来治疗公主毛病的药品，最后他完全置身在科学的检阅中，仿佛他在一次会诊中向有高深造诣的医生们作报告。

“什么，”最后王后打断滔滔不绝的御医说，“有关科学所提供的种种治疗手段对她有什么帮助呢，如果毛病得到治疗，而精神的健康却受到损害呢？”

御医沉默一会儿以后接下去说："王后，贝藏松的那位女士患的奇异的痴呆症表明，她患病的原因在于某种心理因素。当这位女士的知觉有几分恢复以后，人们对她采用的治疗方法是：鼓励她，告诉她那桩可恶的官司会打赢——若干最有经验的医生对此获得一致看法：某种突然产生的强烈的心理活动是出现这种毛病的最初诱因。公主海德维迦神经过敏达到最高的、异乎

寻常的地步，我有时想把她神经系统的机构本身称做反常的。不错，心灵上的某种激烈的震动，也会在她身上诱发这种毛病。人们得首先找出并探究毛病产生的原因，以便在心理上对她起明显的作用！——王子黑克托尔的迅速离去——嗯，王后，作为母亲也许比任何一个医生看得更深，然后把最好的治疗手段交到医生手里，让他去作有益的治疗。”

王后站起身来，傲慢而又冷冷地说：“连市民家的妇女也乐意保存女性内心的秘密，何况王室的内幕只能向教堂和教士打开，而医生又不能算在这些人里面的！”

“怎么，”御医生气地大声问，“谁又能把这种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健康严格地截然分开？医生是第二类忏悔神父，人们必须让他看到自己心灵深处的状态，如果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想让危险轻易滑过的话。您想想太子的病史吧，王后——”

“够了，”王后几乎以不满的神色打断了医生的话，“够了！——我从来不让别人说动我去干一种不恰当的事，我同样不相信，某种不恰当的东西，即便只是思想或感情的一闪，便能导致公主生这场毛病。”

说着，王后便转身离去，让御医一个人留下来。

“真奇怪，”御医一个人自言自语，“奇怪的女人，这位王后！她乐意劝别人和自己相信，大自然用来粘合人们灵魂和躯体的粘合剂如有必要，可以用一点王家成分构成，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粘合剂，根本无法和大自然用来粘合我们这些出身于市民家庭的贫穷的大地之子的粘合剂相比。——人们压根儿不用去想，公主有一颗象西班牙王侯的心，因为尼德兰善良的市民为他们的王后当作礼品织造丝袜，而受到了他的鄙夷，因为提醒人们去回忆西班牙女王有一双和别的善良人一样的脚，这是不恰当

的！——然而可以打赌的是，在这颗心中，在导致妇女的种种痛苦的实验室里，去寻找袭击公主的、形成种种最可怕的神经毛病的原因是必要的。”

这位御医想到王子海克托尔的迅速出走，想到公主的过度的病态的激动，想到公主反对王子的激烈的方式（这点他已经听说了），因而他觉得是某种突然出现的爱情的纷争导致公主骤然害了这场大病。——人们将拭目以待，看看这位御医的估计是不是有根有据。至于那位王后，她也作类似的估计，正因为如此，御医的一切诘问和探索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宫廷把任何一种较深的感情当作是不允许的和下流的而弃之似敝屣。——王后本来也讲感情的，但是这种称作礼节的一半有点可笑、一半令人反感的庞然大物，象个威胁人的恶梦那样压在她的心头，任何叹息或内在生命的象征，都不应从她的心里往上冒出。连她和公主和王子一起经历的一幕幕镜头都成功地熬过来了，她还骄傲地拒绝了只想请她帮助的王子。

虽说王宫里发生了这样的事，可公园里也不是平平静静的，这里又得补叙一番。公园进口左边的树丛里站着胖胖的内廷总监，他在抽了一管烟以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金匣，用上衣袖子拂了几下，然后递给国君的随身侍从，并且说：“尊敬的朋友，我知道您喜欢这类饰物，请您收下这个匣子，当作我的微薄心意的象征，这种心意您是随时可以从我这儿获得的。——不过嘛，您说说看，老弟，这跟少有的异乎寻常的散步有什么关系？”

“您的恭顺的奴仆向您表示感谢，”随身侍从回答道，一边把金匣放进口袋。然后他咳嗽几声，清清嗓子，接下去说：“尊敬的阁下，我可以保证说，我们那位主人自从仁慈的海德维迦失去五官知觉这一刹那起，变得非常惊觉，人们不知道公主为什么会变

得这样。今天他们高高地站在窗边有半个钟点之久，用右手的手指狠狠地敲击着镜子玻璃，弄得玻璃丁丁当当，乒乒乓乓。如同我那位已故的连襟，宫廷号手喜欢说的，那是些有着优美旋律、新鲜内容的漂亮的进行曲。——阁下知道，我那位已故的连襟，宫廷号手，是个能干人，他吹奏起来极为粗犷，象个魔鬼；他的粗声大气，懒懒的腔调，吹出来却象夜莺鸣声，至于主音吹奏……”

“这一切，”内廷总监打断了对方滔滔不绝的讲话，“这一切我全知道，我的老弟！您那已故的连襟是个出色的号手，可是现在，陛下的所作所为，仿佛他们已经停止了这样的敲击？”

“所作所为！”随身侍从接下去说，“嗯！——正巧没有多少。陛下转身用火红的眼睛瞪着我，以可怕的方式抽出了佩剑，同时大声吆喝道：‘弗朗索瓦——弗朗索瓦！’——‘陛下，我在这儿，’我叫道。于是王上十分恼火地叫道：‘蠢驴，你干吗不早回答！’接下去又说：‘把我散步时穿的衣服拿来！’——我就按陛下吩咐的去做了。陛下便把没有星星的绿绸外套穿在外边，到公园里去散步了。他禁止我跟在他左右，可是——高贵的阁下，您一定知道，王上去的地方如果发生了意外，那就不得了——嗯！——我于是远远地尾随在他后面，我看到王上走进渔舍里去了。”

“去找亚伯拉罕师傅！”——内廷总监极为诧异地高声嚷道。

“是这样的，”随身侍从扮了一个一本正经的十分神秘的脸色说道。

“走进渔舍去，”内廷总监再一次说，“到渔舍里去找亚伯拉罕师傅！——陛下从来不到渔舍里去找亚伯拉罕师傅的！”

随即来的是一阵沉默，他们在作种种猜测，内廷总监于是接下去说：“陛下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表示吗？”

“一点儿也没有，”随身侍从郑重其事地说。“然而，”他狡黠地笑了一笑接下去说，“渔舍的一扇窗子开向密密的丛林，那儿是密林深处，寂静异常，屋内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人们能够……”

“老弟，要是您愿这么干，那就好极了！”内廷总监喜不自胜地说。

“我愿意干，”随身侍从说，然后便轻手轻脚地走了。然而当他从丛林里出来的时候，正欲回宫里去的国君站在他的紧跟前了，险些儿和他撞个满怀。他带着胆怯的敬畏之情往后退几步：“Vous êtes un grand Tölpel！”① 国君向他厉声喝道，然后冷冷地向内廷总监招呼一下：“Dormez bien！”② 然后带着跟在他后面的随从走进王宫去了。

内廷总监惊惶失措地站在那儿，喃喃自语：“渔舍——亚伯拉罕师傅——dormez bien——”决定立刻去找王国首相，以便对这个特殊事件商量应付办法，并且尽量从这个宫廷里可能产生的严重事态中找出某种出路。

亚伯拉罕师傅陪伴国君一直走到灌木丛边，内廷总监和国君随身侍从刚才就是藏在那里的。到了这里，师傅应国君的指示便返回去了，因为国君不愿意让人从王宫的窗子里望见他与师傅同行。亲爱的读者知道，国君只身秘密到渔舍里访问亚伯拉罕师傅掩人耳目十分成功。然而他没料到除了他的随身侍从以外，还有一人窥见了他的这一行径。

当亚伯拉罕师傅差不多到达住所的时候，完全出乎他的意

---

① 法语：你是个笨蛋！
② 法语：您好好睡吧！

料，本聪咨议夫人从渐渐暗下来的小径上向他迎面走来。

“喂，”本聪夫人苦笑着向他招呼，“国君在您这里带了良策回去，亚伯拉罕师傅。事实上，您是王室的真正支柱，您给王室父子送去智慧和经验，要是良策有待商讨或者计无所出时……”

“就这样，”亚伯拉罕师傅打断了本聪夫人的话，“就这样需要一位咨议夫人，这位夫人实际上是一颗明亮的星辰，它普照这儿的万物，在它的影响下，即便是一个贫穷的老琴匠也能够不受打扰地过他朴实简陋的生活。”

“别开玩笑了，”本聪夫人说，“别开这样刻薄的玩笑了，亚伯拉罕师傅，一颗普照万物的明亮的星辰，可能从我们的地平线上逃走，迅速隐退，最后直至完全消失。最罕见的事件，看来就是想剪除习惯上被人称作宫廷的家族，在这个孤寂的家族里有一个小城和新增加的数十人。——这位众所瞩目的未婚夫黑克托尔迅速地离去——使海德维迦处于危险的境地！——事实上，国君如果不是一个毫无感情的人，这件事也势必深深地压垮了国君。”

“不是，”亚伯拉罕师傅打断了本聪夫人的话，“您过去不总是持这种意见的，咨议夫人。”

“我不懂您的意思，”夫人带着蔑视的声调说，同时她向师傅投去锋利的目光，然后便很快地转过脸去。

国君伊雷瑙斯怀着信赖的感情，给亚伯拉罕师傅送来了信任，是的，国君必须给师傅精神上的优势，所有身份尊卑的考虑一概排除一边，到渔舍里去尽情畅谈，但是对本聪夫人关于白天骚扰事件所持的种种态度，全都保持沉默。师傅知道这一点，他不允许去迁就咨议夫人的敏感，虽然他奇怪夫人非常冷静，沉默寡言，但是她终究掩盖不住自己内心的感情。

咨议夫人不得不感到深切的痛苦，她对国君拥有独占的监

护，她又一次，而且是在十分危急的片刻看到监护权遭到了损害。

也许是出于日后会显得明白的一些原因，公主海德维迦和王子黑克托尔的结合是咨议夫人极其热切希望的。这种结合如今处在危险之中，她相信事情确是这样，任何一个第三者插入这件事在她看来势必都成为一种威胁。除此以外，她初次看到一种无法解释的秘密把她团团围住，国君初次默不作声；她习以为常地统治着这个美妙的宫廷的全部戏文，她的感情有可能受到更深的伤害吗？

亚伯拉罕师傅知道一个激动的女人除了以不可克服的镇静来对付以外，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因此他一言不发，而是默默地在本聪夫人一边走来，夫人沉思着向着那座亲爱的读者都熟悉的小桥。夫人双手撑着栏杆，遥望远处的灌木，正在西沉的太阳似乎要向灌木告别似的在它们上面撒下了金色明亮的光线。

"一个绚丽的黄昏，"咨议夫人说，并没转过身来。

"真是这样，"亚伯拉罕师傅回答，"真是这样，象一颗无拘无束不受打扰的心灵那样寂静、平安和喜乐。"

"您不要，"咨议夫人接在后面说，她本来用亲热的"你"称呼师傅，如今她放弃了这个称呼，改用"您"这个词，"亲爱的师傅，国君突然只对您表示信任，只跟您商量事情，因而使我感到痛苦，您不要见怪。本来对这样的事情，富有经验的女人会出更好的主意，会作出更好的决定的。当然对此，对此完全出自一种我无法掩盖的小小的神经过敏。我完全镇定自若，只是这种方式有点伤人感情。国君本来可以把我从另一渠道获悉的一切原原本本告诉我，事实上我可以对您，亲爱的师傅回答他的一切表

示十分赞同。——连我自己也承认，我做的某些事是不值得赞赏的。尽管这既非出自女人的好奇，也不是出自对王家所有事情的最深切的同情，我在此表示歉意。要是您知道，师傅，我偷听了你们的谈话，偷听了您跟国君的全部谈话，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

在本聪夫人说话的时候，一种异常的、由讽刺和嘲弄与深切的痛苦混合的感情攫住了亚伯拉罕师傅的心。如同国君的随身侍从那样，亚伯拉罕曾注意到如果有人藏在渔舍窗前的灌木深处，就能听到屋里所讲的每一句话。他通过一个巧妙的声学装置，成功地使屋里所讲的每一句话在外边变成混乱的无法听清的声音，即使外边站着人也无法分辨一个音节。——因此在师傅看来，夫人乞求于谎言以便摸清她可能猜到的几分秘密，这不免有点可悲。但也不是国君能把这种秘密信托亚伯拉罕师傅的。——日后人们会获悉国君和师傅在渔舍里的磋商。

“哦，”师傅叫道，“哦，我最仁慈的夫人，这是从事生活方式改革的妇女的活动精神本身，把您带到渔舍旁边来的。没有您的帮助，我这个贫穷的没有经验的老头怎能在这一切事情中找出准确的方案呢？我正愿意把国君信托我的一切详详细细地讲给您听，不过嘛，这不需要进一步解释了，因为您是熟悉这一切的。承蒙您夫人不弃，要我把心里的一切吐露出来，其实我能描绘的也许比实际存在的要糟。”

亚伯拉罕师傅讲话的声调是如此天真诚挚，这使得虽有敏锐观察力的本聪夫人也无法立刻断定，师傅在这儿是不是在故弄玄虚，而对此形成的尴尬局面却割断了每一根她掌握的线条，这种线条可以结成对师傅来说非常棘手的圈套。于是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她虽然想找话来说，但是全归徒然，她象着魔似地站

停在桥上，眼睛盯着下面的湖水。

师傅一旁观察着她的痛苦有好一阵，接着他的思想转到日间发生的事情上去。他十分清楚，克赖斯勒正巧站在这件事情的中心，一种对失去这位亲密友人的深切痛苦紧紧攫住了他，他情不自禁地叫出了一声："可怜的约翰内斯！"

这时本聪夫人迅速转身对着师傅，十分冲动地说："怎么啦，亚伯拉罕师傅，你毕竟不会这么蠢笨相信克赖斯勒已经完蛋？一顶沾有血迹的帽子能够证明什么呢？——是什么事情使他如此突然作出可怕的自杀的决定——人们本来也已经找到他了。"

师傅听本聪夫人谈到自杀，吃惊不小，这儿似乎产生了完全另一种嫌疑；在他还没有作答以前，咨议夫人接下去说："他走了，这对我们有利，这对我们有利，这个不祥的人，他在哪儿露面，哪儿便会出现骚乱和不幸。他的热烈的性格，他的愤世嫉俗，我无法用别的方法来表示的他受人称赞的幽默，会感染每个敏感的心灵，他就跟这些人干残酷的勾当。要是对理智的优势的种种普通形式的抗拒，产生嘲弄种种传统关系的蔑视，那么我们大家必须跪在这位乐队指挥的面前。然而他应该让我们安静下来，不要反对一切受真正生活正确观点制约的事物和作为我们有理由满意的将要得到承认的事物。因此，应该感谢老天，他离开这儿了，我希望永远不再见到他。"

"然而，"师傅口气和顺地说，"然而您过去是我的约翰内斯的朋友，咨议夫人，您在险恶的时代接受了他，亲自把他引上正道，恰恰只有那种传统关系要把他引入歧途，不是您又那么起劲地要捍卫这种传统关系吗？——如今多大的谴责突然临到我那善良的克赖斯勒身上？——是什么样的一种恶意从他内心冒出？因为在最初片刻，偶然事件把他扔进一个新的领域，因为生活对

他敌视，因为罪行威胁着他，因为——一个意大利匪帮迫害他，所以我们要恨他吗？”

咨议夫人听了这一席话显然大吃一惊。——“什么样的，”接着她以颤抖的嗓音说，“您胸中怀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恶毒的思想啊，亚伯拉罕师傅？——可要是克赖斯勒真的完蛋了，那么受到他糟蹋的未婚妻在这一刹那也算报了仇。我内心有个声音对我说，是克赖斯勒一个人要对公主的可怕病情负责。他毫不姑息地在病人的内心绷紧柔弦，直到那弦完全断裂。”

“就是这样，”亚伯拉罕师傅不怀好意地回答，“那位意大利先生就是这样，他能果断地派出进行报复活动的人。夫人，我跟国君在渔舍的谈话，您果真完全听到了吗？那您也一定知道公主海德维迦在林中响起枪声的刹那间，便失去了知觉，象个死人一般。”

“事实上，”本聪夫人说，“人们希望都信仰这一切幻想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现在还被端上桌来款待我们。人们乐意相信心灵上的沟通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然而，我还要讲一遍，他走了，这对我们有利，公主的状况能够而且也会改变。——厄运已经赶走了我们宁静的破坏者——亚伯拉罕师傅，不是用这种方式在我的朋友的内心深处决裂，而是生活不再给他安宁吧？假定这是真的，那么……”

咨议夫人还没有把话讲完，但亚伯拉罕感到内心冒起一股怒火，他竭力把它压下去。

“什么，”他提高嗓门道。“你们大伙儿都反对这个约翰内斯，他在你们身上作过什么坏事，弄得你们不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个安身之所和立锥之地？——你们不知道这一点吗？——不，那么让我来告诉你们。——你们瞧，克赖斯勒衣服的颜色跟你们

不一样，他不懂得你们的俗语，你们端给他一张椅子，好让他坐到你们中间来，可这张椅子对他来说是太小了，太窄了；你们根本不能把他尊为你们的同类人，这会叫你们恼火。对于你们为改造生活所签订的协定，他不愿承认这种协定的永恒性，不错，他认为，束缚你们的可怕的幻想，根本不让你们看透原来的生活；你们相信可以用来统治国家的庄严性，有时在你们看来实在高深莫测，甚至有点儿滑稽可笑；你们把这一切统统叫做愤世嫉俗。他特别喜爱那种产生于深刻观察人生的玩笑，把它称做大自然最美丽的才赋，这是大自然从她本质的最纯洁的泉源中汲取来的。可是你们是一些高尚的严肃的人们，不愿开玩笑——真正的爱情之神住在他的心里，这个神能够温暖一颗永远冻僵了的心，是的，在这样的一颗心里永远不会冒出火星，但是这个神能使它燃烧起来吗？你们不喜欢克赖斯勒，因为你们觉得你们被迫接受的优势的感情是令人不愉快的，因为你们害怕这个人，这个人跟更高级的事物打交道，这种事物恰好比你们狭小的圈子高明。”

“师傅，”本聪夫人以一种低沉的声调说，“亚伯拉罕师傅，你为你朋友说话的这种热情，把你带得太远了。你不想伤我的心吗？——嗯，不错，你这一点总算成功了，因为你唤醒了在我内心沉睡了好久的思想！——你把我的心说成是僵死的吗？——你到底知不知道，当时爱情之神是否对他友好地讲过，我不是一个人在偏激的克赖斯勒所蔑视的传统的生活关系中找到了安慰和宁静？——你到底是不是相信，有某些痛苦经验的老人起来反对上述那种传统关系，想在自我存在的故弄玄虚中走近那种世界精神，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吗？我知道，克赖斯勒骂我是最冷漠最枯燥最不激动的生活本身；如果你称我是僵死的，这是从你自身

的僵死状态中说出来的，这是他的判断。但是你们那个时候能否看透这种冰块，这种冰块早已作了我护胸的铠甲？——纵然在男子们那儿爱情创造不出生命，而只是把生命置于山巅，从山巅上下来还有安全的道路好走，创造和形成我们的整个存在的我们最大的希望，则是我们初恋的片刻。如果生活需要这种敌对命运，从而错过了这初恋的片刻，对这个懦弱的女子来说，就是错过了整整一生，这个女子一方面生来就有比较强大的精神力量，她以巨大的力量奋发向上，正巧在普通的生活关系中赢得了一个给她安宁与和平的形象，一面她走向灭亡，走向绝望的虚无飘渺之中。——让我告诉你，老人——在这里夜间的黑暗中，当信任蒙上一层面纱的时候，让我来告诉你！——当那个片刻在我生活中出现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一片刻的时候，它就在我内心燃起最真挚爱情的熊熊火焰，只有女人的胸口有可能藏着这种爱情。——于是我跟那个最象善良的丈夫本聪，站在婚礼圣坛之前。他那种完全无足轻重的样子，保证了我想过一种和平生活的希望，从我的嘴唇上从不泄露出怨艾和谴责。我只利用普通人的圈子，就是在这样的圈子里，也有不知不觉地引我走上歧途的东西，有些东西看来该受惩罚，我只知道以当前关系的渴望来请求原谅，这样，就让这个象我一样要经历艰苦斗争的女人先来诅咒我。这种斗争导致完全放弃一切更高一级的幸福，这也无非是一种甜蜜的梦幻。——国君伊雷瑙斯想了解我的身世。——然而我对早已过去的事情缄默不语，要谈只谈当前的东西。——我听任你来窥探我的内心，亚伯拉罕师傅，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如同这儿的事物所持的态度那样，不得不把任何探索异国原则的行动认为是十分危险的，因而也感到害怕。我自己的命运在那多灾多难的时刻里象一个青面獠牙的幽灵向我大做鬼脸。我

已经作出了计划，我要拯救我认为珍贵的东西。——亚伯拉罕师傅，您不要跟我对着干，或者如果你在斗争中愿和我站在一起，那么您一定预见到，我不会败坏您的出色的魔术的！”

“不幸的女人，”亚伯拉罕师傅叫道。

“你说我不幸吗，”本聪夫人回答，“说我吗，我懂得和一种敌对的命运斗争，我在觉得一切都已失去的地方去赢得安宁和满意吧？”

“不幸的女人，”亚伯拉罕师傅用一种由于内心激动而产生的声调再次叫了一声，“可怜的、不幸的女人！安宁和满意你认为已经争取到了吗，你没有估计到，那是一种绝望，它象一座火山，让所有燃烧着的火焰从你的内部喷出来，而你现在却把那些再也培植不出花草来的死灰，坚持认为是生命的沃土，它还会给你提供鲜果。——你想在这块基石上建起一座艺术大厦，这块基石只消一次闪电便会击得粉碎，你不怕这座大厦会在这样的片刻倒坍，这时彩带欢快地在宣告建筑师胜利的花冠上飘荡。——尤丽亚——海德维迦——我知道，对她们来说，那些计划编织得富有诗意！不幸的女人，你当心呀，那种带来不幸的感情，那种你毫无理由责备我的约翰内斯的极端不满，不是来自你自己的内心深处，因而你那明智的计划无非是为了反对一种你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幸福，现在连你自己的爱情也受到了妒忌。——你那些计划的内容，我知道的比你所认为的还多，我知道更多你那著名的生活状况，这种状况给你带来安宁，也可能把你诱入受到处罚的出丑境地！”

师傅在说最后几句话时，本聪夫人发出了一个低沉的、含糊不清的叫声，这泄漏了她内心深深的震动。师傅停下步来，本聪夫人同样沉默不语，一步不动，于是师傅便从容不迫地接下去

说："我很有兴趣跟您作一场斗争，夫人！至于我的所谓的魔术，您知道得一清二楚，尊敬的咨议夫人，自从我那隐身女郎离开我以来——"就在这一刹那间，师傅突然想起失踪了的女郎希阿拉，好多日子以来他没有想过，他相信自己看见了在黑暗的远处的希阿拉，他仿佛听见了她那甜润的嗓音。

"哦，希阿拉！——我的希阿拉！——我的希阿拉！"他极为痛苦地凄厉地喊了起来。

"您怎么啦，"本聪夫人说，旋即转身对着他，"您怎么啦，亚伯拉罕师傅！——您在叫唤谁的名字？——把一切过去的东西搁在一边，别按您和克赖斯勒共有的稀奇的生活观点来评价我，答应我今后不再滥用国君伊雷瑙斯给你的信任，答应我，不跟我的言行针锋相对。"

亚伯拉罕一心在苦苦地回想着他的希阿拉，因而他几乎未能听清咨议夫人的谈话，只是在耳朵上刮到一两声不太清楚的话语。

"您不要，"咨议夫人接下去说，"不要把我顶回去，亚伯拉罕师傅，看来，您实际上认识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不过嘛，我也还保存着一些秘密，这也是有可能的，向您叙述这些，是很有价值的。是的，我也许能够向你表演一种爱情的追求，你对此是不会想到的。让我们一起来统治这个小朝廷，事实上这样的朝廷是需要人管理和指导的。——'希阿拉'，您用一种痛苦的表情呼叫——"从王宫那边传来一阵喧闹声打断了本聪夫人的话头，亚伯拉罕好似从梦中醒来，这声音……

（穆尔继续往下写）——我受到了如下的教导。一只象市侩的猫开始出现了，尽管他嘴里很渴，但他只舔食碗四周边上的牛奶，这样他的胡子上和嘴巴四周不致沾上牛奶，以保持礼貌和规

矩，因为礼貌对他来说比口渴更重要。要是你去拜访这样一头市侩式的猫，那么他会尽一切力量给你提供吃的东西，但是他向你坚决要求，如果你告辞出来，只能得到他的友谊，事后回到家里才可以偷偷地独个儿吞食他所提供给你的美味可口的东西。一只市侩式的猫能够并且懂得无论在什么场合做出一副举止得体、言语得当的样儿，知道在阁楼上、地窖里和别的地方找到最佳的场所，他可以在那儿寻找机会伸开四肢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他讲到自己的许多高贵品质，感谢老天，命运忽视了这种好品质，他也无可怨诉。他给你讲起来滔滔不绝，说自己怎样找到了他维护的那种好地方，也告诉你为了改善这个窝场他还能尽力干些什么。要是你最终也想讲一讲你自己和你的命蹇运乖的遭遇，那么这只市侩式的猫便会眯起眼睛，竖起耳朵，做出一种仿佛他想钻进洞穴或者念猫经的样子。一只市侩式的猫勤于舔干净自己的皮毛，舔得铮光雪亮，就是在抓耗子的时候，也不肯穿过潮湿的所在，用不到每走一步都要把爪子上的水分抖下，这样他往往把猎物放过，什么也抓不到。但是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终究保持了一个文雅、正派、穿着入时的绅士样子。一只市侩式的猫尽量避开最小的危险，要是你处在这种危险的境地，他就向你表示遗憾，并且答应给你援助。他作出最神圣的誓言，表示了他的友好的同情，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刻，他就考虑到自己的处境，他便顾虑重重，似乎老天不容许他给你伸出援助之手。一只市侩式的猫无论干什么事，无论遇到什么时机，他总是瞻前顾后，疑虑重重。比方说，院里的小狗莫普咬了他的尾巴，连对待这件事他也十分敏感，他仍然十分彬彬有礼，客客气气，为了不致和那条小狗闹翻，他知道小狗会提出抗议，他只利用夜间埋伏的所在，挖出莫普的一只眼睛。下一天他似乎真心诚意地向莫普

这位忠实朋友表示遗憾，并且破口大骂那个丧尽天良的敌人。此外，他的那些顾虑好象一个造得十分隐蔽的狐狸窝，当你认为可以抓住他的时候，这个窝就给这只市侩式的猫以随时随地可以脱逃的机会。一只市侩式的猫最喜欢呆在隐蔽的炉子下面，他在那儿感到安全，而空旷的屋顶会使他感到天旋地转、头晕目眩。——你好好地瞧一瞧吧，好友穆尔，这正是你目前的情景。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年轻的猫儿坦率、忠实、不自私、富于同情心，随时准备帮助朋友，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顾虑，他们只知道荣誉和正直的思想，够了，年轻的猫确确实实是市侩式猫的死对头，所以你不要再讲什么礼貌，要从市侩这个阶层中脱离出来，以便做一只正正规规的、老练能干的年轻的猫。”

我感到穆齐乌斯的这番话十分有道理。我看出，我只是不认得“市侩”这个词儿，但是它的性格和特点，我从某些市侩身上，也就是说在一些恶猫身上可以想象出来，我对这些恶猫实在是十分蔑视。因此我对下述的错误越加感到痛苦：我对这类被我蔑视的恶猫抱有成见，我打定主意各方面都按照穆齐乌斯的建议去办，也许这样还可以成为一只干练的年轻的猫。——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对我的师傅讲起一位失掉信义的朋友，他用一个很奇怪的、我无法懂得的名称叫这个人，他称他是个懒散的家伙。如今我觉得“懒散”这个形容词很适合市侩这个名词，实在是一个绝美的补充，为了这一点我还问过我的朋友穆齐乌斯。可我把“懒散”这个词才说出口，穆齐乌斯便高声欢呼着跳了起来，使劲搂住我的脖子，叫道：“出色的小伙子，我现在敢肯定说，你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是的，懒散的市侩！这是受人蔑视的受造之物，它反对高贵的青年，我们在哪儿发现这种受造之物，我们就坚决加以反对。是的，朋友穆尔，你现在已经证明了你那

内在的赞成一切高贵、伟大的东西的真实感情，让我再次拥抱你，你的胸口跳动着一颗忠实的德意志心。”

说着，我的朋友穆齐乌斯再次拥抱了我，并且解释道，他在下一天晚上想领我到青年们中间去，我只要午夜时分呆在屋顶上，他会上那儿接我去参加一次猫中元老举办的宴会，这里的猫中元老就是指雄猫普夫。

亚伯拉罕师傅走进房里来了。我象平时那样跳起身来迎向他，我紧挨着师傅表示对他亲热，我在地板上打滚，向他表示我的高兴。连穆齐乌斯也睁大了一双眼睛以满意的目光瞪着他。师傅稍微搔搔我的脑袋和脖子，向房间四周张望，他觉得房内一切正常，便说道："嗯，实在不错！你们的聊天声音很轻，很安静，象懂规矩、受过良好教养的人那样。这是值得赞扬的。”

师傅走出门去，门通向厨房间，而我们，穆齐乌斯和我，猜到了他的好意，我们快活地叫喵——喵——喵，跟在他后边！师傅也果真打开了菜橱，拿出几只童子鸡的骨架和小骨头，鸡肉他昨天就吃掉了。众所周知，我们这个族类最喜欢吃鸡骨，把它当作珍馐美肴，因此穆齐乌斯的眼睛亮得闪出火光，尾巴卷成好看的样子左右摆动，当师傅把碗放到我们面前的地板上时，他已经在高声地呜呜叫了。这个懒散的市侩一定在想，我把最好的饭菜请了朋友吃，有头颈、肚子、尾骨，他因而把较粗的大腿骨和翅膀骨请请我。我们吃完鸡骨以后，我想问朋友穆齐乌斯，他是不是还要一盅子甜牛奶。然而懒散的市侩一直在一边观察，我可不去理他，自顾把我知道在菜橱下面的碟子推出来，亲切地请穆齐乌斯吃，同时向师傅道别。——穆齐乌斯把碟子舔得干干净净，然后用爪子和我相握，晶莹的泪水扑簌簌地往下掉，嘴里说："朋友穆尔，你的生活真奢华，不过嘛，你向我显示了你那忠诚、老实

和高贵的心，所以世界上的虚荣无法引诱你进入卑劣的市侩集团！谢谢你，衷心地感谢你！”

我们根据古老的习俗，以一种老实的德国式的礼节，两爪相握彼此告别。穆齐乌斯肯定由于内心激动，为了掩盖夺眶欲出的泪水，他拚命一跳，便跳到打开着的窗子外边，撞在最近的屋顶上。——连我这个大自然赋予巨大活力的造物，对穆齐乌斯大胆的一跳感到惊异，我找到了又一次称赞我这个族类的机会，这族类生性就会蹦蹦跳跳，它跳起来不需要撑高杆子和爬杆。

此外朋友穆齐乌斯也向我证实，在粗鲁、吓人的外表后面，往往隐藏着一颗温和、感人的心。

我从厨房回进房间去找我的师傅，躺到炉子下面。在这儿的孤寂的气氛下，我回想我迄今的种种生活，考虑我的最后的情绪和我的整个生活方式，不禁大吃一惊，我和深渊如此接近，而我的朋友穆齐乌斯虽然是个不修边幅的淘气鬼，然而又象一位美丽的拯救人的天使。我应该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内部的空虚应该加以填塞，我应变成另一只雄猫，我的心在又惊又喜的期待中扑通扑通地直跳。

离午夜还早得很呢，我以通常的口头语：“喵——喵”请求师傅放我出屋。

“十分愿意，”他回答说，同时把房门打开，“十分愿意，穆尔，永远在炉子下面躺卧，你就别想到外面去。走吧——走吧，再一次到你的猫世界中去吧。也许你能找到和你性格相近的年轻雄猫，它们和你喜乐与共，祸患同当。”

啊——师傅的估计完全不错，一种新的生活在我眼前展现！——我一直等到午夜以后，我的朋友穆齐乌斯终于出现！并把我领过几户人家的屋顶，最后到了一个几乎是十分平坦的意

大利式屋顶，十只十分神气的、但穿着象穆齐乌斯那样不修边幅、奇形怪状的年轻小猫高声欢叫着迎接了我们。穆齐乌斯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称赞我的性格、我忠诚而老实的思想，特别提起我怎样用小煎鱼、鸡骨头和甜牛奶款待他，并决心把我当作干练的青年接受进他们的团体。大伙儿表示一致同意。

接下来举行了某种仪式，但对此我保持了沉默，因为我这种族类的亲爱的读者也许要生疑心，我可能参加了一个被禁止的教团，现在他们还在议论这件事，并希望从我获得答复。可是我凭良心提出保证，关于教团和它的规章制度以及秘密记号等等，那是根本谈不上的，这个团体只是建立在平等思想这个基础上的。因为不久就发现，我们中间个个宁要甜牛奶而不要水，宁要烤肉而不要面包。

仪式结束以后，我受到来自大伙儿的弟兄般的亲吻和热烈的握爪，他们大家都用“你”称呼我！——然后我们大家坐席聚餐，饭菜虽然简单，但令人高兴，随后是举杯痛饮。穆齐乌斯准备了出色的潘趣酒。要是有那么一只贪婪的小猫怀着想获得配制这种珍贵饮料的处方的欲望，那很抱歉，我对此知之不多，无法详细奉告。有一点却是肯定无疑的，可口的味道和战胜一切的力量，是通过增加一点倒胃的鲱鱼水而显示出来的。

有一种从许多屋顶上渐渐远去的洪亮的雷声，现在由元老普夫来为美丽的歌曲“Gaudeamus igitur”① 定音——我感到自己里里外外很舒服，象个十分出色的年轻人，根本就不去想坟墓，阴暗的厄运很少在这个平静、安定的世界上赏给我们这样的

① 这是一首古老的拉丁语大学生之歌的开头一句，这里用的是一七五〇年以前的版本。意谓“让我们高高兴兴吧……”。

属类以坟墓。后来又唱了几首美丽的歌曲，比如：《让政客们高谈阔论吧》① 等等，直到长者普夫以大脚爪敲一下桌子宣布，现在要唱地地道道的圣歌了，那就是唱“Ecce quam bonum”②，他立即定了音：“Ecce etc. etc.”③

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歌曲，作曲寓意深刻，和音和旋律都唱得很正确，称得上奇妙和神秘。就我所知，这位作曲大师并不著名，但是他写了许多这类歌曲，人们把这些算在伟大的亨德尔④的名下，另一些持相反意见，认为这样的歌早在亨德尔以前就存在了，根据威登贝格的编年史记载，那个时候人们已经唱这首歌了，当时哈姆莱特王子还是大学第一学期的学生。不过嘛，这样的歌不管是谁作的，这作品是伟大的、不朽的，特别值得钦佩的是，这首歌编入合唱中的独唱之后，给歌手们以自由发挥的余地，把歌曲作最大胆、最无穷尽的改变。我在那天晚上听到的若干改变，至今还忠实地保持在记忆中。

合唱结束以后，一个身有黑白斑点的青年插进来唱：

“尖嘴狗叫起来太尖厉，
鬈毛狗叫起来太粗鲁。

---

① 利奥波德·弗里德里希·贡特尔·封·格金克(Leopold Friedrich Günther von Göckingk, 1748—1828) 所作的歌曲，一七八三年以《坐席时唱的歌》为题发表。

② “Ecce quam bonum”——“Ecce quam bonum, /Bonum et iucudum, /Habitare fratres, /Fratres in unum”（拉丁语）：“看哪，如果弟兄和睦，同居一处，那该有多么美妙啊。”这是一首广为传诵的大学生之歌的重唱句，独唱时可以任意发挥。

③ 拉丁语：看哪，等等，等等。

④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 Friedrich Händel, 1685—1759)，德国作曲家。

前者把尾巴当座椅，
后者把嘴伸向破布。”

合唱：“Ecce quam etc. etc.”

一个穿灰色皮毛的接下去唱：

“一个市侩走来，
客气地除下头上的帽子。
这傻蛋做出快活的样子，
仿佛对什么都不害怕。”

合唱：“Ecce quam etc. etc.”

一个穿黄色衣服的随后唱：

“是鱼就得游，
是鸟就得飞，
鱼鳍和鸟羽才长得结实，
要不就蜕化。”

合唱：“Ecce quam etc. etc.”

一个穿白色衣服的接着唱：

“喵喵和狺狺，狺狺和喵喵，
只是别搔痒；

要风度翩翩，取得人信赖，
切莫张牙又舞爪。”

合唱："Ecce quam etc. etc."

接下去便是穆齐乌斯唱：

“猢狲先生想按照他的尺寸
量量我们大家的身材！
他尖起嘴巴，翘起鼻子，
但并不吃掉我们。”

合唱："Ecce quam etc. etc."

我坐在穆齐乌斯的身边，所以现在轮到我独唱了。直到此刻所演出的独唱，和我一向做的诗歌不一样，我为此内心不安，忧虑重重，发音和整个举止都有了失误。为此，当合唱结束时，我仍默不作声。这时已有几个举起玻璃杯，大声叫道："pro poena，"① 这时我强自打起精神立即唱道：

“爪子相握，胸脯相倚，
我们不会被毁灭。
我们的志趣是作一个有为的青年，
反对做猫市侩！”

---

① 拉丁语：要罚。

合唱："Ecce quam etc. etc."

我在独唱时对原著所作的改变，赢得了从未听到过的最响亮的掌声。那些豁达大度的猫青年欢呼着向我冲来，以便搂住我，把我搂到他们扑通扑通跳的胸口。即便在这里，人们也看出在我身上的不平常的天赋。这是我一生中最最美好的时刻之一。

如今还有一些伟大、著名的雄猫，特别是那些伟大和著名程度尚不为人所重视的雄猫，与形形色色的市侩行为保持距离，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行受到人们的高度赞赏！接着我们便相互道别。

潘趣酒的酒性还在我脑袋里作怪，屋顶似乎在我的面前旋转，我把自己的尾巴当作平衡杆使用，这样勉强保持了身子的平稳。忠心耿耿的穆齐乌斯看到我的丑态，便扶掖着我顺利地穿过天窗，回到家里。

我的脑袋里乱成一团，这我从来也没感觉到过，再久我可……

（废纸）——"当那个思路敏捷的本聪夫人正巧现在从你那儿获得消息，我也正巧在今天详细知道这一切，你，忠实的灵魂，这一点是我始料所不及的。"亚伯拉罕师傅这样说，一面把他收到的一封信拆也不拆，就锁进了他的写字桌抽屉，他从信封的字迹看，认出这是克赖斯勒的手书，这使他感到又惊又喜。他此刻出门走进公园里去了。——亚伯拉罕师傅几年来养成一个习惯，他把收到的信搁那么几小时，是的，常常搁几天之久，不拆不看，任它放着。"内容如果无足轻重，"他说，"那么说不上什么耽搁；信

内如果有个噩耗，那么我还争取到几小时愉快的时间，或者至少争取到几小时不是沮丧的时间；如果信内包含佳音，那么一个老练的汉子可以等到喜事送上门来。”师傅的这种习惯必然受到抵制，因为一个搁信成癖的人，当商人是完全不适宜的，当政治和文学报纸的作者也是不适宜的。然而师傅也明白过来，某些灾难在不是商人或报纸作者的人身上也会发生。——至于当前这位传记作者，他根本不相信在亚伯拉罕身上存在这种恬淡寡欲的冷静，而宁肯把这种习惯算在某种害怕打开信内秘密的胆怯上面。收信是一种十分特别的乐趣，所以那些为我们创造这种乐趣的人，我们特别感到亲切，我这里讲的是邮递员，一个才思横溢的作家早已注意及此。这个可以称作一种有意思的自我故弄玄虚。传记的作者记得有一次在大学里带着极大的痛苦等待一位恋人的来信，但是他始终没有等到。于是他眼里噙着泪水请求邮递员不久给他送一封故城来的信，他愿意付送信人大笔小费。邮递员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带着狡猾的神色带来了事实上几天后才到达的信，他洋洋得意，仿佛他心里只想着要实践自己的诺言，他因此捞取了一笔人家答应给他的可观的小费。——然而传记的作者知道，他也许自己也在作某种自我的故弄玄虚。——然而他不知道，你，亲爱的读者，是否和他有同样的想法，你收到一封信想拆开来看的时候，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你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即使这封信的重要性不可能影响你的一生。——我们可能怀着同一的心胸压抑的感觉，观望未来的夜晚，心里也起了骚动，正因为指头轻轻的压力伸过去，把隐藏着的东西揭开，这样的千钧一发，叫我们实在不安。然而啊！——如同许多美丽的希望和多灾多难的印章一起毁灭，在我们内心形成的可爱的梦幻，我们自己感觉到的热烈的渴望统统成了泡影，这一小页东西成

了魔咒，我们想在里面散步的花园，在它面前枯干，生活在我们面前，犹如一个没有希望、寸土不长东西的荒漠！——如果说在指头的那种轻轻的压力开启隐藏着的东西以前，集中精神看来是好的，那么，也许可以为亚伯拉罕师傅原有的那种陋习开脱，此外这种陋习犹如一种标签，也贴在当前这个传记作家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几乎他收到的每一封信，都象潘多拉的匣子①，她把匣子一打开，匣内的上千种灾难和不幸便从匣子里往上冒，进入人们的生活中。但要是亚伯拉罕师傅把乐队指挥的信锁进他的书写台或写字桌抽屉，也到公园里去散步，那亲爱的读者却立刻获悉信的整个内容。——约翰内斯·克赖斯勒在信内是这样写的：

"我衷心爱戴的师傅！

'La fin couronne les œuvres！'②我真想象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中的克列福勋爵那样，当极为高贵的约克公爵在交战时要把他杀死的时候，便喊出了上面的那一句话。我的天哪，我的帽子受到重伤掉进灌木丛里，我自己也随后仰天倒在地上，如同人们在战场上所说的那样：'他倒下了，或者他阵亡了。'——这样倒下去的人很少再能起来，与此相反，我亲爱的师傅，你的约翰内斯却与此相反，他当场就起来。——倒在我身边的伙伴，有的压在我头上，有的从我头上滑下去，我可无法去关注他们了，因为我的事情有的是，我得通过猛烈的往一侧跳跃（我在这儿用

---

① 根据希腊神话，天帝因火被窃忿怒异常，他派一名妖娆的女人来到世上，此人名叫潘多拉。她来世上时带有一口装有种种罪恶和灾难的匣子，以惩罚世人。

② 法语：毕生事业就此完了。参见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中篇第五幕第二场。此句出自克列福之口。

跳跃这个词儿，既不带有哲学意义，也不带有音乐意义，而仅仅就体育运动这一角度而言），避开仅仅离我三步对准我的枪口。然而我干的还不仅这些，我突然从守势过渡到攻势，我冲向那个拿手枪的人，不问青红皂白用我的杖剑捅进了他的身体。——师傅，你一直责备我，说我无法驾驭历史描绘的风格，讲起故事来总是废话连篇、浮文不少。如果要简明扼要地描绘我在意大利齐格哈兹宫廷公园里的冒险，该怎么描绘？齐格哈兹宫廷由一个思想高尚的国君宽厚地统治着，为了可喜的掉换环境他连强盗帮也能容忍。

“亲爱的师傅，要是你把迄今所讲的一切看作是暂时的历史章节的内容提要，请允许我表示出不耐烦，修道院长先生，免得我给你写一封词不达意的信。——关于在树林里作的特别的冒险，我得稍作补叙。——当枪声响起时，不错，我立即争得有利时机，因我摔倒在地的时候，我感到脑袋的左半边烧灼似的疼痛，格尼恩斯米尔的大学副校长有理由把这称为顽固性头疼。我那结实的骨骼顽强地抗住了铅弹的进击，表面的擦伤实在无足挂齿。——不过告诉我，亲爱的师傅，请你当场告诉我，或者今晚上，或者至少明儿一大早告诉我，我的杖剑捅入了谁的身体？要是我听说，我本来根本不想流普通人的血，而只是要流几个王子的血，那我就会感到高兴；我猜想，事情会这样。——师傅！——这个偶然事件本来会导致我采取阴暗的鬼神在你渔舍里向我宣告的一切手段！——那把我本来用作反对暗杀者的自卫的小杖剑，成了复仇女神要还血债的利剑吗？——详详细细地写信告诉我，师傅，首先是有关那些由你交到我手里的武器，再就是作为一种表现情况的小像。——喔不——不，别把这些告诉我。别把美杜萨的画像告诉我，因为谁向这像望一眼便成为危险的亵

渎①，让它在我心里成为一个无法解释的秘密吧。只要我一知道是什么情况使这道护身符变成魔法武器的，那么我觉得这护身符更失去了它的力量！——师傅，你信不信，我直到现在还压根儿没有看过这帧小像？如果已经到了时候，那么请把我必须知道的一切统统告诉我，然后我把这道护身符交还到你手里。所以现在关于这方面，我没有话再要说了！——不过我现在想开始讲我的历史的篇章。

"我在上面已经讲了某个人，某个拿着手枪对准我的人，我用我的杖剑捅进了他的身体，这样他就默默地倒下了，我立即离开那儿，象阿亚克斯②那样急忙走了。因为我当时听见公园里有声音，我相信自己还处在危险当中。我想跑到齐格哈兹宫廷去，可是我在漆黑的夜里赶路迷失了方向，我越跑越快，我还一直希望找到回去的路途。我涉水穿过田沟，我爬过陡削的高处，最后终于因为精疲力竭而倒在丛林里。我仿佛觉得我眼前就在闪电，我感到脑袋上有一种刺痛，我从昏昏沉沉的睡眠中苏醒过来。我的伤口在大量流血，我利用手帕当作绷带，这扎绷带的技术我还是从战场上的最精锐的医疗队里学来的，我于是欢天喜地地向四周环顾一下。离开我不远的地方冒起一个王宫的大废墟。你瞧，师傅，我看见自己已经到了兀鹰石上，这一惊非同小可。

"伤口不再疼痛，我感到神清气爽，轻松多了，我从丛林里走出来，这丛林曾经做过我的卧室，太阳已经升起，它把耀眼的光束象欢快的早上问候那样，撒到树林和田野上。鸟儿在林中苏醒，叽叽喳喳地沐浴在凉快的晨露中，展翅翱翔在无垠的苍穹。

① 根据希腊传说，谁向美杜萨的脑袋望一眼，谁就会变成石头。

② Ajax，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神行者，他一天里面能走许许多多路。

在我下面的齐格哈兹宫廷，还在弥漫的夜雾之中，但是不久雾幕便徐徐落下，乔木和灌木耸立在火焰般的金光之中。公园里的湖宛如一面耀眼的镜子；我看出渔舍好象一个小白点——我相信自己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顶桥。——天上的晨星在我面前渐渐露面，但这仿佛是一个早已逝去了的时代，这时代留给我的，除了对永远失去的东西剩下痛苦的回忆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这回忆在同一刹那撕碎了我的胸膛，使我内心充满了甜蜜的欢乐。'喜欢开玩笑的人，你对此本来想说什么，你在早已逝去的昨天到底永远失去了什么？'你是这样诘问我的，师傅，这一点我听到了。——啊，师傅，我又一次把自己放到兀鹰石的突出的尖端——我又一次象苍鹰展开翅膀那样，张开了我的双臂，我想飞向甜蜜的魔术统治的地方，飞到爱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象世界精神那样永恒的地方，我仿佛飞到预兆不祥的天空的色调中去，这色调就是渴念和热望本身！——我知道，在我的鼻子跟前坐着饥饿对手的恶少。他只是反对世上的大麦面包，他带着嘲弄的口吻问深蓝眼睛是否可能有色调。我言简意赅地加以证实，色调本来也是一种目光，它从一个光的世界里通过扯碎的云幕撒到下界来的；反对者可继续向前，去问额角、问头发、问嘴巴和嘴唇，问胳膊、双手、双脚，他带着冷笑表示极大的怀疑，一个纯粹的色彩能有这些自然赋予的特色。——哦，上帝，我知道这个小调皮鬼的意思，无非就是只要我一天是一个 glebae adscriptus①，象他和其余的人那样，那么我们大家一天不仅吃阳光，喝西北风，有时我们不仅坐在讲席上，而且还得坐别的椅子。那种永恒的渴念要的无非是自己，每个傻蛋也懂得谈论渴念——

① 拉丁语：和大地结合在一起的人。

师傅！我不希望你走到饥饿的反对派的一边去——如果你站到他们一边去，那我就很不高兴。——你跟自己说说看，你对此可有唯一的一个理性的原因？——我在什么时候曾对可怜的文科中学学生的蠢举表示过偏爱？——是的，我有过偏爱，那是对成熟年代的孩子，我也不是经常知道保持理性的，我曾否希望自己变成一只手套，这只是为了象表兄罗密欧① 那样，能吻尤丽亚的腮帮吧？——师傅，你尽管相信，人们也希望说一说他们想干什么，我脑袋里装的无非是音符，我心灵里藏的无非是音乐，因为，我的天哪，除了晚祷文以外，我还能为庄严、简洁的教堂音乐做些什么呢？而晚祷文正好完整地放在那张乐谱桌上。——然而——又得回头讲讲历史——我继续讲下去。

"我听见远处响起有力的男子唱的歌声，这歌声越来越近。不久我也看见一个本笃会教团② 的教士，他在下面小路上走过，嘴里哼着一首拉丁语赞美诗。他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站停了，嘴里的赞美诗也静了下来，他一边除下头上的宽大的旅行帽，用一块布头揩去额上的汗水，一边用目光扫射周围地方，然后他就在矮树林里消失了。我倒有兴趣跟他结伴。这人不仅营养好，而且长得胖，太阳晒得越来越猛，因此我想，他大概到林荫深处找个歇脚的地方去了。我这想法没有错，因为我一走进林子，就看见这位令人敬畏的先生，躺在一块青苔长得密密层层的石头上。紧靠他旁边有一块高高的岩石，这块石头他是当桌子用的；他在这石上摊了一块白布，正从旅行袋里掏出面包和烤禽，津津有味地

① 参见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
② 十六世纪在欧洲建立的天主教宗派。

吃了起来。'Sed praeter omnia bibendum quid,'①他自言自语道，然后拿起外边套着篓子的酒瓶给一只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小银杯斟满一杯。他正欲喝酒时，我走向他，嘴里说：'赞美耶稣基督！'他的杯子已经递到嘴唇边，他抬头一瞧，我立即认出这是我在康茨海姆的本笃会修道院里的老朋友，神甫兼道长科里·希拉里乌斯。'直到永远！'神甫希拉里乌斯结结巴巴地说，同时睁大眼睛死死盯住我不放。我立刻想到了我的头饰，这玩意儿也许叫人看来异样，我开口说：'哦，我十分亲爱的、珍贵的朋友希拉里乌斯，你别把我看作是一个逃跑的、云游四方的印度教徒，也不要把我当作一个摔倒在地的乡下孩子，我除了愿意当你的知己，别的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赖斯勒！'

"'以神圣的本笃会起誓，'神甫希拉里乌斯欢叫起来，'我立即把你认出来了，出色的作曲家和亲密的友人，但是per diem②，告诉我，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发生了什么事，我记得你在国君的宫廷里in floribus③吧？'

"我也顾不得什么礼貌不礼貌了，我就简洁明了地统统告诉了神甫，我碰到了什么事情，我怎样被人随心所欲当作了一个枪靶，枪弹怎样在我身上作了试验，我的杖剑又怎样捅进了对方的身子。上述把我当枪靶打的人，可能是一个意大利王子，名叫黑克托尔，如同某些神气的猎犬那样。——'现在怎么办呢，回到齐格哈兹村镇去，还是——给我出个主意吧，神甫希拉里乌斯！'

---

① 拉丁语：此外还要喝一点酒；这一句和后面一些拉丁语，均系僧侣说的拉丁语，也就是说已经走了样的拉丁语，这种拉丁语在中世纪的教堂里颇为流行。

② 拉丁语：上帝啊。

③ 拉丁语：飞黄腾达。

“我的叙述到此结束。——神甫希拉里乌斯，他有些事……‘嗯！——这样！——喂——神圣的本笃会’——中间插了这几句，眼睛望着地面，嘴里念念有词：‘Bibamus！’①他一口气把银杯里的酒喝个精光。

“然后他边笑边叫：‘事实上，乐队指挥，我首先要给你出的最佳主意是，你好好地坐到我这边来，跟我一起用早点。我可以把这只野鸡介绍给你，我的珍贵的兄弟马卡里乌斯昨天才用枪打死的这个人你大概还记得，样样都会干，只是记不住轮换唱的诗歌的音符。要是你喜欢芳香醋的味道，而她是用这种醋来诱人的，那么你应当感谢奥伊塞比乌斯兄弟的操心，他为了我亲自烤了这只野鸡。至于酒嘛，也值得逃亡的乐队指挥用来润润舌头的。地道的弗兰克白葡萄酒，carissime②约翰内斯，地道的弗兰克白葡萄酒，来自维茨堡的圣约翰尼斯医院，我们，我主的不称职的仆人，把这种酒保持了最佳的质量。——Ergo bibamus！③’

“说着他把杯子斟满葡萄酒，将杯子递给我。——我乐于接下杯子，喝了起来，吃了起来，好象一个需要这种烈性饮料的人。

“神甫希拉里乌斯选择了这个优雅的地方享用早餐。浓密的桦树丛给花卉满地的草场洒满了荫影，潺潺流经高石的晶莹清澈的林间小溪，又平添一层清新的凉意。这个地方的宾至如归的气氛给我内心充满了惬意和宁静，这时神甫希拉里乌斯讲了一个时期以来修道院里发生的一切事情，他在叙述的同时没

① 拉丁语：干杯！
② 拉丁语：最忠实的。
③ 拉丁语：那么我们喝吧！

忘记插入一些他习惯讲的趣闻轶事，并夹杂他的有趣而蹩脚的拉丁语。我侧耳谛听树林和溪水的声音，她们以安慰人的旋律跟我交谈。

“神甫希拉里乌斯认为我沉默不语的原因是由于已经发生的事情给我造成的痛苦和忧虑所造成的。

“‘你该拿出点勇气来，’他再次把斟满酒的杯子递给我，‘拿出点勇气来，乐队指挥！你已经流了别人的血，这是事实，而流人的血是一种罪孽，然而 distinguendum est inter et inter① ——生命对每个人来说是最宝贵的，生命与人只有一次而已。你已经捍卫了你的生命，教会并不禁止此事，这有足够的事实可作证明，我们尊敬的修道院院长先生还是主的另一位仆人，他们都不会拒绝饶恕你的罪孽，虽然你已经落进了王家的心脏。——Ergo bibamus！——Vir sapiens non te abhorrebit, Domine！②——可是，最尊贵的克赖斯勒，要是你回到齐格哈兹村镇去，那么人家就会放肆地问你 cur, quomodo, quando, ubi③，要是你谴责王子对你行凶的行为，他们会相信你吗？Ibi jacet lepus in pipere！④——不过你瞧，乐队指挥，怎么样——不过嘛，bibendum quid⑤——’他把斟满酒的杯子一饮而尽，然后接下去说：‘是的，你瞧，乐队指挥，好主意是怎样与酒瓶一起来到的。——你听好，我正欲到诸圣的修道院去，把那边教长库里的圣乐取来，以备下次节日之用。我有过两三回把那边的箱子翻遍了，全都是旧的和老掉牙的东西，至于音乐嘛，你给我们

① 拉丁语：在这个和那个之间应作一个区分。
② 拉丁语：一个聪明人不会在你面前吓退的，先生！
③ 拉丁语：为什么，怎么样，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④ 拉丁语：这就是问题所在。
⑤ 拉丁语：喝点什么吧。

作过曲，那个时候你呆在那边修道院里，是的，那些东西又美又新，可是——请别生气，乐队指挥，这作曲的方式太荒谬了，演奏的时候人们的目光不许离开总谱。要是有人通过栅栏瞟一眼下边教堂中部的这个或那个漂亮的少女，那么乐队里的人就会立即错过一个停顿或别的什么，甚至打错一个拍子，把整个演奏都毁掉——呸，问题出在这里，迪——迪——迪德尔，迪德尔，兄弟雅各布就这样撤动风琴键——ad patibulum cum illis①——我允许这么做——不过，bibamus②！'

"我们两人都喝过酒以后，话头又滔滔不绝地继续下去了：'Desunt③，他们不在这儿，他们不在这儿，无法去问他们，因此我想，你跟我立刻回到修道院里去，如果抄近路，这个修道院离这儿不到两个钟点路程。到了修道院里你不用害怕跟踪了，contra hostium insidias④，我把你作为活的音乐带到那边去，你可以留在那儿，高兴留多久就留多久，或者你认为呆多久合适就呆多久。尊敬的院长先生会关照你，给你作种种安排。你可以穿上最精致的内衣，外边罩一件本笃会教团的袍子，你穿了一定很神气。这样你在途中不会被人认出来，象画片中的被打伤的人受到了富有同情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接待⑤。再这样戴上我的旅行帽，把帽子遮住秃顶。——bibendum quid，亲爱的

---

① 拉丁语：把他们钉上十字架，
② 拉丁语：喝酒吧！
③ 拉丁语：他们不在这儿。
④ 拉丁语：逃脱敌人的跟踪。
⑤ 撒玛利亚人系指古巴勒斯坦的撒玛利亚人，富同情心，乐善好施。一次，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途中遇到强盗，衣服被剥，财物被抢，还被打得半死。后来有个撒玛利亚人路经此地，救了这个被打伤的人。参见《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至三十五节。

朋友!'

"他说着把一杯酒又一饮而尽了,然后在附近林中的小溪里洗干净杯子,把一切用具很快地收拾进旅行袋,把他的帽子压在我额上,十分高兴地叫道:'乐队指挥,我们只许慢条斯理舒舒服服地赶路,要是午饭钟响起 ad conventum, conventuales①,这也就是说,当尊敬的院长坐席时,我们正好赶到那儿。'

"亲爱的师傅,你可以想象,我如果反对快活的神甫希拉里乌斯的建议并非小事一桩,毋宁说我去那个地方会受到极大欢迎,这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可能是一个慈善的避难所。

"我们慢慢往前走,一边走,一边高谈阔论,什么都谈到了,如同神甫希拉里乌斯所希望的那样,我们到达修道院的时候,那儿正好敲响午餐钟。

"为了先走一着避开各种问题,神甫希拉里乌斯把偶然听来的有关我呆在齐格哈兹村镇的情况告诉了修道院长。他认为与其到诸圣修道院去取圣乐,无宁把作曲家请到院里来,而被请来的这位作曲家才华横溢,肚里藏着取之不尽的乐章呢。

"修道院长克里佐斯托穆斯(我想,我已经多次跟你讲过此人)满腔喜乐地接待了我,这种喜乐只能来自真正的善良意愿,并且称赞神甫希拉里乌斯所作出的决定。

"亚伯拉罕师傅,你看我一下,我是怎样改头换面化装成一个恰当的本笃会教团的僧侣的,我在修道院主要建筑的一个轩敞的大厅里看见院长坐着勤奋地做晚祷和唱圣诗的,是的,我有时怎样记下各种想法,以作他日望庄严的弥撒时的不时之需。那些唱赞歌奏乐器的弟兄怎样和唱诗班的童子聚在一起,我怎

① 拉丁语:吃饭啦,弟兄们。

样起劲地进行试验，我怎样在唱诗班的栏杆后面进行指挥！事实上我感到自己被埋进寂寞中去了，我想把自己和塔尔蒂尼①作比较，他害怕红衣主教科尔纳罗的报复，逃往阿西西的方济各派的修道院，几年以后一个在教堂里的帕多瓦人终于发现了他，这是一阵风把遮住乐队的帷幕吹开片刻时，他看见他已失去很久的朋友原来在唱诗班里。师傅，你自己就象那个帕多瓦人，在多年以后又发现了我。不过我得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不然你会想在我身上出现了奇迹。——也许人们找到了我的帽子，感到奇怪，为什么帽子里的头颅丢失了？——师傅！一种特殊的令人惬意的安宁来到了我的内心；我也许应该把这儿看作登陆的抛锚地点吧？修道院长大花园的中央有一个小湖，新近我在湖滨漫步，我的形象和我并排走着，望着湖水，于是我说道：'喂，你在下边和我并排走，这是一个沉着的、有头脑的人，他不再在一个无垠的空间乱哄哄地紧紧抓住已经发现的轨道，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一次，一个面貌和我极相似的人从另一个湖里瞪着我——然而是静悄悄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师傅，别叫我的名字——别给我讲什么——连我捅了谁一剑也不要讲——不过关于你们自己的情况那要给我多写一点来——弟兄们来作试验了，我要结束我这历史的篇章，同时也结束我这封信。再见，我的好师傅，请不要忘了我！等等，等等。"

远处，公园里乱糟糟的一伙人在寂寞中踱步，亚伯拉罕师傅想到亲爱的朋友的命运，他几乎刚刚找到他，就立刻失去。他从前看到童年时代的约翰内斯，连在格尼恩斯米尔老舅父家钢琴

① 奎塞佩·塔尔蒂尼（Guiseppe Tartini，1692—1770），意大利作曲家，由于一桩爱情纠纷被迫逃亡，他从帕多瓦逃往阿西西的弗朗西斯团修道院。

前的他也见到过。这个小家伙几乎用成人的拳头、骄傲的目光，弹出了塞巴斯蒂安·巴赫最困难的奏鸣曲，他为此在孩子的口袋里偷偷地塞上一包糖果——他觉得这一切仿佛是在几天前发生的，他不得不感到奇怪，这个男孩正好不是别人而是克赖斯勒，他似乎编织在一出奇异而任性的、充满秘密关系的戏剧中。——但是想到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想到多灾多难的当前，他的面前就升起了他自己的生活图景。

他的父亲是一个严厉的固执的男子，他几乎用强制方法教导自己的儿子制造风琴的技巧，他自己就干这行当，好象干一种普通的粗手工似的。他不让任何别人作为风琴制造匠亲手完成这项工作，这样他的艺徒必须先当木工、浇锡工等等，然后再干风琴内部的机械。——这位老人对任何产品都要求精确、耐用、品种优良；他对风琴的心脏部分，对风琴的发音不太考虑，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自己亲手造的风琴讲了这些话，而人们对这架风琴有理由责备它发音尖利。其次，这个老人对旧时代的幼稚可笑、矫揉造作的技艺使出了全部的精力。他就这样把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像安装在风琴上，这架风琴弹奏起来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脑袋便会旋转，所以他的产品上从不缺少击鼓、吹号、打拍子的天使和拍着翅膀喔喔啼叫的公鸡等等。亚伯拉罕常常有敲没敲地敲几下，他没法避开父亲的指点，他诱使老人表示出父辈的欢乐，仿佛他凭自己的发明才干找到了某种新的技巧，能为以后的风琴上的公鸡造出更加尖利、响亮的发音机构。亚伯拉罕怀着诚惶诚恐的渴念，希望按照手艺伙计的惯例获得一段时间出外闯荡①。这样一段时间终于来到了，亚伯拉

① 按照当时习俗，德国手艺艺徒在满师后须得到外地闯荡一段时间，才能获得师傅的称号。

罕离开老家外出，他想从此不再回来。

这次闯荡江湖另几个伙计跟着他一起走，这些人大多是些毛手毛脚的野小子，有一次他在黑森林地区的圣布拉西乌斯修道院里，听见由约翰·安德烈亚斯·西尔伯曼①老师傅造的著名风琴的演奏。在这架风琴的丰满、优美的声音中，一种和音的魔术初次进入他的内心，他觉得自己到了另一世界，从这一刹那起，他完全爱上了他本来对之十分反感的技巧。——但是他也觉得他迄今在周围一带所过的生活，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他要使出吃奶力气把自己从他以为自己已经陷入的泥淖中拔出来。他那天赐的才赋，他的理解力，使他在科学的教育中迈出大步，——然而他常常感到铅块般的重量，这种重量是他早期的教育，社交中的被驱逐加到他身上的。——跟希阿拉，跟这个罕有的隐身人物的联系，是他生活中的第二个希望，于是和音的苏醒和希阿拉的爱情，两者构成了他诗意生活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对他粗犷的但是有力的天性，起了很好的作用。——无论在旅馆投宿，还是在酒店吃饭——那儿总是烟雾缭绕，黄色下流的曲子荡漾——巧事或者毋宁说机械的矫揉造作的技能都无济于事，他懂得给这种技能涂上一层秘密的色彩(亲爱的读者已经获悉这一点了)，这个年轻的亚伯拉罕在这个环境中，一定有一种新的世界的感受，而且他在这个环境中，永远是个陌生者，他只有通过这一点才能坚持说，他内在的天性给了他这种强音。这种强音随着时间的进展，会变得越来越强。他决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粗人，而是有着清楚、健康的理智，正确的生活观点和基于令人信服的切中要

① 约翰·安德烈亚斯·西尔伯曼(Johann Andreas Silbermann, 1712—1783)，德国风琴制造师。

害的嘲讽。所以这个年轻人只要在那儿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能够逆来顺受，那么这个人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楷模而受到极大的尊重。没有比打动某些高贵人的心更容易的事了，这种人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师傅亚伯拉罕此刻正好想到这上面，这时他散步回来，到那个渔舍附近。他哈哈地作了一次会心的大笑，他的压抑的胸口得以松一口气。

师傅怀着他一向少有的最深切的忧伤，细细回想自己在圣布拉西乌斯修道院所度过的岁月，又想到已经丢失了的希阿拉。

“为什么，”他自言自语，“为什么伤口偏偏在今天这样经常淌血，我还以为它早已收口结疤。为什么我现在要作这种空洞的梦想，因为我觉得，我必须参加风琴的制造工作，看来有个恶鬼作了错误的行动！”——由于上述想法，师傅感到害怕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他看到他最特别的行动受到危害，如前所说，后来他想到了他曾嘲笑过的高贵人物，而片刻间他感到有了明显的缓和。

他走进渔舍，准备念克赖斯勒寄来的那封信。

王宫里出现了奇迹。御医说：“奇妙！——超出了一切实践，超出了一切经验！”

王后说：“必须如此，公主不肯妥协！”

国君说：“我如果不这样雷厉风行地禁止就好了，不过嘛，这些愚如蠢驴的无赖没长耳朵呀——如今——最高林务官就有责任不让王子手里得到火药！”

本聪咨议夫人说：“感谢老天，她有救了！”

就在这个时候，公主海德维迦正从她卧房的窗子里向外张望，她时而在一把吉他上弹起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和音，这架吉他是克赖斯勒灰心绝望的时刻扔掉的。诚如他自己所说，尤

丽亚把这把吉他好好地保存起来，公主又是从尤丽亚手里获得这架吉他的。太子伊格那兹坐在沙发上号啕大哭，他悲诉道："真倒霉，真倒霉！"在他面前的尤丽亚起劲在张罗，她把土豆削好后放进一个小银碗里。

这一切归根到底集中在一件御医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奇迹而且超乎一切实践的事情上。如同亲爱的读者多次获悉的，太子伊格那兹象个六岁男孩那样，天真无邪，喜欢玩耍，有一种幸福的无拘无束的作风，他玩耍起来也真象个六岁的男孩。他在各类玩具中也有一尊金属浇铸的小火炮，这是他最喜欢玩的心爱的玩具，然而他很少在火炮身上获得快乐，因为使用火炮，他手头还缺少一些东西，这也就是说缺少几颗火药、若干有力的霰弹和一只小鸟。要是这些玩意儿他全有了，那么他就让他的部队进军了，他要设立一个军事法庭，对这只小鸟进行审判，因为它在国君爸爸丢失的国土上策划一次叛乱，他在火炮里装上火药和霰弹，他在小鸟的胸口系一颗黑心，再把鸟系在一个枝形灯架上，对准小鸟射击，有时未必能把小鸟打死，于是他不得不拿削笔刀来帮忙，以便给这个叛国犯处以正义的惩罚。

园丁的十岁儿子弗里茨，给太子抓来一只十分美丽的彩色的金翅雀，弗里茨也象惯常那样，为此获得了一个克朗[①]。这以后，太子立即偷偷地跑进猎人的房间，猎人正巧不在，他找到了一袋子霰弹和装火药的牛角，同时拿走了需用的火药。他正欲执行任务的时候——时间极为紧迫，因为那个彩色的、叽叽喳喳的叛徒金翅雀，想尽各种方法脱逃——，忽然想起那个公主海德维迦，她现在神志已经恢复正常，绝对不会拒绝出场观看这个

---

① 德国古金币名。

小叛徒就刑。于是他拿出装有他军队的箱子，一条臂下挟着箱子，另一条臂下挟着其他武器，但是那只鸟他抓在手里轻手轻脚地跑到海德维迦的卧室里去，因为国君下过命令不许他去看公主，他此刻看见公主不时昏厥过去和衣躺在床上。这种情况，既是十分糟糕，又是个好机会，因为侍候公主的宫女刚好走开。

太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鸟儿缚在一个枝形灯架上，让他的军队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来，他在火炮里装好火药，然后把公主从床上抱起来，让她走到桌边，对她解释道，现在她扮的是发号施令的将军，而他呢，仍然做一个统治国家的君主，同时点燃火炮，把这个叛徒消灭。

可是太子拿来的火药太多，他不仅仅在炮里装火药，还把火药撒满桌子四周。等到他一点上火，火药炸开来不是普通的一炮，而是周围的火药也燃着了，一直烧到他的手上，他于是大叫一声，根本没有注意到公主此刻也随着爆炸声直挺挺地倒在地上。爆炸声穿过走廊，大家估计有什么事发生了，便争先恐后地奔过来，连国君和王后在突然大吃一惊当中，也顾不到什么礼仪，带着一群侍从穿过门冲进来了。宫廷侍女把公主从地上扶起来，放她到床上，与此同时有人去请御医和外科医生。国君从桌子上的凌乱情况马上就看出发生了什么事。太子吓得急叫起来，同时又在悲诉什么。国君怒目圆睁，目光闪闪地说："瞧他，伊格那兹！这是他干的傻事闹出来的，幼稚得可笑。赶快让人给他敷点烫伤药膏，别象街上的孩子那样嚎叫！——拿根桦树枝——应该——在——"

国君的颤动的嘴唇没法把话说清楚，后来根本听不明白了，随后便庄重地离开了房间。侍从们深深地吃了一惊，因为这是

国君才第三次用“他”和“伊格那兹”称呼太子，每次这种称呼证实国君有一种难以调和的狂怒。

御医声明，危机已经出现了，他希望公主的这种危险状态不久就会过去，她能完全康复；出乎人们的意料，王后不予同情地说：“Dieu soit loué，① 继续报告我消息。”她把号啕大哭的太子轻轻地挽在胳膊里，用甜言蜜语安慰他，然后跟着国君走了。

在这期间，本聪夫人带着尤丽亚来到宫里，她以为她能看见这个不幸的公主海德维迦。当她匆匆地赶到上面公主的房间里去的时候，她已经听说发生了什么事。她飞快地奔到公主床边，跪下来拉住海德维迦的手呆呆地望着她的时候，尤丽亚在一边已经热泪盈眶，大约为自己的好友如此死死地沉睡而掉泪。这时海德维迦深深地吁了一口气，以一种低沉的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它死了吗？”

太子伊格那兹马上就不哭了，虽然他心里悲痛；但他对他成功地执行处决满怀喜悦，嗤嗤地笑着说：“嗯嗯——公主妹妹，完全死了，给我打中了心脏。”

“噢，”公主接下去说，她原来睁开的眼睛这时又闭上了，“是的，我知道。我看见从鸟心里涌出来的血滴，但它掉在我胸口，我仿佛凝结成水晶体，它只活了几秒钟就死了！”

“海德维迦，”咨议夫人轻轻地柔和地说，“海德维迦，您从不幸的恶梦中醒来吧，海德维迦，您认得我吗？”公主用手做了个柔和的姿势，仿佛她想离开似的。

“海德维迦，”本聪夫人接着说，“尤丽亚在这儿。”微笑从海德维迦的腮帮上闪现。尤丽亚俯身看她，在女友的煞白的唇上

① 法语：赞美上帝。

轻轻地一吻。于是公主海德维迦低语几句，勉强还能够听清：“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几分钟之后我会恢复过来的，我有这样的感觉。”

迄今为止没有人关心这个小叛徒，如今这个叛徒胸膛撕裂，死在桌子上。这时那只鸟落进了尤丽亚的视线，到了这时候尤丽亚才意识到，太子伊格那兹又搞了一次她所痛恨的恶作剧。

“太子，”她说，说时腮帮上红了又红，“太子，那只可怜的鸟儿什么地方对您不起了，弄得您非把它残酷地杀死在这儿房间里不可？——这是一种真正愚蠢的、惨无人道的游戏——您早已答应过我不再干这种玩意儿了，可您说话不算数——不过嘛！要是您再干一次，我再也不给您整理杯子，不教您的洋娃娃说话或者给您讲水王的故事！”

“别生气，”太子呜咽着说，“别生气，尤丽亚小姐！可是它是个精采的大骗子。它偷偷地把所有士兵的上衣后摆割掉了，此外它还煽动一次叛乱。不过这会儿算倒了霉——倒了霉！”——本聪夫人带着少有的微笑瞅着太子，然后瞅着尤丽亚，接下去她叫道：“烧了几根指头，哭什么鼻子！——不过事实是这样，外科医生弄烫伤油膏永远也没有个完。然而一种普通药物也能帮助王家病人。我去弄点削过皮的土豆来！”她走到门边，忽然想到了什么便站停了，她转回来，搂住尤丽亚，在她额上吻了一下，说道：“你是我亲爱的好孩子，你永远都应该完全是这样！——你对过激的发疯的傻瓜可要当心，你的心别去理睬她那诱人的谈话的可恶魔术！”——说着，夫人还向公主投以一种探索的目光，然后离开了房间，这时公主似乎瞌睡得又酣又甜。

外科医生手里拿了个大膏药走进房间来了，他一再赌咒发誓说，他在太子的房间里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因为他没有料到

他得上公主的卧室来——他想给太子贴个大膏药，有个宫廷女侍送来了一只银碗，碗里有几个十分光洁的土豆，她挡住了外科医生的去路，斩钉截铁地说：用削过皮的土豆治烫伤是最有效的。“而我，”尤丽亚打断了宫廷侍女的话，同时把侍女手里的银碗接了过来，“而我亲自来代替您。我的小公主，这枚膏药备得真好。”

“太子殿下，”外科医生吃惊地说，“您考虑过没有？——用普通的药品来治太子殿下烫伤的手指怕不行！——而医术——这儿只应该用医术来治疗——必须用医术来治疗！”他又一次想走向太子，可太子吓得往后退，并且向他叫道：“你走，你走！这张膏药应由尤丽亚小姐给我准备，什么医术，给我滚蛋！”

医术只有连同调制得很好的膏药一起使用才有效，这时她向宫廷侍女投以恶狠狠的一瞥。

尤丽亚听见公主的呼吸声越来越强，然而她有多么惊奇，当……

（穆尔继续往下写）——我睡着了。我在睡处转辗反侧；我试图做出各种各样可能的姿势。我时而伸长四肢，时而蜷缩成一团，让脑袋在软软的爪子中休息，让尾巴圈成美妙的样儿随着身子转动，这样遮住了眼睛，时而我身子扑向一侧，从身躯上高高伸出爪子，尾巴一动不动地翘在我睡处的上空。一切——一切全属徒劳！——我的想象和思路变得越来越乱，最终我陷入神志昏迷的状态，不是睡眠状态，而是处于睡眠和清醒之间的一种斗争状态，如同莫里茨①、戴维森②、努多夫③、蒂德曼④、温霍尔特⑤、赖尔⑥、舒伯特⑦、克卢格⑧和其他一些生理学作家对于睡眠和梦所写的东西，这些作品我虽没有念过，但有理由提出来。

明亮的太阳照进了师傅的房间，这时我已经摆脱昏迷状态，也就是从睡眠和清醒之间的斗争中走了出来，意识完全清醒了。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什么样的清醒状态啊！——哦，年轻的雄猫，你读这本书，要尖起耳朵，仔仔细细地读，别让道义从你眼底下滑走！我所说的状况，你要牢记于心，这种不可言喻的失望我只能给你淡淡地描绘几笔。——我再说一遍，你要把这种状况牢记于心。要是你初次进入一个青年雄猫团体，喝了雄猫喝的潘趣酒，你自己要尽可能地当心。喝酒要有节制，要记住自己的职责。要是人们不能容忍你这么做，那就提到我和我的经验，雄猫穆尔是你的权威，我希望每个人承认这个权威，并到处适用。

这么说来！——首先就我的体质而论，我不仅感到十分虚弱，而且感到特别痛苦，这就是胃的某种厚颜的、病态的要求，

---

① 卡尔·菲利浦·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 1757—1793)，德国作家，«经验灵魂学杂志»(1783—1793)的出版者。

② 沃尔夫·戴维森(Wolf Davidson)，一七七二至一八〇〇年在柏林行医，写有专著«试论睡眠»(1786)。

③ 海因里希·努多夫(Heinrich Nudow, 1752—)，医生，著有«睡眠理论试论»(1786)。

④ 迪特里希·蒂德曼(Dietrieh Tiedemann, 1748—1803)，在著作«试论人»的第三部(1778)中写到睡眠问题。

⑤ 阿诺尔德·温霍尔特(Arnold Wienholt)，著有«根据个人观察动物磁性的疗效»(1803)。

⑥ 约翰·克里斯蒂安·赖尔(Johann Christian Reil, 1758—1813)，德国医生，著有«热病的认识和治疗»(1798)，«精神治疗法论文»(1808—1812)等，霍夫曼屡屡从他的作品引用话语。

⑦ 戈特希尔夫·海因里希·舒伯特(Gotthilf Heinrich Schubert, 1780—1860)，德国医生兼自然哲学家。直到一八一九年一直在德累斯顿开业，后来在埃尔兰根和慕尼黑当自然科学教授。著有«自然科学黑夜一面的观点»(1808)、«梦的象征»(1814)等等。

⑧ 卡尔·亚历山大·费迪南·克卢格(Carl Alexander Ferdinand Kluge, 1782—1844)，著有«作为治疗手段的动物磁性试论»(1811)等。

正因为胃的病态它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是在我身体内部引起一种无益的喧闹，连受到侵袭的神经也参加了这场闹剧。神经在这种永恒的肉体的要求和不可能实现之间出现了病态的哆嗦和颤动。——这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状态！

但是差不多更加敏感的是那种精神上的疾病。因为对昨天的痛苦后悔，这一点我本来压根儿不当一回事，我认为这是不值得谴责的，于是在我的心灵里出现了一种对世上一切福祉抱绝望的、无所谓的态度！——我蔑视世上的一切财富、大自然的一切天赋、聪明、理智、诙谐以及诸如此类。最伟大的哲学家、最富有才华的诗人，对我来说并不比乞丐的玩偶，所谓傻蛋更高明。但是最糟糕的则是那种蔑视在我自己身上有所发展，我相信我认识到自己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可怜巴巴的抓耗子的猫！——世上没有谁比我更垂头丧气的了！我被困在最大苦恼之中的思想，整个地球无非就是一个忧患之谷的思想，把我消灭在一种无名的痛苦之中——我眯起眼睛大哭起来！

"你过去寻欢作乐，穆尔，如今你感到可怜巴巴了？——是的，是的，事情就是如此！——现在你先睡个足，少年老成的朋友，这样你会感到好一点！"——当我没去吃早餐，而且痛苦地叫了几声时，师傅就这样招呼我。师傅！——哦，上帝，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的烦恼！——他估计不到青年团体和猫的潘趣酒是怎样作用于一个多愁善感的心灵的！

大约到了中午时分，我还没有从窝里起来，忽然穆齐乌斯老兄站在我面前了，我不知道他怎样溜进来的，这个只有天知道了。——我向他诉说我当前不顺当的处境，他并不象我希望那样，向我表示遗憾，安慰我，而是放肆地大笑起来，大声说道："嚯嚯，穆尔老弟，这不是别的，无非是一种从卑微的市侩式的儿童

时代过渡到珍贵的青年时期的危机。这种危机使你相信：你病了，并且很可怜。你还不习惯贵族的铺张浪费，大吃大喝！——不过嘛请你做个好事，在外边不要声张，别去向你师傅诉苦。我们这个族类因为无病装病已经弄得名誉扫地，而喜好诽谤的人给这个族类起了一个名字，这名字是针对我们的，我不愿意再提起。不过你应抖擞精神，振作起来，跟我一起到外面去，新鲜空气会对你有帮助，然后你要事事付出代价。只管跟我来，这样你实际上会获悉这叫什么名堂。"

自从穆齐乌斯老兄把我从市侩帮中救出来以后，他在我身上进行一种无条件的统治，我得去干他想干的事情。因此我吃力地从我的窝里爬起身来，伸伸懒腰，尽我几根懒骨头还能办得到的，然后跟随这位忠实的老兄爬到屋顶去了。我们来回走了几次，果然我感到比较舒服和新鲜了。接着穆齐乌斯老兄把我带到烟囱后面。到了这儿我虽然作了反抗，我还得喝两三杯烧酒，吃地道的盐水鲱鱼。这就是按照穆齐乌斯所说的"代价"，我理应付出去。喔，这玩意儿的强大作用实在奇妙，奇妙！我该说什么呢？胃的病态的要求沉默下来了，内心的骚动也已经平静，神经系统安定了，生活重又显得美丽，我珍视世上的安乐，珍视科学、聪明、理智、诙谐等等。我又恢复到原来的我，我又是出色的、至高无上的雄猫穆尔！——哦，大自然啊，大自然！轻率的雄猫在桀骜不驯的自由的专横中享用的几滴酒，能够唤醒一场反对你，反对行好事的原则的叛乱，这种原则则是你用母性的爱在他胸中培植起来的，他不得不表示信服世界和它的欢乐就是烤鱼、鸡骨和乳糊等等，这是世上最好的东西，而他则是世上最最好的，因为世界的欢乐只是给他，为他所创造的，这样的事到底有可能出现吗？

可是，一头懂哲学的雄猫认识到，这里有深刻的智慧——那种绝望的巨大的痛苦只是一种平衡力量，它是在存在条件的继续维持中出现的必要的反作用，因此同一的东西（这里指痛苦）在永恒的宇宙的思想中被创造出来了！——把代价放上去，年轻的雄猫！安慰你自己，然后用这一句带有哲理经验的话安慰你有教养、思想敏捷的同阶层的朋友。

现在我有时在周围屋顶上过着一种新鲜、快乐的青年人的生活，这一点已经说得足够了，我有时由穆齐乌斯和另一些勇敢、忠实、爱好音乐的年轻雄猫陪同着，他们有的是白色，有的是黄色，也有的是花狸猫。我跨入了一个我生活中颇有收获的比较重要的阶段。

当我在一天傍晚，在明亮的月华的映照下带着兄长穆齐乌斯正欲上一家由青年人经营的酒店去的时候，我碰到了那个长着黑毛灰毛黄毛的叛徒，这个家伙曾经抢走了我的咪丝咪丝。我在一眼看到我那痛恨的情敌，一想起我还会可耻地败在他手下，不免有点儿吃惊，这也是可能的。他在我旁边擦身而过，连招呼也不打一声，我不得不想象，他可能在嘲笑我，笑我被他用优势的感情把我战胜。我想到我失去了的咪丝咪丝，想到我被他打了一顿，这时我的血管里热血沸腾了！穆齐乌斯注意到我怒气上升，于是我告诉他，我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于是他说："你做得对，穆尔老弟。这家伙装成这种怪样，而且神气活现地走来：最终他真想侮辱你了。——嗯，不久我们听说了一件新闻。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那就是这个市侩式的花花公子在这儿附近新搞了一件风流韵事，他每晚都在这儿屋顶上偷偷地走来走去。我们暂且稍微等一下，也许这位先生不久就回来，这样，我们就会有好戏看哩。"

事实确是如此，过了不久这个花花公子又趾高气扬地走回来了，从远处就用蔑视的目光望着我。我壮起胆子、无所顾忌地迎了上去。我们彼此紧挨着擦身而过，我们的尾巴竟然相互碰了一下。我于是立即站停了转过身来，以一种坚定的声音说："喵呜！"——他同样也站停了，转过身来凶猛地回答了一声："喵呜！"——接着就各走各的路了。

"这是挑衅，"穆齐乌斯愤怒异常地说，"明儿我要把这个趾高气扬的花花公子教训一顿。"

次日早上穆齐乌斯赶去找他，并且用我的名义问他，他有没碰到了我的尾巴。他让穆齐乌斯转告我说，他碰到了我的尾巴。我说，由于他承认他碰了我的尾巴，所以我必须把这举动当作挑衅。他说，我高兴怎么认为就可以怎么认为。我说，我把这当作是挑衅。他回答说，我根本无能力判断什么是挑衅。我接嘴说，什么是挑衅我比他知道得更清楚。他回答说，我不是他要挑衅的对象。于是我再次声明，可我把这当作是挑衅。他于是接茬儿说，我是个愚蠢的青年。我接着说，为了作出让步，如果我是个愚蠢的青年，那他就是一头下流的尖嘴狗！——于是争斗即将开始。

（出版者的边注。哦，穆尔，我的雄猫！不是莎士比亚时代以来关于荣誉的观点没有改变，那就是我当场抓住你创作上的一个谎言。这也就是说，我抓住一个谎言，它的功用在于给你叙述的事件增添更多的光彩和火焰！——怎样和这个花花公子进行决斗的方式，难道不是《皆大欢喜》中试金石说的"七次演变后的谎言"①这样的游戏诗文？我不是在你的所谓决斗程序中找到了宫廷决定的全部阶梯，找到了细腻的讽刺、粗暴的回答、大

① "七次演变后的谎言"一语引自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五幕第四场。

胆的处理，直至傲慢的反抗，这在若干程度上可以拯救你，你不用受制约的公开的谎言，而用几句骂人的话做个结论？——穆尔！我的雄猫！那些评论家将会指责你，不过你至少已经证实，你是用理智和实益来念莎士比亚的作品的，这就能取得多方面的谅解。）

坦率承认，当我接受这次挑战时，我吓得四肢都发抖了。我想到，这个花花公子，这个叛徒，对我有多么恶毒啊，我受到妒意和复仇渴念的驱使，我就向他发起进攻，我至少希望我的朋友穆齐乌斯帮助我作的让步撇在一边。穆齐乌斯发觉我在念那份要求流血的挑战书时，连脸色也变得煞白了，他也看出了我的情绪。

“穆尔老弟，”他说，“我感到你面临应该经受得住的初次决斗时，四肢好象有点儿哆嗦吧？”

我毫不犹豫地向我的朋友公开了我的内心，我告诉他是什么东西削弱了我的勇气。

“哦，我的老弟，”穆齐乌斯说，“哦，我亲爱的兄弟穆尔！你忘了，那个时候，这个傲慢的暴徒用卑鄙的方法把你打了一顿，这时你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而不是个聪明、干练的青年，象今天那样。就是你和花花公子的斗争，按照规矩和法律也不是一场真正的决斗，连 renkontre① 也称不上，而无非是一种市侩式的扭打，对任何一个猫青年来说，是一种无礼的举动。请注意，穆尔老弟，对我们的特别才干带有妒意的人，指责我们倾向于采用有失体面的破口大骂的方法打架，在人的族类中有这样一种看法，他们往往把这用唾骂和嘲笑的名字称作猫跟猫打架。

---

① 法语：格斗。

为此，一只正常的雄猫应该有荣誉感，并且保持着良好的习俗，尽量避免任何一种凶恶的格斗方式；雄猫倒该去羞辱人们，倒是他们在某种情况下非常喜欢打架，或者挨打。——所以说，亲爱的兄弟，让恐惧和胆怯滚蛋，保持你那英勇的心灵，并且坚信，你是采用正常的决斗为蒙受的不公正进行有分寸的报复，你有能耐把这个花花公子浑身抓碎，使得他一个时期只好放弃愚蠢的调情和自以为了不起的趾高气扬了。——不过且慢！——刚才我想到，你们之间的事情发生以后，彼此用爪子格斗，不足以给对方沉重的打击，你们还是采用决定性的方式，即用咬的办法进行格斗。——我们要听听青年们的意见！”

穆齐乌斯在猫青年的大会上作了一个精采的演讲，内容关于在我和花花公子之间发生的事情。与会者都同意报告者的看法，因此我通过穆齐乌斯给花花公子传言，我虽然接受挑战，但在极为厉害的谩骂声中，我不能采取别的方法，只能用咬来格斗。花花公子虽然表示异议，说什么他的一副牙齿很钝等等；但是穆齐乌斯按照他严肃、坚定的方式解释，这儿只谈用咬的方法来进行比较决定性的决斗，要是他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他得做一条下流的尖嘴狗，他于是决定采用咬的方式进行决斗。

应该进行决斗的夜晚来到了。我在约定时刻带着穆齐乌斯呆在住宅区边沿的一所房子的屋顶上。我的对手不久带着一只神气的雄猫也来了，这只猫几乎一身五彩斑点，面部的表情比我的对手还要傲慢得多，放肆得多。根据我们估计，这只猫是他的助手；他俩作为同伙一起参加过几次不同的进军，在占领仓库的时候他俩也在一起，为了这次占领花花公子获得了燃烧脂肪的勋章。此外，如同我后来所知道的，根据小心谨慎、考虑周到的穆齐乌斯的提议，一头浅灰色的小猫应邀到场，她对外科手术特

别在行，据说经她治疗过的最糟糕最危险的伤口在短期内也能痊愈。——此外双方还讲好，跳了三次以后格斗就开始，如果跳了三次还没有出现决定性的局面，那就得进一步考虑这次决斗是否要重新跳几次继续下去，还是把事情看作是早已讲好了的。两位助手在丈量步伐，我们则面对面坐着作出一种姿态。根据习俗，两位助手发出呼号，我们彼此就发起进攻。

在我抓住我敌手的片刻，他可揪住我的右耳，他把我狠命咬一口，咬得我拚命急叫。“分开！”穆齐乌斯大喝一声。花花公子松手了，我们各自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助手们作了又一次呼号。现在我相信在第二次跳跃时我能更好地抓住我的敌手，但是这叛徒身子一俯，咬住了我的左爪，鲜血一大滴一大滴涌出来。

“分开！”穆齐乌斯再次大喝一声。

“本来，”我敌人的助手说道，同时转身朝着我，“本来事情已经定局，您，我的朋友，因为左爪受了重伤，已经 hors de combat①。”然而怒火和深仇使我感不到身上的痛楚。我回答道，要在第三跳时才能决定胜负，要到我丧失了力气的时候，事情才能看作定局。

“嗯，”那个助手带着冷笑说，“嗯，要是您一定要自投罗网，投进比你高明的敌人的爪子，那就让您的意愿实现吧！”

然而穆齐乌斯拍拍我的肩膀，叫道：“好极了，好极了，我的老弟穆尔，一个货真价实的青年，不在乎这样一点伤痕！——勇敢一点！”

助手们呼叫第三次，第三个回合的时候到了！且不去管我

① 法语：没有能力战斗了。

的怒气，我发现了我敌手的诡计，他一直跳得偏向一侧，这就是为什么我抓不住他，而他抓住我很稳当。——这一回，我也小心在意，跳向一侧，当他以为抓住我的时候，我已经在他脖子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咬得他喊叫不出来，只会呻吟不休。

“分开！”我敌人的助手这时叫道。我立即跳回来，而花花公子可累得晕倒在地上了。与此同时，他那深深的伤口里涌出了大量鲜血。那头浅灰色的猫立即向他赶过去张罗起来，希望扎上绷带前血就止上几分。穆齐乌斯说，有一种家用止血方法，她随时都可以使用，需用药物她都带在身边。这也就是说，她把一种液体注进伤口，并把伤者浑身上下喷洒一遍，由于这种液体的强烈气味，我认为它会产生一种强有力的、迅速见效的作用。这不是特登① 的包扎水，也不是科隆香水，——穆齐乌斯热烈和我拥抱，说道：“穆尔老弟，你象一只勇敢大胆的雄猫，赢得了你的荣誉事业，——穆尔，你将要进入青年团体的高层，如果为了维护我们的荣誉，你可以随时出力，你不会容忍任何污点的存在。”

我那敌人的助手长久站在穿浅灰衣服的外科医生身边，此刻他神气活现地走出来声称，我若在第三个回合战胜，这违背大学生的章程。但是兄长穆齐乌斯做了一个坐的姿势，眼睛闪闪发光，四肢伸出爪子解释道：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声称，这事跟他有关，决斗这件事可以当场立即解决。

对方的助手听了，认为这话有道理，他回答不出什么话来，而是默默地把他受伤的朋友背在背上，他的朋友这时已经稍微清醒一点了，这位助手于是带着伤员阔步穿过天窗溜走了。

---

① 安东·特登（Anton Theden 1714—1797），一种以他命名的绷带水。

那个穿浅灰衣服的外科医生问道，他是否可以用家用药物给我治疗一番，可我加以拒绝，尽管此时我的耳朵和爪子痛得十分厉害，而我心里有一种扬扬自得的获得了胜利的感受，这是花花公子引诱咪丝咪丝和我在回家途中遭到痛打的默默的报复。

对你，哦，年轻的雄猫，我经过周密考虑详细地描述了我初次格斗的历史。此外，这个值得注意的有关名誉事件的历史给了你教益，这样你也还可以从中汲取某种对生活十分必要和有利的德行。比如，勇气和大胆根本不是用来对付佯击，而学习佯击技巧不能忽视，免得自己被踩倒在地，而要保持直立姿势。"Chi no se ajuta, se nega,"① 在戈齐的《幸福的乞丐》中布里盖拉这样说，这个人说得对，完完全全对。——你瞧，年轻的雄猫，不要轻看佯击技巧，因为在它们中间，如同在丰富的矿藏中那样，蕴藏着真正的生活智慧。

当我从屋顶上下来时，我发现师傅家的屋门锁着，因此我不得不把屋门前的那块草垫权作夜晚安息的地方。伤口的血淌得厉害，实际上我有点儿虚脱的感觉。我感到自己给人轻轻地带走了。那是我的好师傅干的，他（我不知道，我大概呜咽过几声）在门前听到了，把门打开，他发现了我的伤口。"可怜的穆尔，"他叫道，"他们把你怎么啦？你一定给狠狠地咬了一口——嗯，我希望，你没有给你的敌人任何报复！"——"师傅，"我想，"要是你知道就好了！"我重又感到我那争取到的全面胜利，荣誉，我已经获得了，而且大大地提高了。——好师傅把我放在我的窝里，

---

① 意大利语："谁不自助，就是拒绝自己。"引自意大利戏剧家戈齐的喜剧"Il pitocchi fortunati"（《幸福的乞丐》），第一幕第八场。

从橱里拿出一只放着油膏的小匣子，做好两张膏药，一张贴在我耳上，一张贴在我爪上。我从容而耐心地听任师傅给我敷药，只有在第一根绷带把我弄痛的时候，我才轻轻地"呜"了一声！

"你是，"师傅说，"一头聪明的雄猫，穆尔！如同你族类中另一些咕噜咕噜叫的捕捉耗子的猫那样，你没有曲解你主人的好意。你只管安心，到了时候，你爪上的伤口舔得痊愈了，那么你自己会解脱绷带。至于你耳朵上的伤口嘛，你无法改变现状，可怜的伙计，你得贴上一张膏药。"

师傅所说的我全都答应了，作为我心满意足和感谢他帮忙的象征，我向他伸过去我那健康的爪子，他象平时那样拿住我的爪子轻轻摇摇，并没把它握紧。——师傅懂得和受过教育的雄猫打交道。

不久我感到膏药所产生的良好作用，我深自庆幸，我没有接受穿烟灰色外衣的小外科医生所采用的该死的土方。来探望我的穆齐乌斯，发现我心境愉快，很有气力。不久我能够跟着他去青年酒家。人们可以想象，我是受到了多大的欢迎呀。我受到了大伙儿双重的热爱。

从此以后，我过着一种珍贵的青年生活，我乐意不去注意从我身上失掉的最好的东西。——然而尘世上的幸福又能维持多久呢？在人们享受的欢乐上不是已经窥伺着……

（废纸）——又高又陡峭的小丘，在平原上它可以当作高山，一条宽阔、平坦的大路由香气弥漫的林子包围着通往山上，大路两旁设有石凳和凉亭，供行路人休憩之用。到了上面，人们才看到建筑物的宏伟和壮丽，这种建筑物从远处看来只当作是一座两座教堂。建筑物大门上面的石头上刻着纹章、主教帽、曲柄杖和十字架，这表明这里是主教住的邸宅，上面刻着的文字是：

"Benedictus, qui venit in nomine domini."① 它邀请虔诚的客人登堂入室。但是每个进屋去的人，不禁要停下步来，被教堂内部的景象所吸引，这儿装饰豪华，正面以帕拉迪奥② 的风格建成，两边是通风高塔，中间是主要建筑物，它的两侧是厢屋。主要建筑物内还有修道院院长的房间，厢屋里相反是僧侣的住房，另一些集会大厅，以及接待前来投宿的陌生人的房间。离这修道院不远是田庄、制酪场、地方官的公馆；山谷深处美丽的康茨海姆村围绕在小丘和修道院的四周，好象一个五彩缤纷、繁茂的花环。

这个山谷伸展到远山的山麓。无数群牛羊牧放在草地上，这草地被一条水明如镜的小溪拦腰切断，村里出来的农民欢天喜地地走过，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分散到庄稼长势良好的稻田里去；鸟儿的欢歌从优美的灌木丛里响起，充满憧憬的号角声从遥远的黑洞洞的森林传来，以白帆为翅膀，装满货物的小艇在大河上飞驶，大河从山谷里涌来，奔腾向前，人们听见舟子的欢快问候。到处是茂密的树木，到处是大自然丰富的赐予，到处是生动活泼、永远向前、永不止息的生活。从小丘上向远处眺望，景色在向你欢笑，从修道院的窗子里张看，会提高你的情绪，同时给你内心以舒适的感受。

也有这样的可能，人们不去注意教堂内部的装饰，不去注意高贵、宏伟的基础陈设，如五彩、镀金的雕刻和到处挂满的画片，人们有理由认为过多过滥，认为僧侣之辈缺乏审美观点，例如修道院院长的房间，就纯粹以这种风格建造起来，并用这种风格进

① 拉丁语：以主的名义到来的人有福了。

② 帕拉迪奥（il Palladio），原名安德烈·迪·皮耶特罗（Andrea di Pietro，1518—158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建筑家之一。

行装修，因而在参观者的眼里见得更多。从唱诗班坐的乐坛可以直接进入一个大厅，这大厅同时用作神职人员集会和保藏乐谱乐器的地方。从这个大厅出来，通向一条充满爱奥尼亚柱形建筑风格的长廊。在修道院院长住的内室里，墙壁全用丝绸裱糊，挂有各学派大师的油画精品、教堂伟人的胸像和塑像，有地毯、花色镶拼的地板，贵重的器具，这儿的一切都显示这个修道院是受到各方的捐助的，有着丰富的宝藏，这种宝藏占有绝对优势，但不是那种使人眼花缭乱金碧辉煌的陈设，它们不会给人以舒适感，它们只是使人产生惊异，而不产生惬意的感受。一切陈设恰到好处，各在其位，任何一样装饰都不是夸大其重要性，只为自己吸引游人的注意力，破坏别种装饰的作用，因此人们看了这一切，想到的不是这件或那件装饰的价值连城，而是感到这整个寺院是个精致的宝库，是个珍贵的艺术品。这种服从统一的属性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而正是这种正确的决定性的属性的感觉，可能就是人们惯常称做良好的艺术鉴赏的东西。修道院院长内室的舒适和适于居家的气氛接近于耽于享乐，但他行动上没有追求享乐，这就没引起人们的反感，因为这位修道院院长一切都是亲自动手安排和设法把东西运来房里布置的。几年前修道院院长克里佐斯托穆斯来到康茨海姆时，他让人给他布置院长住房，这样儿和今天的一样，院长的整个性格，他的整个方式，在住房的布置中生动地表示出来了，人们不需要看到他本人就知道，用不到日后在接受高级宗教教育时才发现这一点。他还只有四十来岁，高个子，结实的身体，漂亮而有男子气概的容貌，富于各种表情，整个举止又优美又端庄，谁接近院长，谁就怀有几分他那个地位所要求的敬畏之心，他是教会的勇猛的战士，也是他教团和修道院的权利的不疲倦的捍卫者，他样儿看起来好说话，有耐心。

但是正因为他表面上的那种好说话却成为他一门善于使用的武器，他懂得使用这一武器来战胜一切反抗，甚至战胜最高权力的反抗。人们也允许作些估计，在简单的一本正经的言词后边(这些言词似乎出于最忠厚者之口)，掩盖着僧侣的狡猾欺诈，所以只有那种精明能干的卓越人物，才能深深打进教会的关系中去。修道院院长是罗马方面宣传的弟子。——本身并不倾向于拒绝生活的各种要求，只要这种要求尚能为精神的习俗和秩序所容忍，那他就给他的无数下属以种种自由。因此出现下面情况不足为奇：有些人钻研这门或那门科学，在独立的小房间里进行学习，而另一些人在修道院的园子里东一堆西一群地欢快地聚在一起，作着欢畅的交谈；也有些人热中于礼拜、斋戒，把他们的时间花在祈祷上；有些人喜欢口福，努力参加各种宴会，他们的宗教活动局限在教团规定以内，另一些人不想离开修道院，更有一些人继续赶路，到了适当时刻，教士的长道袍换成猎人的短上装，作为干练的猎人到处游荡。尽管教堂里弟兄们的爱好各不相同，各人可随意沉湎于各人的天地之中，但是大家对音乐的热切爱好则是一致的。几乎每个人都是有修养的音乐家。他们中间有的是演奏名手，这些名手为最佳的王家乐队争得了荣誉。一种丰富多采的音乐集会，各种最出色的乐器使每个人能随心所欲地搞音乐艺术，挑选某些作品作经常演出，使每个人得到锻炼的机会。

克赖斯勒的到达，正好给这种音乐活动以新的推动。学者们合上了他们的书本，礼拜的人缩短了他们的祈祷，大家围着克赖斯勒。他们喜欢他，没有人象他们那样高度珍视他的作用。修道院院长本人跟他交谊甚深，他和大家争先恐后地尽量给他表示敬意和热爱。要是修道院所在地可以称作乐园，那么它给修道

院里的生活提供最舒适最愉快的环境，此外神甫希拉里乌斯还为大家准备美肴佳馔和珍贵的葡萄酒；有一点也必须计算在内，那就是在弟兄们之间气氛融洽，修道院院长亲自作出榜样，成天忙于艺术的克赖斯勒顺应大流，得心应手，有时会产生这种情况：活动的情绪变得平静起来，这是长久以来所没有过的。连他诙谐的怒意也日见减弱，他变得象个孩子那样温顺听话。但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别的方面，他很自信，那个幽灵般的同貌人原从他裂开胸口的血滴中孕育出来，现在他已经消失了。

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赖斯勒的某个作品①说，他的朋友不可能达到这一步，他写过一个乐曲，尽管这件事真的成功了，他为写成一个作品也曾表示了喜悦，然而这个作品立刻被他扔进火里。——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它以无可救药的灭亡威胁这个可怜的约翰内斯，眼前这份传记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写得实在不多。如今在康茨海姆修道院里，克赖斯勒至少防范发生焚毁作品一类事，这些作品真正来自他的内心，而他的情绪则在特征上表达了他作品所具有的甜蜜、惬意的忧伤，他不象平时那样，常常以强有力的魔术从和声的深处召来恶鬼，而是在人类的胸中唤起害怕、恐惧、没有希望的渴念的种种痛苦。

一天黄昏，教堂的乐队给大弥撒作最后一次排练，克赖斯勒参加收场，这场弥撒下一天要如期举行的。弟兄们已经回来进入他们的小房间，克赖斯勒一个人在柱廊走道上徘徊，他从走道上向外边眺望，附近一带在夕阳的微光中闪烁。他仿佛又一次听见远处传来他作品的演奏声，这作品弟兄们刚才作了生动的

① 指霍夫曼早期作品《卡洛特手法的魔幻剧》。

排练。但是当 Agnus dei① 来临时，那个片刻无以名之的欢乐再一次地强烈地抓住了他的心，在上述片刻他心里想到了羔羊。"不，"他大声叫道，与此同时他热泪盈眶；"不！——我不是羔羊，只有你才是！你是我唯一的思想，你是我唯一的渴望！"

奇妙的是，克赖斯勒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句子表达出来的，修道院院长和弟兄们在这个句子里自己找到了最热切的祈祷和对上天的爱的表达。他心里充满了望弥撒时的情景开始作曲，但是他还久久不能完成，晚上他做梦也想到这一点，他为此作曲的诸圣日即将来到，做弥撒的钟已经敲响，他站在讲坛边，已经完成的总谱摊在他面前，他亲口唱起弥撒，定音，开始唱他的 Kyrie②。

一句接着一句，演出纯正，有力，这连他自己也惊异不止，把他吸引到 Agnus dei 那里。使他吃惊的是，他看到总谱里面居然出现白页，上面没有音符，弟兄们凝视着他，他的指挥棒突然降下来，他没料到演奏终于开始，演出最终没有停止下来。但是铅块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使他觉得狼狈和胆怯，尽管整个羔羊保持在他的胸中，他无法把羔羊在总谱上表现出来。但是突然有个娇丽的天使形象出现在他的指挥台旁，这头羔羊用一种天上的声音唱颂诗，这个天使的形象莫非是尤丽亚吧！——克赖斯勒怀着极大的鼓舞的狂喜苏醒过来，写下这头在美梦中给他启示的羔羊。——这样的梦克赖斯勒又做了一次，他听见尤丽亚的声音，歌唱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最后进入合唱："Dona nobis pacem"③，他愿意沉入淹没他的无边幸福的海洋中去。

---

① 拉丁语：上帝的羔羊。

② 希腊语：主啊，怜悯我们。宗教上祈祷用语。

③ 拉丁语："给我们和平！"天主教弥撒的结束语。

肩上的轻轻一拍把那个沉湎在心醉神迷状态中的克赖斯勒惊醒过来。那一拍来自站在他面前的修道院院长，院长满心欢喜地瞅着他。

“怎么啦，”修道院院长开口道，“怎么啦，我的儿子约翰内斯，你的心深入到什么境界，你怎么能庄严而有力地创建成如今使你整个灵魂快乐的生活？——我的意思是说，你想到你的大弥撒作曲，这个作品我算作是你笔下写出的精品之一。”

克赖斯勒默默地睁大眼睛瞪着修道院院长，他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嗯，嗯，”修道院院长笑眯眯地接下去说。“从你亟欲登攀的高处下来吧！——我很相信，你在思想中酝酿作曲，在工作时也无时或释，我指的当然是你感兴趣的工作，虽然这是一桩危险的、最后要消耗你精力的工作，暂时摆脱你的种种创作构思，让我们在这条凉快的走廊上散一回步，无拘无束地聊聊。”

这时修道院院长讲到院里的设施，讲到僧侣们的生活方式，夸奖大家都有的真正快活、虔诚的思想，最后问乐队指挥他（指修道院院长）是否弄错了，他相信自己注意到克赖斯勒自进修道院几个月来，为人更加沉静、更加无拘无束，不断地干他的高级艺术，借以推动教会的工作。

克赖斯勒听了无话可说，只好承认对方讲的一切，此外他还振振有词地说，修道院于他，仿佛是他逃亡进去的一个避难所，他有时暗暗地想，他自己仿佛真是教团成员之一，他永远不再离开这个修道院。

“您别说，”克赖斯勒最终说，“您别说什么弄错了，尊敬的道长，如果有错，那也是这袭衣服促成的。请您相信我的话，我受到威胁人的暴风雨的袭击，因为和解了的命运的恩惠让我搁浅

在我所隐藏的岛屿上，在那儿美丽的梦永远不会破灭，这个梦不是别的，而是艺术的热情本身。”

“事实上，”修道院院长回答道，脸上流露出特别亲切友好的光采，“事实上，我儿约翰内斯，你穿的这件道袍非常合身，和我们的弟兄穿得一个样，我希望，你不再把这件衣服脱下来。你是人们能够见到的本笃会教派最值得尊敬的人。”

“然而，”修道院院长沉默了片刻，抓住了克赖斯勒的手接下去说。“然而，这儿开不得玩笑。您知道，我的约翰内斯，您对我多么亲切，自从我认识您以来，我对您的诚挚的友谊和对您出色的天才的高度尊敬这两者日益加深。人们对自己心爱的东西，不免要产生忧虑，自从您住到修道院里来以后，我观察到正是这种忧虑渐渐变成了担心，这种观察的结果使我产生一种不允许放弃的信念！——长久以来，我想就这方面和你交心，我等待一个有利的时刻，现在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克赖斯勒！你拒却这个世界，进入我们的教团吧！”

克赖斯勒越是喜欢呆在这个修道院里，那么他越是受到人欢迎，希望他延长这种给了他安静与和平的停留时间，同时他这种频繁的艺术活动花费了他很多时间，但是院长的提议使他惊异，采用的也是令人不愉快的方式，因为放弃自由，永远在僧侣中间生活，这样的事他非得用真正严肃的态度加以仔细考虑不可。虽然他有时心里会冒起这种奇特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大约已经为修道院院长所注意到了。他极为诧异地瞅着院长，但是对方不让他接茬便接下去说：“您先平静地听我说，克赖斯勒，且不忙先回答我。当然我不得不从为教会争取一名干练的仆人这一角度考虑，同时教会本身舍弃任何劝说的技巧，而只盼望当事人从真实的认识的基础上激起内在的火星，从而导致他内心燃起信仰

的熊熊之火，而消灭世上的任何一种引诱。您内心也许昏暗、糊涂，我只想给您阐述清楚，让您自己得到明确的认识。我的约翰内斯，我可以跟您讲一讲世人对修道院生活的荒唐的偏见吗？——说什么僧侣一直不得不在修道院的小房间里经历一种可怕的遭遇，在那儿他只好放弃世间的种种欢乐，经常过一种毫无希望的苦行僧的生活。这样修道院成了最阴暗的囚所，那儿有最绝望的悲哀围绕着永远失去的财富，失望，疯狂地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自我折磨，那儿憔悴、苍白的死人似的僧侣过着一种贫困的生活，在喃喃的祈祷声中呼出令人心碎的恐惧！”

克赖斯勒忍俊不禁地笑了出来，因为当修道院长谈起憔悴、苍白的死人形象时，他想起这样的人一定是营养不错的本笃会教团成员，特别是想起聪明、红腮帮的希尔拉里乌斯，他除了喝劣质葡萄酒和看了新总谱不能立即理解而引起的恐惧外，不知道别的更大的痛苦。

“您冷笑了，”修道院院长接下去说，“您冷笑我对列出的图片和您熟悉的修道院生活作了对比，您这么做肯定有某种原因。有些人被世上的苦难所折磨，永远放弃了世上的所有幸福和安康，逃到修道院里来，如果他走运，教会接受了他，在教会的怀抱中他找到了安宁，只有这种安宁能够对他遭遇的一切厄运进行安慰，能够使他超脱人世纷繁事务中的危险的遭遇。但是有许多人在修道院里喜欢过一种虔敬、内省的生活，他们和尘世格格不入，随时受到各种细微末节的侵袭干扰。如同他们一度在生活中所证实的，只有在自己选择的寂寞中才能安适地生活。还有另一些人，他们对修道院的生活并不很爱好，然而他们不属于别处，而属于修道院。——我指的是那些现在和未来都是异邦人，因为他们属于一个较高的存在，把这种较高存在的权利，看

作是生存的条件；凡是尘世上找不到的东西，他们不停地追求，他们的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他们左右摇摆，徒然追求安宁与和平，他们敞开的胸怀，被射出的箭击中，除了反对他们的武装敌人的冷嘲热讽，没有药膏可医治他们的伤口。只有孤寂，只有没有敌人干扰的单调生活，特别是经常的自由自在地向属于他们的光明世界的仰视，才能保持均衡，让他们在内心产生一种超越尘世的满意感，这种满意感在纷乱的世事中是无法赢得的。——而您——您，我的约翰内斯，是属于把永恒的力量从尘世的压力中提高到上天的压力中去的人们。较高存在的活跃的感情永远和乏味的世事发生裂痕，这是无法避免的，它从属于另一世界的艺术中射出强有力的光线，上天的爱的神圣秘密和渴念一起锁入它的胸中。一种最热忱的虔诚本身就是这种艺术，并且屈从于后者。要是您和五彩缤纷的世界游戏毫无共同之处，您已经带着蔑视的神色把它扔在一边，就象一个已经成长为青年的男孩把他用旧的玩具摔在一边那样。——要是您想永远逃离嘲笑人的蠢人的荒唐行径，我的可怜的约翰内斯，那么您过去一定常常遭到这玩意儿的折磨，直至折磨到死亡的边缘！——这位朋友张开双臂准备迎接您，把您带到没有狂风暴雨威胁的安全港口！”

修道院院长讲到这儿就不吭声了，他神色既严肃又忧郁，于是约翰内斯说：“我深深地，深深地感到您的话句句是真理，我尊敬的朋友！我深切地感到，我真的不适于呆在并非为我创造的世界里，这世界对我仿佛是一个永恒的、永远无法解开的误会。然而——，我坦率承认，一种思想使我连打寒颤，我牺牲了某些我用母乳喂大的信念，我穿这件衣服，好象一个囚徒，我永远也休想从监狱里出来。我仿佛觉得僧侣约翰内斯和乐队指挥约翰内斯住在同一个世界里，然而后者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若干栽满

香花的美丽的小园子，忽然这世界成了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仿佛活跃的生命一下子和它编结在一起，这意味着断念……”

“断念，”修道院院长提高嗓音打断了乐队指挥的话，“断念吗？——这个词汇适用于你吗，约翰内斯，要是艺术的精神在你的内心日益强大，要是你用坚强的翅膀把你载入光亮的云彩中，这是一种断念吗？——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的兴趣能够愚弄你？——然而，”（修道院院长说到这儿用一种较为委婉的声调接下去说）“然而永恒的力量在我们的胸中安上一种感情，它和不可战胜的暴力震撼了我们的整个身心；把精神和躯体联系在一起的带子，是一种十分神秘的带子，同时精神努力追求幻想中的幸福的最高目标，然而它只要躯体作为必不可少的需要所要求的东西，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这是人类继续存在下去所必需的条件。——我不许再作补充，我是在讲人类的爱，我无疑不会把它看作无足轻重，对它完全断念。——然而，约翰内斯，要是你讲什么断念，那么你就拯救自己免于灭亡；这一点你永远，永远都办不到，你将分享世上爱的高傲的幸福。”

修道院院长讲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是那么郑重其事，那么激昂动人，仿佛命运之书摊开了放在他的面前，仿佛他在向可怜的克赖斯勒宣告一切可以逃脱的威胁人的痛苦，他必须在修道院里获得拯救。

这时克赖斯勒的脸上开始出现那种罕见的肌肉抽动，这种抽动往往宣告那种征服他的嘲讽的力量。“嚯嚯，”他说，“嚯嚯！至尊的院长，您说错了，完全说错了。至尊的院长在我身上搞错了，由于我穿的这件衣服您搞错了，您想 en masque① 一个时

---

① 法语：戴着一个假面具。

期愚弄人，连自己也认不出了；我在他们的手里写上了他们的名字，这样好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何等样人！——我到底是不是一个还过得去的人，还在盛年时期，有相当的名声，受过充分的教育，彬彬有礼？——我不能够把最美丽的黑燕尾服刷刷干净，然后穿在身上，至于内衣嘛，全用绸制，肆无忌惮地在每一位红腮帮的教授、在蓝、褐眼睛的宫廷顾问的女儿前面，在所有最文雅的amoroso① 的甜言蜜语、举止、脸色和声调前面，单刀直入地问：'美人儿们，你们愿不愿意把你们的手给我，连同你们整个高贵的人作为上述的 attinenz② 一起交给我？'教授的女儿本来会低下眼皮，轻轻地说：'您跟爸爸去说吧！'或者那个宫廷顾问的女儿向我瞟来热情的一眼，然后斩钉截铁地说，她长久以来早已默默地注意到了这种爱情，我到现在才把它讲出来，暂时只讲新娘礼服的滚边。哦，上帝！各位尊敬的父亲，他们本来多么乐意根据这样一位大公爵的乐队指挥，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的戒律去痛打他们的女儿的！——但是我也敢于进入较高一级的浪漫主义境界，一首田园诗开始动笔，我向干练的佃农女儿献上我的心，如果她正巧在准备山羊干酪，我还要向她献上我的手，或者作第二名公证人皮斯托福洛斯③，跑进磨房，在面粉尘组成的云彩中间寻找我的女神！——哪儿一颗忠实、真诚的心被误解，这颗心不想别的，只要求结婚——结婚——结婚！——恋爱中没有幸福吗？——尊敬的院长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是在**这种**爱情中获得极大幸福的恰当人选，这个简单的主题无非是：'如

---

① 意大利语：恋人。

② 意大利语：附件。

③ 公证人皮斯托福洛斯，系意大利作家季奥万尼·帕伊谢洛斯的喜剧歌剧《莫利纳拉》中的男主角。

果你要我，那么我就娶你！’这个主题进一步的变化，就按照结婚的精采的快板速度进行演奏，然后以婚姻这个主题进一步演奏。尊敬的院长阁下也不知道我在这以前对联姻做过多次十分严肃的考虑。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缺乏经验和教育的年轻人，这也就是说这时我才七岁，我就把这位三十三岁的小姐选为我的未婚妻，她也亲口答应我：非我不嫁，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后来吹了。请您注意一下，院长先生阁下，爱情的幸运从我幼年时就嘲笑我了，而现在——丝袜拿来——丝袜拿来——鞋子拿来，好让求婚者的双足立刻穿进里面，拚命奔向已经伸出娇小玲珑的食指的姑娘，好使他立即得到解放，——如果跳着兔步取乐对诚实的本笃会教团的信徒来说不是太放肆的话，那我就在这儿高贵的院长阁下眼前跳一阵马特洛舞①，或者迦伏特舞②，或者一种蹦蹦跳跳的华尔兹舞③，这出于接受我的地道的喜悦，只要我一想到未婚妻和结婚，我便会有这样的喜悦。——嚯嚯！——至于恋爱的幸运和结婚，我是一个过来人！——我希望，院长大人能看清这一点。”——“我不想，”修道院院长回答，这时克赖斯勒终于住嘴了，“我不想在您讲别出心裁的戏言时打断您的话，乐队指挥，这些话正好证实了我的意思。——我也感到那种应该刺伤我但没有刺伤我的芒刺！——我从来不相信那种幻想中的爱情，这种爱情没有形体，在空气中飘拂，跟人类原则的限制没有共同之处，这算我幸运！——您处在这种病态的精神紧张中，这是怎么可能呢——不过嘛，这儿讲得也足够了！——

① 马特洛舞(Matelot)，一种盛行于英国威尔士和荷兰的水兵舞。

② 迦伏特舞(Gavotte)，十七、十八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二拍子、四拍子的中速舞。

③ 蹦蹦跳跳的华尔兹舞(Hopswalzer)是一种四分之二拍的新式舞。这种舞于十八世纪末由法国芭蕾舞大师传到德国去的。

现在是接近迫害您的敌人的时候了——您逗留在齐格哈兹宫廷时有没听到那个不幸的画家，那个莱昂哈德·埃特林格的遭遇吗?”——当修道院院长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克赖斯勒不禁毛发直竖,全身出现了鸡皮疙瘩。克赖斯勒脸上刚才的嘲弄神色顿时消失殆尽，他以重浊的嗓音问道:“埃特林格?——埃特林格?这人跟我有什么相干?——我跟他有过什么瓜葛?——我从来就不认识他,当我有一次误以为他从水里上来时跟我谈过话,这只是一种头脑发热的嬉戏。”

“你安静下来,”修道院院长一边温和地说,一边抓住了克赖斯勒的手,“你安静下来,我儿约翰内斯!——你和不幸的人毫无共同之处，一种变得强大了的误入歧途的热情把这种不幸的人推入毁灭的深渊。然而他的可怕的遭遇可给你作前车之鉴!我儿约翰内斯!——你在还滑溜的道路上逃亡——逃亡!——海德维迦!——约翰内斯!一个恶梦象索子紧紧地缠住公主，要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无法割断索子，那么这些索子看来是无法解开的了!——而你呢?”

克赖斯勒听了修道院院长这一席话,真是思绪万千。他发觉修道院院长不仅了解齐格哈兹宫廷王室里面发生的一切事情，而且也知道他呆在那儿时发生的一切事。他心里明白,公主的病态的魅力在他接近的时候,是一种他根本没有想到的、让人恐惧的危险。正是这种恐惧,除了本聪夫人以外,还有谁加以保护从而希望他完全离开现场呢,——正是这位本聪夫人必须和修道院院长保持联系,以便获悉他(克赖斯勒)呆在修道院里的情况,因此她是这位高贵的院长的一切行动的动力。他常常活灵活现地想到公主如同受到内在萌发的热情的束缚真正现露本来面貌的片刻。但是,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想到他自己可能是她那种

热情的对象时，袭上他的心头的好象是一种幽灵般的恐惧。他觉得他仿佛愿意一种外来的精神力量强制地侵入他的内心，剥夺他思想的自由。公主海德维迦突然站在他的面前，用一种她固有的异样的目光凝视着他，就在这刹那间，他的所有脉管跳得咚咚作响，如同他初次和公主的手相握时那样。然而这时候，他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已经不翼而飞了。他感到一种电流似的温暖令人惬意地通过他的内心，他轻轻地说如同在梦中一样："狡猾的小电鳐，你又跟我开玩笑了，然而你知道，你要遭到惩罚，受到伤害，因为这是我对你本笃会僧侣所表示的纯洁的爱。"

修道院院长以洞察人心的目光审视乐队指挥，仿佛他要把他的整个自我看个透彻，然后严肃而郑重地说："你在跟谁说话，我儿约翰内斯？"

这时克赖斯勒从梦中苏醒过来了；他突然想起，修道院院长把齐格哈兹宫廷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特别是把他撵走的灾难的进一步发展过程告诉他，他想更多了解一点。

"我不是跟别人，"他回答修道院院长道，同时古怪地笑了一笑，"我不是跟别人，尊敬的院长大人，如同您所听见的，我是跟一条狡猾的鱼鳐聊天，它突然插到我们理性的交谈中来，想把我搞得比现在更加胡涂。——然而从各种情况来看，我不得不怀着极大的遗憾看到，许多不同的人正好把我当作一个大傻瓜，而不是当作已故的宫廷肖像画家莱奥纳德·埃特林格，此人不仅要画下一个高贵人物，而且也要爱这个人物，当然后者从画家身上什么也得不到。而且十分普通，犹如汉斯之爱格莉特。哦，上帝啊，要是我把最悦耳动听的和音搞成最蹩脚的卖唱，那么我一定会失去别人对我的尊敬！——我何时胆敢把不适当的或者古

怪的材料，从狂喜和痛苦，从爱和恨，放到台面上来，要是王家人物的小小的执拗在各种奇妙的心境中作出罕见的举止，而诚实的人们却拿动物磁性的幻想取乐？——我何尝作过这样的事情？你说吧——”

“然而，”修道院院长打断了他的话，“我的约翰内斯，然而你从前讲过艺术家的爱情——”

克赖斯勒目不转睛地瞪着修道院院长，然后他双手合在一起，目光仰视，大声说道：“哦，老天哪！那就是说！——珍贵的人们，”他于是接下去说，同时脸上又出现古怪的微笑，内心的忧伤几乎使他的声音窒息，“珍贵的人统统包括在内，从前你们没有在某一个地方，即便是在一块普通的、王子哈姆莱特去找诚实人吉尔登斯吞①的跳板上听见说话声：‘您可以对我发脾气，但不要戏耍我’②——天啊！——这完全是我的实例！——你们干吗偷听良心不坏的克赖斯勒，要是紧锁在他胸口的绵绵情话只能给你们一种难听的声音？——哦，尤丽亚！——”

修道院院长似乎突然受到意想不到的事情的袭击，惊得目瞪口呆，他想找出话来说，但怎么也找不到，克赖斯勒站在他面前，得意忘形地望着烧红了西方半爿天的火海。

这时修道院的塔楼的钟声喤喤地响起，上天奇妙的声音穿过金色的晚霞。

“跟你们，”克赖斯勒双臂张开，大声说道，“我想跟你们一起走，你们这些和弦！由你们承载着各种绝望的痛苦冲着我上来，而又自动消灭在我自己的胸口，你们的声音应该象天上的和平

---

① 吉尔登斯吞，莎士比亚剧本《哈姆莱特》中的人物。

② 参见莎士比亚剧本《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二场。

使者那样向众宣告，让痛苦在希望中，在永恒爱情的渴望中消失。”

“晚祷，”修道院院长说，“钟声响起了，我听见弟兄们来了。明儿，我亲爱的朋友，咱们也许继续谈谈在齐格哈兹宫廷发生的事情。”

“唉咿，”克赖斯勒叫道，他这时才初次想到，修道院院长想从他那儿知道些什么，“唉咿，院长阁下，我经历过许多有趣的婚礼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王子黑克托尔将不会迟疑地去抓那只他从远处就想抓的那只手① 吧？而那位英俊的新郎也不会产生反感吧？”

修道院院长脸上的一切庄重神色顿时消失殆尽，他以常有的不拘小节的幽默说道：“在英俊的新郎身上不会发生意外事件，我诚实的约翰内斯，但是他的副官应该在树林里捅一个黄蜂窝。”

“嚯嚯，”克赖斯勒回答道，“嚯嚯！一个黄蜂窝，他将以火焰和蒸气解决！”

弟兄们走进长廊里面，而——

（穆尔继续往下写）——凶恶的仇敌想从诚实、善良的雄猫的嘴前抢走一口美味的食物？——这事持续没有多久，我们这个可爱的团体在屋顶上受到狠命的一击，这一击把它震得完全垮了台。——那个凶恶的、毁了所有猫的雅兴的仇敌，在我们看来似乎象一个巨大的正在发怒的市侩的形象，他的名字叫阿基利②。这名字虽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有渊源关系，但是此人根

① 指求婚。

②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的名字。

本不能和那个英雄相比，所以人们不得不认为后者的英雄业绩主要由某种不可救药的迟钝和粗鲁、空洞的大言不惭所组成。而阿基利本来是一头下贱的食肉犬，但作为宫廷的看家狗服役，而它服务的那位主人，为了让它驯顺，用链子把它锁在屋子旁边，只有在夜间，才让它自由地走来走去。我们中间有些人为此而深为惋惜，尽管他的处境是不堪承受的，但是它从不为了丧失自由而耿耿于怀，因为它是够蠢笨的了，它把沉重的铁链当作赐给它的一种荣誉和装饰。阿基利夜晚在房子周围走来走去巡视，反对任何越轨之事，保护这幢屋子，它警戒放哨，不让人扰乱我们的睡眠，不让捣乱分子用死和破坏威胁我们，所以碰到我们夜里有酒宴，它不认为这是一种额外负担。由于它动作笨拙，它不上阁楼活动，所以更谈不上到屋顶上来，因此它的威胁对我们算不了什么，我们不把它放在心上，我们的活动依然故我。阿基利采取了另外的措施；它开始攻击我们，好象一名善战的将军搞几次战役，他一会儿把攻击掩蔽起来，一会儿又发起明显的散兵战。

阿基利有时给各类尖嘴狗以荣誉，跟它们一起玩，同时它以不灵活的前爪对尖嘴狗进行训练，在它的命令下行事，我们一开始唱歌，它们便唁唁狂吠，兽性十足，弄得我们连一个理性的音符也听不清！——不仅如此！——有几个这类市侩的奴隶钻进了阁楼，要是我们向他们露出爪子，它们就不敢跟我们作一场公开的公正的斗争，它们又叫又吠，沸反盈天，开头想吵得那条看家狗睡不了，如今连屋里的主人也无法合上眼，屋外呼叫救命的声音没有个完，现在这位先生只有拿起鞭子狠狠揍向制造混乱者的脑袋。

哦，雄猫，你在念这本书，你胸中真有人的思想，脑袋里有明

白的理智，你没有纵情的耳朵，我说，难道你不感到比嘶哑、刺耳的声音更加可憎、可恨，更加反感，更加可怜？而这种嘶哑、刺耳的声音是由恼怒的尖嘴狗的不协调的吠声形成的。——这些小小的、摇尾乞怜、嘴里啧啧、举止飘逸的受造之物，请你注意它们，雄猫！你别相信它们。请相信我，一条尖嘴狗的友谊比动物伸出的利爪更危险！——我们且不谈我们在这方面遇到的痛苦经验！这种情况我们常常遇到，我们回过头来谈一下我们历史的遥远过程吧。

如前所述，那位先生抓起了鞭子，把沸反盈天制造混乱者撵出阁楼。但是随即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些尖嘴巴摇着尾巴迎向那位发怒的主人，舔他的脚，跪在他的面前，仿佛所有的吵闹声只是为了他的安静才响起来的，虽然他恰恰因为这个缘故，才得不到种种令人愉快的安静。他们之所以吠叫，只是为了我们在屋顶上唱歌，发出太响亮的声音，干种种令人无法容忍的勾当和角逐。那位先生可惜通过尖嘴狗的滔滔不绝的口才，以便达到让我们相信一切的目的，作为看家狗，他不让人对它进行诘问，事实证明，看家狗有着强烈的憎恨，它暗暗把这种憎恨藏于心头，不肯向我们泄露。现在我们受到迫害！——我们到哪儿，就在哪里被驱逐，家僮用扫帚柄赶，向我们扔瓦片，不错！到处设着陷阱和捕狐圈套，以便我们自投罗网，可惜！真的给逮住了，连我的密友穆齐乌斯也倒了楣，这也就是说，它陷入了猎狐圈套，那玩意儿狠狠地压碎了它那后右爪！

现在问题涉及到我们欢乐的共同生活，我回到师傅的炉子下面，在深沉的孤寂中痛哭我不幸的友人的遭遇。

有一天，美学教授洛塔里奥先生走进我主人的房间，蓬托跟在他后面也跳进房里了。

蓬托的目光在我心里产生一种何等不快而阴郁的感情，我根本无法描述。尽管他自己既不是宫廷的看家狗，也不是尖嘴狗，可他总还是属于这样一个族属，这族类的可恶、敌视的思想扰乱了我在快活的猫青年团体中的生活，因此他向我表示的一切友谊还是具有表里不一的两重性。除此之外，我觉得在蓬托的目光里，在他整个举止上，含有一些傲慢和嘲弄的成分，因此我下定决心还是什么都不说的好。我轻轻地、轻轻地离开我的睡垫，纵身一跃，跳进了炉门正好敞开着的炉子，炉门在我身后拉上了。

此刻洛塔里奥跟师傅讲了一些使我更不表同情的话，这时我的全部注意力正好放在年轻的蓬托身上。他大大咧咧地咿咿哑哑吟唱了一首歌曲以后，便在房间里步履轻盈地徘徊踯躅，最后他跳到了窗台上，向窗外望去，象一个 fanfarons① 所惯于干的那样，他随时向那些打外边经过的熟人点点头，自然也吠叫几声，以便吸引打门前走过的他那族类的美姣娘的目光。——看来这个轻浮子弟根本没有想到我，而我呢，如前所述，根本不想和他交谈。他没有问起我，也不注意我，这一点使我心里老大不高兴。

和蓬托完全不同，如同我想象的那样，美学教授洛塔里奥先生要有礼貌得多，思想也比较开明得多，他在房间里到处寻找我以后，便对师傅说："可是你的出色的穆尔先生到底在哪儿呀？"

对一只年轻的猫来说，再也没有象"先生"这个奇特的词汇那样令人厌烦的了，人必须承受许多来自世上美学家的称呼，这样我也就原谅教授的唐突了。

---

① 法语：大言不惭者。

亚伯拉罕师傅断然说，一个时期以来我有着自己的活动行径，特别是在夜晚很少在家，因为外出，我常常精疲力竭地回家来。我刚才躺在垫子上，他真的不知道我刚才一下子跑到哪儿去了。

“我估计，”教授接下去说，“我差不多估计，亚伯拉罕师傅，你的穆尔——他一定藏在这儿什么地方窃听？——让咱们稍微找一会吧。”

我轻轻地退到炉子后面去，不过可以想象，我怎样尖起耳朵，谛听谈论我的言论。——教授把各个角落都找遍了，可没有找到我，这使师傅吃惊不小，他笑着叫道：“实际上，教授，您给了我的穆尔一种难以置信的荣誉！”

“嚅嚅，”教授回答说，“师傅，我对你的怀疑起因于您的教育经验，用这种经验一只雄猫可以成为一个诗人和作家，这不是我的想法。您不再想到我的蓬托从您的穆尔那儿用爪子抢走的十四行诗和各种评论？——好吧，让他高兴怎样就怎样吧，我利用穆尔不在的时间，告诉您一个可憎的估计，并且迫切向您介绍一些情况，要您密切注意穆尔的举止。——我本来是很少关心猫儿的情况的，然而如今我不能不管一下闲事，那就是有些雄猫本来很听话，很守规矩，现在忽然采取了和前不同的行径，粗暴反对一切习俗和秩序。

“他们不象从前那样卑躬屈膝，向人表示亲热，而是趾高气扬地来来往往，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胆怯，他们目光闪闪，愤怒地咕噜咕噜叫，他们原始的粗野天性完全暴露出来，有时甚至连爪子也伸出来了。他们不注意一种谦逊、沉默的举止，他们同样对外表，作为一个合乎习俗的世人的外表毫不放在心上。他们没想到擦干净胡子，把皮毛舔得光油油的，也不想到把过长的爪子咬

短；他们蓬头散毛，尾巴上的毛乱成一团跑来跑去，在所有受过教育的猫儿面前显出一副可憎、可恶的形象。但是看来首先值得谴责和不可容忍的是：他们在夜晚秘密集会，他们疯疯癫癫，干什么称作歌咏的事儿，他们不管什么听得清听不清，而是作出令人心烦的叫嚷，这种叫嚷完全缺少适宜的拍子、合乎规则的旋律与和声。我怕，我怕，亚伯拉罕师傅，您的穆尔走在歧途上，参加那种不规不矩的娱乐活动，这活动除了让他遭到痛揍以外，不会带来别的东西。——我担心的是，您花在这个灰色的小东西身上的力气完全白费，他虽然懂得各种科学知识，但还是堕落成为下流、轻浮的猫儿，干出普普通通的坏事来。”——当我以极为卑鄙的方式，错认了我的好友穆齐乌斯，我的好良心的弟兄时，我不禁吐出了痛苦的叫声。“这是什么？”教授高声叫道，“我完全相信，穆尔藏在房间里的什么地方！——蓬托！你去找找！——找一找，找一找！”——蓬托一跳从窗台上下来，在房间里到处嗅来嗅去。它到炉门前便站停了，咕噜咕噜叫，汪汪吠几声，向上蹿起来。

“穆尔在炉子里，这是肯定无疑的！”师傅讲，把炉门打开了。我不动声色地坐着，用晶莹的双目凝视着师傅。

“一点不错，”师傅说，“一点不错，它坐在炉子深处。——嗯？——它在里面舒舒服服呢——还是它想出来！”

离开这个隐蔽所在我也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不过我得乖乖地服从师傅的命令，我不愿别人对我施加暴力，逼着我赶快离开。我因此慢慢地爬出来。我才走到亮光里，他们两人，美学教授和师傅便高声叫道：“穆尔！——穆尔！你瞧你这样子！——你在玩什么花样！”

自然我浑身全是炉灰，再说我一个时期以来真的对外貌不

太注意，随随便便，不修边幅，所以如同教授对搞分裂的雄猫所描绘的那样，我得重新认识自己，这样我自然可能想象我自己表现出来的那种可怜的形象。我现在如果把自己的可怜的形象和我的朋友蓬托相比，我就满面羞愧，我默默而忧郁地爬进房子角落里去了。蓬托样子神气，皮毛光滑、漂亮，毛都鬈曲，外貌十分英俊。

“这是，”教授高声问道，“这是聪明、规矩的雄猫穆尔吗？这位文雅的作家，这位才华横溢的写十四行诗和评论的诗人吗？——不，这是一头十分普通的猫，它在厨房间和灶头上张罗，它别的什么也不会，只会在地窖里和阁楼上抓耗子！——嚯嚯！你可告诉我，我的守规矩的畜生，不久你是否就要获博士学位，或者就干脆上讲坛当美学教授？——事实上你现在穿着合身的博士服啊！”

冷嘲热讽的谈论就这样进行着；碰到这种场合，我能干什么呢，这也就是说，要是我受到了申斥，我的规矩是，在头上紧紧地竖起耳朵，洗耳恭听。

美学教授和师傅两个人最后爽朗地笑了，这笑声直钻进我的心。可我对蓬托的举止几乎更加敏感。不仅因为他通过表情和行为参与了他主人的嘲讽，他也通过各种跳向一侧的动作公开表明他怕和我接近，也许他怕自己的美丽纯洁的皮毛给弄脏。对一头意识到这种美观的雄猫来说，再没有象我这样无所谓，对来自一头喜爱打扮的鬈毛狗的那种蔑视，我也只好逆来顺受。

教授现在和师傅在作一次恳切的长谈，谈论的主题并非涉及我和我的族类，他们的交谈我实在不大听得懂。就我听到的一言半语来说，他们谈论的内容大概是这样：那些极度兴奋的青年们所干的往往是混乱的不受约束的举止，跟公开的暴力作对

是不是比只限制在恰当的不受注意的个人认识的方式和空间要好一些，那种举止在上述认识内不久会自行消灭。教授支持公开的暴力，因为事物的形成要求这样，不顾一切阻力，每个人既及时又尽可能被塑成一定的形式，如同这种形式通过这种关系，各个个别部分受到整体制约一样，因为要不然就立刻会产生一种危险的畸形，它可能导致各种灾害。——教授同时讲到什么pereat① 和扔掉，可这些我完全不理解。——师傅的意思正好针锋相对，年轻人的过度兴奋的心和部分疯狂的举止类似，他们干的公开反抗越来越狂暴，对自己获得的错误的认识能予彻底根治，并且用不到担心旧病复发。

"嗯，"教授终于叫道，一边站起身来，一边抓起手杖和帽子，"嗯，师傅，至于公开的暴力反对青年人的过于兴奋的举止，你已经跟我讲了一席正确的话，要是青年人的举止干预生活，那么暴力不得不铁面无情地显示其威严，好吧，现在我们回头来讲讲你的雄猫穆尔吧，因为事情凑巧，我听说，干练的尖嘴狗已经赶散了那些受诅咒的雄猫，这些雄猫唱起歌来野性十足，同时它们自以为能作出奇迹，并有高深造诣。"

"如同人们怎样接受它们那样，"师傅回答说，"本该让它们怎样唱就是了，也许它们的错误设想会变成事实，也就是他们真的有了高深造诣，而不象现在那样，也许他们对真正的造诣表示极大怀疑。"

教授告辞出来，蓬托尾随其后，连一句告别的话也不跟我说，这和以往表示深情厚谊时不一样。

"我，"师傅这时转身对我说，"我本人迄今为止对你的举动

---

① 拉丁语：打倒。

深感不满，穆尔，现在是你再一次变得规矩和有理性的时候了，这样你可获得比你现在更好的名声。要是你能够完全听懂我的话，那么我向你建议，永远要不声不响，保持亲切友好。你想开始干的一切事，要闷声不响地把它们完成，因为用这种方式工作，你会获得最佳的声誉。——不错，作为例子，我给你讲两种人的类型，有一种人每天都默默地一个人坐在屋角里，久久地喝一瓶又一瓶的酒，直到他喝得酩酊大醉，但是他能够很好地掩盖长期实际的操练，这一点谁也估计不到的。另一种人和上述的那种人不同，他们在交际场合与朋友欢聚在一起的时候，时而喝上那么一杯酒，这种饮料使他们的心、舌舒畅，他说话的时候兴致勃勃，热情甚高，但没有伤害习俗和礼仪，正是这种人世人称他们为热情的酒徒，而把前面那一种偷偷喝酒的当作是一个默默的有节制的喝酒人。啊，善良的雄猫穆尔！要是你懂得世界的演变过程，那么你会看清一个市侩常常把触角缩在里面，装得极为舒畅。但是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市侩呢，虽然在你的族类中也有足够的类似的市侩。”

师傅讲这些话时，我的意识里面有了明确的对雄猫的认识，这种认识我既是从精明的穆齐乌斯的教导中获得，也通过自己的经验体会到，我情不自禁地作出响亮、欢乐的唾吐声和咕噜声。

“唉咿，”师傅叫道，一面他高声大笑。“唉咿，穆尔，我的雄猫！我完全相信你是理解我的，教授干得对，你要在你身上发现一种特别的理解力，他害怕你胜似他美学方面的对手？”

为了证实教授的情况确象师傅所说的那样，我就很清楚地叫了一声柔情蜜意的“喵呜”，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跳到师傅的怀中去了。我根本没有考虑师傅正好穿着他那华丽的睡衣，

那是用黄色的丝绸制成的，料子上还有一朵朵大花，这件绸睡衣一定给我弄脏了。师傅恼怒地说："你要干什么！"师傅猛烈地把我摔在一边，弄得我跌了个觔斗，我吓得两耳直竖，两眼紧闭，在地板上缩成一团。但是我那善良的师傅的好心却是值得赞美的！

"嗯，"他友好地说，"嗯，嗯，穆尔，我的雄猫！我不是说你坏心眼儿！——我知道，你的用意是好的，你向我表示了你对我的倾慕，不过你采用了粗鲁的方式，所以会发生刚才这种事，人们对刽子手总要问问他的居心！——嗯，你尽管过来吧，小灰猫，我来给你揉揉，给你擦擦，让你的外貌仍然象头神气的雄猫！"

说着，师傅把睡衣脱下，扔到一边，把我抱在他的怀里，他用一把软刷子把我的皮毛刷刷干净，一点不觉得麻烦。然后用一把小梳子把我的毛毛梳得锃光，让我耐心地让他梳理。

主人把我梳理完毕以后，我走到镜子旁边一瞧，我大吃一惊，我怎么突然之间换了一副样子，完全成了另一头雄猫了。我越看越美，便舍不得打镜子旁边走开，我自己不能放弃这种自我欣赏。就在这片刻间，我心里产生了对猫青年俱乐部正直性和有益性的怀疑。我钻进炉子里去这一行动，我似乎觉得这是一种真正的野蛮行为，这个我只能把它归之于粗鲁，因此这就不需要师傅的警告，师傅对我高声招呼："他不希望我再次钻进炉子里去！"

下一天夜晚，我好象听见屋门附近有一种轻轻的挠抓声，还有一声可怕的"喵呜！"这声音我听来很熟悉。我轻轻地潜行到门边问道：谁在哪儿？——有个声音回答（我立刻从声音上辨认出来），那是精明强悍的元老普夫："是我，忠实的兄弟穆尔，我给你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消息！——哦，天哪，什么——

（废纸）“——干了一件大错事，我亲爱的甜蜜的女友。——不！你对我来说，更象我的忠实的姊妹！我爱得你不够，忠实于你也不够。现在我才向你坦率相告，现在才告诉你，因为我知道——”

公主顿住了，眼泪夺眶而出，她又一次温存地把她搂在胸口——

“海德维迦，”尤丽亚温柔地说，“你本来并不是全心全意地爱我吗，你那时不是不肯把你内心的秘密告诉我吗？——你知道什么，什么是你现在才知道的？然而不，不！不用再说下去，直到你的脉搏再次平静下来，直到你的眼睛不再这样闪着寒光。”

“我不知道，”公主回答道，突然变得十分敏感，“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想干什么。我还应该生病，我永远不再感到更有气力，更加健康。在我身上发生的偶然事件，把你们都吓坏了。然而这种磁电的打击会把生命的整个有机组织陷于瘫痪状态，它们对我正好是必要的，比一切能够给不幸的自我欺罔症提供迟钝和不足的医术更为有益。——这位御医，我很讨厌他，他在改变人的天性方面，认为跟修理一只旧钟那样，一定得给它揩灰、旋紧发条等！——这位御医用他的药水和香精治病，这叫我不寒而栗。我的幸福应该依赖于这种事物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世的生活是世界精神的一种可怕的嘲弄罢了。”

“然而，”尤丽亚打断了公主的话头，“然而恰好是这种紧张状态是个证明：你还在病中，我的海德维迦，你应该比你真正做到的要更多地善自珍摄，多多保重。”

“你也想使我痛苦！”公主大叫着匆忙跳起身来，匆匆赶到她开着的窗边，向外眺望公园。尤丽亚跟在她后边，用一条胳膊勾住她，带着极轻柔的忧伤请求说，她至少应该避避萧瑟的秋风，

遵照御医的嘱咐，要多多注意这样的休息。公主立即回答说，她正好通过从窗口涌进来的冷空气、清清神志，并感到自己更坚强了。

最近一段时间，尤丽亚讲了出自肺腑的话，在这段刚刚过去的时间里，一种阴暗的危险的想法占着主导地位，如同大家都得提供一切内在力量，不使自己受到某些现象的打扰那样，有一种现象在她内心激起一种感情，她把这种感情只能比作真正杀人的幽灵的恐惧。关于这方面，她首先想到的是在王子黑克托尔和克赖斯勒之间所引起的神秘莫测的矛盾，这种矛盾可能导致最可怕的后果，不管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可怜的约翰内斯将要倒毙在复仇心切的意大利王子的手里，而且如同亚伯拉罕所断言的那样，除非出现奇迹，克赖斯勒才能获得拯救。

"而且，"尤丽亚说道，"而且这个可怕的人，据说将要成为你的丈夫？——不——决不可能！感谢永恒的力量！你获救了！他永远不再回来了。对吗，海德维迦？永不回来了！"

"永不回来了！"公主以一种低沉的、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回答说。然后她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如在梦中那样继续低声往下讲："嗯，这种纯洁的天火应该发光发热，不用可怕的火焰去消灭别的事物，从艺术家的灵魂去照出形成生命的朕兆——朕兆本身——的爱情！你在这儿的这个地方这样讲。"

"谁啊，"尤丽亚十分惊奇地叫道，"谁这样说？——你在想着谁啊，海德维迦？"

公主用手抚抚额头，仿佛她必须想起使她心花怒放的当前。然后她在尤丽亚的扶掖下蹒跚着走向沙发，到了沙发那里，她筋疲力尽地坐了下去。尤丽亚为了照顾公主，想把宫廷侍女叫过来，但是海德维迦却把她轻轻地拉过来，让她坐在沙发上，这时

她轻轻地耳语道:“用不着，姑娘!——你，你一个人留在我这儿吧，别以为我有什么病。——不，这是一种至高幸福的想法，它变得很有力量，它要炸破这个胸膛，这种天大的喜乐象毁灭性的痛苦那样形成。留在我身边吧，姑娘，你自己知道，你在我身上能够施行那种奇特的魔术!让我象在一面清澈的镜子里那样瞧瞧你的灵魂，好使我重新认识自己!——尤丽亚!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好象上天的热情来到你的身上，而从你甜蜜嘴唇里流出来的情意绵绵的话好象充满安慰的预言。尤丽亚!——姑娘，留在我这儿吧，别离开我，——永远不要离开我!”

说着，公主紧紧地抓住尤丽亚的手，闭紧了眼睛又坐回到沙发里去了。

大约尤丽亚已经习惯海德维迦精神紧张而陷入病态的片刻，然而对这种病态象现在那样突然发作又感到陌生，十分陌生和神秘。要不，这是一种激烈的痛苦，这来自内在感情和生活习惯的不协调，这种状态几乎上升为一种敌对行为，这就损害了尤丽亚孩子样的心灵。如今海德维迦完全在痛苦和无以名之的忧伤中解体了，这是她从来也没有过的。这种没有安慰身处绝境的状况打动了尤丽亚的心，她为亲爱的女友担足了心事。

“海德维迦，”她叫道，“我的海德维迦，我不离开你，没有一颗忠实的心象我那样倾向于你，不过你说，你只管说，尽管相信我，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撕裂了你的内心?——我要跟你一起悲诉，我要跟你一起痛哭!”

于是海德维迦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异样的笑容，一层淡淡的红晕在她腮帮上出现，她仍然闭着眼睛轻轻地说:“尤丽亚，你不是在恋爱吗，对吗?”

公主这一问使尤丽亚感到诧异，一阵突如其来的惊惶震撼

了她的全身。

在哪一位姑娘的胸中不跳动着一种热情的猜疑，这种热情似乎是姑娘生存的主要条件，因为只有正在热恋中的女人是她生存的全部条件。然而一种纯洁、天真、虔诚的思想使这种猜疑平静下来，不再去作进一步的探索，也没有好管闲事的情趣去揭穿这种甜蜜的秘密，因为这种秘密只有在暗暗的渴念所允诺的片刻间才会领悟过来。现在尤丽亚也处在这种状态之中，她突然听到对方说出了她想也不敢想的话，她胆怯，仿佛人们指责了她自己没有清楚意识到的罪孽，她竭力想把自己的内部整个儿看个透。

“尤丽亚，”公主又一次问道，“你不在恋爱吗？——告诉我！——你要讲真话。”

“多么奇怪，”尤丽亚回答，“你问我问得好生奇怪，我能够和应该怎样回答你呢？”

“说吧，哦，说吧，”公主恳求道。这好比一道阳光照进了尤丽亚的灵魂，她找到了话，并把它讲了出来，这是她在自己内部清楚看到的东西。

“什么，”尤丽亚十分严肃和镇静地开始说，“你的心里在想什么，海德维迦，你那样地问我？你讲到爱情，你认为爱情是什么？人身不由己地要想到自己的恋人，人只是，只是想到恋人才活着，人为了恋人甘心放弃整个自我，只有他似乎是我们大家的所有憧憬、希望、要求，甚至整个世界？而这种热情应该保证幸福的最高阶段？——在这种高处面前，我会头晕目眩，因为目光下望无底的深渊，面对千钧一发的危险，不免吓得手脚发软。不，海德维迦，这种爱情既可怕，又象是一种罪孽，没能控制住这颗心。我要坚守这样的信念：它永远纯洁，将永远保持自由。然而这样

的事可能产生，一个人首先受到我们的高度尊敬，是的，在男子巨大的精神力量方面赢得真正的钦佩。尤有进者，我们在他身边，感到某种令人愉悦的乐趣神秘地涌出，盖过我们大家，看来仿佛我们的精神方始真正醒悟过来，仿佛生命的光辉才真正照到我们，因此如果他来了，我们就高兴，他走了，我们就悲哀。——你把这称作爱情吗？——嗯，我为什么不应该向你承认，我们失去了的克赖斯勒给我唤醒了这种感情；他不在，我多么痛苦地惦念他。”

“尤丽亚，”公主叫道，突然跳起身来，以火辣辣的目光死命盯着她，“尤丽亚，你如果想到他在别人的怀抱里，你能不怀一点无名的痛苦吗？”

尤丽亚满面绯红，她以一种听得出来的、她感到自己受了伤害的声调回答说：“我从没想过他会投入我的怀抱！”

“哈哈！——你没爱他——你没爱他！”——公主尖声尖气地叫道，然后又倒在沙发上！

“喔，”尤丽亚说，“喔，他回来了！我认为这个忠厚人保存在胸中的感情是纯洁、无辜的，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这种对他——这个不能忘怀的人——的想念，在我生命中闪耀，好象一颗美丽、明亮的星星。——然而，他将要回来，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如同……”

“决不，”公主以斩钉截铁的声调打断了尤丽亚的话，“决不可能容许他回来，因为人们听说，他住在康茨海姆修道院里，避开世俗，参加本笃会教团。”

尤丽亚的眼里满噙晶莹的泪水，她默默地站起来，走到窗子边。

“令堂，”公主接下去说，“令堂说得有理，说得完全有理。王

子离开这儿，这是我们的福气，他是个疯子，他象一个恶鬼侵入我们的内心，他懂得在我们的内部分裂我们——而音乐是一种魔术手段，他就是用这个东西来笼络我们。——我不希望再次见到他。”

对尤丽亚来说，公主的这些话就象匕首的一刺，她伸手去取帽子和 shawl①。

“你想，”公主大声说，“你想离开我，我甜蜜的女友？——留下来——留下来——给我安慰，如果你能办得到的话！阴森森的恐怖穿过大厅，穿过公园！因为要知道——”说着，海德维迦领着尤丽亚到窗边，指着王子黑克托尔的副官一度住过的亭子。然后以一种低沉的嗓音说："瞧那儿，尤丽亚，那堵墙掩住了一种危险的秘密；看门人和园丁断言，自从王子出走以后那里再也没有人住过，门一直严严地锁着，然而——哦，你瞧那儿——瞧那儿！——你没看见，在那窗台上？”

真的，尤丽亚看见造在亭子山墙上的窗子附近有一个黑影，就在她们一问一答的片刻间很快地消失了。

尤丽亚相信她感到海德维迦的手在她的手里痉挛性地跳动，这里当然谈不上一种危险的秘密，或者什么幽灵的玩意儿，这里比较有可能的是，仆人里面的某个人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了这个空亭子。这个亭子目前可能遭到搜查，在现场进行侦察，以便确定那个在窗子附近显露的人影到底是什么；公主则断然表示异议，她说那个忠实的看门老人早已按照她的愿望去了解过了，他十分肯定地说，整个亭子内找不到哪怕是一丝的人踪。

“让我，”公主说，“让我讲给你听三夜以前发生的事情！——

---

① 英语：围巾。

你知道，夜晚我常常睡不着觉，于是我经常起来在房间里久久地踱来踱去，直到我走得倦了，我才不再走路，这样我才真的入睡。三夜以前就发生了一件事，我因失眠在房间里徘徊，突然一道光线的反光在墙上掠过，我从窗子里望出去，只见外边四个男子，其中一人手里提一只有遮光装置的马灯，这四个人在亭子附近消失了，我没看清他们是否真的进入亭子去了。但是过了不久，那扇窗子亮了，里面有人影闪来闪去。不一会窗子里又暗了；但是不久有一道刺人的光线又穿过林子，这光线只能是从开着的亭子的门里射出来的。这亮光越来越近，直到最后从林子里走出一名本笃会教团的僧侣，此人左手拿个火把，右手拿个耶稣受难像。在他后面跟着四个汉子，肩上扛一个用黑布遮着的棺架。他们才走几步，有一个穿着宽大外衣的人影迎着他们过来。于是他们站停下来，把棺架放下，那人影把黑布拉开，一个尸体便露了出来。我吓得魂不附体，几乎没看到他们又把棺架抬起，便急急忙忙地跟着那个僧侣走上一条宽阔的侧路，这路往前不久便出了公园，通到上康茨海姆修道院去的大路。自从这个时候以来，那个人影便在窗边出现，也许这是一个被人杀害的冤魂，它想来吓唬我。”

尤丽亚喜欢把海德维迦讲给她听的全过程当作是一个梦，或者她当时真的醒着站在窗边，把它当作是激动人们思想的梦幻游戏。但死者该是谁呢，又可能是谁呢，人们在如此神秘的环境里把他从亭子里抬出来，而当时又没有人失踪，谁能相信这个被人抬出去的不知名的死者还能在屋里作祟？尤丽亚向公主表示了这一切看法，并且还补充说，窗边出现的那种现象或者是光学上的一种幻象，也可能是老魔法师亚伯拉罕师傅开的玩笑，他常常搞这种玩意儿，也许是他在空荡荡的亭子里放进了一个幽

灵似的住客。

“一个人怎能，”公主说，她重又获得了自制力，柔情蜜意地笑笑，“一个人怎能对这种超自然的奇事，随即作出解释呢！——至于死人嘛，你忘掉克赖斯勒离开我们以前公园里发生的事了。”

“我的上帝，”尤丽亚叫道，“难道真的发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了？——谁？——是谁杀的？”

“你知道，”海德维迦接下去说，“你知道，姑娘，克赖斯勒活着呢。——可是那个钟情于你的人也活着呢——你别这样吓人地瞧着我！——你早该猜到我一定会给你讲点什么，好使你清楚较长期隐藏的东西可能会使你遭到危险？——王子黑克托尔爱着你，爱着你，尤丽亚，用他那个民族所固有的发狂的热情爱着你。我过去是，现在也是他的未婚妻，可是你，尤丽亚，你是她的情人。”在说最后一句时，公主强调得特别尖锐，连表示感情受到伤害的那种特别重音也没有了。

“哦，永恒的力量，”尤丽亚激动地叫道，同时泪水夺眶而出，“海德维迦，你难道要撕裂我的胸膛不成？——你讲出来的是一种极为阴暗的思想！——不，不，因为扰乱你的所有恶梦的缘故我愿意逆来顺受，让它对我这个最可怜的人进行报复，但我决不相信这种危险的鬼魂的事实！——海德维迦！——你完全可以设想你现在不再是这个可怕的人的未婚妻了，在我们看来，这个人如同破坏本身！他不再回来了，你不可能成为他的未婚妻！”

“我还是的，”公主回答，“我还是的！——你讲话要有分寸，姑娘！——要是教会把我和王子结合，也许只有使我的生活陷入不幸的极大误解才能把我们拆开！——上天奇妙的安排会拯救你。——我们分手吧，我跟着丈夫，你留在这儿！”——公主因为

内心激动变得不作声了，尤丽亚无力再说话，两人都陷入沉默中，泪水掉到了胸口！

侍者来报告，茶点已经准备好。尤丽亚激动得似乎超过她那特别平静的内心所能允许的程度。她已经不可能留下来和公主一起喝咖啡了，母亲也乐意允许她回家去，因为公主此刻正渴望安心休息。

姉南特小姐因王后的询问，便肯定说，公主下午和晚上都很好，只有尤丽亚一个人陪伴她。她在隔壁房间曾经留心过她们两人，公主和尤丽亚，她们讲了各种事情也象演了喜剧，有时笑，有时哭。

"这两个可爱的姑娘，"内廷总监轻声说。"一个 aimable① 的公主，一个可爱的姑娘！"国君纠正道，同时他用大眼睛向内廷总监眨眨。总监见自己讲错了话大吃一惊，他想把原来浸在茶里的一块相当大的面包干一口气咽下去。这面包干梗在他喉咙口，空气给憋住，爆发出一声吓人的咳嗽，他不得不立即离开大厅，幸亏这一走没把他憋死，前厅里有个 hoffourier②，他对准总监背脊熟练地敲一拳，总算救了他的老命。

内廷总监接连做了两件蠢事，他觉得甚为抱歉，他怕再来第三遭，所以不敢回到大厅里去，他请人在国君那儿告假，说自己突然又犯上了老毛病无法奉陪国君。

由于总监的缺席，国君一向喜欢打的惠司特桥牌，因少了对手也就没法打了。

当桥牌桌上一切就绪以后，大家都紧张地等待国君在这种

---

① 法语：可爱的。

② 系相当于宫廷总管之官吏。

缺少牌手的紧急情况下将如何处置。除了做个手势让其余的人坐到牌桌上去以外，他没有发布什么谕旨，他抓住本聪咨议夫人的手，把她拉到一张长沙发上让她坐下来，然后他自己坐在夫人一侧。

“真不愉快，”然后他一如既往对本聪夫人温情脉脉地说，“要是内廷总监给面包干憋死，那对我太不愉快了，不过我常常发现他心不在焉，居然把公主海德维迦称做姑娘，如果他打惠司特桥牌，也不会有好结果。——亲爱的本聪夫人，无论怎么说，今天的巧合是我所希望的，也是令人愉快的，我不去打牌而跟您在这儿象往常那样单独两人亲密地交谈几句，这有多好。啊——象往常那样！嗯，您知道我对您的好感，亲爱的夫人！我们之间的友谊要永远保持，一颗国君的心任何时候都是一颗忠实的心，只要不是不可逆转的关系要求另辟蹊径的话。”

国君一边说，一边在本聪夫人的手上含情脉脉地吻了多次，看来这是他们的地位、年龄和环境所允许的。本聪夫人眼里含着喜悦的光芒断言道，和国君亲密交谈片刻，这是她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因为她有一些使人不愉快的事要告诉他。

“请您听我说，”本聪夫人说，“请您听我说，仁慈的陛下，枢密公使馆参赞又一次来信说：我们的事业突然有了比较有利的转变，——”

“轻一点，”国君打断了她的话，“轻一点，好夫人，别去管政府的事情！连国君也穿睡衣戴睡帽，虽然他日理万机，几乎被杂事压垮，但他也有休息的时光，当然在这方面普鲁士国王腓德烈大帝是个例外，您作为一个喜欢读书看报的女人，一定知道大帝在床上也戴顶毡帽的。不错，我的意思是说，即便是国王，他总是有许多事要处理，怎么办！什么事情是当前发生的，人们怎么

说，这个所谓的市民阶级关系，婚姻，做父亲的欢乐，等等。要彻底摆脱这种种感情，这至少有宽恕的可能性，要是他在下述片刻间听任它们的话，这里的片刻就是指国家、为宫廷和国内的有关礼节预作准备，不需要他整个自己。——善良的本聪夫人！这样的片刻就是现在；我的房间里七份东西签字已经签好放着，现在让我完全忘记国君，您让我在这儿当道地的家长主持茶会，做封·格明根男爵的'德意志家长'①。您让我谈谈我的事情——嗯，我的孩子们，他们是我这种痛苦的根源，我常常陷入一种十分笨拙的心灵的不安。"

"谈您的，"本聪夫人以尖刻的声调说，"现在应该谈您的孩子，仁慈的陛下？这也就是说谈论王子伊格那兹和公主海德维迦！——您说吧，仁慈的陛下，您说吧，也许我能出些点子，安慰几句，象亚伯拉罕师傅那样。"

"是的，"国君接着往下说，"点子和安慰，有时对我是必要的。——您瞧，善良的本聪夫人，首先要谈的王子，他自然不需要有特别的智慧，这些智慧经常是大自然赋予某些人的，这些人本来由于地位关系，浑浑噩噩，毫无感情。本来期望他稍微多一些机智的，但他一直是个——simple②！——您只需瞧一下，他坐在那儿，晃动两只脚，打错牌一张接一张，有时吱吱笑，有时哈哈笑，象个七岁的男孩！——本聪夫人！entre nous soit dit③，他的王室名字看起来象猫头鹰的爪子，这不是书法艺术把它们写成这个样儿的，书法艺术对他很有用，他正需要老师的指点，

---

① «德意志家长»(1780)，由狄德罗建议，由德国作家奥托·海因里希·封·格明根男爵(1755—1836)写的剧本名；霍夫曼一八〇七年在柏林看到这个剧本上演。

② 法语：傻瓜。

③ 法语：咱们私底下说说吧。

永恒的慈悲心，这会有什么结果呢！新近由于我窗前的一种令人厌烦的犬吠声，我的工作受到了打扰；我望到窗外，想叫人撵走这条令人不愉快的尖嘴狗，可我看见了什么呢！您应该相信，善良的夫人！那是太子，他跟在园丁的孩子后面发疯地高声吠叫着！——他俩一起玩兔子和狗！——这里只有若干理智吗？这些就是王家的苦难吗？——这位太子曾经样样都要依赖别人的帮助吗？”

“为此，”本聪夫人回答说，“为此有必要让太子早日完婚，给他娶一个妻子，妻子的妩媚、娇艳以及她的明智，可以唤醒他那沉睡中的思想，这妻子温柔、善良，满心喜欢他，然后慢慢地把他争取到自己一边。这种特性是太子的这位妻子所必不可缺的，为了把他从这种幼稚的心灵状态中救出来，我十分痛苦地说出了这一点，最仁慈的陛下，太子最后会变成真正的疯子。正因为如此，妻子身上的这种稀有的特性必须及时作出决定，不让太子身上的毛病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决不允许，”国君说，他的额头紧蹙在一起，“决不允许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进入我家，您的想法我不同意，您还是放弃这种想法吧，我过去和今天都乐于满足您的愿望！”

“我，”本聪夫人厉声回答，“我不知道，最仁慈的陛下！——因为杞人忧天，对正当的希望常常得保持沉默。但也有嘲笑各种关系的要求。”

“Laissons cela，”① 国君打断了本聪夫人的话，同时咳嗽一声，取出烟草。经过一阵沉默以后，便接下去说：“公主给我造成的痛苦远比太子为多。您说吧，本聪夫人，生下一个有这种畸形

---

① 法语：咱们不谈这个吧。

的心理状态和特别病情的女儿怎么可能呢？她这种毛病连御医也无法治疗、深感为难的。要是王后不总是喜欢十足的健康，要是她偏爱神秘的神经毛病呢？无论就身体和精神来讲，我自己不是一个茁壮的国君吗？我们怎么谈到我们的孩子了，我不得不承认，我感到非常遗憾，我常常——似乎疯疯癫癫，把王家的一切礼节置于不顾？”

“我也，”本聪夫人回答说，“我也对公主的身体情况不大理解。——做母亲的一直头脑清楚、深明事理，不受猛烈、可怕的热情的束缚。”——本聪夫人在讲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声音轻轻的，有点儿自言自语，说话时目光低垂。“您指的是王后吗？”国君强调着问，他似乎觉得这样说是不恰当的，“母亲”这个词不是称号，应添上“王后”这个词。

“不是王后又是谁呢，”本聪夫人紧张地回答，“不是王后我指的是谁呢？”

“是不是可以说，”国君接下去说，“公主最近的不幸事故，毁掉了我努力的成就和她即将根据我的愿望结婚的喜乐？——因为，善良的本聪夫人，咱们私底下说说吧，公主突然发生的强直性昏厥，我只以为是由于重感冒所引起的，其实这只是因为黑克托尔王子的突然出走而引起的。——他想解除这件婚约，而——juste ciel！① 我自己不得不承认，我不能把这件事全部归咎于他，这样，不用说，礼仪并不禁止任何一种进一步的接近，这一点，一定和我这个国君保持距离，现在还得跨出几步以实现一个希望，这希望除非迫不得已，我是不愿放弃的。您一定会给我想个办法，亲爱的夫人，被这样一种奇怪的毛病征服的女人，

① 法语：正义的苍天哪！

不免一直怀有恐惧，这样一个王家的同时又患有昏厥症的女人在一次王室盛大的招待会上会不会毛病突发，死板板地站在那里，而与会的所有高贵人士被迫按她的样儿行事，一动不动地站着？——当然这样一次象受到昏厥症普遍袭击的王室招待会，也可能被人们想象得最隆重、最盛大的一次会议，这种会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必要的尊严的最轻微的伤害，使轻佻放浪的行为无法得逞。然而我在当这样一位家长的片刻产生的一种感情，如同我在这儿玩牌时产生的一样，这种感情使我注意到新娘的这样一种状态能给王家新郎引起阵阵寒颤，因此——本聪夫人！您是一位可爱的、有头脑的女人，您也许会找到一种可能性和王子取得和解，用某一种手段……”

“其实用不着，”本聪夫人生动活泼地打断了国君的话，“其实根本用不着，最仁慈的陛下！不是公主的病把王子这么快撵走，这里有另一种秘密在起作用，而乐队指挥克赖斯勒就逃到这种秘密里去了。”

“怎么，”国君十分惊奇地叫道，“怎么，您说什么，本聪夫人？乐队指挥克赖斯勒？这是真的，他——”

“是的，”咨议夫人接下去说，“是的，最仁慈的陛下，在他和王子黑克托尔之间有一场纷争，这场纷争也许可以用英雄的方式给以平息，就是这种纷争，他疏远了王子。”

“纷争，”国君打断了本聪夫人的话，“纷争——平息——英雄的方式！——公园中的枪声——沾上鲜血的帽子！——本聪夫人！这是不可能的——王子——乐队指挥！——一场决斗——一场格斗，双方的结果都不堪设想！”

“这么一点，”本聪夫人接下去说，“这么一点，最仁慈的陛下，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克赖斯勒在公主的心上起的作用太强

了，而那种少有的胆怯，那种恐惧，只有克赖斯勒在场时才会感到，它形成了危险的热情。可能王子的目光足够锐利，他看到并注意到在克赖斯勒身上可以找到一种敌对情绪，克赖斯勒一开始就和他作对，对他冷嘲热讽含有敌意，他相信自己必须摆脱克赖斯勒，并由此作出一种行动，这种行动当然只允许对受损害的自尊心和妒忌的痛恨予以宽恕，感谢永恒的力量，这种行动没取得成功。我承认，这一切无法解释王子迅速出走的原因，正如前已说过，这里还有一种不明的秘密在起作用。正如尤丽亚跟我讲的，克赖斯勒那儿有一幅画，他给王子一看，王子吓得在这幅画前逃跑了。——好吧，他愿意怎样，就让他怎样吧，克赖斯勒已经走了，公主的危机已经过去了！——请您相信我，最仁慈的陛下，如果克赖斯勒留下来，那么最炽烈的热情就在公主的胸中燃烧，她宁愿死，也不愿把婚事答应给王子。现在一切都变了样，不久王子黑克托尔将要回来，他跟公主的联姻将结束一切忧虑。”

“您瞧，”国君愤怒地叫道，“您瞧，本聪夫人，那种蹩脚乐队指挥的骄横！——公主爱上了他，为了他，她宁愿拒绝最和蔼可亲的王子的婚事！啊，le coquin！①——嗯，现在我理解您了，亚伯拉罕师傅，现在才完全理解！——您应该帮我摆脱这个讨厌的人，不要让他再回来。”

“每一种，”咨议夫人说，“因此聪明的亚伯拉罕师傅建议的每一种对策，就成为多余的，因为必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克赖斯勒已经在康茨海姆修道院，如同院长克里佐斯托穆斯在信中给我说的，他也许决心看破红尘，参加教团。公主只有在有利时

① 法语：这个流氓！

机从我这里获悉这一切，在这方面我还没看到公主特别的内心活动，她向我保证，威胁人的危机，如同前面所说的，确实已经过去了。”

“出色的，”国君接茬道，“出色的、亲切的夫人！您向我和我的孩子表示了多大的爱恋之情！您为我们这个家的幸福和繁荣操了多大的心啊！”

“真的吗，”本聪夫人以一种挖苦的声调说，“真的吗？——我做了这些事吗？我能够并且可以为您孩子的幸福操心吗？”

本聪夫人在说最后一句话时作了特别的强调，国君默默地望着自己前面的下方，两手合十，翘起大拇指。他终于讷讷地说道：“安琪拉！——还一直没有影踪吗？——完全消失了吗？”

“事情就是这样，”本聪夫人回答，“我怕这不幸的孩子已经成了某种丑事的牺牲品。有人以为在威尼斯可以见到她，但这肯定错了。——您承认吗，最仁慈的陛下，这是残酷的——可怕的，您让您的孩子从母亲的胸口引走，这是一种绝望的出走！——您的严厉把我打成的创伤，我永远也不会忘掉！”

“本聪夫人，”国君说，“我不是已经给您，给孩子一笔相当可观的年金吗？——我能多付一点吗？我非这样吗，要是安琪拉留在我们身边，那我们随时随刻都要害怕了。要是我们的foiblesses① 暴露出来，并以令人难受的方式破坏了我们宫廷的平静安宁呢？——您认识王后，善良的本聪夫人！您知道，她有时产生特别的怪念头。”

“那么，”本聪夫人接口道，“那么金钱，应付这位母亲一笔年金以补偿一切痛苦——一切悲哀，为了失去的孩子所作的一切哭

① 法语：应为fa.. lesses，弱点，疑有误。

诉?——事实上，最仁慈的陛下！其实照应孩子还有另一种方式，它比一切金钱更能使母亲满意！”

本聪夫人在说这话的时候用上了异常的目光和声调，这使国君处于狼狈的境地。

“能干的夫人，”国君开始进入本题。“您为什么有这种异乎寻常的想法！——您难道不相信，自从我们亲爱的安琪拉失踪以后，我心里同样很难受很痛苦吗？她现在一定成长为一个知书达礼的漂亮的女孩了，因为她是由英俊、美貌的父母所生的。”国君又一次温情脉脉地吻了本聪夫人的手，但这只手马上很快地缩了回去，她用一种闪闪发光的透人肺腑的目光瞪着国君，并向他耳语道：“您承认这点吧，最仁慈的陛下，如果您坚持这个孩子必须离开的话，您是不公正的，残酷的。不拒绝这样的愿望这不是您的职责吗？我是非常乐于助人的，我会把实现这种愿望千真万确地看作是对我的一切痛苦的若干补偿吗？”

“本聪夫人，”国君回答说，他的声音比前更小了，“善良、好心的本聪夫人，我们的安琪拉再也不能找到了吗？我为实现这个愿望要干出一些英雄行为，忠实的夫人！我会信任亚伯拉罕师傅，和他作些商量。——他是一个有理性的有经验的男子，也许他能出点力。”

“哦，”本聪夫人打断了国君的话，“哦，这位聪明的师傅亚伯拉罕！您到底信不信，最仁慈的陛下，这位亚伯拉罕师傅真的有责任给您办点事，他对您和您的一家真是忠心耿耿吗？他怎么能够把安琪拉的命运作出改变，人们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到处寻找都没有结果，他有什么办法？最糟的是他采用的神秘的手段都被剥夺，本来这些手段是为了寻找陌生人所使用的。”

“您啊，”国君说，“您指的是他的妻子，那个恶毒的魔婆希阿

拉吗？”

“很成问题，”本聪夫人回答说，“很成问题的是，是否只有很有灵感的、有较高奇特天赋力量的妇女才配有这个名字。无论如何，剥夺师傅全心全意所依赖的这种能力，是的，剥夺他自我的一个部分，是不公正的，不人道的。”

“本聪夫人，”国君十分骇怕地叫道，“本聪夫人，今天我不理解您！——我有点儿头昏眼花！您自己不是赞成远离这种危险的家伙，不久师傅能够掌握我们所有的关系？您不是自己同意我把禀报呈递给大公爵，我在这份报告里写道，因为国内一切魔术早已受到禁止，凡有这种歪才，从事这种行业的人，无法予以容忍，为了安全起见必须把少数人抓起来？发生这样的事，岂不是纯粹为了爱惜亚伯拉罕师傅，不对神秘的希阿拉进行公开的审讯，而暗中对她进行攻击把她撵走，至于撵到哪儿，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我没有再关心进一步的情况？——我在这儿会受到怎样的一种谴责呀？”

“请原谅，”本聪夫人回答，“请原谅，最仁慈的陛下，但事实上这至少是对过急处理的一种谴责，采用这种谴责您是有理由的。——不过嘛！——您听见没有，最仁慈的陛下！亚伯拉罕师傅得悉他的希阿拉由于您的提议而给弄走了。他是沉默的，他是亲切的，但是您信不信，最仁慈的陛下，他的胸中孕育起反对剥夺他世上至宝的憎恨和复仇心理？您想信任这个汉子，您想对他公开您的内心？”——“本聪夫人，”国君说，一面用手帕揩干额上的汗珠。“本聪夫人！您刺激我太厉害了——我想说，这是非笔墨所能描绘的！——慈悲的人呀！一个国君能摆脱这种举止吗？非这样不可，魔鬼——上帝，我甚至相信，我在这儿喝茶时肆口谩骂，象个粗人！——本聪夫人！您干吗不早说！——他已经知道一切

了！——在渔舍那儿，我对公主的病情吓得要命时，我心里想的事便从嘴上漏了出来。——我讲到安琪拉，我就发现了他——本聪，这是可怕的！——j'étois① un② ——驴子！——Violà③ tout！④"

"他怎么回答？"本聪夫人紧张地问。

"差不多，"国君接下去讲，"我差不多是这样，仿佛亚伯拉罕师傅最初开始讲我们较早的倾慕，如同我可能当一个幸福的父亲，而不是当一个倒楣鬼那样。——不过这一点是对的，当我结束我的忏悔时，他微笑着说，他早已知道一切，并希望也许在短期内会弄清安琪拉在哪儿。——某些骗局会被揭穿，某些迷惘终必清除。"

"这是，"本聪夫人抖动着嘴唇说，"这是师傅说的吗？"

"Sur mon honneur，"⑤ 国君回答说，"他说过这些话。——真他妈的混蛋——请您原谅，本聪夫人，不过我正怒火中烧——要是这老家伙对我怀恨在心呢？——本聪夫人，que faire？"⑥

国君和本聪夫人两人一言不发，面面相觑。"国君陛下，"内室侍从轻轻地低语道，一边他给国君送来茶。"Bête！"⑦ 国君大叫，他匆忙地跳起身来，把侍从端上来的茶盘连同盅子统统撞在地上；这时所有的人都从打牌桌上边惊跳起来，国君却尽力压制自己，微笑着对吃惊的人们亲切地说了声"再见"，便跟王后到内

---

① j'étois，应为 j'étais，疑有误。——译者
② 法语：我是一……
③ Violà，应为 voilà，疑有误。——译者
④ 法语：这就是一切。
⑤ 法语：凭我荣誉起誓。
⑥ 法语：怎么办？
⑦ 法语：笨蛋。

室或闺房去了。人们从每个人的脸上可看得清清楚楚："上帝啊这是什么，这算什么意思？——国君没有打牌，他跟咨议夫人谈得那么长久，那么恳切，然后陷入到可怕的怒火中去了！"

本聪夫人根本没有估计到马上要离开这地方，她的住宅里等待演出一场好戏，这住宅造在王宫侧边的建筑物上。——她刚进屋，尤丽亚便惊惶失措地朝着她冲来——然而，当前这篇传记作者是很满意的，这一会他讲王室的茶话会上尤丽亚发生的情况，要比讲迄今至少有点儿混乱的历史事实要好得多，清楚得多——事实确实如此！我们知道，尤丽亚准许比别人早一点回家。一个狩猎侍从打着火把在她前面引路。当他们离开王宫只有几步远的时候，狩猎侍从突然站停了，高举火把。"什么事啊？"尤丽亚问。"唉咿，"狩猎侍从回答，"唉咿，尤丽亚小姐，您看到那个在我们前面迅速掠过的人影吧？我根本不知道，我对此该有什么想法。好多个晚上以来，这儿有个人荡来荡去，这人鬼鬼祟祟，心怀叵测。我们用了各种可能的方法跟踪他，但他总是在我们的手下滑走，是的，他在我们眼前神出鬼没，好象一个幽灵，或者象一个恶魔。"

尤丽亚想到亭子山墙窗边出现的人影，不禁毛骨悚然，冷了半截。"走，啊，只有赶快走，"她对狩猎侍从叫道，后者却哈哈大笑说，亲爱的小姐用不到害怕，因为在她遇上什么事情以前，他一定给幽灵弄死了。此外，那个在王宫附近出现的、有血有肉象真人一样的不明事物，可能是一头畏怯的、羞于见光的野兔。

尤丽亚把那个抱怨头疼和身子发烧的姑娘送到床上去睡觉，她不需她们的帮忙，自行穿上了睡衣。

当她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她的脑袋里又一次想到了海德维迦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跟她讲话的，她把这种状态归

之于病态的紧张。然而这一点也是肯定的，正是那种病态的紧张可能只是心理上的一个原因。象尤丽亚那样心地如此纯洁、行动无拘无束的姑娘，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状况中，很少能猜中正确的方法。因此当尤丽亚再次在脑中出现这一切的时候，她也不相信别的，只觉得海德维迦受到可怕的热情的袭击，她自己把这种热情描绘得很可怕，她的灵魂深处对此早有预感。而王子黑克托尔呢，正是她一心把自己奉献上的男人。——不错，她进一步作出决定，不管海德维迦痴痴呆呆到什么程度，老天总是知道的，王子已经另找新欢，另有所爱了，这就象一个可怕的、不断把她迫害的幽灵，把她折磨够了，这就给她的内心造成了一种不可医治的精神恍惚状态。“啊，”尤丽亚自言自语，“啊，你善良、可爱的海德维迦，王子黑克托尔将要回来，很快就要回到你的怀抱，你不必害怕你的女友啊！”——尤丽亚在说这话的片刻，有个思想来到她的脑际：王子爱着她，完全出自内心，她在他的力量和殷勤前面吓得要命，她感到一种无以名之的恐惧攫住了她，看来公主相信的未必不是事实，这会给她造成不幸。王子的目光，他的整个行为给她造成的奇异、陌生的印象现在浮现在她的脑际，那种害怕又一次震动了她的四肢。她回忆到桥上的那个片刻，当王子搂住她给天鹅喂食时，他那无拘无束的谈论，那些话当时她觉得平平常常，无可不可，可现在她觉得王子的话意义重大，越想越深。但她也想到那个恶梦，她仿佛感到自己被两条铁臂紧紧地箍住，原来紧紧搂住她的是王子，等到她清醒过来时，看到乐队指挥在花园里，这时她才清楚他的整个行径，她相信他的到来是保护她不受王子的欺侮。

“不，”尤丽亚高声叫道，“不，不会是这样的，绝对不可能是这样，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地狱里的恶鬼本身，这恶鬼在我这个

最可怜的人的心里煽动罪恶的怀疑！——不，他不该有控制我的力量！”

想到王子，想到那危险的片刻，这在尤丽亚的心灵深处产生一种感情，这种感情的威胁只在下列场合看出来：它唤起羞耻之心，这种羞耻使沸腾的热血冒上她的双颊，热泪盈眶。娇丽、虔诚的尤丽亚有福了，她有足够的力量赶走恶鬼，不给它留下稳固的立足之地。这儿还得重提一下，王子黑克托尔是最俊美最可爱的人，人们不难看出，他的艺术受到欢迎，是基于对妇女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给他赢得了富有幸福的冒险生活，在他的目光和整个行为的战无不胜的力量前面，正巧是这位无拘无束的年轻姑娘可能会心惊胆战。

“哦，约翰内斯，”她柔声说道，“你这位善良、英俊的年轻人，我难道不能在你那儿寻求你答应给我的保护？你不能亲自用天上的声音对我说话，给我安慰，而这种天上的声音正好在我胸中回响？”

说着，尤丽亚打开钢琴，开始弹奏和歌唱她最喜欢的克赖斯勒作的曲子。事实上，不久她就感到自己得到了安慰，情绪高涨，歌声把她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儿不再有王子，是的，不再有海德维迦，他们病态的幽灵可以骚扰她！

“——现在还要弹奏和歌唱我最喜欢的意大利民歌！——”尤丽亚说，开始弹奏那首由许多作曲家谱的歌曲：《Mi lagnero tacendo①等……”事实上，克赖斯勒这首歌是谱得最成功的。最热烈的渴望爱情的甜蜜的痛苦在这首歌里用最简单的旋律，真实而强烈地表现出来了，这种旋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抓住了每

① 意大利语：凶恶的暴君。

个有感情的人。尤丽亚弹完这一曲以后，便完全沉湎在对克赖斯勒的回忆中，接着她又弹了几曲和弦，这似乎是她内心感情的回声。这时门打开了，她向房门望去，在她还没有从座位上起身接待来人时，王子黑克托尔已经跪倒在她的脚前了，并且紧紧地扶住她，抓住了她的双手。她大吃一惊，不禁急叫起来，但是王子以圣母及诸圣的名义向她发誓，要她安静下来，他只要用两分钟时间看看她天仙似的容貌，跟她稍微讲几句就行了。他说这几句话，无异火上加油，给她激烈的热情煽起狂怒。然后他对她说，他只是恳求她．恳求她，跟海德维迦的联姻使他感到害怕，会给他带来死亡。为此他才出走，然而不久，他被一种热情的力量所控制，这种热情将以他的死亡而告终，他这次回来，只是为了看看她，和她讲几句，对她说，只有她是他的生命，是他的一切！

“走吧，”尤丽亚怀着绝望的恐惧叫道，“走吧，——您想杀我吧，王子！”

“决不是的，”王子叫道，一面带着色情狂把尤丽亚的手按在唇上，“决不是的，给我生命或者给我死亡的时刻到了！——尤丽亚！上天的孩子！你认识我吗，认识这个被抛弃的人吗？你就是他的整个存在、他的幸福？——不，你爱我，尤丽亚，我知道，哦，你说出来吧，你爱我，上天为我打开了狂喜之门！”

说着，王子把吓得半死的尤丽亚猛烈地抱在自己的胸口。

“我真不幸，”她以半窒息的声音说，“我真不幸——没有人怜悯我吗？”

这时窗户上亮起火把的光彩，许多个声音在门前响起。尤丽亚感到自己的唇上燃烧着滚烫的吻，王子迅速地逃走了。

因此——如前所述，尤丽亚手足无措地冲向走进门来的母

亲。母亲吃惊地获悉事态的发展以后，便开始安慰可怜的尤丽亚，她尽量向女儿保证说，她要把这个王子从他隐藏的地方找出来，让他当众出丑。

“哦，”尤丽亚说，“哦，妈，你别这样干，要是国君和海德维迦知道了，那我非完蛋不可——”她呜咽着投入母亲的怀抱，把她的脸埋在母亲的怀里。

“你说得有理，”咨议夫人回答说，“你说得有理，我亲爱的好孩子，现在谁也不容许知道或者猜测到王子就在当地，他在追求你，你这个可爱的、虔诚的尤丽亚！那些串通一气的人，必然保持沉默。因为有些人是和王子穿的连裆裤，他毫不怀疑，他在这儿齐格哈兹宫廷停留，本来是不会受人注意的，他偷偷进入我们的住所也同样不会受人注意的。——叫我不能理解的是，王子怎么可能从屋里出来不碰到我和给我提灯照路的弗里德里希！我们发现格奥尔格老人不自然地沉睡着，但是南妮在哪儿？”——“我真不幸啊，”尤丽亚轻声说，“我真不幸啊，她病了，我不得不把她打发走。”

“也许，”本聪夫人说，“也许我能做她的医生，”于是立即把隔壁房间的门推开。那儿站着一脸病容的南妮，她衣服全穿好了；她曾偷听了一会，她吓得倒在本聪夫人的脚边。

本聪夫人只提几个问题，以便了解王子通过这个大家认为忠实的老门房……

（穆尔继续往下写）——我听见了噩耗！——穆齐乌斯，我忠实的朋友，我心爱的兄长由于后腿伤口恶性发作死于非命。——这个噩耗一时把我弄糊涂了，如今我才感到穆齐乌斯在我心中的地位！——据普夫告诉我，明儿晚上，在亚伯拉罕师傅住屋的地下室里，将要举行丧礼，穆齐乌斯的尸体也给送到那里去。我

一口答应我不仅到时去参加追悼会，也为按照古老习俗举行的丧宴张罗吃的和喝的东西。我确实也这样做了，我在那个白天把我丰富的贮藏，什么鱼、鸡骨和蔬菜等，统统搬到那个地下室去。对读者来说，也许乐于要我作确切的解释，他们也很愿意知道，我怎么着手把饮料运到那儿去。那我可以说明，我一点也不需要好心好意的侍女给我帮忙。我常常在地下室里碰到的这位侍女，大概也常常到她的厨房里去，她在我族类的眼里，特别是在我眼里受到赞赏，所以不是以优美的方式彼此进行游戏的话，我们彼此是不会见面的。她递给我许多食品，这些食品实际上很糟，比我从师傅手里拿到的食料还差，但是我还是把它们慢慢地吃光，同时一边吃，一边做得我仿佛吃得津津有味似的，这样做纯粹出于向她献殷勤。这样的行动大约打动了一位侍女的心，她样子好象她过去忽略了这一点。我立即跳到她的怀里，她亲切友好地给我搔头搔耳朵，弄得我十分惬意和舒服，我对她的手也很习惯了，它"工作日拿着扫帚扫地，星期天则最善于把人抚爱！"①——当这个侍女意欲走出我呆的地下室时，我立即转身向着这位亲切的侍女，她想把一大钵甜牛奶搬出地窖，我就用她能理解的方式提出把这些牛奶为我保存的热切愿望。"傻雄猫，"那个和家里其余人一样善良的侍女说，她想，不错，如同我整个邻居知道我的名字那样，"傻雄猫，这些牛奶你肯定不是为你一个人保存的，你一定是用来作招待！喂，尽管把牛奶保存下来，小灰猫，我得到上边去照顾别的人！"说着她把牛奶钵放到地上，抚摩我的身体。我立即翻一个漂亮的跟斗，以表达我内心的喜乐和感激之情，我的背脊还算顶用，我于是登上地下室的台

---

① 这一段话是按照歌德著《浮士德》第一部《城门前》的文字改写。

阶。——你注意呀，哦，年轻的雄猫，跟一个友好的女厨保持友谊，甚至保持某种多愁善感的无拘无束的关系，对我们这个阶层和种族的年轻人来说，是令人愉快的和有益的。午夜时分，我走下阶梯，进入地窖。这时的景象十分凄凉，令人心碎。地下室中央，停着一个用一捆麦草做的棺材架，样子简朴，合乎死者身份，我那忠实、亲爱的朋友的尸体就躺在上面！——所有的雄猫已经聚集在那里。我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把爪子缩在里边，个个热泪盈眶，围绕着棺材架坐成一个圈子，大伙儿唱起哀悼曲，这种曲子以撕肝裂胆的声音在地下室拱形顶下响起了可怕的回声。这是最最绝望的、最最可怕的饮泣，从来也没听到过，人的机体无法把它排除出去。

等到歌声终止，有一个漂亮、正直、穿着黑白皮裘的年轻人从圈子里走出来，站在尸体头部的一端，作一次如下的即席演讲，虽然他是临时凑成这篇演讲的，但是它对我来说仿佛是一个书面的讣告。

悼　词

在早逝的哲学和历史研究者
雄猫穆齐乌斯墓前所作
演讲的他的忠实朋友和兄弟
诗歌和辩才研究者
小雄猫欣茨曼

“怀着沉重的心情聚在一起的忠实的弟兄们！
干练的气度宏大的青年们！

“这头雄猫是什么！——成了一种衰亡的过去了的事物。如同世上诞生的一切事物一样！——最著名的医生和生理学家认为，世上一切受造之物都免不了一死，死主要在一切呼吸完全停止时开始，这是不是事实？哦，我们的忠实的朋友，我们干练的兄长，这位忠实、勇敢的祸福与共的同志就是如此，哦，我们高贵的穆齐乌斯是肯定逝世了！——瞧吧，这个高贵者如今躺在冰冷的干草上，伸直四肢直挺挺地躺着！——他那永远紧闭着的嘴唇连一丝气息也没有呼出来了！他的双眼深陷，本来这双眼睛里时而爱火熊熊，时而怒焰肆虐，绿光炯炯！如今他的容颜死灰一片，两耳低垂，尾巴拖在一边！——哦，穆齐乌斯兄长，如今你那欢快的跳跃，高兴的情绪，善良的脾气，你那清脆的快乐的‘喵呜声’在哪儿？你的勇气，你的正直，你的聪明，你的机智，你这一切使人欢乐的东西如今在哪儿？——这个无情的死亡把你这一切的一切全剥夺了，你如今也许自己也拿不准，你是否还活着？——然而你把健康和力气用来武装自己，以对抗肉体上的一切痛苦，好象你要永远活下去！没有钟表上的轮子在给你启动，是的，也没给你造成损害，死亡的天使没有把他的剑在你头上挥舞，因为轮子已经停止，再也无法给它上发条。——不！一种敌对的原则强行侵入这个有机体，而且恶毒地破坏本来还能长久存在的东西。——是的！——本来这双眼睛还常常会放射出友好的光芒，本来脑袋还会常常出现有趣的一闪念头，嘴唇会唱出欢快的歌曲，僵硬的胸腔会涌出这些旋律，本来这条尾巴还常常卷成波浪形的曲线，宣告内在力量的欢快勇气，本来这对爪子在最强有力的最大胆的跳跃中，证实它的有力和伶俐——而现在——哦，能够听任大自然把它长久辛辛苦苦建造起来的东西提前毁灭，或者真有一种称做偶然事件的阴暗的精灵，它擅自干涉似乎按照永恒的自然

原则制约一切存在的运动？——哦，你这位死者，能不能对这儿黯自神伤的、然而还是活生生的与会者说一说！——然而，尊敬的来宾，亲爱的弟兄，让我们别耽于这种有深刻意义的观察，而竭尽全力去哀哭太早失去的朋友穆齐乌斯。——致悼辞的人对出席的客人讲一下死者的全部生平，对死者讲一些赞美的话，这几乎已成了惯例，这个惯例很好，因为通过这样的报告也一定会使心地沉重的听众感到无聊和厌恶。但是这种厌恶，根据有资格的心理学家的经验和判断，最善于破坏任何一种忧伤情绪，因此根据那种方式，致悼词者一下子要完成两种职责，其一是，给已经作古的以恰当的荣誉，其二是，对活着的作必要的安慰。这儿有例可援，这是很自然：那些最为悲痛的人通过这种悼词，获得了安慰，而且心里也踏实多了；悼词的悲痛盖过了人们的喜乐，致词者惋惜失去了一位朋友和弟兄。——忠实的、围在一起的弟兄们！我也多么乐意追随值得称赞的、证明有用的习俗，我多么愿意向你们详尽地介绍我们这位已经逝去的朋友和兄长的生平，我本想使你们从对雄猫的悲痛中转入高兴的境地。但是这不行，真的不行。——你们瞧，亲爱的忠实的弟兄们，如果我跟你们讲死者的生平，有关他的诞生、教育、后来的发展，那我几乎一点儿不知道，我不得不用纯粹的虚构来款待你们，那么我们何必要在这种场所，在这儿围绕着死者的尸体，那么肃穆那么庄重地来进行介绍呢。——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小伙子们，不过我不愿冗长地在这儿说教，而宁愿用朴素的语言说一说现在在我们面前僵直地躺在这儿的可怜虫的悲惨结局，说一说这个干练、精明的家伙生前的情况！然而，哦，老天哪！尽管我竭尽全力，勉力以求，想当一个 poeseos et eloquentiae① 教授，然而我

① 蹩脚拉丁语：诗歌与辩才。

现在已经口吃词穷了。”

（欣茨曼不作声了，用右爪擦擦耳朵、额角、鼻子和胡须，双目久久地注视着尸体，咳嗽几声，再次用爪抚摸一下脸，然后提高嗓音接下去说。）

“哦，令人痛苦的厄运呀！——哦，可怕的死神啊！你非得用这种残暴方式，剥夺年华正盛的年轻雄猫的生命？——弟兄们！一个致词者容许再次向听众说一说他自己耳朵里听得起老茧的东西。所以我再重复一遍你们各位都已经知道的事情，我们这位逝世的兄长是庸俗市侩的仇恨的牺牲品。——在那边屋顶上，我们本来生活在和平与喜乐中，我们在那里唱欢快的歌曲，我们爪子握住爪子，胸与胸相碰，我们一条心，一个灵魂；要是他想偷偷地爬上屋顶，以便和元老普夫在岑寂的孤独中回想那些美丽的日子，庆祝已经逝去的在阿兰胡斯① 的真正日子，因为那些庸俗市侩想尽办法要破坏我们欢快的雄猫联盟，他们在阁楼的黑暗的角落里安上捕狐狸的机关；不幸的穆齐乌斯就在其中一个机关上砸断了后腿，结果丢了性命！——市侩们给我们造成的创伤既痛苦又危险，因为他们随时使用满是缺口的钝武器，这位逝世者本质上坚强有力，他本来瞧不起这种危险的创伤，他能够完全康复，但是这种悲痛，这种深切的被这些卑劣的尖嘴狗所压制的悲痛，看到在他美丽、光彩的生涯中全被破坏，想到我们大家经常遭到的屈辱，这就是耗尽他生命的东西。——他不用相应的绷带，也不服药——人们说，他情愿死！”

（我，我们大家，大欣茨曼讲最后一句话时，对他的极度痛苦不能置若罔闻，而是大家一齐发出可悲的嚎叫和可怜的唏嘘，连

① 阿兰胡埃斯，西班牙地名。参见德国戏剧家席勒著诗剧«唐·卡洛斯»第一幕第一场。

顽石也能软化。当我们获得一定程度的安静以后，我们仿佛能够听见欣茨曼激昂慷慨地往下讲。）

“哦，穆齐乌斯！哦，你往下瞧！瞧我们为你而洒下的眼泪，听我们为你发出的绝望的哀诉，永垂不朽的雄猫！——是的，你往下瞧着我们，或者往上瞧，如同你此刻能干的那样，要是你还能控制一种精神，希望你的这种精神与我们同在，而寓于你内心的精神并未在别处消耗殆尽！——弟兄们！——如上所述，我对死者的生平缄默不语，因为我不知道，但因此死者的卓越的性格在我的思想中活跃得更加厉害，我要把它推到你们——我的最亲爱、忠实的朋友面前，好使你们能够感受到由于超群的雄猫穆齐乌斯之死，我们遭受到的巨大损失的整个程度！你们听呀，哦，年轻人呀，你们倾向于永不偏离道德的途径，你们听呀！——穆齐乌斯是生活中所少见的，是猫组织中的一个高贵的成员，一位善良、忠实的丈夫，一位出色的、亲爱的父亲，一位捍卫真理和正义的热情战士，一位不疲倦的慈善家，穷人的一根支柱和患难中的一位忠实朋友！——猫协会中的一个体面的成员？——是的！因为他一直表示出最良好的思想，甚至准备作出若干牺牲，要是发生了他愿意发生的事情，那也只有一些和他发生矛盾、不肯迁就他意愿的，才表现出敌对情绪。他是一位善良、忠实的丈夫吗？是的！——因为他只跟在这样的小猫后面跑，如果她们比它们的丈夫既漂亮又年轻，而且对他有不可抗拒的兴趣。他是一位出色的亲爱的父亲吗？是的！因为从来没有人听到过他干出象我们族类中那种粗暴、没有爱心的父亲们惯于干的事情：突然产生一种特殊的胃口把自己的子女吃个精光；如果母猫把她的子女全部搬走，那他更有理由这样干，他未得悉她现在呆的地方。他是一位热情捍卫真理和正义的战士吗？是的！——因为他的

生命本来是为此而献出的，因为生命于动物只有一次而已，他为什么不该多关心一点真理和正义，这二者也不能责怪于他。一位孜孜不倦的慈善家，穷人的一根支柱吗？是的！因为年复一年他在新年的日子里总带一根鲱鱼的小尾巴或者几根味道不错小骨头到院子里来送给贫穷的弟兄，而这些弟兄正急需吃东西。他就用这种方式作为尊贵的猫的朋友，完成了他的义务。而那些贫困的雄猫口出怨言，他们还想从他那儿得到点东西。一个患难中的忠实朋友吗？是的！因为他如果处在患难中间，那么他连他本来完全疏忽了的、完全忘记的朋友也不肯放弃一个。——永垂不朽者啊！对你的英雄业绩我还该说些什么呢，对你的高尚的思想我还该说些什么呢，这种思想是针对一切美好的和高贵的事物呀；对你的博学多才，对你的艺术文化，对在你内心取得一致看法的道义，我还该说些什么呢！我说，我该怎样说呢，我不讲对你可怜的死者我们有多么大的痛苦，免得引出更多的痛苦！——朋友们，受到感动的弟兄们！——因为事实上我注意到几种意义毫不含糊的动作，这使我得到不少满足，我成功地感动你们——这么说来！——受到感动的弟兄们！——让我们以死者为榜样，让我们竭尽全力，完全踏着他尊贵的足迹前进，让我们成为完人，将来我们死后也能享受真正聪明的、通过各类道德净化了的雄猫的安静，如同这个完人一样！——你们放眼看吧，他默默地躺在那儿，一个爪子都没动弹，我说了那么多称赞他德行的话，却无法使他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你们可能认为，悲伤的弟兄们！最严厉的谴责，最粗暴、最令人难堪的诽谤恰恰没有在死者身上留下任何印象？你们可能认为，连恶魔般的庸俗的市侩，一旦他走进这个圈子，从前两只眼珠会被无足轻重地挖出来，如今至少会激怒他，破坏他那温柔甜蜜的宁

静吧？

"我们出色的穆齐乌斯如鹤立鸡群，超乎赞美与谴责，一切敌对行为、一切讥嘲、一切戏弄人的冷嘲热讽、一切生活中的混乱的怪事之上，他对朋友没有甜美的微笑，没有热烈的拥抱，没有结实的爪子的压力，但也对敌人不用利爪和利齿！——他是按照他的道德企图达到安静，但是他的努力全都白费了！——虽然在我看来几乎是这样：我们大家坐在这儿为我们的朋友哀号，以期达到那种安静，而我们没有象他那样作为道德的化身，这儿必然有另外一个保持道德的动机，正象对安静的渴望一般，与此同时只有这样一种听任你们作进一步探讨的思想。——正巧我想提醒你们，请你们把整个生活首先放在这一点上，以期学习象穆齐乌斯朋友那样死得漂亮，然而我不情愿这样做，因为你们在我面前设置某些疑虑。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可以反对我，这位死者本来也该学习谨慎小心，避开捕狐狸的机关，免得过早地丧生。接着我可也想到一头非常年轻的雄猫根据教师同样的劝告学习怎样去死，而这头雄猫不得不把他的整个一生花在这种学习上面。我十分傲慢地指出，这种学习决不可能这么困难，因为每个人也有第一次就获成功的机会！——极度悲哀的年轻人，让我们现在作几次静静的观察吧！"

（欣茨曼说到这儿沉默一下，又一次用右爪擦耳朵和面孔，接着他似乎陷入沉思，双眼紧闭。最终，因为他这个样儿持续时间太久了，元老普夫在一边推推他，轻轻地说："欣茨曼，我简直相信你已经睡着了。你赶快把悼词念个结束吧，因为我们都感到肚子饿极了。"欣茨曼一家伙跳起来，仍又做出一副优雅的讲演的姿势，接下去说。）

"最忠实的弟兄们！——我希望再提出几个高尚的思想，然

后精采地结束眼前的这个即兴式讲演。我没有心血来潮，我相信，我竭力想感受那种巨大的痛苦，使我变得痴痴呆呆。所以让我们把我的讲演看作已经结束，你们对我的讲演屡屡鼓掌，现在这个普通的De oder Ex profundis①声音响起了！”

这个聪明的青年欣茨曼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悼词，这个讲演我虽然觉得在修辞方面无懈可击，组织得很好，我以为它的效果很好，然而我觉得它的某些方面不免有点离题。我觉得欣茨曼念悼文，更多地炫耀自己的讲演才能，而不是在可怜的穆齐乌斯惨死以后给他一些死后哀荣。他所说的一切，根本和朋友穆齐乌斯不合适，穆齐乌斯是一头简单、朴素、正直的雄猫，我早已听说，他是一个忠实、善良的灵魂。欣茨曼对这一点所说的赞扬话，有点模棱两可，所以事后这篇讲演我并不喜欢；我在他致悼词时，只是通过讲演者的优美姿势，通过他事实上表情丰富的夸夸其谈才被他迷住的。连元老普夫似乎也赞同我的看法；我们交换目光，暗下示意，对欣茨曼的讲演心照不宣。

讲演结束以后，我们唱起一首“De profundis”②的诗，这是一首应该放在致悼词前唱的送葬诗，也许唱起来应该更加悲切、更加凄凉得多。——众所周知，我们族类的歌手对于沉痛的表情，最绝望的恸哭，应付裕如，不管这种恸哭是为了思慕或鄙弃爱情，或者为了一个心爱的死者。就连感情冷漠的人们唱起这样的歌来也会渗透内心，紧压的胸脯通过特别的诅咒使呼吸畅通。——当这首“De profundis”结束时，我们就七手八脚把我

① 拉丁语：我从深处向你求告。参见《圣经·旧约全书·诗篇》第一百三十篇首句。

② De或Ex profundis，拉丁语，意即“从深处”，这是《圣经·旧约全书·诗篇》第一百三十篇的第一句话：“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们已归天的朋友的尸体抬起，安放到一个在地下室角落里的深深的墓穴。

就在这片刻间，可发生了一件在整个葬礼中最为意外的、同时又是最感人的事件。三个猫姑娘，象太阳那么美，跳进房来，在墓穴上撒满土豆叶和香菜叶，这些叶子是她们在地下室里摘来的。这时年长的那一位唱起质朴、动听的歌曲来。这支歌的旋律我是熟悉的，如果我没记错，那么歌词原文是以这样的句子开头的(声音暗中变换)："哦，枞树！哦，枞树！"等等。元老普夫对我耳中低语，那是已故的穆齐乌斯的三位女儿，她们以这种方式参加了父亲的丧仪。

我的眼睛无法从这位年长的女歌手的身上移开；她最受人们的欢迎；她那甜美的嗓音，甚至葬礼歌的旋律中的动人的东西和深刻感觉到的东西，把我的注意力全都吸引了过去；我禁不住泪水扑簌簌地往下掉。然而那种把泪水从我身上榨出来的痛苦，是一种完全异样的东西，它激起了我身上的最甜蜜的舒适感。

我只能把它直率地说出来！——我整个心里倾慕这名女歌手，我仿佛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动人的少女，她的举止多么高雅，她的目光美艳无比。

穆齐乌斯的这个墓穴，由四名壮实的雄猫挖出足够的沙土来尽量填满，葬礼已经过去，我们开始坐席。穆齐乌斯的美丽可爱的女儿们想离开这儿，可我们心里难受，她们也得参加丧宴。我懂得机灵地带领那个最美丽的姑娘坐席，我就坐在她的身边。要是说她的美容曾打开我的眼睛，要是说她甜润的嗓音使我着了魔，那么现在从纯粹出自女性虔诚和内心深处的她明澈的智慧，她那感情的诚挚和温良，给我以天大的狂喜。大家从她的嘴

里、从她甜蜜的语言里获得一种特别的魅力，她的谈话十分可爱、温柔，富有牧歌式的风味。——例如她热情地谈到她父亲逝世前几天喜欢喝的奶糊，当我说在我师傅那儿这样的奶糊也是准备得好好的，而且外加黄油，于是她瞅着我，她那鸽子般的眼睛里放射着柔和、绿色的光芒，她并且用一种震撼我整个心灵的声音问道："哦，真的——真的，我的先生？——您也喜欢喝奶糊吗？——外加黄油！"她又重复了一遍，仿佛沉入一种欢乐的梦幻之中。——谁不知道，这几个年仅六个至八个月(最美丽的姑娘讲了这么多)的如花似玉的姑娘，无非用一种梦幻的热情来装饰自己，她们对此常常无法抗拒，于是我的恋火猛然燃起，我紧紧地握住那个最美丽的女儿的爪子，大声叫道："英国的孩子！跟我一起吃奶糊早餐吧，我愿意用我的幸福和这交换，生活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她似乎有点儿尴尬，她双颊绯红闭上了眼睛，然而她的爪子仍然留在我的爪子中，这在我心里激起了最美丽的希望。有一次我在我师傅那儿听一位老先生——如果我没弄错，他是一位律师——说，对一个年轻的姑娘来说，如果把自己的手长久放在一个男子手里，那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男子有理由把这看作是一种整个人身的 traditio brevi manu①，可以由此提出各种要求，如果要后退，那就需要费很大的力气了。——我现在可对这种要求极感兴趣，当一种关于崇敬死者的祭酒的谈话中断以后，我就想从此开始提出我的要求。——已经逝世的穆齐乌斯的三个年轻的女儿此刻情绪高涨，她们既天真烂漫，又十分狡黠，雄猫们对此都狂喜异常。大家吃喝一阵之后，心中的悲伤和痛苦显然减轻一些了，这样大伙儿的情绪越来

① 拉丁语：不拘形式的有效的交付。

越快活，越来越有生气。有人笑，有人开玩笑，当筵席撤走以后，一本正经的元老普夫亲自建议开一次舞会。很快桌椅家具都撤走；三只雄猫直起嗓子唱歌，不久穆齐乌斯的三个聪明的女儿和年轻小伙子就翩翩起舞了。

我不离开美人儿一步，我请她跳舞，她伸个爪子给我，我们跳到一对对舞伴当中。——哈！她的气息在我腮帮上劲吹！我的胸靠近她的胸振动，我用双爪搂住她那甜蜜的身子！——哦，这是幸福的，天大幸福的片刻呀！

我们跳了两回，大概三回舞以后，我把美人儿带到地下室的角落里，按照彬彬有礼的习俗，给她喝点饮料提提神，因为人们没有给舞会准备一点吃的东西，他们在哪儿看见有东西，就在哪儿吃喝一点。如今我让我内心的感情完全自由流露。我一次又一次地把她的爪子按在我的唇上，并向她保证说，如果她愿意稍稍爱我，那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不幸的人哪，”突然有个声音在我后面说。“不幸的人哪，你在干什么啊！——这是你的女儿米娜啊！”

我浑身一震，因为我听这声音很熟悉！——那是咪丝咪丝！——这不期而遇简直在跟我大开玩笑，正在我完全忘却咪丝咪丝的片刻，我却经历了我所意想不到的事情了，我居然会跟自己的孩子闹起恋爱来了！——咪丝咪丝极为悲痛，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对此事该怎么好。“咪丝咪丝，”我轻柔地说，“咪丝咪丝，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的，你干吗如此悲哀——哦，上帝啊！——那几位姑娘——是米娜的姐妹吗？”——我经历世界上最少有的事情！——我所痛恨的情敌，那个黑灰黄猫，在那次残杀的决斗中，打垮了我的骑士勇气之后，便立即离开了咪丝咪丝，当他的伤口养好以后，便出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于是穆齐乌斯便去向她求婚，她当然乐意接受他的追求，这使他获得荣誉，也证实了他的机警，他在我面前一直保密，从不谈他和咪丝咪丝的关系。可那几只天真、活泼的小猫只能是我的米娜的同母异父姐妹！

“哦，穆尔，”咪丝咪丝温情脉脉地说，在这以前她讲了事情的一切经过。“哦，穆尔！您的美丽的精神只是在淹没精神的感情中摸错了方向。这是最温柔的父亲的爱，而不是有着要求的情人的爱；当您看到我俩的米娜的时候，这种爱在她胸中觉醒了。我俩的米娜！哦，多么甜蜜的字眼呀！——穆尔！您能在这样的事情上保持冷漠吗，要是一切的爱在您的胸中熄灭，真诚爱着您的人您要加以反对，——哦，老天，她还这么真挚地爱着您，对您至死保持忠实，如果不是第三者插进来，用卑鄙的勾引手法把她引上歧途？——哦，弱者，你的名字是猫！①我知道，这点您会想到，原谅猫的弱点，这不是雄猫的道德吧？穆尔！您看到我身子伛偻着，对失去第三个温情脉脉的丈夫十分绝望，不过在这种绝望中又一次燃起了爱情，这种爱情本来是我的幸福，我的骄傲，我的生命！——穆尔！您听听我的自白吧！——我还爱着您，我想，我们结……”泪水窒息了她的声音！

这一幕戏使我极感痛苦。米娜坐在那里苍白而美丽，象深秋下的第一场新雪，它吻着仅存的花朵，而且马上化为苦水！

（出版者附注——穆尔！——穆尔！这儿又是一种剽窃！——在《彼得·施勒密尔的奇遇》②中，书中的英雄描绘他的情人时

---

① 这句话仿照“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而来，参阅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二场。

② 德国作家阿德尔贝特·封·夏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 1781—1838）的一个著名中篇。一译《出卖影子的人》。

也叫她米娜，一个字母也不差。）

我默默地观察这母女俩，后者合我的心意不知要比她母亲多多少倍，在我们这样的族类里，近亲关系并不是联姻的决定性障碍——也许我的目光泄漏了我的想法，因为咪丝咪丝似乎看透了我内心的想法。“野蛮啊！”她叫道，一边她跳向米娜，猛然地把她拖到自己胸口，“野蛮啊！你想干什么？——怎么？你能轻视这颗爱着你的心，你准备罪上加罪吗？”——虽然我根本不理解咪丝咪丝的咒语能起什么作用，她能谴责我的是什么样的罪，我发现了它。为了不打扰丧礼所造成的欢乐气氛，我得对这种恶毒的表演还以热烈的表情。我于是向这位完全自动前来的咪丝咪丝保证，只是和她非常相似的米娜把我引上了歧途，我相信，我的内心燃起了同样的感情，这感情是为她，这个还一直那么美丽的咪丝咪丝而产生的。咪丝咪丝立即揩干了泪水，坐到我的身边，和我谈起知心话来，仿佛我俩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快的事情。要是年轻的欣茨曼还来邀请美丽的米娜跳舞，那么可以想象，我的心里有多么痛苦和难受。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元老普夫最终来请咪丝咪丝去跳最后一趟舞，要不，她还会向我提出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建议哩。我轻轻地，轻轻地潜行着走出地下室跳到上面去，我想：“船到桥头自会直！”

我把这次丧礼看作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我的学习岁月已经结束，我跨进了生活的另一个圈子。

（废纸）——克赖斯勒创议一大早便到修道院院长的房间里去。他发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正巧拿了斧头凿子在忙于敲击一口大箱子，按这样子来看，箱子里一定装着一幅油画。“喂！”修道院院长向走进门来的克赖斯勒叫道，“好，您来了，乐队指挥！

我在干一件吃力的活儿，您可以在一边帮忙。这口箱子钉了上千枚钉子，仿佛要让它永远封锁着似的。这口箱子径直从那不勒斯运来这儿，里面有幅油画。这幅画从前挂在我的小房间里，不给弟兄们看。因此我没有喊人来帮忙；不过嘛，您现在应该帮助我，乐队指挥。"于是克赖斯勒协助修道院院长开箱子，没过多少时候，一幅偌大的美丽的油画嵌在一个富丽堂皇的烫金的框子里从箱子里拿出来了。克赖斯勒在修道院院长的小房间里，发现在小圣坛上面原来挂一幅十分优雅的达·芬奇的作品《神圣家庭》的地方现在空空如也，这不禁使他大吃一惊。修道院院长把这幅名画看作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些优秀作品是古代东方丰富藏画馆的珍品，然而拿掉那幅杰作大约是为挂一幅油画空出这个地方来的，克赖斯勒从这幅大油画的美色中，一眼看出这是一幅近代新作。

修道院院长和克赖斯勒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幅油画用螺钉固定在墙上，这时候修道院院长走到光线充足的地方，以一种内心的惬意感和明显的欢乐鉴赏起这幅画来。看来这幅画除了实际上为人钦佩的神来之笔之外，还有一种特别引人兴趣之处。——这幅油画画的是一种神奇的事迹。在上天荣光的簇拥之中，神圣的童贞女马利亚显露出来了；她左手拿一根百合花枝，她右手的两根中指则按在一个少年的赤裸的胸上，人们一看就见到在手指下面从一个开着的伤口里滴出浓稠的鲜血来。这个少年在榻上支起半个身子。原先他是摊开四肢躺在这榻上的，他看来是在沉睡中刚刚醒来，他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但是在他美丽的脸上露出的喜悦的笑容，表明他在美梦中见过圣母，他忘记了伤口的痛楚，死神在他身上再也起不了作用了。——每个内行不得不衷心佩服画上那些具体的描绘，群体的巧妙的

安排，光影在画面上的正确的分布，人物服装的雅观的皱裥，马利亚的优美的形象，特别是当代艺术家大多不采用的鲜明的色彩。但是在这一切中间最最合乎事物本质的，也是表现艺术家决定性的真正才能的，是那些人物脸上的不可描绘的表情。马利亚是最美最雅的女人，这是不常见的，然而在她天仙似的高额上显出极大的威严，从她黑色的眼睛里放射出超尘世的柔和的光芒。那个苏醒过来的少年也以巨大的魅力引人入胜。是艺术家以少有的创造性的精神力量把这个形象构思和描绘出来的。——克赖斯勒事实上不懂新时代的任何一幅油画，他本来会把这幅出色的油画抛在一边的；他把这个意见给修道院院长讲了，同时他极口赞誉这个作品的所有神来之笔，补上一句说，在当代的作品中，恐怕没有再比这个作品更出色的了。

“这，”修道院院长微笑着说，“这是作品的坚实的基础，如同您，乐队指挥立即能听到的那样。——这是一个特殊事物，是我们年轻艺术家的东西。他们学习、研究、发明、画画，做大的卡通片，其结果出现了死，出现了僵滞，这个无法深入生活，因为它本身不是活生生的东西。不是古代的大师被选为范本和榜样，而是有些作品被小心地描摹下来，渗入他的最特殊的精神。他们自己想立刻成为大师，描绘 similia①，但是他们在次要事物的摹仿上失败了，这些次要事物在他们看来同样是幼稚可笑的，他们想和一个伟大人物匹敌，他们和伟大人物一样咳嗽，打鼾，吃力地伛偻着身子走路。——我们的一些年轻画家缺少真正的从内心唤起完满生活的光荣形象的热情，把它们放到人们的眼前。人们不难看出，这个或那个人虽然煞费苦心使自己的情绪

① 拉丁语：同样的东西，类似的事物。

终于变得高亢激越，但不一定创造出艺术的作品，他们的尝试失败了。可是这些可怜虫到底把什么当作真正的热情，这种热情又怎样提高老画家的欢快、镇静的思想，这只是一种自我形成的思想的高傲的钦佩和胆怯、痛苦的忧虑所组成的极为罕见的混合感情。在真正干的时候，在模仿古老的先例时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因为常常有些形象本身已经很生动，应该进入鲜明、亲切的生活中，与假象相对抗。我们年轻的画家无法把内心构思的形象清楚地表现出来，因此也许不仅出现下列情况：这种形象画得还不错，然而色彩苍白。——一句话，他们至多会制图，但绝不能作画。他们不真实之处在于缺少色彩和处理知识，这些年轻的画家据说不够勤奋。因为这儿首先涉及的，是这点不可能做到，因为绘画艺术自从基督降生以来，才以真正的艺术的面目出现，从来不是平平静静的，而是师傅与弟子组成了一个从不中断的连续发展的行列。事物的演变，自然会使真实的东西渐渐产生偏差，而对机械的传递是不可能产生影响的。至于艺术家的勤奋问题，与其谴责他们缺少勤奋，毋宁说他们过分勤奋。我认识一位年轻画家，他画了一幅可以说相当好的画，他长久地涂了又涂，直到一切变成了毫无色泽的铅灰的调子，也许这才符合他内心的思想，画上的形象成了不完整的死气沉沉的东西。——您瞧，乐队指挥，一幅出自真实的光彩生活的画，因为它创造成了真实、虔诚的热情！——这个奇迹您是清楚的。那个年轻画家从那边床上起来，受到凶手的袭击死于非命，没有一个人帮助他。他本来是个不信神的异教徒，又对教会的诫命嗤之以鼻，这会儿他大声向圣母马利亚呼救了。这就打动了天上的圣母的心，把他从死亡中唤醒，好让他继续活下去，看清自己的错误，把自己虔诚地献给教会，并为教会工作。——这个年轻人受

到圣母的赐福，他同时成了一个圣像画家。”

克赖斯勒对修道院院长给他讲的话表示信服，他十分惊异，并且作出结论：新时代的奇迹必须以这种方法加以表述。

“您也，”修道院院长以一种柔和的声调说，“您也，我亲爱的约翰内斯，您也持这种愚蠢的意见吗，即上天怜悯的大门现在已经关上，这样，圣神形象上的同情和怜悯不再畅通无阻，走投无路的人怀着天大的恐惧热切恳求圣神，连最需要的人也有这样感觉，并且给他带来和平与安慰？——相信我吧，约翰内斯，奇迹从未停止，但是人的眼睛被罪孽所蒙蔽，无法承受天上超尘世的光辉，因此不能认识永恒力量的怜惜，如果这力量不是以明显的形象当众宣告。——不过嘛，我的亲爱的约翰内斯，最出色的神的奇迹在人本身的内心深处出现，这个奇迹他应尽量以语词、声调或色彩高声宣告。这样，那个画这幅画的僧侣，庄严宣告他皈依上帝的奇迹，这样，——约翰内斯，我不得不提到您，这些话都是从心里冒出来的——这样您以强有力的声音从您内心深处宣告永恒清辉的认识的奇迹。为了您的幸福，您让永恒的力量出现，这不也是一种充满怜悯的奇迹吗？”

克赖斯勒感到自己听了修道院院长的话大受感动；充分相信自己内在创造力的思绪悠然而生，这种情况他是很少遇到的；同时一种惬意的感觉震撼他的全身。

这时克赖斯勒的目光并没有从那幅奇画上移开。但是如同惯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正象这儿的例子：如果画上的前景和中景上出现强烈的光效，在黑暗的后景中的人物后来才被发现，那么，克赖斯勒也是在现在才看见这个形象。此人裹在一件宽大的外衣中，一把匕首拿在手里，只有天上女王的荣光的一道光辉似乎落在它的上面，因此它那闪闪的亮光不大为人注意。此人

正欲夺门而逃。显然这是一名凶手；他一边逃，一边回首张望，脸上露出张皇失措和十分恐惧的神色。

当克赖斯勒在这个凶手的面容上认出王子黑克托尔的神情时，他象中了电击似的大吃一惊。这时他也觉得他似乎看到了那个从死中复活的年轻人在某个地方，虽然他只匆匆地看到一眼。一种他自己也不大清楚的恐惧把他吓退回来去向修道院院长报告此情此景，他同时问院长，这个异象他是否觉得可厌可恶，画家在前景中和影深处用上了现代表现的对象，他眼下所见的那个从死里复生的小伙子，本身也穿上了现代化的服装。

事实也确是这样，画上前景中靠边的地方放着一张小桌子和一把紧靠在桌边的椅子，椅子的靠背上挂着一条土耳其围巾，桌子上放着一顶军官帽，帽上插着一束羽毛和一把短刀。这个年轻小伙子戴着一个时式衬领，一件马甲，马甲扣子全都打开，此外还穿一件扣子也完全打开的外套，其裁剪式样令人觉得潇洒多裥。天上的女王也穿上衣服，象人们见惯的优秀老画师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样子。

“我觉得，”修道院院长针对克赖斯勒的问题回答说，“我觉得前景中加添的人物以及小伙子的那件外套，不仅不算粗鄙，而且我也认为画家没有获得上天的恩宠，而渗透了世俗的愚见和虚荣，虽然他只是在最微不足道的次要一点上偏离了正道。从整张画看来，它还是忠于现实，忠于地点、环境、人物的服饰等等，他不得不描绘那个奇迹，所以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奇迹也在今天存在，所以这个虔诚的僧侣所作的油画，成了这个邪恶世代中获得胜利的教会的美丽的战利品。”

“然而，”克赖斯勒说，“然而这顶军官帽，这把短剑，这条围巾，这张桌子，这把椅子——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可厌的，我想去

掉前景中加添的景物，我要自己给画上一件衣服以取代这件外套。尊贵的先生，您对自己说吧，您能在现代的时装中想出一段神圣的历史来，一位神圣的约瑟穿一件短绒外套，救世主穿一件燕尾服，童贞女穿一件法衣，披一条被人扔掉的土耳其围巾？这种做法您不觉得是一种不足取的、甚至令人憎恶的亵渎神明的行为吗？不过所有老画家，特别是德国的画家，把所有《圣经》上的神圣故事用它时代的服装表示出来，有些人声称那些服装比今天的服装更适于表现形象，这种说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描绘包括妇女的某些服装是很不合时宜和不可能画下来的。然而即使夸大其词，言过其实，我还是想说，某些太古时代的时装对这一点是适用的。人们想到那种一肘高的鸟喙形鞋子，想到那种灯笼裤，想到那种碎裁的紧身衣和袖子等等；但是有些可以在古老的画上找到的妇女的服装，这种东西完全不可穿戴，它们破坏人的面貌和身形，在这些画上有些花容月貌的年轻姑娘只是因为服装而获得好名声，一个衰老的贵妇因此得到风采。可是这样的图画谁也不会感到讨厌。”

“嗯，”修道院院长回答，“我现在想用不多几句话给您，我亲爱的约翰内斯，描绘一下古老的虔诚时代和现今的邪恶世代之间的区别。——请看，那个时候神圣的故事渗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是的，我想说，制约着人们的生活，使得每个人相信，奇迹就在他眼前发生，永恒的万能上帝可能每天都会出现。神圣的故事今天就这样在虔诚的画家心里起着作用，而画家也把他的思想全都倾注在这种故事上；仿佛从前那些人生活在画家周围，他看到善举不断出现，他把这一切都活生生地看在眼里，他把这些带到画面上。今天这种故事似乎离现实相当遥远，它是独立存在的，不进入当今这个世代，只有在竭力回忆苍白的生活时才可能出

现。艺术家努力求得生动的画面，但是结果徒然。因为，尽管他自己不肯承认，但是他内在的思想通过世俗的不断演变显得平谈无奇。——如果人们责备老画家对时装无知，那么这种思想也同样是肤浅而可笑的。人们从此可以找出原因，为什么他们只把他们时代的服装搬到他们的图画中去，而我们的年轻画家却致力于这种冒险，把不合事宜的中世纪服装移植到他们的神圣故事的图画中去，但是由此表明，他们从事的绘画不只直接观察生活，而且满足于反映他们从古代大师的作品中所学到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我亲爱的约翰内斯，当前的生活太凡俗，不要使那种虔诚的传说和它产生可恶的矛盾，因为没有人能够把那种奇迹当作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事情来作介绍，正因为如此，他们作的我们时装的描绘总是使我们缺乏胃口，感到丑恶，甚至以为是一种罪行。但让永恒的力量出现，并在我们大家的眼前真正出现奇迹，我们绝对不允许改变时代的装束，如同年轻的画家如今自然地找到一个赖以思索的立足点那样，在古老的事件中探索和正确观察每个时代的服装。——做得对，我再次重复说，这幅画的画家做得对，他暗示当前，把您，亲爱的约翰内斯认为可恶的加添的景物，用虔敬的神圣的战栗注入我的心间，因为我误以为自己走进了那不勒斯屋子的狭窄的房间，几年前那个青年死而复生的奇迹就在那儿发生的。”

克赖斯勒通过修道院院长的话引起了各式各样考虑；他不得不认为修道院院长有许多地方说得有理，然而他只是认为，这儿涉及的是古代的较高的虔敬和当代的道德败坏，修道院院长讲的是僧侣，要求的和真正看到的是绘画、奇迹和狂喜，它们的一种虔诚、幼稚的思想，对一种魅人文化的痉挛性的狂喜是很陌生的，不需要实施真正的基督教的道德；正是这种道德决不会从

世上消失；这样的事也可能真正发生：永恒的力量放弃我们，交由阴暗的魔鬼自由支配，也不通过奇迹把我们带回到正路上。

所有这一切想法，克赖斯勒都保存在心里，他还一直默默地注视这幅画。在他越来越近地观察这幅画时，凶手的神情越来越多地从背景中显露，克赖斯勒坚信，这个活生生的形象的原形除了王子黑克托尔不会是别人。

“我想，”克赖斯勒开口道，“我想，尊敬的先生，我看见背景那儿有一个干练的百发百中的魔弹射手，他是射击最贵重的动物，也就是射击他用各种方式潜近的那个人。据我看，这会儿他手里拿一颗磨光的铁丸，装得好好的，放在枪里射击可没有命中，他不久前没射中一只鲜蹦活跳的麂子——事实上，我急于要知道这个刚毅的猎人的curriculum vitae①，不管这履历只是履历中的一个摘要——它可能给我看过，我可以在这里面找到我的地方——还是一张我只能立即转向神圣的童贞女而获得的对我来说十分需要的护照兼通行证！”

“让时间，”修道院院长说，“让时间只管流逝吧，乐队指挥！要是说您不能在短期内弄清楚，如今还蒙在鼓里；这不能不叫我感到奇怪。——也许您还有许多希望乐于作补充，我今天才认识您的这些希望。奇怪的是——是的，我能讲的就是这些——，看来足够奇怪的是，人们在齐格哈兹宫廷对您犯了个大错误。也许亚伯拉罕是唯一的一个能看透您内心的人。”

“亚伯拉罕师傅，”克赖斯勒叫道，“您认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吧？”

“您，”修道院院长微笑着说，“您忘了我们那架美丽的风琴的

---

① 拉丁语：履历。

大起作用的新结构，应归功于亚伯拉罕师傅的娴熟手艺。——然而未来更多！——耐心等待将出现的事物。”

克赖斯勒在修道院院长那儿告个假；他想下楼到公园里去，以便追忆干扰他的各类思想；然而当他下得楼来，他听见背后有叫声响起："Domine, domine Capellmeistere！——paucis te volo！"①——那是教士希拉里乌斯，他口气坚决地说，他很不耐烦和修道院院长一起等待长期会议的结果。他刚建立他的酒窖管理办公室，并搬出了长年放在酒窖里的山坡葡萄美酒。克赖斯勒在落落寡欢中，有必要一个人自饮自酌一杯，以佐早餐，品尝这种优等葡萄酒的特点，并且证实这种葡萄酒性烈、味醇，有强心的作用，对一个干练的作曲家和地道的音乐家来说，喝这种酒正似天赐琼浆。

克赖斯勒十分明白没有必要反对热情的教士希拉里乌斯，也不会有结果，他自己也感到在当前的气氛中喝一杯美酒是恰当的，因此他就听从欢快的酒窖管理员的邀请，随着他来到他的小房间，房间里放着一只小桌子，桌子上铺有干净的台布，台布上早已放着一瓶优质葡萄美酒，刚出炉的白面包、盐和芥末。

"Ergo bibamus！"②教士希拉里乌斯大声说，把精致的绿色罗马酒杯酌上美酒，欢快地和克赖斯勒碰杯。"对吗，"他把酒一饮而尽说，"对吗，乐队指挥，我们的修道院院长乐意把您蒙骗一阵对吗？——别上当，克赖斯勒！——我已经当了僧侣，可我无论怎样要重新剥下这件法衣。但是 distinguendum est inter et inter！③——对我来说，一杯好酒和一曲教堂歌曲就是整个世

① 拉丁语：先生，先生，乐队指挥先生！——我想用几句话给你上课。
② 拉丁语：让我们干杯！
③ 拉丁语：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有的。

界，可您——您呢！嗯，您是成了另一种人物，生活还用另一种方式嘲笑你，不是祭台的蜡烛而是完全另一种灯照亮您！——嗯，克赖斯勒，您简短地讲一讲事情的经过吧——开始讲吧！——您的姑娘万岁，如果您办婚事，那么修道院院长先生不顾流言蜚语会通过我把最好的酒送去，这种酒只有我们的酒窖里才有！”

由于希拉里乌斯的一席话，克赖斯勒感到很不舒服，如同我们看到柔嫩、纯洁、雪白的身体被一双笨拙的手抓住一样感到痛苦。“什么，”克赖斯勒说，同时把他的酒杯缩回去，“您所不知道的东西，在您这个小房间里也不可能全都知道。”

“Domine，”①教士希拉里乌斯叫道，“克赖斯勒先生，video mysterium②，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我要守口如瓶！您要是不……——喂！让我们 in Camera et faciemus bonum cherubim——und bibamus③，但愿我主在这儿修道院里给我们维持迄今统治这儿的平安和喜乐。”

“是不是，”克赖斯勒紧张地问，“是不是这种平安和喜乐今天处于危险之中？”

“先生，”教士希拉里乌斯轻轻地说，这时他亲切地走近克赖斯勒，“Domine dilectissime！④您在我们这儿呆得够久了，其目的是要了解我们生活在怎样的和睦之中，弟兄们的不同爱好怎样在某种欢乐中协调一致，这种欢乐受到我们的环境，受到修道院慈爱的熏陶，受到整个生活方式，受到一切有利的庇护。——也许这玩意儿持续得最久。您好好听一听，克赖斯勒！今天教

---

① 拉丁语：先生。

② 拉丁语：我看见一个秘密。

③ 拉丁语：让我们在小房间里（早餐），让我们使天使长心地正直，让我们干一杯。

④ 拉丁语：最尊贵的先生。

士奇普里阿努斯正好到达此间，他是人们所早已盼望着来到的人，他受到罗马方面紧急的派遣来修道院。他还是个青年，但是从他干瘪、呆板的脸上，找不到一丝快活的痕迹，不如说，在他阴沉、僵死的表情中保存着一种极为严峻的东西，这种东西宣告苦行僧的极度自我折磨。同时他的整个举止又表示出某种蔑视周围世界的敌对情绪，这种情绪也许真正归因于超乎我们大家的精神上的优越感。——他结结巴巴地打听修道院的规章制度，似乎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大为恼火。——请注意，克赖斯勒，这个新来的教士将要把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整个制度颠倒过来！请注意，nunc probo！① 那些神情严峻的人，也许很容易和这位教士勾结一起，不久他们会组成一个反对修道院的派别，这派别未必能获胜，因为我似乎敢于肯定说，教士奇普里阿努斯是教皇的一名间谍，他的意志必须向修道院屈服。——克赖斯勒！我们的音乐，您在我们这儿舒适的暂住将来会变得怎样！——我讲到我们已经顺利地建成了唱诗班，如同我们聪明地引用最伟大的大师的作品那样，说到这儿，那个脸色阴沉的苦行僧脸上顿时罩上一层恐怖，并且认为：这类音乐属于凡俗的世界，而不是属于教会。教皇马塞卢二世②有理由要把它驱逐。——Per diem③，如果合唱团不再存在，也许我这个酒窖也要关门，是这样的——不过在我们喝罢之前！——人在这时间以前不该有任何思考，ergo④——喝吧—喝吧。”

克赖斯勒认为，那个新来的教士也许外表严峻，实际并非如

---

① 拉丁语：我现在品尝一下！

② 教皇马塞卢二世（1501—1555），从一五五五年四月九日至同年五月一日出任教皇。

③ Per diem，疑为 per Deum 之误，即拉丁语：上帝啊。

④ 拉丁语：因此。

此，他倒更平易近人，就克赖斯勒来说，他不相信经常表现出坚强性格的修道院院长会向一个初来乍到的僧侣让步，再说修道院院长本人跟罗马方面有着重要的颇有成果的联系。

就在这交谈的片刻，钟声响起来了，这是一个象征，说明接受这位陌生弟兄奇普里阿努斯进入神圣的本笃会教团的仪式将要隆重举行。

克莱斯勒还在和教士希拉里乌斯开怀畅饮，用高脚杯把醇酒一杯杯迅速灌下肚去，后者心里虽然胆怯，但还是想“bibendum quid”①。喝完后他们便赶回修道院去。从长廊的窗子里可以望见修道院院长的各个小房间，此刻他们正打长廊里穿过。

“瞧，瞧！”教士希拉里乌斯叫道，一边他把克赖斯勒拉到一扇窗子的角落里。克赖斯勒一眼望去，看见修道院院长的房间里有个僧侣，院长正在起劲地和他交谈，这时一阵红晕从他脸上泛起。最终院长久久跪在那个僧侣面前，接受后者给他的祝福。

“我不是说对了吗，”希拉里乌斯说，“我不是说对了吗？这个陌生僧侣突然降临此间，我就从他身上看出并找出一点儿非同寻常的事儿。”

“不错，”克赖斯勒回答说，“不错，这个奇普里阿努斯来此必有一番特殊的用意，要是不马上宣布某种特殊的使命，那我就感到奇怪了。”

教士希拉里乌斯走到弟兄们中间，准备和他们一起参加隆重的仪仗队。十字架高举在队伍的最前面，非正式的弟兄、教友手擎燃着的蜡烛和旗子走在一边，队伍浩浩荡荡地进入了教堂。

当修道院院长带着那位陌生的僧侣从克赖斯勒身边走过

---

① 拉丁语：喝一点儿。

时，克赖斯勒一眼便认出这个奇普里阿努斯就是那张画上的这个由圣母使他复活的年轻小伙子。——然而克赖斯勒忽发奇想，他跑到上面他的房间里，把亚伯拉罕师傅给他的那幅小画取出一看；毫无疑问，是他！他瞅着那个年轻小伙子，只是画得比那个僧侣年轻，热情，身上穿着军官服。——当……

第四部分

较高文化的有成效的结果
人的较成熟的岁月

（穆尔继续往下写）欣茨曼的动人的说教，美丽的米娜和咪丝咪丝重新见面的丧宴，舞蹈，这一切在我的心里引起一种相互矛盾的感情的分裂，如同人们在普通生活中常常说的，我知道我根本不让自己放任自流，在某种绝望的心灵的不安中怀抱希望；我象好友穆齐乌斯那样，躺在地下室的坑里，这当然叫人感到非常难受，我压根儿不知道我将变成什么，我的内心并没有真正高尚的诗人精神在跃动，这种诗人精神会立即给我供应丰富的诗文，我非马上把它们写下来不可。诗的至善境界阐明这样一点：做诗虽然在押韵方面一再要洒汗水，然而它会给人一种内在的美的享受，世上的一切烦恼全都会烟散云消；人们知道，做诗甚至还往往能战胜饥饿和牙痛。因为死神夺去了他的父亲、母亲和妻子，虽然每次死亡事件来临时好象是公正的，身不由己的，但思想却想到精采的忠实的卡门①，他现在精神上想接待它，决不灰心绝望；为了不放弃同一类型的多次悲剧性的热情希望，即使再结一次婚也无妨。

下面的一些诗，是用诗的力量和真实来描绘我的处境，描绘

我从忧伤到欢乐的过渡。

听啊，是什么穿过阴暗的房屋，
在荒凉寂寥的地窖里漫步？
“别犹豫！”是什么在向我吆喝，
谁的声音在诉说难熬的痛苦？
那儿埋着我忠实的朋友，
他那迷惘的灵魂向我招呼。
答应给他生命的就是我，
我的安慰一定给他帮助！

然而不是！——那发出声音的
不是影子的闪烁飘拂！
他们叹气渴望忠实的伙伴，
渴望那个还在热恋中的丈夫！
里纳尔多要这样，他归来，
栽入爱情的旧锁链，
怎么！——我没见尖锐的利爪？
和那醋意十足的愤怒的目光？

是她，这个女人！——欲往何方？
啊，是什么感情冲击她的胸膛。
我看见生命的最大欢乐，
在青春的白雪中开放。

---

① 这儿引戈特弗里德·威廉·拉贝纳尔（Gottfried Wilhelm Rabener, 1714—1771）剧本《辛克马尔斯·冯·雷普科夫没有文字的乐谱》的内容。

她跳跃，她走近，围住我
这个幸运儿越来越明亮。
甜蜜的香气飘过地窖，
沉重的是心，轻松的是胸膛。

朋友暴亡——她可给找到——
是狂欢！——喜乐！——还是痛苦！
妻子——女儿——新的创伤！
啊！——可怜的心你干吗要折磨？
思想感情怎会受蒙蔽，
因为丧宴后的欢快的跳舞？
不——我得抗拒这种欺骗，
只一道虚假的光线就使我头晕目眩。

滚蛋，你们虚假的空中楼阁，
给予高贵的努力以一定地位！
有些事使猫儿得到保护，
她爱，她恨，但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出声，没有看，垂下了眼皮，
哦，米娜，咪丝咪丝，虚伪的族类！
我不想吸进的有毒的气体，
我出走，要为穆齐乌斯报仇。

好友——是的，每吃一块肉，
每吃一条鱼，我都会想起你！
想起你的智慧，你的举止，

想起雄猫完全和你一般。
恶狗的毒计果然得逞，
把你害死，珍贵的朋友，
那一定是吸血的尖嘴狗玩的阴谋，
为你哭泣的一定会为你报仇。

我根本不明白为什么
我的心胸如此疲惫，如此不安，
我要衷心感谢迷人的缪斯，
感谢幻想的大胆的骋驰。
现在我觉得身体已经复元，
我的胃口也大有好转。
我象穆齐乌斯成了个饕餮，
把韵文狼吞虎咽。

是的，艺术，你是上天的孩子，
你是最深重痛苦的安慰者，
哦！——吟诗让我的举止总是
带上天赋的敏捷轻盈。
“穆尔，”高贵的妇人这么说，
还有豁达大度的青年。“哦，穆尔；
你那诗人的心，一种温顺的信任
从你甜蜜的咕噜的胸中苏醒！”

吟诗产生的作用令人太惬意了，我对上述这首诗并不感到满意，我用同一敏捷的办法和同一侥幸的心理一连做了好儿首。

我本将在这儿告诉亲爱的读者我写得最成功的几首，要是我没忘记在若干诙谐词语和即兴诗歌之外还有千篇一律的标题:《热情的时刻我的举止如何》。我的这些诙谐词语和即兴诗歌是我在闲时完成的，我对此几乎要笑出声来。作为我的很大的光荣，我得说，甚至在我年轻的岁月，当热情的风暴还在肆虐的时候，一种清醒的理智，一种细致的节拍，在有关事件上占了上风，战胜了任何一种异常的感官上的陶醉。这样我也成功地完全压下了对美丽的米娜突然冒起的恋情。有一次我不得不冷静地考虑我对别人关系上的热情，我感到有点儿愚昧可笑;接着我也听说米娜是一个大胆泼辣、头脑固执的东西，且不管它的外貌带有幼稚的虔敬。出于某种原因，这样的小东西往往会进入最谦逊的青年雄猫晶莹的眼睛。为了免蹈覆辙，我极力避免和米娜见面，另一方面，因为我更加害怕咪丝咪丝提出的要求和她异乎寻常的急性子，我想尽办法避免和这两个见面。我独个儿呆在房里，既不到地下室、阁楼上去，也不上屋顶。看来师傅是很喜欢我这么做的;他允许我在他的写字桌边学习，他允许我坐在他身后的椅子靠背上，伸长脖子，视线通过他的胳膊落在他正在念的书本上。——那是些十分精美的书籍，这些书是我，我和我的师傅采用这种方式能一起从头到尾学习的东西，比方如阿尔普的"De prodigiosis naturae et artis operibus, Talismanes et Amuleta dictis"①，贝克尔的《魔幻世界》②，弗朗切斯科·彼

① 这是一本于一七一七年用拉丁语出版的作品，书名为《论被人们称做护身钱币和护身符的自然和艺术的奇迹》，作者为彼得·弗里德里希·阿尔普(Peter Friedrich Arpe, 1682—1748)。霍夫曼在一八二一年写的童话体小说《跳蚤师父》(1822年出版)中，曾利用过上述作品中的主要人物。

② 巴尔塔塞尔·贝克尔(1634—1698)，荷兰传教士，一六九一至一六九三年发表一个反魔术巫术的作品"De betoverde weereld"，即《魔幻世界》。

特拉克的《备忘录》① 等等，这些作品令我莫大高兴，重新振奋了我的精神。

师傅出去了，太阳显得亲切可爱，春日的香气从窗子里阵阵飘来，我忘了自己先前下定的决心，竟然上屋顶去散散步。可我刚上屋顶，我一眼看到了从烟囱后面走出来的穆齐乌斯的遗孀。我大吃一惊，便象足下生根似地站定了；我听见谴责和誓言向我袭来。——远远地听不真切——就在这遗孀后面紧盯着那个年轻的欣茨曼，他用亲昵的名字喊那个美丽的遗孀，她站停了，用亲切的话语迎向他，他俩以内在的温存的果断表情彼此招呼，然后匆匆地打我身边经过，不向我打招呼，或者象平时那样至少留意我一下。那个年轻的欣茨曼在我面前相当腼腆，他把头低到地板上，眼睛都闭上了，而那个轻佻的卖弄风情的遗孀却向我投来冷冷的一眼。

就雄猫的心理本质来说，雄猫是一种十分愚蠢的造物。穆齐乌斯的遗孀却以她的情夫来向我示威，我本来是不可能高兴起来，也不必高兴的，然而我内心无法抗拒某种憎恨，这种憎恨几乎是因为看到这种情景由妒忌而产生的。——我发誓，今后再也不登屋顶了，我相信在屋顶上看到了许多叫人不愉快的事情。我如今常常跳到窗台上晒太阳，向下望望街景，散散心，对周围一切作一深刻的观察，把令人愉快的事情和有用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这种观察的对象之一便是为什么我从来还不曾想起完全出于自己的愿望或者坐在大门前，或者在街上漫步，一点儿恐惧和

① 这儿指的是意大利作家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 (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的«Rerum memorandum libri»一书。

胆怯都没有，就象我的族类中许多人惯干的事那样。我把这看作是至高的喜乐，并且深信，我已到了比较成熟的年龄，搜集了足够好的生活经验，当命运把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扔进世界里去的时候，那就用不上谈及我曾经陷入的那些危险就不在话下了。因此我心安理得地从台阶上下来，先坐在门槛上，沐浴在极明亮的阳光中。我做出了一个姿势，这个姿势人人粗粗一看，就一定能猜到这头受过教育、有着良好品性的雄猫是这儿的主人，这是不言自明的。我在屋前十分自得其乐。这时暖烘烘的阳光使我的皮毛舒适，我把爪弯过来，轻轻揩擦自己的嘴巴和胡须，有几个从学校里出来、打我面前走过的年轻姑娘，她们手里提着装有锁的大书包。她们看见我这么抹嘴巴和胡须不仅心里高兴，而且赏了我一个白面包，我就按照习以为常的殷勤，表示感谢后收下了那个面包。

我玩了一阵人家给我的面包，当我真的想吃这个玩意儿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强烈的咆哮声在我附近出现，打断我的嬉戏，这不禁使我大吃一惊，那个身强力壮的老头儿，蓬托的叔叔，鬈毛狗斯卡拉穆兹站在我的面前。我一跃跳到了门外，然而斯卡拉穆兹向我叫道："别做胆小鬼了，尽管安定地坐着；你以为我会吃你吗？"

我卑躬屈膝地问道，我也许可以尽我一点绵薄的力量在哪些方面为斯卡拉穆兹先生出点力，可他粗暴地回答道："哪方面也不要，你在哪个方面也甭给我出力，穆尔先生，这怎么可能呢？可我想问你，你也许知道我那放荡的侄子在什么地方，我指的是那个年轻的蓬托。你从前和他不是常在一起厮混的吗，你们好象同穿一条开裆裤，这使我十分恼火，知道吗？——你倒说说看，你是否知道那个年轻人在哪儿胡闹；我有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这个唠唠叨叨的老头的傲慢的举止，使我狼狈不堪，我斩钉截铁冷冷地说，我和年轻蓬托之间的亲密友谊是根本谈不上的，任何时候都是谈不上的。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我根本没有访问过他，他完全避开了我。

“咳，”老头儿嘟哝道，“咳，这叫我高兴，这表明年轻人重廉耻，不愿随波逐流跟各式各样党徒同流合污。”

老头儿的嘲笑叫我不可容忍，我火冒三丈，大学生的脾气在我内心蠢蠢欲动，我忘记了一切恐惧，我对这个拙劣的斯卡拉穆兹狠狠当面回敬了一下：“老暴徒！”我举起右足，展开爪子，对准鬈毛狗的左眼抓去。老头儿后退两步，比前稍微和气地说：“唔，唔，穆尔！居心不坏，你本来是头善良的雄猫，我现在要奉劝你，你对闪电狗蓬托可要好生注意！你相信他是一个老实人，可太轻率！太轻信！——对一切计谋太轻率了，生活上缺少严肃，也没有良好习惯！——请你注意，我说，因为要不了多久他会把你引诱到各类社交场合中去，这种地方根本不是你们该去的场所，你们得以不可言表的辛劳去作一种社交活动，这同你们的内在本性相违背，也超过了你们的个性，你们的简单的、不是装模作样的习俗，走向了灭亡，如同你们刚才给我证实的那样。——瞧吧，善良的穆尔，如同我说过的那样，你作为雄猫是值得珍视的，你对那种好意的教导，一向乐意倾听！——瞧吧！——你瞧！——一个年轻人居然也能耍出那么多疯狂的、令人不舒服的、不规矩的诡计来，他时而表现出那种软弱的、常常是令人作呕的善心，具有血气方刚的禀性的人往往也有这种善心，这和法国的谚语：‘实际上他是个好家伙’，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开始反对种种习俗和制度的举动，完全可以原谅。但是善良核心所存在的基础是埋得那样深，在这基础之上堆积着放荡生活的许多垃圾，他不得不在

这种萌芽状态中窒息。——对善良的真正感情来说，那种愚蠢的善心常常提供给魔鬼所要接待的人，要是他们不能认出戴着光彩面具的恶鬼。哦，雄猫，要相信到世界上来想干一番事业的老鬈毛狗的经验，别让你受到'实际上他是个好家伙'的诅咒和愚弄。——你瞧我那个放荡的侄子，但愿你把我跟你说的话统统告诉他，完全断绝跟他淡似水的友情。——上帝吩咐！——你大概不吃这个吧，好穆尔？"

说着，老鬈毛狗斯卡拉穆兹拿走了放在我面前的那个白面包，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然后便缓缓地离去，他低垂着脑袋，在地上拖着长有长毛的长耳朵，稍稍地摇摇尾巴。

我思绪万千地看着这老头儿的后影，我想深入钻研这老头儿的处世哲学。"他走了吗，他走了吗？"有一阵耳语声在我身后响起。当我看到年轻的蓬托悄悄来到门后，长久地等待着老头儿离开我时，我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蓬托的突然出现一定程度上置我于困境之中，因为他的老爷叔委托我一项任务，现在我得完成这项任务呀，然而我又疑虑重重。我想起那句吓人的、蓬托曾向我喊叫过的话："要是你听任别人向你进攻，表示对我的敌意，那么我在力气和伶俐方面胜你一着。一纵，用我尖齿狠命地一咬，都可以当场置你于死地。"我觉得现在还是不开口最好。

这种内心的考虑使我外在的举止变得冷冰冰的，露出一种勉强的样子，蓬托以锐利的目光瞅我一眼，然后便哈哈大笑起来，并且叫道："我已经看出来了，朋友穆尔，我的老爷叔在你面前把我的行为说得一无是处，他自己给我荒唐地描绘了种种阴谋诡计和极其荒淫无耻的生活。你别那么傻，去相信他讲的哪怕只是一句话。第一！——你且好好地端详我，然后告诉我，你对

我的外貌持什么样的看法?"——我仔细审视年轻的蓬托，我觉得，他红光满面，从来没有这么神气，好看，他的服饰从来没有这么挺刮、文雅，他的整个身心从来没有这么和谐合拍。我公然向他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那好，"蓬托说，"那好，好穆尔，你大概相信，凡是鬈毛狗，总在糟糕的社会里奔波，过着下流的荒淫无耻的生活，这是真正的成系统的放荡行为，这里找不到真正的趣味和爱好，而只是出于无聊，如同许多鬈毛狗确实发生的情况那样——你大约相信，这样的一条鬈毛狗的外貌如同你在我身上看到的那样吧?你特别赞美我整个身上的和谐气氛。现在我不得不说教一番，我那脾气暴躁的叔叔错误百出，自以为是；你想想吧，你是一头懂得文学的雄猫，你对那种邪恶的生活方式特别斥责它们整个造形的不协调，你回答别人说:'在邪恶的事物上难道会有和谐统一的可能性吗?'——好友穆尔，你对我叔父的恶言诽谤一点也别感到奇怪。此人脾气大，吝啬，如同我别的伯父叔父那样，他把整个儿怒气都发泄到我身上，因为他 par honneur① 必须偿付几笔小小的赌债，我从一个香肠商人那儿借得了这笔钱，他容忍这种被禁止的赌博，常常用填料、谷物和肝(适于作香肠用)给赌徒们作重要的赌注。那老叔还一直想到某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的生活方式恰恰是很不光彩的，不过这个时期早已过去了，已经让位给了最出色的讲礼仪的时代。"

正在这一刹那间，路上来了个滑稽的小混蛋，他瞅着我，仿佛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这一类生物似的，这个最粗暴的狂妄自大者向我耳朵里大叫大嚷，然后攫取我早已伸出的尾巴，看

---

① 意大利语:为了荣誉的缘故。

来这尾巴不合他的心意。我直起身来进行对抗，蓬托这时也已经向不道德的饶舌者跳过去，把他踩倒在地，在他身上践踏了两三次，这样他就号啕大哭起来，把尾巴夹得紧紧的，赶紧跑开了，象一支离弦的箭似的。

蓬托出于好意和他诚挚的友谊给我作的证明，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想，这里用得上这句话："实际上他是个好家伙！"斯卡拉穆兹叔叔对我曾产生过怀疑，然而在蓬托身上要做到这点，从最好的意义上说，比别人有更多理由原谅他。据我看来，老人肯定是把他看死了，蓬托虽然轻佻，但从来没搞过阴谋诡计。这一切我都毫不隐讳地表示了，并且感谢他为我说了话，帮我作了辩护，我为此深表谢意。

"我高兴，"蓬托回答说，一面以他固有的方式，眨眨机灵的眼睛，向四周扫来扫去，"我高兴，好穆尔，这个咬文嚼字的老人没有把你引上歧途，而是使你认识了我的一颗好心。——是不是，穆尔，我来好好教育这个傲慢的青年？——让他长期牢记这一点。我今天一整天本来就注意到他了，这小子昨天偷了我一段香肠，他得为此受到惩罚。同时他也要为此受到报复，你从他身上经历了这种丑事，我用这种方式向你证实我的友谊，这是我非常乐意的；如同人们在谚语中常常说的，我要作到一箭双雕。——好吧，现在回到我们谈过的话题上来吧！——再一次仔细瞧瞧我，好雄猫，告诉我，你从我的外貌看，我真的一点儿明显的改变都没有吗？"

我仔细端详我的年轻朋友——啊，看了不下上千次啦，我现在才注意到他戴着银色的做工考究的项圈，圈上刻有字句：阿尔齐皮阿德斯·封·维布男爵。将军街四十六号。

"怎么，"我惊奇地叫道，"怎么，蓬托，你离开了原来的东家，

那位美学教授，你去投靠一位男爵了吗？”

“离开，”蓬托回答说，“我本来不想离开那位教授，而是他把我用脚踢，用手揍，把我赶了出来。”

“怎么会有这等事情？”我说，“你的东家本来对你和蔼可亲，为人忠厚啊。”

“啊，”蓬托回答，“这是一则愚蠢的、令人恼火的故事，这故事只能通过滑稽的偶然事件的特别赌博决定我的幸福。在这整件事上，要怪的只是我的愚蠢的好心，这玩意儿自然夹杂着一些虚荣的吹牛。我随时随地愿意给我的东家表示我的注意力和警惕性，我同时愿意把我的遭遇和教育，统统向他表明。因此我也习惯于事无巨细，哪怕有样小东西落在地板上，不等东家要求就主动向他报告。嗯！——你也许知道，洛塔里奥教授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有个如花似玉的妻子，她爱他爱得死心塌地。他毫不怀疑，她什么时候都能保证给他以抚爱，当他埋首在书本中准备讲课的教材时，她把一切家务全包了下来，一般她在十点半起身，她从不在十二点前离家，按照她的习惯，她从来不羞于和女厨子和收拾房间的女佣商讨种种家务，直至种种细节也不放过，有时给佣人发一周工资，为了不使超预算的工资过早地从钱袋里流出去，又不想惊动教授先生，她从自己的口袋先作垫付。这笔钱她从别人处借来，要付利息，她自己宁可缩衣节食，穿几乎不能再穿的旧衣服，戴几乎不能再戴的插有羽毛的帽子，星期天一些邻居少女看见女佣为她收拾整理这种旧帽子，无不因此感到惊奇。这样节省下来的钱用作干某种秘密行径和别一种娱乐的报酬。为了把家务料理得尽善尽美，这样一个可爱的家庭主妇不会受人非难地干了小小的蠢事（其实也根本算不上是蠢事），她的种种操心，全放在种种穿戴上面，常常是过时的式样，过

乙

时的东西上面；她最文雅的东西，最高贵的东西，其实并不文雅，并不怎么高贵，她一件衣服要穿三次再换，一顶帽子要戴四次才掉，一条土耳其式围巾在脖子要围个把月。相反，她对某种追求时尚特别反感，对置办高贵的衣服不屑一顾。如上所述，她常常吩咐使女给她整理修补衣帽。因为她是一位美学教授的太太，应该对美丽的外形有特别的敏感，这一点是用不到奇怪的。她的丈夫只能对此感到高兴，如果他公开谈出他对美的感受，他的妻子崇尚朴素，她把火样的目光停留在美丽的小伙子身上，有时甚至去追求这样的人。我时而注意到这个或那个知书达礼的年轻人，他来听教授的讲课，他们走过大学课堂，没进入课堂的门，而进入教授太太房间的门，轻轻地把门打开，又轻轻地走进房间去。我几乎不得不相信，这样走错门户，并非出于无心，而是另有企图的，或者至少没有人对此表示悔恨，因为没有一个人急于改正自己的错误，而是每一个走进房间的人，要在房里呆了好久方始出来，出来时带有笑盈盈的、满意的目光，仿佛他去访问教授夫人和听教授的美学课一样令人高兴，一样有益处。这位美丽的莱蒂娅(教授夫人就叫这个名字)我没有作特别的考虑。她在她房间里不怎么喜欢我，这也许有其理由，因为一头受过教养的鬈毛狗并不属于她那个地方的，这头狗奔跑起来每一步都会产生危险，在所有椅子上到处乱放的衣服会给弄脏，衣服上的黑纱花边会给扯碎。然而这个恶神却要教授夫人，有一次我一直闯进了她的闺房。——教授先生有一天在吃中饭时酒比平时喝多了，结果陷入了一种亢奋状态。他一回到家便一反常态，径直进入了妻子的闺房，我蹑手蹑脚地跟在后面，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兴趣驱使我跟着他一起穿过房门，到了里面。教授夫人穿着一身便服，衣服色泽之白可以和新下的白雪

媲美，她的整套衣服不仅表示了某种无忧无虑的状况，也表示最深湛的打扮的技巧，这种打扮的技巧深藏在简朴的服饰后面，好象一个隐藏的敌人对自己的胜利更有信心。教授夫人确实十分可爱，微醉的教授比平日更加强烈地感到这一点，他满怀恋情和狂喜，以最亲昵的名字称呼他的娇丽的爱妻，他以柔情蜜意给妻子一个又一个的吻，我没注意到教授太太身上清楚表现出来的某种心不在焉的样子和某种不安的厌恶。热情的美学教授越来越增长的温情使我感到不快和累赘。我记得了一种打发时间的老方法，我在地上到处寻找。教授正好怀着极大的兴奋高声叫道：'神圣、尊严、天上的女人哪，让我们——'我后腿走着舞步来到他身边，东寻西找，奉承讨好，如同每次面临这种场面我总要摇摇短尾那样。我在教授太太的沙发下面找到一只精工制造的橙黄色的男子手套。——教授呆呆出神地瞪着这只手套，仿佛从美梦中被突然吓醒过来似的：'这是什么？——这只手套是属于谁的？它怎么会到这个房间里来呢？'——他说着把手套从我嘴里拿走，仔细看看，拿到鼻子底下审视，然后又叫道：'这手套怎么会到这房间里来的？莱蒂娅，你说呀，谁在你这儿呆过哟？''你怎么啦，'娇丽、忠实的莱蒂娅带着没有把握的、窘迫的声调回答，这种窘迫她很想掩饰住，但是没有用，'你怎么现在也这样刁钻古怪，亲爱的洛塔尔，这副手套应该属于谁，又将属于谁呢？少校夫人来过这儿，临别时她没找到手套，她相信这手套是她在台阶上时丢失的。'——'少校夫人，'教授大怒地叫道，'少校夫人，那个样儿温柔多情的小妇人，她的整只手全伸进这手套里去了！——真他妈的见鬼，这儿爱打扮的人何其多哟？——因为这可诅咒的东西闻起来有香皂味道！——不幸的人哪，谁曾来过这儿，他那地狱里的罪恶的行径破坏了这儿的安宁，这是我的运气

吗?——不要脸的、罪恶滔天的女人!’

“教授夫人听了此话便晕倒在地。这时侍女和我走进房来，对这一幕夫妻生活中出现的不幸的戏文，怀有幸灾乐祸的心情，而且此次口角由我而起，我赶快跳出房间去。

“下一天，教授呆呆地在作自我反省；看来有一个思想在他的脑海里翻腾，他在苦苦思索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应该这样做！——这里指的是时而从他默不作声的嘴唇里情不自禁地漏出来的话。到了傍晚时分，他拿起帽子和手杖，我在一旁又跳又欢叫；他久久地瞪着我，眼里噙满晶莹的泪水，他用发自内心深处最沉痛的哀伤声调说：‘我的好蓬托！——忠实、正直的灵魂！’——接着他匆匆地走到门前，我紧紧地跟在他后面，我决心用现成的各种机会和技巧，使这个可怜的男子高兴起来。就在大门口，我们碰上了男爵阿尔齐皮阿德斯·封·维布，这是我们城里最文雅的绅士之一，是个漂亮的英国人。男爵一见教授，便赶紧奔到教授的身边问起教授的近况，然后又问起教授夫人的情况，教授在恍惚之中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事实上，天气真热哪！’男爵说，然后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块绸手绢，但就在这同一动作中把一只手套带了出来，按照惯例这只手套得由我去把它衔回来。教授急急忙忙把那只手套从我嘴里夺去，大声叫道：‘这是您的手套吗，男爵先生?’——‘一点不错，’男爵回答说，对教授的气势汹汹的架势感到纳罕，‘一点不错，我相信，我把它从外衣口袋里带出来的时候，鬈毛狗就把它捡了起来。’——‘我能把，’教授以断然的口吻说，同时把我从教授夫人房间里沙发下面找出来的那只手套递给对方，‘我能把您昨天丢失的一只手套递给您，和您的那只手套配对，心里实在高兴。’

“没等跨进房间来的男爵作出回答，这位教授发疯似地跑

掉了。

“我当然注意，不再跟教授走进他忠实的妻子的房间，因为我估计一场暴风雨快要来到了，这场发作在走道上也能听得见。我就躲在走道的一个角落里窃听，也很希望看看教授在大发脾气的时候，面孔是涨得怎样火红火红的，侍女此刻走到房门口，然后她还想大着胆子讲几句俏皮话，但是这个时候教授飞也似地奔出屋子去了。直到深夜，教授才气急败坏地回到他的房间。我通过轻轻的呜咽之声，对他的厄运表示深切的同情。于是他搂住我，把我紧紧按在他的胸口，仿佛我是他最亲密的挚友似的。‘善良、忠诚的蓬托，’他带着十分悲切的声调说，‘忠诚于人的感情充沛的你，只有你把我从恶梦中惊醒过来，这个梦不让我认识我的耻辱，而你使我摆脱了一个狡猾女人强加给我的桎梏，我重又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了！蓬托，我该怎样感谢你啊！——决不——你决不应该离开我，我要象对我的最忠实的挚友那样保护你，看顾你，当我想着我的厄运并感到怀疑的时候，只有你来安慰我。’

“这种表达高贵的感激之意的动人表示给一位厨娘打断了，她脸色煞白地冲进屋来，给教授带来了可怕的消息，说教授的太太痉挛发作，样儿可怕地躺在床上，她精神快失常了。教授便飞快地奔了出去！

“有好几天我几乎没有和教授见面。本来由我主人亲自调制的食料，现在由厨娘送来。这个厨娘说话唠叨，令人讨厌，她心眼儿又坏，勉勉强强地给我一点儿肚子也填不饱的食料，这跟往日的美餐不可同日而语。有时她完全把我忘了，我不得不在善良的熟人那儿乞讨一点儿，有时也去搞点捕获物，只是为了解决肚子饿而已。

“有一天，我又饿又困，垂下双耳，在屋里走来走去，教授终于对我稍稍注意起来，‘蓬托，’他微笑着叫道，他的样子完全象明媚的阳光，‘蓬托，我忠实的老朋友，你到底躲在哪儿啊？我那么久没有看到你了！我相信，人们完全和我的愿望相反，把你撂在一边，没有好好给你食料吃吧？——嗯，来吧，只管来吧，今天你又应该得到我自己为你准备的饭菜了。’

“我跟着这位好心的先生进入餐室。教授太太象一朵盛开的玫瑰花，而她的丈夫满面红光，她冲着他过去。两人相亲相爱如同往日，她称他：‘英国人，’他可叫她：‘我的小耗子，’他们与此同时相互拥抱、接吻，象一对雉鸠。看见他们这副情景，实在叫人心里高兴。这位娇丽的教授太太从来没有这么亲切友好过，善良的穆尔，你可以想象，我生来热情，我懂得对人要有礼貌，举止文静。——谁能估计得出我的命运如何！要把这所有的阴谋详详细细地叙述出来，这在我是困难的。我的敌人就这样跟我开玩笑，以便把我打倒在地。尤有甚者，他想把你弄得精疲力竭。我想局限于提出几点，这几点会给你显示一幅关于我的不幸处境的忠实的图画。——我的主人自己在吃饭的时候，习惯于在吃饭间炉边的一个角落里亲自给我一份汤、一份蔬菜和肉，我文文静静地吃饭，不弄脏任何地方，连地板上的最小的油渍也不让露出。一天中午，我几乎还没有接近那个钵头，我发现它已经被砸得粉碎，这使我吃惊不小，钵内的脂油已经油污了漂亮的地板。教授对我大发脾气，而且破口大骂，我没注意到教授太太想请我原谅这一切，但是我从她那苍白的脸上看出了这种内疚的痛苦心情。她认为，那一块沾满油渍的可恶的地方如果揩不掉，那么可以用一把刨子把它刨掉，或用新板来代替这块沾满油渍的地板。教授对这种修理地板的方式表示深恶痛绝，他已经

听见年轻的木工刨木板、敲锤子的声音。这是教授太太所表示的最深切的歉意。这种道歉使他才真正感到我的那种所谓笨拙，除了用上面已讲到的破口大骂以外，还给了我几记响亮的耳光。我站在那儿，意识到自己的清白无辜。我惊得手足无措，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想的是什么，应该说什么。——当这样相同的情况两次三次在我身上发生时，我方始注意到这种阴谋诡计！——人们在我面前摆上几只破碗，这几只碗只消轻轻一碰，便会碎成上百块。主人不容许我再呆在屋里，我在户外才能吃到厨娘给我安排的食料。可她给的东西只有一点儿，我仍饥肠辘辘，出于无奈，我有时不得不去寻找几块面包，抢几根骨头。这样，每回都要闹出巨大的响声，我不得不因为这种自私的偷窃而受到谴责。这一切只能说是为了满足最迫切的生理上的需要。事情可能变得更糟！——厨娘大声诉苦，说她的厨房里被偷走了一条顶呱呱的羊腿，这羊腿肯定是我偷走的。这事情在教授看来是家里出现的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教授认为，他平日从没注意到我是喜欢偷窃东西的，再说我的偷窃器官也没有训练好。我偷吃了一整条羊腿而不露一丝痕迹，这也是不可想象的。——人们想跟踪追寻——在我的窝巢里找到了羊腿的残余部分——穆尔！你瞧，我用爪子按在胸口向你起誓，我是完全无辜的，我从来没转过念头要去偷那只烤羊腿，然而我无辜的誓言有什么用呢，因为证据是不利于我的！教授参加了我的一次远足，看到他的好意被我曲解以后，他的怒火燃得更旺了。我被痛打了一顿。——教授也在事后使我感到了他对我的厌恶。而教授太太对我更加亲热，抚摸我的背脊，这是她从来没有干过的。甚至时而给我一口好吃的东西。我怎么能把这一切看作是一种伪君子的欺骗行为呢，不过这一切不久自会明白。——餐室的门打开

了，我空着肚子充满渴念地向里面张望，痛苦地回忆起从前那段美好的时光，那个时候烤羊肉的甜丝丝香味在空间散发时，我带着恳求的神色向教授望望，这并不是完全徒然的。如同人们喜欢说的，我可以闻闻香味。于是教授夫人叫道：‘蓬托，蓬托！’她的美丽的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夹着一块美味的烤肉向我推来。也许因为我胃口极好，热情过分，我稍微猛烈地吞食了我需要吞食的东西。然而我没有去咬噬教授太太的粉嫩的白手，这点你可以相信我，好穆尔。然而教授夫人大声叫道：‘恶狗！’仿佛四肢无力地瘫倒在安乐椅里，我一瞧大吃一惊，太太的大拇指上真的滴下了几滴血。这时教授大发雷霆；他揍我，用脚踢我，残酷地折磨我，虐待我，要不是我赶紧跑出门去逃了这条命，那我今天也不会和你，我的好心的雄猫坐在这儿门前晒那可爱的阳光了。再要回去那简直不可想象。我看得很清楚，因为由男爵的那只手套而引出的麻烦，使得教授夫人蓄意在我身上报复，要反对这种恶毒的诡计我是无能为力的，我下定决心马上去找一位新主人。饥饿和忧伤使我显出一副可怜相，我情不自禁地害怕我到哪儿都会给人撵走，要不然，我那善良的天性赋予我的有用的才干能够使我容易对付这种局面。我可怜巴巴，因担心找不到食料而受尽折磨地偷偷来到一家人家的大门口。我瞧着男爵老爷阿尔齐皮阿德斯·封·维布，他走在我面前，我不知道我怎么忽然产生了主动为他当差的念头，也许这是一个危险的想法，我想利用这种方法抓住机会向那个忘恩负义的教授进行报复，后来事情也真的这样实现了。——我走着舞步接近男爵，等着他，当他用几分善意的目光向我注视时，我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跟着他到了他的寓所。‘您瞧，’他对一个年轻人说，他叫这个人内室侍役，他本来是不大注意其他的仆从的，‘您瞧，弗里德里希，这条

怎么样的鬈毛狗紧跟着我不放。只是希望它长得更美一点！’可弗里德里希和他相反，称赞了我的外貌和我的可爱的躯体，他说，我一定受到了我主人的虐待，所以才会离开他。他又补上一句，这鬈毛狗完全出于自愿才这样做，这种狗往往是些忠心、可靠的畜生，这样男爵不得不把我收留下来了。由于弗里德里希的关照，我也就不注意自己的灰溜溜的样子，看来男爵仍然不怎么特别注意我，他只是出于万不得已才让我陪着他散步。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们是在教授夫人的一次散步时相遇的。——善良的穆尔，你要认清一条真诚的鬈毛狗的善心好意——是的，我就是想这么说——我愿意作出保证说，虽然教授夫人给我制造了不少麻烦，可我重新见到她时，心里充满了莫大的欢乐。——我跳到她面前，欢快地叫了几声，用尽各种可能的方法让她知道我内心的快乐。‘瞧，蓬托！’她叫道，抚摸我的身子，郑重其事地瞧着封·维布男爵，而男爵这时正好站停不动。我跳回到我主人那边，他跟我亲亲热热。看来他在动一个特别的念头；他多次接连喃喃讷讷了好一阵，好象在自言自语：‘蓬蓬！——蓬托，要是有这个可能的话，那就好了！’

“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个游乐场所；教授夫人和她的客人坐在那里，然而亲爱的善良的教授先生并不在场。离此不远坐着男爵维布，这样他就不会受到别人的特别注意，而这些人常常受到教授夫人的注意。我向我的新主人作了自我介绍，窥伺着他，同时我把尾巴轻轻摇动，作出我仿佛在等他发布命令的样子。‘蓬托，’他重复道，‘蓬托，要是有这个可能的话，那就好了！——嗯，’他稍稍沉默了一下后补充说，‘嗯，问题是要试一下！’——说着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张小纸条，用铅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把纸条卷拢，插在我的颈圈上，指着教授夫人轻声地叫

道：‘蓬托——过去！’——我要不是一头比我实际上更加聪明、机智的鬈毛狗，我无法一下子猜出主人的一切心思。于是我立刻走到坐着教授夫人的桌子边，装得好象我对桌上的美丽的蛋糕颇有胃口。教授夫人就是友好的象征，她一只手递蛋糕给我的时候，另一只手抓我的颈圈。我感觉到她把纸条从我颈圈中抽出。不久以后她离开人群，拐进一条小道。我跟着她不放。我看见她起劲地念男爵在纸条上写的那几个字，又看见她从一个针织匣里掏出一支铅笔在同一个纸条上写上几个字，然后把纸条重新卷拢。‘蓬托，’她接着说，并用狡黠的目光注视我，‘蓬托！你是一条聪明的很懂人性的鬈毛狗，你能及时把回音捎去！’——于是她把小纸条塞进我的颈圈，我一点儿也不敢疏忽，以最快的速度奔到我主人那儿。他立即猜出我把回音捎回来了，因为他马上从我的颈圈下面掏出纸条。——教授夫人写的几个字一定给人安慰，令人愉快，因为男爵的眼睛里闪发出欢快的光芒，他喜出望外地叫嚷：‘蓬托——蓬托，你是一条了不起的鬈毛狗，我的福星把我带到了你的地方。’你可以想象，好穆尔，我这一乐乐得可不小，因为我看出，按照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一定会大大地受到我主人的恩宠。

“我在这种欢乐之中，几乎自发地想要各种可能办到的巧妙的技艺。我象狗那么说，象狗那么死，象狗那么复活，不要犹太人的一块白面包，宁愿大口吞咽基督徒的面包等等。‘一条受过与众不同的教育的狗！’坐在教授夫人一边的老妇人冲着我们喊道。‘受过与众不同的教育！’教授夫人的回答好象是一种回声。——我想只给你讲短短的一段，好穆尔，上述交换信件的方法一直由我在办，今天还由我在办，要是教授正巧外出，我有时甚至把便函送到教授屋里。不过有时候在朦胧的傍晚时分，男爵

老爷阿尔齐皮阿德斯·封·维布偷偷地去找娇丽的莱蒂娅，这样我就守在屋门前大声吠叫，让教授先生只能在远处望上一眼，我的主人跟我一样，嗅出了敌人就在附近，因而就避开他。”

我觉得，我不能同意蓬托的这种行为，我想到已经作古的穆齐乌斯，想到我自己在任何一根颈圈前就会不寒而栗，这种情况使我明白清楚，一颗诚实的良心，其举动象正义的雄猫，不屑于给人们拉皮条。我的这一切意见毫不遮掩地告诉了年轻的蓬托。可蓬托冲着我哈哈大笑，并认为雄猫的道德观极为严格，我自己是不是太过分了，这也就是说，我做了一点事，无法给狭窄的道德抽屉盛下。——我想念米娜，并且一言不发了。

“第一，”蓬托继续讲下去，“第一，我的好穆尔，这是一种极为普通的经验之谈，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他的命运，他可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办事；你作为一头受过教育的雄猫，其余的东西你事后可以在一本很有教育意义、风格新颖的书里念到，这本书的书名叫做«Jacques le fataliste»①，根据永恒的判决决定，美学教授洛塔里奥先生，——不错，你是理解我的，好雄猫，但是教授通过如同值得注意的手套的故事那种方式，获得更多的荣誉，写一点这方面的东西吧，穆尔——教授决意证明由自己的气质所培训的职业而获得的大勋章，这种勋章许多男子都佩戴，庄严非凡，落落大方，可他们不知道其原因。洛塔里奥先生本来会完满地尽到他的职责，如果世界上没有阿尔齐皮阿德斯·封·维布，没有蓬托的话。洛塔里奥先生要是受到我的别的更好的对待吧，而不是我投入他的敌人的怀抱？——接着男爵也找到了另一种方式和教授夫人互通默契，同样的损害来到了教授身上，而给我

① 法语：«宿命论者雅各»。系狄德洛一七九七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也没带来任何利益，我现在真正感觉到男爵和娇丽的莱蒂娅的暧昧关系。我们鬈毛狗决不是那种过于严酷的道学家，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生物，要不然在我们的一生中应该对匮乏的好口粮不屑一顾。”

我问那个年轻的蓬托，他在阿尔齐皮阿德斯·封·维布那儿当差是否得到了应得的利益，事实上这一点很重要，它能补偿不愉快的压抑的心情和与此相联系的受奴役的创伤。我明白地告诉他，正是这种奴役对一头怀有永不熄灭的自由思想的雄猫来说，不得不存在反感。

“你说话，”蓬托微笑着傲然地回答道，“你说话，好穆尔，可以根据你的理解，或者根据你对较高级的生活关系完全缺乏经验的理解而说话。你不知道一个如此风度翩翩的有教养的男子的宠儿应该叫什么，而这个男子又是货真价实的男爵阿尔齐皮阿德斯·封·维布。因为一个时期以来我很聪明伶俐，做事勤恳，已经成了他的最大的宠儿，这一点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哦，我的热爱自由的雄猫。给你简短地描绘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将使你生动地感觉到我眼下的处境是多么愉快、舒服。——每天早上我们（也就是说我和我的主人）起身不太早，但也不太晚；这就是说，约摸十一点钟敲响起身。——我起身时情不自禁地注意到我的柔软的窝棚离男爵睡的床不远，我俩打起鼾来你应我酬，此起彼落，十分协调。忽然一旦醒来便想知道谁打过鼾。——男爵拉拉铃，内室侍役立即出现，他给男爵送来一杯巧克力牛奶饮料，给我送来满满一磁钵优质甜咖啡外加鲜奶油。我象男爵那样胃口很好，把咖啡一饮而尽。早饭后我们彼此嬉耍了半个小时，这种可爱的活动不仅有益于我们的健康，而且也振奋我们的精神。要是天气好，男爵惯于在打开的窗口观望外面的景色，用

望远镜仔细观察行人。要是过路行人不多，男爵还有一件趣事可干，他能连续干上一个钟点不会感到疲倦。事情是这样：男爵的窗子下面铺着一块石头，这石头有一种特殊的红色，显得与众不同，在这块石头中央有一个裂开的小窟窿。男爵开始向窟窿吐口水，要使口水正好落进窟窿。男爵持续不断地作过多次练习，终于使他敢于和人打赌，吐口水三次，第三次吐中窟窿。就这样他赢得了多次比赛。他干完这件趣事之后，梳妆打扮的极重要的时刻来到了。他细心梳理鬈曲的发束，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不需侍役帮忙，单独一个人把围巾的结子打得十分艺术化。由于这两桩困难的事情要费去很多时间，于是弗里德里希便利用这段时间也给我梳妆打扮。这也就是说，他把我浸泡在温水之中，给我洗涤皮毛，梳理剪毛师给我在恰当的地方留下的长毛，他用一把极狭窄的梳子梳了又梳，给我套上漂亮的银色颈圈，这颈圈是男爵在发现我的良好品德时立即加给我的荣誉。随后的不多时间花在文学艺术方面，这也就是说我们上餐厅或咖啡馆，吃牛排或猪排，喝一杯马德拉白葡萄酒，浏览最新出版的杂志和报纸。接着开始午前的各类访问。我们拜访了这个那个著名的女演员，女歌唱家，当然也有女舞蹈家，把日间的新闻，但主要的是把昨晚某人首次登台的经过秘密地告诉她们。值得注意的是，男爵阿尔齐皮阿德斯·封·维布懂得以熟练的技巧改编他的消息，以保持士女们的良好情绪。没有一个敌人或至少一个对手能够成功地享有即使是那些著名女艺术家的一部分荣誉，他刚才正好在这些女艺术家的闺房里作过拜访。——她们对这些失败的可怜虫嗤之以鼻，大加嘲弄。因为真正持久的令人注目的喝彩是无法保持沉默的，这样男爵又善于端出骇人听闻的有关士女丑闻的新故事，这类故事既为好事之徒所竭力搜集，又容

易广为传播，这样，有关的毒素可以过早地坑害桂冠上的花朵。——而最精采的访问是在伯爵夫人A处，男爵公主B处，公使夫人C处等等。这样的四出拜访直到下午三点半才结束；到了这个时候，男爵才料理他自己的事务，到了四点方才能够安安心心地用中餐。按照常例，又在一家餐馆里进餐。饭后我们上咖啡馆，也打一局弹子戏，如果天气允许，接着作一次小小的溜达；溜达时我总是步行，男爵有时可骑马。接着上戏院的时刻来到了，男爵从来不肯错过看戏的机会。据说他在剧院里将扮演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不仅把舞台和出场的艺术家的各种关系告知观众，而且也把观众的有关的赞美和指责整理出来，以期把观众的兴趣纳入正确的轨道。他对此感到有一种天然的使命。因为人们不公道地绝对不容许我这个族类中的文人雅士跨进剧院的门槛，所以在上演的几小时里，我跟我亲爱的男爵彼此分开，我只好自己独个儿逗乐。事情就这样分头进行，我就利用灵猩、英国猎犬和别的上等人物作靠山，——关于这你日后会知道，好穆尔！——戏散场我们又上一家餐馆里用饭，男爵在愉快的社交活动中情绪特别高。这就是说，大家说话，大家欢笑，大家凭荣誉起誓认为一切都很美妙，没有人知道自己讲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笑什么，凭荣誉起誓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称得上美妙。这里面作为交谈的精华的，便是象我主人那样的信奉完美学说者的整个社会生活。但有时男爵也在深夜去参加这个那个集会，据说那儿气氛融洽，会开得十分精采。但是关于这方面我却一无所知，因为男爵从来不把我带到那种场合去，这里面也许有他的种种原因。——关于我在男爵眠床附近的柔软的窝棚里酣睡一事，这我早已给你讲过了。好雄猫，不过你现在自己承认，根据我在这儿详尽描述的生活方式，那个悒悒不欢的、变得

粗野了的老叔叔也能对我进行控告吗？说实在的，我已经向你承认我不久以前在合适时机作了种种谴责。我周旋于下等社交场合，我对下述一种情况特别感到兴趣，我到处钻营，特别是在婚礼酒席上我当了不速之客，突然登门，不请自来，我搜集毫无用处的丑闻。这一切的出现并非由于准备作荒唐搏斗的纯粹的推动，而只是由于缺少较高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教授的家里我曾受到过熏陶，而在当前的状况中我是无法获得的。现在这一切都有了改变。不过嘛，我在注目谁呢？——那儿走着男爵阿尔齐皮阿德斯·封·维布！——他在向四周找我——他吹口哨了！——A revoir！① 好友！”

蓬托象闪电那么迅速地奔向他的主人。如果允许我作比较的话，男爵的外表完全符合蓬托关于他所作的描绘。——他个子高大，身材既不修长，也不是骨瘦如柴。服式，姿态，行路，表情，一切可以看作刚过时的时髦的原型，但是这种时式近乎幻想，赋予他整个外形以某种罕见的富有冒险精神的东西。他手里拿一根又细又小的手杖，一头有个钢制杖头，他多次让蓬托跳到杖头之上。在我看来这样干也有点儿屈辱，然而我不得不承认蓬托要跳得那么高，确实需有高度的技巧和气力，和一种优美的姿势结合在一起，这样一种姿势我确实从来没有在他身上注意到过。此外，男爵挺起胸脯，缩紧身子，两腿叉开迈着奇特的、趾高气扬的步伐继续朝前漫步，蓬托则弓起身子一跃一跳，姿势优美，时而朝前，时而跳到男爵身边，和主人并排前进，若在路上遇到同伴，它只能作简短的招呼，还带着一些傲气，嘴里嘟哝几句，话儿虽然听不清楚，然而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猜想，我朋

---

① 法语：再见！这里 A 疑是 Au 之误。——译者

友蓬托指的是较高的文化，我试图尽可能把它表达清楚。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或者毋宁说，我的努力全都白费。

后来我看清，所有难题，所有本着这种精神组成的理论，在某些事物上失败了，只有通过活生生的实践才能获得这方面的知识；他们两个，即男爵阿尔齐皮阿德斯·封·维布和鬈毛狗蓬托，在上等社会里所获得的较高的文化可就是属于这某些事物的。

男爵阿尔齐皮阿德斯·封·维布在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用长柄眼镜仔细审察我。我似乎觉得，我在他的目光里看出了好奇和怒意。也许是他看到蓬托和我交谈了心里有点不高兴吧？我胆怯起来，我便急匆匆地走上楼梯去。

为了尽责，我现在应该完成我写的那份自传，重新描绘我的心理状态，我除了利用几首精美的诗歌来表达以外，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方法，这些诗一个时期以来我还感到满意，如同人们惯常说的，这是从我毛皮大衣的袖子里抖出来的东西。我要——

(废纸)"——用这种单调、可怜的玩意儿浪费了我一生中部分最美好的时光。——如今你在哀叹了，老傻瓜，你如今控诉你曾顽抗过的命运！——那些高贵人士和被你嘲笑过的这整个世界跟你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把他们看作傻瓜，甚至看作是最最傻的人！——你得不断地干手艺，干手艺，制造风琴，而不是扮巫师和预言家。——他们本来不该从我这里劫走她，我的女人该留在我身边，我在工场里是个干练的工人，强壮的伙计在我周围东敲西打，我们在工场里干活，谁也听得见看得清，周围别的就不是这样。——希阿拉啊！——本来也许活泼的男孩搂着我的脖子，漂亮的小女儿坐在我膝盖上摇晃。——真他妈的见鬼，是什么东西妨碍我此刻离开这儿，到天涯海角去寻找我那失去了的妻

子!”正在自言自语的亚伯拉罕师傅说到这儿,便把他已经开始做的自动装置连同所有工具扔到桌子下面,他跳起身来,跨着大步走来走去。——这时他的脑袋里一直想着希阿拉,真是无时或释,他从内心发出了悲痛的呼声。如同当时他和希阿拉开始他的较高级的生活时那样,现在那种顽执的在共同生活中萌发的不满情绪也离开了他。当时的不满情绪是因为他不屑一顾他的手艺,而敢去操练真正的艺术而产生的。——他打开泽韦里诺的书,久久地呆看着妩媚的希阿拉。好象一个患梦游症的人,他外在的感觉已经被剥夺,他只能按照内在的思想机械地行事。亚伯拉罕师傅于是走到放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只木箱边,他把装在箱里的图书什物出清,打开箱子,取出玻璃球,以及那架作秘密实验用的机器连同那个隐身女郎,然后他把玻璃球缚定在一根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的细丝线上,他把整个房间布置得象一个秘密的神喻宣示所。等到一切安排妥当以后,他才从蒙胧恍惚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对自己已经开始了的工作感到惊异。“啊,”他大声悲叹道,这时他已筋疲力尽,十分绝望地瘫倒在靠背椅中,“啊,希阿拉,可怜的失去了的希阿拉,我将永远不再听到你的甜蜜的声音,这声音深藏在我的心坎里。世界上再也没有安慰——除了坟墓什么希望也没有了!”

由于玻璃球在空中荡来荡去,有旋律的声音时有所闻,仿佛微风轻拂竖琴弦。但不久这种声音变成了字句:

“生活还没有逝去,
安慰和希望还没有消失,
最虔诚的思想能干什么,
沉重的誓言会把它结合?

师傅！拿出勇气来！——你会变成强者，
你瞧瞧那个逆来顺受者，
她创伤最深，
痛苦会使你赢得收获。”

“哦，你大慈大悲的老天，”老人双唇哆嗦着悄声地说，“从上天向下跟我讲的就是那个逆来顺受者；她不再变成人形，漫步在活人中间！”——那种有节奏的声音再次响起，但这会儿更轻，更远：

“苍白的死神不理解，
情侣们的心情；
晚霞还照亮
明晨就要气馁的人。
解除你一切苦难的，
是不久为你敲响的钟声；
永恒力量提供你的，
你要敢于大胆去完成。”

声音强烈地响起，重又逐渐减弱，甜蜜的声音把睡神引到身边，睡神把这位老人庇护在他的黑翼之下。但是逝去了的幸福的梦象一颗美丽的星星，在黑暗中光芒四射。希阿拉又依偎在亚伯拉罕师傅的胸口，他俩重又变得年轻、幸福，没有一个阴暗的鬼神能把他俩爱情的天空抹上一层乌云。

如同本书出版者必须让亲爱的读者注意的那样，雄猫在这儿又撕掉了几页废纸，在这个故事中原来已有许多空缺，这样一

撕，又多了一个空缺。根据页码来看，只缺八栏，这八栏看来没有多大重要内容，因为接下去的几页还似乎在叙述前已讲过的东西。接下去的内容是这样说的：

——不允许再等待了。国君伊雷瑙斯还是一切意外事件的死敌，特别是需要他个人对这事件作深入调查的时候。如同他在碰到这类棘手事件时所惯于干的那样，他需要双份鼻烟，他以有名的所向披靡的腓德烈大帝的目光瞪着王家猎吏，并且说：“勒布雷希特，我相信，我们是患梦游症的人，能看到幽灵，会引起不必要的骚动吧？”

“国君陛下，”王家猎吏从容不迫地回答，“您让人把我撵走，象撵走一个正式的无赖，虽然实际上并非象我所讲的那样一字不差。我风趣而随便地重复一遍：鲁佩特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

“怎么，”国君勃然大怒地叫道，“怎么，鲁佩特，我那忠心的老管家，他为王家服务了五十年，从来不让一把锁锈牢，或者在开关时失灵，这样的人会是一个流氓吗？勒布雷希特！——你鬼迷了心窍。你发了疯！天晓得，真混帐——”

国君象往常一样，一意识到自己在骂人，便住口了，骂人和王家的礼仪背道而驰。王家猎吏利用这一刹那时光，想滑脚溜走：“国君陛下容易发火，骂得这么难听，但是对这样的情况我又不能闭口不说呀，我不想作任何强调，让事实来说明问题。”——“谁火气大，”国君从容地说，“谁骂人？——笨蛋才骂人！——我要你给我用三言两语说明全部真相，好使我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向我所有的顾问和咨询人员传达，从而进行详尽的讨论并决定下一步采取的措施。鲁佩特真是个流氓吗？这样吧——嗯，下一步自会得出结论。”

“如同上面所说的，”王家猎吏开口说，“昨晚上我给尤丽亚小姐掌火把照路，一个家伙早在这儿东游西荡好一阵子了，此刻他早已从我们身边潜行过去。‘站住，’我心里这样想道。‘这魔鬼就会给你当场抓获，’我把亲爱的小姐送上楼以后，便熄掉火把，一个人在黑暗中观察。没过多久，就是这个人从矮树丛里窜出来，轻轻地敲一所屋子的门。我小心翼翼地潜行过来。这时屋门开了，一个姑娘从屋里走出来，这不速之客就跟着姑娘溜进屋去。姑娘是南妮，您认识她，国君陛下，咨议夫人的美丽的南妮！”

“Coquin①，”国君大叫道，“头戴王冠的人，从来不谈美丽的南妮，不过还是谈吧！——你讲下去，mon fils.②”——“是的，”王家猎吏便往下讲，“是的，这美丽的南妮，我本来根本不相信她这种愚蠢的交际往来。——这么说，别的啥也不是，他们只是简单的谈情说爱，我心里这么想；旋即我觉得恐怕不会这么简单，也许这后面还有什么别的名堂。于是我站在屋子附近。过了好一会儿，咨议夫人回家来了，她刚跨进家门，楼上边有一扇窗子打开了，那个不速之客以令人不能置信的灵活程度从窗子里往外跳，他正巧跳进了美丽的丁香和紫罗兰丛中，这些花被栅栏围了起来，亲爱的尤丽亚小姐亲自小心地照料它们。园丁大诉其苦；他在外边带着花盆的碎片，想亲自来向您陛下告状。我可不让他进来，因为这家伙一清早就喝醉了酒。”——“勒布雷希特，”国君打断了王家猎吏的话头，“勒布雷希特，这看来是一种拙劣的模仿，因为同样的故事在莫扎特先生的歌剧《费迦罗的婚

① 法语：坏蛋。
② 法语：我的儿子。

礼》①中出现过，这个剧我在布拉格曾经观看过。你还是忠实于事实真相吧，猎吏！”——“即使，”勒布雷希特接下去说，“即使是一个音节我也不会更改，我愿起誓来加强我的决心。——话说那家伙摔倒在地，我想这一回我可以抓住他了；然而这家伙象闪电一般迅速爬起，便一溜烟地逃走了——上哪儿去呢？您一定想得到，国君陛下，他逃到哪儿去了呢？”——“我怎么也想不出来，”国君郑重其事地回答道，“你别随心所欲地想出一些问题来刁难我，猎吏！你还是平心静气地把故事讲讲完，然后我会思考这一切。”

“正好，”猎吏接下去讲，“这个人正好朝一向不住人的亭榭逃去。是的——那儿不住人！——他一敲亭榭门，里边忽然亮起了灯光，是谁从里面走出来呢，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干净、体面的鲁佩特先生，不速之客跟着他进屋去，屋门又重新锁上了。您瞧，国君陛下，鲁佩特和陌生的危险的客人有来往，这些客人蒙住面孔肯定不干好事。谁知道这事究竟为了什么，连我们国君陛下在这儿安静、太平的齐格哈兹宫廷也有可能遭到坏人的威胁。”

因为国君伊雷瑙斯把自己当作是至高无上的王家成员，所以有时他也会梦见各式各样的宫廷的阴谋诡计。猎吏刚才最后讲的话使他心上感到极为沉重，他沉思了一会。“猎吏，”他接着睁大眼睛说，“猎吏！你说得对！陌生人在这儿东游西窜，你带着火把在亭榭那儿看见，这件事是十分可疑的，比初次出现

---

① 在莫扎特的同名歌剧第二幕第七场中，侍童切鲁宾从伯爵夫人的房间窗子里跳出去，蹲在下面的丁香花花床上，弄得园丁安东尼向伯爵诉苦，说他的花床给人毁了。这里国君说拙劣的模仿，就是讲王家猎吏向他报告的故事，是模仿上述歌剧中的情节。

时更加可疑。——我的生命放在上帝手里！不过我周围有许多忠诚可靠的仆人，要是有那么一位为我而牺牲了，那我一定会接济这人的家庭，不会忘记他的家人！——请你把我的这个想法在我的臣属中传开，好心的勒布雷希特！——你要知道，国君的一颗心是无所畏惧的，也不怕死，但我对人民也负有职责，我得为人民好好保养自己，特别是在王储还未成年的时候。因此没有粉碎亭榭里的阴谋以前，我是不愿离开王宫的。——林务官应当把后备猎兵连同所有其他林中工作人员一起召集拢来，把我管辖下的所有人员全都武装起来，立即包围那个亭榭，严密封锁城堡。这事由你去办，好心的勒布雷希特。我自己佩上长猎刀，你替我在双铳枪里装上子弹，但你别忘了预先上好保险栓，免得发生意外。一旦冲击亭榭的房间开始，你就派人把消息告诉我，这就迫使那些叛乱分子投降，这样我能回到内室里去。在把俘虏带进宫里来以前，先要对他们进行彻底搜查，不使一个人滑脚——然而，你的意见如何，你干吗这样瞪我，你笑什么，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勒布雷希特？”

“唉咿，”王家猎吏回答，神色狡黠，“唉咿，国君陛下，我只是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让林务官把他的手下人召集拢来。”

“干吗不呢，”国君问道，面有怒意，“干吗不呢？我认为很有必要，你是我下级，你要对抗我吗？——危险在迅速增长！真是千钧一发——勒布雷希特，赶快上马——林务官——他的手下人——装好子弹——他们应该火速上阵。”

“他们，”王家猎吏说，“他们可早在那里了，国君陛下！”

“怎么——什么！”——国君叫道，惊诧得连嘴巴也合不拢来。

“已经，”猎吏接下去说，“天刚亮的时候，我已经在林务官那

儿了。亭榭已经给团团围住了，连一只猫也休想跑掉，一个人更不用说了。”

“你是，”国君激动地说，“你是一个出色的猎手，勒布雷希特，你是王家的忠实臣仆。你如救我脱离这种危险，你定能得到一枚勋章，这种勋章将由我亲自设计并让人用银子或金子铸造，根据冲击亭榭人数的多寡而铸造多少枚勋章。”

“请容许我，”猎吏说，“请容许我说一句，国君陛下，这样咱们马上就可动手。这也就是说，我们打进亭榭的大门，把住在里面的坏蛋统统抓起来，这样一切都会过去。是的，是的，那个常在我身边滑脚溜走的家伙，原来是这么一个跳窗的‘能手’，这个可诅咒的家伙，他在那边亭榭里不请自来，自动住进里面去，我要抓住这个家伙，这个恶棍，这个打扰尤丽亚小姐的恶棍！”

“哪个恶棍，”本聪咨议夫人问道，一面她走进了房间，“哪个恶棍打扰了尤丽亚？您在讲什么，好心的勒布雷希特？”——国君庄重、稳健地迈着步子，仿佛某个碰到一个庞然大物的人，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背了来，国君向本聪夫人迎来，他抓住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握了一握，然后用很柔和的声音说：“本聪！连在最岑寂、最深沉的隐蔽所在，居然也有危险在跟随国君。——这是国君的命运，心灵的所有宽容和善良都无法在带有敌意的恶魔面前受到保护，这恶魔在心怀叛意的奴才心里燃起嫉妒和统治欲！——本聪，最凶恶的叛卖抬起它蛇样发束的美杜萨脑袋反对我，您一定看出我处在千钧一发的危险之中！——但是不久灾难的时刻便要来到，我也许要马上感谢这个忠诚的人救了我的生命和我的王位！——要是他们作出了另一种决定——那我也只好听天由命。——我知道，本聪，您把反对我的意见藏在心里，这样，我就象一位德国诗人的悲剧中的那个国王；公主海德维迦新

近破坏了我的一次茶话会，她意味深长地高呼：‘我什么也没有失去，因为您仍然是我的！’——您吻我吧，好本聪！忠实的马尔馨，我们今天是老朋友，明天仍然是的！——善良的上帝啊，我心灵恐惧，空话连篇！——让我们都镇静下来，我的敬爱的神。要是叛徒们给抓住，我将以目光把他们消灭。——王家猎吏，进攻亭榭开始了。”——王家猎吏匆匆想走。“站住，”本聪夫人喝道，“是怎样的一次进攻？——进攻哪一个亭榭？”

王家猎吏根据国君的谕旨，再次把事情的经过作了确切的报告。

本聪夫人听着王家猎吏的报告，神情越来越紧张。当猎吏报告完毕以后，本聪夫人笑着叫道：“嗯，这是最最可笑的误会，这样的误会是可能发生的。我请求最仁慈的陛下，把林务官和他的下属立刻撤回家去。——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造反，您绝对没有处于危险之中，最仁慈的陛下！——亭榭里的陌生居民肯定成为您的俘虏。”

“是谁，”国君充满惊奇地问道，“是谁，哪些强徒不得我的许可擅自住进亭榭？”

“那是，”本聪夫人在国君的耳旁叽咕了几声，“那是王子黑克托尔，他隐藏在亭榭里！”

国君一听，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突然打了他一下，他后退几步，然后大声说：“谁？——怎么？est-il possible？① ——本聪！我做梦了吗？——王子黑克托尔？”国君的目光落到王家猎吏身上，猎吏惊得目瞪口呆，把帽子拿在手里团得稀皱。——“猎吏，”国君向他招呼道，“猎吏！你赶快去走一趟，让林务官和他

① 法语：这可能吗？

的手下人撤走——撤回家去！不要让任何人露面！——本聪，”然后他转身向咨议夫人，“好本聪，您可以设想，勒布雷希特称王子黑克托尔为坏家伙，流氓！——这个不幸的人啊！——不过这事就不要再张扬出去了，本聪，这是国家机密。——请告诉我，请您只要解释一下，这事是怎样发生的，王子表面上声称他已离开此间，可实际上却隐藏在这儿，仿佛他要冒一次险似的？”

本聪夫人看到自己由于王家猎吏的惊惶失措已经从极大的困境中得救了。她完全相信，如果把王子在齐格哈兹宫廷的现状报告国君，在她这方面来说是不足取的，那么她至少不能把他在此追求尤丽亚的事告诉他，事情毕竟还没有到达随时随地对尤丽亚，对整个关系都存在威胁的地步，而她，本聪夫人又必须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事态维持正常。现在因为王家猎吏嗅出了王子隐藏的角落，危险已经存在，事情可能会以不很光彩的方式公诸于世。为了不使尤丽亚成为牺牲品，她把王子抛出来还是可以的。所以她对国君解释，可能是公主海德维迦和王子之间产生了一点儿爱情小纠纷，才使王子表面声称要急于离此启程，而实际上他带了几名亲信侍从隐藏在恋人的附近观察动向。无可否认，这种做法有点儿浪漫、冒险，然而正在热恋中的男子谁不会有这类爱好呢。再说王子的侍从里面有人热恋上了她的南妮，通过南妮，他们的秘密才泄漏到她的耳中来的。

“哈！”国君叫道，“感谢老天，偷偷到您屋里去的是王子的侍从而不是王子本人，然后此人通过窗子跳到下面的花盆上，如同侍童切鲁宾所干的那样。——我的头脑里冒出了各种各样不愉快的想法。一位王子从窗口跳出去，这个怎能向世人自圆其说！”

“唉，”本聪夫人回答道，狡黠地笑了一笑，“可我认识一位王

家人物，他并不鄙夷从窗子里找出路，当……”

“您，”国君打断了咨议夫人的话头，“您叫我生气，本聪，您叫我大为恼火！——我们暂且不谈过去的事情，我们还是考虑一下现在如何对付王子吧！一切外交手腕，一切国家法律，一切宫廷规章制度完全没有用了！——难道我应该对他不理不睬吗？——难道我应该偶然找到他吗？——难道我——难道我？一切东西在我的脑袋里打转，好象一个漩涡。一切都在于王家的首脑迁就一件奇特的罗曼史！”

本聪夫人真的不知道怎样形成和王子的下一步的关系。然而这种尴尬局面也得到了解决。事情是这样：在咨议夫人还没有能够回答国君以前，那个王家老管家鲁佩特走进房间来了，他一边递给国君一张折拢在一起的小便条，一边调皮地笑嘻嘻说，这便条来自一个高级人物，此人他有光荣在离此不远的地方加以看守起来。“你知道，”国君极为仁慈地对老管家说，“那么你知道，鲁佩特，什么呢？——不错，我一直把你看作是王室里的诚实、忠心的仆人，就是现在我也是把你看作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你，如同你的职责一样，要服从我高贵的女婿的命令。——我将会考虑到给你的报酬。”鲁佩特谦恭、顺从地表示了感谢，接着便离开了房间。

生活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怪事，当一个人正在搞诈骗的一刹那，别人却把他看得特别诚实、可靠。本聪夫人想到这个虚伪的鲁佩特老头对王子的阴谋洞若观火，本聪夫人自己比老人更了解王子，而且也相信这件事。

国君打开便条念了起来：

“‘Che dolce più, che più giocondo stato

Saria, di que d'un amoroso core?
Che viver più felice e più beato,
Che ritrovarsi in servitù d'Amore
Se non fosse l'huom sempre stimulato
Da quel sospetto rio, da quel timore,
Da quel martir, da quella frenesia,
Da quella rabbia, detta gelosia.'①

您在这位伟大的诗人的诗里，我的国君，可以找到我的秘密活动的原因。我相信，我没有被我所爱慕的、是我生命的人所爱。为了我的一切憧憬和希望，我的所有青春热力在我的胸中熊熊燃烧。我有福了！——我坚信自己有一个较好的前程，我在不多几个钟点以前知道我被人爱上了，现在我从隐蔽的角落里出来了。——爱情和幸福，这是上天向我宣告的口号。——问候您，我的国君，带着儿子般的敬畏之情。

黑克托尔。"

传记写到这里故事停了片刻，也许亲爱的读者不是十分反感吧，现在把上述那首诗歌试译出来。——它的意思大概如下：

"当心里燃烧起炽烈的爱情之火，
还有什么比这更甜蜜更叫人欢乐？
仍然在全能上帝枷锁里的人，

① 这首诗直接引自意大利文，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的史诗《疯狂的罗兰》(L'Orlando furioso)中第三十一歌的第一节原文。

能否恭喜他幸福无边不信上天？
阴间的幽灵、嫌疑，恐惧的勾当
无法引诱这个人走上邪道，
疯狂的逆种，绝望的痛苦，
地狱的复仇女神，她的名字是嫉妒！”

国君仔仔细细地把便条念了两三次，他念的次数越多，他的眉头蹙得越紧，额上的阴云越多。“本聪，”他最后说，“本聪！王子到底怎么啦？用诗歌，用意大利诗歌写给王室的头头，写给一个戴王冠的岳父，而没有对内容作清楚的合理的解释？——这算什么意思！——这里面叫人不可理解。王子似乎十分紧张，已经到了有失体统的地步。就我所知，这首诗讲到了爱情的幸福，讲到了嫉妒的痛苦。王子讲嫉妒干什么，只有天知道他在这儿能嫉妒谁？——告诉我，好本聪，您能在王子的便条中找得到即便是一颗人类健康理智的火星吗？”

本聪夫人对王子话里的深刻含意相当吃惊，根据王子昨天去她家的情况，她很容易猜出其中的意义。同时她情不自禁地钦佩王子仔细推敲过的缜密的措辞，这样他从隐藏处出来露面，不致会遭到进一步的反对。即使轻声地表示一点反对国君的话，她也要离得远远的，但是她尽可能从当前的事态中找出许多有利的方面。克赖斯勒和亚伯拉罕师傅是她所担心的打乱她秘密计划的两个人。要反对这两个人，她相信必须用上偶然在她手里玩过的各种武器。她提醒国君关于在公主胸中熊熊燃烧的热情和她跟他讲过一些话。她还进一步提出，公主的情绪同样很难逃过王子的锐利的目光，克赖斯勒的异乎寻常的紧张举止使王子有足够的理由去猜测在克赖斯勒和公主之间是否存在某种

疯狂的关系。这一点足以说明为什么王子死死盯着克赖斯勒。他原先以为克赖斯勒早已被他杀死了，所以为什么他对公主的痛苦、绝望总是不敢正面接触，后来当他听说克赖斯勒还活着，他受到爱情和嫉妒所驱使，他重新回来，暗中观察公主的行动。因此他嫉妒的对象不是针对别人，只可能针对克赖斯勒，关于这一点，王子的那首诗已经谈到了，因此更为必要更为可取的是，今后不容许克赖斯勒呆在齐格哈兹宫廷，看来他和亚伯拉罕师傅串通一气，已经搞了一个反对宫廷各种关系的密谋。

“本聪，”国君十分严肃地说，“本聪，您讲的关于公主的有失身份的恋爱，我已经好好想过了，我现在相信各个方面，不单是相信一句话。王室的血液自会在公主的脉管中奔腾。”

“您以为，”本聪夫人抗争道，这时她的腮帮直到眼睛下面全红了，“您以为，最仁慈的君主，王室妇女的脉搏的跳动和生命的内在的脉管里流动的血液是与众不同的吗？”

“您，”国君有点儿厌烦地说，“您今天情绪很特别，咨议夫人！——我重复一遍，在公主的心里存在某种乏味的热情，这只是一种偶然发作的病态——我们说，一种痉挛吧——她患的确是一种痉挛症——不过她病发后很快就会复元。可是关于克赖斯勒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好玩的人，他只缺少有关的文化。他想接近公主，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莽撞会得到成功。他是大胆的，但他采用的完全是另一种方式，您可以相信，本聪，按照他那奇特的方式行事，公主在他那里恰好得不到半点儿幸福，怎么可以想象我女儿这样一个高贵的人竟然降格以求去爱上他？因为——本聪，entre nous soit dit① ——他在我们高贵人士身上休想捞

① 法语：咱们私底下说说吧。

到特别多的好处，这正巧是一种可笑的、令人扫兴的痴呆，这使他无法在宫廷里站得住脚。但愿他因此离得远远的；不过嘛他回来了，那我衷心欢迎他来，难道欢迎得还不够吗，总也够了，如同我在亚伯拉罕师傅——是的，那个亚伯拉罕师傅那儿，您常常不让我提到他，本聪，他炮制了密谋，这种密谋一直有利于王室。——我要怎么说呢！不错！——如同亚伯拉罕师傅告诉我那样，乐队指挥克赖斯勒不得不采用有失体面的方式逃走，这还不够吗，虽然他受到了我的友好接待，他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个聪明人，虽然他生性愚蠢，但使我心里高兴，et cela suffit！①”

咨议夫人看到自己被国君冷冷地打发走，心里气得发愣，当她高高兴兴地想顺水推舟、找个台阶下来时，她没有料到自己却撞在一块暗礁上了。

王宫的院子里掀起一阵喧嚣声。一长队车子隆隆地开到，陪同前来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大公爵的轻骑兵司令官。这时内廷总监、议长、国君的顾问和齐格哈兹村镇的若干著名人士都从车上下来。曾有消息传到那儿，说一场针对国君生命的叛乱已经在齐格哈兹宫廷发生，如今宫廷的亲信和别的宫廷崇拜者亲自出马前来救驾，他们费了许多力气，从最高行政长官那儿要了若干士兵带来这儿。

聚集在一起的文武百官以及各式人等都高声宣称他们甘愿为最仁慈的君主献出他们的肉体和生命。国君对此一言不发。当负责指挥的军官们走进屋来向国君请示行动计划时，国君才愿意开口说几句。

在人的天性之中，如果碰到一种引起人们恐惧的危险，后来

① 法语：这足够了！

这危险在我们眼前变成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稻草人，那么这件事一直在我们心里充满巨大的不满。庆幸真正的危险已经逝去，已经不再存在，这种想法激起我们内心的喜乐。

现在在国君身上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对这种不必要的喧哗而产生的不满和厌烦几乎无法在心口压下。

这整个喧闹无非为了一个宫廷侍从和一个侍女的幽会，为了一个热恋中的王子的具有浪漫色彩的嫉妒而引起的，他能把这一切都讲出来吗？他左思右想良久；大厅中充满哑谜似的寂静，只有时而为英勇的、保证打胜仗的骑兵的马匹的嘶叫声所打断，这些马呆在大厅外边。这压得国君的胸口象铅块样的沉重。最终国君清了清嗓子，开始慷慨陈词："我的同僚们！这是上天的奇妙的安排——你们要干什么，mon ami① ？"

国君提出的这个问题原是针对内廷总监的，这时国君自己中止了这个问题。内廷总监的确欠身行礼了好几回，并用目光向国君示意：他有重要事情向国君密报。原来是王子黑克托尔刚才派人来求见国君。

国君脸上露出了愉悦之色，他看到威胁他王位的想象中的危险原来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场面威武的集结仿佛受了魔杖的一击，顿时变成了宫廷的接见。国君确实这样干了。

没过多久，王子黑克托尔走进大厅来，他穿着盛装，金光闪闪，英俊、茁壮、骄傲，好象能把箭远远射中人心的爱神。国君迎着他向前走了几步，但马上又退了回来，仿佛他被闪电击中了似的。紧跟在王子黑克托尔后面一跳一蹦闯进大厅来的，是太子伊格那兹，可惜这位王室的后裔日益痴傻，日益令人讨厌。王宫

① 法语：我的朋友。

廷院里的轻骑兵对他不得不特别客气，因为他能够请一个轻骑兵给他短剑、挎包和军帽，然后他给自己作一番精心的打扮。——于是他象马那样一跃而起，仿佛他已骑到马上，他跨着短步，在大厅里面到处挥舞明晃晃的短剑，同时把铁制剑鞘在地上使劲地撞得丁当作响，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嗤嗤窃笑，姿势令人捧腹。“Partez—décampez!—Allez-vous-en—tout de suite.”① ——国君眼睛火红，他那犹如雷霆的声音向吃惊不小的伊格那兹大声吆喝。伊格那兹便一溜烟似地跑掉了。

在场的没有一个人如此不懂礼貌去注意太子伊格那兹和当时的整个场面。

国君满面春风，重又和蔼可亲起来，他跟王子交谈了几句，然后他们俩由在场的人簇拥着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跟这个人或那个人交谈几句。接见就这样结束了，这也就是说，人们在这种场合惯于使用的妙趣横生、意义深刻的客套话都已经讲完了，于是国君带着王子来到王后的内室，但是王子坚持要去看一下亲爱的未婚妻，让她感到惊喜，于是他们来到了公主的房间。他们发现尤丽亚正在公主那儿。

以热恋中的情人的迫不及待的心情，王子飞也似地奔向公主，把她的手上百次地轻轻按在自己的嘴唇上，他发誓说，他只是因为想到她才活了下来，一种不幸的误会使他遭受了地狱般的痛苦，和他所追求的情人别离叫他再也没法忍受，而今天上天的一切福祉却为他打开了大门。

海德维迦今天以毫无拘束的欢欣心情接待了王子，这种样子她本来是不习惯的。她今天接受王子的温存爱抚，如同一个

① 法语：你走吧——赶快走！——你走——立刻就走。

未婚妻愿意干的那样，并不太失体面；她对王子隐藏在附近一点也不加嘲笑，她斩钉截铁地说，她觉得自己变得比王子心目中的笨蛋并不更漂亮更妩媚。她认为在亭榭山墙窗里露面的才是笨蛋。这样说说笑笑给了这对未婚夫妇以相互戏谑的机会，这连国君看了心里也高兴。他现在相信本聪夫人顾虑克赖斯勒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眼下更体会到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海德维迦对男子中最美丽的男子的爱情表示得再清楚不过了。公主的身心似乎发展到了少有的盛极一时的境地，如同幸福的未婚妻们所特有的心情那样。——而尤丽亚的情况恰好与此相反。她一见到王子，心里极其害怕，身子发抖，缩成一团。她的脸色灰白得象死人一般，她站在那里眼睛一直看着地面，一动不动，几乎不能使自己保持直立的姿势。

经过好一阵以后，王子转身对尤丽亚说道："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你是本聪小姐吧？"

"早在童年时代起，她就是公主的朋友了，她们象姐妹俩！"——国君讲这话的时候，王子抓住了尤丽亚的手，并对她轻轻地说："我指的只是你啊！"——尤丽亚踌躇再三，她的睫毛里挤出了恐惧的泪水；要不是公主很快地推张椅子给她，她差不多要摔倒在地了。

"尤丽亚，"公主轻轻地说，同时她俯身去看可怜的尤丽亚，"尤丽亚，你要振作起来！难道你没估计我所进行的艰苦的斗争吗？"——国君打开房门，大叫拿阿摩尼亚药水来。亚伯拉罕师傅向他迎面过来，说："这种玩意儿我身边不带，可我有很好的乙醚。是不是有人晕倒了？——乙醚也有用啊！"

"那么赶快，"国君回答，"那么赶快进来，亚伯拉罕师傅，救救尤丽亚小姐。"

当亚伯拉罕师傅跨进大厅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王子黑克托尔神色苍白地瞪着师傅，他的头发似乎也翘了起来，冷汗在额上冒出。他向前跨了一步，身子往后缩成弓形，把手臂伸给师傅，他可以自比麦克白，班柯可怕的流血的阴魂突然坐到他的空位子上。① 亚伯拉罕师傅从容地打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打算走近尤丽亚。

这时，王子忽然又振作起来。"泽韦里诺，真是您本人吗？"——王子以惊恐的沉闷的嗓音叫道。"这还用问吗，"亚伯拉罕师傅回答，仍然从容不迫，神色依旧，"这还用问吗。我很高兴，您居然还记得我，少爷；我有幸数年以前在那不勒斯为您少爷当过小差。"

师傅又向前迈进一步，这时王子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到一边，和他作了一次简短的交谈，大厅里所有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们在谈些什么，一来他们谈得太快，二来用的是那不勒斯方言。

"泽韦里诺！——那个人怎样摄到图片上去的？"

"我教给他这东西来对付您。"

"他知道吗？"

"不知道！"

"您对此保持沉默？"

"当前——是的！"

"泽韦里诺！——所有的魔鬼都缠住我不放！——当前您指的是什么？"

---

① 这里指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一场。在这一场里，被杀的班柯的阴魂出现在王宫的豪华的大厅里，坐到麦克白的座位上。参见《麦克白》第三幕第四场。

“只要您一天乖乖的，不去和克赖斯勒捣乱，也不去找那个女的，那都算作当前！”

这时王子把师傅放开，自己走向窗边。——尤丽亚在这一段时间里已经恢复正常了。她带着难以描述的撕裂心肝的痛苦表情，一个劲儿望着亚伯拉罕师傅，与其说是讲话，倒不如说是耳语，她对师傅开口了：“哦，我善良的亲爱的师傅，您一定能够救救我！——是吗？您能干许多事情。您的学识能把一切事情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师傅从尤丽亚的话里发觉和那次谈话的最奇妙的内在联系，仿佛她对那次梦有了较深的认识，一切都理解了，而且要知道整个秘密！

“你是，”师傅在尤丽亚的耳旁轻轻地说，“你是一个虔诚的天使，因此有罪的阴间地狱里的鬼魂没有力量征服你。请你完全相信我；你什么都不要怕，用一切精神力量振作起来。——也要想到咱们的约翰内斯。”

“啊，”尤丽亚痛苦地叫道，“啊，约翰内斯！——他回来了，对吗，师傅？我会再次见到他！”

“一定的，”师傅回答说，把手指搁在嘴上；尤丽亚懂得他的意思。

王子竭力装得无拘无束，不偏不倚，他说，他听说了，那个在这儿被称做亚伯拉罕师傅的人，多年前在那不勒斯是一桩悲剧事件的见证人，他，王子，自己给卷到这个事件中去了，这一点他必须承认。要讲这个事件，现在还不到时候，不过嘛，将来他不会留在心里不讲的。

王子心里的暴风雨太强烈了，它在里面咆哮，表面上却是看不出来的，不过王子神色仓皇，脸上毫无半点血色，很难和他从容不迫的谈吐相一致，他作上述这番谈话实在出于被迫，目的只

是为了安全度过当前这个危险时刻。而公主则比王子更顺利地战胜这刹那的紧张。海德维迦使用由讽刺、猜疑和痛苦升华而成的最文雅的嘲弄，在王子自己思想构成的迷宫里和他到处戏谑；王子是个八面玲珑的老于世故的人，不仅如此，他还用一切卑鄙无耻的武器武装自己，这种卑鄙无耻消灭了生活中的真实和形象，但他仍然无法和这种少有的人物公主相对抗。海德维迦越是生动地讲，越是热情、振奋地射出有力的讽刺的闪电，那么王子越是感到迷茫、恐惧，直到这种感受忍无可忍，他就不得不迅速地离开了。

这在国君看来，在发生这种矛盾冲突时，每次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形，他实在不知道，他对这一切应该作何种想法。他满足于几个没有特殊意义的法语的片言只字，他把这片言只字问王子，王子也以同样的东西回报。

王子已经从门口走出房间去，这时海德维迦突然一反常态，双目瞪着地面，用一种罕有的撕裂人心的音调高声大叫："我看到杀人者身上的血迹了！"——接着她似乎从梦中苏醒过来，猛烈地把尤丽亚搂在胸口并在她耳边轻轻地说："孩子，我可怜的孩子，别让自己给迷惑了！"

"秘密，"国君厌恶地说，"秘密，幻想，胡闹，玩笑！Ma foi①，我再也认不得我的宫廷了！——亚伯拉罕师傅！我的钟表走得有快慢时，您给我进行修理，我要您作些检查，看看齿轮是否有了损坏，本来它们是永不停止的。然而，泽韦里诺是什么玩意儿？"

"我用这个名字，"师傅回答说，"在那不勒斯干我的光学和

---

① 法语：我忠实的朋友。

机械手艺。”

“是这样——是这样，”国君说，双目死死地瞪着师傅，仿佛他有一个问题已经到了唇边，但是他立即转了另一个念头，默默地离开了房间。

人们以为本聪夫人此刻在王后那儿，其实不然，她现在在自己的寓所里。

尤丽亚渴望得到新鲜空气；亚伯拉罕师傅带她上公园去，他们兴致勃勃地漫步在树叶已经掉得半光的林荫道上，他们谈到克赖斯勒，谈到他在修道院里的停留，他们来到了渔舍附近。尤丽亚走进渔舍去，以便作一会休息，恢复一下精神；克赖斯勒的信放在桌子上，师傅认为，信内没有可以使尤丽亚羞怯的内容。

尤丽亚一面念信，她的腮帮上渐渐有了色彩，堆上了一层红晕和欢乐的光辉，她的眼睛也放出了光芒。

“你瞧，”师傅亲切友好地说，“你一定看出来了，我亲爱的孩子，我的约翰内斯的良好的精神从千里迢迢的地方向你说了安慰的话。要是坚定、爱情和勇气作你的后盾，保护你不受恶人的干扰，你还害怕什么威胁你的打击呢？”

“慈悲的老天啊，”尤丽亚仰天高呼，“只在我自己面前保护我吧！”她哆嗦起来，仿佛她对自己无意识地说出来的话突然害怕起来了。一半由于昏迷，她埋进了一张安乐椅里，用双手捂住滚烫的面颊。

“我不懂，”师傅说，“我弄不懂你，姑娘，你也许自己也不理解自己，所以你要探索你自己的内心深处，你别出于姑息，把话儿留在肚皮里不说。”

师傅让尤丽亚陷入沉思中，不去打扰她，他双臂交叠地放在

胸口，抬头望着神秘的玻璃球。——他的胸口满装了憧憬和奇妙的预感。

“你，”他说，“我的确必须问你，我得跟你商量，跟你，我生活中的美丽、出色的秘密商量！别沉默了，让你的声音为人们所听见！——你知道，我从来不是一个粗野的人，尽管有些人把我看作是这样的人。因为在我心里燃烧着种种爱情，这爱情是永恒的世界精神的化身，而火星在我的胸中微燃，你的气息把它扇成明亮、快乐的火焰！——别相信，希阿拉，这颗心因为已经苍老，已经不中用了，它不再能够跳得象当时那么快，因为我从你身边抢走了不讲人情的泽韦里诺；别相信，我现在没有象当时那样和你相配，那个时候你自己上门来找我！——不错！——只要让你的声音为人们所听见，我要用青年人的急性子一直久久地向你奔去，直到我找到你为止，然后我们又一次生活在一起，在魔怪的团体中搞较高级的魔术，所有搞这种魔术的人，连最普通的人有必要加以熟识，而不一定相信它。你不再活着漫步在这世界上，你的声音从神的世界里向下跟我讲，这样我也就满意了，我也可能变成一个更加能干的人物，如同我从前那样。——然而不，不！你说给我听的安慰话是怎样的？

‘苍白的死神不理解
情侣们的心情，
晚霞还照亮
明晨就要气馁的人！’”

“师傅！”尤丽亚叫道，她从安乐椅里站起来，以极大的惊奇听着老人的自言自语，“师傅！您在跟谁说话？您想开始干什

么?——您提到的那个名字：泽韦里诺，是什么意思？当王子惊魂甫定时，就大叫好心的老天！这里面究竟隐伏着什么样的可怕的秘密?"

尤丽亚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老人有刹那之久从恍惚的状态回到了清醒的现实，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奇异的几乎是近于奸笑的亲昵的神态，这种神态和他其余的忠诚的品德处于一种最奇特的矛盾之中，这给他的整个外表涂上了一层有点儿令人害怕的漫画色彩。

"我的美丽的小姐，"他用一种刺耳的嗓音说，那种吹大牛的搞秘密勾当的人惯于用这种音调称赞他们的奇迹，"我的美丽的小姐，稍微耐心一点儿，我有幸马上在这间渔舍里给你看种种奇妙的东西。——那些会跳舞的小人儿，那个知道每个人在社会里闯了多久的小土耳其人，那些机器人，那些仿造的人物，那些畸形的图像，那些光学上用的镜子——所有漂亮的具有魔力的玩具我都有了，但我还缺少一样最精采的玩意儿。我那看不见的姑娘在这儿！——请您注意，她已经坐在那儿上面的玻璃球里。但她还没有开口说话，她因为长途旅行还感到疲劳，因为她是从遥远的印度径直来这儿的。我美丽的小姐，几天以后我那看不见的姑娘就会来到我们这儿，然后我们就问她王子黑克托尔的事情，泽韦里诺的事情以及别的过去和未来的种种事情！——目前来说，只是一点儿不怎么有趣的东西。"

师傅说着说着就以年轻人的那种敏捷和活力在房间里跳来跳去，开动一下机器，整理一下魔镜，这样使房间的各个角落里都热闹起来，显得很有生气；机器人朝你走来，转动脑袋；一只人造公鸡拍拍翅膀，喔喔喔地啼叫起来，这时鹦鹉尖声尖气地插进来鸣叫，尤丽亚本人和师傅站在屋外就象在室内一样舒泰，尤丽

亚虽然对这类玩意儿早已习以为常，并不稀奇，然而师傅的那种异常情绪使她产生了恐惧。“师傅，”她非常惊骇地说，“师傅，您到底怎么啦？”

“孩子，”师傅神情严肃地回答，“有点儿漂亮而奇特的孩子啊，可有些事情让你知道并不合适。不过也罢！——让那些好象有生命的死东西在这儿一显它们的丑态，我对你非常信任，我想让你知道必要的东西和对你有益的东西。——我亲爱的尤丽亚，你的亲生母亲并不向你打开她母亲的心扉，我会把它打开，让你看看里面的东西，使你认识你所处的危险境地，使你能够摆脱她。——第一，你要直截了当好好听，你的母亲下决心不让你知道她的一点儿心事，当你——”

（穆尔继续往下写）——还是留下来好——年轻的雄猫，要是朴素无华的散文足以表达你的思想，那么你还是象我一样谦虚一些好，别手里拿了你的诗立刻到处去推销。——诗歌放在用散文写成的书中所起的作用犹似香肠中的肥肉，要把肥肉切成细块均匀地撒在香肠填料里面，好使整个填料显得更加油腻光亮，更加鲜美好看，以引起人们的食欲。我不怕写诗的同事认为我的这一譬喻太庸俗，一点也不高雅，因为这譬喻取自我们心爱的食品。事实上，一首好诗和一部中等质量的长篇小说同样起着瘦香肠中的一块肥肉的作用。我是作为受过美学教育和有美学经验的雄猫来说这一番话的。——严格按照我的迄今的哲学原则和道义原则来看，蓬托的全部关系，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言行举止全受了他主人的恩泽，我觉得这样干有失体面，简直有点儿可怜，然而他在社交应酬中无拘无束的礼仪、文质彬彬的举止、优美轻松的谈吐简直把我迷住了。我强自给自己解释，我在受科学的教育方面，我在言行举止的严肃性方面，要比无知的蓬

托高出好多倍，而他只是在这儿那儿偶尔捡到一点儿科学知识。某种根本无法压下的感情直言不讳地对我说，鬈毛狗蓬托处处要占我上风；我感到自己有必要承认一种较优越的地位，要估计到蓬托有一天也会达到这个地位。

象我那样，具有天才头脑的人，在每逢机遇和生活经验方面有进展时总是产生独特的思想，所以我也如此，我在好好考虑我的情绪和我跟蓬托的整个关系，我在作种种观察，这种观察对日后的写作是很有价值的。——“事情怎样会到这地步的，”我对自己说，同时我把前爪按在额上思考，“事情怎么会到这地步的，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哲学家平时精神充沛，处世有道，一旦和所谓上层社会打起交道来，却显得笨拙异常，手足无措？他们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却偏偏要做，他们在他们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讲话，与此相反，应该要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却保持沉默。他们和社会上流行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他们到处干磨刀背的工作，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够了，他们象这样一个人，当一行精神抖擞的人意见一致地想出外去作一次散步时，而这个人独个儿却偏偏要夺门而进，他东撞西碰只顾走自己的路，这样把这一行要出外的人扰乱了。我知道，人们写这是由于缺乏社会文化修养；而这种文化修养又是在写字桌边无法获得的，可我认为，这种文化修养很容易获得，而上述那种不可克服的手足无措一定还有另一种原因。要是大诗人或大哲学家精神上不怀一种优越感，那么他就一定不会手足无措的；但正因为他不必占有每个精神工作者所固有的深刻感情，因而他不用去领会任何一种优越感都不会被社会所承认，因为这种优越感破坏了社会的平衡，而这经常是所谓上等社会所保持的主要倾向。每个声音只容许在整体中保持协调和谐，但诗人的声音并不是和谐的，它可能在另一

种境遇中是个很好的声音，但目前它不是，因为它没有和整体相配合。好的声音和好的趣味一样，是在放弃一切互不相属的事物中形成的。我现在还要进一步指出，不满是从优越感的矛盾的感情和互不相属的现象中构成的，在这个人们有社会联系的世界上，没有经验的诗人或哲学家妨碍它去认识整体和凌驾在它的上面。必要的是，他在眼下不要去过高评价他内在的精神上的优越感，而要放弃这种东西，这样他也就变得所谓有了较高的社会文化修养，这不会导致别的什么，而导致作出一番努力，把一切高低不平的尖角刨去，使各种外形统一于唯一的一个形态，而这个外形也就不是一个了，它也不会过高地评价自己了。然后他放弃种种不满，这种文化修养的内在本质和它作为基础的可怜的前提也就无拘无束地容易认识了，通过这种认识也就在这个奇特的世界里流行起来，而这个世界恰好非要有这种文化修养不可的。——在艺术家身上情况又有所不同，这里有一种特殊的方式，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是一个样的，这种上等人在这儿或那儿进入他那个圈子，以便按照良好的习俗，采用一种促进艺术发展的方式。这样的艺术家的身上往往贴有手艺艺人的标签，因此他们若不是恭顺谦卑直至卑躬屈膝，那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直至调皮捣蛋。”

（出版者附注：穆尔，对不起，你这么经常用异国的羽花来装饰自己。我有理由不得不担心，这样你将明显地失去那些忠实的读者。——这一切你引以自傲的考虑，恰恰不是出自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赖斯勒的嘴巴，此外，这里有一种可能，你搜集这样的处世之道，目的在于深刻地看透世上最宝贵的东西——一位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家的心灵吧？）

“为什么，”我进一步地想，“一只富有思考力的雄猫不也是

诗人、作家、艺术家吗，它为什么不能够认识较高文化的全部重要性，以各种优美的外形亲自去从事呢？——难道只有狗的这一族类老天才赐它通晓文化特征的天性？说到我们雄猫的服饰、生活方式、举止和习惯，虽然和那骄傲的族类不一样，然而我们同样有血有肉，有躯体有精神，说到底狗和我们一样，根本无延续它们的生命的能力。狗也必须吃，喝，睡等等，它们如果受到揍打，也会感觉到痛。"——还有别的种种呢！——我下定决心听从我那高贵的年轻朋友鬈毛狗蓬托的教导，回到我师傅的房间里去，他和我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向镜子里望一眼，我便相信，仅仅是追求较高文化修养的严肃意志，已经对我的外表产生了有利的影响。我内心深处极其快乐地在镜子里观察自己。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对自己十分满意更高兴的心情呢？——我急切地期待着！

下一天我已经不满足于坐在大门口，我兴致勃勃地沿着大街走下去，我远远看见男爵阿尔齐皮阿德斯·封·维布，男爵后面我那活泼的朋友蓬托一跳一蹦地跟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尽量装出彬彬有礼、大大方方的样子，带着别人无法模仿的、仁慈的上苍赐给我的宝贵礼物——妩媚，走近我的朋友，我的这种姿态不是任何艺术所能教得出来的。——然而出我所料！——真可怕呀！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呀！——男爵一见到我，便站停了，用他的长柄眼镜仔仔细细端详我，然后叫道："冲过去——蓬托！胡嘘——胡嘘——猫！猫！"——而蓬托，这个虚情假意的朋友，象个十足的复仇女神向我冲来！——可怕啊，由于他这种可耻的叛卖，弄得我手足无措，我连一点小小的抵抗力也没有了，我赶紧缩成一团，以此逃避蓬托的尖利的牙齿，这些牙齿是他向我呜呜发威时露出来的。可蓬托多次在我身上跳来窜去，并没把我

一口咬住，他并且在我耳旁低语："穆尔！别当傻瓜，用不到害怕！——你瞧，这是闹着玩的，我这样做，只是讨好我的东家！"接着他又跳来蹦去，好象他抓住了我的耳朵，其实他这样干并没动我一根毫毛。"现在，"蓬托最后对我咕噜道，"现在你赶快走吧，朋友穆尔！赶快逃到那边地窖的窟窿里去！"——我不让他给我讲第二遍，便象闪电一样很快地溜走了。虽然蓬托向我作了不伤害我的保证，但我心里还是很害怕，因为在这种关键性的场合，谁也没法确切知道这种友谊是否足够坚强到能够战胜蓬托生下来就有的天性。

当我象一阵风似的窜进地窖以后，蓬托为了讨好主人继续在演他的喜剧。这也就是说，他对着地窖的窗子呜噜呜噜地叫了一通，他把尖嘴伸进栅栏，做出因为我逃走了他非常生气的样子，如今他已经没法追踪我了。"你瞧，"可是蓬托对着在地下室里的我这么说，"你瞧，你现在又一次见识了较高文化修养的有益的成果吧？在这一刹那间，我对我东家乖乖地听话，向他表示百依百顺的样子，而不会招致你对我的敌意，好穆尔。命运决定了的真正老于世故的人就是这样干的，他是比他强大的人的手里的工具。他受到强者的嗾使，不得不跑出去应付一下，但是这里面就有许多学问，只有在涉及他自己的利害时，他才会真正地咬下去。"——我很快地对我的年轻朋友蓬托公开我心里的想法：我从他的较高的文化修养中获得了一点好处，我问他是否能够或者用什么方式，他也许收我为他的徒弟。——蓬托想了几分钟然后说，最好是这样：我立刻开始对他眼下必须生活在其中的较高级的花花世界有一个生动、清楚的认识，而要做到这一点，比较好的办法是，我今晚上陪他去找俊俏的巴迪娜，巴迪娜在晚上看戏时间总是在交际场中露面。——巴迪娜是王室宫廷女总

管留在身边派用场的一头灵猩。

我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然后再读一点克尼格[1]的作品，也浏览了皮卡尔[2]最新发表的几个喜剧，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显示一下我也能讲法语，然后下楼来到门前。蓬托不久就来了。我俩亲亲热热地沿着大街下去，不久来到了巴迪娜的灯烛辉煌的房间，房间里热热闹闹地在开会，出席的有鬈毛狗、尖嘴狗、哈巴狗、狮子狗、灵猩等，部分围成一圈坐着，部分三三两两地呆在屋角里。

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对我含有敌意的场合，我的心跳得可厉害。有只鬈毛狗瞪着我，带着某种蔑视的异样的表情，仿佛他要说："一头低级的雄猫要在我们这些上等人士中干什么？"一条文雅的尖嘴狗一再对我龇牙咧嘴，我看得出，要是客人的礼仪、尊严、文明的教育不是禁止任何一种打架的话，他是多么乐意跟我吵上一顿的。——蓬托把我从这种尴尬的局面中拯救出来，并把我向美丽的女主人作了介绍，她就以一种骄矜而迁就的姿态说，能在这儿看到有象我这样名声的雄猫，她是多么高兴呀。——在巴迪娜和我交谈了几句以后，才有这位或那位客人带着真正的好心好意开始对我注意起来，有的也愿意和我交谈了，有的想到我的写作，想到间或使他读得高兴起来的我的作品。这就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这时几乎没注意到：有的向我提出问题，并不

---

① 阿道尔夫·克尼格(Adolf Knigge,1752—1796)，德国作家，写过世界闻名的教育著作《论与人打交道》等。

② 路易-伯努瓦·皮卡尔(Louis-Benoît Picard, 1769—1828)，法国喜剧作家兼剧院经理，最初他的两个剧本《小城》(La petite ville)和《傀儡》(Les marionettes)在德国上演。一九〇三年五月十八日和十月十二日在魏玛剧院上演了由席勒加过工的两个喜剧，德文剧名为《侄如其叔》和《食客或制造幸福的技巧》，获得很大成功。

重视我的回答，有的称赞我的才干，其实他一无所知，有的赞美我的作品，其实没有读懂。———一种自然的本能教导我人家怎样问我，我就怎样回答，这就是说我不考虑我这样回答，是否会被人议论千篇一律，毫无新的内容，我也不想把回答弄得包罗万象，什么都牵连进去，更没有意思把表面肤浅的交谈一定要深入到骨子里去。——蓬托在我身边走过的时候跟我说，有一头尖嘴老狗向他保证说，我是一头多么令人感兴趣的雄猫，表现出健谈的才能。——这样的话也能使情绪低落的人高兴起来！

——让-雅克·卢梭在他的《忏悔录》里谈到这一卷的故事时，他承认自己偷窃，一个可怜的无辜的姑娘为他作的偷窃案受了冤屈，卢梭如果不承认这种事实真相，那他的心情是很难从他的深渊中摆脱出来。——我眼下跟那篇珍贵的自传处于同样的状态中。——我也没有罪行可以承认，如果有的话，我愿意尽量保持真实，我不想隐瞒那个晚上所干的大傻事，长期以来这一直打扰着我，使我的理智处于危险之中。——要做到这一点，不是也同样困难吗，承认一桩傻事有时往往比承认一桩罪行更困难！

事隔不久，这样一件不愉快的事，不满意的事袭击我的心头，我很不耐烦，希望远远地离开那儿到我师傅的炉子下面。使我蜷曲着身子躺在地上，最终忘却了一切顾虑的，是这最可怕的无聊。我悄悄地潜行到房间的远远的角落里，以便向瞌睡让步。是无聊的谈话使人昏昏欲睡的。就是这同一的谈话，我在不满的情绪中也许完全错误地把它当作无聊、乏味的闲扯，现在我觉得它象磨坊里单调的啪嗒啪嗒声，它很容易使人十分舒服地无思无虑地打起瞌睡来，不久就真正地睡着了。——正是在这种无思无虑的瞌睡中，在这种轻微的胡话中，我感到在我紧闭着的眼前，突然闪发出明亮的光线。我抬头一看，在我的面前的近处，

站着一头美丽、雪白的灵猩，她名叫米诺娜，是巴迪娜的侄女，她这个名字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的先生，"米诺娜以那种甜蜜的耳语声说，这声音常常是火热的年轻人的激动的胸中作出的反响，"我的先生，您坐在这儿多寂寞，您看来很无聊吧？——这使我感到抱歉！——不过当然罗，象您这样一个伟大、深刻的诗人，我的先生，您在更高的范围内活动，您一定认为普通的社会生活太肤浅、太表面了。"

我有点儿吃惊地站起身来，我深感内疚，我那个比一切有文化教养的理论更强有力的性格，迫使我违背自己的意愿把我的背脊高高地拱起，成为人们所谓的猫弓背，米诺娜见了便盈盈一笑。

我立刻又变得彬彬有礼了，但是我抓起米诺娜的爪子，轻轻按到我的嘴唇上，我谈到连诗人也常常要屈服的最热情的片刻。米诺娜带着内心同情的重要姿势倾听我的谈论，她是那样凝神细听，使我越来越高地达到非常的诗意境界，最后连我自己也不理解在讲点什么了。——米诺娜大概也不懂我讲了点什么，但是她已经到了心花怒放的境地，她再三再四保证，她常常内心希望能认识天才的穆尔，当前是她一生中最幸福、最美好的时刻之一。——至此我应该说什么呢！——不久我发现米诺娜读过我的作品，我那最精采的诗歌——不！不仅读过，而且最深刻地理解了其中的意义！有若干首她能背得出来，她带着一种热情、一种优美的姿势把诗念出来，这把我抬高到了诗的天国，特别是，因为这是我的诗歌，她那族类中的最可爱的姑娘让我仔细听一听它们。

"我最好的，"我喜出望外地叫道，"我最好的、最可爱的小姐，您理解这种感情！您背诵了我的诗歌；哦，老天啊！对一个

努力向上的诗人来说，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吗？”

“穆尔，”米诺娜轻声说，“天才的雄猫，您能相信吗，一颗富有感情的心，一种诗意的愉快的情绪能对您疏远吗？”——米诺娜说完这些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声叹息给了我致命的打击——不是打击又是什么呢？——我爱上这个美丽的小灵猩到了这样的程度，我简直发了疯，眼睛都花了，我没有注意到她中途热情忽然冷却下来，她目的在于要跟哈巴狗家的小花花公子作十分冗长的谈话，后来她整个晚上都避开我，她对待我的一种方式，本来可以让我清楚地看出，她刚才讲了那些称赞的话，带着那种热情，这不是对别人，而是对她自己。——够了，够了，我过去和现在仍然是两眼漆黑的傻瓜，不管采取何种方式，也不管在哪里，只要有可能我就去追求美丽的米诺娜，我用最美丽的诗歌来歌颂她，把她当作某些极为疯狂的故事中的英雄。我钻进不是属于我该去的社团里去，我为此收获的是某种痛苦的烦恼，某些不幸的嘲笑，以及某些受辱的痛苦。

常常在冷静的时刻，我的眼前出现我开始时的胡闹；然后又以呆板的塔索① 方式和某些具有骑士思想的新诗人在我眼前出现，诗人心里惦念一位高高在上的女主人，他的诗歌就是献给她的，他从远处就向她朝拜了，如同堂吉诃德之与杜尔辛娅②，我不想比堂吉诃德更差，更没有诗意，我要向我的爱梦的幻象——优美、洁白的灵猩小姐起誓，我至死对她忠诚，为她服务一直到我的生命中止。一次，我被这种罕有的疯狂所征服，我干了一桩又一桩的蠢事，直到我的朋友蓬托认为有必要严肃地向我提

① 霍夫曼在这儿指的是堂吉诃德对公主莱奥诺蕾的热烈而不幸的爱情。

② 杜尔辛娅，系堂吉诃德理想中的恋人。

出警告，不要再这样糟糕地故弄玄虚，免得人们试图处处把我牵连进去，或者竟然见我退避三舍。要不是有一颗福星在我头上高照，谁知道我会变成个什么东西！这颗福星果然出现了，有一天深晚我悄悄潜行去找美丽的巴迪娜，目的只是为了去瞧瞧我热恋着的米诺娜。我发现她那儿所有的门都上了锁，我等呀，盼呀，想找某个机会径自闯进去，但这一切全是白费，全是徒劳无用。我心里充满了恋情和憧憬，我想至少要告诉这位可爱的人儿我已经来到此间，我开始在她们的窗下唱起一首最柔情蜜意的西班牙民歌，这首歌是从前写的，也是我喜欢的歌曲。这首歌听起来一定是不胜悲痛的！

我听见巴迪娜的吠声，其中也夹杂着米诺娜的甜蜜的呜噜声。我还没有看真切，我头上的那扇窗子迅速地打开了，满满一铅桶冰水向我劈头盖脸浇下来。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快速地奔回家去了。满腔怒火和皮毛上的冰水实在太不协调了，从前的好意和至少一种狂热病不可能由此而产生。我就这样想着想着。我来到了我师傅的屋里，彻底抖掉身心上的怒火和冰水。师傅大概从我苍白的脸色，眼里已熄的火焰，从我额上燃烧的怒火，从我脉搏的不规则的跳动猜想，我大概病了。他给我喝热牛奶，我因口干得舌头和上颚贴在一起了，我大口大口地喝着；然后我钻进我睡窝里的毛毯，向攫住我的疾病作了让步。我开头陷入了较高文化修养的种种热病的幻象，如灵猩等等，后来我的睡眠平静一点了，最终酣睡起来，我睡得这么沉，我接连不断地睡了三天三夜，我相信自己对此一点也不夸张。

当我终于醒来时，我感到浑身自由、轻松，我的狂热病——多么稀奇！包括我那蠢笨的爱情完全治好了！这时我方始明白，鬈毛狗蓬托引诱我去干蠢事，我看清楚了，我生来就是一头雄

猫，却要混到嘲笑我的狗群中间去，这是多么幼稚可笑。因为他们不可能认识我的精神，他们本质上无足轻重，却一定要坚持形式，所以他们能提供我的无非是没有内核的外壳。——对艺术和科学的热爱，又以一种新的力量在我心中苏醒。我师傅的持家方法才比从前更加吸引我。男子的比较成熟的岁月来到了我的身上，不管年轻的猫还是有教养的文雅，我都感到有点儿死板板，人们不能要这两者变得如同生活的更深更高的要求所希望的那样。

我的师傅必须出门去了，他认为在他出门期间把我交给他的朋友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赖斯勒代管是可取的。因为住所的改变，我一生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这样我现在的这个阶段行将结束，哦，年轻的雄猫！你将从当前这个阶段中为了你的未来汲取若干经验教训。

（废纸）——他的耳里仿佛响起遥远的沉闷的声音，他似乎听见几个僧侣打路上走去。当克赖斯勒完全清醒过来并且一骨碌爬起来时，他从窗子里望出去，只见教堂里灯烛辉煌，他听见唱诗班的嘈嘈嗡嗡的歌声。午夜的弥撒已经过去，现在既然出现这种声音，那一定是发生什么特殊的情况，克赖斯勒作这样的估计完全是有理由的，也许是一位老僧突然逝世，人们现在按照修道院的规矩把他抬到教堂里来。乐队指挥马上穿起衣服，动身到教堂里去。他在路上碰到了教士希拉里乌斯，他高声打着呵欠，睡意蒙眬地蹒跚着走路，他一步也跨不稳，身子东歪西斜，他不是端正地擎着燃着的蜡烛，而是把蜡烛倒竖着拿，以致蜡油扑簌簌地滴到地上，随时随地都有熄灭的危险。当克赖斯勒向他打招呼时，“尊敬的先生，”希拉里乌斯结结巴巴地说，“尊敬的修道院院长先生，夜间举行安魂弥撒，真是一反迄今所有的制

度！——就在这样的时刻举行——只是因为奇普里阿努斯坚持要这样干！--Domine—libera nos de hoc monacho！①”

最后乐队指挥终于成功地说服了迷迷糊糊的希拉里乌斯，说他自己不是修道院院长，而是克赖斯勒，这时他才吃力地听希拉里乌斯说，夜里修道院里弄来了一个陌生人的尸体，他不知道是从哪儿弄来的，看来只有奇普里阿努斯一个人认识这具尸体，而且死者决非是个普通人，因为修道院院长因奇普里阿努斯迫切的请求，答应他当场作安魂弥撒，以便明晨在作过第一次祈祷后就把尸体转运出去。

克赖斯勒跟着教士来到教堂，这时堂里灯火稀稀落落，给人以一种异常可怕的印象。

人们只点燃了挂在主祭台前高高的天花板下枝形金属大灯架上的蜡烛，这样闪烁跳动的烛光几乎无法照亮教堂的大厅，它们在两边走道上只洒下一点神秘的光带，一些圣像在这种光线里象活过来的幽灵一般，他们好象在活动，好象向你走来。在枝形灯下最明亮的地方停着那口敞开的棺材，尸体就躺在这里面。而那些围在尸体四周的僧侣，却脸色灰白，一动不动，本身好象在这子夜时分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死者。他们以低沉、沙哑的嗓音，唱着安魂弥撒曲中单调的重句，要是他们在其间中断了一下，那么人们只能听见外面夜风的预告不祥的沙沙声，这时教堂的高窗异样地吱吱作声，仿佛死者的鬼魂在敲屋门，在这屋子里他们听见死者虔诚的哀诉。克赖斯勒走近一排僧侣，认出死者是王子黑克托尔的副官。

这时阴惨惨的鬼魂们攒动起来，他们常常有力量驾驭这个死者，他们残忍地用利爪抓死者胸部的伤口。

① 拉丁语：主啊，救救我们摆脱这位僧侣！

“捉弄人的鬼魂，”他自言自语，“你把我赶来这儿，为的要使那个僵直的青年死者冒血吗，因为人们说，要是凶手走近死者，尸体就会冒血？——嚯嚯！我怎么不知道，当他在病床上忏悔他的罪孽、日子最难熬的时候，他流尽了所有的血？——现在他身上再也不剩下一滴恶血来毒害他的凶手了。约翰内斯·克赖斯勒现在要是走近死者，那他一点也不会遭到毒害，因为他和毒蛇一点没有关系，当毒蛇伸出尖舌想致人于死命时，他早已把它踩踏在地上了！——死者，你把眼睛打开，让我好仔细地端详你的面容，好让你看到，这罪孽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你做不到这一点！谁唆使你用自己的生命去反对别人的生命？你干吗用谋杀来玩骗人的把戏，你不是决心要抛弃你的生命吗？——不过你的面容柔和、安详，你这个沉默寡言的面似死灰的青年，死的痛苦已经从你美丽的面容上抹去了邪恶罪孽的痕迹，我可以这样说，因为爱情曾在你的胸中，如果现在也合适的话，老天已经为你打开了仁慈的大门——然而怎么样呢！——要是我没有把你弄错的话？——要是没有弄错，你不是恶魔，不是的，要是我的福星举起你的胳膊对准我，把我从在黑暗的背景中窥伺我的最可怕的灾难中救出来，那又怎样呢？——现在你可以睁开眼睛，苍白的年轻人，但愿你现在用一种和解的目光发现一切，我应该在为你的悲哀中消亡，或者出于害怕，在我后面随我而来的黑影把我立刻揪住。——是啊，瞧着我吧，——然而，不，不！你可以象画家莱昂哈德·埃特林格那样瞧着我，我可以相信，你就是他本人，你得和我下入深渊，在这个深渊里我常常听到瓮声瓮气的鬼叫。——然而怎样啊，你笑了吗？——你的腮帮，你的嘴唇变了颜色？死神的武器有没有碰到你吗？——不，我不想再次和你搏斗，可是——”

在这样自言自语时的克赖斯勒，无意识地屈了一膝，他的两只胳膊肘撑在另一个膝盖上，双手托住下巴；他忽然赶紧站起身，准备干一点异常的、粗野的事儿；然而就在这一刹那间，僧侣们默不作声了，而唱诗班里的男孩们随着柔和的风琴声开始唱“Salve regina”① 一曲。这时棺材给封好，僧侣们庄重地散去。——因为这些阴间的鬼魂离开了可怜的约翰内斯，他解除了烦恼和痛苦，垂头丧气地跟上僧侣们。正当他想走向大门时，在一个阴暗角落里冒出一个人影，急匆匆地向他走来。

僧侣们都站定了，他们手里蜡烛的光辉全倾泻在一个体形魁梧的青年身上，此人大概十八、九岁，其貌称得上丑陋，他带着野蛮固执的神情；黑发乱糟糟地披在头上，用五彩条子麻布做的旧上衣，几乎罩不住上半个身子，同样料子的水手裤，只穿到赤裸的小腿上，这使他的巨神似的身材充分显示出来了。

“你这混蛋，谁叫你杀害我的哥哥的？”这个年轻人大叫起来，弄得教堂里响起了回声。他象一头老虎那样向克赖斯勒猛扑过去，用杀人凶手的巨掌扼住了克赖斯勒的咽喉。

克赖斯勒对这突然的袭击非常吃惊，他还没有想到反抗的手段时，教士奇普里阿努斯已经站到他身边，用生硬的声音说：“基乌塞波，你这个罪行累累的人！你来这儿干什么？你把老娘放在什么地方了？——你暂时给我走开！——尊敬的修道院院长先生，您派人把修道院里的仆役都召集拢来，他们应把这个杀人放火的坏蛋撵出修道院去！”

奇普里阿努斯一站到这个年轻人面前，后者便把克赖斯勒放了。“嗯，嗯，”他怏怏不乐地叫道，“一个人如果想坚持他的权

① 拉丁语：“向你致意，女王”。这是对圣母马利亚的一种呼吁。

利，那只是不要立刻做出这样的疯事来，我的圣神哪！——我自己会走，你不可以派修道院的仆役来追逼我。”——说着，这个青年很快地通过一扇门跑掉了。这扇门大约人们忘了关，这个青年也许刚才是通过这扇门悄悄摸进教堂的大厅的。修道院侍役来了，这个人找不到借口在这深更半夜继续干放肆的勾当。

克赖斯勒终于战胜了这场能威胁他生命的刹那之久的暴风雨，在克赖斯勒的天性中，正好是这种罕有事件和秘密事件造成的紧张，在他心灵上起了良好的作用。

下一天，克赖斯勒站在修道院院长的面前讲起自己在这种奇异的场合看到那具尸体时产生的动人心魄的印象，他说这个死者生前想谋害他，反而被他正义的自卫打死了，他讲话时十分沉着，修道院院长对这种沉着感到奇怪和陌生。

“不论是，”修道院院长说，“不论是教会还是世上的法律都不可能因为，亲爱的约翰内斯，因为你打死了这个死有余辜的人就归罪于你，对你处以任何一种刑罚。但是你将长期地无法经受住一种内心声音的谴责，这种声音对你说：宁愿自己倒下，也不去杀死你的敌人，这一点证明，永恒的力量宁愿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维持这种生命，后者只能通过迅捷的血腥行动才能实现。——不过嘛，现在咱们且不谈这个吧，因为我还有另外更要紧的事情跟你谈。

“哪个死人会估计将来的片刻能够怎样改变事物的形态！——不久以前我坚决相信，要使你的灵魂得救，没有比抛弃尘世，加入我们的教团对你更有利的了。——而我现在却另有一种想法，你在我看来虽然是那么可爱，那么有价值，但我还是劝你尽快离开这个修道院。——你可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亲爱的约翰内斯！别问我，干吗我现在的想法和以前的意愿针锋相

对，这种意愿能推翻我辛辛苦苦创建的一切，把我扔在一边。——你要懂得我的意思，你必须深入了解教会的内幕，我也愿意跟你谈一下我那行为的动机。——当然我跟你谈比跟任何人谈更加自由自在。那么你听好，在修道院里呆上一个短暂时期不再象迄今那样保证给你令人惬意的安静，是的，因为那个人的死你内心会有剧烈的冲突，修道院在你看来仿佛是个荒凉、凄惨的监狱。整个修道院的制度将有变化，原来根据虔诚的习俗所一致同意的自由将不复存在，偏激的僧侣主义的阴暗精神不久将在这堵大墙以内进行无情的统治。——哦，我的约翰内斯，你的出色的颂诗将不再振奋我们的精神去参加最崇高的祈祷，唱诗班将被解散，不久人们在院内听到的无非是最年迈的弟兄以沙哑的不纯正的嗓音吃力地呜哩呜哩唱那单调的圣诗或祷词。”

“那么，”克赖斯勒问道，“那么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来了陌生的修士奇普里阿努斯吗？”

“事情就是，”修道院院长几乎有点儿忧伤地说，他的眼睛望着地面，“事情就是这样，善良的约翰内斯，这也无法改变，这事情不是我的过错。然而，”修道院院长稍稍沉默了一会儿后提高嗓门郑重其事地补充说，“一切有益于坚固的建筑，有益于教会的光彩的，必须让其实现，任何牺牲都不会是太大的！”

“谁是，”克赖斯勒沮丧地问道，“到底谁是统率你们的握有实权的圣徒，他能够用空洞的言词使那个谋害人的青年离我而去？”

“你是，”修道院院长回答道，“你是，亲爱的约翰内斯，卷进一种秘密中去了，你没有完全了解当前的情况。不过你不久会知道得更多，也许比我自己知道得还多，而且通过亚伯拉罕师傅获悉。——我们现在还称作弟兄的奇普里阿努斯，是教会所选拔

的对象之一。他受到赞赏，被授权和上天的永恒力量直接接触，现在我们必须通过他崇拜圣神。——至于那个冒冒失失的小伙子，他在教堂里举行葬礼的时候悄悄地跑了进来，抓住你想谋杀，所以他是一个误入歧途的、疯疯癫癫的吉卜赛无赖，我们的地方官几次三番派人把他痛打，因为他偷了村里人家禽棚里的肥鸡。把他撵走不需要出现特别的奇迹。”修道院院长在讲最后一句话时，嘴角上挂着嘲弄的微笑，但这种微笑很快也就消失了。

克赖斯勒心里充满了最深沉、最痛苦的烦恼；他明白，修道院院长凭借他精神和智力方面的种种优势在耍一次骗人的花招，从前他为了说服自己在修道院里住下来，曾摆出了种种理由，同样只为了一种隐藏着的意图把它们作为借口；如今正好相反，要他离开修道院，也搬出了种种理由。——克赖斯勒决心离开修道院，完全摆脱种种危险的秘密，由于他较长时日呆在修道院里，这种秘密还有可能把他卷进他永远逃脱不了的罗网。但是当他想到他能怎样马上回到齐格哈兹宫廷去找亚伯拉罕师傅，他能怎样再次见到她，听到她，她，是他唯一想到的，因为他感到胸中有一种甜蜜的痛苦，最热烈的对爱情的憧憬就在这痛苦中诞生。

克赖斯勒沉思着从公园的主要通道漫步走去。当修士希拉里乌斯匆匆地碰到他时，便立即开口说：“您刚才在院长那儿吧，克赖斯勒，他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您了！——喏，我不是说得有理吗？——咱们大家都完了！——这个宗教界的伪君子——说出来算了，讲明不向外传！——当他，您知道我指的是谁——穿着法衣来到罗马的时候，立即受到教皇的接见。他跪下地，吻教皇的拖鞋。只要教皇不示意他站起来，他会在地上跪上整整一小时之久。‘这是教会对你的第一次惩罚，’教皇对他训斥道。当他

终于被准许站起来时，教皇作了一篇长长的关于奇普里阿努斯所陷入的罪恶的说教。——后来他在某几间密室听大课，然后走出密室！这时教皇早已不知去向了！——奇迹——嗯，您看到那幅像了，克赖斯勒——奇迹，我说，在罗马才显出了它的真正的形象。——我无非是个诚实的本笃会修士，一个干练的 praefectus chori①，您日后会同意我的，为了向唯一救世的教会表示敬意，让我们喝一杯肾结石汁或白葡萄酒，不过——我的安慰是，他在这儿不会留得很久。——他得东游西荡。Monachus in claustro non valet ova duo: sed quando est extra, bene valet triginta②——他也将作出奇迹——瞧，克赖斯勒，瞧，他从路上走来了——他看到我们了，他知道得做出怎样的动作。”

克赖斯勒看到了修士奇普里阿努斯，他跨着缓慢的、庄重的步子，一双眼睛死死盯住天空，双手交叠，虔诚得心醉神迷地从那林荫小道上走来。

希拉里乌斯赶紧走开了，克赖斯勒可留下来了，他一见修士便茫然不知所措，修士不论外貌还是内心显得有点儿异样和陌生，这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一种特别的大厄运在他脸上留下可识别的痕迹，也可能是这样：修士的奇异的命运从外表上显露出来，如同现在所表现的那样。

这位修士因为心花怒放，没注意到克赖斯勒便想走过去了，但是克赖斯勒情绪激动，他想拦住教会首脑的严厉的特使，最出色的艺术的死敌。

他就用话来拦住修士：“尊贵的先生，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我

---

① 拉丁语：唱诗班领导。

② 拉丁语：一个修士在修道院里，其力量不抵两个鸡蛋；但是他一旦到了修道院外面，他的力量可当三十。

的感谢。您那有分量的话及时把我从粗暴的流氓、吉卜赛无赖的手中解救出来，他本来想把我象一只偷来的母鸡那样掐死！”

修士此刻仿佛从梦中醒来似的，他用手抚抚额头，久久瞪住克赖斯勒，仿佛他必须把克赖斯勒想起来。然后他的脸上出现了可怕的咄咄逼人的严肃神情，眼睛里冒出怒火，他以强有力的嗓音叫道："胆大妄为、亵渎神灵的人，我本来应该让您陷入罪恶的深渊而不能自拔！您不是把宗教的最珍贵的支柱，教会的神圣的文化，用世上的丁当声来加以庸俗化，您在这儿不是用虚荣的魔术愚弄最虔敬的心灵，使他们离开神圣的东西在淫荡的歌曲中迎向世俗的欢乐吗？”由于偏激的修士的疯狂的指责和愚昧的傲慢的不屑一顾，克赖斯勒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和侮辱，他对此作了从容的斗争。

“难道，”克赖斯勒平静地说道，同时紧紧盯住修士的眼睛，“用语言赞美永恒的力量，这难道是罪孽吗？这种语言是永恒的力量亲自赐予我们的，好让上天的恩赐在我们的胸中唤醒最恳切的祈祷的热情和对彼岸的认识。乘在唱歌的天使的翅翼上飞越世间的一切，带着虔诚的憧憬和爱，努力飞向至高点，这难道是罪孽吗？如果是的，那么您说得有理，高贵的先生，那么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但是请容许我保持相反的意见，我相信，如果歌声沉寂，那么教会的文化缺少最神圣热情的真正的光荣。”

“那么祈求，”修士厉声而冷冰冰地回答说，“那么去祈求神圣的童贞女，让她取走您眼睛上的罩子，让您认识巨大的错误。”

“一位作曲家①，”克赖斯勒微微一笑，“受到某人的追问，问他的思想丰富的乐曲到底怎样开始完全吸收崇高的热情的。‘如

① 指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 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果，’虔诚的有些孩子气的师傅随即回答说，‘作曲一事无法顺利开展的话，那么我就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嘴里连连祈求说万福马利亚，这样灵感又会在脑子里重新出现。’就是同一位大师讲到了另一部伟大的精神作品①：‘当我的作品才谱完一半的时候，我发现曲子还差强人意；我在谱这一曲子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虔诚；每天我都跪在地上祈求上帝，但愿上帝赐我力量得以顺利完成这个作品。’尊敬的先生，我觉得不论是这位大师还是帕莱斯特里纳②，都不愿费心搞这种关于罪孽的作品，只有一颗在苦行主义的顽症中冷却了的心，是不可能燃烧起作曲的最高的虔诚的。”

“小人，”修士大怒地叫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自暴自弃，我来跟你争论吗？——给我滚出修道院去，别再打扰这神圣的地方了！”

克赖斯勒对教士的发号施令的声调深深地恼怒了，他强硬地吆喝道：“你到底是什么人，疯狂的修士，你想凌驾于一切人道之上吗？——你是自由自在地诞生于罪孽中的吗？——你从来没有考虑过地狱的思想？你从来没有避开过你漫步的滑溜的小道吗？你也许因为干了某件坏事要丢命，如果圣母真正开恩救了你，那么你会在屈从中认识你的罪孽，并表示忏悔，而不是夸夸其谈上天给你的恩惠，你从来没有获得应该赞美的圣冠。”

修士以凶狠的目光死死地盯住克赖斯勒，同时他喃喃讷讷地讲了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

“还有，”克赖斯勒以高涨的情绪接下去说，“还有，骄傲的教

① 指《创造》这一作品。

② 吉奥万尼·皮尔卢伊吉·帕莱斯特里纳(Giovanni Pierluigi Palestrina, 1526—1594)，意大利作曲家，曾受到霍夫曼的赞扬。

士，当你还穿着这件上衣的时候……”

说着，克赖斯勒把他从亚伯拉罕师傅那儿获得的图像，展示在教士眼前；然而当后者看到这幅图像时，他好象极度绝望似地用两个拳头敲前额，爆发出一声撕裂人心的惨叫，仿佛他遭到死命的一击。

“你滚，”克赖斯勒叫道，“你滚，滚出这个修道院，你这无恶不作的修士！——嚯嚯，我的圣徒，要是你碰到和你合伙的那个偷鸡贼，那么你告诉他，你不能够也不愿意再一次保护我，不过他应该当心并远离我的胸口，要不然我会把他象云雀或者象他哥哥那样用长矛挑死，因为在长矛上——”在这刹那间克赖斯勒对自己都感到害怕；那个修士在他面前发愣，一动不动，他的两个拳头仍然压在额前，连说话和开口都没有气力；仿佛附近的矮树丛中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好象野蛮的奇鸟塞波向他冲来，那不是别人，而是克赖斯勒。他一溜烟地跑了；修士们正好在唱诗班里做晚祷，克赖斯勒已经来到了教堂里，因为他希望在那儿，他的深深激动、深深受伤的心能够得到安静。

晚祷已经结束，修士们离开了唱诗班，蜡烛全都熄灭了。克赖斯勒的思想转到年老、虔诚的大师身上，他在和修士奇普里阿努斯争论时也曾想到过他。——音乐——圣乐在他心里油然而生，尤丽亚曾经唱过，暴风雨不再在他内心咆哮。他想穿过一侧的小教堂离开，小教堂的门通向长长的过道，过道通向楼梯，从楼梯可进入上面的房间。

当克赖斯勒跨进这个小教堂时，有个教士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此人曾在那儿供着的奇妙的马利亚像前面伸开四肢躺在地上。从长明灯的灯光中，克赖斯勒认出此人是修士奇普里阿努斯，他脸色苍白，四肢乏力，好象刚从一次昏厥中恢复过来似的。

克赖斯勒伸给他援助之手；于是这修士发出了泣不成声的呜咽：“我认识您——您是克赖斯勒！您有一颗慈悲的心，别离开我，您帮助我到祭台踏步那儿，我想坐在那儿，不过您坐在我身边，紧靠我，我们只许听本笃会的颂诗。——您给点同情心吧，”教士接下去说，这时他们两人已经坐在祭台的踏步上了，“您给点同情心吧，发点慈悲吧，坦率地告诉我，这幅多灾多难的马利亚像您是否从老泽韦里诺那儿得到的，您是否知道一切，知道整个可怕的秘密？”

克赖斯勒自在而坦率地说，这幅画像他是从亚伯拉罕·利斯科夫师傅那儿获得的，毫不拘束地把一切都讲了出来，讲齐格哈兹宫廷的情况，讲他只是从若干联想得出某种恐怖活动的结论，这幅画像唤醒对恐怖活动的生动的回忆，对犯上作乱的害怕。这个修士在听到克赖斯勒讲到的某些片刻，显得深受震动，如今他沉默了好一会。然后他开始鼓起勇气以更加坚定的嗓音说：“您知道得太多了，克赖斯勒，不必要全都得悉。听好，克赖斯勒，那个要想逼你致死的王子黑克托尔，是我的兄弟。我们的父亲是个小国国君，我们是他的儿子，他的王位日后将由我来继承，不是时代的暴风雨把他推翻在地的。因为战争正好爆发，我们负起了两种任务，任务就是先把我，然后也把我的兄弟送往那不勒斯。我当时沉溺于世界上种种不正当的游乐，特别是对女人的发狂的热情，把我完完全全征服了。有一个女舞蹈演员，她人漂亮，但生活放荡，她是我的恋人，我同时在哪儿看到妓女，就在那儿拚命追求。

“因此出现了如后的情况：有一天，天开始暗下来，我在防波堤上追求几个这类女子。在我快追到她们的身边时，紧靠我的旁边有个刺耳的声音响起：‘那个王子可是一个极为可爱的废

物！——他在追赶下流的婊子，可能倒在最美丽的公主的胳膊中！'——我的目光落在一个衣衫褴褛的吉卜赛老妇身上，这个人我在不多几天以前，在托莱多大街上看见警察局听差把她带走了，因为她跟一个外表身强力壮的卖水人争吵，用她的拐杖把对方打倒在地。——'你在我身上想打什么主意，老巫婆？'于是我便向她招呼，她可在这刹那间，用粗言秽语滔滔不绝地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于是那些路经这儿的游手好闲的人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对我的狼狈处境爆发一阵狂笑。——我这时想走，可这个老妇一把拖住我的衣裳，她身子还没从地上爬起来，她讲话声音很轻，她说着说着，突然夹进了一些骂人的话，她那可怕的外貌上掠过阵阵冷笑：'唉咿，我甜蜜的小王子，你不愿呆在我这儿吗？你不愿听最美丽的天使般孩子的声音？这孩子不是被你迷住了吗？'——说着这位老妇吃力地站起身来，但她同时紧紧抓住我的胳膊不放，悄悄地在我耳旁讲一个年轻姑娘的事。这姑娘美丽、妩媚，象太阳一般，而且还天真无邪。——我认为这个老妇是个下流的拉皮条的家伙，因为我的思想正好不在这上面，我想接着来一次新的冒险，用几块金币把她摆脱。可她不拿这笔钱，当我离开她时，她在我背后笑着叫起来：'尽管走吧，走吧，我的好先生，不久您心里会带着巨大的忧愁和痛苦来找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不再想到这个吉卜赛老妇。有一天我出外散步，说真的，就是上郊外别墅去。一个女子向我迎面而来，象她这样齐整、漂亮，我从来还没见过。我赶紧走到她前面，当我看清她的面貌时，我觉得老天给我送来天仙般的美女。——当时我作为一个罪人就这么想。我再次产生了邪恶的念头，这里不去描写永恒的力量用以装饰娇丽的安琪拉的魅力，而更多的是为这种力量服务，我现在既不适当也不会成功地去对世上的美作

过多的论述。在这个美女的一边走着一个，或者说有一个拄着拐杖、衣衫体面、年纪很大的妇女一瘸一拐地走着，由于她身材特别高大，又不需要人搀扶，从而引人注意。尽管她的服装完全有了改变，帽子戴得很低，遮住了半片脸，但是我在刹那之间就认出了这个老妇就是防波堤上的那个吉卜赛女人。老妇的滑稽的微笑，向我微微的点头，给我证实了这一点：我没有把她看错。——我的目光无法从这妙不可言的尤物上面移开；那个美人儿望着地面，扇子从她手里落下。我赶快把扇子捡起来；这时她也来捡，这样我的手碰到了她的手指；她微微地哆嗦了；这时我心里的一股欲火熊熊燃起，我没想到这是一场艰苦考验的最初一分钟，这场考验是上天给我安排的。我完全陶醉了，我迷迷糊糊地站在那儿，几乎没有看到这个美女和那个老伴娘坐上了一辆马车，车子已经拐入了林荫道的尽头。当车子驶走时，我才似梦初醒，我象一个疯子那样从后面赶上去。我总算还赶得及时，看见车子停在一条短短的小路上的一所房屋前面。小路通向拉尔戈·德莱·皮阿内大广场。车内的两个人，那位夫人和她的伴娘从车上下来，车子立刻又开动了，当她们走进这所屋子时，我有理由猜想，那儿是她们的住宅。在拉尔戈·德莱·皮阿内广场上住着我的银行老板阿莱桑德罗·斯佩齐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么忽然想到要去拜访这个人。他以为我去找他是为了商谈业务，他就和我大谈特谈我的情况。可我的心里一直想着那位夫人，我想，我在这儿不会再听到别的什么了，于是我不去回答斯佩齐先生的问题，就干脆跟他讲目前这次美丽的冒险行动。斯佩齐先生知道我那位美人儿的情况比我多，这是出于我的意料的。他每半年在奥格斯堡的一家商行里为这位女士签收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汇款。这位女士叫安杰拉·本佐尼，而那

一位老伴娘则叫玛格达拉·西格龙。斯佩齐先生不得不对奥格斯堡的商行详尽报告这位女士的整个生活情况，因此他较早就负责安排女士的整个教育和家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这位女士的保护人。银行家把这姑娘看作是名门望族人士中的一种被禁止的关系的果实。我向斯佩齐先生表示惊异，人们怎么把这么一颗掌上明珠信托给一个行迹可疑的老妇，这老妇穿着肮脏不堪、破破烂烂的吉卜赛人服装，在大街上东奔西跑，甚至也许在扮演拉皮条的角色。银行家断然声称，没有任何一个伴娘比这个老妇更可靠，更细心周到，小姑娘才二岁时，老妇人就已经伴着她到处来来往往了。这个老妇有时化妆成吉卜赛人，人们即便有奇奇怪怪的想法，在这个化妆自由的国土上人们对她这样做可能予以宽恕。——允许我，我说话得简短一点！——这老妇不用多久会穿着她的吉卜赛人服装来找我，亲自把我领去见安杰拉，她会带着妩媚的少妇的羞怯，脸孔涨得通红向我承认她的爱情。凭我的错误的直觉还一直相信，这个老妇可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不过不久以后情况向我证实恰恰相反。安杰拉纯洁无邪，象白雪一样，凡是我以为是荒淫无耻、罪恶丛生地方，我都可以学习并相信一种道德，当然这种道德我现在不得不认为是魔鬼的可怕的幻象。正是在这种程度上，我的热情越来越高，我也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这个老妇。这老妇不断地在我耳旁絮絮叨叨，说我应该和安杰拉结亲。要是这样的事情偷偷摸摸地实现了，那么总会有一天我公开地把王家的头冕戴到我妻子的额上。——安杰拉的出生跟我是一样的。

“我们在圣·菲力浦教会的一所小教堂里结婚。——我相信我已找到了老天，我摆脱了和外界的各种联系，我放弃了职务，人们在我从前去的花天酒地的场合再也看不到我了。正是这种

改变了的生活方式，把我的动向泄露了。——我已经跟她脱离关系的那个舞蹈演员，到处打听我每天晚上上哪儿去了，她猜测，由此也许可以发展成她复仇的萌芽。她从我兄弟身上发现了我爱情的秘密。——我的兄弟偷偷地尾随着我，使我在安杰拉的胳膊中大吃一惊。——随着一种可笑的变化，黑克托尔请求原谅他那种咄咄逼人的行动，他责备我太自私自利，不把他当作一个正直的朋友予以信任；然而我只清楚地表示，他对安杰拉的天仙美色简直惊呆了。火星既已落下，最忿怒的热情的火焰在他内心扇旺。——要是他知道了我的行踪的话，他会常常来我这儿，虽然只是呆几个钟点。——我相信自己已经注意到，黑克托尔的疯狂的恋情会得到酬报。嫉妒的复仇的怒火撕碎了我的胸膛。——我已经陷入地狱的恐惧之中！——从前有一次，当我走进安杰拉的闺房时，我相信自己听见了隔壁房里有黑克托尔的声音。——我心里吓得要死，仿佛足下生根似地站停了。然而蓦地黑克托尔从隔壁房里出来冲进安杰拉的闺房，脸孔涨得血红，眼睛睁得滚圆，好象一个疯子。'混帐东西，你替我滚开，别挡住我的路！'他唾沫四溅，怒气冲冲地叫道，他迅速抽出一把匕首，插进我的胸膛，直到刀把抵住身子。——人们迅速请来了外科医生，医生认为匕首已穿透心脏。——本笃会的神长称赞我，说要通过奇迹把生命还给我。"

修士以轻轻的颤抖的嗓音说了最后这句话，接着显得神思恍惚了。

"那么，"克赖斯勒问道，"安杰拉后来怎样呢？"

"当这个，"修士以瓮声瓮气的神秘的声音回答，"当这个凶手自食其暴行的恶果时，他的恋人死前的痉挛发作，她吃了毒药，死在他的怀抱里。"

说完这句话，修士合仆倒地，发出呼噜声，象一个咽气的人。克赖斯勒拉拉绳子，大钟敲响了，它把全修道院的人都动员起来了。人们匆匆赶来，把这个昏倒在地的奇普里阿努斯搬进病院。

克赖斯勒在下一天早上发现修道院院长情绪特别高涨。——“哈哈，”他向克赖斯勒招呼，“哈哈，我的约翰内斯，您不要相信最新时代的奇迹，您昨天在教堂里亲自看到最大奇迹发生的作用，这是绝无仅有的。——您说吧，您跟我们这位骄傲的圣徒干了些什么，如今他躺在那儿，象一个悔恨的罪人，带着极大的恐惧向我们乞求原谅，因为他想超越我们之上！——他要求您忏悔，也许您让他自己作忏悔吧？”

克赖斯勒觉得自己跟他和跟修士奇普里阿努斯的交往根本找不出理由，哪怕是最小的理由来保持沉默。因此他详详细细讲了一切，从自负的修士贬低圣乐时，他向这位修士坦率地讲了他将受惩罚的道理，一直到这位修士说出“毒药”这个词时，他给修士指出他所陷入的可怕的处境。然后克赖斯勒解释道，他实在还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圣母马利亚这幅像连王子黑克托尔也感到害怕，在修士奇普里阿努斯身上起了同样的作用。他还一直不明白亚伯拉罕师傅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卷进那件可怕的事情中去的。

“事实上，”修道院院长微微一笑说道，“事实上，我亲爱的儿子约翰内斯，咱们现在面对的一切和几小时前完全不同了。一种稳定的情绪，一种坚定的信念，但特别是一种深切的正确的感情，它象一种奇妙的有预见的认识藏在我们的胸中，它们协调为最敏锐的理智，最老练的判断一切的目光。我的约翰内斯，你表现得很精采，别人把武器交到你手里，并不教导你怎样使用

它，你在关键时刻就知道十分熟练地使用它，你就地把敌人击倒，这样的敌人也许用上最完善的计划也不容易把他撵出战场。你并不意识到你为我，为修道院，也许也会为教会作出了一大功绩，这功绩的有益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我愿意，我现在可以十分公正地对待你，我不再和那些用虚伪的方法专说你缺点的人来往，你可以相信我，约翰内斯！——在你胸中藏着最美好的希望将会实现，这一点让我来操心。你的赛西莉亚，你知道，我指的是哪个美人儿——不过现在暂时保密！——你所要求知道的那不勒斯的可怕事件，只要用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明了。——第一，我们尊贵的弟兄奇普里阿努斯喜欢在他的讲述中不绕圈子。——安杰拉死于毒药，这是他在疯狂的妒忌中教给她的。——亚伯拉罕师傅当时在那不勒斯以泽韦里诺的名字出现。他相信能找到他失踪的希阿拉的踪迹，这踪迹果真给他找到了，因为那个名叫玛格达拉·西格龙的吉卜赛老妇来找他，这个老妇人你已经认识了。当最可怕的事情发生时，老妇人去找亚伯拉罕师傅，她离开那不勒斯前，她很相信他，那幅画的秘密你现在还不知道。你揿一下边上的钢钮，那就跳出安东尼斯的图像，这图像只作为匣子的盖使用，你把盖子打开，你不仅会看到安杰拉的图像，而且有几页极为重要的纸张会落到你的手里，因为它们提供给你双重谋杀的证据。——你现在看到了为什么你的护身符起了这样强有力的作用。——亚伯拉罕师傅应该还和这对弟兄保持若干接触，然而关于这，他自己给你讲要比我好。——现在让咱们听听，约翰内斯，现在病中的弟兄奇普里阿努斯情况怎样！”

“那么奇迹呢？”克赖斯勒问，同时他把目光投向小祭台上方的墙壁，在那儿他本人和修道院院长曾挂过一幅画，这一

点亲爱的读者也许还能记得。当他看到那儿挂的不是原来的一幅，而又是达·芬奇的《神圣的家庭》时，他觉得十分惊奇。——“那么奇迹呢？”——克赖斯勒问了第二次。“您的意思是指，”修道院院长带着异样的目光回答，“您的意思是指那幅美丽的画，那画本来是挂在这儿的吧？——我在这期间让人把它挂到病院里去了。也许看了这幅画，有助于我们可怜的弟兄奇普里阿努斯病情的好转，也许本笃会的弟兄会第二次帮助他。”

克赖斯勒在他房间里找到了亚伯拉罕师傅的一封信，其内容如下：

我的约翰内斯！

起来！——起来！——离开修道院，快到这儿来，尽快来这儿！——那个魔鬼出于他的高兴在这儿布置了一次十分特别的追捕！——口述可以多一些，写下来叫我头昏眼花，因为喉头象梗着东西，简直要窒息。至于我，至于为我升起的福星，不是一句话所能解决。只有一句话，要赶快回来。——您再也见不到咨议夫人了，但您可以见到伯爵夫人封·埃希瑙。维也纳的外交官已经抵达这儿，尤丽亚和尊贵的太子伊格那兹的未来的婚礼不用宣布，大家都已经知道。未来的国君伊格那兹忙于考虑新王座，他将坐在这上面作为统治的君主。本聪夫人或者无宁说封·埃希瑙伯爵夫人已经答应了他。黑克托尔在此期间玩了隐藏的把戏，直到他今天真正必须离开去参加军队。——不久他要回来，接着据说要举行两对新人的婚礼。——这将是很有趣的！——喇叭咕咕地漱了咽喉，蹩脚的小提琴手给琴弓上了油，蜡烛制造匠给火把加油——可是啊！——随后就是王后的命名

日，那我有大事要干，不过您必须来这儿。最好在读到此信后马上就来这儿！要快点赶来，尽您一切可能。这样我能不久就见到您。——顺便说一下！——您对教士可要小心，不过我很喜欢那个修道院院长。——再见！

亚伯拉罕老师傅的这封便函就是这么言简意赅、内容丰富……

出版者的跋

在第二卷结束的时候出版者有必要向亲爱的读者宣告一项很不好的消息。——凶狠的死神劫走了这头尚在美丽中年，聪明伶俐，受过良好教育，既有哲理头脑，又会写作的雄猫穆尔。他在经过一场为时不多的重病之后，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的那个夜晚溘然长逝。——这也又一次证明：早熟的天才往往夭折；他们不是逐渐衰退，在特色和才华方面逐渐变得平庸，最后消失在普通人群之中，就是年事不高，半途夭折。——可怜的穆尔！你朋友穆齐乌斯之死实在是你自己的前兆。我应该为你及时敲起警钟，他对我的那颗心，完全和没有同情心的欣茨曼两样；因为我喜欢你比某些人还厉害——喏！——你好好地睡吧！——让你的遗体得到安息！

可惜的是，这个逝世者没有写完他的生活观，所以它必然是个片断。与此相反，在已经作古的雄猫遗留下来的纸张中，还有一些他呆在乐队指挥克赖斯勒那里时写下来的内省和注释。除此以外，还有一大部分被雄猫从书上撕下来的纸头，其中包括克赖斯勒的传记。

在即将于复活节弥撒时出版的第三卷中——这一点如在克赖斯勒的传记中还把发现的材料向亲爱的读者作了预告——出版者如果时而在适当的地方插进一点雄猫的上述注释和内省，看来对进一步通报情况有价值，因此他认为这是适当的。

暂缺封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９４　雄猫穆尔的生活观　［德］霍夫曼　韩世钟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４５４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５．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５５／ｄｉｓｋｇｄｏ／ｇｄｏ７７／１４／！００００１．ｐｄｇ